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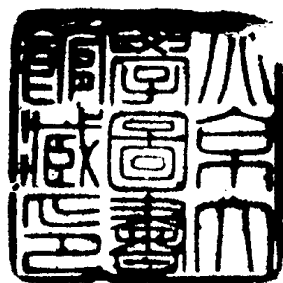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EC10/09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2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 經部第六六冊目次

## 經部·詩類

鼎鑄鄒臣虎增補魏仲雪先生詩經脈講意八卷首一卷

〔明〕魏浣初撰 〔明〕鄒之麟增補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 一

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附錄一卷

〔明〕凌濛初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二三五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七卷

〔明〕凌濛初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五二三

詩逆四卷詩考一卷

〔明〕凌濛初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刻本

..... 七〇〇



鼎鐫鄒臣虎增補魏仲雪先生詩經脈講意八卷首一卷

〔明〕魏浣初撰 〔明〕鄒之麟增補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脈八卷》提要

敘鄒臣虎詩經脈補

詩何言脈也、卽子輿之所謂志也、三代時人心風俗渾灝之元氣仍在、故發之聲歌、昭功德之頌、寄忠孝之思、或慶

序

一

祝亨嘉而托興、颺言或寓言、曲牖而引諭、旁通或觸物生情而敦和婉切、卽下迨閭巷征夫思婦、亦各有志在焉、故聖人存以備勸懲、與義圖謨



誥竝傳不朽、惟是物也、是志也、是脉也、每諷詠之而奕奕生氣、猶在三百中流動、豈可謬成臆見、穿鑿附會以斷千古聖賢之脉乎、昔延陵季子

序

爲之歌、歷國風雅、品其政治之得失、氣運之隆替、若龜鑑然、至文中子譏之曰、孰謂季札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豳烏乎樂、其勤而不怨

乎、毋乃亦各察一方之垣乎、今博士遵考亭傳註、沿流近日、百家喙喙、何脉之緒而莽耶、何脉之贅而疣耶、及取小序、齊魯毛韓諸書、與朱傳參

序

三

訂什而矛盾者幾九、志乎脉乎、不幾如綫乎、獨魏仲雪先生仰質千古、若遊三代之盛、徧閱毛箋註典、及漢唐宋志、林與昭代先耆宿著述彙



正一編總之準考亭而借百家以增損之非直參朮之劑也蓋飲上池水而徹見五臟疹膏肓而迴千百年之元脉也前刻海內已尸而祝之茲

序

四

再叅補係臣虎鄒先生手授也先生爲海內文壇宗匠乃其嘉惠後學更爲精詳復梓之令海內益靈知識會千古之詩脉在是也夫會千古之

詩脉盡是也夫雖然學者須先得以意逆志之旨

古閩余應虬猶龍父題  
于近聖居

序

五









便父母於患難而不可得者  
作是詩以自見也○此四賢  
者言其之志氣若此矣○  
不得其志焉○此風其亂也  
危殆將王若不可以不速也  
○蘇女注有自述也○新惠  
宣公也宣公純于魯作新  
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  
於是詩也○二子乘舟來復  
齊七宣公二子伐齊相爭以  
免國人之作是詩也  
○魯人哀之作是詩也  
○魯子相食共妻自華也世  
子共食其妻其妻共食其父  
父母家奪而嫁之弗許故作  
此詩以自衛也○補有美辭  
人刺其上○庶子補道平君  
早聞中之惡不可言也○居  
子時楚討晉姜也○逐亂無  
功

增補仲雪詩經麻

下私于預為小具德不稱  
其服飾容貌也○桑中淫奔  
之地也○騶之駒○衛人刺  
其上也宣公與驪姬匹而相  
愛驪姬為惡公以此駒為狀  
定之方中至文公之時為狀  
公使祭公五刑書宣重慶功  
而以嚴當為口假刺刺達害  
也○相見制無札也○于旌  
英衛人大也大夫好者如見  
望○若宜有以答其意也○  
其能許猶夫人作也宣姜之  
女為旌大夫人衛至於伏夫  
人罔之恩○見明義于  
待彼彼謂以兒若也  
○漢其衛人美武公之德  
也○考諸衛人美陳靈也○

又曰變日應雅之辭辨興利未亡見○  
○水既動而黃王也○澤大行○禁之能振則聖諫之應○  
○秦中所以必嗟嘆息而問世母是疾病尚輕有可生之道則  
醫之治也用心急屬朝之瘠鰥太子知其必可生也疾病已重  
有將死之勢則醫之治也用心緩泰和之視晋平公知其不可  
為也詩人採世亦猶是矣

崔仲晃曰風安於幽斯人亂之可拯乎頌反于商斯文弊之沒  
質乎易終于未濟春秋終于履巽皆亂極反治之意也

廣均曰詩經曰國風小雅多寓意於言外或意溢形於言而使  
柔舒徐讀者不覺也有言者不言詩而意在刺時者如南田采  
詩序章意

有言乙不言甲而意在刺甲者如叔子曰全述叔段之事而突  
突賦有首丘便見愈餘章多續成歌者有前數章皆言憂而末  
章乃見憂者如燕有首丘金不露本意但中間冷下一二語  
使人懸念者如燕人篇有言輕而意重者如魏服字芳香  
有先  
說輕處說起漸一說得重者如四月憂世說而先嘆征伐之勞  
請詩典例別確淅淅浸漬乃得之

蘇子瞻曰夫詩者不可以言誇求必將深規其意為故其說刺  
其人也○不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  
其人也○君子偕老則并六珈赫一師尹民具爾瞻莫  
也其煩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











而朱子深詆之以爲含糊自可見之詩詞而信臆度難憑序  
觀若是則詩之難讀者多矣如采芣序婦人采芣于為后妃之  
笑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芣之情狀而已恭維序閔周室  
宗廟之頌後也而其詩語不過慨嘆永泰之苗穰而已若舍序  
以求則采芣者為何事而慨嘆者為何物乎叔子曰序刺鄭莊  
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豎之詞耳楊之水椒聊序刺晉昭公  
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詞耳若舍序以求則此四詩也  
非千索斯新之命則窮宋九錫之文耳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  
平鴉羽陟岵序以為狂狡不堪命而作也回牡采薇序以為勞  
使臣勞戍役而作也今讀四詩之詞則漢行役之勞苦叙饑渴  
之情狀憂勞養之不遑憚休歸之無期風雅之詞一耳若舍序  
以求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回牡來微不得為正雅矣蓋  
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于閨勞者之口則為正推出于國  
役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佚之詞也出于吝者之口則可  
刑出于剽奪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詞也出于黨叔駘  
桓叔者之口則可創出於刺鄭莊哥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即是  
數端而知序之不可廢也又何疑於桑中溱洧諸篇乎  
又曰朱子謂序者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於刺君予亦謂米  
子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之於淫譴如靜女末成以下諸篇是

俗民忘其妻其相與東山十  
○破斧斲耜其周公也蓋以  
登東山之意焉○後何人入  
尋見周公也○九載其人發  
周公也○彼其爾也○悲夫去  
○穆陵王周公也○周公濟濟  
言之與而處之不失其常故  
詩人美之  
小旻靡盬之什應屬筆履  
客也○山北勞使臣之采也  
○望○新華進使臣之采也  
○張氏兄弟也○戚友朋友  
牧舊也○天孫下殿上也蓋  
以容儀鳴而杜幸幸惟代  
木之靈氣○平遠道茂狂也  
○山北步運也○以杜幸  
運使也○南陳宣詩也○白  
雲蓋詩也○華蓋宣詩也○三  
詩仲雲詩  
詩有其典而無其詞焉  
白華之什並羅浮子通用之  
詩也○初有嘉魚游澤通河  
之詩也○南山有臺後漢通  
用之詩也○由庚宣詩也  
第五宣詩也○由庚宣詩也  
第三有其典而無其詞焉  
莫庸與洪侯也○洪侯朝于天  
于天子興之詩以示禮焉  
○此後天子洪侯也  
形弓之什形弓天子梁有力  
洪侯也○洪侯有賜銘以月刀  
款詩以燕之六月美尹書詩  
○屬王然盧周八遷之權後  
內侯還京邑宣王承其難  
今尹吉甫伐之功而稱詩  
之作以歌其事也○采芣也



美方叔九宮王之時... 大曰愚之所以不勝于朱子者... 增補仲雪詩經疏... 清人見於左傳... 本於當時作者之意... 不然而使畫出于後人... 焉猜料之工拙... 信之乎曰序非一人之言也... 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 擇善而從之可矣... 是氏曰王介甫以序為詩人所自製... 廣曰說人也若果詩人所自製...

增補仲雪詩經疏... 況文繁意穢其非出於一人明甚... 雅仲見曰去序而言詩... 知難事必以實著... 當丘明時諸家並興... 未不如是之詳但所采太博... 論樂歌... 愚按統云二雅唯正經用諸樂... 所用或隨事類而歌... 鄉樂周南關雎及南鵲巢則知正風正雅為歌樂之正而樂風...



國室之表不可後故試作詩以自傷也。何草不黃，行役也。周王將亡，征伐不思行者若之，作是詩也。

大雅文王之什文王周公成王也。文王之德與天為一，故無次天命以稱後人。周公受天之祿三取法於是也。大臣文王太姒以及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也。○釐園公武成王也。於王基王建至於文王王業盛殷文王之所以知知也。○檇陳錄說文王下之德也。文上之德使天下之人格之也。○單履諫狀文王更德也。感德所以受禘也。

蘇轍仲雪詩經解

愚非通款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也。丁皇矣美周也太王伯王季之德文王仁宗家世之氣味其美者也。○吳有聖王焉歟錄說之興故民樂之而詩人述之也。○下武美武王也。武王以德使之衆而得天下之心。雖老幼能繼其德斯可受福于無窮矣。○文王有為美文武也。文王遷豐武王遷鎬詩人追述而美之。

生民之什生民唐后稷也。周之王筆起于后稷周公制礼詩以此天縱作詩以追述之。○竹葉戲父兄耆老也。祭義而歌述其親光之章。

者之說不當如朱子之說也。

論賦比興

李仲蒙曰：賦事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托情謂之比情附物也。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

蘇子瞻曰：今之詩傳曰：般甚富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愛心殷。般揚之水白石鑿々，朝米綠々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闌々雉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荒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喈々草蟲趯々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有意以為興者有即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為此事而作其言有反於是物者則必強為

十回

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為學已勞矣彼且不知夫詩之體固自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為興夫興之為言猶曰其意云爾豈有所謂乎常時上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般甚富在南山之陽此非有取于當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為興也若夫關々雉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于靜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強為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奇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徐文長曰：詩之興体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益



歌諸民俗之謠。正與古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鉅味。女兒童。耕夫舟子。塞曲征吟。市歌巷咏。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授自動。弱物聲。以放其下。段欲罵之情。點會亦有。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擬者。

論刪次顛末

朱子曰。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宣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與歌之辭。卽至凱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事不黃。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廢昭以復所作。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始從之。其可疑者。則與本篇云。

本篇云。

鄭次陰曰。詩上自商頌。祀成湯下。至株林刺陳靈公。上下千餘年。而詩終三百五篇。夫子得之魯。太師一編而錄之。非有意於刪。大翹。事乘招我。以。豈不欲使畏我友朋。斯語何為而刪之。牆有茨。桑中。等至。便。又胡為而不刪之。周之列國。如滕薛。許蔡。邾莒。等國。夫豈無詩。但魯人不識其音。則不得其詳。幸札聘魯。以雅頌之外。所得十五國風。盡歌之。今三百篇於卒札所現。無加損也。若夫子有意刪詩。則當轍環之時。必大搜而備索之。美止十五國乎。

程墨微曰。孔子刪詩。凡三百五篇。邇蒸火而絕疑。今詩出於漢。

僞所綴錄孔子刪定之篇孔子於難處蓋萬世刑名有目  
 於斯則其所刪者何詩而所放者又何聲哉或曰古者太師以  
 觀民風故美惡不嫌蕪取是大不然陳詩觀風不過曰其地之  
 詩其可傳者若干其可示戒者若干至於無可采者則其風之  
 惡亦不言而喻美豈必以其狎和淫蕩之詞而盡陳之哉小序  
 不當以淫者自作之詞為刺淫故朱子辭不闢之然刺淫二字  
 寔吾身諄師授受之言得之孔門而不可誣者由是觀之刺淫  
 之詩孔子所必存者也淫者自作之詩孔子所必刪者也古今  
 人情不大相遠如以狎和淫蕩之辭與伊川擊壤之事朱子感  
 興之詩俱收並錄日與學者肄而習之曰此將以示勸也彼將  
 以示詩也其不為侮聖言也幾希  
 安成劉氏曰通三百篇而論其大義則其害不至潰怒不至聖  
 怒不至亂讞不至誣天時日星之大蠹烏桺木之微桑榆偏常  
 之通風氣土地之宣精神祖考之祀禮樂刑政之施凡天人相與  
 之理莫不畢備於一經之中也

詩辨

閔平王則以璫為風寧康公則以風為頌治國先齊家以二南  
 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以豳風居十三國之終是詩所以  
 認體感也案四分於漢申公為魯詩袁轅為齊詩韓嬰為韓詩  
 而毛詩為後出焉申失之訓詁袁失之雜韓解廣漢載女子佩

詩辨

十六







若以見聞混說則精神不活矣言向當葛葉葉時尚未可治  
 也吾猶記清暑時費鳥一段光景蓋自暗之聲入于耳吾已  
 知有夢之爲了只閑點綴不必說到動女工之思庶后妃  
 女工無日不在念豈待葉鳥始興感乎○或謂葛近于淫水和  
 聲直達于宮中皆不免誤解詩家意朕  
 詩草中書○此章五治當時事刈者斬之以斧斤浸者浸之以  
 釜簞只不混所施意二爲字主繼絃言蓋絃絳絳既成之後別  
 其精者爲絳粗者爲絳非葛先有此而斧而擇之以爲布也無  
 敢是猶違其心之所期言後日服之定當愛惜雖到垢敝猶所  
 不忍其無敢可知  
 言者章○此后妃日通其欲歸寧而預計歸寧事宜想其忌親  
 之心無日不在念而因絳絳既成遂有此舉不敢不告於君子  
 而又不敢徑告於君子故必告師氏以達之私服礼服必汚滌  
 者恐服之不潔則近於褻耳礼服不常者不比私服之一襲當  
 汚故曰雲滌雲否此下皆后妃自計度之詞昨告師氏之語  
 寧是未然事絳字可玩因滌而治服本典上絳絳無關非滌  
 濯此絳絳也但其滌滌薄汚亦有服之無數意在作者須于閑  
 處點入絳字便与上章脉絡相關○初葛的時即有膚寧之  
 意矣乃必待成絳絳而言滌謂人席落屬後思我在花前也







內外必嚴肅也。樂果必和順。此詩以三個寢字為脈絡。反覆味之。只一睡觀然。恍之華而淡。實。而後葉亦有字之旨。○本少則華感。女賢則家宜。此與意。女子之賢。詩人不特知。但即止以時上想見形容。而又即以其賢。決其宜室家。想當時風俗素美。閨門素饒。故因所見而嘆之。蓋預度之辭也。注知字必字可味。宜室者。言處夫婦諧和。閨門盛反目也。宜室者。言處尊卑允協。家庭無間言也。恭和則不乖。順則不逆。如云孝不乘于姑舅。敬不違于夫子。慈不遺于平幼。義不拂于夫之兄弟。故總名之曰宜。○朱子曰。室家室室與家人。受文以叶韻耳。

免胄全

仲雲詩經脉

以詩得那一家人之心。即如窮流激女一見。還悲悲。友之得教。無不。愈不暢。之精也。管德意。然。字內。於其不必露出。亦不必以子。潘之賢。而宜辭。作。其。心。而。始。至。時。朱。解。你。和。順。多。是。後。一。處。事。免。且。三。章。連。公。侯。一。行。落。賢。才。衆。多。不。特。於。家。如。玉。在。那。是。之。上。有。好。濟。之。百。餘。年。恒。髮。短。短。在。觀。山。水。之。間。有。奇。英。傑。然。之。射。獵。故。以。武。大。而。以。日。業。耕。於。故。於。折。武。於。孔。國。而。身。任。于。城。之。重。子。于。城。而。任。之。之。若。好。好。甚。近。履。心。同。德。與。已。之。才。皆

通詩以干城好。仇腹心為骨子。而公侯二字亦重。此詩一章深一章者。言干城。特公侯之辭耳。次言好仇。便與公侯對。終言腹心。遂與公侯一夫。要得興體。不可類於賦。方不失詩家脉絡。○註且以待免。標狀以張。且有可美。特借其所爭為起語。而用爾。趕。趕。相呼應耳。趕。只是無文藻。非得其專。干城。公。備。以形容其可用。却非只以用武言。以彼其才。即今便可為公侯之保障。非擬他日為公侯之用也。隱然甲兵之富。故曰干。此然金湯之固。故曰城。好仇者。公侯有此才。武夫亦有此才。明良相配也。腹心言其中精蘊。直與公侯體合。就是公侯的腹心。一觀見非止為腹心耳。目而已。非謂可膺心膺之寄。止非只是意見之







也言乎其性則不致生稟不復生微言乎其定則不抵乎物言乎其用則亦不能平也此皆仁厚之至也而公之子孫生於聖朝有承宗祧之德仁厚即公安公孫公孫之德如是是與冠公繼宗出倫而為民王之德也故反羅氏漢之而即指其為仲也

補新章疏云孫宗族之賢蓋得于歸德之化來蓋有蓋得之仁厚也仁厚之族之仁厚但仁厚字中未詳解詳其於歸之註之定之角上見有仁厚意故遂以仁厚訓後世張氏實訓不詳仁厚也時其子孫宗姓之機與

此等處常有斟酌方得詳味

附考漢書曰麟角戴兩設武倫而不為害所以為仁

召南

鵲巢金

此章迎而送合送迎而成其禮是一章之脉語意只三平看○

楊性拙居居成巢女有德宜居成此與意也無非無像婦無成有終是正道甚似楊性之拙故拙是楊之好原之子不事德正欲借楊以見之說者須重之于二字不可輕看過而今非之子何能當此百兩哉居謂始來據之方則為其所有盈則合婚完備之禮有是德宜有是婚之德將成以迎以百兩之財而得婦姓迎以百兩之財是乎大成

此上見凡禮物不倫則為贖儀為缺典難以語成今迎以百兩

族無一人之不仁也○麟性仁厚與文王后妃仁厚皆高一層語仁則慈祥而不殘厚則寬大而不刻薄真有聰明不覆潭樸未雕象象蛟總謂之振凡子孫賢國將大故下又直指公孫為麟而註遂云王者之瑞蓋周家太和无氣氣結已久故其與莊之福蓋鍾於子孫要見奕世之人心可結無時之國脉可堪父安長治終必由之耳麟之瑞是以兆太平而公子之賢更以此太平形固非所論也○集註言王者之瑞亦自總言之非謂文王之公子即有與王之兆也文王此時以服事殷詩人雖美公子為麟亦只如後世天上麒麟之類豈忍遽以與王言之

此等處常有斟酌方得詳味

附考漢書曰麟角戴兩設武倫而不為害所以為仁

召南

鵲巢金

此章迎而送合送迎而成其禮是一章之脉語意只三平看○

楊性拙居居成巢女有德宜居成此與意也無非無像婦無成有終是正道甚似楊性之拙故拙是楊之好原之子不事德正欲借楊以見之說者須重之于二字不可輕看過而今非之子何能當此百兩哉居謂始來據之方則為其所有盈則合婚完備之禮有是德宜有是婚之德將成以迎以百兩之財而得婦姓迎以百兩之財是乎大成

此上見凡禮物不倫則為贖儀為缺典難以語成今迎以百兩



送以百兩而婚姻之禮大條非成而何○一說重送一邊未得題數

通詩以采芣爲主首言于沼于澗要見躬親意旣言在公即以  
其所采之芣而奠之終言還歸卽以其所采之藟蒿微之樛要  
見公侯主祭而夫人相之意如講俎○初初虞亦必云與公侯  
而同其敬純詩法○于彼千見博采無方意君主灌獻而夫  
人亦有薦豆之職故曰用之公侯之事君位阼階而夫人亦有  
副俎主於東房故曰用之公侯之宮○僅○諫敬步雖移而被  
不敬側若有其悔之者然神○舒逸行有節而被無意遽若有

海軍大臣

欲當之若然皆備被以形容其人而意態精神自可想見味隄  
未了為夜天光尚晨為風正家語所謂質明行事之候不得以  
自旦至夜言在公還歸與上一氣說來方得語意若曰此僅之  
若何在乎便成兩層截斷詩脉

通詩以未見作主其說既見方繞梁正說未見則愛不能已也  
凡人思生於感生於斯草蟲鳴草蟲躍采薇采薇當君子主  
時所未見者而今忽見之故曰感時物之變既見既觀是撫  
撫之詞見只觀其像觀則有接遇意適意而亦字及則字  
重看言必渾如此方愜而今尚未見也對時觸物能無憂乎

始完是登山而見藤樹可乘如老耳所言之候也。若然而不下降則心稍放下矣。懶者毀而不解。悅則憂心已解矣。傷

悲傷之念

附考單

名張樹大火滾草蟲鳴是也草蟲之斯也草蟲鳴草蟲躍深

和侯也

采蘋全  
通詩以蘋藻為主精神注有齊女上五子以學壹說來要

而風之

包括在中。講演抑揚。古人奉祭非屑于一類一藻之末。牲小物必脩。聊以將之。敬去首一章是為豆之敬。後一章是為豆之敬。南澗行潦。采蕪方也。感必信官辨其物也。澗必鈞奎。其宜也。宗室是大夫始祖之廟。牖下為神所棲。惟所集在此。故



宋即有指伯伯之義... 附攷釋文... 甘棠全... 行露全... 前一章述其有守重謂行多露句下二章述其自訴重亦不女

長古道間之露方溫... 行露章○人若... 附攷釋文... 行露章○人若... 附攷釋文... 行露章○人若...



之謂也。過而太，則失其求我之  
上其及此言日而舉始定  
之礼可也。梅落多在朝前  
僅三刻許。豈非致望塵士  
及今日乃即行其礼也。吾不  
意昔人所謂盡而用禮者。  
至取則時尤深矣。故望塵士  
為之先告語以定其約也。行  
礼不可作行矣。

補小星事全云：修在公地余  
已口數。

贈補仲雪詩經脉

上見婦之惟德於聘令上  
凡無之安惠既而志乎是  
安命是感惠

小星事云：世嘗不慮恩傾多怨  
隨女子之常則念夫人枝化  
天下今特能治容華而道  
壯於德澤。物或將思不  
敢當夫而亦賦中他往來數  
故不擇其詞。每恐勞人之意  
且已之會。尚絕於夫人之義  
命也。之戒。固絕於夫人之義  
為安分自守。實國威以效  
為燕。賢女子軌離之鳴呼  
女怨之。修美乎有客而誌  
於德。德也。故家園之隆盛  
謝之。位婚也。由之然。攝  
有不用有姑焉。巧執如神。妙  
洲女情始知斯情如畫境。

標有梅全

通詩當以字字今。字謂字作主。須知俱一時之言。而意却一節  
際一節。桃之始華。婚姻時也。梅落而時已過矣。又自七而三而  
匪。蓋懼之甚。故不覺其詞之轉深耳。欲言而又不忍言。悵靡話  
頭。隱然言外。○庶者。未定之詞。士者。知禮義之人。三遺字。俱重  
有違。○恐晚之意。追言。追令。指行納采請期之禮言。謂之則先  
定約。而後行禮也。約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蓋吉日已不暇擇  
而今日本更不可緩。則其言愈迫矣。全要淨他兢。自守。莫莫  
作急。於從人語氣。

附考。標有梅說者以為仲夏之時。非也。仲夏則梅已將熟矣。  
五

圓風一卷

安河而有標海。即落又安河有頃筐之多。梅花最繁初結實  
時常多而易落。嘗驗之。茲稍放于桃大時也。

小星全

此詩重在美夫人。上起來宵征三句。皆美夫人之言。既說由于  
獸命之不同。則自知其為夫人之患。非又一層意思。註中往來之  
動意不必多講。參詳則象足矣。○后為太陽之象。而妾特借餘  
光以自耀。故取象于星云。三五指東方之宿。牽牛指西方之宿。  
就一時所見。而候敘平日所遭。故事或有時見星而往。或有時  
見星而還。以應上三五之義。非謂在東之候。無妨宿將旦時說  
也。夙亦只是夜。往來俱在暗中。故曰宵征。此雖朝夕奔走而常



之他始其則形影相隨終則離  
未始之端極其見同納君婦  
此固策所數此何人哉至有  
可名者矣夫傳有醜惡有不  
告之

補新有詩意重感夫人使詩  
佳御意重感夫人使詩  
時情亦重感夫人使詩  
夜在公府以地食而食  
以有公府之命不食而食  
是安而食之命不食而食  
以有公府之命不食而食  
江有記今

江有記今  
則深自謹飭雖得進御不敢即安故必曰肅曰帝征其  
國風一機

不同於夫人處非以見星往還為不敢當夕也  
江有記今

此詩宜以悔字處字字作骨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喜樂  
江有記今

江有記今  
其前日不與修行蓋猶未迎時也處則迎之而心已得其所安  
矣其前日不與修行蓋猶未迎時也處則迎之而心已得其所安

有愧而後其後也將必悔  
此詩美女子之貞潔而作者二章其見誘之事以見貞女之  
不為誘而誘之則其拒誘者之詞皆見美之意非單以末章為  
此詩美女子之貞潔而作者二章其見誘之事以見貞女之  
不為誘而誘之則其拒誘者之詞皆見美之意非單以末章為

此詩美女子之貞潔而作者二章其見誘之事以見貞女之  
不為誘而誘之則其拒誘者之詞皆見美之意非單以末章為  
此詩美女子之貞潔而作者二章其見誘之事以見貞女之  
不為誘而誘之則其拒誘者之詞皆見美之意非單以末章為

此詩美女子之貞潔而作者二章其見誘之事以見貞女之  
不為誘而誘之則其拒誘者之詞皆見美之意非單以末章為  
此詩美女子之貞潔而作者二章其見誘之事以見貞女之  
不為誘而誘之則其拒誘者之詞皆見美之意非單以末章為

此詩美女子之貞潔而作者二章其見誘之事以見貞女之  
不為誘而誘之則其拒誘者之詞皆見美之意非單以末章為  
此詩美女子之貞潔而作者二章其見誘之事以見貞女之  
不為誘而誘之則其拒誘者之詞皆見美之意非單以末章為

此詩美女子之貞潔而作者二章其見誘之事以見貞女之  
不為誘而誘之則其拒誘者之詞皆見美之意非單以末章為  
此詩美女子之貞潔而作者二章其見誘之事以見貞女之  
不為誘而誘之則其拒誘者之詞皆見美之意非單以末章為

此詩美女子之貞潔而作者二章其見誘之事以見貞女之  
不為誘而誘之則其拒誘者之詞皆見美之意非單以末章為  
此詩美女子之貞潔而作者二章其見誘之事以見貞女之  
不為誘而誘之則其拒誘者之詞皆見美之意非單以末章為



之嚴美。須知此亦詩人探其意而代言。未必出女子之口。曰  
林曰野曰麗。然一林一野。中光景。以小民之家。而有此女子。非  
被化何以能然。

何彼穠矣全

通詩全在「以馬不商雅」句。為「林格首美王姬之和歌」。次與其  
類之實三。與其婚之合。正見德以宜之也。言族類之貴。則  
先女而後男。王也。言婚之合。則先男而後女。夫也。詳中  
須清此意。

何彼穠首章。見華則知木。見車則知人。似設問而倒解之耳。

王姬不可見。而惟見其車。故借車以詠之。其實車上如何見他

王姬。蓋其車而其人。之肅。自可想見。只不敢斥言王姬意。

王姬二字。重看。設為問詞。以形容其美。言此是何人之車。而能

若是乃王姬之車耳。夫以王姬之車。則因宜其肅。雖美。有約損

而無驕。驕。道。防。之。間。幾。不。知。為。帝。女。之。所。乘。也。宛。然。塞。路。聚。現

相。顧。替。嘆。光。景。

附政府棟之華。一樹。輦。生。二。尊。以。美。夫。婦。如。云。並。蕪。英。發。耳

何彼穠中二章。以桃與李。與男女之盛。由王姬能降。而自早

也。以絲與葛。與男女之合。由王姬能承。以相承。也使離。離。雖。不

于。情。合。理。本。文。一。敘。一。何。稱。與。宜。之。有。華。如。字。實。指。桃。李。說。以。德。結。平。正。天。下。故。曰

平王。

附政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太子平王孫下嫁  
于齊。襄公故詩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註以為召南為文武  
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為平正之王。不知書中此類甚多。召  
南中有康王以後之詩。有平王以後之詩。不特文武時也。

騶虞全

通章以子嗟。句作主。首二句。已見詩人出子自然。末句不  
過指騶虞以喻之。勿作推原說。草木禽獸之盛。只舉一。與  
以。以。見太和在宇宙。即此群生之物。猶然若其性而著其  
生中。即含一仁。民意在。且有形容不盡。所以只言動植者。為  
他不識。不知非仁。恩。澤。安。得。至。此。故。澤。草。遂。隆。騶。虞。是。仁

物。不是瑞物。須看分曉。一發四失。而中五犯。知其必有。騶虞者

在。若說失。無。虞。只。是。善。射。不。見。詩。數。之。多。

附政詩章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官。歐陽永叔曰。賈誼新

書。騶者。文王之圖。名。虞者。圖之司獸也。當毛詩未出之前。說

者。不。以。騶。虞。為。獸。也。朱。子。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為節

樂。官。也。則。其。為。官。明。矣。復。以。虞。為。主。其。實。嘆。文。王。之。仁。而

不。斥。言。也。存。之。倫。覽。

增補詩經疏證意國風卷之一終



此篇即虎增補魏仲雪先生詩經脈講意國風卷之二

十三國風

邶風

諸曰衛自康叔七世至頃公當周夷王時政衰變風乃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鄭衛之詩○朱熹儀曰邶鄭衛三監之故墟也○平子衛皆衛詩也○仲尼錄詩宜若可沒邶鄭矣必存之存三監也存三監所以存殷也○武庚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鄭以致意焉

柏舟全

此詩以不得於夫而作篇中惟前二句是顯說見棄而又是托

言餘皆反覆述已之憂中間說憂却是說不得於夫說愠于群

小則是說棄于君子口中却不直言若一語稍不含渾即是怨

夫一語稍不有問即是揚已此說詩者當求之言外也

柏舟章○舟以載物而不得載婦以承夫而不得夫此舉意也

猶說以柏舟之堅比已德之固失詩意矣味一亦字帶含怨無

限狀一四句一氣說來言人若心有所係則他皆不省惟此憂

之一路分明狀一能飲寐不寐如有隱痛在身而憂之憂解者

本是隱憂而加一如字悲恨更深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言非酒

能解語意了而不了苦意味更長○凡此愛類且以失所聊

賴言之不必說為尋常母為一客愛上夫更得詩家情景

度物分遠事更不三三三

此篇乃不可作以爲重而

往怨之仍反情其怨愈烈

之味所感而外之六六所

補新奇西塞不可以爲情

慮遠近未就謂西塞人遠

世故胡遠而微密是無度

之所不及廣遠兄弟之怨

倫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匪石章○匪石不可轉也

之與固則非物之所能移

平而亦可轉心之平也則非

物之所不能感儀又皆全備

而中則不可以操彈而取食

補新奇自及無能自及無

意心像非而平儀亦從心

情補仲雪詩經脈

發匪石二句言心之平也

不特從以愛德之匪石之

句言心之平止不曲意以

爲約也練一不曲意以

愛德之匪石之平也

愛德之匪石之平也

愛德之匪石之平也

愛德之匪石之平也

愛德之匪石之平也



緑衣全

五、

增補傳雪齋經脈

五、

—

1

夫人莊嚴質而失位故作此言失所甚也綠今表今不是但言綠色之衣蓋綠以喻妾衣是國家大憲聚衆朝而正綱以喻上備而今字可味憂只就嫡妾失常名分倒置說不推到出位雖外黃力也最要緊而正位正是綠上黃下也成妾君感之憂上凡說持操作大話者最害事所以導讀者以起驚異出亦託古人以善處難堪綠絲末二章○妻以及時見寵已以過時見棄難若平說而正而終不作位難失而舍者忘使不至有失而已正位以爲微者以失之此時見寵綠已本妖艷況人情經手治者自然鍾愛締結本涼意又遇澤然思古人之善處亦有先時我心惟一惟元悅於心就其善處而先誌李自安子心而特思古人以善處也無託只是委曲以全夫婦情緣也全章新直綠本裝束之失居綠衣黃衣之失矣此是低微之道若嬌寵奪手便廢失其宜而已亦須過矣後我心生根無

燕金

人

增補仲雪詩經

人

人 家

自將若者。以爲相傷之情。誠不能以。二章。然。十。其。此。之。子。十。大。故。而。于。情。也。我。牽。不。送。之。子。句。我。有。時。也。曉。初。霜。及。安。房。我。心。而。衷。偏。道。切。甚。有。不。能。自。容。矣。不。能。就。事。言。以。爲。兵。差。其。其。與。彼。此。相。離。離。意。之。謂。之。也。已。止。我。已。出。人。之。却。意。切。上。其。我。與。日。月。之。意。切。上。其。已。歸。之。何。望。分。之。意。切。上。其。手。我。因。片。將。先。思。意。但。不。便。說。出。矣。仲。氏。末。章。詩。當。解。小。兒。堪。而。照。群。小。時。媽。能。以。恩。相。信。與。宴。臨。臨。可。依。賴。者。惟。有。斯。人。云。







敢怒不敢言之謂。

曰大風揚塵主從上而下也是謂雨上蒙霧。

看出開者暫而蔽者常則陰暈如故矣憂能傷人故感傷氣閉

而成。定不必兼。

時其陰章○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時之陰也之雷

每念生性思不能已也蓋云彼之仁惡亦已見亦之懷思亦

人壽以爲

國史

1

甚耳味詩人語意若不忍言及死亡而有隱然寓於其間者若

甚樂國人怨之止以其甥羅耳。

出伐鄭意孫仲衡世卿也平陳與宋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

也不我以歸非

位之謀宋殤素致怨於冀韓亦求援于宋此豈可默結在平陽

章○此章有陳其意緒之狀見無所志也層層一空卷不

此亦得也。三仙藥字以木取上之音。

乃之國與幾平事有真子曰願目守其同室院同大所謂皆著

100



今人其將望若者不遠臨  
飛鳥也。不得指何為望。  
無能心之得而可以游心  
不可動於物也。

愛有寒泉二章○寒泉有益於後與子之無益於親黃鳥猶能  
悅人與于寔不能悅母且子曰七人責無一人能盡職者經見  
無令人也勞苦言其身不免於薪水莫慰言其心不免於經營  
想母之欲嫁必以在家辛苦事不如意為辭故子言不能供養  
若遺母以勤勞者然母而聞此宜亦有愧心矣陳止齋謂一門  
兄弟皆登科歷山時氣熟詳味此詩可以得古人幾諫之道

雄雉全

此詩全重懷思二字我之懷悠我思者為其阻也此阻字真  
深味阻則風塵鞅掌不若雄雉之自如故思而勞阻則害有  
十

心則累之不如此  
賦詩寄夢者而不詳悉出  
實當時句至是引之于已  
知雄雉語人以夫從役于  
外而思之憂作此律意謂  
然彼君固不容忘義而雖  
念彼亦不容已之情彼雖  
于飛也其何可釋彼而有  
難而我所懷之人乃從役于  
外所以結阻隔之憂是雄雉  
之不如夫哉如何而不思耶  
如相逐逐雄雉下上其音何  
飛鳴而自適也哉君子從役  
而成日隔之聲誠哉此君子  
實有以勞我之心也安能如  
雄雉以自適乎

補三章新首節以雄雉之  
便飛自謝更與君子之不

凱風

截維不似日月之旋轉故思而久阻者隔也阻對通字看身雖  
阻於外面世諸須要通則不阻何為不礙也方有粘帶  
雄雉二章○物性猶自如君子乃自遠慕反興也本為王事伊  
阻而不敢歸怨其上見今之往役激於忠君愛國而然反若其  
夫所自致者此婦人能知大義廢○物以飛鳴而自適興已以  
思念而勞心曰展曰實猶言誠哉此人之久役使我心勞也勞  
心根上阻隔而不遂寧家之願來

附攷維分鸛鵲分畔雅飛亦不越分界

瞻彼日月章○日月互舉所見最足動人情思故只見日月之  
往來便思君子之子役不知幾更日月矣自有朝夕月有時明



百爾君子章○詩人只勉其君子而曰百爾君子者必朋儕之  
間和氣充滿耦俱無猜方能有善非止為渾厚之詞已也人苟  
以大公之心應物到處皆為坦途故以德行望之恆心生於忿  
求心生於貪不恆則不以忿戾而買禍不求則不以貪黷而招  
尤何所為而不善哉不恆不求不從就處架上說不敢望其歸但  
願其以善處得全是伊阻者庶幾不遠而不來者庶幾能來王

相權仲雪詩經脉  
三不知德行之美乎彼君能風苟無德渴亦此意初非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朱克先曰  
性靈不貪求則有無皆生  
○兩忘何所為而不珍哉思君子之詩多矣未有及於德行者此雄維所以最賢也○杜  
德行所以居身之珍也此  
愛其德行犯患而慕其善子美出塞曲曰逆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殺人貴苟得數騎羣  
得全也  
新道類面隨卷去亦只一雷同典此詩意同

楚道個德行由知德老解  
美即是不知德行  
有章讀其利渥亂之詩意  
聚女有一定之偶如孔義  
人之之聞則人不信此而  
為其旋乾可足以達水也  
則西有音義未可用之  
而清有深遠文方澤  
是度其深宜以水而法  
度其深宜以水而法之  
貌有苦葉全  
此詩當以第二章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二句作主總是喻  
不度於我非耦相從首章為此而引其端後章恨此而竟其說  
也首言事違其可為宜次言物反其常為怪屢徵詞隱諷未蒙  
明指其失即其正說處亦只陳古義以刺之蓋男女之際有難  
顯者此風人溫厚之旨也詩中多以水為喻蓋取澤義六

有淵蓋諸牧濟渚之深淵然其爲則必爲其孰難雖之登鷺焉則鳴則必求其難雖當理也公滿然濟渚而曰不常執理然結焉而求其難則常理之通極甚矣依渚起之八度禮義非其院腐朽化以相求若何矣人之常禮補前立雖難而相應之物之常也濟方盤而車不渡事之常也今日以事濟

上爲汚黥者以下爲腐隸以下爲搢有淵蓋渚○此章比意亦重在下二句。濟渚濡軌。雉鳴求牡。提之即物理之失其常。喻人道之失其常也。往說以有鷺句。喻淫者之縱欲有鷺句。喻室女之懷春。似未清肯本註。犯禮以相求是提承大意。而非其配偶。又自不度禮義爲之也。的勿分貼本文。○按雉而求牡。義取反常。不嫌取類之遠。或圖書有牝雞

增補仲雪詩經脉

以達求其何其詳哉雄雉  
晨鳴而謂幾亦可稱牝牡不知可以言牝雞亦可以言牝雞安  
見非其類乎車輪廣彼馬下皆準於執即車之兩頭貫轂者  
中庸以在地者言故云轍迹  
之意也納米所乘之期則起  
日之次正始之歲也秋瑞  
安乎水米并及冰米泮時而  
雖一鳴屬章曰歸妻以冰泮正桃夭之時古人必及冰米泮之

國風二集

十三

招舟子章曰渡水只是暫時猶必氣求乃聲應况艱匹之際  
而可非耦相從耶只重濟渡者當斟酌不重舟人之不當招若  
招舟子章曰渡水只是暫時猶必氣求乃聲應况艱匹之際  
而可非耦相從耶只重濟渡者當斟酌不重舟人之不當招若



公風全

所以見棄者正盛衰已之竟不取也。乃自道勤勞以見其無可棄。五事又原夫之不有其德。皆由其本心拒却其舊來。但念勞于貧苦之時。而棄于安樂之後。人情尤不能堪耳。末章又言夫之恐且降如此。固迫令其末時之厚而怨之深也。

國朝二卷

須知下數筆意又包括在首章內須細看

而然之。有時而無意來封拜者。一因同根相連。遂得喜。二因我爲女。太極不能不以男爲妻。則奉命遣使。其非我之任。隨言三義。雖然而不從。可以笑。若得失。師必計利害而棄之矣。

○南齊書曰。趙以下位。而以高貴。故曰。玩下示我。所以以尊卑與此反照。

○行樂圖云。秋衣之被車行于道。陰道之不建蓋。其及欲。乃知夫不知如和時之送我。乃不遇也。若逢亦止門內。乃此解。且思也。即我之羞。不習。○答風事。○此華上下各一喻。而畫實相承。見夫婦不但宜和。亦不宜後取其色。只借此以發端。不粘靠婦身上。答風之和調。而後陰雨之時降。所以夫婦當龜兔同心。力所不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爲之。皆謂之龜兔。即有片言相忤。婦固可以曲。丈夫亦可以情恕。方爲同心。且有要於久意在。色有感衆德興盛。榮射非根有美惡。若無美惡。求之者毋以彼而棄此。德音莫違。卽色衰而同死可也。桃花酥紅李能白。春深何處無顏色。爲夫婦者奈何重色而遺德。○何景岩曰。言不宜有怨。則此有怨。豈言及商同死。則此不與同矣。悲怨即在言表。○魏皇后詩云。要

亦甚哉。茶物之苦若也。○齊  
揚之耳。昔也自今。若之謂損。  
不其耳。且升及。如苦多者。苦  
少食其苦。皆于茶說茶之苦。  
然亦以其苦失而失方且安。  
樂其所安。况兄如弟之相愛。  
初于我不見。惟何所厚。正此  
補新言中。心有違逆。以足意。  
也。及去而不。去之意。以  
見茶之苦。視茶則甘。則知  
茶於形容容苦之甚處。以此  
不足比。說者作佳比矣。  
欲知兄如弟之斯嬌。不知  
此味否。

注酒盡。味盡。水內必含酒  
味。以形之。蓋見其得飲其別  
出之清。酒猶有酒心之清。處  
全我以極色之義。形于斯際。

以醫憂故。兼摘素所受英。以屏其賊。兼摘管副共怨。翻然  
行通遲一章。○當被棄行於道。踣足欲前而行。且止。形容  
不忍相連之意。校是堪憐。薄途我難。非真送也。夫已棄之何送  
之有特。詩人忠厚之詞。以奈之苦。甘於蘇比。己之苦甚於茶。若  
直說正意。則幾於賦矣。甘若即註茶說而隱之以見棄之苦。相  
形。言人惟不知天下之苦有甚焉者。則茶為苦。如知天下之苦  
有甚焉者。則茶為甘。以我而現。誰謂茶苦哉。言外見如我所遭  
乃可言真苦也。頃將夫之待已。與待折婚者。相軒輊。處形之方  
有情趣。然甘如兄弟者。亦復知此苦否。○韓退之詩曰。白石為

增補御雪齋經脈

蓋有可也但人之安于淫以謂清者

新婦不以我之提為嫌而乃  
之耳我雖不我負而我豈能  
以之乎所居之處所行  
之事固隨處之操亦取宜之  
苟也然則得遊我之樂已無  
得發我之氣特思此身之不  
能若彼故將棄世乃我去後  
事他而又何暇顧哉  
爾新婦何不聞此字乃眼  
看之最謂我身且不在在  
化腹矣也若三歸其說  
之清則必屑以之夫小雅  
小弁章我躬不問、字當  
亦照此有

沈氏並錄飲泉水茶溪園方  
先達劉涓子益期其必濟趣

淫不能掩其情漸貌不能掩其德音此婦人所可自信者奈  
夫之不見取何遊漢發等語雖若戒新婚之詞然非後世的  
答恨口氣綠英念一不忘及願的含頭告我躬不問即輕一作  
一轉語以自寫其血聊之情耳太白詩云覆水再收豈獨盈  
妻已去難重回亦惶怛我後之言而喜稍決絕去風人遠矣  
附致泣水出涇陽茅頭山至渭所謂泣水一斛其泥數斗是  
也渭水出隴西首陽山之水會成在永興軍高陵此泣水入  
渭之處也

誌其漢美章○此章治家睦隣均就相天說時睦隣特治家一



我推其心以義既拒却我之義  
如推其心以義既拒却我之義  
故雖有德亦可取而不見取  
如費之不見售也義合時時  
相與爲生惟其生理方爲而  
及尔至于溺覆故不勝夫爲  
勉之求今既獲其生矣余何  
比哉于壽而壽之也

補新書首節即何有無時  
來此字實到銷費於病故

不我能惱章○不我能惱反以我爲仇永上沾家勤勞從來既  
阻我德惟本心上說是所謂以對罪之根並棄其並之笑以涇  
之濁并棄其涇之清也費用不售直以正意講而買以常說終  
是賊你已有害而不見取此實有物而實不去一般肯肯惡肯  
勒迫合昔時爲家一段光景而因及今之見事實有大不堪處  
毒藥藉以攻病去則棄之今以昔時爲家極其艱苦而一旦

卷一百一十五

素何以異此

式微全

增補仲雪詩經

愚觀杜詩有

١٠٠



[illegible]



不曰生不同時而曰生不同地所以詳言於世也故曰其意  
遠也據其語氣使直視目前無是當其意者故直述神於西方  
之人或謂思與美人相答舞今簡字詩人聞之真堪絕倒矣  
按云誰之思重美人彼美人乎重西方上西方字切勿重有要  
點重秀所鍾意美人說者紛一昆湖說優容善類元峰說德  
風成或指景象節與說或就德義說皆未貼一一家泥離勝所  
云遂以丰姿秀雅等粘着婦人說尤覺誤甚大抵只用清空之  
詞虛下描寫方得題中景  
露水金  
通重重不得歸而情切款歸士當以謀字問字字作主蓋  
此方中之日也此中神

之心當與已同故欲就而問之也曉義云夫人之嫁腰有八  
人此所去諸姬諸姑伯姊豈八人之中亦有是夫人姑姊  
行者乎詩緯云今父母休美姑姊尚存也問其安否感親之  
淚而念骨肉之存也此疑問別解似難依  
出於二章○此二章正是他謀處然未必果為告諸姬之言彼  
姑自衍其詞而若有所欲決不決自猜自疑者當以不瑕有室作  
主而從根連父母兄弟來婦人內夫家而曰遠父母者外之也  
當其父母在且有時而遠況今父母遠將以何道而歸衛女不  
安於心全在此也宿于于五句俱虛擬之詞在車先登階後設  
臺故曰載脂載膏嫁時以我車來今倘得歸亦以車往故還車  
練之末以及今日言歸之  
二十  
猶曰回轉不必以嫁時所乘之車說不瑕有室依朱註意不  
當於義理手近說以得無口氣發之如云以為有室而父母雖  
以兄弟猶在以為無室而所定省者誰所共坐若誰從容斟酌  
真是穩當○一說不瑕有室非忌其害也思歸之人其指偏屬  
林歸故云亦不瑕有室云耳先正云自起之詞大是  
附者于言朱註無所考今考隋志邢州內有于山言山在周  
時為邢國今屬順德府唐山縣則賦泉水者乃邢侯夫人耳  
却衛詩邢侯之嬖想由姊妹之親後信婚姻之好故衛女嫁  
于邢書此以補傳註之缺  
我思肥泉章○上既云已謀於人已而斷不可歸故發此以寄



王事章句... 北門全...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王事章句... 北門全...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王事章句... 北門全...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王事章句... 北風全...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王事章句... 北風全...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王事章句... 北風全... 此詩首章言已任於亂世...



之甚也。洒猶泚。

詩以之爲然也

1



水與我必不可以他適相舟不取堅緻只取有定在之義... 兩鬢猶古詩云信髮為夫婦... 乃其美自華非必死也... 是無邪心天只執恩之固極上說... 不遇感於愛而應其終耳... 解笑朱子曰時有狹特之義... 附發喪大記服髮註... 至親惟有孺子之義... 時共伯父母俱存有兩鬢之飾... 也○其伯名餘共誦伯字... 墳有次金

君子信老金... 此詩得刺宣姜之惡... 也○有德斯有容... 如之何下只倚稱其服飾容貌之美... 附考馮嗣宗曰毛傳六并衛并蓋造刺追師追衛并之文... 見并之為玉也衛并二物衛并于當耳并橫於頸上朱傳誤... 以衛并為一云



元則始載之。蓋於  
虎中章。據傳。爲秋所感。式  
中。其堂。蓋居於丘。而中  
於我公之處。居於楚丘。也。果  
何如哉。你以。現天。時。當定。屋  
爲。當。天。之。中。則。農。工。已。果  
氏。之。民。與。版。籍。之。役。則。楚。當  
作。其。其。作。之。也。傳。八。又。之。鳥  
而。度。其。日。之。出。入。以。定。東。西  
又。春。日。中。之。影。以。正。南。北。而  
楚。室。于。是。年。作。矣。其。子。草。味  
北。地。將。開。於。遠。之。時。其。味  
報。你。楚。人。較。之。不。涉。遠。矣  
之。先。而。北。有。所。命。也。故。之。傳  
則。林。樂。者。使。能。之。心。取。之。心  
如。楚。之。其。其。傳。有。所。傳。也  
楚。室。仲。堂。詩。經。序  
夫。一。堂。是。之。構。而。然。理。之。所  
何。如。哉。  
補。新。并。其。堂。建。以。爲。土。壇。之  
所。財。木。棟。其。理。理。中。之。一  
事。以。爲。地。時。見。其。一  
事。以。爲。地。時。見。其。一  
然。作。室。即。是。作。堂。共。是。一  
傳。非。而。平。事。也。  
亦。從。章。重。章。亦。從。故。以。因。楚  
丘。之。形。勢。而。旁。丘。之。堂。亦。建  
丘。則。彼。日。景。以。正。楚。山。之。方  
面。而。彼。日。之。京。亦。正。丘。而。天  
降。理。子。桑。以。察。其。土。宜。之。何  
如。楚。之。子。神。以。視。其。吉。山。之  
何。如。天。始。而。望。東。現。天。因。故  
求。其。其。善。也。及。至。于。終。則。果  
復。其。善。善。知。  
重。章。重。章。方。春。堂。而。既。陳。而



奔之人。必能其前。而當陽  
 之正何。以異乎。是。况女子  
 之有行也。又豈遠于父母兄  
 弟乎。然。則。之。際。雖。有。大。路。之  
 正。死。在。也。又。豈。為。不。公。此。而  
 屈。行。乎。  
 乃。如。章。句。乃。如。之。人。究。何  
 知。其。男。女。之。殊。特。章。句。之。情  
 而。然。其。理。之。正。則。理。之。正。而  
 之。理。在。亦。當。字。者。彼。固。在。而  
 不。能。不。失。其。理。之。正。所。當。知  
 者。故。曰。字。而。弗。覺。美。不。亦  
 深。可。慨。歟。  
 陳。雖。書。在。人。曰。信。有。天。曰。何  
 無。什。處。即。是。昧。大。康。孔。子  
 命。以。防。強。故。說。到。不。知。命  
 理。而。至。直。道。此。則。無。作。事  
 敬。而。為。物。之。非。禮。者。也。相。儀  
 也。

風。夫。猶。有。皮。以。御。其。身。況。人  
 為。物。之。最。靈。者。也。可。無。儀。而  
 不。羞。於。人。人。為。儀。則。成。身。之  
 道。其。天。下。有。生。之。理。已。有。夫  
 儀。久。生。乎。世。使。民。以。敗。常。制  
 而。不。死。果。何。為。哉。  
 陳。新。者。相。儀。云。者。高。下。相  
 儀。于。下。也。也。儀。而。何。有。其  
 若。若。若。若。以。充。言。謂。其  
 儀。生。上。下。地。之。間。有。若。于  
 生。即。有。儀。于。天。地。  
 于。就。章。句。則。大。夫。已。以。瓦  
 缶。而。心。創。見。而。笑。之。言。是。建  
 與。子。之。于。儀。在。彼。彼。色。之  
 如。面。將。毀。賢。者。之。儀。而。造。焉  
 者。也。也。見。其。非。禮。之。非。則。章  
 有。儀。而。儀。之。其。所。求。之。義  
 則。以。而。而。之。長。而。義。不。不。

俱未瞭然  
 乃如來章。此章添善。詞懷嬌媚者。縱行也。有守己之勇  
 言曰。信有天理之正。言曰。命而失守身之節。即是昧天理之正  
 須臾說。且因其微欲。而深責之。與上同一氣貫。未不是推原氣  
 附說。魯申公曰。輟練。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說之。韓  
 信傳曰。輟練在東者。邢色棄陽。人君淫佚之微。臣子為君父  
 隱蔽故言莫敢指

相鼠金  
 序以為刺在位者。恐未必然。大抵此詩。惕厲有素。甚言人不如  
 物。懲戒之意。多。諷刺之意。少。諷不覺言之切直如此。朱註不說  
 刺無禮。益有深意。首言儀言止。猶在威儀容止上。終說禮。則舉  
 全體而言。語亦有輕重也。  
 附攷。閔君子謂聖人師拱。犀刺禮。兩雅亦云。異鼠見人則交  
 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詩義蓋取諸此。  
 于旄金  
 此詩當以于旄在淺等句為圭。蓋建旌車後。是大夫本等儀衛  
 不為見賢而設。然設此儀衛而在淺。止見其下。賢而禮意之



勤廢精神全在拈却下緊一段易初、於真馬旋旋之、  
如曰都曰機雖是變文、時韻亦有漸近者、之、  
有素絲以繫之、載夫旋之車、有四馬以爲之、之、  
俱指于旋說、五之六之、恐只極其威而、界之、  
散之說、而廟廊經濟之略、非淺近所能窺、不指、  
事況下、之、購缺已久、一時創見、詩人方出其不意、  
士慶其遠達、以爲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此、  
以上、想他、詩、不盡之意、及下、重、  
是詩、言、  
也、傾其誠也、此、義、亦佳、但、無、甚、分別、

附致朱克弁曰、馬止於四、無五、六、馬之理、詩人特言其威、  
不以辭害意也、徐克、曰、駕車用四、固是常制、然、  
守駒馬、其加、中二千石、乃、右小、故、太中、稱五、馬、書曰、  
朽索之馭六馬、則五之六之、想、有、此、制、雖六馬是天子儀、  
衛、此、詩、或、上、下、通、行、也、  
載、  
通篇以歸、作、主、其曰、憂、曰、思、曰、善、懷、曰、所、之、  
疑、曰、不、嘉、曰、不、減、曰、尤、皆、指、不、可、歸、時、說、夫、人、以、制、於、義、而、  
不、得、歸、故、作、此、詩、以、自、言、其、意、非、真、以、既、行、而、遠、也、首、言、適、  
衛、未、至、而、憂、次、言、來、道、而、不、得、去、三、言、既、不、歸、衛、而、思、之、不、忘、

終言歸許在途、而食、事、之、識、想、  
謂、自、言、其、意、四、字、最、得、  
載、載、載、載、載、此、時、衛、侯、東、徙、渡、河、野、原、  
是、欲、吊、其、失、國、不、以、重、為、頓、復、之、計、  
起、然、特、重、於、思、故、不、得、遂、而、自、言、其、抑、鬱、之、情、  
驅、言、其、意、也、然、驅、而、悠、言、至、未、至、欲、言、其、情、  
既、不、我、嘉、章、上、四、句、已、盡、其、意、下、不、過、登、言、之、  
有、所、制、而、情、不、能、已、也、不、我、嘉、不、載、就、載、  
意、旋、及、旋、亦、不、分、陸、行、水、行、不、遠、者、此、心、依、一、只、係、於、衛、若、  
忘、之、則、為、患、矣、不、遠、不、閑、只、是、照、字、義、條、理、所、謂、中、藏、抑、鬱、者、  
陳、彼、阿、上、章、上、言、不、遠、不、閑、則、憂、想、深、而、鬱、結、之、疾、成、矣、  
行、語、意、有、相、親、伏、言、女、子、情、有、許、多、憂、思、然、亦、各、有、個、道、理、  
一、言、其、故、百、憂、其、生、此、女、子、之、常、故、樂、言、之、而、歸、時、自、在、其、中、  
許、人、尤、之、即、所、去、不、我、嘉、我、載、是、也、權、則、少、不、經、歷、無、此、識、  
狂、則、執、拘、自、是、不、近、人、情、言、許、國、衆、人、不、諫、已、情、之、迫、切、無、非、  
裝、點、出、來、  
我行其野、章、行、野、涉、水、寒、風、歸、途、光、景、而、贈、物、悲、傷、不、勝、

增補仲實詩餘  
忘之則為患矣、不遠不閑、只是照字義條理所謂中藏抑鬱者、  
陳彼阿上章、上言不遠不閑、則憂想深而鬱結之疾成矣、  
行語意有相親、伏言女子情有許多憂思、然亦各有個道理、  
一言其故、百憂其生、此女子之常故、樂言之而歸時、自在其、  
許人尤之、即所去不我嘉、我載是也、權則少不經歷、無此識、  
狂則執拘、自是不近人情、言許國衆人不諫、已情之迫切、無非、  
裝點出來、  
我行其野、章行野涉水、寒風歸途、光景而贈物悲傷、不勝、



洪興祖先生為始則傳。性  
柔弱而美哉美哉。况我有聖之  
君子其德之進備也何如於此  
欲榮光乎。曰明以善之視  
初而遠上載精木已則請  
謀計論致密於誠否之間  
者已積而益其精前有如治  
育南宮說切而後樂焉要與  
安若寐未動也則有然矣而  
而致勤于勤勞之致者已安  
而致求其密有如治王石若  
既琢而後履德之修德有  
正焉已如此而足矣夫何大  
先輝自其發無陰陰而無陰  
懷之非猶然哉矣而並是皆  
之。夫。中。其。金。錫。主。璧。地。步。則。所。重。亦。可。想。矣。

洪興首章○詩美武公在其成德之後故以有國贊之切磋莫  
於理義上剖析得十分明琢磨是於私欲去磨刮得十分盡切  
而又確直已研窮到精微處磨而又磨直已砥礪到光明  
純粹處皆要其成而言如切磋則精則本體淨而其動不惑  
如琢磨則一則天君養而其像不惑到此地位已是成德勿  
作進德工夫看瑟個與大學不同彼執心說此說見於外者言  
容止姿嚴是德威而礼恭也威儀若是情深而文明也若學  
懸於律應則四體隨之以收歛而光輝因之以呈露所以民不  
離志只秉懿好德之心自不容己循云到底不能忘終非沒世

三十四

子之也。故。林。季。其。或。人。一。職。  
然。大。心。之。度。也。有。裴。居。子。有  
此。成。德。則。所。以。或。氏。皆。深。信。  
民。之。感。之。何。能。忘。之。也。哉。  
洪興中章讀諸侯洪興錄竹  
生馬則有。故堅利而成皮  
服也何如於彼充耳其德之精  
晚也則雖之于耳而尚以瑤  
堂之后可專而不可棄全  
弁所以壯現也則錦之以玉  
而有如星之明可仰而不可  
玩也其服飾之意尤而德之  
精也如此且和順昭然而美  
華也若德之謙容乎是乎在  
其有裴居子有此成德則所  
以德人希矣夫民之仰之何

金錫主璧地步則所重亦可想矣

洪興中章○充耳以美后為瑱皮弁縫中結玉為飾此是諸侯  
常制但武公成德積中則一服飾無德之形見故只依本文  
貌便是贊他尊嚴便令德在非謂服飾如此而又德以稱之也  
朱傳見其三二字極得意不消言外增出而自難然鄭之觀冠楚  
之環弁文飾雖盛終有輕佻之態其尊嚴安在下段只在上面  
見出故末二句只承瑟今二句句足如上章一個  
附改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玉為飾謂之基夫子每縫中玉



白蒼

第五回

考槃全

此詩以寬字連字軸字爲骨而下榻橫爲其所樂之真若非此  
心寬廣自如容有矯飾於暫而改節於終者今獨得而獨得獨  
而喜而又欣而又宿無往非獨而亦非往不樂非真而何  
獨非特人不必窺命已亦不必後數時節此時而獨以樂自天  
則避世無悶可知而又永以自天便有終其身之意○人生如  
大船行海海同之旁有何成

碩人全

出之皆曰強辭而蔽其詞  
況秦穆之中心悅誠服  
而人亦贊其美矣何足  
衛人其謂然而後嫁此  
碩人其謂然而後嫁此  
之說且本歸于內而加禁  
之于外以足君夫人之  
厚于君矣而今不然也  
意者族類之未貴耶今  
古其有出之貴則居  
侯邦而子以次貴矣以  
其飲體之寬則為衛侯之  
妻位正于中宮而貴  
所生之貴貴之則聖宮  
為白之見而彼為之  
婦而生國于母后失  
夫自其婦嫁之貴言  
之則彼為那侯之婦而  
謂公維族之連姻實列  
于衛侯矣

書首提出碩人是一篇之主下文反復稱揚無非為碩人惜也  
夫莊姜德行文章尤為可笑而詩皆不及蓋欲甚莊公之昏惑  
故只就世俗所易見者論之言貴族人所願娶妻邑人所願得  
嫁未時甚隆重而又禮儀盛倫如此更有那一件不好而公  
竟致其身不見答實不可解

碩人其順章○首言族類之貴末謂嫁莊公不見親厚之意衛  
侯之妻只照本文平○說或言以齊侯之子而為衛侯之妻日  
得侯不得自恃其貴○露李商只說其父既貴而嫁於衛侯  
為敵體又與東宮同生則其母貴而禮皆為侯公則其姻婭  
貴而況夫人之賢又非挾貴以驕其夫者乎語意自閑○初看







三歲童讀我之書。二歲而能。心也。二三其德。故遂至于此。值蘭之實也。盡心竭力而不放以室家之務為苦風馬而與友為。而無益。無有朝夕之暇矣。大何憐物。亦既使乃。適之。成如我。而無可。所以少慰之。孰知兄弟不知夫之過也。怪其失而已。如是靜言思之。是誠我大於始者。有以致之。惟我自取。皆而已。何必怨他人哉。

洪則事讀我之字。漫不期餘老不意老而見無佳。使我悲態也。洪詩廣則有岸。笑偏臨。遂則有泮矣。而人乃無信。焉。

潘希仲嘗詩佳脉

吾追我于德角之時。並要娶。善言笑極其素和而成此詩。老一筆極其明白。吾不思其反復而至。此見素也。既不語及。而至此。則如之何哉。已高而已。

竹竿章句。得女。子。致候。思。惜事。而不可得。託言簞笠。以竹竿而釣于淇水之上。我豈不是之思哉。但道之云。委素之辭。至而不得。以達其思耳。復源章讀彼衛地有泉源。有淇水焉。泉源則在衛之左。淇水則在衛之右。一左一右。常週於上。如使某君有一女子。向為街之女。子。子。行夫之時。已遠。此父兄兄弟今難於一日在衛之左右。而不可深想。衛地。景宛然在目。而已則無望矣。駕舟出遊。根遠莫致之。婦只三年也。觀老使我悠。可見兄弟之嘆定是說姑阮私奔。今何見素。但意在不言。方有味味。此只歸途自念羞見兄弟。辭靜言思之。躬自悼矣。阮註只承兄弟。結帶見素意說下。洪則有崖章。○此章詩人既賦已之見素。而致其怨波興已之。不思而無可為也。洪則有岸。隔則有泮。興至不思其反。言事必有到頭處而已之不思也。總角四句。一氣說來。歸重信誓上言。自以相歡愛之時。便訂此約。曾不想後來沒有此見素之事。反浸至此也已。烏哉。是恨之甚。而無可奈何之辭。須枯蘆遙畫描寫懷涼情景。○按不思其反。古詩所謂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欲心一縱。不思及其反漢也。或云反謂後來之事。猶云曾不思其後來之事。而至於老而見素如此也。六條一說。

竹竿全

此詩玩託思歸寧而不可得。當以遠莫致之為主。○須知詩意非但竹竿釣淇是托言。即遠不可及。亦固義不可歸。而托之於遠。此風人之微詞。○泉源二合總是自嘆自恨。但上言二水之長在下言二水之可樂。意微不同。洪在西南固然是右。乃泉源亦在西北。而以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二水常在左右而已。不待周旋於左右。遠父母兄弟中要緊不如意出。誤語遊戲。不是思得如此。因其不淨如曩時而深自恨之詞。○檣楫松舟。只追想衛地。景宛然在目。而已則無望矣。駕舟出遊。根遠莫致之。



易者東源之水也... 此則童子之... 附錄小序云... 河廣全

有餘矣... 附錄按說... 伯子全... 附錄上卷



木匠全

附攷詩序美齊桓公也衛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物焉衛思厚報之而不能故設為底瑣不

王風

為報也。詩後足以將奔情。其求以為好而不忘也不能。豈能常有常情。

補王風大車于秦。見大夫之忠。于從陽。見大夫之義。于大車。見大夫之剛。

政。此東都所傳見新。白居。

諺曰。平王東遷。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為王國之變風。詩曰。周之所以王。積風而為雅。周之所以東。雅降而為風。序士雅曰。王既降為列國。而復係之以王。所以尊周。六以悅周也。

黍離全

以至今谷之無歸焉器之遠兄弟桃天棠棣之化濟矣美男丘麻何異歸附君子是以補王風而振平王先中興之遺則雅降而為風平王自降之也夫子之責蓋將有所待矣

廟宮室宇幾只言欲是何地而有若非黍也。今具黍之離  
 離矣。昔非稷中。而今具稷之苗矣。如不著一語道破。費言外  
 意。爲不黏潤因空之類。爲傳  
 離不飛去。皆皆字在室室之  
 也。但具黍之生七粒。其義  
 亦甚周。其節而不致之。近  
 離。曰呼離。錢又爲與離。是徬徨不進之狀。搖。亮心

州府。而三不道天心即滅  
桂而靡定矣。然詩之知我  
者。謂我心有所愛而欲其  
理謂之意。則知之也。若  
謂謂之心。有所求而欲其  
歸。則天雖知之。是知與不知  
均異哉。我之愛於人。點所望  
於夫人。惟不欲知。天則不  
欺予心。於天無知不休者。  
我獨用王業達之說。若夫  
為文。武臣之著者。如其

萬念而無所附着之家。只平之說來。或言足之靡以心捏之。  
故又是節外生枝。凡人心有所愛。與吾前所求往。低徊不  
放。謂我何求。荅怪之也。只有知我者始為我心受。彼不知我者。  
且謂我何求矣。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諱。便是嘆又莫謀已耳。非  
必推到所以憂慮。但謂知我者終歸於不知也。此詩以知我  
起下不知。與鴻雁章以惡人形上哲人一般。俱不為的然之語。

日長子集

而今日所以致此宗廟之  
寧寧者秦之禍之禍者彼何  
隨而後此哉猶憶之修治有  
不能以忘情者矣  
秦之志意猶彼宗廟之憂惟  
秦之之難以與援之禍而以  
我也離乎目而服乎中行事  
所歷。中心則如離矣當時  
不知我者不遇我我憂云耳其  
不知我者及謂我何者云耳  
合則周之憤慨誰人能能  
我感天。老米何人而後  
此哉然不能不我之也  
秦之之難以與援之禍而以  
秦之之難以與援之禍而以  
我之離乎目而服乎中行事  
則離乎中心則如離矣當時  
則我者不遇我我憂云耳其  
而青泉有見德。蒼天即屈原所謂窮極未嘗不呼天之意此  
何人哉不可說出幽王。推舉如等語。一渾。一追杜。以文武成周  
秦形。便見得此人。非徒得罪天下。得罪祖宗。無限傷悲有不可  
言者。故行之不前。為中心慮定也。其于過腹望。而夢勞志悲。忠  
臣義士之感。其有不能已者乎。杜子美哀江頭詩。云少陵海棠  
春寂寞。春日港村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強掃。  
秦離末一章。如醉則昏然潦倒。故以應穗之垂。如噴則氣塞  
填胸。故以應穗之實。各有取義在。周既東遷。遂置費錫于度。紂  
焚秋風禾黍之感。不接於目。遠目志止。千載而下讀秦離



其不知也... 重徒令人嘔吐太甚而已

君子于役

通篇以思字為主... 思之無可奈何... 先于牛... 上曰早牛... 下曰早牛者紀其類

君子于陽

通篇以樂字為主... 樂之無可奈何... 相如斯... 要見君子有樂不重相樂也

揚之水

通篇以成中... 揚之水... 及許平王... 中各有推全

中各有推全

通篇以化離... 揚之水... 及許平王... 中各有推全



是權心折角之詞

死矣全

通章以達此句為主。首揭喻刑罰之不中下時嘆其所遭。而不  
通章以達此句為主。首揭喻刑罰之不中下時嘆其所遭。而不  
通章以達此句為主。首揭喻刑罰之不中下時嘆其所遭。而不

小人以役計幸免。君子以忠直受禍。是免其失出者也。雖其失  
入者也。我生之初。東周之初也。此已非全盛時。但刑尚加于小  
人。尚加于君子。小人不至紛更。君子猶相安于無事。若逢此  
百罹。則紀綱紊亂。四國騷然。而忠直由此受禍。註本諸侯有叛  
未有深意。在時事至此。國家已不可為。所以君子不樂其生。非  
恐刑之波及我也。然死不動以死也。免其付天下事于不知

周風二卷

矣。無暇天下之樂。皆不入于耳也。欲為惡而惡不可為。欲為  
而善又不免。不若死之為安爾。一說引後人詩云。安得中山  
千日酒。醉然直到太平時。此乃高舉無死之意。看米遠是不如  
無生之謂。意較緊切。

附政或曰。此詩為懷舊之戰而作。免陰狡。善送。喻劉人縱恣  
自如。雖耿介善聞。喻周人為王力戰而受禍也。

萬金全

此詩是嘆已所遇之窮。當以我句作主。始言父老言母終  
言兄。此詩之序也。○與意物得所托。人失所依。以綿。與終遠  
字相應。綿綿是長愛而不絕。如終遠。則不得長相聚矣。謂他

知作

人父等句。只是沈離失所。雖有父母兄弟。不得相保。而無依  
托於人。非必其以彼為父母也。凡人疎者。不能強親。其悲難不  
相收。固窮不相恤。亦自無怪。玩詩結句。嘆二字。知其責人高  
輕。雖以父母視之。而彼終不以子視。正以謂他人故耳。其有  
言視之若無。其謂視已之困窮。漠然若罔聞也。即哀如死  
耳之旨。

米萬全

通詩俱以不見二字為骨。子皆摸擬其不見之情。一步深一步  
看首句。俱指所遇之人言。觀彼字。可見淫奢者。託以行。非風人  
之詞。○萬生於楊。夏米於盛。故下承三月。蕭米於秋。故下承

周風二卷

三秋。文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歲。詩意雖未必然。六見用  
字之確。○樓為錦。錦為錦。祭祀文。應張病。特訓釋三物。見米  
之由。不于此取義也。○三秋即孟秋仲秋季秋。而註云不止三  
月者。只在情之轉深上說。

大車全

通章以畏字為主。上是有所畏。而不敢相從于今。未是思其終  
身不得遂。而自誓相從於後。可見並面而非華心也。○檻。以  
所聞言。衣。以所見言。蓋其一時感靈氣。煽人不敢玩而視之  
即此便有畏意。故下水之曰。我豈不爾思哉。正為此乘大車服  
衣。衣者。可畏耳。畏非畏其車服。只平素情。其政刑故不覺望



之而生畏心。但詩句含蓄不達及一改刑字。○呼曰就與行之  
安重說。如稿不作溫潤看。只赤色之鮮明也。不敢之詞微不奔  
之詞顯。○生不相從而以死相期。亦可見其免而無恥矣。信對  
聲義咬貌言。謂予不信。非謂不信已言也。謂予言若不出於中  
心之誠信。則日必鑒之。只以微日作證。猶云所不與萬民同心  
者。有如何。蓋身不奔而心終不志奔也。

丘中有麻全

此詩總定疑詞。始望其來。次望其來熟食。終望其來而有贈。意  
以漸而深也。○有麻有麥。有李。各指其地而言之。惟其詞出於  
疑故。所指無定。虞子嘆子國定是而人渴者所私原無專一。

附攷古註。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蓋精留大夫之字。子嘆者。而  
麻麥魚鹽。則其教民庶彛所被也。初意毛鄭必有所本。至謂  
子國為子嘆父。而又曰。將其來食。則附會顯然矣。且情詞懇  
悌。六典噬肯啗我。豈飲食之上義不同。此正晦翁所謂鑿空  
妄說者也。

增補詩經脉訣卷二終

猶卿風天虎增神仲雲義先生詩賦賦意國厚者之三  
 謂曰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成林之地是為鄭桓公為幽王  
 大司徒三年逃于為大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  
 定平王於東都王城併號檣以下十邑左洛右澗前華後河食  
 漆蒲焉是謂新鄭之蠻風始作○幾問解云夫子謂鄭聲淫  
 謂其詩之淫蕩莫可檢束性情耳臨視為淫奔之詩談笑  
 繼衣金  
 通量重德稱其服以字好子薦字為主下曰改曰通曰校  
 根此說來只就一章便見淫愛之無已而未特疊咏之也司徒  
 之職則敬敷五教克惇三物是也既說他服之相稱又說他恰  
 好又說他安貼而後自想見大改衣不已猶有通館通館不已  
 猶有校整若乃衣改失館通失整校失而其衷誠蘊結猶然如  
 故視向三者未定求其萬一也可奈何故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猶衣詩人之謂也○不曰衣之新而曰衣之敝可想見其一  
 改愈中損壞之情通館校整亦同此意都非實筆有一說改衣  
 是欲久于其職詩中未嘗無新意但如此說反覺易盡  
 附攷天子之卿既朝而退釋皮弁而服緇衣以聽政館即如  
 令朝堂諸曹治事之虞耳整特野人所自校不就卿士之原  
 祿言惟恐不得親近之又惟恐不得飲食之饒有形容不盡  
 之屬故其







在河上之洪而馬之故中  
也則未嘗勞而然一其  
言武之矛之在車也則未  
已盡而重焉之登見此時  
所為戰但相與遊戲于河  
上而道遠自如以為樂而  
已大矣而道遠以處之其  
不至于勞也乎  
漢人未盡其義清忠之公  
刻在河上之碑矣以知公  
無寧于性制而閑以自適  
耳有在中車之左而衛馬  
則以望車為樂而已有在  
車之右而擊刺則以自適  
以為戰而已至于居車之  
中而為左右之帥者不過  
于車上而致勝于倖客之  
運事于家好之終焉耳其  
理精微乎詩經  
公讀之勢不於此而可見乎  
為與非車之正其大之詞  
言其車之度為然居之矣如  
滿而潤澤而直而已候其使  
其之于馬也服也密死生之  
際能以身為居其天命之正  
理而不滿仁在脈血之正  
則身必成仁義存必成德  
則食生而服義其居身於  
順理之化不覺其然而並焉  
耳我欲盡讀以深至之度為  
義以豹皮為緣袖之飾物之  
為物則孔武而有力其儀其  
之于服則其制大備全正  
直不四說為制之司直為義  
心之所不敢放者而慎之  
於心之所不勝為義而慎之  
之此其副武之德不此則武  
而文公之不第將以其言始有甚於故曰即棄其師  
附後閔公二年冬秋入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  
鄭使高克禦之師久不召克空奔陳  
羔裘全  
三章手看各自為說順理成章與毛順而美者稱則德不回與  
孔武有力者稱文未可觀英華發見則又與三英之繫者稱也  
○羔裘之潤澤有如濡者然如字不作彷彿說信乎直而且美正  
替其如濡處命是天所付于我之正理天命不論者居而安之  
臨利害而不變也註生死之際只排極言之非專以處終言豹  
有武力之獸而以豹為飾故見其武不是形容羔裘之狀司直  
者猶司司馬之類所謂直道之司云爾蓋危言危行不專主  
諛諂言要令察今分明是兩樣亦須串看邦之彥者有聞然曰  
直之妙玄實光輝也彥以德言勿因註士之美稱說到名譽上  
去○此章為鄭俗淫靡故得此一人以挽之所以揄揚不置如  
于皮之好著公孫揮之奚秀而文僑之博學皆足以當此係于  
世道豈淺哉  
遵大路全  
此詩往說三章一意細玩輔氏說是言言故猶不可以遽結猶  
假義以責之既云情好之人不可更也則其情見而詞盡矣此  
章更珍瓏○一說依小序云思君子也斯莊殺弟幽母射手中



所宜而己之飲酒相樂其間  
謂之樂者則其樂之可謂  
在御之亦莫不其靜而和之  
益由心而寄之聲著覺其無  
不暢也  
知子章適院修大婦之代以  
盡情心實教朋友之好以修  
德我知子之所指者所教  
好者則解此飾偏以道道聲  
容之盛助子親朋友結其  
歡心為進修之時而愛于  
朋儕之玩也  
有女子章適此適字一詩言  
其與同事之女其類則如對  
上章何何然之可使也且  
舉止從容將與為期焉善其  
所佩之玉惟環與珮也夫以  
增其儷重詩經解  
如是之類也如是之佩服而  
又有如是之態度美哉此蓋其  
之信于美矣而且抑也同事  
者亦不有餘榮耶  
少章諫同  
山有扶蘇詩云  
山有扶蘇則有扶蘇矣雖則  
陽嘉望子于樹在前領其  
也今乃不見子而見此紅  
人也哉善情好之私子不欲  
見之人如狂者可謂非望之  
獲矣如我所遇之竊何  
少章諫同  
落金釵詩此漢女之諫曰  
徒得金釵金木槁而當時落  
也則風其吹而落之矣  
板子伯章果有諫于情款之  
感而有以倡子者果信然有  
在物但助夫以親賢友等即解佩不足為珍耳好者嘉其善而  
好之我好彼善見彼以善施我美故下着報字以相酬也○要  
解六婦人固以好德諱其夫不恤贈遺以結其情心矣然何至  
解此服飾之玩乎意此禮儀之組屨皆出於婦人之手故願為  
繫以組貫以珠懸以至儻贈問報之禮之用耳往說以解佩與  
其夫使自贈之說似太煩碎  
有女同事全  
鄭惟此篇為男悅女之詞雖言其色次美其德而提標上一  
類字未但于矜矯言容與都委靡于將一言聲與德音應答從  
類也然都笑非其有閑雅之度德音非真有賢淑之名蓋此心  
一迷於色即無挂不見其可笑矣○翱翔車中容服迎風飄舉  
之狀神女賦云婉如游龍乘雲翔德音只作言看其言語令人  
不可忘也有作情性標為聲音誤矣  
山有扶蘇全  
此詩宜以狂狷二字為主山隱所宜有者皆與已所不宜見  
者乃見茲怪之也狂言其情一蕩而子則則非狂狷言其詞之  
諫而子充則非狷俱屬戲詞  
律分全  
此以蕤華而風深典彼偏而此和特取相應相求之意耳唱者  
蕤華之聲和者相歌之意而要則和之以終其曲故曲有成終











余於以章讀而足而之爲則  
入乎庭矣時則僕我子庭中  
而與我我以入焉但見充耳  
之飾不惟有素也又以其青  
而高子德之德也則以環堂  
之夫石采而孔儀客与天不  
于庭而創見耶

末章請同

他日晝寢此淫養者因曉以  
越與曰曉彼東方之口今則  
為物旦之時矣况夫徒妹若  
吾者此之旦則在于我所居  
之室然其在於我所居之室  
乃我我之跡而相即者其  
情寧有窮耶

方之月分則易初昏之夜矣  
況夫彼妹若于常此之夜則

在我門內之園旁然其在  
我門內之園旁乃我我之跡  
而發行以去矣夫故其來往  
之跡以通其假歡之情亦俗  
之不笑見矣

東方未明豈謂人觀其君無  
應節而令不時而作也今  
夫刻色入朝此常制也我子  
東方未明之時而餘側其衣  
裳蓋將以爲入朝之舉也大  
顯之制之于未明則既早矣  
而又何以自君之公所而來  
召之者烏尤以爲晚也至于  
他民又有不然哉吾將何所  
依據乎 次章請同

新柳垂楊綠葉時之難知而  
然乎彼折柳以贈其國雖不  
然特然狂大見之恍惚了然

相稱香氣飛動驚見子肩賤之間大都風氣所漸染從急功  
利善誇詡中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運儂茂好昌賦俱酬報之  
言字義各相應億就遂獻射獵上技藝藉提說言我方以子為  
還而驅逐相遇遭子反以佞推我維云交相譽實有矜于其當以  
示雄也

著金

由著而庭而堂有以漸而進意而其夫之飾亦若以次而換何  
也蓋曰素曰青曰黃即懸瑱者之色而環簪等石即所以為瑱  
也不過分別誇之以見其盛耳環簪環瑱瑱英只是一物借草  
木以形容王之光色不謂之華華謂之瑩不帶而實謂之秀榮  
而不實謂之英則凡言環瑱瑱英瑒瑒瑒瑒皆借草木以形容  
王色不言其不親迎而但言其侯我之處與其服飾之美意思  
含蓄不露亦有味乎其言〇嬋至揖入升階至燕部與會禮  
合只少親迎宴馬輪先歸一截事說者謂辭俗不親迎此婦  
未必知之初無刺意然爲知非別國之女素知此禮者耶且此  
詩疑托為婦言亦必出有彼嬋之口

附攷古人充耳以瑀或用玉或用水晶是以線穿垂在當耳  
廉此本麗義

東方之日金

此女益旦來而暮去者叙其來故曰在室中叙其去故曰在門



東方未明全

此詩全重一時字音二章刻君失謹與之時末章言時男辨而  
不辨深刺之也○東方未明既非辨色之時而心恒恐晚又有  
不省急遽之狀故至顛倒衣裳如此一時亦既早矣詎意有自  
公所而來及者蓋稍以為晚也此雖只言其早而所謂晚者自  
見於言外此正是不解晨夜虔故未遑承此而言之柳梁脆  
既子既出則必有隙不容以相續也春條爲而又不懷之  
止而思之矣

天國之門

朝失之晚處更多詩人但從其早言之極有金鑪○一說依序  
云望靈民不能掌其職焉以末章為望靈者之詞若君為其所  
誤者意更深婉得之

南山全

齊康公妻桓公之嬖偷國  
其失其為兒何哉彼魯公之僂憑  
將如之何必先衛從以耕治  
其稅用之哉而後物性逸矣  
欲取妻者知之前必先告其  
父母而後婚禮正矣魯公  
之子齊子既曰告止失則在  
我非得婚她之正何可廢礼  
我之歸焉為天使之得以輔  
通章以悖字從字鞠字極字為主前刺齊襄惟知縱欲以見其  
不允凌刺常桓不能防淫以見其不夫而無一言及文姜者不  
足責也然不欲斥言其君而但托喻於狼駕言魯其所以刺  
齊襄者隱而彰美齊以南山喻高位雄狐喻和淫是隱比之正  
者以言儀有五等而必兩冠纓之後必雙物各有耦而文姜非  
其耦是隱比之反著齊子歸止明其為魯桓之婦則襄公所宜

推此意而後飲飲情新者則知  
 之何理也夫片約斷不知以行  
 夫教則要將如何而臨臨  
 姑以通之則要不得而臨其  
 今者之於各其說曰以供  
 病之言而得止失則在喪者  
 附嫁則之正自可最止家之  
 附婚乃又復之自以止止而  
 附若欲能大持一人今者之  
 乃以此其嚴格恐父之之  
 亦以此其嚴格恐父之之

思也然原其所以實自當極不能制其夫人聰之如春故下文  
 遂有當極之刺况娶妻本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使之窮極  
 其欲至此洋無貽父母之羞而負媒妁之正乎○方明問曰當  
 極公適形生之禍而齊策亦蒙承立之殃是天道彰明較著已  
 附肢殘有練屨黃履自膝黑屨蔽履五等故云五西○釋文  
 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從

南田金

南田金

此詩不得以一戒一勉立論。總是戒人。鶩於遠大而未言近小。自然遠大正以見其不必鶩也。先後章稍相承。厭小而鶩天。田甫田者也。此章作者所為。忽近而高遠。思遠人者也。此妄想著。可至勿近而闊遠。則遠不可。

蘇州府志

不事辭不說見目  
此詩重疊天機筆既無所不  
是乃其好之至矣方其從南  
非令其下而挽之使人忘其  
詞乃見之未久而遂忽忽  
升以出轉于成人之口以  
現時而求之誠然則其  
而若有所出者也則刻小  
之可求之大過之可至于遠  
亦必量之可進于毫髮必欲  
速為也  
應今言其心既微細相能  
之辨曰運筆欲免者作大  
而終絕極而無存乎心處者  
曰大也其環今之有月其  
應今言其心既微細相能  
思之徒情切怛也  
盧令全  
三章俱以人為主蓋逐逐觀免者大也而獲縱指示者人也

虛令全



宜較過過其人之美。就才藝之輕。模言仁則于田時交相。歡愛。無自私自利之態。故見其仁。舉與偶。雖是賤賤。好亦自。佩時所見如此。益皆其武勇而奮發也。

其能制之然則齊公亦然而不能防閑其毋亦仇是其惟其不能防閑之也苟本所以制魚而散則不能防閑鯨鯢又得以縱橫無忌焉止于齊焉其從行之名殆至多而如雲矣然則齊公亦何以爲子從字有味見車馬僕從皆不使莊公之命而惟文姜之見從若

全國三寒

載聖帝講詩人刺文姜中  
謂現其乘車以行衛

疾驅焉有竹算以為車蓋者從子着其道要在如雨如水雖言其多亦見順而從之如水之  
 大毛之兼淶之以米以為車  
 餘習是事也將何往也預購就下也

載驅全

之行者無異長途之心矣  
以事蹟論  
汶水東流彼汶水之道也而  
湯一甚盛矣此疾行之人外  
影而多矣當此稠人廣衆  
之中而行彼適有滿之者  
若宜思之之譯矣予乃朗  
朗以自得蓋惟余是余舍之  
則期失何以無知也哉夫  
於人反覆剗刺如此其然  
也豈且初矣 宋東岳同

每章上三句俱為末句而言茲又貴第翔翔遊遊之一無耻  
盡之矣我驅薄聽車聲之疾驅知其中之亟欲也當道有  
鴻見是國人觸目之地茲又或謂夕宿於此而從此其行或謂  
以夕時發於營而果齊與古詩朝葉葉陽城同義然但言其葉  
女而不言其為何益醒之耳豈第言其欲之淨遠而樂形于容  
也翔翔自得遊教自得無非極言其觀類無忌之狀大矣惟讀

公威保神華之美所以到  
和衆以祀陳爾其功也  
威保未起而無以昭人君也  
聖而才藝未全亦無以應君  
子之能行嗟嗟威保故甚  
之昌哉言其威保則禍然而

待差令

而悲生者出於大射中發  
而射中正射則無不咸宜  
則威儀被於之易孰洋而  
養觀其所美而其听大聞者不言可見也稱其威儀稱其技藝

允為齊之

董青句：俱無感儀。按：藝文下則分折言之也。云：館而長，勢  
重難違，所陳或可觀其威儀之可言如此。耳目射乎

主

不

其美又何如。趙嘏題之曰：然而不也。舞則猶未見其美也。名如此，以如是之戲，佻技藝，則不惟有以示法于當而亦可以取重于衆，誠我馬從孫之燭而無私矣。

陸明夫盡道新好爲公賦像，使吾目之所善好爲吾其處，然則目之清麗之機絕巧可與予觀也。射則言中之華，且初天之中奇反于故案乎，而乃力俱足堪足以禦亂多，然則威儀技藝之美又於映，尚可見矣。柳絮美而會之一身宜若可以充然矣，而每爲人所不足者，又有對於威儀，技藝之外也。詩人嘆其所美，正以余同其所謂。

其美又何如。趙嘏題之曰：然而不也。舞則猶未見其美也。名如此，以如是之戲，佻技藝，則不惟有以示法于當而亦可以取重于衆，誠我馬從孫之燭而無私矣。

陸明夫盡道新好爲公賦像，使吾目之所善好爲吾其處，然則目之清麗之機絕巧可與予觀也。射則言中之華，且初天之中奇反于故案乎，而乃力俱足堪足以禦亂多，然則威儀技藝之美又於映，尚可見矣。柳絮美而會之一身宜若可以充然矣，而每爲人所不足者，又有對於威儀，技藝之外也。詩人嘆其所美，正以余同其所謂。

節是嘆息不滿壓風人之體大都意在言外



身不徒俗亦美也。每乃事  
後而舉進之何以制為哉。  
此防道義則此亦刺儻不知  
此之詩蓋曰費人之所以稱  
重于時者以其美譽乃非區  
區以容論也。但公目之儻  
執疑于儻容而獨不足于量  
則彼方且誇之也有其生焉  
則言來其美彼其之尤知  
於公判所察公之事外明  
之則儻容修德弘節舒長  
美不可量矣然外雖可美而  
其中時在則儻儻名聲實  
亦之不疎羣乎公殆不知是  
朱其美矣使其在云字存  
之行則所當前之間世豈聞

推其美矣如美矣奈何此中  
而在則別坐高懸急而計殺  
于公處之間殊與爭公行之  
反色亦不深可惜先  
徐吟去貴謝祗分一曲則古  
其美矣故其之不事公之  
公族其美歸二曲深復復失  
有昔見儻儻德為得學云  
厚碑之末所異乎公族之愛  
也不亦深可龍本不可也則美  
也然而下中化不可也則美  
詞所刺而看如何以用中  
固有所謂其人其間也  
其美之終美其名有美則  
欲且歸夫我不知我之悲  
既之狀則及以為

指縫寒暑轉也但上以事言此則以心言讀者分曉

汾沮如全

此時所刺遂指貴人而言若細民則無以刺為美但不必其為  
公隨等耳○吳兢外面儻容清節上說美無度者言其外之  
修整不可以尺寸度量猶言不可枚舉也如其言容節之間儻  
逸閑雅如英華之可愛如玉謂容節之間縝密溫潤如玉王之  
可寶然雖有貴人之容而殊不似貴人蓋轉其語以為刺也凡  
為公鑑公行公族之官者必遵禮故借以刺之○喬君求曰消  
貴人之容而無貴人之度者稱心勝也○沈無回曰舊說以興  
取義者非也公優士為骨相拔其園葵以卿大夫而與民爭

利雖平為下矣但果其美矣泰來善其意非真有其事故以為  
興耳沮如見卑下之虞一方一曲見壤地無多不宜與民爭也

彼其鄙薄之詞

園有桃李

此詩三章一意以棠李為主興甚依順義說以桃李則嘉而納  
之心要則寓而出之此以出納之意相對而興也大凡國小無  
政則危亡必且至故詩人憂之我歌且謠非但是憂之所寓  
能有情歌謠以隱諷國家撥刺時事之憂故下以子曰二字應  
之若只以心所欲結見之歎謠以自發舒其懷抱人亦安見其  
憂國哉惟善方以為憂而彼反目為宣驕強為得意若曰國何



漢之伐魏可以乘勝而取之矣子伯不來夫是則雖使至  
于如冰解其所以為心哉  
十篇全錄此段或恐隱存微義  
不應於其甚致意者謂之  
中樂新雅來自作生理理重不  
對于心能思之不修于靜也足  
與也故前說思之不能得其味于  
子視若無愛于之心將焉可上  
同歸而共遠于野美其有止  
去非其執次亦諸相低  
爾許起辭然容不仕意  
世間豈不難竟時蓋因世  
從不發其言而行于世  
是後學者皆曰成德事蹟  
以爲行君子進是就  
與處者何往在于誠心  
和也故行事是得去清言

陳仲章詩經序脈

已困作周道者好

吟口律韻此大奇勝志也

詩云有人于此用力伐檀樹  
以爲車而行陸路食力于  
里也今乃河干便見所遇之窮移不問其爲車將何所用與人之所  
用不可得失然其意則自  
以為不恃則不可以待禾不  
獨則不可以得粟以此推之  
有勤其志如他彼君二者並  
在法不當舍其一者也

功勞代輪伐輸報非究

其事即所謂遇時則退矣

是二事皆知之不徒向句

亦非定說方說其志白

竭罪惟荷是以濟未非終

圖非凡俗差割人力旬客想係陽春之樂如此子伯之間如云  
一丘一壑之謂閑是自然適而無累誰是舒徐而不逸者  
只是老圃何必問其爲乘秦植桑耶夫二字雖未遽兩歸體  
而此時此心已不可挽矣與之于子指其妄言非排棄者唐  
人詩云相逢貴道休官去松下曾見一人此詩亦只言行與  
子遷行與子返尚未見空谷之白駒之正而嗟者思去其朝則  
當時閑事可知而魏祚之不長亦可想見

伐檀金

此詩是述君子之志而嘆美之總非實事伐檀借以形容其食  
方面是勵志及食力不迷而甘心窮節又值稼穡籽撒以形容

其二

其不町不食力亦是勵志所謂窮且益堅者也或子不稼不耨  
廢謂不改伐檀之志是以君子為輪輿者流矢且卑以行陸而  
雲之河干便見所遇之窮移不問其爲車將何所用與人之所  
以不用者謂何即稼穡之云亦只疊上一層不是將來與伐檀  
比例如云所遇之窮若此亦其無賴敗其初心者而被之勵志  
猶不然以為寧可稼而不得禾觀而不得數者不稼不耨與不  
得不獵則未與桓文胡取而胡瞻鳥喙而胡宇即是休憩的口  
氣耳其志堅不可奪度以河干齊天下之遇而何過難度以稼  
佩堅終身之操而何操不堅孰他生平勵志如此真能不空食  
者矣伐耦伐輪雖若泛以伐木言膏蒙上伐權說○唐士稚曰







羅米嶺之徒也。夫民饑苦之，民也而動沃如此，見民心之大可哀而政治之不可不慎矣。故聊有言焉，謹此而美其志也。

謂言彼之甚盛則米之盈升，失與彼之千石則氣勢殆大，而無所附比者矣。且是故也，其枝葉遠則其實益繁而不但盈弁已也。然則今日之無國，國者幾矣。後此而能情者希，此願予之基而昌隆之未艾，術之極也。非吾人所深幸耶。蓋以至極極之極，武公始伐晉城之詩人固逆其終矣。

次章補相微

偶得看畫讀國亂民飢窮如有所失其賦而後漢漢其婚姻之禮猶於諸人飯其婦語大增補仲卿詩經解

之詞曰方綢帶以束薪也。而忽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良人之在，此夫以過時而得遂其樂耳。可知已乎。今夕余其將樂此良人何哉。分內之懷似不足，以慰望外之適也。

他僕次章讀其此云知錦結緣心語亦曰方綢帶以束薪也。忽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遯遁之在此夫以過時而得遂其樂耳。事可知已乎。今夕其將來此遯遁何哉。膠漆之情喜出千祈期之外誠有不能以自足矣。

國保宋景文地其先諸婦之詞曰方綢帶以束薪也。忽見三星之在天，今夕不知其何夕也。而忽見遯遁之在此夫以過時而得遂其樂耳。事可知已乎。今夕其將來此遯遁何哉。膠漆之情喜出千祈期之外誠有不能以自足矣。

見銀根深厚不可卒接，盤壘堅冰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椒聊且遠條且二語，極可咀嚼。曲沃晉之遠條也，桓叔謫討以得民，而碩大莫與為比焉。晉其能圖乎？詩為此詞，見晉之強實在遠條而不在本幹也。范睢云：本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君者卑其主。正如此事之旨。

綱鑑全

通篇俱是詩人口氣，體夫婦之意而敘述之也。首言在天次，言在隅，終言在戶，以夜之漸深為序，而意愈無淺深。《紀緒》曰：析薪而散於地，非綢繆之無以成東男、女之合而為婚，蓋亦有綢繆之義焉。但此以偶然，而見為興，不必推到此玩朱傳忽見字便知。今夕何夕，有事財發疑恍然似夢之態。言今夕不是桃花，又不是水泮，而道見此良人故喜，不待持而曰：如此良人何補旗詩所謂東方漸高桑樂何者也。此語當以責會耳。如此邂逅何或疑婚姻不得締連追，然而得自過時，出自望外，亦若有不期而會者。然如此聚者何？有即式飲式食，式歌且舞，未足以罄其衷意。

附攷按心宿之象，三星馬王，故謂之三星。然三星非止心而已，而知此為心者，蒼辰月心宿始見於東方。此時男女既遇，仲春之月，而得成婚，故達見心宿也。

杖杜金

二五



[illegible]



夏月暑熱大我之病處如此  
到齊日而夜而不思矣而切  
生之情尤甚于冬夏焉  
四時之月日俱為春四時之  
夜也夜為冬際冬夏而皆居  
則憂思之切殆與此日者  
而俱承者其意之何君子之  
歸無期或終非吾之所及見  
也豈必大死罪也哉于百歲  
之後問歸于吾居焉雖是契  
淵之友亦將有異心耶  
冬夜事甚多冬之夜月長  
夫我之如此冬夜何月之  
為最長夫我之如此夏月何  
為最長君子言歸無期恐不可  
得而見矣要必可歲之後問  
居于其室焉則生對病于江  
隔而不得以相親無補詩以  
增補仲靈詩解勝

相過終不終于遊藝吾心應  
乎其少尉矣不知君子亦誰  
心焉  
新詩有夏之日乃得蒙之日  
也來之夜乃得蒙之夜也  
不美之其此日也  
夜我為春無是其謂之何  
百歲之後問歸于吾居焉  
在此日也  
來之夜  
來之全書詩此則聽說之說  
亦謂最不可聽者聽人之言  
而卒為其所惑者起于輕信  
生奸者之過耳何也然冬不  
生之地而謂東陽之勝非春所  
生之地而謂東陽之勝非陽之  
勝此理之所無者然於人之  
言以告于君子者正以明其  
已惟獨處則添閨寂寞形影相吊思與同衾共枕者為何人而  
角枕錦衾徒燦爛而無所用之之衾枕惟將旦方見其然故又  
言誰與獨旦古詩長夜滯何時旦即獨旦之意下日夜字緊  
接獨旦來人情獨居憂思則四時皆切而惟夏日冬夜為難遣  
故夏非獨思于日但思因夏日而益求冬非獨思于夜但思隨  
冬夜而俱長總言夜而計之則思亦無冬無夏然自家庭空  
想則頃刻為長轉旅旅則百歲為短故斷之百歲之後者言  
生或終難相見死則家室相從蓋深望其歸而惟恐不及見之  
故為是不得已之詞如此張禹軒知死之無日則斷之以百  
歲之後其說左○小序云刺晉獻公也詩故云獻公伐驪戎賦  
國風三卷  
二九

耿耿寤寐魏代東山華落氏城夏陽伐虢號魏虜代臣以至  
敗狄于采桑二十二年之間凡十一戰其喪亡戎陣者亦多矣  
玩詩詞益思存而非悼亡者也

采桑全

此詩總是刺其聽說未嘗教以正說首只將比意提起而下即  
承比意說來君謂聽言自是當察註察則說言自不敢進而惜  
子斯人之不食旃也來生于隕首陽之類未必有采言根於理  
聽人之言未必有理今說言之以無為有與此何異君子欲信  
說將遂來采于晉陽之類乎蒼人之為言本是說說言而特借  
采桑渾言之苟亦無信只這論人言不足信玩註未可字何等



不能不聖之於也  
車載車道去後後為味載空  
之始使使封分車馬既會  
之君臣人解車馬之味美之  
告君欲飲之之味美之  
也其保衛之成率有可美者  
車則備王公之制夫則空  
增補作書詩經解

秦風  
先正謂秦之繼風作於秦仲之世固未可據然其族子詩咏者  
有尊君親上之義有將事赴功之勇殊不可以貌取目之故乎  
札聽其樂曰是謂能直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夫  
國風三秦  
三十

天閨之選矣未見而寺人傳  
信而之役矣凡此時普樂而  
有者諸君夫以國家功德而  
化德感傷如此正君臣齊慶  
之時也何不及時以為樂乎  
臣既則有德矣強則方其  
意也後寺人之令而既  
子則與之坐坐鼓琴以解  
樂之情若及今不樂則  
省其主客何待而為樂哉  
有者諸君政則有樂矣然  
亦極矣哉也以此君子則興  
之並坐鼓琴以行合  
有者諸君奏明遊若  
生我何惜如朝露去日苦多原自無所嫌忌老老與之何必不  
活君言且並坐鼓琴簡初相親之俗遊著其憂身忘世感慨

鼓舞以樂悅一時之衆和  
故五生鼓樂並坐句容庭  
舞民間言取今者不親遊  
者其亡之則有樂於戰舞  
亦都廢鼓射除志  
駟職字源此衆公行獵御人  
射禮談美之曰吾君今愛游  
侯之射而奉大蒐之典射者  
而不見其可美耶按四馬皆  
增補仲雪詩經脉

駟職全  
通章主田獵言自言往狩時車馬之盛侍御之充次言行狩時  
金穀之預射御之精三言畢狩時休息之節綜理之周密皆無  
而今有者也俱要得創製誇美意  
駟職孔平章○曰駟職孔身則駢其色又齊其方矣而六磨  
國風三卷  
三一

其力失見馬之有餘矣六書  
純而御馬有法失斯時也便  
群從愛之臣知率而從公于  
曰獵之樂鳥獲衛伶一時之  
佳現而人心之快知何如耶  
未時韋諶及方狩之時虞人  
奉此及時之獻以待其來射  
而此獻蓋碩獸之產之威矣  
公子吳解射禁使在其車以  
射執之左而射者舍矢即無  
不獲鳥獲非獸之多而射御  
之事乎命左即左而不計過  
之善也命右不左馳而射之  
強中射之善也凡此策射之  
保技藝之美得于劍見新能  
無快心耶  
楚子韋諶田事已畢又進于  
只重翼獸之儀上



之實人信此詩。謂我君子以君父之仇。搆從役之數。其軍容之盛。豈可無言乎。但見夜車之事。小者于元戎之制。車之收散。既難者有於後。使其制而弗逆。則其便乎攻擊也。較大車而後之。初駢逐元不制大車之銜衝鋒馬者。有駟隊從前。以上兩衛夫渠之管陸也。用皮革五層夾于其革陸銀鑲美。腰身夾于其革。固無出入之患。防決其根不容無以防之也。則為之滑滑以御其外。出馬之骨驢以取其內。八處斯可控制。不遠將安施于軌道之徒。紛操縱出入不煩習于馳驅之範矣。子。戰馬類當于斯。明矣。

漢書卷九十四上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三三

故其軫淺取其便于旋臂也。軾以木為之。長一丈四尺。淺前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鈞之橫轡于軾下。以引兩服之。刺引車之力。此為最要。其曲度分作五分。每分以皮束之使之堅固。其文畫森然可觀。而挾則言其形耳。游環以皮為之。當兩服背以上。其游移無定處。故謂之游環。引兩駮之外亦貫于皮圈中。執之則駮雖欲外出而不可得矣。服馬四轡亦貫于環之中。而但言駮者。以駮尤難制也。有驅以皮二條繫轡之兩端。復繫軾之兩端。當兩駮而服之間。以其當服馬脅之外。而駮駮馬故謂之脇駮。則駮雖入內而不可得矣。夫有皮在外。服亦不得外出。而但言驅者。以其制重于驅駮。



駝馬欲外出則利於游獵  
 款內八則制於騎獵之內  
 豈不須以手執槍惟獨孫  
 之繼也通字乃上國方何  
 為期言此他一日未旋何  
 此驃一曰未旋也末句以  
 君子未歸除將以除害  
 此蓋見情上不能忘之如  
 愛知主非徒軍容之威也  
 但此也復幾知孔群馬所  
 石城矣然手執槍和神而  
 事失矣代之其庸則文亦  
 帳則弓室氣威矣雖則馬  
 胸有彩色如驃則弓堪有  
 矣雖則弓仲言止矣以外  
 器城故後而後在君子何  
 子赴擊我也古言君子  
 增補仲書對經麻  
 數典而居之不寧馬其  
 德性時生而不服麻其  
 此典人承其德性有辱而  
 無問其然其德性有辱而  
 如之何而不思耶夫公義  
 為尤以私情為後非婦人亦  
 知勇于赴敵而無所怨如此  
 小我其知某事惟夫素強而  
 周東也  
 斯斯所履二句一氣說言  
 其乃人安開鼓勇而後舉  
 之義自內及外無一非開  
 之者此章固思而想像人  
 人若曰以賢故思之謀使  
 不賢進不思之耶遂一之  
 婦婦何  
 其賢者盡其德性其人而  
 不賢者盡其德性人有可  
 至以多而亂耳君父之仇一日未復則王師亦一日未旋方何  
 為期言正未有歸期也  
 附放黃吏錄曰盾者今通箭牌也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  
 衛故合載之非止防其破毀也  
 使知孔群章○三章首難說使駢而下惟驃馬屬馬餘皆以車  
 上之器械言以薄金為甲而又諧和中節故曰孔群答矛利擊  
 刺也此主敵人蒙伐傷矢后也此主自衛而鑿之以白金蓋  
 以稜羽皆尚文采以為軍容之飾耳橐弓有鞬而虎皮為之亦  
 以示威馬腹有帶而銀金飾之亦以觀美交弓于鞬而置必以  
 二以預其備以竹為閉而銀為之約以正其體載鞍載輿只是  
 三章  
 不安于寢而輿倒轉便不是厭○玉專就處夫婦上說言其平  
 日之氣度安閑而聲名之聞于人也亦自由中及外秩然無  
 一非間之言此本因思而想像其人即前如王之意若曰以賢  
 故思之失其旨矣  
 附攷攷矛刃布三角者刃在上為末其下端平底處為本謂  
 之鐔則鑲金以飾之盾大者謂之楯中者謂之伐中故不  
 畫龍而畫為羽蒙伐有旌畫以稜羽之盾宛然有文也  
 無設全  
 全詩反覆咏嘆無非想像其人在而因形容行見之難也無  
 聲白露只點一時景色蕭條以見此時秋水方盛以起下在水



一、方意。非感物傷世。謂一方猶云天各一方。發達想其人所  
居。然有遺世。獨令人可望不可親者。提之在而無在也。其  
曰伊人。若有人。并不得而指其人者。然姓名不落人間。伊人  
始結而為。此秋水時生。百川灌河之時也。于其有  
可至之理。望即在目前。就之。又若隔遠。若彷彿。若戚。若  
託言。不可得親。然字最可玩味。道阻且長。俱在波濤之洶  
湧上看。曰且。讀者水勢高注而難上。曰且古者水勢澎湃而難  
值。所謂遠莫致之者也。  
附改此詩所指。不知何許人。然觀其所叙景物。皆滿離處  
則其人必高出于塵囂。而非流俗之人所同者。秦無好賢礼  
士之風。要得有此意。而周禮義之遠。尚在伊洛之間。或有異  
人者出。而秦世仰之以為不可及者乎。○子貢傳。君子隱於  
川上。國人慕之。賦黃鵠。  
終南全  
此詩誇美其君。取義像之義。與意。終南之上。有條。又有梅。而  
君子之來。服感。亦感。君子至止。見始。往新。都。雄。視。四。海。睥。  
睨。八。荒。氣。壯。非。僅。一。游。觀。覽。勝。而。已。下。遂。繫。以。寒。服。接。之。而  
表。其。君。之。稱。也。以。錦。衣。而。加。于。狐。裘。之。上。以。散。之。狀。而。備。於。裳。  
之。上。意。俱。事。說。顯。如。履。舟。體。之。移。也。佩。玉。將。一。服。之。改。也。非。漫  
向。之。微。衣。美。矣。亦。帶。璆。珞。者。矣。其。為。也。有。始。見。終。新。之。意。焉。

已。然。說。者。考。不。忘。雅。視。其。壽。只。願。其。君。父。居。君。位。而。佩。服。之。美。  
得。以。常。服。焉。將。然。說。以。地。有。名。山。山。多。材。木。亦。見。雍。州。之。為。上。  
肥。與。匪。平。王。無。之。而。以。封。秦。秦。固。知。秦。與。周。必。不。振。  
附。改。此。同。地。沒。于。戎。終。南。周。名。山。望。見。之。秦。太。天。願。其。君。老。  
有。茲。地。焉。君。求。曰。終。南。之。山。秦。所。物。列。於。諸。侯。而。表。為。國。鎮。  
者。二字。於。詩。中。有。關。係。  
黃。鳥。全  
通。詩。以。殲。殲。人。為。主。以。兄。弟。少。長。為。序。提。提。提。提。以。致。痛。惜。  
之意。也。黃。鳥。之。美。人。所。愛。惜。乃。止。于。荆。棘。之。上。又。秦。  
亦。人。所。常。采。楚。亦。人。所。常。刈。皆。見。止。非。其。所以。與。三。良。之。死。非。  
其。所。云。誰。從。子。極。重。暗。影。原。公。從。亂。命。迫。之。境。中。實。有。身。從。  
者。觀。情。一。語。可。見。呼。天。六。有。不。敢。負。其。君。之。意。百。夫。之。特。  
謂。其。特。於。百。夫。防。與。樂。皆。訓。為。當。者。言。只。一。人。可。以。為。百。  
人。非。謂。其。武。勇。之。能。捍。禦。也。惟。為。百。夫。之。特。故。人。願。百。其。身。以。  
之。故。固。以。一。而。當。百。此。破。以。百。而。易。一。也。使。三。良。果。欲。以。身。  
為。於。則。詩。當。言。代。不。當。言。賁。賁。字。然。有。迫。於。君。命。者。然。故。  
三。良。之。從。死。非。其。本。心。特。出。於。無。可。奈何。耳。如。可。賁。今。正。痛。恨。  
其。必。不。可。賁。也。若。曰。亂。命。可。以。無。從。三。良。可。以。人。代。使。失。詩。人。  
厚。厚。之。奇。  
附。改。應。勵。云。秦。穆。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



欲居子矣亦宜以心而修心  
夫如之何如之何忘我之身  
乎使忘我不復付於違者焉  
之文也

山有二峰峻拔山則有范樓  
美陳則有六歌矣況我未見  
君子則憂愁之其謂上而廣  
與矣夫我之思君子如缺憾  
君而忘我之何不念忘我之  
臣而忘君之無期乃忘我之  
乃忘此乎 水車請相報

補新書第八思君子以克己  
漢大德君子在政忘其私  
缺忘私不忘君念中有對  
望意乃不忘君于愛君子  
如何忘我之矣不必說君  
賓賢相忘亦不必以多字  
為時之久

此詩以飲上屬樂如醉字為骨有一步深一步意取興展風以  
其持來之疾見物猶有所歸而吾反無所託也憂心飲之但憂

而不忘耳然過可樂則猶可解靡樂則憂心之甚有柳惔無聊  
不能為情者矣然但止於不與耳若如醉則又昏迷憤亂愛心  
其益甚矣如何如何是直說不是起詞從言我不忘君去君子  
如何而忘我之多此其所以可愛也只久而不返使謂忘之而  
日積一日便以為多然君子未必忘之特以婦人多憂多疑故  
及此且其言似怨似訴含蓄意思無形初不言其所以忘  
之故也○有說以先食後當為言與謂情義不宜頓忘者俱傷  
溫厚之音即如展禽之歎亦出于秦越等自是秦風不必累有  
先棄之事朱傳云不在亦不必深求○孔氏曰木皮青曰駁逆  
望以駁馬故謂之駁○王由甫曰駁之言六極所見而言

補新古強悍中有慷慨意  
觀中有佔義氣蓋魯秦之  
望而希聞之道也  
賈陽車馬重耳出亡在外  
公居而餉之賈康公為太子  
晉有詩經賦

送之甚苦而作此詩言我輩  
氏在外十九年今始復國有  
之宗雖有杜如泰之後會元  
期情不悲別而述之謂陽陽  
何以贈之乎我勇入潮陽之  
後坐李馬所宜有九州瑞之  
以東諸乘黃馬勝以東野馬  
之情已矣壯然起而舞之  
節一而盡猶我勇也兄弟凡  
八人而得此以兩位發願發  
者之得以復國而免者不可  
以復見我輩諸氏愆一我思  
實切如何以贈之乎我勇入  
潮陽之後何王祖所宜有之  
則贈之以快玉環瑞馬而賀  
勇之情勝于此而少長之美  
夫世子於舅送之狀不其情

渭陽金  
詩本意。按此詩一則是自從主之義一則見有相愛之勇  
辭以送為善辭乃送中事。上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兼贈之

是遠之以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也又公在外十九年而今復國凡第九人而彼輩獨全時康公送之一片甥舅至情殷然自不容已故謂陽不以爲遠及念母之不見而懷出者有連日死者無生之年悠上之思有無限感慨又非徒爲一時戲之情而已其贈以車馬玉佩者高舅氏此行將爲諸侯而此諸侯之服御故也大抵此詩是因送而叙其送行光景灑灑落落而委婉之思宜全書不露彼謂送之遠贈之厚與謝思母之情從隱言外如云驕駒嘶矣而徒憐子方寸者無意但別離之是念耶非先筆安得有此種種語



權與全

此詩與饑餓之秋相似無餘不飽亦即也無事食無思之意但原詩人之心實亦為饑渴特借飲食一事以徵其禮意衰平非謂飲食不繼其始也註引穉生為證者以此通章以今也二字為常詩意全於此處看精神乃無餘猶可而不能甚其刻之意以熟而深矣通衡自權始道更自喪始故借三字以代始字只還他權與便了不得分級按春秋棄權義尚首功之國其始之待賢也陽得暮亦其愁悅賢者也則其終之不繼宜

風三處

四十一

1990-1991

美於則權輿之詩其遂索坑儒之漸與  
附攷薛方山曰夏屋猶孟子授之以室意或引為威嚴羞之  
具如頌所謂大房非也○楊子雲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  
之懽懽○孔氏曰公食大夫札宰夫蒸黍稷六簋其惟四簋  
則燕食耳非禮食也

陳風

譜曰陳勝之振武王以元女大姬妻陳胡公大姬無子好巫覡  
折騰鬼神歌舞之樂國人化之伍世至幽公大夫荒淫所為無  
度國人傷而刺之亦風始作徐儆曰陳在開封府陳州  
然謂大姬好巫覡歌舞之事民俗化之豈鄭譜因詩而附會耶

大姬襲武王之衣親被大妣之化必不如此意者春秋時陳胡公徙莒上故居高巫而漸其俗非由大姬與

完丘全

此時首飲其觴常盛而刺甚下因其時所事而刺其于  
萬也其無節度即便舞像德是一意味洵有情分而無言不語  
意這容不迫與重刺之者不同言彼非不有情思可樂也特情  
美無感儘可望正樂有感必有容舞必應鼓而舞之人則按之  
亦久矣頃聞洋相閣不更和寒感暑時也此時不意則他時可  
知○古者春秋教以禮樂今夏是教以詩書今冬其值甚弱則  
又常舞而無度矣此商書所謂悞舞也文舞以翟今以翟則素

自風三寒

19

100

而樂文明正軌也如易云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又云樽酒簞食用缶然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第令擊甕

已非所宜而况辭

南人歌舞已罷一處既曰報旦于差又曰報旦于遊衣會又曰  
一時男悅女而喜其色氣女悅男而適以提極其當游勢所必  
至者且以大夫氏之女猶為之其何貴於小民也徐儼弦曰  
丘遊蕩之極也東門之檢漢歌之漏也陳詩多言東門豈此故











邊陂全

詩柄雖云男女相悅而相念亦疑女有新思之詞如涕泗漣漣  
輾轉伏枕宛是婦人的光景物與地相稱事與願相違以而  
字相呼與下無字反應為四音思美人而不詳見則憂傷之心  
將如之何涕泗正容其傷感霜朱註似言霜寒傷而莫可奈何  
又深一步說荷之未開曰蕊猶已發曰芙蓉每章末句意雖不  
同總是言其相念之狀○徐玄扈曰月出男思女也涕淚女思  
男也

附致魯申公曰。澤陂洩治諫而死。君子傷之。

因用三卷

四六

檢風

痛高昌矣夫有一人則休戚  
 之萌大丘侯密其於莊美于  
 此而不洩見則甚思之也嗚  
 不深且於是以致落窮無為  
 而但執時於枯槁而不肯于  
 庸也何美人之章予懷之  
 夫以相悅之人而思念之深  
 已非性情之正而况思之過  
 于傷矣此陳風之所以哀也  
 猶猶風大志葉葉君不能自

檜風  
古高辛氏火正。是曰祝融。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檜人。按世本。檜人即檜之祖。周武王時。封祝融之後。於齊洛河朔之間。是為檜子。故爾小國。其上世無可紀。述至夷厲時。檜公不務政事。惟好潔其衣服。大夫去。於是檜之衰風始作。

萬來全

義宋書謝靈運詩人憂之衣裘不以視朝而服之以適逢失袂裘不以朝天子而服之以視朝矣

通篇以詩柄臺字作主各章末句宜宜亮也人君勵精而治則  
所志不在服飾間今捨君惟知好潔其衣服而竟不能自強  
敗事去衆不以視朝而以私居猴裘不以朝君而以視朝其弊

俗語云家之興旺衰亡以財  
 之虧盈爲準其說極精以財  
 我爭然而不顧其財之由  
 勞心爲之也故古語云  
 富貴來由苦節孝又理直氣和  
 孝非不孝然而福澤日晷  
 之則有暇而不嫌然而光明  
 矣豈不願思哉思之深而  
 中心之慊慊如國何如家何  
 弟之忍辱夫以槍之小國於  
 又無政事於此則其危亡日  
 遼矣轉人安已于此求矣  
 奉祀前輩胡家傳不飲終主  
 軍之義而諫人愾之言父母  
 之喪再拜而六誨如有未盡

臣其遺遊樂如此則勢將口傾危詩人安得不避諷諭  
同切一思之也曰憂傷悲之也曰中心是悼則知其不可復修  
也要知權君只是修飾像容不是他連制煞只說如膏眉脂而  
遂以中心是悼修之竟不則說所以然的緣故乃恐一然靈霍  
塵堂之應已隱然在不言之中○唐究初曰玉裘二句俱是好  
潔衣服而道遺游樂意在其中此就見他不能自強于改治了  
或以末句方說出非也憂思傷悼皆根上文意說不可脫開

發黃亮芳下

四言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

是也。

即此爲長者

[illegible]

服而言素冠。標有意味。同歸。非與之同服。素衣謂求其常。得  
 求其合。與同歸于天理民彝之中。已不復泥在喪禮上。視彼進  
 絕不棄尺寸。故又曰如一。  
 附攷。喪禮期而小祥。練冠練服。再期而大祥。自喪至此。不計  
 閏。二十五月而禫。○黃氏佐曰。祥祭名。去凶從吉之義。禫之  
 言。澹。平安意也。  
 其喪全











胡不辭其為詩也... 此詩前二章... 下泉首三章... 此詩前二章... 下泉首三章... 此詩前二章... 下泉首三章...

按公劉傳後... 七月金... 此詩前章... 七月金... 此詩前章... 七月金... 此詩前章... 七月金...



初秋而後... 衣裳既成... 置一簋... 以納禾稌... 日又舉酒... 無一人不... 其家慶之... 急民以奉... 天婦之有... 增補仲夏詩經

下樂業... 七月流火... 冬而禦寒... 見他衣食... 索食... 退而將寒... 且踵至無... 困踣四陽... 謂公私之... 亦特小民... 增補仲夏詩經

願卿初曰... 以日言月... 附政按先... 百四十餘... 月則日在... 大益據周... 名感張寒... 孔氏既云... 七月流火... 叙者不同... 增補仲夏詩經

增補仲夏詩經... 時事其... 則憐故春... 華語總見... 然而得悲... 公于聖學... 公于聖學... 附政按... 而賜鳴



相之是意也  
補註四節詳為之重自  
四月就祀蓋陽壯陰伏自  
是則一陽四陰以至壯陰  
而大寒至矣路經而私陰  
故其貴促小而縮大故  
故其大德武功彌繼前月  
于終之功也有說焉武于  
復繼王之法城有之然此  
處室在得足以安寒不重  
在華武  
五月當請飫卻人華寒之用  
不時一木樹之俗已也彼  
供以時而推遷是足以時而  
變化故斯時為蟄蟄一物  
也然時于五月則為斯蟄  
蟄而動展以陽陽為六月  
為五蟄振明而飛以趨陽  
增補仲夏時經麻  
而是七月則寒尚未至備安  
於在野之常也由庚而八月  
則寒將至而在於人之宇  
下也即是而九則寒至而  
寒者由宇而在戶為謂天  
十月則為蟄蟄入於床下  
鳥天觀蟄之依人則知寒  
之將至矣故於蟄之際陰生  
風若則寒之候能備常格  
則重其厚而去其寒其之  
之向以禦大風寒之虞為正  
在南之戶以禦大風寒之虞  
斯則禦寒之道蓋大矣者詩  
其婦子曰將將敗矣天既寒  
而事亦已可以入此室度食  
滌以至成矣外人於禦寒  
一策保持而養備又時而修  
顯又時以治其室室則於禦  
矣於農之重蟄初蒙蟄言不  
有只重于蟄并獲蟄初故又  
以研為獻此特出卻民無已  
之愛不必拘禦寒而謂研為  
皮也且研皮可服豈必終今  
子之用只說為長夫小民衡  
胃陰得狐貉之用而念之不  
忘公上非忠愛之至而何唐  
士雅曰因天時之變而物化  
隨之故朱註只言陰之漸進  
而不言其漸所重不在物也  
與下章睹蟲蟲之變化者不  
同徐玄  
扈曰私豨獻狐周禮所謂小  
禽私之大禽公之是也  
五月斯蠶○此章言衣褐雖  
俗而非入室終無以禦寒故  
又感物變而早為之計斯蠶  
是所慮於雖是洛緯蟄蟄是  
望有是三物言物生互相變  
化六不可知但有存身至牀  
下定是蟄蟄不  
得承上言夫以昆蟲尤不堪  
寒而况於人乎際候生寒而  
虎文  
生陳故塞向以當嚴寒之風  
防寒之外八墻戶以禦寒烈  
之氣防寒之內出亦長者命  
家裘為之歲改于十一月之  
時今十  
月則歲將改故註曰歲將改  
矣自田而來也故曰入此室  
處掩  
之寒我三句見老者之愛養  
補衣褐雖俗而又治室以禦  
之方  
見註中終首章禦寒之意  
附攷書經征有虎數其急棄  
三正蔡氏以為子丑寅之建  
唐  
虞以前當已有之今按何以  
卒歲在二之月下則夏正之  
歲  
也曰為改歲在十月之下則  
非夏正之歲者也蓋以建寅  
數  
之者時王之正朔也以一之  
日數者邠人之紀候也當時  
民



屋而治之君有不容一日緩者正以未來將後始猶可輕而不暇也此故也嘗內教之終即齊禘祭之始不待智者而不厭休焉如知  
三日東陽門外為食不准進已之事則尤忌子居之至飲飲所以節嗜欲之度不可不慎也故當二國之日酒除淫樂而取之則相與樂水于山而飲之不致醉陽之日風未解凍冰可藏也不致相與飲于皮肉相擊之不致傷所以能多蓄以資耕雷四月之旱朔無及也以祭司馬之抽而飲之志以為聚理陽明之期也惟相戒水何以繼此亦祀禮所重耳

增補仲雲詩經陳

所以通上下之情不可不舉也至于九月寒露而霜降承以成冬一月即加試以掃場地畝畢其功所以然者蓋言民十月之德乃祭酒已九乃耕行三乃一物海神賦此謂酒投是羔羊賂皮公堂之上神彼既醜酌大青酒千以把屠之乃為合民永食之主使非此輩常以二何以舉此禮乎此又知人恆亡元己之愛而非徒求愛之畢賦已失其所以為全之新新首丁亥分二是相初載水而備祭之事下是烟戒淋瀝而行香豆之禮見喪喪其君之生也若酒

水之祭也後段重言穀穀雖遠車場功者為此祝壽之然也提見忠愛其君子意不必以祭祀燕享分柱冲只相率鑿水勿忙之意據周礼十二月斯冰即以月納之今云二之日鑿冰三日納冰洵會其意朱註冰猶可藏積字甚活非必俟正月藏之也四之日陽已大壯故開冰以節宣其氣此人君燮理陰陽之大端也不盡廢舊廟上九月霜降此語非塵下益應霜遍野則萬寶告成場面可舞故相戒宴車場功趨速字即契本文斯鑿二字若不察少緩旦夕者然朋酒與羔羊俱作草上看朋酒泛說不必云特祭神餘之酒夫歲時伏臘民豈不能草草炮炙白酒自勞而必登堂舉酒以祝君壽且礼朴情真宛

五九

然如家人父子非三代盛時安得此風俗雖不言先公之功恤民隱者若何而民風至此正為表裏載德以有今日其愧上戒王意已可想見意外

附按周禮凌人掌冰秋刷冰室冬薦冰春啟冰是頒冰○左傳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典人納之隸人藏之其取之也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于是乎取之其出之也祿位富家表祭于是乎用之甚藏之也黑牡秬黍以祭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蓋陰非水無以輔其袞陽非水無以飾其威也

鵲鴛金

通詩俱托為鳥言乃是暗比正意就說詩著補出全重王室上



[illegible]



如此。此處蓋有不是處。非若相與羸之貌。亦施于字矣。伊尹之貌。亦在于宜矣。伊人出入類詞。則結細當之美矣。安得地處。足以爲美。美實行之。武山燭耀其明矣。宜羸羸廢至于如此。亦可畏也。照應宜羸羸者。各之故。居在鳥羸羸可畏。亦可懷思而已。安得隱而忘情耶。

猶新有此節。宜羸羸是。於是想像畫之。非實地現諸遠句。似言所在。以昭輝有行。不言之。所以其強之穿戶入室。無定在也。雖係以留燈而垂飛之妙。可行於家。玩乎室之外。皆通不可畏也。予亦不敢長耳。不必

轉相便。亦可懷也。謂故宮之法。必不容舍之意。有說妻子在斯間下意。亦可東山三章。誘我相東山。橋上不得在外。可謂久矣。我來自東雲。兩峰遙望。可謂勝矣。夫其謀之兩峰。則穴巖流知。而欲以陰而出于土。乃難矣。而鳴于土。火燒屋宇。室亦焚燬。而不知而食。其之聲作也。已如睡而食。而後言室于。以待我之歸所。我征事至此。已慰使之望矣。果時也。或見疑跡來去。係于懸帳帳之懷。曾思不見子之吟。已三年矣。今得見之。何其幸矣。夫山回處。誘我相東山。橋上

東山之章。○此章首四句。述往來之勞。下及寢慮之想也。因句全章重言。只是感念之深。然徵長題。只你該看。但認下大之意。為主。票羸羸句。向清。莫不通料。想之詞。而雅有云。此五物者。家無人則集。所以令人感恩也。薄故。謂展字傾顏。則蛇足耳。亦可畏之句。宜羸羸。亦只開一說。謂想像閒甚。時之快。康然在目。亦可畏也。然宜羸羸廢。善之故。廢在鳥羸羸可畏。亦可懷思而已。安得隱然而忘情耶。鄭潛谷曰。西歸可畏長矣。而宜羸羸在念。蓋且悲且喜之詞。按本文亦可畏也。坊間多刻作不可畏也。此傳寫之誤也。諸家既註。輒把集傳。然豈可畏而不歸句。貼本作本文不可畏之說。此腐儒沿習而不察。豈亦未親大全正本。

附攷按野史。伊威多在溪邊。常着鼠尾。故名鼠尾。婦者誤也。○鹿惟善驚。廢舍無人。故任其遊處。余正甫曰。宵行。自是夜光之虫。夜行于地。燭耀言其无耳。非螢也。東山之章。○此章首四句。叙往來之勞。下及夫婦感慰之情也。章首只重婦嘆字。宜我征事至二句。見居者方思行者之勞。而行者遂憫居者之望。元華宛然。軍士自感于艱難。而諒婦當此時。亦嘆于宜羸羸。水上牽兩來註。亦惡字奇味。白樂天詩云。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憶悅着遠行人。此即婦嘆字宜之音。縱都是軍士在途中想像出來。見物理人情。必至于此。原非實事。酒掃客



而然則雖有破斧缺斨之勞  
破斧缺斨亦不足謂勤矣  
而有缺斨也既破我斧又缺  
我斨焉然豈出于自利於義  
以流言數語而四國之人必  
正指惡而邪辭私聞公聽而  
征之蓋將使人心虛其邪以  
化于求仁之國之是說耳夫  
周公求仁之心如此斯是其  
明正大無非欲人之入于善  
也豈果使人所亦善美哉  
詩之變又何辭哉  
破斧未竟猶又不知缺斨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然豈  
出于自私私益以流言數語  
而四國之人必正指惡而邪  
辭私聞公聽而征之蓋將使  
人心虛其邪以化于求仁之  
國之是說耳夫周公求仁之  
心如此斯是其明正大無非  
欲人之入于善也豈果使人  
所亦善美哉詩之變又何辭  
哉

故曰休雖有破斧缺斨之勞而義固有不可得辭矣○徐微弦  
謂周周公東征之心如此則  
是至誠惻隱無非欲人之轉  
而向美也其責我人斯亦甚  
矣夫失損輔之榮又何辭哉  
吁周公以義而致人于虎臣  
士亦能以義而自忘其苦此  
所謂聖人之歸歟  
按何氏意據周公春秋之時  
衆人喜得其故作此詩者  
司聖人若民望之以輔傳焉  
方其未見也有足慰而其既  
見也澤足爲分國平海一見  
矣孰知其始者飲見也雖不  
後我躬必實千金匪分則不  
能克之美聖君必實千金雖  
婦則不稱娶之美然則我則  
公向也東朝相府而東土強

師之心見勞不容辭也此詩謂之吞其鋒須把前章來讀破斧  
二句正應情不勝上年之久意破斧缺斨不過再聚點一勞  
字不待泥說武王扶上監以叛四國人心成懷反側不正甚矣  
周公東征討罪人而諫之正欲使其知去順效逆若王法所不  
赦所以銷其觀觀之心使之莫不一于正而後已也夫冀哀於  
人心之不正在冀哀於四國人心之不正如公直欲盡區而正  
之此便見其心不為一身一家之計而真如天覆地載之心此  
便是哀我人之大謂之哀者言下必陷四國于不正而仁之也  
四國我人俱指天下言○是說若四國惡化爲善邪化爲正則  
豈不累於私故曰嘉是遺考茲其候而今其韞則無不蒙其惠

附攷或以周公東征宜不血刃故以斧斨爲折新之具特錄  
為炊具者非也武庚之亂扶上監連食餘盈之屬幾半天  
下蓋與漢七國之變無異周公居東二年始平之故破斧缺  
斨與東山之奔矢皆實錄說詩正不可失之固也

伐柯全

此詩慶弁之意居多周公未居東猶伐柯之無斧取妻之無媒  
而見之難周公既居東猶伐柯之有斧取妻之有媒而見之



公曰則將不復來使吾人之  
之真名轉而為隱也則王  
之上不可以公而吾人之  
惜其可以重傷耶  
恨與章錡周公雖遠訪訪而  
廢之不見其常故詩人美之  
曰依之不逮其類其則退而  
路其尾進退不待自如物則  
有形體之累矣而我公則無  
有所累乎其勤勞王上精忠  
懋著洵大矣也公則進而  
居而自斂于不美之心必  
友之衡常履之所易失者公  
則心無愧怍外無周憤而引  
于太師之步履若凡  
重臣雖當危疑震懼之秋猶  
夫從容廟廊之自如蓋道  
德風道大而不失其常也  
增補仲雪詩經脉  
復憂事雖自諱其大矣而不  
居則情疑之際亦合名之  
易則者乃公忠愛之心昭于  
日月自信于已亦可共信于  
天下見其德者所著始修如  
一塵然無礙旋之可濕也程  
子曰周公之蔽已也變  
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傷  
聖無所處之哀所以不失其  
聖而猶言不瑕也

德言不瑕○與言累於形者進退皆順周于德者無往不宜  
藝公遭流言之變內不能白其衷外不能求其跡清疑乃謗進  
退兩難言有跋前疐後光景凡入慶利害之變懼者或至于喪  
屨喜者或至于折屨而公則自反無愧其周旋何嘗失度故亦  
駟凡然彼誠自信其心而人亦共信其心即其聲譽亦自無  
改於平日故曰德音不瑕詩人不欲使諛邪之口得加乎公故  
以孫碩膚來替出疑謗話頭若公自不敢以無可護自廢而孫  
之不居者然是純潔無瑕無一可議者乃是公之大美不指勤  
勞王室言○瞿星卿曰不曰遭疑謗而曰遜碩膚就如春秋魯  
昭公出奔分明為季氏所逐而書曰公遜于齊如其自出去爾

國風三卷  
六十七

作文只就讓大笑發揮○顧仲恭曰公遜碩膚諱詞也說者概  
云三監之叛非三監之為乃公自孫其大笑耳如此則早已說  
明何諱之有  
○鄭臣虎曰文王因於美里而演易自如孔子厄於陳蔡而弦  
歌不絕其心一也是故四國流言人以為周公懼風雷變驚人  
以為公喜而周公之所以為周公無異焉吁此其所以為聖人

國風三卷終



陽陽卿臣虎補仲雪魏先生詩經講義小雅卷之四

古吳 臣虎補仲雪 魏先生詩經講義小雅卷之四

陽陽卿臣虎補仲雪

小雅

詩大序曰雅者正也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  
有大雅焉蓋謂平章慶親睦九族事非隆重故曰小雅皆聖  
人之跡故曰正其後簡公制作時所定而各以其聲附焉故  
以為變古然亦首松而皆味召伯之舊謝鴻儒雲漢味宣王  
之中興而一入小雅一入大雅豈以其體有辨耶則其故難  
言之矣

虎鳴金

陽陽卿臣虎補仲雪

小雅

通篇總章以通上下之情而求忠告之益然首獨明言示我  
周行後但曰式微以故曰燕樂其心而乞言之意隱然於外  
不敢必也亦見詩人萬求之旨

虎鳴金章○燕樂章虎在野以情達而聲和聲存燕以情通而  
言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  
樂提之則皆禮意也必望發黃只演以成文耳酬以勸酒情以  
動能皆有所歸在德為君臣之分太嚴而借飲以通之不重  
自道其禮意之厚上得道我之好賢而情婉形迹不足以拘之  
唐平志意展舒而言語得盡亦我以周行要見情通而首言  
意非說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嘉

亦無求于人有賢者舉之在詩此後因德堂上之樂教  
而歌有聲有韻蓋堂下之樂主于聽中有聲無詞

虎鳴中章○德音三句大約言嘉賓之類如此非謂其先有所  
教示也玩註示我者深原是雅高一層語德音即其德之傳播  
於人者所謂聲大宏也周時民風豈有悅薄視民不悅只化  
導之使本厚者不流於薄也若反薄還淳使非周家氣象視只  
表示之義謂其德足使民如此不託民已化言君子則微言即  
此便是人君之標準我尚望嘉賓以大道之示乃今示我者已  
不待言語問耳但嘉賓雖隨處教而吾人與之傲游樽俎間  
或更有忠言之教沃也

陽陽卿臣虎補仲雪

小雅

虎鳴末章○此章以燕樂嘉賓之心作主言欲堅其好而豈可  
徒以形迹靡之琴瑟止以備觴正是燕飲中事鼓瑟鼓琴雖是  
疊語亦見其意不一而足照湛字可見教示無已不是時教  
之只是疊語無餘之意人未有心之不樂而言能盡者樂而且  
湛乃正欲以深入其心故耳末世尊卑漸絕而君臣之誼驟即  
有開陳惟恐章奏以達意感乎樂之習成而忠讓之日替也  
○玩視民不悅可見通章重一民字周行之求無非為此

四牡金  
此王者代使臣之詞只重私情不重公義上王事靡盬只將來  
做固話話頭見今日總為王事之故懷歸雖切而不得內顧







明白可玩  
常棣章○首章以華之同發者為至誠與人之同氣者為至親  
蓋華田中榮亦是一體而生故以不異二字相呼而為兄弟之  
與凡今之人統眼前泛說見其情義甚切未有如兄弟者其如  
中含常棣相須意在此只論兄弟之常以發端而語氣抑揚之  
間已自不勝感慨便隱隱見死喪之難別人非陰懷異心即愛  
莫能助暗體下意發之方見痛切  
附攷孔氏曰常棣華以覆鄂之以承華鄂相覆而光明猶  
兄弟相順而榮顯徐玄扈曰常棣在臺有之江南呼為麥李  
一拊報生之臺而子相麓故稱輯與取兄弟同生之義也  
乃知古人比興定非漫然  
元長章○元長雖然在家猶得甚常若死於原隰中則又變  
之矣矣求尸於積尸中正他人所畏惡而兄弟猶求乃見其如  
玩而笑字亦見至情所迫旬是不得不爾  
將全章○此以將全之不得自休與兄弟不得自逸急難只是  
急難不執急兄弟之難說親註有意難便當相助可見至兄弟  
相救意却於朋友求嘆中照出良朋情意雖切終無赴友難之  
理況也求嘆亦勢所必然註力或不絀相及何等婉轉玩一或  
字不得說讓朋友如友在不許友以死之類不得如兄弟有赴  
難之理也



附政堂親見事... 若彼博學者然且尼與有應亦有手足相救護之意... 人狀物之妙... 獨言在席... 附政堂親見事... 若彼博學者然且尼與有應亦有手足相救護之意... 人狀物之妙... 獨言在席... 附政堂親見事... 若彼博學者然且尼與有應亦有手足相救護之意... 人狀物之妙... 獨言在席...

之意未二句... 好合章... 好合章... 好合章... 之意未二句... 好合章... 好合章... 好合章... 之意未二句... 好合章... 好合章... 好合章...



其於酒而有所不飲也。在人惟盡在己見友之誼其

補軒云而以說舞是樂禮之

自也寧適二句定必實我

意不可然誠不可有等也

其意已備之切至處

代木來章詩不特于諸男為

然子兄弟亦莫不然代木于

版之地倘有定在夫見我上

版之交以醴酒則有失我上

漢且則有後而陳制以受和

乃我同姓異姓之日弟皆與

近而此遠矣彼民之所以先

朋友之德皆非必有太故也

但吾執獻之禮不以分人少

至于有豎毛氏我之于朋友

也不其厚之志而不先施

之情有滿則消之自我而不

吝其有也無謂則計之自我

亦入計甚矣也故雖無以還

和也則坎之較量等之自

我非難無以歸歟也則辨之

之舞貌舞之自我我愛餘也

果何時而樂哉道我庶事之

少暇矣醉飲此所消之酒矣

及時以相樂豈有不虛之時

乎大能為朋友之道如此則

大德之態可見矣如平之福

自我致之美人其可以不美

矣哉

補軒直上節俱有不美此語

處其甚遠遂信言狀舞飲

語之情如此

天保中重遷人是以此鳴以

可句處以薄只喚起下義飲非必戀此始設燕也有蒲六句一

氣說言我有酒則清之即無酒亦酌之而相與鼓舞以為樂但

一及閒暇便舞飲酒玩一迨字而矢字真是汲一皇一無時不

在心上酒豈真待於酌舉豈真親為之鼓舞特形容情之極至

故連用五我字正与上徵我字相應此特王著注念欲然原非

實事遙想其未暇之先常舉此念特以機務殷煩故未及舉雖

有是心而未及盡耳此正見其厚慶要知上面諸父諸舅曾足

此意不專王同儕言也亦互見之意

天保全

前三章提言天之福居而極擬福之高次盛長三章提言神

之福為而極擬福之達感悠久前重保定二字漫重上爾二字

獨言天神者人居富貴已極無復可加而人臣受君之恩而捐

軀莫報故特託天與神以答君之貺焉若曰唯天其佑之唯神

其陰陽之云爾皇曰載觀聲宜曰偏為爾德是持稱頌中微寓

箴規倘所謂示我周行著耶

天保首章○天保定爾云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為言也命不予

常而此獨為天所眷注故曰保爾厥位維危而此天命獨丕遷

改政曰定爾惟天保定之極其固天遂俾爾獲福之隆也造化

與金鉉有厚必有薄有莠必有損此否泰相尋之理威哀倚伏

之稅今兵時不受福則積之極厚是為單厚無事不受福則得



之極多，為多益，新益生而舊有者，見其益，即更新之，此所謂  
不與其不，即足上句，而極其形容，已保完之固，據  
天保二章，○說其慶，福來是福，大抵人主行事，非天之所欲  
相，每事安能盡善，其言君子，盡善思若欲行善，無一不  
洽於人心，故曰：暨宜，此已受天，百禄矣。祿以百計，祿盡善者，非  
一事也，受字有力，惟君德享天心，故能受之。福，則福者，戰戰  
宜愈綿，未艾也。我之受於天者，既不可以限量，而天之降  
於我者，又不可以時日計。天人相與之機，神矣。惟日不足，正是  
避福，蓋日，予之無有休息，福若有餘，而日若不足也。○一說  
天曰：福，君而不以為足，便是樂語。

但須要之，不遇人，則不遇天。天保三章，○永土黃言，厚多益，如是戰戰兢兢，宜如是。此謂以  
天保三章，○永土黃言，厚多益，如是戰戰兢兢，宜如是。此謂以  
莫不與，者，感也。自耳應洽之期，今其獲福之始，耳山之高者，  
曰：岡阜之大者，曰：陵。如山阜而又如岡陵，便見積而高大之意。  
其高大有如山阜，則陵，始出，惟有日增，見福之盛，長意。○一說，以莫  
不增，提承高大感，應以莫不與，亦好。

吉燭。○天心仁愛人君，故直曰：天佑。若神則須有感，應  
故特言祭，祀以起下兩，非如他詩感神獲福之例。言燭為  
作三件看，皆盡善，聖物，燭祠，感祭，是行時祭之禮。大抵此四  
句，俱輕宜重上兩上，謂之君曰：明其出於神，並非無據之言。萬  
壽無疆，見常為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須知壽即是福，不可言

以壽無疆之福也。  
附說：按，附日，卜祭日也。大夫先與有司擇丁巳之日，至明日  
乃筮其日之吉也。擇士，選助祭之臣也。將祭，必先卜射于  
澤宮，以選士，辭成，則七戒，上齋，致饗于內也。將濯，謂洗饗  
掃宗廟，沐浴其身之類。致饗于外也。○儀禮有饋饗，註：致，奉  
後曰：饋，傳言酒食，最華極，載清醑，樂盛之事。○爾雅註：去  
祠之言食也。饋，新果可饋也。嘏，新穀也。嘏，進品物也。  
神帛章。○人君不以一身為福，而以天下之福為福，上言萬壽  
則一身之福已落矣。下言民性之淳，與民德之厚，所謂福多  
福者如此，饒食渴飲之外，別無所施，其智巧，實有不識不知的  
景，何何，何如之德者，民心所自淳，而曰：德為爾德者，民因君而  
全其天，是民之德，皆君之德也。雖然，君子君之德化中，而民實  
不知，若有神焉，以使其所謂王者之民，神，有矣。然君如不德  
民，何則？為惟上以德，而下以德，應，猶書所為，是實其有用  
敷錫，厥庶民，又如頌古，美其德也。  
如月章。○譬類，四如字說，總承上萬壽多福來，為正意。已在  
上，也。如日月，取其漸進，如南山，取其悠久，如松柏，取其相繼，長  
茂，月滿則虧，日滿則昃，故獨言恒，但時方說，君不待顯以虧  
畏相形，只說既盈之月，中天之日，未足形容其盛也。便自渾然  
不覺是無缺損，指山一處言，不顯是無傾覆，指山全體言，或者



不知誰何之詞，蒼葉未陰而新葉已生，舊福方來而新福已繼。而不知不覺，自有在只不寒萌使壽，只無不承便茂，無兩層絕之極乎？大抵我承後有不可不心之義，故猶疑以

此許作於臨遣之際，大都預道六詞，當以獵殺之故作主。雖前五章歷叙其出戌事末一章預述其歸時事，而體恤其私情正以激發其公氣，蓋重觀以義一邊篇中或述其事或述其情隨文認取可也。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肱則于弩可用故兩番成者皆在疆圍總為防秋故耳。

采薇章○詩非為采薇而作，只備其事引起而薇之作，為今年之暮春歲之美已是末年之仲冬，雖托為軍士自許之詞亦指示歸期以安其心也。曰歸曰歸乃深念歸期之遠然非怨詞惟獵殺內侵害家皆至于親散民生俱被其屠戮而吾又何以為身家為見使裁靡害家不違養者皆非王者之得已也語雖慷慨激烈亦只在條繫上說。

采薇二章○薇亦采止與到止作止皆一時托以起興不必以此逃分別首啟行次在途三至成說也心亦憂止要豈盡其意亦以歸期之遠言憂心烈三句正承憂止貌蘇眉山謂內憂歸期之遠外為餓渴所困是也不必以憂勞二字分貼我戍未定只言戍事未已便是未至邊之說據也末句要發奮不顧家

十



心也我前錄之載自知之功  
居者皆能知我之可哀行如  
其耳時代言及此其情之至  
而家則人一人有而顯化  
不反乎矣

摘翁寄門達於萬里天晴  
隔于今已正成人有力更  
替之矣其言我知其言非止  
始我東來惟代言王其正  
其知之源矣

摘出全集全書全通意盡矣  
人情即吾身所賴雖道  
與處心所欲即我之所欲  
正是成己消己之心處以  
二乃成功之本舉宜主求  
故乃擇愛而樂

上學子對北窗讀書之時呢

之二月，雨雪霏，即歲暮時。乃來歲澤陽之十二月，行道二旬，俱根雨雪來，當此而道路又遠，飲食不充，其可哀何如者。九重之上，惟見蒼之遠成而往，今已畢成而還，以爲賄陰信可樂矣。而孰知大雨雪之交馳，又益以周道之困遠。重以飢渴之艱，手有如是乎。君門萬里，誰能還情，千里歸途，轉成傷恨，所謂莫知我來者也。○徐玄扈曰：君勞其苦，而曰莫知我來，其知之也不亦深乎。味此一言，具足使人肝腦塗中原。

出車全

出車前三章，如秋霜之蕭瑟，三章如春風之和煦，後爲王指之師，通詩只重其成功，當以微，後于萬，作主首言始受命，口

世下邪邪則足以危於之族  
高又難以族族之族高彼  
之族也無此復之族也族  
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族  
之以止齊矣時時也將帥以  
工事在身任大責重局是局  
倖夫處之亦以將帥之心為  
心而懼將之

而自是年我漢獲此意  
出車一章○此章述其往時憂懼之心以慟勞之所所以令軍  
衆旆所以為表章此言後軍在郊設旆建旄則前軍設旆建旄  
亦在其中矣旆建于車前蓋以鳥隼收衆鳴矢示勇捷也所謂  
前朱雀而繞前軍者也旆建于車後蓋以龍蛇取衆縛甲示威  
武也所謂後玄武而繞後軍者也使旗與旆相與為掩映而飛  
揚亦見進退有法意然旆幟雖有奔揚之勢而將帥則懷恐懼  
之心消之憂惟恐不能平敵以赴君上之命此即既敬既戒  
有嚴有翼臨事而懼之心非徒畏敵而蓄縮不前也僕夫之況  
庶亦將帥有以感之仍贈重將說



雖一然謂難得身命雖失時  
物之貴如此猶未免君子之  
獲憂心所以以中此必其先  
見憂後快之心可少下耳此  
辭上南使今何在能克特發  
就前焉而式發矣乃還師公  
往伐之而未歸其言則何句  
不勝哉

補新直未見君子四句乃是  
未見時而擬其心如北語  
詩而便寫伐西戎意是其  
中二處念中主皆廢棄是  
漢云以此年秋明年金澤  
時徒有未遂其言韓詩以  
伐西戎卒不無所至至而  
紙不子也

春日事關將帥之凱旋也春  
日暖如草木榮茂會鳥和鳴  
補新會堂諸經肝

女工果成于此時之時耕種果  
繼復被饑饉唐書言饑荒不  
舉矣然惟以耕之之南仲午  
亦有方備律有所收錄說  
難于是乎王季子時以渭水  
還之樂也其功亦大以詩  
補新竟旋聲輝耀曰之子  
又吟草木之茂飢勞耕種  
傷之多征車騎外繁之結  
此詩點綴戰時大有鼓  
進退其來還之時室家感時  
物之更而思之者持生之注  
有確然其實則終日之交夫  
而征伐之王事出於十月陽  
止之候可以端而從來去其  
心所以傷悲而念之曰今

之想若止官與仇則淡然無味矣如你實去修成說明上下章  
文章全不相貫又與商周之法不合下章鄭註不必用  
附攷按宣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羌死焉其子莊公兄弟  
五人率王兵七千逐逐西羌并有犬戍之地此外征西戎事  
絕不經見則兩戎之伐斷為室家料想之詞若作實有此事  
便是痴人說夢

看月逢一章○末章述班師之樂而表其成功首四句只點綴  
賄時事物與再遊城之慘目塞軍之寒心自是迥然不同當以  
春日作主而并木之茂禽鳥之鳴與樂索之盛俱是春日中事  
見太平物色到處春融執鞭背言不假攻戰而得者豈以詩人  
愛美之體或謂南仲只是城中未嘗與虜交鋒欲作執訊獲醜  
之人說何其泥也末四句美其還師乃一詩之主上景物非可  
舉而以此時凱還故可樂妻之千夷之功不與于棄有別蓋在  
朔方時虜只不敢過障猶功在一方及還師之後而僕從落平  
天驕未不汲及矣王命已刻多難已釋字面若開而重朗春日  
若煥而重揮南仲之功其大如此

杜牧全

通詩總述室家思念之情以章內傷感懷字為主首以成  
畢之期望之次以至哀之時望之及過期不至而料想其重臣  
又以料想不至而生意外之患且且卜且筮而無所不為疑日



當此舉征夫亦可以服止矣  
其思之切也此詩皆述未至之思而不言已至之思蓋望遠思  
切而終無夫征不復之虞亦可想見感世光景  
杜杜首三章○三章與感杜杜德以歲時序之變而前後互說  
正見征夫之久于外云杜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時成  
事已畢故念其當暇杜杜有實是今年二月春之將暮正至家  
之候故念其當歸乃未往于首章便說為而不歸說者多不  
解蓋成務一關便與征車復反室家迫切之情故應乃爾至事  
無休思之日也日月陽止與并木莫止乃登上句法德是室家  
自其詞與上一說說來作詩人口氣至登山采杞則春已暮  
而陽期已過愛及征夫之父母是不但女心傷悲而已車故焉  
羅又從愛中想其當歸之狀蓋以兩暮之久料想其然而因度  
征夫之歸畢竟已不遠也徐官應曰及期而望曰女心傷悲  
過期而不至則曰愛我父母其憂有進焉若夫此見古人主言  
之法  
匪載匪來章○匪載匪來即并木莫止之時也期雖不至即登  
山采杞之日也以上四句宣輕只重下簋上蓋以近探乃心或  
被私懷遠度諸物猶出想像不如神謀之為決也下並俱你笑  
其情猶愈皇萬不淨已下有光輝室有占緯德頌之語惟合言

之期望之是意其然南來  
此其期也三章如魚而以此  
物類其其不遠而近也  
而此詩其意其近也  
魚麗全  
千絲而皆以為近則征夫即刻可到而女心之悲與父母之憂  
可釋又何事于傷悲憂恤為乎禮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  
筮而不相筮今日借止見思之甚而無不為之意  
南陔 白華 華黍 由庚 崇丘 由儀  
序曰南陔者子相戒以養也白華者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  
豐宜黍稷也由其義而亡其辭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  
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魚麗全  
通篇俱見曲全意意盡諸篇德道主人之意而此獨曰優游  
蓋加禮以待之曰優而禮物之盛正以徵其禮意之勤也興以  
嘉賓起首多取二者善儀之義君子有酒設宴之德名言酒  
而般自在其中作文不必添般字前以多育有三字為主後以  
嘉賓時三字為主前重一且字後重一維字想見詩人所注意  
處多或博取以求充故惠不嘉言或盡美而難繼故惠不有  
或拂狂以取盈故惠不時嘉賓時正所以全其多育有也輔氏  
張六後三章乃重嘆前三章多育有三字得數  
嘉賓全  
通詩以樂字衍字衍字文思字為主總是樂賓之意樂衍我樂  
佳賓非佳賓與我也有勢分而忘心志淡洽意衍即樂之甚也  
易曰君子以飲食燕樂又曰飲食衍衍者結彼之惟心樂彼



之志也。又思只對酌飲酒無事及不厭之志。則既  
子朝。又思子寢。見太平無事之樂。當與賢者共之。耳。嘉魚與  
意。意中。有字。字。字。相。應。木。下。垂。故。其。氣。貫。其。上。與。君。子。下  
賢。故。佳。賓。享。其。德。而。後。來。君。子。遠。而。又。遠。與。俱。有。取。義  
者。  
附。攷。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未。必。獨。指  
丙。穴。之。魚。也。單。一。汕。諸。家。皆。以。為。取。魚。之。器。王。雪。山。云。單  
胡。郭。反。魚。回。輪。水。聲。汕。上。水。貌。皆。群。行。自。得。之。意。  
南。山。有。臺。全  
通。詩。主。事。實。就。但。前。二。章。先。言。德。是。德。隆。而。壽。亦。隆。也。三。章。遂  
專。以。德。言。四。章。先。言。壽。是。壽。壽。而。德。亦。壽。也。五。章。遂。專。以。壽  
言。德。是。已。然。故。曰。美。壽。是。將。然。故。曰。祝。德。壽。相。承。各。章。開。而。與  
意。以。山。有。所。產。君。子。豈。無。可。願。亦。取。其。備。之。義。美。德。祝。壽。不。平  
和。家。不。可。一。日。無。基。不。可。一。日。不。光。則。不。可。一。日。而。無。君。子。故  
人。以。壽。祝。之。為。國。之。元。老。也。養。者。為。國。禎。祥。先。者。為。國。光。華。此  
之。父。母。言。其。德。之。及。人。德。音。不。已。若。時。與。久。近。垂。之。遠。也。德。壽  
是。茂。者。地。無。遐。遜。勝。之。感。也。保。者。康。寧。其。身。休。艾。者。順。養。其。天  
和。保。艾。國。後。終。其。身。無。有。後。報。也。嘉。嘉。品。物。修。政。曰。優。嘉。嘉  
德。欣。洽。故。曰。樂。南。山。美。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  
專。三。詩。各。有。其。義。而。每。詩。形。容。曲。盡。不。可。互。易。尤。詩。人。之。旨。正

上。則。有。臺。美。北。山。之。上。則。有  
嘉。嘉。品。物。修。政。曰。優。嘉。嘉  
德。欣。洽。故。曰。樂。南。山。美。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  
專。三。詩。各。有。其。義。而。每。詩。形。容。曲。盡。不。可。互。易。尤。詩。人。之。旨。正  
言。也。  
樂。嘉。全  
遂。章。開。說。但。首。以。樂。嘉。言。俱。美。之。詞。後。以。德。壽。言。其。一。美。一  
說。意。在。此。因。夫。朝。而。談。宜。以。我。心。為。主。故。三。章。總。發。明  
所以。心。為。而。清。樂。之。由。  
樂。嘉。章。○。蕭。惟。黎。然。則。天。澤。下。降。君。子。來。朝。則。君。恩。下。及。皆  
取。下。濟。之。義。為。樂。然。是。致。樂。之。語。是。無。時。君。臣。相。悅。豫。之。情。而  
樂。處。則。既。然。以。後。人。臣。之。隨。遇。也。是以。二。字。極。重。德。根。心。窮。其  
意。忠。亦。關。于。王。心。則。美。黎。蓋。于。天。下。廣。澤。隆。于。天。子。則。福。祿。流  
于。子。孫。傳。君。之。所。係。重。矣。○。徐。玄。見。曰。樂。嘉。之。樂。訓。作。聲。樂。則  
主。意。道。言。俱。美。未。安。遂。依。諸。家。訓。樂。也。君。臣。之。間。如。膠。漆。然。如  
魚。游。水。樂。而。且。安。也。  
樂。嘉。中。二。章。○。一。美。其。德。之。重。於。國。一。美。其。德。之。宜。于。家。而。下  
俱。祝。之。以。壽。也。向。惟。各。守。藩。封。故。德。望。雖。隆。無。由。晉。接。今。既。時  
見。而。喜。其。為。朝。廷。增。重。為。王。國。生。輝。不。與。只。父。暫。一。致。意。不。忘  
猶。言。不。已。蓋。常。在。王。主。之。封。而。永。為。國。之。龍。光。也。○。孔。無。辜。弟  
有。甚。當。其。子。孫。飲。之。時。為。人。樂。易。而。又。即。在。燕。以。想。其。在。家。則  
分。隔。而。疑。心。不。生。勢。睽。而。精。疑。不。作。兄弟。之。宜。即。以。兄弟。宜。之  
也。有。是。令。德。則。事。是。壽。壽。必。且。未。荷。難。老。而。逸。豫。無。期。矣。  
樂。嘉。末。章。○。生。物。咸。而。厚。被。天。澤。興。臣。既。修。而。厚。獲。天。休。重。求



保父用後夫其美其德... 朝上儀單以飾祭服... 但其中一以重有順遠... 所形現出便見其侯度之謹... 實言之耳有一說就受福于天... 而未曾與節制之意即致語而... 之君臣○于實曰和為皆以金... 鳴焉鳴則和應射則不鳴厥則... 也

**湛露金**

湛露之章○露以夜降因其夜飲故近取為興露必以陽而晞... 興露必以晞而晞皆有久而不厭意心久而無嫌忌時久而無... 援移情足而與珠間合之乃晝服之義夜飲私恩也孔氏疏... 謂君而晝私恩故言私其也○不醉與歸將其心之期必如此... 湛露二章○興露以二在字相呼應在宗者朝廷以嚴為主不... 湛如宗室之親也意重在宗上不必于成礼上乃生意見輔氏... 曰既云成其礼則必無過當之事反繫之儀礼派云受賓賡享

其情必嚴... 則于太廟子食則于廟... 湛露二章○杞棘二物均當乎露與君子與人均令乎德... 之實無不無與皆侯之儀無不善顯允存乎中其弟形於外... 然只呼過之詞而令字根上醉字來醉則心志易迷儀度易失... 我君子內有所主而不亂外有所檢而不愆今德令儀儼如初... 燕之秋也莫不見非只一人之謂湛露之章去長夜之飲遠... 矣○疏義謂杞棘中實故以興德桐梓外文故以興儀埋雅又... 謂杞棘剛木故以況今德桐梓柔木故以況今儀為恐詩人興... 意亦未必如此大抵只以二物興莫不意耳

**詩經疏義四卷終**



影手全

形色之弓猶然強而不張受  
之以人藏之王府正重其  
以待用之於人也亦甚愛  
在遠藏則我中心實欲以  
予也非出于利誘勝過于  
先而無功之意舉于一念  
欲夫是以獲設設以大舉  
行所藏之弓則舉以界之  
而未嘗有得意矜情之意  
形弓以兼隱形弓留學以  
義之便其休之常小則將  
得有功也今若有意藏功  
在我我中心實喜悅之故鍾  
既既此法一朝夕之便以

此詩三章一意總是推已報功之意而反覆嘆味嘆之也天下惟  
名與利不可以假人故自古來諸侯受弓矢則專征伐有大功  
則受弓矢此君之異數也弓抗于聚金體常正案以囊金當  
新皆藏之中事其有武功者形弓之藏待天下有舉侮之人  
則授之非其人弗予也中心既之見中心所欲與非出于声色  
味貌之為牽于力而迫于勢也饗必用樂器禮方行而形弓即  
銀天府所藏之重冕一朝舉而授之並無難色豈令功臣有不  
當之懼哉事中以中心觀之為主惟觀出於中心故即饗即授

小雅卷五

亦予一朝手異之也。  
形弓矢安穩形弓招乎不但  
之已也。正處而樂之使  
已之常新其國所以重之  
以待有功也。今我有嘉賓功  
在予隨我心申賓好之故  
故陳設一報酬之所以厚  
而勸之者與不順其心而形  
弓矢是也。喻矣夫以重器錫  
功臣而益其速歸。周王具得  
下之典矣。

我昔嘗讀此亦無餘案矣  
其樂之極人之情所未  
盡者未見不足以及於所  
不尤以爲嘉賓于君子何  
益哉。而左丘之義則  
中阿之地。此君子

不踰時而決若有一毫市恩懼逼之意則亦族之禍已伏於利  
印之初而烏盡弓藏禍不旋踵則以無中心之既故也。○右酬  
則尊也勸也厚也。樂是尊重最之隆也。勸是樂待之厚也。厚  
是愛厚情之殷也。切勿用勸之以酒醪以導飲之說。

著義全

通篇以樂字為主而從根既見說樂雖上興其喜之以見而形  
下比其思之以見而慰乃樂字實貫到底於言其樂之誠三言  
其樂之極末又言惟樂則靡定之心始休不然而中心搖上其  
何以懈也君子泛說不必定指諸侯與意傾以物之生樂得甚  
地實之見喜盡其情立說樂是因既見而其心樂不是樂密儀

情狀先之倫蓋天地之間。樂之於人。猶天之有日月也。今既見君二則真  
樂之發。而然而生。更有自然  
之樂以成其事。而情與文之  
者。若欲盡韻者。考其則在  
律中。此矣。况我悅之君子而  
所喜樂之者。豈獨為哉。悅得  
之情。必根于中心之餘也。大  
事出于心。則不患言向口。  
出矣。其言之誠何如耶。  
晉送三章詩等。上者美則在  
戒中。使笑況我悅之君子而  
所以各樂之者。夫豈淺鮮乎。  
亦之句。誠不如我悅之我勝  
也。又百朋重寶如君求如百  
明樂事之切何如耶。  
以上諸詩大喜之一心。因以  
增補船中書。黃經服

五種之貝。其中以一校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

既見而取則惡之。令軍不  
 以既見而取乎。使沈沈然水  
 中之楊梅則故臣數得之。君  
 定矣。而疾未見君子之時。其  
 心亦猶是也。今既見君子。乃  
 知心則作。然則安定其軍  
 慢如無事之乎。沈沈然水  
 中。六月。使通事訪周厲王不道。發  
 命。乃言南代之亦功。而張詩  
 人。乃狀其意。不。夏。則臨  
 之。期於當六月。而。人。心  
 皆。坐。而。望。報。以。死。軍。則。臨  
 師。而。望。報。以。四。柱。則。臨。以。而  
 軍。之。常。服。子。情。失。且。不。用。請。失  
 軍。師。之。急。若。者。何。也。蓋。報。失  
 乃。使。臣。臣。享。其。難。孔。成。而  
 六月金  
 此詩固美吉甫之功。見章王能命將以致小與意。首二章出師  
 時事。中二章行師時事。末章班師時事。篇中如匡王定國以佐  
 天子。與降伐。權殺。至於太原。是一章大關鍵。而權殺孔熾。我是  
 用急。是一詩大主意。  
 六月樓。上章。司馬法。冬夏不興師。蓋大寒大暑。人情難動也。  
 樓。見事。更。愈。皇。人情難動。故於不暇為謀。而下言車馬繁夥。  
 森然有倍。正可見中興氣象。車以利戰。為以駕車。而我服亦載  
 手上。蓋車馬非為戰常服而設。而車上所載。亦不止常服也。孔  
 熾。即。於。之。通。近。京。邑。自。彼。之。便。我。而。言。用。急。即。前。之。樓。出。師







有制之名之紀非律無以昭制劉雲之兵我方叔承命而伐  
劉雲之兵我方叔承命而伐  
律之疾何如執彼師之行也  
漢言采芑則于彼二歲之新  
田于此一歲之舊畝矣況我  
方叔適止南征之師也以言  
其車之可斷矣教有五千之  
以習之試矣且方叔之車止  
以行也棄其而馬而執者  
驛則異之而廣其路車  
而路車則有與而執者以行  
為策所以蔽師失車也而義  
于車教以有與失之失義  
有鈞有應所以歸夫馬也  
御夫馬者又有下乘之隆蓋  
馬南征之車馬如此其重  
之盛焉何如執  
補新虎師于字訓杆及象  
解義若訓作師之持于主  
執其字者平日練習之意  
戰有餘事也夫車教以有  
戰之皮飾也夫車教以有  
服亦同此律是為重車矣  
意亦無之皮也  
漢言次車漢言采芑于彼  
二歲之新田于其民居之中  
鄉矣況我方叔止南征之  
師也我車則有三千之盛且  
而兵旂雖則有失之以皮鈞  
方叔之車止以行也以皮鈞  
于車之輕盛雖文而錯手  
車之鈞四馬八轡而齊鳴則  
分其有虎且服其天子所  
分之服故乎路龍有黃朱之

制劉雲妻自易為力耳且六月作於詩人故賢言南而因以賢  
宣王采芑為軍士之詞但知有將帥而已  
漢言采芑首章○新田在彼舊田在此師衆如彼練習如此語  
正相呼為與淮與軍不同既秉節鉞以臨之於上遂總部位而  
率之以行詩中每提方叔意重矣將帥上天子六軍法當用車  
七百五十乘宣王秉亂秦平晝起故云其車三千車既三千當  
有三十萬衆師于之試言師衆之捍禦夫敵者又極練習也四  
驛言馬之繮服各順其序路車言將之衆路亦煥其文軍第以  
綬車而魚服則載於車者鈞膺以飾馬而繮革則御手馬若綬  
束是軍容之盛朱子云南征不甚費力戰勝故只稱軍容之盛  
而已

附攷劉雲之曰新田舊畝除草未遠故芑猶存郭璞曰初耕  
地及草為芑孔氏疏舊者畎也始矣殺其草水也新田新成  
桑田也○按路車是將帥所乘之車非其車三千之車也蓋  
衆路與路車之采芑中車所謂衆路朱是也蓋戎路則臨陣  
乃用革鞅而漆之為黑色無所謂與然之朱矣  
漢言采芑○章首既鋪張車旂之盛而此後以乘路車服命服  
言之見天子平日寵遇之隆方叔精神氣焰見於車馬佩服之  
間而威靈已暴發荆不足平矣以皮鈞較欲其固而縹文錯繅  
純車言以重係馬尚其和而八萬在御就馬言黃朱之芑豈然



後愈詳謀謀蓋此其師之行  
則徒家有執訊獲醜之勢哉  
率有輝煌之勢其如當  
室之威不可近也然其成功  
不專恃在此方叔曾與古  
南同伐猃狁厥名宿矣以  
南制同之而皆來受服也  
則本其同盟之素以服遠也  
補前言方叔元老此其歸  
二句能重其威使海不  
止少壯者動於其威  
甲兵富於中而事關于  
宗定所歸師貞之人是也  
車攻首車造美宣王中興  
傷古之詩曰吾王後曠古之  
大興其車之威美洋洋可  
言者先轍有田則有車而馬  
車既壞無車則失矣也制度  
增補中興詩注卷八

於而而車則聖微而既攻  
馬我馬則奔一而既同馬  
是馬而而此車田壯威然  
而之安矣然將何所往差  
以東都天下之中周公成王  
所當也若海車馬言欲祖  
德于東都中以榮周言之  
與而振中興之遺教者矣  
田車車造然天子之往東都  
必有事於田獵也田獵之事  
則既好而重焉焉車馬之  
果何所事其蓋以東都之  
有前車馬則雖之可以行  
也也將車馬言欲行狩  
于天子以榮大蒐之礼而振  
一代之威靈者矣  
增補中興詩注卷八

見其勇我車二句馳車上見其威南征雖大既不戰然未有不  
執一人不殺一士者但諸家多作執訊獲醜之勢看于理亦無  
不可嘆之象以數言憚之威以執言如雷如雲或另指王  
師之氣勢可畏者未去車頂飛車說自吳盛之聲而狀其雄也  
更顧北狄南蠻相為將角方叔素謀此伐勝笑已成名矣故今  
目以名威靈刺前未畏服雖有克莊之說而不必用有戎車  
之威亦不必試矣

車攻金

此美宣王中興復古而敘其田獵之始終諄意歸結在君子大  
威上實一詩之關鍵雖東都之行重在朝會而此詩則因田獵

而作諱篇中如既攻既同既好既飲既調既習俱見中興之後  
百廢具舉有穆然風俗之意

車攻首二章○車攻馬同內要見田獵後而與人效職馬政脩  
而牧人供事非如昔日車馬之凋敝也田壯麗○只足上意說  
田東之舉所以復興與于久廢振人心于積衰者皆在此行暗  
舍會同田獵意在將往東都必有王命布告故曰駕言只開  
親去要發得王靈云振聲車攻言其制堅同言其足齊好則見  
其美矣則盡其威各自一意不必相承天子于田馳騁於諸侯  
采地不可故自以開曠之地供田獵而甫草止獸之所同宜為  
天子田獵之所也此分明是大蒐以震宇宙之心不在區



奏後射必資于決拾也則決  
 看于法以鈞結拾著于臂以  
 是務法拾既比而擊各夫射  
 以錯于弓矢也則弓強而配  
 以矢之重弓弱而配以矢之  
 輕弓失矢失調而遠物失新時  
 也危矣余之善射實不同心  
 竭力以併同御之事而取我  
 家些所獲之積金為其一時  
 人心之慰意何如哉  
 同黃章遠以田獵之事言之  
 使同事者足為力也今四馬  
 皆黃初既駕可以見馬之有  
 餘矣駟不當供馬倚也今兩  
 駟皆正而不惰可以見教之  
 有素矣使善御者未若馬尤  
 非善前之改也今御者不失  
 其軌驅之法而射者識中機  
 利大夫亦有如破之能然御  
 何其善耶  
 蕭：各述述夫田獵之既畢  
 也馬年于于軌驅之旁所聞  
 之言惟蕭：然之高鳴耳獲  
 誰云事于乘橋所見者惟獲  
 然之入諸獲耳至于徒御則  
 不驚人家則不驚事於外而  
 志不亂足歸海隅大功也於  
 事亦亦足矣且御命之際大  
 色唯取下令每等只得其十  
 餘今典射大取之是以復金  
 進多而大鹿則不及其額矣  
 不亦均矣  
 蕭：道：馬：戰：事：十：命  
 大：德：施：推：手：于：拂：  
 此：子：力：口：是：言：事：者：  
 意：公：事：在：道：中：不：見：休

貴執人心樂趨而積禽樂參軍人心樂趨上獲多亦即就既同  
 上見之  
 四黃既駕章○四黃言不但齊足而又齊聲見馬之有餘不得  
 言不但齊聲而又中法見馬之調習未便說到御之善處駟即  
 過君表遂舍左鳴響清養之法如破謂失後即中如雖破物言  
 御者不詭遇而射者必獲會合見射御之無善者不失二字  
 亦見御者不與射者比之意  
 附攷按五御之法一鳴和響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  
 五逐舍左五射之法一白矢二參連三剋注四表尺五井像  
 蕭：馬：戰：章○此章見王者之威復見王者之意也蕭：悠  
 小雅五章  
 已是於事盛意三語形容靜沉最為曲盡至藉詩韓柳林逾靜  
 鳥鳴山更幽從此化出句法妙品後御不驚只承上疊一說來  
 言其駟枚疾走按傳徐行在幽閑中自有嚴肅氣象總是畢狩  
 時光景三等之獲惟下殺乃充君庖而又止于得十其餘皆頒  
 與士大夫之習射者故君庖常不盈○一說只是每等得十故  
 不盈上殺次殺雖非自奉其實亦入君庖以治之此意說得清不  
 醒其奉宗廟賓客把來影說則可耳不必以此為充君庖說也  
 頒禽均金在其餘以與士大夫句見出○何確釋說意云統而  
 言之則曰每禽取三十指扣言之則曰每等得十其餘者即此  
 中殺之禽取二十以外皆謂之餘不兼三不獻之說



中一夫不獲不獲之說... 附攷曲禮外事以別日內事以察日凡祭祀為內田獵行師... 吉日全... 上篇始獵於東都此獵於西鎬亦重中與漢古上言祭馬... 附攷曲禮外事以別日內事以察日凡祭祀為內田獵行師

東之視獸之所受應處... 則又博之... 附攷曲禮外事以別日內事以察日凡祭祀為內田獵行師... 吉日全... 上篇始獵於東都此獵於西鎬亦重中與漢古上言祭馬... 附攷曲禮外事以別日內事以察日凡祭祀為內田獵行師







李唐夜宴則最令感已而... 附致安成劉氏疏列女傳云... 齊桓公始也注儒天子也... 乃水全

鴻彼流水中章○此章以念彼不濟一句為主... 通詩以鶴鳴石四字為主... 見禮何幸而在園他山字有疎遠意見石何幸而在他山字



此類而長之則顯明而主仁  
不偏天下之理其理之  
時所及而告之曰平昔事  
兵者以其有至二之志極下  
之仁也則今之不出耶嗚呼  
折父戰軍封圻之兵也乎乃  
天子之軍之士其王之兵也  
折父戰軍封圻之兵也乎乃  
折父戰軍封圻之兵也乎乃  
折父戰軍封圻之兵也乎乃

祈父全

全詩以胡轉于子恤句為主有言以近衛而遠成見後已非戰  
末言以孤子而從征見後已非法禁兵公以藩衛王室當止若  
輩較之下令置之憂恤之地是無止兵戍遠而又無休時是無  
底止轉字最可味軍中未必皆獨子然甚而勿之尸餐者亦有  
之有字自活不致斥王而責司馬猶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也

白駒全

此詩留賢作於方去之時通篇俱是托言只叠相承看始欲  
留之使不去而多方勉慰之後固其必不可留而後以無相絕  
與之皆懷好德之情也  
白駒首二章首二章以今朝道遠今朝嘉客為主提是托言  
於物以晉其入曰晉白駒即前其乘是白駒者也承今朝如俗  
云且晉佳他日的气故朝夕非永也臨行而得朝夕不晉  
承矣道遠徘徊少晉之貌去則無嘉客道遠不去便有嘉客  
在故云猶道遠也○馳馬程曰駭者可賓而不可臣故云嘉客  
白駒實然章○實然只如今人云光顧寵臨之意謝氏謂賢人

若不以言來於飲客之  
所過遂則軍中曾有輝光故曰貴然只轉其必去之心便是未  
思不主既去而還說晉者晉有公侯爵人只托為王者  
白駒首二章首二章以今朝道遠今朝嘉客為主提是托言  
於物以晉其入曰晉白駒即前其乘是白駒者也承今朝如俗  
云且晉佳他日的气故朝夕非永也臨行而得朝夕不晉  
承矣道遠徘徊少晉之貌去則無嘉客道遠不去便有嘉客  
在故云猶道遠也○馳馬程曰駭者可賓而不可臣故云嘉客  
白駒實然章○實然只如今人云光顧寵臨之意謝氏謂賢人

黃鳥全

此流民苦異國言已而欲還故仰之詞通章以不我肯殺為  
主呼黃鳥以比本國之人無居已之室而利己之有下示以反  
國之意猶言無常人居我室我將及也此詩此意與碩小雅  
一例黃鳥即悲相相恤之道不我肯殺猶其以道相恤也



相與相之則我亦不... 不可與明... 我行其野全... 斯千金... 人之微詞...

而後我之... 斯千金... 故曰大... 經 66-102



夫惟男子之精氣也如陰物  
也女子則其大陰宗之虎而  
君者是則對坤道成女之謂  
亡感之大此女子之精神斗  
補新運以能應地紀占男女  
者乃自其法陽物拘縛一  
是於通成男所成女之  
字有野妻意不止生位  
力壯製其制德中正之意  
先柔龍隱伏華華師從一  
之微生

乃生重滔天八占如此及  
夫是也體之材而乃生男子  
也何以待之則寢之于床示  
其尊也衣之以采飾其服也  
吳之以繡尚其德也其法也  
聖臨凡侍之無不而謹然  
神神傳書計什肝

服者未之義以一國為室家  
而伯者猶若服比來之義  
天下為一家而稱王父成心  
平心也故男子之生于室也  
婦人則得之厚德則任之隆  
乃生女事適女子應配之  
要而生也則適之於地亦中  
要早也衣之以綴飾其用而  
死加也衣之以冠飾其功用  
事也此一而光過失之可非  
重矣而元初配之可蓋諸  
無上之職也以其正合宜  
乃生女子章曰此章言女子之生待之常而守之正乃生女子  
亦符是章也詩焉所重在王女子子帶綈寢之地云乎之者非  
中賤之謂取天尊地卑之義也即其用而更加謂不復加絛也

五曰晝夢六曰懼夢七曰步夢八曰獻辭臣之言夢于王者據正  
夢者安靜而夢商南宗帝帝發良嗣是也雷夢者君王文振  
武王夢帝與九齡是也思夢者覺時所想北子夢周公是也  
寤夢者覺時所道右狼突夢太子申生是也事夢者喜悅而  
夢右漢文帝帝黃頭即推上天是也懼夢者恐懼而夢右漢  
光武乘龍上天而登怪是也

乃生男子章○此章言王嗣之生待之陸而任之重乃生男子  
言其果符是夢也乃者將然之詞寢之床一如成人供帳葬他  
日南面之尊衣之裳見儼然僑服繫他日聚冕之榮弄璋之  
比德于玉望他日以圭璋之治寢牀亦是常事而以女子雖居  
則此為尊之象載等句亦見古人象豫教之法其法皇生  
膚異也后稷之呱股經載是吉祥帝王子孫為嫡者自庶  
服絛朱以天下為室家而為王為庶者自應服黃朱以一國為  
室家而為君宗諸君王帝王之子孫如是如此不是期望之意  
且只預道其將來使說到宜君宜王處亦無妨現誕生子是重  
的當要安醴露雪等米

乃生女子章○此章言女子之生待之常而守之正乃生女子  
亦符是章也詩焉所重在王女子子帶綈寢之地云乎之者非  
中賤之謂取天尊地卑之義也即其用而更加謂不復加絛也



無羊金  
通詩以誰謂無羊四句作主此詩牧事有感焉先從牛羊之  
感說起次以人順物性與物解人意形容其放養根性說來末  
又從物人身上發出當庶一段見其豚兆之隆實闡天下國家  
之大也通章俱點綴中興氣象方妙

羊之聚其角。○皇則帝。○若君之和矣。牛以耳躁動意通于於不步今半之明而勤其耳則達性。○安養是則牛早之盛于此可徵矣。

歲時章述天子年之盛如此美其所制示可以牧之稽人耳今牛羊之澤飲復合登適其性故牛羊所收入持而其畜飲食亦其所以順其性是以前物或為生豕舞致至于色去不信而用無不和也

降散雖非各達其道收人焉然凡鐘磬元人之樂其音隨權以順物之體陳揚之物之聲勢已各不再而兩至不同

誰謂爾與羊章○此章終見牛羊衆多處首以誰謂疾端慰前此猶明耗今已非復舊時光景羊以三百爲一群而群之多不可數律之一邑有九十而其他特犝者尚多正說非無羊魚牛羣羊性群則爭而今識一然充一箇和意牛耳病則燥而今雖燥然是一箇安意即此安和便見他無相傷無耗病所以驗其衆多勿作推意蓋第二章方是推其所以歟

或降于阿章○此章止推牛羊之所以盛重牧人順物性上四句字活看謂之或降便有不降者餘倣此何策二句頂上升阿二句正見牧人善牧以順物性處而末二句又根此三句果三十維物此不重已重衆多上爾牲則具蕞祭祀不妨心一

爾牧豕牝牡牛羊豨豮收人  
不困之以害遺此從牧人有  
餘力出取斯焉猶金穀善及  
千於額之事而其華皆空積  
無膏腴之意已昭然後之人不  
殷實使民則豕豨之使羊則  
索使便知豕豨豮也豮羊之  
肉遂而羊從可知矣  
補新章以新以熟詳按也以  
雖以雅別群也情收法也  
羊注曰夕號半羊據陰陰  
不準故曰陰：乾○

段八章信監當牧豕有成之  
日牧人遂有榮美之載祐而  
養者衆也豕豨之間又非家  
而值豕爲始而豕豨施也豢  
佛之間又非旋而組羶爲美  
養衆而免流而福是皆物理

牧人乃蒙章○此章托言牧人蒙感之具而徵其爲富庶之祥

屬則不言性亦不論色矣此說存之  
爾牧來思章○此章言牧人有餘閒而物性馴捷亦以見牧事  
之成也薪蒸雖雜只是有餘力而為之非牧養有法致然亦非  
勤于所事之謂矜○統二句有堅強無損折也少復曰蒙全  
環曰爾眾來是在野而廐入於家既是在家而升之於牢羊  
豨而難制牛順而易馴羊馴如此牛可知矣朱堂城謂此二句  
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是也時說或指上章為人識物情此章  
爲物解人意固題主意亦好

增補仲雲龍集卷八

之不可遽于是牧人缺之王命大人從而占之以馬與之生不知亡之多也今春氣壯是則凶歉而穀食之衆也故可上其馬爲年獲之衆也然白虎所統不加決所仇之衆今養院值歲是以衆多之象之數可以共害家有赤心之象簡之構矣乎之出于牧人而國家富庶之兆于以可徵也

○新直牧人之事或以爲其突矣竊以爲是設古者未可據案留墨非事實焉也也雖稍飾非旋作原也只是精神恍惚之文耳原衆而猶是也則是能而操足後有非竟究之可執哉

中有蓋

也劉川作牧人實有是夢說薛方山依大全三註作設靈廟衛說更便氣維魚二句只是恍惚所見如此非似人言魚似旌旗之謂亦非人變爲魚旌旗爲旗之謂也以魚之多而兆百穀之多以所統之衆而兆萬民之衆是各從其類言之也毛氏陸陽和則魚衆多之說不必用豐年室家要本民原有耕稼穡黍稷來方見宣王中興氣象盡天若休王夢來選定之心而降之標非但牛羊豕彘多已也洵想像太人占夢口氣

○都臣虎曰此詩首見牧類之衆多以見牧事之備具二見於人之閒暇得見牧夢之禎祥擅此詩明是一幅群牧圖所謂接



有非此日之可免者哉  
更有以數致重之義故為  
聖王之所惡也

經傳書言此詩家父所作  
而王用尹氏以致亂曰平心  
精治於臣之位不用亦不  
治於君之職方今國事之  
日南果何目而致之外吳放  
節彼高峻之南山則藉石崇  
岩而可謂矣況此詩之明感  
之既為下民之所共憐其  
其事也豈能所望乎  
付若也外其所為不善使人  
處二人故大燭失火屬成災  
人久知其善則失其善且就  
去則夫夫國係于民民係于  
去則國祚斷新楚安用何用

南山首章○南山惟高峻則石自巖嶮與尹氏惟尊顯則民  
皆仰望此典意也赫字兼師與尹之意大師尊官也尹氏巨  
族也其用人行政天下安危所係為衆所注目故曰具瞻憂心  
如惓而又恐言出禍隨即一戲謔且不敢況敢正言其失直指  
其非乎蓋小人居高位未有不厲威以攝人之口者彼見目前  
未便新造意圖祗尚可少延而據作焉如此終有新的日子卒  
字最可玩味卒斬承上二句來何用不監又承卒斬來○張七  
澤曰首章言民具瞻以下五章節○有民子曰民言無羞○  
俾民不迷曰庶民弗信曰俾民心闕正典此相應皆言其失具  
瞻之望也

南山一章○草木將長大徧滿山谷見山之生物均平如



寧若此乎。若臣而不知  
 如與之同。則止也。忍心  
 害理。始心念矣。  
 不吊重耳及求諸已固足  
 以清死矣。尹氏則不能為  
 故不免憫恤。于是天記未  
 所止焉。典義月增長便斯民  
 所以切也。不知東國之力乃  
 不助親為政而以信之小人  
 遂使新民受其弊至終不  
 有而不答辭也。尹氏之責因  
 其所言此言天降亡之日哉  
 而惟言致亂之故民也。楊  
 氏之意便是尹氏不承其  
 心之過矣。  
 乃彼事推天民皆受其禍  
 擇補仲書詩經解  
 枉豈付有可證之所者猶時  
 自見也。奈何復後而執謂  
 而杜預頃可以轉其然哉。或  
 曰。古制皆先王之聖賢。體  
 元可性之所亦將何所勝於  
 輔衛也。此時時事在不備  
 輔之意雖甚多而故去之  
 方竟重述所以元可往無  
 何耶。以小人之性關心死生  
 方幾耳。惡以相加則視其子  
 戰如欲戰。獨反我乎。校舊訓  
 相與於公知商主前辭不以  
 為怪。其意怒之不可斯如此  
 是以君子免禍而可成。  
 補新宣注云。小人之性  
 趨安畏危。常正靡靡。而  
 之由。  
 夫天章通云。尹氏不平之禍  
 而叛亂以息。故曰國用人等則舉錯得宜而人心服。故唐德宗  
 民終怨上之心。則不平之禍若其速云。所謂民心悅則天章滿  
 矣。又何不備不惠之有。  
 不吊吳天章。○不吊吳天猶云天不憫恤。彼既不能知局如夷  
 天自不免不備不惠。該亂靡定。而悔禍與日俱深。不寧也。乃上  
 有悟越不憂。而家父獨憂之語。意公於誰秉二句着力。誰東國  
 成是與東國之地應不自為政上弗躬弗親。應幸勞百姓俾倬  
 民不寧。庶一卒字有終不自改意。○按知離與如悞不同。前  
 以乳之初生言。如父母之作機。此以乳之又生言。如猶酒之未  
 醒又傾知憂心如醒是家父自言也。君子憂之曰蘇子文法多  
 是如此。稽留用早口氣說殊諒甚。  
 當彼四壁章。○此章有二句。思慮亂意較不過引起下二句。以  
 兄天下實恥。初著尹氏致亂之罪耳。四方之大而曰戚者。猶  
 唐人布衣出門皆有碑。謹謂天地寬之意。  
 方茂園章。○此章承首所以康驕者。正為小人之性無常。茂  
 意相加。則才戢輒起。必既常惻。則如歸辭是既離而各合。方恐  
 而即喜。彼其中傷意類。現在眼前。所謂腹中鱗甲突中刀也。如  
 此人而與之共事。真堪笑矣。  
 吳天不平章。○以尹氏不平而歸之昊天。看有天蓋其疾者。倘  
 非天實為之。彼何能以及六尺之軀間。此莫大之要矣。無嫌弱恨



至於如以治天使之而... 尹氏之意惟尹氏用... 不軍不伐民不軍... 附致接家父即魯桓時... 正月全

之昔其時可知也... 正月首章... 亦孔之將... 獨憂故曰... 一國之人皆狂...



此心非所當知也。然其  
現其意以愛心蓋之而  
反其子于倫是以未其德  
天而中道之也。  
虞心章譏天說言繁與則亂  
日甚固將亡之兆矣故我心  
悼、深憂念此身不棄國  
將亡與此無厭之民將俱被  
因勞而所為人之直將俱被  
將使漢何人而受陳如魏烏  
之飛不知其止于誰之屋也  
不可愛乎哉。  
補新說以此一節詞氣則未  
新詩故以此此章是申后  
太子之詩亦以追述則其  
所始烏說言者曰彼知之  
當據陳城長都知不然  
只是小人說得之或如何  
便至于亡國而百臣僕之  
唐也。  
齊後帝謂天批言之人惑亂  
謂走學事之人并為臣僕則  
善惡之不明亦甚矣且僕則  
林之新蓋其大小分明可見  
今說言之此或方克強痛痛  
冤訴于天而視天反掌然  
吾無量分別善惡則知此  
衣而安哉若類者然則特天  
之未定耳及其既定則善必  
福而惡必禍人雖好惡未  
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之降  
罪于惡人夫豈有所情而禍  
之乎然其既定之理固作有  
然也。  
謂山章譏今哀此之說批言  
善與彼山章高也乃謂山章  
憂心悼、章○批言更亂是非混淆國是使奸黨並進而忠  
善類去亡而不知國家未有不覆亡者故傷已與斯民均為不  
幸而罹此難固嘆世人飄泊無依何從擇主如魏烏之飛不知  
其將止于誰之屋也瞻烏二句緊繳上二句說玩詩有如字自  
見讀此詩隱然見忠臣不事二君若已所自處其不從他人受  
祿可知矣但不必顯然說出替他周旋詩人本意實為危言以  
勸之耳○一說云周之興也有烏流于屋之瑞今周將亡不知  
其瑞當復見于誰之屋也此非正意存以儆覽  
晴使中林章○亂世批言清志而無善彼虜天皆無所見自故  
中林章以人之有見及興天之無知言福苦禍遇天之常理以  
小節之章  
氣化自感力數常有時而變正天未定之時也及其既定則  
今日之受禍者安知不為福今日之受福者安知不為禍乎故  
非天故情而惡之也○行惡者自與僧之理會不善之人終自不  
能勝天耳勢不知天奈何時定乎○若謂偏重禍淫一處  
謂山章卑章○上數章已責說言之人耳至此又提出批言而  
歸重王若見王既不能禁止而舉朝又莫能辨明極其痛恨之  
詞謂山二句只是大槩論批言不盡然如以為高卑之類此即  
指虎為馬指野鳥為雀類非實然也寧苦之態蓋王方休較不  
斷其能寬察而禁止之也及至召故老占夢之臣訊之宜為王  
一別其是非夫然以故老聞事之不能明曉者占夢知來之素



而說伯語堂一句一轉蘇氏註逐句解去作文須依本文說完乃其義之既隱而後說伯以助予受命有所以義然則感蒙將見而蒙若俯首至于既免而後求蒙之助助則亦在免而後以蒙之助

意陽詩人語氣下筆總貼方見真活○王氏讀詩記曰既輸兩載將伯助予如唐太宗敗於高麗乃思郭元振玄宗蒙塵入者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矣

無華爾輔章○此章喻宋賢子未危而危終可免也輻以固轂者輔以益輻者僕以將車者但輻固帶轂無轂二句猶言無轂者輻以輔政也屢傾爾僕屢求賢才以充用也國家事已不可為而憊曰無車曰屢傾曰仆輪絕陰言說之以深致痛

小雅五卷 三四

而說伯語堂一句一轉蘇氏註逐句解去作文須依本文說完乃其義之既隱而後說伯以助予受命有所以義然則感蒙將見而蒙若俯首至于既免而後求蒙之助助則亦在免而後以蒙之助

意陽詩人語氣下筆總貼方見真活○王氏讀詩記曰既輸兩載將伯助予如唐太宗敗於高麗乃思郭元振玄宗蒙塵入者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之亦晚矣

無華爾輔章○此章喻宋賢子未危而危終可免也輻以固轂者輔以益輻者僕以將車者但輻固帶轂無轂二句猶言無轂者輻以輔政也屢傾爾僕屢求賢才以充用也國家事已不可為而憊曰無車曰屢傾曰仆輪絕陰言說之以深致痛

小雅五卷 三四



三五

十月之交章○首章先紀日月之詳總見群陰並見不宜見食

五六

說曰則維其常者亦變中之常也食與德不同所以陰陽之本



山從之兆。今千八主也。不體。此以陰視之。勝負陰。陰勝陽。然有不。故召用其。不。其所常行之度。數。行。作。更。將來知應在何事。何人耳。本文何字。是有時如此想像。方令微。不。明。六。書。時。重。日。食。而。月。字。特。書。之。現。下。四。慎。之。旨。句。使。知。

晦。一。章。德。然。今。日。之。變。非。但。日。食。而。已。當。此。十。月。之。時。當。伏。于。地。中。今。當。電。交。作。彈。不。幸。不。善。而。天。道。變。于。上。美。且。百。川。沸。騰。而。失。其。源。下。之。性。山。家。卒。崩。而。易。其。止。止。之。常。高。岷。峨。崩。而。為。公。深。谷。填。塞。而。為。陵。是。地。道。變。于。下。美。夫。繞。陸。口。之。固。以。為。異。今。十。月。而。雷。電。山。崩。公。道。皆。災。異。之。甚。昔。是。宜。恐。懼。修。省。致。此。地。之。變。皆。是。宜。恐。懼。修。省。致。此。

其。以。可。也。求。今。之。一。明。為。天。地。之。交。而。會。莫。德。創。也。空。不。主。牛。傷。猛。其。此。年。以。天。當。電。交。作。於。宜。非。安。泰。要。家。不。公。非。順。作。是。時。山。家。卒。崩。助。陰。合。易。位。此。天。地。之。大。變。以。故。告。人。主。警。勿。謂。今。之。人。其。之。德。也。必。暗。精。此。王。其。皇。父。章。諫。天。災。為。之。實。如。此。豈。死。焉。而。戰。伏。而。士。庶。遇。六。言。乃。則。天。父。為。卿。士。之。當。用。一。皇。父。則。天。父。之。宜。道。矣。番。氏。往。任。司。建。之。章。和。數。家。伯。任。不。事。以。掌。邦。治。有。仲。九。為。字。王。之。飲。食。而。為。膳。大。有。張。子。為。掌。王。之。八。法。而。為。治。

晦。震。電。章。○此。章。言。災。異。之。疊。見。而。怨。君。心。之。不。省。也。雷。電。不。可。平。諱。恭。肅。不。可。言。歸。也。雷。電。不。足。為。異。惟。十。月。有。此。故。為。異。耳。不。幸。以。震。動。搖。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當。暑。月。令。云。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好。電。仲。秋。之。月。雷。始。收。聲。又。云。十。月。虹。藏。不。見。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容。地。氣。上。洩。民。多。流。亡。觀。此。可知。不。幸。不。令。之。意。矣。百。川。四。向。皆。以。水。患。說。為。谷。為。陵。水。沸。騰。卒。崩。果。已。上。提。是。天。變。要。說。出。天。心。仁。愛。意。不。可。以。天。變。地。災。杜。其。也。此。章。言。恐。懼。修。省。致。此。

平。看。初。卷。此。王。而。曰。哀。今。之。人。者。微。而。婉。也。莫。德。只。怨。天。之。戒。不。思。恐。懼。修。省。而。無。政。不。用。其。良。即。在。其。中。

附。政。按。唐。志。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蝕。即。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也。又。國。語。幽。王。二。年。三。川。震。岐。山。崩。即。此。百。川。沸。騰。山。家。卒。崩。也。但。此。詩。當。作。于。六。年。日。蝕。以。後。而。詩。人。追。言。其。事。如。此。耳。

皇。父。卿。士。章。○此。章。推。原。災。異。之。故。皆。傳。皇。父。用。事。以。引。進。小。人。而。又。借。女。嬀。以。為。主。故。先。數。之。為。嬀。之。咎。無。非。終。上。不。用。其。良。之。義。也。卿。士。位。卑。而。無。從。大。官。故。為。龍。荀。蓋。一。皇。父。父。進。而。衆。星。父。皆。進。矣。司。徒。數。五。典。使。兆。民。眾。宰。統。百。官。均。四。海。掌。夫。主。



不致于死。然此乃天之所命，非詩意也。  
勞意同，俱是得聖人之度，然而不救，則說者俱作安命之義，不似罪重之失全非詩意。

活，事雖既離之後，野臣離故國而去，猶以去特也。

故推本而言曰：「子之不孝而踰國步之艱危，其所當効力者，豈可以時之不義而免乎？」身以去乎？誠以今之時言之，彼治一最大之具，天以獨靈為德者也。今乃不大其德而除其賊，使健之民以新仇四圍之人，偏覆之德何在哉！我天之降災，所以懲惡，使此於應國必將死者，人乃有言曰：「夫如何矣！」天威震怒，固足增補何憂哉！

處幽隱而為此，此雖先覺有識者，豈置之于無睹哉！亡之也，則是既伏甚毒大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于死，則知之何代，以不有罪而罪之心，初則欲記難數，後之災天之禍，則人心莫能其責，亦大矣。

補註云：吳天而以敬德宣狀之，於以大德為異也。又云：受天刑，以弗爾求之。易為凶逆，則其始如秋周宗既滅，天報雖在，則則亡至至今，則姓將見，未可知天之所命，人之所歸，定于何人，然扶輔神鬼，雖有迫近臣也，而正大夫則欲去其勢多示之以嚴若實慈，蓋五六章文面體其情，而言時勢艱險之情，誠切，獨其離散而去，人臣之誼，亦不應若是然，微詞隱諷，令人心折，又竄詩其情，而正言以貴之，見終不可托詞而不返也。

告，吳天章。首章因群臣之離散，以遭饑饉之禍，故註特云：「推本而言。」蓋姑為怨天之詞，以發端，而言外見其常安於命也。元氣廣大，曰吳天，而又隱其惠仁，覆憫下曰吳天，而竟無其實。所謂勞苦功高，末嘗不呼天之冤。首四句輕叙過，而歸重夏天疾威，弗薦弗弔三句，正上下相關，處以無罪之民，而與有罪者俱被滅亡，正是弗薦弗弔之意，重罪一遍更言，謂置之於死地而伏，則明正其罪也。與史記伏誅伏字同，但就飢饉言，周宗既滅，章○此章言人離實水上，天愛而言，註中天變人離，不平看，置重人離上。周宗既滅，阮註將有字，只是據其有既滅之兆而言之，其先當在飢饉之外，蓋王與道災富並至，易姓之兆，非一端也。既滅云者，故為危詞，以決之，還是未然事，靡所止戾，只渾言未知天之所命，人之所歸，屬於何人耳，不必以止戾二字分屬天命，人心看，以正大夫婦離居，則人皆散去，已獨任勞，雖是勉從事，其誰知之，後見無人與我共事，非勞逸不均之說，三大夫是內而有官守者，而要肯夙夜奉公，邦君諸侯是外而有民法者，而要肯朝夕惕見，此亦是離居之意，時多

四十







使還獲于王都以致原反... 家主於風忍泣血無言不疾情之痛切若此彼其中必有大不... 得已者若止為憂家之計則亦不若是之可哀矣故終役詰之... 昔爾從王都出居郊外之時有誰人為爾作室者昔也不以無... 家而不去今也豈以無家而不還爾欲以是辭我不亦過乎陰... 自憂傷人誰知者故曰風忍泣血如血之此故曰泣血無... 言不疾只足上語則另有此畏禍之人也明矣惟懼之際而又... 不飲顯言故即蒙上無家說... 附攷沈無回云曰當武王克商之說也曰爾無正者正大夫... 之說也此即篇中之語命名耳劉元城乃欲以兩無其極... 傷我稼穡似不必然

小吳全

增補仲雪詩作... 受天重譴大矣以王... 通詩以章內謀字為主前總言王之威於邪謀而後新以... 善此意章俱有末又言禍之隱伏而已深愛之也二章具字... 有一切偏任之意三章嚴字多字四章曉字字字皆是不斯之... 意本欲刺王而不明指王說即廢威之布亦托之乎天此其主... 言渾厚之慶... 小吳首章言王之和僻君天使之亦無所歸咎之詞諷... 之謀屬王謀威之謀屬臣賊不賊以成事憤事謀之善者不... 從而不善者及用此又推其回過之由也善惡不分便從遠其... 決此人主莫大之患故詩人視之知其國事大壞而禍幾已伏

此自有其子家生重者... 所謂亦孔之卬耳言謀禍之深足病也與下章伊于胡底一... 倒口氣時說多後輔民作已惡之甚病言未是須知此章太肯... 已盡下三章文從此開發之○姚烏程曰謀論曰謀由是見之... 施為曰猶二字有辨... 論一說一章○次章承上言朝廷之上論然阿附以相悅說... 然排謗以相傾只形容他同而不和的情狀如此尚未說到... 為謀上國家有此小人定然誤國豈不可哀亦以見其無善謀... 也蘇之四句即首章謀滅四句加重言之或依朱堂誠把謀滅... 四句根論一說一來自小入言蓋王之聽邪謀正小人有以盡... 我之也看來不如與上章一倒從王說為長詩詞一則其意亦... 一也伊于胡底不知如何究竟也故註訓底至也何能有完會... 意解耳... 我既既廢華○此章我既既廢二句特借以引起下章耳重在... 謀夫孔多二句為主我言廢廢其謂孔多而誰敢執其咎固謀... 之所以不集也蓋衰亂之世人君不明不察故人人自見已見... 欲伸其說間有君子不肯任其責而決之但為小人所奪其... 說不得伸耳謀而不行徒作一場話說如訪問路塗難熟而弗... 身親走過終是茫然何得之有不斯無成正意即在知字內... 衷我為猶章○此章大就上三章之意而嘆嘆之言王謀之可... 衷也謀必酌古準今以成一代之道獻而今之為獻則不以古

小雅五卷

增補仲雪詩作... 此同仲雪詩作... 我既既廢華○此章我既既廢二句特借以引起下章耳重在... 謀夫孔多二句為主我言廢廢其謂孔多而誰敢執其咎固謀... 之所以不集也蓋衰亂之世人君不明不察故人人自見已見... 欲伸其說間有君子不肯任其責而決之但為小人所奪其... 說不得伸耳謀而不行徒作一場話說如訪問路塗難熟而弗... 身親走過終是茫然何得之有不斯無成正意即在知字內... 衷我為猶章○此章大就上三章之意而嘆嘆之言王謀之可... 衷也謀必酌古準今以成一代之道獻而今之為獻則不以古



之患近而易見。以一人而  
皆知避之。他如長國七家之  
禍。既子孫猶邪僻之中。而  
其勢斷不知以多難為戒。是  
以知之而憂之。此戰兢之意。  
有如臨深淵履薄冰求功深快  
甚焉之及也。蓋楊雄亦知此  
義則已。然王可不知早計。欲  
觀面也。子曰若大夫者可謂  
六國之忠矣。

補新直人知其一。莫如其此  
謂一集一場易和九他地  
事有大子。凡與河舊書其  
知身地如枕有隙一暴且  
焉者老矣知野蓋謂其  
葉間實分惟運言之。其  
事也不要說出。出言不  
物他行達邪謀斷亦不

增補仲學詩錄解

說此章者曰客云  
小兒背章大失遺時之恥  
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意  
謂君子處危殆之世不可無  
慮意二章之故定使鳴鳩  
小鳥亦於飛而不至于天乃我  
遷客而憂我豈能不念昔心  
先人哉是以當明發之時雖  
臥不安寐使我公覺松陰照  
以自警而昭之辱也

補新直小鳥戾天努力力於  
上之章此則以鳥與禽傷影  
湖廣此則別以無常之世所  
為自何能離之慮也。二  
人皆是念先人於先人今  
其所生之自得何以無忘  
也。三章之合然亦明發不  
寐當平旦清明之候也

附校按漢時之制國有大疑則使公卿以下據議故治河之  
謀不决遂致滔天之患盜鉄之謀不决遂有廢民之憂以至  
唐之維州宋之靈州其謀非一人謀非一日卒至敗吐蕃之  
叛開西夏之衆此皆其謀之不決致之也善乎司馬光之言  
曰謀之貴多斯之在獨此定國是著之準也

小兒全

金詩以第四章舉春爾所生意為首章有懷二人以餐相戒  
小兒全

之機而身與子皆親之故第二章遂相戒以謹儀三章遂相戒  
以教子而四章則總結上意以求譽辱於親所謂相戒以免禍  
者也末二章恐謹儀教子之外猶有意外之憂而視哲人之懼  
禍為尤甚無非終上有懷二人意耳

小兒背章○鳴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况我心之憂傷而能  
不念昔之先人乎此背勉強以求其至者故以為興或謂鳴鳩  
之飛而上至於天與己之憂而上念乎親亦可明終不寤言天  
明發則人不寐乃事為思慮之始昨夜氣清明之謂也有懷二  
人者慮辱親也親不可辱則身當修于當教也故云相戒之端  
○碩隲初曰將旦而天光開發人之良心亦與俱開故懷二人







何而安于廢之一、胡  
附致廣雅曰：鷦鷯而反哺者，謂之鳥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  
謂之鴉鵂。白項而群飛者，謂之鴛鴦。○嚴華谷疏云：鴉鵂不  
能反哺，猶己之不能致養，自罪之詞也。

跋：周道章○平易之路塞之，則草生憂傷之事念之，則心痛。  
此與意也。鞠之為窮，以道路窮盡而言。感焉如擗者，深悲至痛。  
惻！不寧有知物之指其心也。凡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  
假寐求嘆。然多者年少而容貌老，故曰：惟憂用老。或如疾膏  
而不病而病也。來豐城曰：此輩墓字九三言之，愁鳥向憂之而  
至於爾也。傳是司憂之而至於來也。疾首向憂之而至於病也。

玩桂有一節添一節意

作桑與梓章○桑梓為父母所植，尚不敢輕剪伐之。養愛其親  
以及親之所植也。况其親乎。康瞻云：句言已無往而不瞻依，非  
泛論人子然也。註中宜莫不瞻依論理足。詞瞻着仰望數事之  
意，依着顧慮追隨之意。語勢猶云更無他賴，惟有父母耳。此以  
天性至情言，非謂我瞻依父母，父母亦當我愛也。不屬毛外不  
運其氣體，不離裏面而不離其心腹，總是求其不愛之故，而不可  
得，故無所歸咎而推之于天曰：我底安在者，只自咎其命之窮  
耳。猶今人云：我命不好，六親無緣。又如韓退之云：我生不辰，月  
宿南斗，皆此意。



游我尉王惟幹是時知受爵  
 爵得即飲之曾不加惠愛于  
 其子而舒便以定察是罪  
 夫為舒便而定察之則其  
 之權時伐木者猶其罪之  
 而有愛之仁林新始而隨  
 其理而有相物之觀今乃反  
 彼有罪之人於不問而反  
 加於以非其罪者伐木新  
 之不善也不亦可哀也哉  
 爾新伐木時必傷其根本  
 是受物之仁折薪樵夫不  
 退其罪理是林理之權不  
 元伐木時之便斷其根本  
 折薪樵夫使一而分二以  
 比王之能斷夫子也此理  
 亦通又含私嫌作檢校  
 字號遂致于死此理更  
 增補仲靈詩經疏  
 直便故註記之于此  
 莫高唐孫然要其理之所以  
 得入者亦由易言故以易之  
 陳耳故山樵而後而伐其  
 則象極深矣而或入其理  
 謂之收非有萬理之隔而視  
 之者易言故君子不可言  
 句之轉殺而殺世於言故  
 耳易言故君子不可言  
 而生其理也我之見象則  
 之由耳然而我身雖不見  
 於殺我心終不忍在于國  
 於深也則我苟不伐木其  
 無得遊我之樂而殺我之  
 我身止此理故我身後事  
 我身止不見其理而後事  
 去之獲我之始亦不  
 故得致其自決之詞小於之  
 詩人皆與無易由言相碑蓋說言雖巧必視吾骨肉之難而入  
 之看愛子之心誠三則於詩言必加察美如或醉之者凡飲酒  
 獻酬佳而必返至醉則不然言主於我言不加惠愛而於說  
 言不復深察是察如受酬爵之易與上作一氣說伐木必以物  
 倚其顛危傷其本根也折薪必以斧隨其理欲其迎刃而解也  
 與意全重不妄上今有罪之諸人舍之不問而反聽其言而加  
 我以非其罪一含一加正見其妄也其謂之何趙士會曰伐木  
 四句不是說他刑罪之失宜亦明望他原說言而不罪已縱矣  
 嘆君子之不惠不舒寬之也然則他無可望惟有哀流而已  
 莫高唐山章首四句是賦休言莫高者非山乎莫流者非泉  
 乎而猶可醉而涉之乃知人之窺伺隨處而在一易其言恐垣  
 墻之外有善耳而聽者也惟任意而筆故曰由言此思念顯微  
 有所左右非必便是廢后廢子之言但究其後人輒覽王之意  
 向而生譏措則今日之廢賢豈非言語以為陷乎此詩作於信  
 諫之後而無易由言而作戒勉之語正見使妻姬處周宗既滅  
 未然作已然臣之於君為老言以激之也君子無易由言已然  
 作未然子之於親為微言以報之也無遊我梁四句是比詞遊  
 梁比東宮太子所居禁衛比承襲太子所事徘徊卷憊義猶有  
 下息三月之意焉至于身後之事置之莫可誰何謂之一字一  
 字一語云莫高唐山二句如註所解亦吾自愚漸之山曰莫



高象曰：莫以即穀人心之陰耳。古詞大行之山，能摧車五峽之  
水，能覆舟者，正如此。

此詩通篇皆是傷王之聽讒生亂者華大夫遭亂而訴于天二章章原其亂所由生以王信讒之故四章以下一言讒人之心不難知一言讒人之言不難辨一言讒人之黨不難除而王自信之而不悟此大夫所以傷也

乃言首章以此童以無罪無辜如此懼二句為主吳天已威  
二句即上無罪二句而重言之耳說人變亂是非使賢者得罪  
是被說即是遭亂而亂之所及則不止一人特作詩者亦在其  
中

小雅五卷

五三

內懷謀人以持亂便是已厥便是秦懷周子懷字深致其亂有  
無幾天鑒我而使之免於誅也漢知此一章雖寄訴天之詞朱  
註所謂自訴而求免之詞則章管下四句與商以告晉管一章  
猶訴天即有求免之意似不必然  
亂之初生章○此章以君子信說句為主亂字與汚水篇莫將  
念亂之聲同傳始既誣者言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君  
不為之別白遂至並蓄於胸中而誣之疑信之間歲月既久待  
息漸生心所疑惑者則往以爲有驗而前始兆耳信說不日  
忠諫不分是以和止混淆是非易亂而禍天下也亂之又生既  
自來矣君子如怒四句不是示以止亂之道乃是懷王之詞言

小人每以說言霸士黃貴視王所好不大然說從必金財計以自媚於上視王所好在君子彼又托君子之說以自文謹敢復以說進者惟王不慧是以說益逞而君子益病耳玩註補益自見徐吉意曰怒則威疑去疾杜則梁南養生沮如築堤聚求已如斬草除根形容可謂曲盡

君子履盟誓。履盟典上如社相反信盜典上如怨相反去焉  
臣之間。不必腹心相示。而以盟誓相要。已啟猜疑之端。而以盟  
之者。屢。不一。則又憤而不足信。其待君子如此。固宜善言不  
用。而亂之日長也。小人苟欲誣人。每。乘間伺隙。惟恐父知致  
名之為盜。而君又信之不疑。則彼必肆然無忌。其待小人若此。

者又能授吾之機而中吾之好亂其不益進乎承上言不可信而起下為王病言耳是其言津有味不屬王說饒進食之義亂進而不止如嚙之不厭者然止與耳相應雖其止共說出小人心事若只就職事說則小人之曲謹殆過於君子但不是全念止於共耳彼甚危殆國家人君之病孰大於是

附政按註中邦國有邦句乃是解盟字義此處盟是與齊盟非與神盟也三山李氏曰攷之春秋傳如伯有之亂鄭與其臣下盟者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

美寢廟者此章以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為主反慶



補註云：定前一句疑是誤。莊紫衣水章云：此章以往來行言心爲數之二句爲主，興意以行言尚欲解之行言尚欲解之見，不以難而阻也。行言即浮浪之語，而猶主盡制，雖有盡制，然非小之所不得，所謂不根之言，不薰碩與巧說此章原爲重說言而發也。下即上心爲數之意，而歸重巧言一過碩言要重而不輕浮，舒緩而不急事有味。

卷五

是豈可出於口哉。予之使可  
 羞。而彼湖之度。不知以爲  
 耻。夫出於其死。死之巧。亦  
 逃。名之心。豈要諛人之高。亦  
 何陋之有哉。  
 何陋之有哉。  
 予宗法地人。特傳于生。重  
 之大。乃本于賢人之大  
 意。彰宣出之。口而所謂居  
 止。知陸楚之是言也。  
 彼何人斯事。其承上言。見不獨諛人之心。易知諛人之言。易  
 辨。即諛人之言。亦易除也。語草查。推說。彼何人斯。已是鄙之  
 不足數。曰。居河之廣。居園下流。賤品。曰。既微且陋。又極醜疾。從  
 是極形容其人。已大暮可觀矣。夫既無拳勇。而又陋為亂。意其  
 勇。有非吾所及知者。然而平居不可屈伸。則亦何能為勇哉。而  
 為。猶將多若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而究其黨。能無幾人。亦

阮季車力可以自給而口  
友則擊也記之陸機又有像  
勝之或平居已不難伸亦  
何法本方口殺人豈而此  
德則則口而身如此必  
有助之者矣然其所無居之  
死矣我何人哉吾亦不能甚  
愛也然而王不能除也則死  
而者之遺又何怪哉  
懷南唐居之廢和唐聚于  
卑下之地乃卑之詞也

蘇公一篇之肯不過極之一字如同僚友如伯仲而反攜此  
友側也遊梁而不入門不入言我與友側也遊陳而不見其身  
則之乎然亦居使彼何亦  
元幾人也此甚善採人之  
不嫌陰陽惜之不除陰

浦人斯章金亦通特書  
其不見於不立其端即六  
皆方知尔斯而不精出斯  
之何耳即三節不愧于入  
不長于天加持筆動之林  
示未了惜已說到後却可  
隱以之復持神無初不可  
陷入誤已始未幾詩人

明自張胆處歎其一來雖曰望之實以愧之

蘇公一篇之肯不過極之一字如同僚友如伯仲而反攜此  
友側也遊梁而不入門不入言我與友側也遊陳而不見其身  
則之乎然亦居使彼何亦  
元幾人也此甚善採人之  
不嫌陰陽惜之不除陰

故宋章特表之曰作此好歎以極反側此蘇公分明現出一詩  
之肯藉以前章為疑二章為諷三章為黃四章為絕五六章為  
望七章為詰八章為與其悟俱失旨矣

○喬君求曰篇中近世奇語俱是托言而反之意即在言表  
示未了惜已說到後却可  
隱以之復持神無初不可  
陷入誤已始未幾詩人

何人斯首章○此章以其心孔艱句為主蘇公糾暴公之為人



運天以隨人也  
臣原重據有其往來之疾若  
聖風既使其有自南自北則與  
我不相值也公則遊我之果  
矣明以解我之懷夫使我聞  
聲之下致親於不見之故則  
遠所以致親於不見而已  
安行事遠爾之不入見也  
為聖行之故然現爾平時徐  
行獨不暇息而況聖行何暇  
脂其事哉公臨其車則非其  
也乃托以聖行之為辭非其  
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  
我望爾之切也  
爾還重也言爾之往也既不  
入我門矣倘還而入則情不  
終絕我心猶在乎其悅也遂  
而不入則爾之心反覆更詐  
增爾仲雲詩經脉  
我不可得而知其何不一來  
見我使我望汝之心得以  
安云  
伯氏事瑤夫始終不一見我  
大約以避我之故也並未甚  
不相和而相贈猶與我耳乃  
爾我同為王臣有兄弟之義  
伯吹壤而仲吹壤心相親也  
而聲相應和也如是則我與  
爾如相實為壘壘不知我而  
謂我我若曰誠不我知則出  
此三物以贈之於神壘有以  
慰壘矣夫既知之而乃贈之  
則信乎其心之相親也  
神射言提起平素相和之義  
蓋融信也聲神壘壘有不  
份而同不我而去之意於  
拈珠國事居同心同氏上  
而不我還意其我親而又我遠則我心之挽亂也多矣  
爾之安行章○此章以壘著之來云何其肝二句為主賄車固  
非實事即托以亟行當時未必真有此托也大抵小人院中傷  
君子自壘面目相見錄公亦多方假設以攻詰之耳此章壘著  
之來指其逃梁逃陳之時而言下章壘著之來指既還之時說  
勿泥  
爾還而入章○上章言彼去而不見此言彼還而或見總錄  
公窮暴公之情也時說多謂此章意重壘其來上發揮即孟子  
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意不知論詩人忠厚或者亦有此心然  
據暴公之人品終公端不望之矣  
五八  
伯氏吹壤章○此章總是叙其相知之素而深懷之以諒不  
我知句為主吹壤吹虎指謀國議論相為附和說心相親愛正  
可於聲相應和中想見之如貫言其相與無間若有聯而比之  
者然我知謂知其旅國之忠故身之義也盟之所一牲而已  
非三物並用詩以三物皆詛所用故總言之盟者盟其將來詛  
者詛其過往故處暴公之譖獨以詛言總是明其必知意  
為壘為憾章○此章以極反側一句最重是通詩之旨言爾  
雖逃梁而不入聞聲而不見而彼之面目固靦然視人也雖以  
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故呼水弩亦名射王本言其暗中詆  
毀一如鬼域之射人而反言其靦然無恥尚欲動其悔悟之心



經 66—122



松有異乎... 之外加以楊園... 王時詩也... 谷風全... 此詩首二章... 此詩首二章... 此詩首二章...

其相... 之輪也... 此詩首二章... 此詩首二章... 此詩首二章...



可謂仁人君子矣。  
 有東夷之國圍于矢而傷  
 于財。雖大國作伐以害弱曰  
 行。然恐欲救天下之恤而傷  
 今思古教同然之慮。雖蓋所  
 以威食而己。所以救而者也。  
 今有使欲滿蓋之熱。必必有  
 林。然裁并之棘。七必此。此  
 周之路。有如此之滿乎。則必  
 有知天之王矣。夫以君子  
 則率厥以朝宗。小人則雖里  
 以封。若有周。厥際固然也。今  
 此周道猶然。故道也。哉。乃  
 言殺之。而猶然出。律則則以  
 東方之賊役。莫不由是而西  
 潰。補仲雪詩。經勝  
 輸子周升  
 中書讀然東人賊役之圖  
 何如。後東方大小之國。固非  
 一和。然自其供子。賊也。則時  
 困于布練之征。而梓柏之上  
 無復經緯之在。雖梓柏之  
 亦可。用之以。痛。莫有自其  
 子。後也。則皆。固于。行  
 而能。公。天。皆。不。于。周。行  
 之上。雖梓柏之。亦。莫。洋。而  
 解之。失。大。以。供。賦。而。至。于。空  
 林。柏。則。傳。示。賦。可。知。以。供。使  
 而。至。于。梓。公。示。則。困。于。不  
 知。是。以。供。使。是。深。而。至。于  
 病。也。不。亦。重。可。憐。乎。  
 有。利。害。謂。天。既。賦。使。事。吏。旁  
 甚。多。為。人。上。欺。獨。不。懼。恤。之  
 矣。彼。有。然。而。來。之。沈。矣。無  
 困。無。所。赴。愁。而。愁。子。天。既。所。歸。咎。而。咎。于。天。矣。不。津。已。而。若  
 怨。之。詞。也。○此。詩。自。天。漢。以。上。其。敘。東。國。之。苦。已。盡。矣。收。把。一  
 個。天。說。來。說。去。是。淺。望。之。處。說。到。怨。之。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  
 到。及。助。西。人。處。謀。論。縱。橫。不。可。揣。傾。讓。國。在。京。師。之。東。而。譚。大  
 夫。以。東。方。之。困。告。遂。以。大。東。名。篇。  
 有。餘。蓋。發。章。○此。章。重。聽。言。願。之。二。句。為。主。首。言。有。蓋。以。威。泰  
 覆。而。錄。然。其。滿。則。必。有。棘。七。以。載。鼎。而。而。抹。然。其。曲。錄。則。不。平  
 抹。則。不。直。故。取。以。為。平。直。之。興。如。祇。如。矢。難。以。周。道。言。而。貢。賦  
 實。初。均。平。如。一。亦。可。想。見。群。臣。懷。周。道。以。來。朝。庶。人。視。周。道。以  
 歸。往。古。道。係。然。而。時。事。頓。異。故。特。傷。之。含。悲。苦。怨。所。謂。望。城。欲  
 哭。也。賦。役。西。輸。乃。朱。子。推。原。由。而。不。宜。露  
 小。東。大。東。章。○梓。柏。其。空。非。謂。無。梓。柏。是。梓。柏。之。上。無。經。緯。也  
 糾。二。句。正。承。上。梓。柏。其。空。說。來。集。註。至。於。以。三。字。玩。之。自。見  
 萬。靡。靡。爾。樂。寒。之。水。服。亦。倫。可。知。公。子。往。來。則。小。人。之。疲。于  
 奔走。可知。管。舉。一。以。見。其。餘。竟。使。我。心。破。只。承。挑。三。句。說。却  
 與。大。小。註。意。相。合。諸。家。俱。管。上。七。句。說。覺。脈。絡。欠。貫  
 有。別。沈。來。章。○此。章。首。段。是。即。物。以。興。人。之。見。困。下。是。因。物。以  
 憂。人。之。當。安。只是。因。興。意。而。並。言。何。確。齋。又。作。輿。說。不。必。依  
 憚。人。指。民。說。不。無。公。子。蓋。此。章。承。上。章。之。意。又。舉。所。可。憫。恤。之  
 人。而。莫。其。安。之。也。宜。安。而。不。能。安。之。此。民。之。所。以。益。病。耳。章。意







泉水從有時而止有時而流  
 失也乃曰遺事功無止息  
 之期則何時得以免于禍而  
 能淑載齊及溺之意或主亂無時而息則與前三章意重  
 溺一江漢章○此以人情不如物理為興江漢為南國之記則  
 是南國且有乎江漢矣廣源輔氏謂江漢有南國則及了不可  
 奈何訓護有即春秋不有塞君之有謂不以為有無也不見寬  
 恤意高遠一層徐敬曰不我有則不免禍禍而日被殘賊之  
 害矣此章最醒  
 雖鵲應為章○此章言乳無所止雖欲飛遠舉潛隱深藏而  
 卒不可得也淵明詩望雲漸高鳥沒水愧遊魚意靖相似須知  
 無所逃避與棄其藩籬不同蓋上就天下之乳言是悲傷感慨  
 之詞此以處世之勢言乃無奈旬安之詞要知是賦不可涉於  
 比休  
 山有蔕微章○此章取義之與作款慙全詩之意而言告哀  
 不是告之于人是自鳴其哀傷之情也不文堆字與註中而已  
 字相照蓋言不敢有他反也則當世之乳使人恐不敢言者  
 又可見其憂滿澤此意方今詩頗有傷之意  
 北山金  
 通詩重在役使不均為主一章叙已行役而貽憂于親二章言  
 人臣皆供役而已獨賢勞辜正原已所以獨賢而未則屢數  
 役使不均之意而貽憂于親之意皆在言外







造至於不能安眠而出宿于外高念之至此豈不懷貽也乎蓋王事未成則有及覆之謂其及覆之我加而不故耳

望爾章遠夫我之憂如此甚爾徐矣豈可不有怨哉望爾居于四方不勞於他營今固如是其安處夫然先施以安處而自達可也尚當請共尔之職信以盡其當為之義惟正直之人而可焉若助者則是與之以資其忠告之益於神主德之於實之中必隆其養好式報以女則樣可求保矢寄着關於家室道能復福之若是哉

望爾來重疊驛非君玉國事坤補仲卿所錄脉

不旁於其飛今以此其去泉泉而死此其悲何如可之間常情無一之職位以新其無罪之志其好是正上之人以觀其變人之九則神之聽之於一轉之本必察其誠而介以罰大之極常事可長守無言統於心者其能休之若是哉規方而大夫武之忠友朋相止之義保其不失

詩首三章此則山王為詩建之樂文而忘遠者曰樂之作也王所以平情而宣化者也是何令樂之不古耶亦王親鍾之結作將而有直夫從水之始見於湯以南瀾湯失夫鼓鐘淮水之上言王

之威製有候而已之勞頓無期乃已自不能早去而自賂此愛此以分戴自安與自貽伊阻倒着不然戒他人以靖共而有欲遠避亦有相矛盾矣謝氏登山曰興言出宿又不止于曉懷顧美古詩亡出戶獨徬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霑裳承公興言出宿之旨反覆亦不可作君之刑辟無常說當與罪晉趙怒一例

嗟爾君子末章○此二章承上僚友之安處而言為念勞不可安於晏逸即安危相倚之謂請如自精自獻之請即安享其善如虔共兩位之共即敬字意言各安於我所當盡以致共其職而正直是與又所謂盡職之助也雖是教他親賢賓看陰

小雅卷五

諷他保全善類之意前云念彼共人而此文戒其靖共知其原未能共也蓋遵詒畏讒改微詞隱諷如此惟好是正直則神明所佑而祿位保萬助安廣可常矣

鼓鐘全

此詩首三章聞今樂而思先王隱刺之也未嘆今王之樂仍不異先王微諷之也首言懷古不忘而不明較其德必言德不猶今而不直斥其荒至後其詞愈隱其意愈微殆初不覺其為刺甚如明說樂是人非恐傷溫厚之言嘉樂不野舍穢祭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湯一階三洲雖只表文叶韻亦有因水落而見作樂之久意或云淮中自有三洲



力於農事以奉饗廟之祭者曰農者天下之大者也。若國之大事食穀公卿享曰祫而春社祀農夫豈無所自哉？彼雖然也。農者之疾苦，地本不可以耕而食之乃有抽除其穀而棄之之以為田者。古人何乃為此乎？季使致我于此而樹藝夫禾稷也是故我也亦古人之成功而重稼穡之力由是著矣。我春秋則與之無善焉。秦失天威成之際分以時之也則秋分之既度是以備之也則秋分之既佳由是種之以為酒醴以爲食以聚以之而致孝于親以安以備財穀敬於八則祭。

意其福壽界其什計以介大景火之禍而宜報于罔所歸于天。凡可以防凶御害不貳而錫之美。

濟、豐、且足以方祭之功言之。但見此祭之人濟、豐、冠之必後祭。一祭濟之不家由是慶今年以承來歲之祀也。則謂可以周治性之驗。將以敦薦牲之敬又便祝神求神于門內之地以開求神之義。祀事畢亦可謂備而看矣。由是先祖而臨之神保樂而食之。齊魯孫以大福而使之萬壽無疆。永居公約之位尊卑四福之幸也。虎紀事修而履福也如此。杞夏章說不特此耳。正見祭

意而言之也。每葉要繳力農所致意方得詩脉。楚丘章句○此章以黍香矣，四句為主。正見力農之事。下春祭而獲福皆本於此。首四句不過推力農之所由興也。古人鑿開罪辜為我而回我黍稷者，謂彼將開蕩世莊食之源，而因使我濟養妻殺耳。與有豎盈籃箕，有次意。爾未獲我倉是飢之於靈，我度是積之於場，自己獲言以是黍稷釀之為酒，蒸之為食，而將何以乎，以之祭神而享而祀以之獻尸而安坐。曰安三飯勸尸飽，曰脩，豐福就常享曰祿言。

濟，諸章○此章以祀事孔明白為主。濟五句是薦牲之意。稅祭于枹是求神之誠。祀事孔明總承上說。濟自容貌言猶執步趨言以主祭言不必兼與祭執事之人在中絮有度義只是省牲而擇其色純角正之謂錯。每義當不過言往祭的意忌利字以治性肆將以厭往本各有人而所主在事現四或字可見輔氏各有其人之說云矣。妨者神之所棲乃其生時所出入處恐神或在焉故使稅祭於此以博求之非王氏所謂門內屏外未諸陰陽之義也。儀文甚至曰倫典則昭明曰養合之是謂孔明知神無形故言皇乃神慶尊位而來格即如在其上之香芬有象故言皇乃神作皇尸而來歆即睹其飲食之意報以介福二句串說蓋萬壽即介福也。此正所謂有慶○令濟一二



古字是說言乃奉神之  
所與者云必如式如式  
是而後乃以式爲百福  
之實必時爲時處方見是  
然非以爲靈爲國福之實  
水錫爵以福之而生爲  
也時以之福之而生爲  
時以之如以時福以式  
字決

禮後至近兄事弟畢祀三  
獻既備而思矣矣祭終三  
既成而者終也時則主人  
所階下西面之位以待神  
云也工祝傳尸意以吉利成  
子主人於是神醉而尸起  
尸而神福矣送尸之後膳  
之司祝者發謀其祖居婦  
司更者廢像其更官以飲  
禮稱傳尸當饋服

爲故不敢遲慢也徹俎而歸  
賓客之祖不敢留與妻其  
同祖而爲諸父兄弟者則  
留其之或以盡其恩也所以  
等賓客而親尊之也養即其  
交神之意而性之爲待下  
之執事所以清神學于前  
補新者以節只是敬祭畢而  
備禮之次以及燕私下節  
方宜燕私而禮攝

樂與妻禮攝私何如夫全于  
廟而安葬于土矣其靈于  
也移祭時之樂也奏于靈所  
遂殺同姓之親則和氣爲  
子祀所書之外新出開殺  
況生與死之人故有節焉至  
於祭禮辭第禮言而吉曰向

之類言飲食爲神所享故使祭條三年百福禮儀孝孫之事  
故神亦使之衆有衆等所謂類報者如此俱要見孔熯之後猶  
然方有開銷所飲即湯若有與之相期者故曰如幾有一事必  
有一法最爲繁多今稿無不浮恰似有法度以齊之更虧欠他  
不得一獻故曰如式齊者不亂謂衣冠必正瞻視必尊殺者不  
遜謂敏於執事疾於駁奪臣者不邪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較  
著不忍謂淵上屬一執玉捧盤極制爲至謂至善無以復加也  
事有萬儀萬儀皆得享善之極只足上語孝子所以事其親思  
臣所以事其君皆於此出矣

禮儀既備章○此章乃交神明之終逮群下之始所謂既盡禮  
於而再遂致愛於所親也蓋工祝致告後而送尸徹饌雖私時  
祭畢時禮次曰既脩者禮終三獻曰既戒者樂終三闋但位即  
未祭時分列之位也前但祭時醑尸之位不同利訓順成訓畢  
言孝子之順養禮畢也上致告是祝致神意以神無言故曰致  
下致告是祝傳尸意以尸有言故曰傳尸在門外則疑於臣故  
迎尸送尸皆以門內爲節尸以神爲度故神醉而皇尸起神以  
尸爲依故送尸而神保歸大抵尸之歸亦神之歸也神既于此  
而歸則饌亦于此而徹鄭氏云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徹遣豆而  
已徹饌後則當燕私長賓有祖令有司徹以歸賓衆賓有祖令  
其自徹以歸而惟同姓之諸父兄弟則以餘饌衆羞燕之重親







禮記以古地於辰成朔祭禮以爲節而殷之皇祖與泰稷正陰陽所以爲四時之辨物而順乎子之義心由是興之格之使之齊莫以受天之祭其意鮮利而禮福也如謂祭以重誦言方祭之求以清絜齊肅之誼雖以之求神于陰陽謹密後迎牲隨以歸之牲于子祖考之廟由是以主之祀執其處乃飯其是以告之則祀饗之牲不設用也而其血以告祖明非特殺之牲不設祭也不取其骨以亦

失了求神當依祭禮先灌地而后迎牲以禮節曲全為主其曰求神半陰曰迎牲而事曰告綏曰告綏曰升矣曰求神于陽句句皆重見曲全而事神之節無不盡也此薛方山議論最是執其重乃句重貫束二句取幣將爲升祭之用其時猶未炳也蓋炳在真熟之後故此時但曰取

謝疊山曰祭祀之事各有司存執刀脔毛取血簪以明親之何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子孫之恭祖考必身親其旁有

致其力然後盡其心焉耳

問曰：「英靈不書也。」又如：此。是祭是事章。○於章以處。○分。○祀事孔明二句為主要是祭是事。看兩個是字。須蒙駢杜而言。不專指駢杜說。玩必。○分。○句。則知奉神之物。無不享。故要分如此也。此句須入黍稷俱饗。底位並潔之意。杜不熟。荐何像。臭味馨香。此何確齋諒。獨冠諸說。祀事孔明。無訓佈者。終始不遺。為脩節。次不黍為。總見公卿惟力農。故能脩禮以奉祭。而獲福耳。萬壽即是介福。勿平

下下無窮矣此其義也  
 從從萬壽介之也  
 南田前章○此章以有古有年與我豐年二句為主首五句  
 推豐年之遠下又驗豐年而然乎農以見神功之當報也甫田  
 曰俾言一井之田甚大中公外私俾然甚明歲取千千者十分  
 而取一良法也取陳以食農人取民少與民多則補不足助不  
 餘又為良法中之美意惟自古有年故得存其新而散其舊如  
 萬世之康同也一歲之中取

夫千子私之。以爲私食。及此今字根上古字禾粒爲草。以除其常。耕雖本以護其根。草去其根。則有餘則又存其根。故上非以食養人而補不足。以自古有年。是以陳。相曰。以散之不竭。夫有以古。况有年而今。陰雨。故以者。耕也。則農人方且或耘以除其害。耕以離本。而其害復又已。耕。則復成。則是又將復有年。夫故於其所美大正。則之。祭神之章。

莊凝宇曰按朱註用之合宜而有序於食我農人見用之合宜於存新報舊見用之有序此本劉安成之說大抵用之之節數句只是餘意耳



之義如此。要皆神之所賜也。則今日之祭其寧以爲獲乎。是故以我明堂之樂。與先王之禮事以祭后土。而報土物之功。以祭四方。而報成物之功。是以我田之所以養新非我之所誰哉。然類農夫之勤勞。以感育神。神明歆此。庶耳。然以此時而報。即以此時而給予。豈得於理。擊土鼓以達四祖之神。而祭之以祈其民人之濟。以大其養。獲而養其民人。此一舉一祭。均足以爲民而已。

不備。新穀二五句。上是信神以報神。而指下言。下是作樂以精神而敬奉神。即報於既成祈神之時。來春即報於既成祈神之時。來春即

**耕藉仲嘗禘佐麻**

新九篇均於農時。考諸之。以爲春。仲夏。下。秋。仲冬。之歲。宜。上。土。又。凡。農。墾。辟。井。而。不。止。士。女。毋。糴。麥。不。食。三。以。字。根。承。連。接。

官。操。命。益。且。當。耕。之。時。宜。孫。之。未。爲。省。賦。也。遂。見。農。夫。之。婦。子。來。能。粒。者。於是。典。之。情。至。其。所。而。回。峻。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齊。其。甘。否。祀。於。人。父。子。之。相。親。也。既。又。見。其。未。之。易。飽。竟。一。成。之。田。而。杜。紉。之。如。一。知。其。休。實。豐。而。堅。結。之。成。象。又。且。多。而。儲。積。不。窮。矣。易。曾。曰。方。且。大。決。于。心。而。又。何。怒。乎。農。夫。厥。在。不。怨。之。意。而。產。焉。之。敏。于。其。耘。也。一。者。耘。而

方社田祖之祭。先正謂此章祈報舉在一時。既報而卽饗以祈也。非新安胡氏所謂秋報冬祈作兩時之謂近說又以此祭舉于省祫之時。把我田既成。正與黍稷麋相應。以介我稼穡。正是祈雨以大興穀之之稷黍殊不可晚。琴瑟以下觀朱傳文字。當上下分看。不必依三註因方社以見田祖舉由祖以見方社之說。考周禮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笙雅擊土鼓以樂田畯之文。則非舉由祖以見方社又明矣。上言齋明犧牛禮之盛也。下言琴瑟鼓樂之盛也。六不必詳立見朱豐城曰。禮以倫物。故於報虛言之樂以達和。故於祈慶言之。此語亦宜玩。○按我田既成二句。不必認此田爲我之田。賴農夫之福。蓋此田雖別公私。枵與爾我。故上之祝曰。我田既成。農夫之慶。視私田卽我田無二也。下之祝曰。爾我公田。遂及我私。視公田卽私田無二也。此上下一體之情。獨然于祈祝之間。而迄今猶可想見也。如必分此爲我之田。賴農夫之福。則下介我黍稷。穀我士女。止我之黍稷。我之士女而已耶。抑枵爾小見最有戾於詩義者。不可以不辨。

魯孫來止章。○此章以會孫來止爲主。須知此章卽恭我髦士一時事。上言自古有年黍稷薺以祀素紳之意。於前報事未及詳言。故此章僭述其事。見親戚民之惠以其歸子。正本曾孫說來不重婦子之來。值而重曾孫之偕至也。田峻至喜句。輕



大可見

大田全

新大田章公畫大意言中  
之所重者農也。我農夫不  
過既種既成。祇數日。便  
至庭饋。消可以若青。播  
止。必耳。不徒使。之必去  
也。不能。之及時。也。今  
以。則去。以。則。足  
費。千日。神。之。有以  
致。女。遂言。當。我。之  
義。以。其。其。也。  
大田章公畫大意言中  
之所重者農也。我農夫不  
過既種既成。祇數日。便  
至庭饋。消可以若青。播  
止。必耳。不徒使。之必去  
也。不能。之及時。也。今  
以。則去。以。則。足  
費。千日。神。之。有以  
致。女。遂言。當。我。之  
義。以。其。其。也。  
大田章公畫大意言中  
之所重者農也。我農夫不  
過既種既成。祇數日。便  
至庭饋。消可以若青。播  
止。必耳。不徒使。之必去  
也。不能。之及時。也。今  
以。則去。以。則。足  
費。千日。神。之。有以  
致。女。遂言。當。我。之  
義。以。其。其。也。

爲休民以居爲心。心氣大勝  
 居之德深矣。而將何以爲  
 乎。德之可以一歲之田。而取  
 十萬之入。是大田而多穀矣。  
 稼多則行。亦多穀于公歲之  
 大田百章。此章以魯孫若句爲主。運從方以說百谷以上  
 言地利廣而善治田之惠。下因言生物感而順在上之心。勿拘  
 今歲米歲之說。實可只總言田事以答瑞霽。蓋田大稼多便見不

增補仲靈詩經脉

小雅五卷

八五

先事之備夫道遠作方異然  
 後乃從而事之以我所能事  
 利之權而假穀于南畝其耕  
 之也勤矣以我所播之種播  
 於百穀于大田其種之也時  
 是農夫頌美之詞  
 可不預意既種是耕其物種使不緣于稂莠也既飛是闢其穢  
 也則成夫秉耨之具而未  
 耨餘畝之無不餘焉夫欲為  
 器使不敝鈍也既倫承種飛言乃事起耕種三句意要知耨耜  
 而耕即以上所戒之具而耕之播厥百谷即以上所擇之種而  
 播之既庭且碩指苗始生言曾孫是若無艱士女克國用詠方

長足以分谷之生實而止  
大所以穀士女奉祭祀者在  
是矣不有以謂曾孫之欲求  
方者請無而生之哉不但  
是也又曰田方而食土土房  
更分之二田方而食土土房  
夫土宜實土宜堅粒盡美  
好土宜重粟之粒以畝之  
旁而足微種之勁美然原  
田粒畝則係土之不為害也  
既方既卓章○此章以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二句為重章在除  
苗害上勿以苗生成苗當除字看既方自子甲始生而將合者  
言既早自子甲始合而將堅著言方秀也米生于中若人之  
房曰子曰甲皆粟皮也曰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其言  
堅也好形味好也此只言其美是不齊有此四等不重生成次

凡必主  
廣食相

所以與吾田中之穉禾而至於方年堅好者如此也陳非人力所及也吾君嘗澤田祖而祭之矣惟強田祖之穉感吾君之德而持此田祖以付之炎火之患則第寧請而若無不實也則曹孫之歛不其大嘲笑乎  
 補註田方房也穀之有花如居之有房也田房有句除所少者則則是四陳未去之先而可少也似父順有餘四句

有奈其情然乎哉除所重  
者而也其必有濟然矣與  
私則却之盛節矣而與以雨  
我則却之而徐子以謂淫乎  
公復私之心計之故其言不無軒輊耳權為德之低小刈獲斯  
不及者猶為獲而遺東傳所不及若輩詢求而奉裁訪不

增補中國書經

[illegible]

51

田手使師募諸君德何以要者謂利而析亂棄獲之所不逮者餘利之遺原非為寡婦之  
其徐惠也但見此成之繁在院定復有不及覆之澤利故只極言豐稔之有餘乃文字餘波凌天津怙君德而降則私  
必有不及鈔之極末後有田之澤固君之澤也地利得天澤而盛則寡婦之利亦君之利  
棄之禾把此有澤屬之禾被而寡婦之利田者為澤取之以為利也豈成有餘而不取也  
取又與寡婦共之豈為不盡之惠耶亦不棄於地也不盡

則粒未獲。乃不跽於社。視天  
物而懷柔之手。  
晉孫未嘗種穀。果大豐。收飲  
之。使臣有惡之。未也。皆嘗之。  
相謂曰。臣嘗孫未嘗以首者。  
吾飲也。于是與其婦子饗。後  
雨。以之覆者。而田叟亦至。而  
喜之也。且晉孫之來。國以晉  
民之飲而實以報神之功也。  
國田祖去蚩之力。亦方杜禦災之功。故報賽之典。不容於不與。



以介景福而公卿之貴田祿之富其永膺之矣奇人惜哉之當庶幾藉此以少慰豈非其所深賴者乎夫始而力農也惟以順君之心終而未終

瞻彼洛矣全

此詩會諸侯而因譏武常與車攻詩例有益洛水之至本為朝會而此詩之作則重語武

愛生矣其亦上人有感之也  
也惜以弱君之極嚴夫之也  
足以及天下之朝宗君子至此要見鎡京之上非不可以那居  
而以講武事而諸侯失天下  
之義言諸侯以父老長治  
之義言諸侯以父老長治  
而必駐蹕東都以布德振威之意福祿如茂就人心輻輳天下

又安上說周通高文國家之大勢已見積弱而時方秦軍火安  
 然彼流矢雖水決于下而深厲又天下之中我武王所卜而  
 宅周公所相而營也我君子之人心不無易現故天子親御戎服身自振勵之宜欲潛消天  
 增補竹雲詩經集解

下不勤之心降天下委屬之氣若子訓條簡徑則自有大司  
 臨之積于躬也蓋如漢矣  
 然從安不忘危得象是而躬  
 御卦辭之辭明予以振作六  
 師之氣也作者若其征于治  
 安而鼓動其果毅之氣也  
 今日之治安已平  
 馬之漆在每煩主上之張皇矣末見如漢之福可以永保豈止

醫後依章請假發落矣銀冰  
決計是以北帝前之此膽  
我君子而止以諸君之不  
謀豈有與已也佩帶刀之  
而上下有珍之錢則以  
賜彼洛矣末一章。天子至瑋而瑋以一軒而有瑋與瑋之錄  
亦重天子親御上蓋當安於末危則危可以不作故萬年保其  
常治其在今日則一時之治安其在他日則萬世之治安一時

而何其水清哉！  
 決使水車運勝彼洛矣之水  
 決之誠有以比萬國之朝宗  
 我天子而王之也！  
 平萬年保家室有是實事亦是實理萬年只當一永字看天子

以天下為家故曰邦家然一章有諷武而無禘禘一章有禘祠

下之民聞一易聚天下之  
財以人之心世富貴而  
後天下不怨其富也若  
今日之朝食正久安長治  
之樂不與洛水而同其悠久也

**榮之者獲全**

此詩有以首章為主下皆推我公嚮之故或依方山只四章本  
之論蓋以春秋傳義及義  
同人以一節而後未掩其  
李說去看來昭朱傳與賊作主把上三章是與其来朝之可重

下是表其才德之兼全也答我親屬要與來治水意心驚有喜

[illegible]

爲此文章之公以朝會時感儀文詞而言時說無事並言  
 英七云然感夫壯觀之云于洛水之上感佩訓導之固  
 然有章矣事所銜之獨得者然之然不元事所有地之  
 爲此文章之公以朝會時感儀文詞而言時說無事並言

梁、中書議定、者英則至、  
 黃武有馬、杜其處、笑我胡之、  
 黃武有馬、則乘其四駟而、  
 縣服之、吾之馬有增也、則、  
 期房有見、則出于情、之、  
 雲華或書、章以、此言、雲華之、有顏色、以興、君子之、有感、係、也以、  
 至、公、千、木、車、即、也、回、

左之左之章○按荆川云上四句以設施意俱是才德之形○



之以義除之則全體全生  
位無侵擾之色故君子天  
子志行通乎神明則我受乎  
天子求福而福反來與我共  
之是以欲以祛禍遠之禍不  
可以待以待以萬福成之意周  
王二春于後臣之和民也  
萬曆帝幸建其祥侯所以恭  
奉尼之衣服帝王一身為福  
祿之宗而福祿其所自有也  
吾固無家親然樂果何以為  
神哉相類其久于少而已彼  
賢者子飛則畢之履之以取  
之矣若錄居于之不特宜  
之子也第必歷萬年之外  
福祿終歸于相宜而長集于  
正朝矣

賀慶公非請敘爵大在梁川

慎權仲雲詩律脉

我若在漢以上休矣若居  
子一福字今日為張宜之  
此語必歷萬年之久君子典  
福祿相宜而長集于正朝矣  
東馬首事諸翁告君若止  
此也彼東馬在座則福之移  
之所所以泰之者其材足  
吾願居于千萬斯年不相離  
食之以天下之祭而福祿之  
保矣昔韓文公同其感於美  
樂馬末章曲使來馬在座  
祥之權之所以前之作是  
其道矣若錄居于子萬斯年  
吾願居于千萬斯年不相離  
福祿之變矣其元化相俟  
始美其則既居福于無窮焉  
忠實子問錄居于之慎權侯  
不子以為

兕觥其辭章○音二句不空說個爵與酒有君臣之分  
無所拘焉彼交誼燕飲時雖歡是不悅而有忘字得恩而  
有非也求求須發不求而自至意朱公遠云合上章俱領詞之  
中寓戒飭之意

賀慶金

此詩四章一意總是頌其久享乎天休也萬年是永久意不作  
壽說唐荆川云此詩通意在萬年上蓋天子不難於福祿而難  
于悠久故以萬年祝之

賀慶首章○按朱公遠云賀魯子飛則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  
年則既宜福又宜祿二者皆有一而足之意故以為興此意

小雅五卷

却與朱傳兩則字體貼分曉但今制崇寧多作萬年為福祿之  
宜一氣說下無有子萬年一斷者較好直之如講該享此福一  
般

賀慶次章○此事以為驚警時所依與居于宜遐福上宜字是自  
福祿就我言此宜字是自我享福祿言各須照本文口氣詳  
東馬末三章○乘馬乃人之所養所安若君子亦天之所養所  
要也故以為興躍躍湖曰上面福祿固緊指富貴而言此三節  
既曰養曰安須各就其字義發揮却好卻峰山云福祿既與上  
一章一般則福祿字實知受便字虛令以父積養養經指朝宗  
而言則福祿字何所看若款即以奉養朝宗為福祿則又大狹







吳楚海人同極而二人為之精麗足固甚可愛也又安可  
以為信然王宜知所決矣  
所獨則微誠思者也  
所之詩二章古人因射祭而飲者之意後自傲之滿三章  
言正飲酒者始乎治常率乎亂四章是極言醉者之狀末章則  
以飲之不善而深致戒焉武公未必實有此失但設為之詞以  
自箴儆如此  
賓之初筵章○首章總言射飲之善初筵六句是未射時事鍾  
駉八句是方射時事一射之中凡三次飲酒故未射而孔偕則  
飲將射而舉觴則飲方射而祈爵則飲意只疊一說未鋪陳曰  
延藉之曰庸賓有司馬司正三耦聚耦非一故曰左右賓之列  
於延而傍者其坐列賓有序故曰秩一燕豆所以盛敘核榘核  
所以實遵豆而有榘核便有酒只一氣通說乃賓之飲酒酬酢  
齊二更無差使是像其為孔偕如此鍾鼓鼗磬於堂上至將射  
時樂正命遽舉於堂下東階以避射位故又曰設醴圭賓一獻  
一酢主人又酌以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遽舉  
所奠之醴對故曰舉醴逸之往來有序中雖氣象安閑禮度雍  
容喜在射夫既同比次其才之相近者為耦更代祭矣以養其  
命中之功而其心各自競曰吾將祭而中的以求爵汝也蓋不  
惟勝者以此自期而追座不勝者之初心也未嘗不期如此便  
可見其醒然自持不流沉湎度豐形似豆而思洗解奠於豐上  
侯不勝者取解立飲朱傳初是神像之盛對本重下而飲酒說  
第三章初筵對本章曰既醉止說不得相混看於射祭而飲者



耶德爲功卽非不強盛以  
自持其未醉也定而酌  
理化則皆醉而軒矣夫其  
反之度矣其未醉也病  
而儀矣既醉則壯而乘機  
忘其神之扶矣夫惟既醺  
而下飲者之常存於初不  
知耳胡飲酒當常始乎治而  
不知此

劉琨書云昔杜工部之狀  
彼其言語之喧嚷寧止之頓  
側足醉而不行不知其墮下任  
其倒仆不辭而不止也知客  
醉而此別与主人俱有美奈  
醉至若欲是否其德也凡飲  
酒之所以樂美者惟其終修  
有今像乎今若此則無復前  
像焉然則起善事一

心則謝夫飲酒長像如此  
可不深以為戒哉蓋此飲酒  
以察之而又主史以責之故  
醉者所為不善爲監之所責  
察而不自知使不醉者爲  
之羞恥也要之醉者之不敏  
由于心之大意耳安詳從而  
告之使無至于大患豈善之  
有哉勿謂不當言者乃言所不  
宜觀者則將罰矣夫使小  
大是而知直則將罰矣使小  
官親吏士使主三爵已停  
然無所記矣既醉而罰所不  
多飲則言請衆醉而罰所不  
知之何不戒也夫美之盛佳  
言之失以微白微之靈其

抑者要在友及而傾覆周旋款中規也惜則雖欲矜禮已不  
可得矣抑而鎮密挺之後言諒而後動也必則雖欲慎密  
亦不可得矣不知其隳德承飲者之於初迄末嘗有過而一醉  
使自不知武公自悔之嚴如此

賓既醉止章○此章永上極言醉者之狀而末六句乃嘆美之  
詞載號載歌言口容之不謹屢舞傲之言身容之不正側弁之  
儀言首容之不直然傲猶旁冠無人之狀僂是不知人事  
之狀比僂之僂抑又甚矣賓饒飲飲彰彰主之能善是歡故  
曰並受其福難說來總振德來今像遠有此點檢工夫在曰  
值其全像見無令像者之為伐德也重言飲者之善正以深著  
譏者之失

下即發明不醉者之情既危言以恐之又丁寧以戒之也不必  
說到監史在前非與領忠慮主監以察其像佐史以書其過一  
祭一書相爲副貳故曰佐非謂監所不及史則書之也式勿以  
下本上文反駁都是不醉者意中思想見他目不忍視中不  
能安稱心知足不勝羞愧的情狀死在目前語意一直說下總  
要形容醉者之可耻病根只在一忌字上若稍自謹慎必不至  
此飲酒間動容之失固非而妄言之得罪於人尤甚故上說威  
儆此又揭言語而深告戒之人至於醉諸凡禮義之言皆不能

九四



亦於魯人今日之臣之相與  
何也故後未幾秦戰必以  
臣等感之君子修德則必  
則必有以錫予之不難也  
何以予之則文王及殷之  
錫予大小之發其意未大  
車服之與不逾侯貴之常而  
足以及乎母弟之情耶  
蓋意固以為錫之歸予迎來  
之時即意遠往之親也  
所以以來者若夫遠去  
則以衣裘衣其妻妾  
則以車馬賜其子孫  
此皆所以車服不為不必  
然則後漢之不足自夸處  
是作諸侯之餘儀耳有加

九六

威濟極東章○典意諸家多至四句止以字字相呼為興  
若作文一負貫下更優現其旂聞其聲之見甚焉楊一奈事即  
其始乘朝之時而謹飭之度已需其中矣車行則笈見馬動則  
驚鳴而馬之中以西為縣一車之駕以知為衆只疊上說去而  
末句結承有善其始至而不可無錫予之意在

赤帝在股章○此章正言入覲之事赤帝以談膝而曰在股者  
服於腰而垂於股也邪幅束腰自足至膝在股之下也蘇滕  
以謹舞跪束腰以利趨跪服此上交而略無紆緩之意則臣  
節盡肅故為天子所褻予而路車乘馬玄衮及纁軒由錫車權  
匪好而為天子所予則雖無心於希寵而天子自命之雖係心



味見事重而不辭也。蓋臣之職也。已耶此皆臣之事。所以然也。  
維新之技末二章。以合下章。俱根推行之說。未維梓澤天澤。也。厚故枝長而葉茂。君子懷才抱德之全。故殷邦而取。福軍行在後曰殷。就其外為藩衛。能鎮重王國言平。訓辨治。工之教以爲教。則其職即而。辨則不。治則不。統感像齊上說。所謂道琢其旅也。不。獨君子能。而從行之旅。故無往而不見。其受福之宜。夫。舟不定。必。而。又。維之。諸侯可與必。而。又。之。皆。取。理。之。必。然。者。爲。與。蔡。即。相。子。相。照。之。義。非。就。揚。度。言。脫。即。卑。厚。之。義。者。已。錫。而。後。錫。者。然。父。兄。之。臣。誠。愛。宗。廟。治。度。之。臣。誠。愛。社。稷。而。王。皆。謂。見。其。忠。赤。即。欲。酒。邪。居。之。亦。想。見。其。憂。威。見。明。之。事。比。天。子。所。予。又。深。一。步。優。游。之。度。言。其。忠。愛。出。於。自。然。而。無。勉。強。不。得。已。之。意。是不。獨。在。朝。故。而。在。道。之。時。已。預。其。教。無。往。而。不。見。其。受。福。之。必。然。矣。夫。有。臣。如。此。而。止。錫。以。車。服。自。不。能。無。所。歎。耳。  
角弓全  
此詩以刺王爲主。蓋相親相說雖在小人而誰實使之皆王不親九族之故。字是一篇骨子。首章據理正言。見王不當薄於所親也。二章承首章之所爲民所視。微王而一薄民即化而爲薄故三章遂以兄弟之交相爲病者言之。四章正說交病之事。

而。況。兄。弟。相。親。之。以。思。則。內。附。無。以。信。之。則。外。離。亦。何。獨。不。然。乎。故。以。博。之。以。思。使。有。以。附。之。言。可。也。可。家。厚。雖。使。之。離。其。角。弓。之。反。其。詩。意。也。  
此詩意也。  
角弓全  
此詩以刺王爲主。蓋相親相說雖在小人而誰實使之皆王不親九族之故。字是一篇骨子。首章據理正言。見王不當薄於所親也。二章承首章之所爲民所視。微王而一薄民即化而爲薄故三章遂以兄弟之交相爲病者言之。四章正說交病之事。







有難乃情者我於君子不在  
意斯截非詩。秦旨以終朝之乘而卒不為廢心於乘也固失  
當有乘錄之行其然終朝乘  
使而不廢一著者蓋惡俗之  
源不廢于所事也蓋君子之  
期非其有五日之約也或云六日不廢時猶未久令人失笑矣  
設之章雖是預道其時遲延幻想中出都無實事特則為之報  
子釣則為之倫絕釣而有所得則為之往觀令看來是皆無往  
不與之俱然只平一說去便見相親相睦不宜着相況報倫之  
慕僅屬空談紡績之觀真同蠶業讀雅淡無傷渾厚之思始  
淳自以此後雅之旨响已漸入于風矣

○鄒臣虎曰報子倫絕非婦人事而況觀其所為釣者乎此所  
云一蓋甚言思之極耳若曰如其至也我願為之役與之俱

周旋不舍也

秦蜀全

此詩出自行者之口言感懷歸功上只召伯勞之一語便括盡  
通章之旨言言感大臣之酬勞次言操勞有人則功可成而言  
這可必未遠預道其功成而足以酬王心也全申伯苟無功於  
周而當王封之勞民動衆怨詛在所不免今行役之衆爭勸而  
樂成之則謝功之命非私美朱註之將往役言統率之而南行  
也是將軍之將非將然之義

秦蜀首三章○首章以陰雨之能言言與召伯之能撫下曰悠  
悠南行者以地遠而時久也此中有勞言蓋較顧召伯之勞只



其往時之往矣山然也。而察其徒渴憫其勞勞甚，往者荷者，雖推挽者，車則牽者，服牛  
勞者之痛者，若都以為快焉。者使步行者御乘車者五族為師，五百人為旅，數戰守見人  
欲仁以望其效也。  
武信軍諸凡我來之行有奇  
行者利便車者有駕車者可  
服牛以繫大車者雖苦勞物  
其半以繫大車之恩可免也  
必應慰問當獎之功既  
成而後可以云歸耳  
我徒重九歲之家有是行  
者有事者有二千五百人  
之師有五千人之眾雖復役  
之不責一人之苦而怨心  
公亦必已蓋同心共德使  
曹勝之功既集而後可致  
商賈之康城之之楚家  
宜之天正謝功成是長壽  
權權仲卿謝經脈

昔區他人所難嘗也乃召伯  
修善道之有道耳而召伯  
之所以皆其善往師力也  
往師善務以役事也其  
武勇將實得自其勤勞安  
辭以休之之使非安之  
何適安能享之之使非此  
召伯之功之大也  
召伯之善言乃在臣謝則其  
居無不樂焉下達待其切  
通其水泉之利好營農食  
其恩比國賦所出而謝功之  
最上者召伯告成此功失則  
元氣以厚而南土永賴矣王  
心不已矣乎

周康有言謝其事見君去之  
其意謂人之不足深愛實  
則其既見也澤未足以休者

察其徒渴憫其勞勞甚，往者荷者，雖推挽者，車則牽者，服牛  
勞者之痛者，若都以為快焉。者使步行者御乘車者五族為師，五百人為旅，數戰守見人  
欲仁以望其效也。  
武信軍諸凡我來之行有奇  
行者利便車者有駕車者可  
服牛以繫大車者雖苦勞物  
其半以繫大車之恩可免也  
必應慰問當獎之功既  
成而後可以云歸耳  
我徒重九歲之家有是行  
者有事者有二千五百人  
之師有五千人之眾雖復役  
之不責一人之苦而怨心  
公亦必已蓋同心共德使  
曹勝之功既集而後可致  
商賈之康城之之楚家  
宜之天正謝功成是長壽  
權權仲卿謝經脈

昔區他人所難嘗也乃召伯  
修善道之有道耳而召伯  
之所以皆其善往師力也  
往師善務以役事也其  
武勇將實得自其勤勞安  
辭以休之之使非安之  
何適安能享之之使非此  
召伯之功之大也  
召伯之善言乃在臣謝則其  
居無不樂焉下達待其切  
通其水泉之利好營農食  
其恩比國賦所出而謝功之  
最上者召伯告成此功失則  
元氣以厚而南土永賴矣王  
心不已矣乎

周康有言謝其事見君去之  
其意謂人之不足深愛實  
則其既見也澤未足以休者

不能形容見樂之盛云何不樂雖欲不樂而實心不能以自禁



之子如求飲于知者我子休  
受三三為心而不悟其德也  
實情之不知如何老長也  
乃養參而養鶴者則大非人情耳禽鳥並棲一止一反物之相  
依不失其常而不恒其德則王自反其常矣。鶴石本卑棲之亦  
卑以要之賤而王嬰之即王亦賤也言之子遠我不足惜而  
之子以尊貴自處於卑賤反使我憂之以至於病耳自憂且不  
暇而又為王憂慮之意焉。○郭臣虎曰註知妾之賤則寵之者亦賤二句說得極好凡人  
之重正嫡重宗廟也重宗廟也是自重也不自重而寵其以自  
賤君國之謂何程子謂聖垢為自失節正寵之亦賤言  
蘇轍全  
此詩此休典碩鼠來參相似其初托言於鳥下只直言已志而  
已只賴文說去而比意在在不必又添微賤話預止于丘阿乃  
倖飛而止不得已而然非所得止之謂道遠非一蹴能到而勞  
苦已自不勝非不欲前其勢實不能前此時將可奈何故下遂  
致堯望之語寒者利短褐飢者甘糟糠士方危苦之時易為德  
也下飲之食之欲其周恤已也殺之誨之欲其指示已也後車  
載之欲其振拔已也必何必大重之為恭極德之為恩播廉之  
為錫哉此王之窮而望濟於人者士畢於苦樂之過軸矣然既  
微賤不能自存而又誰其憐之  
蘇軾全



自本會以來官朝臣職事  
山嶽維其平矣山川修遠登  
歷雖久其疲矣武人處位  
但知深入以冒其阻而不暇  
謀出夫何其不堪之甚哉  
有承事誠欲承世事而令其  
足皆白雲與涉波而去將雨  
之兆微于物失月為陰精而  
華星好而今以月而離乎事  
星之合將雨之兆微于天矣  
時雖未雨而有必雨之徵潛  
之患其然也先我大東  
征既廢陸法道大雨旁若  
備嘗此身且不待賴而還及  
運地事哉  
第之事請此定紀有傷之持  
回王堂殿則民盡其去至室  
神仲靈請結屏

不善之君是亦彼陳蔡之輩  
夷猶其憂其病我之所遇何  
不然而黃非不榮也從是度  
附物而生不能自立則葉不  
可外也以猶民人無附焉而  
生者之害此葉乾之時勝亡  
民亦與之害之豈能長保其  
生哉是以我心憂之而至於  
傷也  
詩筆宏章論舊華附物雖有  
青之成居不能久我生臨  
世而身不能保亦猶是也然  
人所冀于生者以其樂而  
利己也吾知其之如此而生  
屬茲困弊而已置若無生之  
為每哉  
解軍車諸當創製之餘百物  
耗耗六秋故來也復尋常例

矣故嚴書之如此雖與正莊微異而以涉波為然離華為特  
然看本大碑字更覺穩妥不暇及他事言智慮廣而勇薄耳甚  
言勞苦之極也  
芳之華全  
通篇總見國勢不可久而民命不可全不得以後作推說夫  
舊華一詩不盈數語而國勢之危迫人情之愁苦物色之凋耗  
皆蕭然在日蓋情見乎詞故不覺其言之慨切也水陸俱耗民  
不聊生即手澤畢喪亦可想見其去無草魚雁之勢遠矣故曰  
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又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皆深怨極痛之  
詞

何草不黃金  
此詩首言畫民之力次言畫民之情末承言如此是以余歎待  
其民矣無非自傷其征役之不息也前章以車之憔悴與人之  
勞苦而次重黃虞為玄則其哀又甚故更深一步說棄其家束  
而又從征往總謂之矜无依之在被幽單獨得自遣使車之僕  
僕周道當不少息此反興也士乘轅車庶人乘役車而此亦有  
伐乃是言車之汰盖以實字當虛字用耳曠野之卒已有下同  
於物而周道之行則物且不如民生至此不亡何待是故泰雅  
降為國風而雅亡  
附張魯中公曰何草不黃金魏王之世代滕薛唐祀諸國連歲



唐氏年何爲使之至此哉  
 匪兄乎據本夫兒之與夫酒  
 苦年彼曠野夫兒征夫乃民  
 也匪兄阻亂也何爲亦使也  
 猶謂我而樂安居之時乎來  
 我雖征夫謂夕而不淨少暇  
 是以人而同夫死虎何不年  
 之其年  
 指其室說破有荒室長尾之  
 孫則率彼幽蘭固有達其性  
 矣况我征夫樂世有伐之役  
 車行彼周通而不得休息者  
 緣之不如我矣我夫前時  
 而澤以少暇我夫爲人上者  
 使民皆苦至矣則國室之將  
 亡不可復支矣此雖時所以  
 年降爲秦漢也歟

此章以獨凝合為主。周公戒王。始終歸重文王之德。見今日有天下。皆由文王。而今日保天下。不可不法文王。與非欲王之德也。修德之要。不越敬之一言。而重饗。敢以歸結在儀。

之世謂告此德盛之教能顯也故曰有周不頭者無不時時未盡周之靈而止

則文王上之類也所求至配先財以爲知王者必作神鬼之司據列子玉萬格臣庶之法其數應于在上章城因合追述大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乃代商者也由此可以成存之意謂天下之不常祚今好惟德不可以致之教也正令諸凡祖之以休而推有天失當如所知以受命之由矣惟後天升近又見其於在於乎昭彰于天不可拂也神何始矣是以聖訓自后履端始至于周則已成王時與惟受封之日久故曰舊惟受命之日近故

班文王上有假幾天命以上述其以德受命大書之蓋天命有所歸必有其所去故絕商改所以命周而人情知所監益知所法則監厥乃所以法祖非有两意但命周及其子孫匡庶德商亦及其子孫匡庶言法祖而即及監督言監視而又及法和是文字凌洎如此不得泥畫斯之文而截然分說

文王在上章○首重得言文王以德受命之事人之德若有愧于天子其神必且廢滅文王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與天爲一神即其德之發而為弄垂耆神之略即是德之顯而不回德而曰神就其没後言之周命之本由文王而受命代代承之天不可拂也神何始矣



有餘年不過數載而終其受天命為天子則自今日始也夫大王在土而時于天則周之德不以生而不以死不顯於周雖存抑而命則斯則用之今天運肇啟曆數方來豈不時乎而要之命之時義與然之類者鼓之以時不在上帝之左右一應無時不文上帝之左右一應無時附屬子孫蒙其福澤受此維新之命皆君有天下也何異而非一體哉

補斯章有間文王在上於時

子曰又曰陽曆在左陰曆在右

即人知相而後修德處方

於金和相而後修德處方

其意亦分文王歸未亡而

**論德傳臺詩經牌**

子孫有降臨之與否必命之降臨言便見文王之命處仁要使人永承聖訓而吾人所勉而故今既沒而若其所謂也已然是以上帝天之教賜于周姓之王之孫焉則使之本家百世為天子文王百世為諸侯而又反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積善文王與周匹休矣三伯子孫庶服所以補文王五代之數得厥期如斯也補斯章也○當其言未完不自波後蓋臺上刻說猶未是乃其共心精誠實不是空語第四節律字之

**白新命** 即於人心上見周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到此時人必奔趨自不容已前四句相承串說後以德顯命時分開說充塞宇宙貫徹古今生死靡故曰顯天運肇啟曆數方來適成其期故曰時不顯申昭字意不時申新意隆降在帝左右非真有上下也只是言其祐與天同運不過甚言其昭耳文王之祐與天同運見得文王之德與天合一蓋正是德之顯而命之所由以時也集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正補足帝命不時之意蓋方是時斯有是命也觀着漢祀文王降降二句看時意顯牌初曰神若德之發人亡而神不泯便是德顯德者命之本德顯而今維新便是命時曰顯則非商德之既昏曰時則非商命

**此對古卷**

之昔然隆降只是神無時不與天同運正是德之顯而命之所由以時也

登上文王章○以章只發明上章意首言德顯命時猶未見著實今既沒而今開猶不已正是文王顯德廣陳錫於國而福甚子孫以及臣庶正是文王新命慶登之雖云施肆濟民得自然只統亦不已之謂此臺上兩字最重生前有不已之德故死後有不己之聞是令聞即其令德但只空說至敬止乃其實也本宗百世修德為明天子去庶百世修德為顯諸侯而周士去世修其德以為增饒天子之輔典周匹休恭文王之德不已故天之錫福亦不已福文王之子孫與文王之子孫臣庶皆所以福



下國當念乎爾祖。又曰：念祖。虞修德宗元一，繫而永言配命。是經此說，止德與合上祖在于自脩其德。爾祖之設止處，又必兼有德。蓋其所以行德者，不外於天理。亦如爾祖之任能，不假天之命令可廢。而最大之禍，乃我之不特外求其試，則服來夫天下之時，其德足配乎上帝，不當有若春。今其子孫乃知此不為故也。願宜以爲鑑。而自有至明，知天命之不易，係矣哉！修德之尚可惡諸補折直股之未夜即未此。此傳原意之意，然得命之者，皆上天命，既不易係矣。余嘗讀詩書，見其修德，則見有能于天，財金恒修德，補仲雪詩絕脈。

德以希備美善奉于天，則命之不易于彼，係于周矣。然而昨天也，誠又度後之以終與始而折之于天，則上天之事，豈無再莫不可謂与？況其大德者心之傳也乎？故法乎聖止之心，傳之而作，以信之矣。人心者，即天志之人，而又何待于上帝哉？王可深思矣。此其所以感而不必心去矣。所以感而不必心去矣。則天哉！於文王德哉！于有故，以得刑文王便是配命，而合于天，厥德焉，作而信之也。

何岐命之不易保意

念祖虞修德宗元一，繫而永言配命。是經此說，止德與合上理。自天付之爲命，自人得之爲德。時與天命符合，即是永言配命。也。註中自修其德，自字，後自求多福，自字，看此德，乃自修則福爲自求矣。殷自付之前，未喪天下之時，曾醜配天而行，故歷世治承。令其子孫匪服者，以付之背天故也。宜以鑒殷，而自省焉。則不容不修德法祖，以保天命矣。○朱克亦曰：此詩凡三言命，此命字獨以天理字餘皆以福祿言。命之下易章○此章首言天命不易，係而下卽示其所以保命之道。蓋只借殷之當度，以引起法祖之念，不可不堅，而又以天之難知，形出文之可法，語貴重儀。刑文王上過窮躬，猶蒙自戮，國自伐也。卽直指成王說。討之繼德彰昭，卽其自仇于天，廢而宣昭義聞正，所以無違宗躬，要知德修則其恭自廣，原不在楚閣上做工夫。殷之以有德興，以無德廢，此何難度，亦何消度。惟廢廢之德，何以與天不合而廢，何以與天克配而興？乃廢之所以廢興之故耳。鮮不覆德字，尤見渾融。然天猶渺茫而難知，文王則有實而可據，解法文王。則上天之事，度可也不度亦可也。何必求之于天，係刑文王，卽修復廢而永配命，便是非利有一項工夫。作字是天下起而信之，卽心悅誠服之謂也。此以人心言，而天命亦在矣。宋徽商之子孫，庶幾侯服，祿將于燕翦。



武王受命，功高天下，人之難有。主言如彼，昭事上帝，而明之明也。在命報濟明。上見天之明。

明、章赫，此亦周公成康王之詩。蓋周文之興，人於理則為流，而德之典，於其悅相焉。意應以有明、之德在於下者，而有以彰顯子之信於天。右赫、之命，在於上矣。自妙大數紛之機，無非德也。然則是命矣夫！天人之間，惟如此是。不奪去留，轉移于修聖天之所以難施斯也。天子正失勢，隱于庸民不易易者，皆位耳。王也。獨不明諸般射字所新指曰：天佳，其勢專矣。射傳則假說，其說正矣。若宜

增補仲實詩經疏

立條人心，而快四方美乃便之。石津挾四方而有氣，以每明之德故垂赫之命。五天之難法，王之不易不惑信宅。

補註首句居天佳，原亦肅赫赫之天命，而稱王者，原係殷之謂，則又承祖宗之德，以左右四方者也。而使之不挾四方，既使之也，無明之德，以出于四方矣。左游有赫、之命，以置之四

華仲章曰：天有明德，斯有賴命。以假則文武之受命何斬而不本于德哉？按我周之世，紂暴虐于文王，則生果何所自哉？豈國之中女姓為任

大明金

通事以明、在下。赫、在上。二句為一章之宗旨。先言天人相與之理，而証以殷亡之事。見必有是德方有是命。為下文武受命張本。華仲之章以文王之小心作主，見以明德基赫、之命。重在「敬」字。天監五章以武王之契伐作主，見以明德受赫、之命。重在「和」字。但命必自克商而始，見故前詳言德而後詳言命，非以文應明、武應赫、也。讀大明之詩，知周家祖祿父子夫婦、姑皆有聖德，而又有將帥之賢，師衆之威，至於天命之保佑，昭事之章懷，天與聖人又相為合一，廢興存亡之幾如影響響應，豈非偶哉也。

大明金

明、在下。章○明、二句言德命相因，詞平毒事，玩註一助字可見。無此德，便無此命。意矣。雖忱非謂天竊冥不可知，但不可以為信耳。不易即在難忱處見出。此二句俱重無德一邊說。正發極首二句，意試觀射所居是天位所承是嫡嗣，非若列侯藩服而無以握天下之柄，亦非若支庶入繼而無以嚴天下之心。然竟使不得換四方而有之，豈非以天之難忱而為君之不易乎？信乎必有明、之德，而後有赫、之命也。註中盡以此爾湏依鄒嶧山楮天難忱，君不易言之一說，或指明、二句說意六五發

華仲氏任意○此章重生此文。王句，華仲數句，不過述其降生



天監之生也。天監不特監。而指天下。說天命有所歸。始有所集。以六百年之期。而一旦欲其命。非監視之久。而養頌之深。命固不輕。集者。有命之集。即下伐商。有天下之命。言周鼎克。事天心。天便注意。生一聖子。以為受命之主。故至文王。而天意遂成。天不有聖嗣。天命孰承。不有聖嗣。聖嗣孰生。故於文王。初年。已為之默定其配。惟天意所鍾。故地窮之聖。而在字亦不宜。虛看水以托為陽。幸在洽之北。故曰陽。在渭之側。故曰漢。近來在字。虎說。初載言。初生之年。嘉止。言長大可婚。之用。居非天定。其匹大邦。安得有子。以應之。故註云。非人之所能。為止打轉。天監大合意。

大邦有子章。此章述太如之德。而因及婚姻之事。只宜輕。但娶生武王。以成之。耳。故通。天之德。一太如之德。亦統一君與天相為伯仲。然學則天之妹也。始以仙采之文。定其祥。而至於親迎。則連舟為梁。以迎之。石必定分。婚禮之始。婚禮之終。說有莘至周。有一水之隔。故連舟以通。往來不顯其光。重德上以聖女之德。而婚禮之禮。則奉神靈。理萬物。為乾坤之交。始于此。其嘉會之盛。典也。非特禮儀之俗而已。一說不顯其光。只就婚禮。說如轉天機。其意。門一般。此薛方山之說。

有命自天章。有命自天五句。要說武王受命。又把降生。根由重說起。即古詩。換重疊句。亦有命三句。即申。應。監。在下二句。

天監之生也。武王之明聖。而後之扶。其生也。有命。其行也。有命。其命之集。即下伐商。有天下之命。言周鼎克。事天心。天便注意。生一聖子。以為受命之主。故至文王。而天意遂成。天不有聖嗣。天命孰承。不有聖嗣。聖嗣孰生。故於文王。初年。已為之默定其配。惟天意所鍾。故地窮之聖。而在字亦不宜。虛看水以托為陽。幸在洽之北。故曰陽。在渭之側。故曰漢。近來在字。虎說。初載言。初生之年。嘉止。言長大可婚。之用。居非天定。其匹大邦。安得有子。以應之。故註云。非人之所能。為止打轉。天監大合意。

殷商之旅。此合下章。俱伐商之事。矢于牧野。無商周之師。而封師。雖傷。惟傷萬心。我師三千。惟一心。故曰如林者。言其如林以托武王。皆陳于牧野。而不為之用也。曰侯。與者。言周師之勢。獨奮然。舉也。蓋以至仁伐至不仁。氣。目。百倍耳。武王非真有戰心。特詩人鼓為衆心。勸武王。以形。伐商之舉。一奉天之命。武王之得。已見以八

而人生武。見天命之匪懈。故曰。要。有德。意。保。其躬。右助其行。命。上之為天下君。兵者。降。謀。德。而曰。順。天。應。人。故也。除暴救民。以殺止殺。非和順。而何。此正武王受命。赫之命。

積已大。安得。一。衣。而天下大定。至此。而行之四方。武王已換。



古公重父事。○此章言太王避難以遷岐而致審於其始要見  
大王舉動光明正大意。不要作僞冒周重氣象。朱子曰走馬  
避狄難也。此語甚著象何確齊云來朝者擯其未之朝而言猶  
言一旦之類不必作古人衆事實說曰走馬者策馬而行非  
如奔走逃避之走曰及姜女者妻女賢妃故周公據其實而  
不沒其人也所謂天子厥配者也。胥字二字中包廟社宮軍與  
投回居民等項。太王遷岐全為保民計實是歷覽山川不如岐  
下故定都於此與孟子非擇而取不不相妨。  
周原膺一車。○此章承上胥字來重周原膺一上重根如齊是  
柔之美若茶葉之苦者不問美惡皆如飴止駐其肥美處謀  
是謀之臣民契是謀之龜卜神人協謀益以信周原之士地可  
居也。此若有天道地設以待太王之建都者。回止曰時總之謂  
離一而止耳。末二四字乃是告其民之詞尚是未來然事○庶幾

風氣未開簡朴尚在鳥觀所為峻豐洛鶴廟宇森羅者哉漢代  
循庭公劉之舊也。說者當云太王遷邠以後至文王為大太王  
居邠以前為小不可謂太王時為成文王時為水也。○賈公彥  
曰古者密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後若  
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穴。皆如陶然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  
閭閻室之曰累土於地上築而堅之土上加土有重複之意故  
曰後。

古公重父事。○此章言太王避難以遷岐而致審於其始要見  
大王舉動光明正大意。不要作僞冒周重氣象。朱子曰走馬  
避狄難也。此語甚著象何確齊云來朝者擯其未之朝而言猶  
言一旦之類不必作古人衆事實說曰走馬者策馬而行非  
如奔走逃避之走曰及姜女者妻女賢妃故周公據其實而  
不沒其人也所謂天子厥配者也。胥字二字中包廟社宮軍與  
投回居民等項。太王遷岐全為保民計實是歷覽山川不如岐  
下故定都於此與孟子非擇而取不不相妨。  
周原膺一車。○此章承上胥字來重周原膺一上重根如齊是  
柔之美若茶葉之苦者不問美惡皆如飴止駐其肥美處謀  
是謀之臣民契是謀之龜卜神人協謀益以信周原之士地可  
居也。此若有天道地設以待太王之建都者。回止曰時總之謂  
離一而止耳。末二四字乃是告其民之詞尚是未來然事○庶幾



者所當深念也。  
 棟之陳。章。此章言治垣牆。便是治宮室。古人治宮室。先治  
 垣牆。故陳。是盛土之人衆。是投土之聲衆。牆未成。則築  
 聲。登。而應。牆既成。則削聲。鳴。而堅。味。此數字。築牆之聲。響  
 景衆。宛然在目。築室非一故。有百堵。衆役皆起。故云百堵皆興。  
 鼓。以役事。本為勸功而設。乃人心樂於赴事。即鼓亦不能自止。  
 非謂鼓以節勞。而掠度之人。鼓勸難鼓。不能止之也。但古人取  
 義於鼓。則猶存復改勿亟之意。一說。擊鼓弗勝。據者。謂擊  
 者。後也。役使以弗亟為義。故以鼓節之。蓋古者上之使下。以  
 仁常。數復而不迫。故名鼓。以鼓下之事。上以義常。數鼓而有功。  
 故以鼓節之。而弗止。故曰。擊鼓弗勝。此說攷於周礼地官。鼓  
 人有根據存之。  
 通主。此章三言通主。俱見創始。有煥然一新之意。礼  
 天子五門。太王只作二門。自是諸侯正法。想當時商命名未  
 定。故太王取卑應以名其門。厥後遂尊為天子之制。云尔。宮室  
 之郭門曰皋門。取其明。最在外。宮室之正門曰應門。取其居中。  
 應。應。柱有壇。而無屋。故名。家室。我醜攸行。是未然事。起太事  
 動大衆。主征伐。言宜是祭名。兵凶戰危。慮有覆敗。故祭之以求  
 福宜。以上五章。皆是脫兩戎之陋習。而創岐下之鴻勳。赫然王  
 業。從此開矣。劉安成曰。上四章之序。當主宗廟。宮室。社稷。皆



臣乃受命之助。非受命之由。亦宜分曉。奉受命。乃由于文王德而不讓。而遽若奔走也。方古臣以建武功。設人爵矣。而未始能稱其氣也。夫文德感而得人。又豈一代王業所能成哉。然則蘇王庶幾與我。極其基業。文王湛恩。愛我。極以業者。宜知所自。我猶新立時。父家固請四子。曰運重臣。臣功而反。陰了之王。之德。實歸之王。王之德不之德。且言其捕德之衆耳。此四有亦惟文王能有之也。

見劉勰此說。文王之德。蓋曰聖人有為。師天下之所歸。而所以感人心者。惟德而已。不視之哉。辟王手彼走。一欲服人皆散之以高其積。之以

備用兵。海濟。辟王威德。若于空說。誠天下之所依歸也。駿凡左右之仰其德者。皆題之于左。題之于右。附附題向之思。后失。

謂期道左右之地。是無乘。謂期道左右之人。或左或在。靡不見焉。而心于此。左在。自說。許敬現下。作人。已之意。可。此題字。自說。有。事。小。以。轉。轉。意。合。昭。德。意。皆。以。味。王。如。漢。若。以。碑。王。如。打。着。下。作。人。綱。紀。意。應。指。情。

廟。章。顯。大。於。此。之時。濟。成。時。王。同。執。主。權。以。深。戶。于。示。其。對。諸。臣。之。在。左。右。各。本。境。以。防。匪。保。于。後。無。不

臣乃受命之助。非受命之由。亦宜分曉。奉受命。乃由于文王德而不讓。而遽若奔走也。方古臣以建武功。設人爵矣。而未始能稱其氣也。夫文德感而得人。又豈一代王業所能成哉。然則蘇王庶幾與我。極其基業。文王湛恩。愛我。極以業者。宜知所自。我猶新立時。父家固請四子。曰運重臣。臣功而反。陰了之王。之德。實歸之王。王之德不之德。且言其捕德之衆耳。此四有亦惟文王能有之也。

見劉勰此說。文王之德。蓋曰聖人有為。師天下之所歸。而所以感人心者。惟德而已。不視之哉。辟王手彼走。一欲服人皆散之以高其積。之以

備用兵。海濟。辟王威德。若于空說。誠天下之所依歸也。駿凡左右之仰其德者。皆題之于左。題之于右。附附題向之思。后失。

謂期道左右之地。是無乘。謂期道左右之人。或左或在。靡不見焉。而心于此。左在。自說。許敬現下。作人。已之意。可。此題字。自說。有。事。小。以。轉。轉。意。合。昭。德。意。皆。以。味。王。如。漢。若。以。碑。王。如。打。着。下。作。人。綱。紀。意。應。指。情。

廟。章。顯。大。於。此。之時。濟。成。時。王。同。執。主。權。以。深。戶。于。示。其。對。諸。臣。之。在。左。右。各。本。境。以。防。匪。保。于。後。無。不

臣乃受命之助。非受命之由。亦宜分曉。奉受命。乃由于文王德而不讓。而遽若奔走也。方古臣以建武功。設人爵矣。而未始能稱其氣也。夫文德感而得人。又豈一代王業所能成哉。然則蘇王庶幾與我。極其基業。文王湛恩。愛我。極以業者。宜知所自。我猶新立時。父家固請四子。曰運重臣。臣功而反。陰了之王。之德。實歸之王。王之德不之德。且言其捕德之衆耳。此四有亦惟文王能有之也。

見劉勰此說。文王之德。蓋曰聖人有為。師天下之所歸。而所以感人心者。惟德而已。不視之哉。辟王手彼走。一欲服人皆散之以高其積。之以

備用兵。海濟。辟王威德。若于空說。誠天下之所依歸也。駿凡左右之仰其德者。皆題之于左。題之于右。附附題向之思。后失。

謂期道左右之地。是無乘。謂期道左右之人。或左或在。靡不見焉。而心于此。左在。自說。許敬現下。作人。已之意。可。此題字。自說。有。事。小。以。轉。轉。意。合。昭。德。意。皆。以。味。王。如。漢。若。以。碑。王。如。打。着。下。作。人。綱。紀。意。應。指。情。

廟。章。顯。大。於。此。之時。濟。成。時。王。同。執。主。權。以。深。戶。于。示。其。對。諸。臣。之。在。左。右。各。本。境。以。防。匪。保。于。後。無。不



王之德能排作網紀天下之人如此則魁士六師皆振作而化中人也所以趨向而追及之者蓋衆也此此文王之德所以為威也

神詩直上節以雲漢為美是謂之有德漢以云天知下亦周王以起人云者此亦能天以知人為天不亦作而自彰此言德為而為物文之所以為文和言為而為言其作而不作之

將彼草蟲此亦諷說之王之德蓋謂也也者古人遺物我實此明事所不感者也現其所感而德可知矣瞻彼阜山之鹿有以阜地通之積

瞻彼仲夏詩經脉

而棲梧之生也何濟然其衆多矣我聖王君子易勝其德如是有以蓋王之德也其德如是則其子孫也其子孫德之中亦子之德也而己矣一且出于傳教

是彼草蟲不但如是也聖王君子其中中矣我聖王君子注于此此應我聖王君子于其躬而天之降監不能外矣謂非相須之已然而先聖王德之飛也則必出于天矣蓋天之飛也必出于天矣蓋天之飛也必出于天矣蓋天之飛也必出于天矣

斯民皆知天下有神於至矣罔有日于善而不自知為之

皆在其維繫之內也若說人自不容渙散却是前輩人歸之意

早麓全

通詩以聖王之德為主上惟有是德則衆天下皆在春風和氣中宜為鬼神所福享而人物皆賴以陶成也但首末二章有自然受福意中四章有必然受福意此與前篇多興大賦故曰咏歌但前言人心之自趨此言天心之自福豈非見其德之盛也

瞻彼早麓章惟山麓之游氣厚故自然生物惟文王之為德盛故自求多福凡心之和樂而平易非徒乎天理者不能因宜而獲福故曰千祿豈第正與夫子之求之一樣祿從說凡

祿位名壽子孫皆是

大雅卷

瑟彼玉瓚章世有汗尊則有玄酒質以從其實也有玉瓚則有黃流又以泛其文也玉瓚主盛黃流主應降也自有天而下之意天既自以福祿降下其躬不待于矣孔氏疏草名斟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曰黃流

鸛飛戾天章此章本以鸛魚興君子而說者反似興人心之感化殊不知鸛魚率其性則雖無心於飛躍也而天機之動自真樂君子神其德則雖無心於作人也而鼓舞之妙自真測味隨不口氣原是必然而就人心言之則有自然感化意在雅文王亦不知其然此合上章以得天化人主意此合下章以化民感神主說

郭臣虎曰此以鸛飛魚躍起興亦有意趣分明



是以天地之化與聖人之化蓋以意與猶聞雖之我之或謂以  
天淵與君子以爲與下民或謂以爲與君子與天淵淵與  
飛躍人皆謂其天淵而不  
作人者皆未得其趣

清酒既載章○載清酒倫鮮牡○祭之常而以享以祀則其第  
之君子以之故神監其德而降以景福如合下二章則此之景  
福正是神之勞文王者亦是福之求文王者豈待祭時始賜我  
○薛考功曰本文豈豈弟字故註云水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其  
實各開有補出豈弟者見所以格神受福不重性酒重在德也  
祭祀之章是

祭祀之章○此章以物成必爲民所燦燦與德盛爲神所  
燦燦之俱燦燦也既燦則  
燦燦之俱燦燦也既燦則

燦燦之俱燦燦也既燦則  
燦燦之俱燦燦也既燦則

燦燦之俱燦燦也既燦則  
燦燦之俱燦燦也既燦則

燦燦之俱燦燦也既燦則  
燦燦之俱燦燦也既燦則

燦燦之俱燦燦也既燦則  
燦燦之俱燦燦也既燦則

思齊章○母聖起於齊國軒紅特攝文王而壽其母其母齊國  
流水讓思齊之句義婦道之盡正以見其爲聖母也母之聖  
自起於齊國之外地之賢亦不止唱隨好合之常微者即太  
任思齊之教則百斯男如云仁者必有後止驗其賢慶勿作  
致成之者遠則文王性生而自多助之者深則文王根本處  
自足非金藉之母與妻者二段俱要于文王身上點綴得有情  
附致朱晦翁云百男果成數而言春秋傳云晉穆公欲害衛  
毛嬙鄭莊曹滕原鄭即文王之昭也并伯也考武王爲十八  
人亦可見其多也

思齊章○此章以接袖接人平看思齊字中就有接之  
思齊字○此章以接袖接人平看思齊字中就有接之

思齊章○此章以接袖接人平看思齊字中就有接之  
思齊字○此章以接袖接人平看思齊字中就有接之

思齊章○此章以接袖接人平看思齊字中就有接之  
思齊字○此章以接袖接人平看思齊字中就有接之

思齊章○此章以接袖接人平看思齊字中就有接之  
思齊字○此章以接袖接人平看思齊字中就有接之

思齊章○此章以接袖接人平看思齊字中就有接之  
思齊字○此章以接袖接人平看思齊字中就有接之

思齊章○此章以接袖接人平看思齊字中就有接之  
思齊字○此章以接袖接人平看思齊字中就有接之



之所謂者也。然今之人，則充其私義而無德於小者，則莫若力行而有道矣。所以此者亦循古人之文王、武王之德也。

**皇矣全**

通篇叙周家之業聲於太王，衍於王季，成於文王者皆由其德之命于天。而天之眷顧有周，則全在紉民之冀上。如曰帝遷明德，曰其德克明，曰十懷明德，皆為其能安民。而太王所以愛與宅之命王季，所以延受祿之命文王，所以承伐密伐崇之命者，皆以此也。又其間曰上帝著之曰帝省其山，曰帝度其心，曰帝謂王不 Ein 足可見天之監視求真如此懇切，而是惟其德居天下士而共之此也。

德以及之，五伯爲宗。宗子孫，謂大宋元。允惟王，于以袂降臨之。愧光于穆休，使上天之素福，福不與陛下之長有赫，斯其甚且也。所以蒙昭于四者，但求民之所安，定而己。優柔商之政，既不得其安民之道美哉！四方之君，率之望之，苟有一安民之君焉，上帝之所教數載，則增大地也。得時，玉璽則神乎，而七天子奉盤瓠之節，即以其威用之地，殷之高居先使，得以安民之功也。

王季之子侯列太伯，非特王季並稱。蓋夫上帝章曰：首重先言天意在於安民。乃命太王撥本而乃蕃西，韻則止以太王能安民故也。有赫就服，上屋莖木及福奪禍淫，興廢興于奉上求民之真乃監現本意難以民意亦便有三君子意。其曰二國曰四國曰西保與四方應可究曰度曰願俱與監現應二國雖遠言夏商實指桀付纣是形容世德之場天壽故特推專有周垂抑二代不然太王當祖甲時討尚未生而桀雖惡與同何與詩言固不甚拘也不獲只言其跋不足以安民突是舜寬其人度又審擇其款統上帝著之言萬臣安民者便欲學而與之尚未着太王說反覆數論提躬事末永之所集之施以外世周



[illegible]



通所繼而出以便其所得  
 之國即為我國彼敵人無敢  
 陳兵于陵阿陳兵為我陳兵  
 而為我陳兵者非我阿也敵  
 人不敢飲水于泉池泉為我泉  
 泉之鍾而為池泉非飲池也  
 吾人既服附日泉有非明  
 邑所鍾家者千是廣野泉之  
 原以為徑邑之運而沮山為  
 國則在岐山之南矣渭河為  
 險則在渭水之南矣渭河和  
 侯素者趨向之心也今其素  
 岐渭之聲宜以來方笑四方  
 下民素有恃往之心也今其  
 成岐渭之德款以東王笑此  
 此笑容之吉款非奉天會以  
 從事即  
 補新章其係在京常于文  
 補補仲會詩經麻  
 接之境府依然自有便  
 是此後復為款矣光全于  
 下民以百姓言方向也王往也俱就人心上作已然說要見人  
 之歸向文王雖不係邑之作不作但仰建極之地則維翰之恩  
 有所主親親民之地則孔邇之情有所依故昔在岐周則人心  
 係於岐今在新邑則人心又係於此猶云西北神京在也若以  
 方為朝覲至為君王即非所以論文王矣○鄭臣虎曰依其在  
 京既註文王原不親往但其所整之兵一遇密人遂從迂疆而  
 往襲其國只形容其兵之神速若有不容決勝不事張皇者至  
 度其鮮象以下方言其往都耳文王雖赫然震怒其心自平故  
 要開如此  
 帝謂文王七章○此章通是上帝口氣前曰予懷明德決曰詢



補註：補注云：不長不遠，不知  
四石字經至順帝之世，則漢  
外書：霍光專權，一亂民紀。  
便是任知謙便不與焉。斯  
則不曰帝命又曰帝則理  
下未附據以信不附據以  
異此也。便先何則便在于

時帝事繼天王伐崇之物以  
谷接之事改高之成執託  
皆違而不犯彼前者遂將不  
紫或于天賜于神若此其舒  
復者所以致方謀其仁而  
保全也及終不順以強敵  
不畏衆也及終不順以強敵  
之車以望亡之城旁之聲甚  
罪縱其兵而珍其祀盛其西  
房四方願其義而無不順從

為後舉報怨，舉即付中丞客之詢字重看意崇侯黨惡害子  
民不遵方伯約束故特舉其罪而詢之而兄弟為詢之助鉤援  
臨衝為詢之具以伐崇墉德承祖業抗振強盛不同故聲罪  
致討如此夫伐崇疑于私意伐崇疑于私仇故重責各以帝謂  
發之見其一出於天而無私也因其可殺而殺之皆有則而不  
過非順帝之則而何

臨衝關一章末章正言伐崇之事要承上天命說來臨衝四  
句總是緩收徐戰言有任其高大不即攻擊詭託彼誠只我  
所備此二項事許南宮實指執獲有人說亦好連則不事上  
要一則不暴怒益有事而若無事也討罪出于天故類之兵法

附攷孔氏疏左氏傳十九年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國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去執訊攷



樂也。作于辟，歸於樂，其時雖季，何亦而快觀吾王之有是樂也。

於論者，遂於指此鼓鐘也。信大其有物也。於樂也，此辟雍也。信大其可樂也。斯時也，吾民環堵門而視聽者，聞之之聲也。其初則知曉曉之官方奏，其公所謂有倫而可樂者，尚未有也。何者，吾王之有是樂，於此可，以知文王河民之深矣。

周二新折竟處，當從樂與之。其也。有鼓鐘維鐘，樂之者也。在下二句，乃方見王之樂，樂鼓鐘，尤在梓里，上方見其樂，詩文王，教養一國，無不作六時，雖正作八

之也。因南方環堵門而理，於鼓鐘，通作此。此後游乎中，約若以雲人父之德，樂故曰於論，固曰於樂，當以二句平下，非是。蓋非於辟雍而止是鼓鐘，惟流水亦樂，乃能正在公字上見之。之所為樂者，人亦指正於梓里，故亦如以公字，則作事，豈大樂。

武王雖時討武王，之能，一代之業，故周之業，歸于文王。成三句，分有文王武王，武王也。然通而上之，則前乎大王，在其勤王家之王，前乎王，王有聲，蓋王遊之大王，蓋世

附攷陶朴菴曰：鹿是顯，鐘聲處者，執刻于東序，鐘聲列於西序，非置於鹿藿者。韓詩說：辟雍園如辟壘之以水，於論鼓鐘章。○此章疊上起下，語意互重。奏公二字，蓋有論矣，而愛其易闕，可與矣，而愛其不能，今聞鼙鼓之聲，而知曉曉方獻其技，則於論於樂者，正可以娛樂君心於未艾也。此便見民樂文王之樂，處不重民之樂，聞不厭上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事也。不必以為得其人說。

附攷晉安海物記云：鼙鳴如梓鼓，陸農師曰：鼙，鼙以易鼓，其皮堅厚，鼓聲達，然象鼙之鳴。

下武金

通篇以王配于武王，主嗣服以上言武王之孝，今日而有天下也。昭茲以下，言武王之孝萬世而有天下也。蓋繼先緒而因以浴復昆，德來是配，求中事，原妻只求言孝思一句極重武王之所以繼先緒復者，將與也。中間求世德求配命，正求孝思之實。下武維周章。○首章重言文武造周，只歸重武王上，有文王而

上，有勳家之季季，何王季而上，又有聲運之太王，蓋世有哲王，而先緒之沒來已久，雖乎其配矣。今三言見之在天之靈，而武王配之在東之月，祖創孫承，父作子述，所以仰對而無忝，亦凡配而何必曰配京，以武王都鎬京故也。鎬京之葉，天人交與，即



有考王而先諸所從來久矣  
通武王之時三后雖云既沒  
神常在于天子為子孫不  
能世治故美以備其備則于  
神有以失世武王則能  
神述之者大統之業有以  
對三后于錫京之中而武  
王配于京章○此章至昭昭服一連事自後王配于京一  
之意世德就三后之德見諸行事者言即其所以謹周虞  
世有今德當合天理其事業到武王時多有齟齬不合者武王  
通其意之所必窮順其時之所必變而求之期合天而止故  
可以不泥於天即可以不泥於祖而後其王者之信於天下耳  
子曰三后之德存武王能使天下之人無思不服上蓋錄其行事  
也  
人心者武王傳求先王之德  
而長言合于天理不離公而  
不離私不離得而達夫故能取  
信天下而成其為王者之信  
不特一家一國之信而已  
成王章之信之所存法之  
所在也武王之德既有以成  
王者之去而下土之民咸皆  
視之為法焉然所以能法于  
天下者蓋由武王能求言孝  
思所以求世德配天命而  
存諸心而不志後其身而不  
忘是以其孝為可法焉若有  
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高  
其言也  
有久考孝無異同○綿子不巳常如三后交我以神授我以理  
場寧寐之非是故精至則移下土自式則與武無大異自人

法之言曰式有我可添言曰則言下土之所以式者正續此孝  
思是則也○則意甚詳當續則續續當通則通當有國  
則以國考有案則以家考養道至極處人不能外其範圍耳  
則以國考一章○上言武王之德而為信為法於天下此章連  
承言天下之信法初不是私意能以一孝相為感通養孝是順  
德原是人心所同此心既無拂乎先王即可先達於民志故人  
見天下皆蒙戴武王以為其德武王如是而要求所以應之者  
正應以人心之順德為上以孝感下以孝應耳此章之永孝  
思與上絕不同上是推原口無惟其永孝所以能為武王宜  
發此就人心以驗其孝只是帶過之語昭其嗣服續先之孝  
也武王三后以為德  
即應此德以為續服續  
云武王三王之德底通  
天下是其德底通光  
前人之德也  
昭昭來許章○昭昭二字雖承上說來實後一章之血脉便合  
武王之道能得天降人意在見不惟一世可行而萬世可行不  
惟一王可法而百王可法看來世能繼其道師其意不泥其迹  
吾見萬年此世德萬年此天命于萬斯年自受天之祐于聖  
矣天祚只就為天子說尚未說到人歸上  
受天之祐章○未領與受天祐不平既受天之祐則天之所命



人不能遠南方諸侯莫不來朝以賀聖天子之在佳者其方  
年此人心萬年此佐助于萬斯年遐不永有朝賀自有所  
助不可聽朝賀即佐助于孫一法武王而天命自契人心自  
屬正見武王配天之業萬世無疆要重武王之孝足為後王法  
上石重后王法武王也

文王有全  
以詩以安民為主而豐鎬之遷皆安民急務故兩頌之然遷豐  
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遷鎬而稱肆難武王之文也微而顯  
顯而微之功也文王之德也君各執本意說非獨嘆美而已三後世  
子孫必如文武之高始稱盡君道耳

文王有全  
文王有聲量之有量權德聲之由蓋惟本其安民之心也通駁  
有聲只應看凡君道實不至者名不揚而文王之光四方顯西  
王其聲名洋溢于后世者正以其志在安民耳夫至治豈易文  
王非具有所求也太平無象文王非具有所現也詩人特形容  
其心視民如傷即民已安而常名未安其所又安一世有不止  
于今日之治功者故朱註看一天下字可味言非但使汝墳邊  
化江漢歸心而每欲求天下之安寧且必親見其成功然後已  
此便合客民言意意為下伐崇德豐本以必存心則其能為  
民而無負上天之君之意故曰克君只緣文王遷豐疑于自為  
故先言其心之為天下生民見無一毫私意於其間也

此王受命章○此章以作邑于豐為志從武功說起者為  
作邑于豐也文王受命而後之命成肆伐忽絕之功則武王  
執伐美帝常而即作豐者蓋以勝國之舊封而咸客民之新  
非獨不勞餘力而容保之譽蓋遠也玩作邑句有恐民之失所  
求以安之意所以求寧觀成正在是豈不克君

武王受命章○此章述其作都之制而原其速成之心以譽其  
克君也城固難遷其城是其規模狹小功力易就似乎急  
成已之敏者故以驅棘一句表其心如此蓋自昔先人如公劉  
遷仰而曰思歸太王遷岐而曰樹止至季作邦而曰順比安民  
一念安法相承文王通達而及之自不得不汲汲耳或以于文  
南定王木遠戰馬韓故意似不實安民即安此歸附之民不就  
築豐之民說王后燕亦追孝安民意來王追稱也后本稱也此  
本韓氏疏義

王公伊嘏章○此章最重維豐之垣句文王能築豐垣則上以  
奉天命下以安民心前以承先志後以開王業此正王公所以  
著明處四方以六州之民心宜惟豐邑一作民得其安故皆以  
豐為歸而傳文王為禪輪蓋以時王至如燬非文無所藉以安  
耳但文王上分有二後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不可  
說到功已成心已樹上王后燕亦就築豐安民說韓穎曰  
克案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稱之



新定之書當時民被什屋... 鍾水東注章。外書言武王居豐而沛人心以為遷鍾水東... 鍾水西鍾水東故四方臣民遷鍾水之故道而... 鍾水以來同此圖文王安民之善緒而六武王遷鍾水之故源... 也而四方攸同而前註曰來歸則猶有未歸者此豈曰來同... 則已蓋乎人矣王后只有君天下之德而皇王則有君天下之... 號維翰只有所依賴而維翰則實以之為君矣全在人心上說... 即蠲茲一人之意夫居豐而人心大同非盡君道者不該也故... 曰皇王丞。莊嚴宇曰西言四方攸同而俱就豐說然一同于... 文王謂作豐以容之也一同于武王即豐亦不能容矣一以終... 文之事一以起武之遷不相妨也

鍾水東注章

鍾水東注章

三

以東西南北皆思服之也... 鍾京辟難章。此章以鍾京一處為主辟難特述鍾中第一件... 事故先言之學校非徒建還就讀學行禮上說四自字極鍾京... 來言自鍾而西自鍾而東自鍾而南自鍾而北皆文教之所聚... 及則皆聖化之所洋溢也四方先言西者鍾京在西近者先被... 其化也此本嚴氏疏意無思不服思字不開正所謂心悅而誠... 服之也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於武功而不知天下之服武王... 由於文德然則君道之盡不徒在於安之而又在於化之矣... 附黃氏佐曰西而昧谷東而陽谷南而明都北而幽都此... 是四方之極廣... 考卜維王章。此章是述遷都始事慎重之意事不參之神則

鍾京辟難章

三

不為尤為安民計也不為其... 鍾京辟難章。此章以鍾京一處為主辟難特述鍾中第一件... 事故先言之學校非徒建還就讀學行禮上說四自字極鍾京... 來言自鍾而西自鍾而東自鍾而南自鍾而北皆文教之所聚... 及則皆聖化之所洋溢也四方先言西者鍾京在西近者先被... 其化也此本嚴氏疏意無思不服思字不開正所謂心悅而誠... 服之也人知武王之得天下在於武功而不知天下之服武王... 由於文德然則君道之盡不徒在於安之而又在於化之矣... 附黃氏佐曰西而昧谷東而陽谷南而明都北而幽都此... 是四方之極廣... 考卜維王章。此章是述遷都始事慎重之意事不參之神則... 人謀不決然恃神而人不能欺則依從武王神聖之謀... 天同運轉觀九化之盛衰而制其衡則龜從而未定者武王... 而善成之矣黃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于心曰考卜維王則王... 志先定矣此說儘可玩味武王遷都不得不見之公要說... 則安民上... 鍾水有已章。此章與意以有字與豐字相呼豐水有已蓋餘... 潤所及猶能生物況武王之神聖乎載一君也武王之開闢千... 載一時也而豐無所事乎乎於謀謀即其事也而鍾京辟... 難三意不專指廣王有世無窮意蓋子謂能敬之子則指... 成王也以無翼子如漢武帝嘗謂吾當以遠遺女諸意類此武... 王遷都主論之述說亦要說到安民上蓋帝王之所以無大... 伐而其為后世慮至深遠者無非為斯民計也固則如后世自... 私自利之輩若曹馬輩之為子孫謀者一說翼只輔翼之翼... 蓋言無翼其子耳何必作能敬之子說... 生民全... 此詩算后禮以配天當以天字作主首言其受命之異次言降... 生之異又次言見棄之異以見其受命於天初惟其為天所命... 是以有志於履其性一天極也長而有功於履其道能極天也... 既既以履其性又以履其性而祀典之修極其詳倫則能無有... 乎天生之意所以奉配天之祭而履天之運也篇中有相之

鍾京辟難章

三

三











今歲之祀不與則來歲  
 之祀必致缺然祀之禮無不  
 同儕正所以昭祀來歲使便  
 注疏而仍祀典于祭廟也  
 我在四句正治程氏  
 已於書重至後程是以力  
 補祭也而排惟三句嫌  
 倫祭其餘中事取舊說分  
 四段手末元  
 印應重場天今日肇祖配天  
 之辭也嚴穆昭于星象上  
 義于祭但見嚴穆昭于星象  
 而然升而上帝之神已居  
 而宋事此何但字義之應傳  
 得其時義自有後程補註  
 祀以與其孫猶社民之功有  
 以奉精神實非與罪悔于天  
 故至于今備印於上禮其  
 而世之禮之也至是登鼎鼎  
 相德惟祭今日居於之運力  
 而履之格者祭者致之也重  
 直新者之辭去矣  
 補新者之辭去矣與初生時不  
 康隆祀相照應至于今以  
 亦不正典本節重蘇氏字  
 相映  
 行書重場此然界而祭父兄  
 者老之禮曰不可解者必  
 之人不可不傳解也一子居  
 在祭祀果夫而禮可無祭  
 教故乃謂之行祭本有自其  
 之生竟禮牛享之勿禮方  
 尚道方祿庶幾而自陳書之  
 尼其臨澤美兄弟禮之  
 亦有相親之真意惟獨  
 句今以至無窮禮蓋以今視  
 為往故今之肇祀亦欲與來  
 歲之祀以為今歲之繼也繼  
 往即  
 在與來中者若謂前已有  
 祀則不為肇祀矣  
 附設周禮臬官註去行山曰  
 較祀較者討士為山象以  
 棘柏為神主既祭之以車轅  
 之而去  
 印威于豆章○此重承上言  
 后稷以肇封而因肇祀彼皆  
 以教稼得之遂言此教稼之  
 功格天有素而今日配天之  
 祭所以應之速也印自今日  
 春祭者而言始居款緊相呼  
 應款言天之威格以覆配祭  
 而然欲獨言天不言覆肇祀  
 就決討國時說以迄于今  
 就祀郊時說無罪悔信前有  
 相降種者看蓋天之生稷  
 亦以為民今稷有粒民之德  
 則不負上天之托而世之民  
 生皆賴后稷之賜天何罪澤  
 之有若使功在於一時而不  
 及於萬世雖無罪悔於昔或  
 不無罪悔于今而今獨不然  
 覆為天心之默相久矣而居  
 款之速信不在於芳臭之薦  
 而實在於祖德之馨也魯氏  
 傳由之說又是一意不可用  
 行書全  
 通篇以兄弟義遠為主總是  
 修言祭祀之事相親而謹設  
 而射行既射而頌禱一詩之  
 次第如此殷勤為厚意執其  
 二字便可想見以浚章俱有  
 致彼行常事○此章言行祭  
 本有生意而惟勿嘗則其生  
 茂元



人不足與起天王者情則飲  
 之曰此非特飲也後飲其酒  
 雖大斗以給父兄之爵微子  
 則先酌微子而酌其微子皆  
 則父兄之爵其相此引連德能  
 明子所莊德與莊翼使莊翼  
 子所莊德有德以享其爵其  
 者為君壽而德大之福于其  
 介之與此其莊德意厚之此  
 見于莊德之修德又如如此  
 莊德亦以所壽二句是王  
 其能以之也引以翼父兄  
 父兄自以之也亦謂父  
 兄公兄之也末以公翼父  
 即頂上以引以翼而以字  
 言之  
 言無母父兄所以奉行  
 均則曰左右均  
 曾孫維主事○首提出曾孫對父兄著孝著尊為宗廟之主  
 而今為燕飲之主也領禱大意謂祝其飲酒而獲壽因欲其修  
 德以享之也酌以大斗二句與卯風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同皆  
 稱觴為壽之常辭不必推求所以介眉壽之故蓋則壽徵於長  
 若則壽徵於面公則壽徵於形而惟有德以享之故德之曰壽  
 祇引翼堯父兄著老中自相引翼不必說到王者身上引是率  
 引之義謂在前相導之開其迷啟其惑使不迷於所趨屬知一  
 邊翼如鳥之翼謂在傍扶持之德其德作其動使不怠於所往  
 為行一邊訓為言使壽而神昏氣保無德以將之則雖壽亦

經 66-168



有是禮矣。始必于斯而終亦于斯。以禮而後祭者之謂祫焉。主祭于廟者之謂禘也。今禘與祫無異。然則禘祫之禮。豈非天子之事乎。公羊傳曰。禘祫之禮。天子為之。千石曰祫。萬石曰禘。而子孫為之。千石曰祫。斯非外禘之內禘乎哉。

補新章注中有堂室之畫一句。非空閑語也。乃言天爵正於此。中與宗廟並明正於此。中華殿

其數事雖與禮何涉。亦不測之所往。若論禘也。使錫以徽飾之。高而云龍也。徒為求祥之術。高而云龍也。徒為求福于吾君。使便有子孫。必先使下使天下之人。得先為善。夫天之命之於所為也。則視人不復。而有能補亡。以奉其嗣。則推功於臣民。說不求有所求辭矣。

其僕僕其僕。僕何邪。即四國之所謂養子孫也。使錫以祿而不繼之也。則使錫以祿而不得其祿也。使錫其祿之子孫。能使彼有祿。得美又必當附以士行之。士之賢從而生養子孫也。則祿不徒詐而有親以享其祿。則祿為臣佐矣。初於不求力所助托於神之所歸如此。肆公尸之所告曰。豈非吾人之所望哉乎。重述此答之。曰。據

即在五廟。即有嚴整於雲之中者。吳謂深宮為可也。也永錫二字最重要。見今日已有祚胤。當萬年永錫斯之謂高朗令終。○玄扈說。由其禮物之盡美也。故錫以祿。由其嗣子之盡孝也。故錫以徽。亦楚類報之意。

附攷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丁氏奉曰。古之說詩者。謂既醉偕五福。萬年壽也。景福當也。堂室之畫。康寧也。昭明有曜。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而錄子瞻謂既醉。然後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其微維何二章。○祚胤合方類之類。祚胤偏不謂之類。祚也。而胤以先之。則祚有祚胤。胤也。而祚繼之。則胤有所藉。僕附屬也。

君子為革命之主。而革命附焉。若有依託之義。故曰。僕女士者。女之有士行者也。女有士行。則母貴。而子必聖。美從以孫子乃子而天子孫而又孫。方應得上文萬年及令終意。○顧樞陽曰。孫子當以嫡為天子者。言方艱。革命尚僕相應。

象寓金

五華一例看。冬重公尸燕飲二句為主。吉者祭必有尸。既祭之日。明日又燂其祭食。以饗為尸之人。甚不忍輕忘之也。故名曰緹。然而不與祭罪之燕何也。以皇尸象神而遽褻此第中則燕故不敢面。而轉為次日之燕。於次日所以尊尸也。再尸所以尊神也。冬重福祿俱從說。蓋人臣之福。雖不外於君恩。而即歌其



○曰何如哉。彼屈在法  
高言以得其安矣。我外戶之  
未燕也。糧養料之望。寧焉為  
實。之速則有以安其休而來  
寧矣。惟順公尸。庶幾欲知  
寧之清晏。營公尸。庶幾欲知  
恩之隆。若後流之澤矣。福  
祿不成。就于其身乎。  
起寫此章道貌足驚。在法則  
有以遂其所失矣。公尸之來燕  
有賓祀以處。而居上賓之位  
則有以稽其宴而來宜矣。河  
典據所以安者。也不酒。豈  
與公尸酌飲則享戚。則得  
平扶持安全之福矣。抑亦不  
功乎其身上。

臣等三書雖遠。是賢在諸別  
有以達其情矣。公尸之來燕

博濟作十詩解脉

九筵通依。明有以安其身  
不升。虛子酒与殷所以宴已  
尔酒既齊。尔執伯臚公尸。燕  
飲則祭禮過。而冠帶懸降干  
其躬矣。獨標下來下矣。  
免筴而盡。請徒免筴於天竺  
在契小所舍之深美。此外尸  
來燕則有以稽其宴之典矣。  
不乘宗宇而化。既適于宗庭  
有安椅以致孝有事親以敦  
于餘畢之儀。則降干并載。獲  
降于今共樹。標不積而萬全

○蘇東坡章句見賢廟安撫在  
公族議中之蓋矣。公尸來燕  
簡洽而神怡不重。而知統  
字主是繼祀之行皆潤則欣  
共興可謂盛矣。然而

要總周家祖考而篤於輔一方見感世太平光景  
賢五事○凡賢往德則澤其所公尸在燕則怡其心此典意  
也事登遐之逸而舉衆神之勞則寧而安以公尸之燕而無拘  
束之累則宜而怡來成即澤其所慶意來宗即尊崇為寶意  
重有弗敬謹而為和悅之意成者言福米成就我也為者言福  
米扶助我也下者言福自上而降其躬也燕於廟為凡然于今  
為賓舊阮以格享更福而今又以燕飲食福則福始積而高大  
矣獻酬行于一時恩寵延於永久源之感福將長與公尸相周  
旋則永無波難矣此只言其有後稿不以後日為尸言首須嘉

○按昆饗而在注在河在渚在溪在臺開蓬溲可知昨日  
森坤燕敬之公尸爾來燕其安亦可已知故宋亭米宜米慶樂  
崇重即以燕時象之曰成曰為曰下曰崇曰艱艱亦即以燕  
時祝之言之不足泛而長言所以為厚也鄭氏以在注比宗廟  
之尸在沙比兩方萬物之尸在渚比天地之尸在溪比社稷山  
川之尸在臺比七祀之尸暨矣

假樂全

此詩首言王者有顯德固有以受禘於天而下言王者有脩詞  
又有以永福於後稷自天申之勤恭聖千祿百福根前以德



子之於民厚民意也  
則利而思報用尤切不可以  
為國為民而平居安枕一  
周于謂思以報和甚其主  
而用以光大其圖報也此  
夫何制定它的過國大主  
意下之皆言其民則言者  
是厚民然故公曰

制公以善遷厚民公制之于  
氏之其約至于燕決相土而  
唐而適見是地之民若繁而  
唐之事也從顧蜀而唐之案  
也且宜為兩君之偏也民情  
受通于野然而成日之政  
即此可以定相失于是然山  
而晉時原之大族時原亦晉  
時原之去處實時所華無幾  
頃王及諸侯以象文德懷遠  
乃以正武以明如是之風脈  
而親如是之族矣其厚于民  
九也

補新此章時原丞相上之  
其地唐三句正是注地之  
氣降降即時原原本物武  
俗不重民重不勝勞費其  
非為惡時周志封耳  
易公以善遷厚民其所手  
民之其善度已居也有下現  
二則性百氣而聖廣度以現  
其凡集之所來自上現之則  
少南而歸于東以理其向  
昔之所宜但見此時師之經  
元為細合之處矣于是為之  
居室而聖恩之有比于兵房  
其善其德述之有所不足  
五之所言而通全于焉始足

初稼穡之事亦在其中積倉本糧場果此二句只平日治國足  
民之道自宜如此亦非預為遷都計然公私皆當而力且強則  
可以為遷都之舉矣乃果二句方是遷都之倫思輟句是遷都  
之志弓矢三句乃遷都之舉也此弓矢亦不重故行必用之者  
一以壯國勢一以防外患旬不可無者不可如輔氏以足食足  
兵乎看翟黑湖口遷都不出其封圉亦有此厚民意  
○按延燒垣墻而下皆注國庫庫廩一念未廢患難中而怡然  
居康萬無振盪之理齊姜譚音重耳曰懷與安寧長兄善知此  
理也夫

為公劉之事○此章見順民之心而躬親其勞所以為厚于民  
也手播斯原共約至卸而欲相土以居故先叙一時從遷之民  
庶鳥而聚散焉而禘維邑都未定而其情已相安其居已甚穩  
蓋得仁人而依之而已未每故土之恩矣至陸降以下乃正首  
登原之事自上而視下則陟岷自下而視上則降原玉璫以象  
文德密刀以飾武備觀如此之佩服而上下山原見其勤民以  
自勞也

易公劉三章○此章提見管度已居而乃綜理之周見為國為  
民之意故曰厚也近泉陸岡與登原畢具但上是覽形勢以定  
都此又于所都之地而覽形勢以作邑居耳廣原在百泉之側  
冰隄下周流無以徧觀其苞絡之形與方面之正高丘在南岡



于其時所論而論之者... 周禮地以辨貴賤其高卑... 公卿大夫士之制... 而所以收攝人心... 先定民居此章乃先定君居亦厚于民故也此意尤活... 公劉四章此章廣居之成以載諸群臣見其厚于民... 之卜服其尤者以遠覽其環拱之族與向背之宜... 聚所屬南山南周北山看者是也京師之野句雖是風氣所... 而語只帶下四時字正指東師之野言廢以安居旅散... 以未遂言欲於此發號令語欲於此議政事見將來所作... 官室無不於斯履歷然事發草昧方開之日正下民觀望之... 而所以收攝人心而確固者是也預定于此實與一念非為民... 顧勝初曰此非所謂是居雖指君言而民居亦在其中大抵... 董有須當以建國君民事開闢說方見厚民之意雖謂上章... 先定民居此章乃先定君居亦厚于民故也此意尤活... 公劉四章此章廣居之成以載諸群臣見其厚于民

于其時所論而論之者... 公卿大夫士之制... 而所以收攝人心... 先定民居此章乃先定君居亦厚于民故也此意尤活... 公劉四章此章廣居之成以載諸群臣見其厚于民... 之卜服其尤者以遠覽其環拱之族與向背之宜... 聚所屬南山南周北山看者是也京師之野句雖是風氣所... 而語只帶下四時字正指東師之野言廢以安居旅散... 以未遂言欲於此發號令語欲於此議政事見將來所作... 官室無不於斯履歷然事發草昧方開之日正下民觀望之... 而所以收攝人心而確固者是也預定于此實與一念非為民... 顧勝初曰此非所謂是居雖指君言而民居亦在其中大抵... 董有須當以建國君民事開闢說方見厚民之意雖謂上章... 先定民居此章乃先定君居亦厚于民故也此意尤活... 公劉四章此章廣居之成以載諸群臣見其厚于民



詞酌未盡酒酣始行潦泥  
 彼往在斯可以為離魂之用  
 夫況我之子有聖賢之德乎  
 吾知出處之道非定於朝  
 則民皆賴之以為生各其  
 性也怨逐其生也亦為民之  
 故也聖賢之德民賴之聖賢  
 夫父也故聖也百子聖  
 君子有親焉則聖君道  
 乃所以得民心也王可不致  
 意乎欽哉  
 有秦重也君以成王  
 子處之而王國之於而作  
 此以為教之圖焉  
 先為保衛之圖于先為自  
 言之者秦也而曲之陳阿  
 聖風自和而格於天地其時  
 信可無也武聖聖君子  
 聖之暇未遊于此而教  
 從容遊衍之故為明使  
 雅類也樂也以為保之  
 聖教之防使教不廢非所  
 以為其所以是國王之誠  
 之亦陳其善也庶幾為保  
 之一助六國故曰已耶  
 補新曲矣後世之上  
 起世聖賢之德也  
 聖教不廢則教之  
 地物屬無疆之休休  
 以備萬王之歸附  
 亦所以作臣民之思  
 無也  
 洋典書法兩當聖教第一

惡者若入在民之父母內  
 不重民戴之為父母上  
 非歸咄歸是民所賴以依  
 係甚重必能盡責方結無  
 說

卷阿全  
 此詩以矢為句為主末以矢詩提括之正與矢齊相應此詩首  
 章發作教之由次三章極道壽考福祿之盛五六章言游賢自  
 輔之益七八章言賢才效用之忠九章言明良相感之悅末章  
 還頌以阜馬之多而欲其為禮聘之具然不明言其事而但曰  
 矢詩不多參欽王自濟之也雖古戒王而語意含蓄不言危亡  
 為可畏而惟言安樂為可保非特見盛世氣象而大臣風度亦  
 可想矣  
 有秦者阿章○卷阿觀風勿平當以卷阿作主召公徒成王於  
 卷阿之上遭輻風自南而來因王來遊於此而以來教公叩  
 教之防遠發為廢教之響蓋國家常太平厥際可與者莫如此  
 時而所可慮者上莫如此時公之失言雖不言盛衰倚伏之機  
 而君臣交儆之意已隱然言外矣  
 伴其滿遊章○此章重下二句善終意游是行游休是休息即  
 根上游教來而伴其則滿酒而無係累優游則健容而無拘迫







之文風則天下太平矣... 以爲興風風則而飛何所不獲而猶下集所止上庚于天可... 見物各有所至與士各有所負惟君子使之命之則燭天子媚... 庶人之念油然而生容悅非媚而憂戚危明者爲真媚姑息則... 德之士聚於王庭皆爲王與太平者故曰吉且非一人而足故... 附收古樂府成王時鳳凰翔舞于庭至樓梁而歌作神鳳操... 同鳳凰翔于紫庭十何德令以感靈賴光人乎恩澤臻于... 齊樂令民以寧蓋同此詩而附會耳

而不厭其多也... 但召公權賢之意不欲顯其待子而得於其意之外召公表阿... 所歌亦僅多矣而猶曰不多蓋言有蓋而志無窮也遂歌不是... 推原不多之故言其所失之音能有何不過繼去聲而遂... 歌之若中心所欲言而非凡音所能盡也召公三詩如公劉洞... 酌皆其述之詞惟卷阿地輝及慶人舟三歌味而波情蓋其... 深意所寓在此篇詩考功曰夫詩二句說者卑微上通詩... 與本意不相粘不知一詩全篇重車馬待賢故言臣之失音... 自有約者在六倫一說



以少陽氣必先見此中國便  
民愛之盡去可也然民之有  
故當無恨竟隨以道觀焉之  
民勞小楊量○此章言遇小人使正道全而不壞更舉任大以  
紀綱法度之正道固之以嚴  
探查則民愛于足而不可去矣  
然尔無以尔為小而忽之也  
夫雖小者所繫甚重安民之事  
皆汝貴所攸察其所以甚廣  
大之所可以不謹哉

補新書而式以大句○無奸  
配謂天下之小人○小人代  
主天下之小人○爾亦不謹  
如不事不謹也

民勞小楊量○此章言遇小人使正道存而不亡復備王意以  
以步安矣必先惠此中國使  
中國元有幾傷之虞可也然

增補仲靈詩經跋

國之有幾以小人之反道為  
之也故當無微隨心謹其  
德德之私而或遇其延索之  
則雖德律常之正道固之以  
及其善惡民幾于正防可左  
矣若此者蓋我之好為利本  
以實政之所執蓋王也以此  
為王而空定其意之以圖其  
寄之以人民其所以待之每  
番甚重也故我周王之意乃  
為民勞之義以大練正心  
於政之去奸安民以副正心  
焉民悅服不為我念獄不易  
王念獄現于此附忠君愛國  
之心盡釋憫事之意俱見于  
字外矣

補錄一事全在首節與先  
難付其結據于心○然除

賢才足是也感威像不懷墜者將望于然去子誰告以治世安民  
之略故敢懷感像正無擬繞隨之本不是去奸以後事  
民勞小楊量○此章言遇小人使正道全而不壞更舉任大以  
責之副也俾民愛泄亦指四方之民說憂漢字甚奇藝淫民怨  
不聲則禍患日廣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觀  
厲者汗穢之甚凡人正大者常光明號隨者必醜暗正道謂安  
民大道小人用事則紀綱法度等皆廢壞故曰正敗小子而弘  
大者論善人則新建少年論其戰則任天下國家之重大故告  
之使不可不謹也○彙台山相公曰小人之去關係社稷生靈  
甚重知陳蕃王允非不慮也然蕃事未成而謀滅允功未就而  
去奸者詩人特發自哀意思耳

五九

秦魏則國家之禍隨之此皆不知謹之故也但此人非能著意  
民勞小安章○此章言遇小人使正道存而不亡復備王意以  
練之恩也國無有殘亦不再託中國既說隨之人能委曲逢迎  
以因結其君故曰總總如云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是也  
正敗猶未耒耒反也正反則紀綱法度無不廢他是非曲直鮮不  
倒置言愈切而意愈深矣夫說隨之臣王心所喜安民之舉未  
必王心所欲托言王欲王女是用大諫者欲其無負王所托也  
六所以諷王也大練亦總結通章之意○此與板之詩本為刺  
王而發托諸僚友相戒以亂其詞而一則曰以定我王再則曰



出於天。其意一也。故  
次節。平古語。即決此。  
皆謂。不然而。亦可知。  
無偏民而。及于天。居  
德而。及于子。可。此虎之  
遠。而。乃。以。為。然。即。話  
之。不。然。故。未。以。天。威。順。之  
恨。天。威。則。不。敢。以。不。然。之  
話。為。不。遠。之。失。而。病。民。也。  
此。詩。人。致。成。本。意。也。  
三。帝。章。謝。此。兩。句。相。成。意。強。  
發。天。物。即。為。天。之。無。窮。故。民  
安。民。為。德。此。常。道。也。及。上。天。以  
常。功。使。民。盡。忠。失。女。之。出。言。  
皆。不。合。理。為。詩。人。不。久。遠。其  
心。以。為。無。聖。人。也。已。是。  
增。補。仲。舒。詩。註。脉。  
行。而。然。所。然。後。于。亦。謂。近  
作。而。不。不。不。于。故。此  
者。其。謀。之。不。是。而。然。亦。便。有  
遠。謀。當。不。至。此。我。也。得。為。固  
家。東。夏。用。天。陳。正。其。女。故  
還。謀。以。回。板。之。天。可。也。也。  
亂。乃。人。所。為。而。曰。上。帝。故。  
補。著。無。所。指。畫。之。詞。也。  
作。而。遠。不。可。看。而。事。事。  
下。能。之。未。遠。即。為。為。從  
不。不。亦。一。意。也。出。話。而  
然。必。不。然。之。話。為。他。即。不  
此。其。心。是。聖。人。不。不。  
故。以。不。然。之。話。而。從。未。  
是。如。此。也。  
天。之。章。遠。天。方。難。難。不。易。處。  
天。時。正。當。愛。民。以。回。之。無。然。  
以為王休。文曰。王敬王。其篇之中。三致意焉。讀文犹有此俗  
板全  
通篇為安民。而發首貴條文。謂其不能盡人事以回天。而用諫  
以徹之下。正其大諫之實也。一章發所戒之端。責其數天之變  
二章教以回天之變。三章徹其聽已之言。五章深致切責之  
意。六章戒以聖民之當慎。七章欲其輔君以修德。而末章以敬  
天休之善。教天斯可以安民。乃一篇之要旨也。  
上帝板一章。此章只疊了說下言愛民者天之常。而今降禍  
亂以病民是反其道也。然民之卒瘁。雖若天使之然。而女自  
不憚修德以回天。無乃人與有責焉。不可專咎之。天矣。言出於  
天。而本末章  
口而聽。惟順理之章。謀見於為。而但作目前之計。其心既無  
而。恐已矣。行。又且虛偽。而不可方物。總是形容其所為不誠。注  
着二字。字可味。蓋人心惟危。得邪名數。猶或畏懼。而不敢盡道  
子理。今其心既自以為是。無復聖人又不實之于情。則任意為  
之。何依據之有。所謂小人無忌憚者也。猶之末遠。淺。曉。屢。屢  
上說。與上猶字。事主謀。登者不同。大諫通一詩而言。先正謂  
此章乃發大諫之端也。篇內說天。安。若。方。難。非。威。即。板。意。說  
民不安。若。禍。等。處。即。卒。應。意。說。人。謀。若。憲。等。處。即。出。話。回  
句。意。玩。之。  
天。之。方。難。章。此。章。以。天。民。二。字。為。主。難。者。艱。難。不。易。處。難。者。



從前生和時達之即是則  
民之於城不可以不審矣  
浦柳言天之勝民之易正  
以昭居之德民之必順行  
室中潮起以取光諸天故  
民一念重光也而天之性  
固易導之和僻也不難中  
筆善不善在身自立民之多辟  
者養民改困窮則放辟和侈所必至也有立辟即出話不然為  
恥不遠之類

人維藩章○此章歷指君之所恃而歸重於德之當修其為  
望之意若曰魯喪德而失其所恃是語之貴見不可使其君如  
此也輔潛意謂有价人至大邦是自外親及內自大宗至宗子  
是有疎說又觀此無甚關係公要知得大人德望重便天下  
安樂集

六三

有所懼而不敢發故維藩大師民之大衆居為比閭族黨以守  
邦出為行伍軍師以禦敵故維垣大邦惟國能為一方之保障  
故維屏世臣大家能為社稷之倚重故維翰懷德常不忘修德  
之意德修而多助自致禍亂不生故維寧宗子同姓之親義同  
休戚可以寄心將而禦外侮故維城六者之中以德為本而宗  
子次之故倒維城於後所以起無俾域壞意耳修德屬君尚無  
字對輔君觀君德不修城于何有人主托于民上特孤立耳欲  
主而可畏者至尔無俾至此乎

敬天之怒章○此章戒以天之當敬而其言天之聰明無所不  
及正以見其當敬之意先正謂天愛甚于怒板難賊虐情慈



一動一靜天与之俱而如之  
何可以不敬也苟如其敬  
而放之則出活必身不在此  
死必無不遠庶可而懷之  
天而靖李韓之民耳則其

增補仙掌詩經歌  
念之哉  
補折首舉出往言者於其出  
以讀其人之出游行言教  
我即凡竟而天常榮

大雅六卷終

鼎鑄鄒巨虎增補仲雪魏先生詩經脉諳菴大雅卷之七

福壽二章全吉福王之靈

蕩全

全詩以首章靡不有初一句為主首節始答天而卒歸于人所  
以放戒王之端言天受世範皆人為不善所致下遂數其不善  
之實而傷之三章嘆其任用匪人而終歸於已四章嘆其  
德之不明而一味況昏於酒致人政皆顛倒而不知六七章嘆  
其不知改過而一味執拗自用着舊典與刑而愾事非章文嘆  
其自犯于天蓋援其亂本而深儆之也薛考功曰是詩言厲王  
之惡大略有四曰任小人曰廢典刑曰沉湎於酒曰色慾自用  
而其失皆原於任小人其義用人不可不慎也然詞雅刺厲王

大雅士卷

此乃多邪詐而不正何耶其  
 天生良民不能如善而無惡  
 其分有不可信然原其降之  
 之功無有不義而原其降之  
 人多自這于相非少能以善  
 道自修耳然則致此大亂使  
 天命亦同見終如厥威而多  
 辟者乃人之所為也可謂各  
 于其武  
 補新言若論祛邪則皆有仁  
 無義有正無四而明善發  
 但以仁務而以暴虐也以此  
 正功而以同德也以此明功  
 而以終德也則其時在人不  
 不在天二可信而人不信  
 信耳靡不有劫殺矣存降  
 此二句乃一事大言其理所  
 說天不過兩說正上帝不  
 而疾威自說上帝至其嗟嘆殷紂亦有托之文王夫湯本賦證  
 也而卒無一語及當世奉有諷諫之義焉  
 湯章章之此章言天道之及常田人道之無常致之也當依嚴  
 氏作暗指屬王說據屬王所為暴虐正不出疾威二字如下接  
 禦持見皆以行其疾威者也然天實生之若天使之故耳歸德  
 于天而及寬天命之不可信以喚起有初終終見人生之初厥  
 不予之以善而鮮能以善道自修是始固一天而終又一天也  
 雖謂命可信乎然究其終之不善乃人實致之而使天命亦同  
 克然則疾威和侮果伊誰之罪哉似怨非怨以辭不解遂上說  
 未十分委曲其以湯之帝而轉為疾威之帝意致婉然詩難



文王初登臨天下用人失當以致  
 於此者上由君德之不明耳  
 今國臣其憂勢成勢敗以肆行  
 于中獨為可行政則如此  
 自以為德為政然則如此  
 非無勢也良由已德不明故  
 以為知人之德故舉錯混淆  
 而爾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  
 稱其實如婦人也又何怪矣  
 文王立書述夫大德不明其  
 弊在與德以用不義為然天  
 心在愛愛嘗便爾沉湎于酒  
 而懷不義之人從從而用之  
 乃決自為此乘此其飲酒之  
 後後則我象運此而不明時  
 時之能飲酒以說言時言  
 諸事誤而不公不夜之計也  
 增補仲卿詩經解  
 於天何與也  
 補諸者此其言飲酒一事也  
 上德不明中之事也下不義  
 指上德不明中之事也下不義  
 反也總止而發明靡時以  
 飲酒後佳也說時而得言  
 你後以飲酒失言也言動  
 背於于沉湎正然不仁之  
 知能如此使非其德不明則  
 飲不至酒即酒亦不醉  
 文王六章述天統統之不可  
 據有知德為紀統之不不夫  
 亦如湯武之小者大者  
 于喪亡失言言忠臣修其身  
 于其政而可也而且由此而  
 行所用稱德德德之臣所  
 為諸臣臣沉湎之事而不知  
 彼為為是以內自中國之近

二字為主自然是形容肆虐之狀謂以做狠作氣勢暴虐作  
 威聲如虎狼無恤之狀也明是聚怨而反自以為德如用貪暴  
 之臣而有謂能明刑能興利其議見安在爾德不明稱云無知  
 人之明耳是非顛倒然後左右公卿皆非其人則國空虛如無  
 人然又何怪矣  
 文王曰啓五章○此章言其昏亂之失重酒酒上說人主惟荒  
 淫杯酒則必信任小人而小人欲迷惑其君必導導以湛酒之  
 事故言天未嘗濁爾以酒亦未嘗使爾用不義之人今汝所為  
 若此則皆昏德所致耳言天不使爾者正與首章天命匪諶意  
 相應既怨四句總承酌酒而狎小人來主惟壹醉日當則既無  
 容止而失儀又或號呼而失言而靡明靡德俾盡作夜則德之  
 窮日夜以盡樂事而不知也或分地與時說或以廢時失  
 事分意俱未得  
 文王曰咨六章○此章嘆其遭亂而不知戒而致遠近之怨也  
 湏以人尚乎由行一句為主如調糖言人怨謗並興而不靜如  
 沸美言民情騷動而不寧德形容亂世之狀夫上有無德之君  
 下有詛咒之民而朝廷之上又有貪暴之臣則其氣承傾覆真  
 所謂人情洵海內鼎沸是也亂世若此小大之國已有必喪  
 之勢而人尚由此而行依復疆禦德見之並用無德沉湎之交  
 作也所以怨惡徧于內外而喪亡必不可挽矣今手指王而言

大雅七章



上在夏桀之世也失禁以必  
變而後可以之權商流  
聖之禍諸君在本朝能起  
然猶不在若者此即非  
已欲者不當深戒也此言  
殷鑒正以示同輩也殷不  
堅而文王唯假今日不堅  
而又今人墮從中誘人之  
之大恐將終之以謂焉有

也。

一、章全書通章言修德  
而前行為據據何為善所  
得之感傷此一舉之樂物  
於言言行動大庭屋  
滿在其中大言其係於  
自拘縻之一情以此則  
真朽爛之至也則此語亦  
之或陳詩金句錄第二

論學科要持位處

節與衆修德之意四改事  
務宜說說君子端節句視  
不徒之弊更不容不修也  
四疏修之不家廣修之于  
固次初五疏允尤修之手  
此等言可之事業易時時  
以明吾不可做德之功  
之教哉免觀則以神聖不  
不能揚之故五六七節之  
意尚便說至言時顯說至  
行其虎漸入術勉其功勤  
在廟極過詩本重要至于  
立修德均至切為人則以  
苦第三疏而勉人訓有堂  
心相公首也然修德在于  
應付今日之言按第九節  
以下反覆不結言之損以

交脩實是修己事如謀命猶告守法治民皆是治人事但厥像  
切於民之瞻視故首及之析言一章言儀德之修二章言道  
德之感三章言時政之弊不欲修德也以超下章修德之意四  
章承前言修德勉以盡治國之道也五章言慎儆謹言以修德  
也大章言謹言以修德之效也七章言密謹獨之功以修德也  
八章言修德而人法之必然也九章十章十一章敘其聽言以  
修德也末章天儆以天將奪國而添欲其聰言也始終總修德  
一意○看士雅曰此詩言甚切至有以致而就之者如四方割  
回國順等是也有友言以諷之者如靡款不思彼童而角等是  
也有馬言以導之者如第念厥紹莫捫舌神之格思惟德之

卷

泰民之廢棄算是也呼之則曰小子責之則曰既楚其工夫則  
必不泄不忘表裡兼修顯微無間信我其為聖人之徒矣  
抑首章○此重德字括去萬字須當看分曉人君以修德為本  
而感像是其符驗故先提個常理而下始舉人之忽於威像者  
以怪嘆其荒唐常然非發自徹之端也抑與下敬慎不同蓋由  
敬慎感像工夫做到此只是須審不粗疎意見充養完粹的人  
矜不自抑損其像自然樛節退讓而不放肆正如蕭隔之外見  
者然非占外知之說靡哲不愚菲直以無嚴像為惡也即無  
嚴像而見其為惡耳承上言像為德陽則有是德者自然有是  
威像而今之所謂哲者苟不然是名雖為哲寔與庸人一般正



身其當施之以以德也  
則立於德云云作此特傳  
人君位臣民之上而四方之  
人見之而取則者德是也。不知  
德之當施已非於德之事  
非一而恒有據依始彼夫抑  
抑植密之德係乃德之虛隔  
看見于外也。其係即非德則  
有哲人之德者必有哲人之  
威係矣。而今之所謂哲者未  
嘗有其威係。即是無哲而不  
為矣。夫衆人之惑乃天係也  
稟賦之偏宜有是病不足為  
法以哲人而愚則反成其常  
多其其昧于保持而然求此  
上之係之當施也。  
身其當施於人。此時  
德之發其倫諸之德則四  
方可以為知夫矣。夫于德行  
而德金之德其大之德則  
則國皆順而從矣。政令者道  
德所系必大其德為不為一  
身。今乃有天下之德矣。不為  
之命今者又必害天下之德  
而久改也。是其其德為不朝  
一時之謀苟有長久之計矣。且  
形諸播告者又必以時不悞  
今而教期也。至于威係為道  
德之故。非敬助無處據焉。且  
是而德昭于一身矣。夫施  
之德。今既如彼。教之身既施  
如彼。今可以為法于天下矣。  
所解四方之訓。而四國順。非  
其在童蒙然。女在今日而且  
祀於長壽。而安著于酒。三世

如人言。極其寬的。今常到極其處。所問無有。哲而不忠也。然  
只痛恨無德儀者而設為此語。已深怪嘆其不然。見人只是非  
真替耳。誰謂有哲人之德。而無係者。哲哲人。要賦既殊。又如學  
問決不宜有此哲人而愚。則反常為甚耳。本借庶人以其哲人  
之當慎。非謂庶人可安於愚也。威係本可無。貌詞氣而下與  
出語。蓋說此又何必無之。

無競維仁章。此章首毀言道德有自然之應。下言能修道德  
而後可以為法也。俱泛論人君當如此。未就武公身上說。無競  
有覺德有王夫。無競者。謙道有已而卓然莫加之謂。有常者。修  
德自我。而聖章大之謂。訓即訓我之道順。即順我之德。不為

一身而為天下計者。許謀也。所謀者大則命之出也。必審定而  
不易。凡朝夕改者。不能為許謀者也。不為一時而為長久計  
者。遠猶也。所當者遠則然。於下者必以時而不忽。凡號令不時  
者。不能為遠猶者也。如此治人。事道而又不本諸身之敬慎威儀  
來。則非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故民以為則。須知許謀言。打  
轉人。道覺德行。意民則打轉四方訓。四國順意。但訓之順之  
在人。而維民之則在我。太微不同。

其在子今章。此章以下。就武公身上言。此乃武公自言。今日  
如彼。想其省身見己之實。當慮有即於荒逾。使人貳傲。而為  
定切責之詞。未必實有此事。承上言道德之威。應嚴有必然而



所謂人臣之章有三句說者因朱註有所字矣字欲作推起語  
是於彼人與所稱以守國也  
與上車馬兵戎康非一套事只言既周治國之方又嚴治已  
之要也民人原則邦本以固而無離叛之憂侯度謹則國法以  
守而無罪悔之及莫作難易折衝訓成定教之而倫理明導之  
而生養遂成也治之而獄訟平理之而爭奪息定也侯度如武  
王所頒之訓誥康叔所正之經常修城池闢田野正賦稅凡禮  
樂刑政等情是以戒不虞但曰戒只備之而已未說到免患虞  
蓋虞出不虞雖聖賢亦所難保也言語是出於口者感像足形  
於身者人解慎言不妄發發像不妄動則在我者無不謹矣而  
言人共諒其失而不可復執  
非如白圭之徒可為也此言  
之所謂謹言也  
大雅卷  
可知故又申戒之顧勝曰所謂慎言不殆是謹閑而不吐必  
如父命辰告方見能慎慮王缺猶可磨平言缺莫可修補故特  
借王以深儆之非推原其當慎之故也○鄒臣虎曰柔嘉二字  
下其極妙凡人之言動莫不著于暴戾莫善于柔嘉論語曰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吝矣正是此意下文曰思子  
曰辨柔曰溫恭曰溫恭曰溫恭皆應此柔嘉二字  
易曰由言章○此章以意于朋友二句為主凡斯言之法必由  
易心始故勢便說易由言而不可易不可言不可遊下軍  
之詞不一而足此總戒以言之當謹而下始及謹言之效也註  
中有一且字宜玩見謹言非無益之事也無言二句就好處

所謂人臣之章有三句說者因朱註有所字矣字欲作推起語  
是於彼人與所稱以守國也  
與上車馬兵戎康非一套事只言既周治國之方又嚴治已  
之要也民人原則邦本以固而無離叛之憂侯度謹則國法以  
守而無罪悔之及莫作難易折衝訓成定教之而倫理明導之  
而生養遂成也治之而獄訟平理之而爭奪息定也侯度如武  
王所頒之訓誥康叔所正之經常修城池闢田野正賦稅凡禮  
樂刑政等情是以戒不虞但曰戒只備之而已未說到免患虞  
蓋虞出不虞雖聖賢亦所難保也言語是出於口者感像足形  
於身者人解慎言不妄發發像不妄動則在我者無不謹矣而  
言人共諒其失而不可復執  
非如白圭之徒可為也此言  
之所謂謹言也  
大雅卷  
可知故又申戒之顧勝曰所謂慎言不殆是謹閑而不吐必  
如父命辰告方見能慎慮王缺猶可磨平言缺莫可修補故特  
借王以深儆之非推原其當慎之故也○鄒臣虎曰柔嘉二字  
下其極妙凡人之言動莫不著于暴戾莫善于柔嘉論語曰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吝矣正是此意下文曰思子  
曰辨柔曰溫恭曰溫恭曰溫恭皆應此柔嘉二字  
易曰由言章○此章以意于朋友二句為主凡斯言之法必由  
易心始故勢便說易由言而不可易不可言不可遊下軍  
之詞不一而足此總戒以言之當謹而下始及謹言之效也註  
中有一且字宜玩見謹言非無益之事也無言二句就好處  
所謂人臣之章有三句說者因朱註有所字矣字欲作推起語  
是於彼人與所稱以守國也  
與上車馬兵戎康非一套事只言既周治國之方又嚴治已  
之要也民人原則邦本以固而無離叛之憂侯度謹則國法以  
守而無罪悔之及莫作難易折衝訓成定教之而倫理明導之  
而生養遂成也治之而獄訟平理之而爭奪息定也侯度如武  
王所頒之訓誥康叔所正之經常修城池闢田野正賦稅凡禮  
樂刑政等情是以戒不虞但曰戒只備之而已未說到免患虞  
蓋虞出不虞雖聖賢亦所難保也言語是出於口者感像足形  
於身者人解慎言不妄發發像不妄動則在我者無不謹矣而  
言人共諒其失而不可復執  
非如白圭之徒可為也此言  
之所謂謹言也  
大雅卷  
可知故又申戒之顧勝曰所謂慎言不殆是謹閑而不吐必  
如父命辰告方見能慎慮王缺猶可磨平言缺莫可修補故特  
借王以深儆之非推原其當慎之故也○鄒臣虎曰柔嘉二字  
下其極妙凡人之言動莫不著于暴戾莫善于柔嘉論語曰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吝矣正是此意下文曰思子  
曰辨柔曰溫恭曰溫恭曰溫恭皆應此柔嘉二字  
易曰由言章○此章以意于朋友二句為主凡斯言之法必由  
易心始故勢便說易由言而不可易不可言不可遊下軍  
之詞不一而足此總戒以言之當謹而下始及謹言之效也註  
中有一且字宜玩見謹言非無益之事也無言二句就好處



耳。蓋必使從者必使違他。微  
覺之。如至馬所以喻之者。詳  
且切矣。蓋亦望汝之有知者。  
耳。假令女子未有知識。則在  
重轡之中。可諒汝必既長大。而  
抱子室有知矣。豈有知而不  
知。謂心為之也。人若不自覺  
滿。雖受教戒。明于滅有之。悔  
必極早。知而悔。早成。豈有無  
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滿新者。上即是樂言。而看之  
不同。心此。與下。則便覺  
其惡。而不善。豈有自未知  
而不知。則多事。雖四句皆  
之。語言。也。應。為。方。是。溫。  
恭。人。之。心。早。知。而。早。成。正  
以其順德之行。也。  
吳天孔昭章。○十一事以下。俱承上言。而致丁寧之詞。蓋  
增補神聖。諸。此。序。  
昭生不與。我生對世。其以禍  
而應。樂。已。不。善。然。應。否  
不。分。無。以。去。禍。而。致。福。故。我  
心。為。之。慘。而。深。憂。也。然。其  
之。陳。我。子。獨。教。詳。然。不。為  
不。擇。執。失。而。兩。之。餘。我。已。覺  
而。怨。矣。不。以。我。為。教。友。  
我。為。康。其。善。道。是。久。便。不  
言。尔。未。有。知。識。而。然。則。謂。可  
幸。既。幸。而。聞。歷。多。事。豈。宜。早  
之。若。是。也。  
補新。自此。始。以。天。登。之。時  
下。前。照。以。天。禍。之。及。正。第  
三。節。而。云。望。天。能。而。將。濟  
孫。以。亡。之。意。皆。以。明。不。可  
不。聽。言。以。修。德。也。吳。天。孔  
昭。補。福。壽。禍。淫。之。不。集。也  
我。適。多。事。而。能。安。於。正。以



承未報知，言此承發，意謂家於此事，多承聽我貌，而夢意不相符。  
於乎小字末章，此章以聽用我謀，句為主，告爾爾止，言我  
所告爾者，皆修己治人之成規，非私已說也。其悔即下矣，其  
國之禍且虛，說天方艱難以下，正推原其有大悔之緣故，而  
回通以下，又言指其必喪厥國也。將喪厥國，正是天運艱難，處  
取譬，猶云論事即上喪國之言，當國家未危之時，而先釐危亡  
之論，人必以為迂闊而遠於事情，故曉之曰：取譬不遠，試觀天  
道，善者必不惡者必極其禍，禍不美惡，即天之所以禍福，使  
知國之所以廢興，而喪國之聲，誠不遠矣。余乃回通其德而  
使民至于困急，則皇天弗弔，禍必隨之，其喪國也必矣。苟非聽  
用我謀，安能免大悔哉？以此公之賢，何至有喪亡之禍，使人戒  
已，則曰大悔，一則曰喪國，一則曰大難，可謂憂勤惕勵之至  
矣。迨此詩所以得入二雅，豈公作此二詩，在為王卿士之日，而  
此二詩之體製，音節又合於大小雅乎？然但得刻於寶璽，則與  
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知臣虎曰：此詩大意，重一德字，而威德維德，法未有德  
而不敬慎，其威德者，未有會敬慎威德，而可以入德者，故首  
言敬慎，威德維德之隔，次言有德，德行四國，順之敬慎，威德維  
民之則，又次言興迷亂于政，顯慶德，又次言慎，不出話，故亦  
以興迷亂于政，顯慶德，又次言慎，不出話，故亦

感德又次云：時爾為德，俾民懷德，止不勝手，候又次云  
溫，恭人懷德之基，其維格人順德之行，未復致警，言云：爾爾其  
德，俾民大難，乃克其要領，則在慎之幽獨之中，而不致忽慢于  
言動之際，七章云：相在爾室，高不愧于屋漏，云：則本一原，  
之論也。中庸教人齊明威服，非禮勿動，以修其身，而大要只在  
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聖賢傳之相表裡，蓋如  
此。  
桑桑全  
通章大意在從小人以病民為主，而秉心宮猶為悔其相，是  
一篇緊要語，一章憂民之受病而訴之於天，二章以下述征伐  
者之怨，誠而見其迫切之苦，五章以下又言民之所以受病，無  
他，為其不用賢耳，即不用賢以已亂，而賢者皆不樂仕於朝，即  
退而稼穡，而又不得安居於野，則危苦甚矣。然天下大勢，君  
主之而相運之，擇相一事，必當周遍謀度，今既任相，匪人而布  
刻，庶幾若好說侯又何往而不窮哉？十章以下言聖惠相趨  
之遠，而忠言與益方止於君子，則投之開散，而於小人則反加  
暴虐，亂之日甚，而民受其害，無感也。不知小人与君子異趨，王  
必不宜任用，言進而欲以諫於君，而但自誦其言如醉耳，退而  
欲以告於友，而反加赫怒之怒于已，夫君與友皆其之聽，則小  
人之貽禍於民，何時而已哉？民之困極，此人為之也。民之不利



長我國運者生已甚而何能  
以次得也

國步將危天位役不為以致  
區區將盡其可憫也然  
此處乘新時而不我養焉我  
將有所居以爲安則所遇官  
前殆居無所定矣有所依以  
國選則奉世尊而威臣無片  
有爭心而相激以成此禍亂  
益君子齊集秉持其心和乎  
以養天下之禍初不紛爭多  
事以生憂也不知讀書爲此  
禍階至令萬民之病尉使之  
無所不至所往非若曰禍有  
根底世計於未久矣

備新書屬陷謂附此征役之  
亂也附松字補小人言

情衛仲雲請使脉

五來三節方實指出小入  
之心福也示云後說用乃  
止與子素心無幾相照  
愛心章又從子外明愛心  
慈身在邊陲附土字愈目  
不在念也自恨生時不善而  
是天之重怒使我離其家索  
而四面但東顧不定居之處  
也此時也飢渴勞勤之倍嘗  
多畏我也見病也身雖在死  
亡之難免惡美之在邊也  
致引謂民失其庇而受其毒  
也故其悲詞如此

綱斷今合土字是充其家也  
靡定履非其身也然非  
吳而平說強探是身之病  
亦也自成積滿善士種是  
勢之危迫也自肆猶死亡

說宋古國將殄滅嗟哉可恨恰似天欲困苦他一般故言國步  
之盛乃是天不將養吾民也勿作食養之卷看內有以自安外  
無慮可憐幾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此正見其不知將虞君子實  
維四句只借君子作轉語而歸其亂本於王言使朝廷之上若  
分朋植黨則心競力爭而相激以成禍亂亦不可知如程子謂  
新法之誤言黨激成之是也今也不然則不知誰實致之而使  
至今爲病乎此暗指厲王說然曰誰則其辭婉曰至今所從來  
遠矣

附攷士昏禮註疑主正立自定之貌蓋人有疑則有徘徊姑  
定之意也

哀心感感華○此事以念我土字。句為主凡人情居邊陲之苦  
則思內地之安念羈旅之勞則有故鄉之望故曰念我土字上  
鄉字居當合說輔氏疏分鄉里室家平看來是不辰或言不幸  
生於此時或言生時不善較好憚怨即指禍亂言周翰於西師  
由西姓故回自西徂東靡旣定虛句根上任徒不免棄我親  
痛言有飢渴勞勤之病也孔棘我國則有鋒鏑死亡之憂也未  
見不能已於故鄉之思意○薛孝功曰以上三章皆爲伯述怨  
著之詞故前連禍亂之修而有衷於國步次原禍亂之始而追啓  
於厲階此則禍且切身而曰多美我之見病惡美我在邊情  
愈迫而辭愈衰矣

十五



得自達曰此詩何世亂上  
形已故云然事  
天降者雖天者若遠廢田野  
國欲以爲志也此知田野亦  
不能以有存乎今天降者之  
曰已哉哉所王之王矣之降  
此至誠則我之糧糈亦病不  
不得以食食矣來則我此中  
困也皆危而無可安之虞實  
飽而元可食之數是以法雖  
飢餓而元之極之力以念天  
而亦惟其自勉而已  
權力之人某哉在野遭此  
念亂國在事當在事臨巧  
之困之運皆得澤矣  
惟此事雖天降者元以自存  
知此意死所自歎以王國人  
之失言耳蓋天下之亂係守  
相公事相賢否係守心謹此  
順理之君所以爲民所尊仰  
於其能秉持公心同爲謀  
度考擇其輔相必求以爲堅  
而後用之則用金貨宜而厚  
情者服則使不順理之君則  
自以爲善而不若衆雖有之  
彩見公不通家志好惡拂人  
之性所以使民賦感至于狂  
亂也何異之有  
補新書上賢人之不安于野  
皆由上之不能下與故此  
節解君臣以主事而之選  
而既觀王之不能也  
雖使重德天上既充明君以  
梓田矣由是在位者好奸諂  
使亦何怪而不旁執掌彼中  
我主王亦見其必然意上言稼穡時代極食是朝廷雖不可做  
田野犯或可處也公稼穡又卒降則中國皆危矣可安之所中  
國盡荒豈可食之資所以危困之極雖欲愁苦呻吟而且不能  
則亦有死而已哉謂那有許多氣力去念他只得付之委可奈  
何反不見得他慷慨厲度  
附張李廷仲曰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氣太子靜匿  
召穆公來圍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穆公  
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王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主大  
子靜果爲宣王○劉安成曰此詩果作共和之時則厲王高  
在故詩人得追叙其事而刺之也  
十七



碩也。聖民之得已哉。  
大谷望遠夫用舍失宜致亂  
如此豈以居子不為之難辨  
乎欲大風之行必有其道  
多出于聖君之中况君子小  
人之所行不各有其道乎雖  
此良人其所作為懼善道之  
中旋彼不善者先明而棄之  
中旋彼不善者先明而棄之  
暗污穢而可恥一則為風之  
清一則為風之濁道之不同  
有如是夫

有陸賁諫笑小人不可用而  
三川之君子不為之病去故  
大風之行則有陸賁之使舍  
人為政則害利害民陸賁喜  
類同其所必至矣故我于玉  
以其安能听我之言而對之

清神會集詩餘卷  
子以飲食人之勿用而君子  
或可以為焉也然以和沈氏  
蔽固已深我亦知其言而不見  
聽也故但自誦其言而中心  
如醉耳是我之知醉非自  
憤也蓋由王不用善人而  
惟我子貪人是以反使我子  
于賄賂如醉耳王何而不  
悟哉

嗚呼哀哉然忠言不見聽于  
君夫猶或有望于友嗟兩朋  
友子豈不知事理而妄作此  
言乎蓋惡夫子處必有一伴  
如後蘇惠時亦有友而獲之  
然古來未聞言之察者也  
故我以忠告之言并其美法  
掩納為福於陰德于汝也  
女不以我為僇乃反求加結

許多珠璣恨此說來即所以為破亂檢原也  
大風有陸章○此章冰上言今日之亂圍由邪正之倒置而邪  
正異趨聲罪不可辨者大風出自大谷是風行稍有適豈君子  
小人而各不有其類乎良人即上良人不順即上忍心之人頃  
知惡人忍心貪人極是一項人作為與狂字對式與以字對較  
與中指相反式較者做事光明高潔中指者存心陰暗冷穢大  
抵總落著必君子暗昧者必小人見爵之易序

附攷爾雅西風謂之大風爾雅註有水曰溪無水曰谷  
有陸賁人章○大風既有陸賁則貪人因別是一路人安得不敗  
類不必指舊類只依蔡九舉以與衆云和傷人害物說詩首  
十九

不重責貪人蓋怨王之用之也聽言則對非以待王問也此時  
目激時艱不勝憤一念王若聽言便對他說以貪人之不可用  
乃詩人主意如此然而知其不能聽也徒抑鬱而誰語則惟自  
誦其言而已中心如醉即是他恃賄賂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  
我至此則恃賄賂仍歸之王矣匪用其良句實是商量膏子

發爾朋友章○朋友即指貪人以同為王臣也蓋此人本王所  
倚任傷王不能聽言故嘆此人而嘆之其實所以告王耳豈  
不知以興亡敗亂之理言如被二句本是賦体立意即在如字  
上詩中如通賢已亂擇相黜貪其所敷陳從未必言一中微語  
語破的而不容異一言之中乎所謂子慮一得也飛鳥忘足明



和也。新人而足矣。是後其者。  
可勝道哉。  
謝朓求來形容小人用心之  
時。二句。猶勢信然。彼為立  
論之言。以小人為害。則  
我及其反。皆由陰謀之虞。  
則又惡言以害君子。亦何  
君子為貪亂為成賊也。臣  
子輩情懷。請君言。作狀  
筆指深白。一云。  
願雲漢章全。與秦權者二  
句。要詩人言半位王司以  
下。即王自家自度之詞。  
不歡睡於天。而欲圖回  
手。已之意。須知非此。則  
亦休王意。有之耳。或者  
王極其急。丁仍欲而欲示  
辭。正以共做之意。故其未  
**雲漢章全**  
而下文文公說刻自家身上。其曰寧丁我躬。終分明歸咎于己。  
也。三章言既當我之身。則所以畏懼者。自不能已。四五章言恐  
怖如此。則不得不望救於神。而群公先正不助父母先祖不  
憚昊天上帝不察。故去章乃反其所以致此之故。而卒莫濟其  
方也。七章言有反。雖不得其故。而所以致其微戕者。則不得不  
自畫且又恐一人之身。不能挽回天運。而以救災望之群臣。至  
末章又勉群臣。盡修其德。毋以昭格之不應。自阻乃云。此非為  
我乃旬定爾衆止而要之定衆正實以定衆民。其始終為民之  
憂。漢首章の說一言。漢昭回詩人先提出個早的景。最為各章  
之綱。凡此種種之若此也。



補祈者發聲嘆而曰何事今之人見受一食爲民之惠心是受王非事王已而悲今之八豎罪也

軍既三章通軍紀大其則非人力所能支不可措而若夫我之過此之災就手其甚惡者乎其甚危者有如覆卵之震動于上而不敵自來之使八民惴惴而復有羊身之遺其禍固已慘矣能異天上雷下降此旱災不惟旱及下民分使我身亦不惟旱焉胡得不就棄而相見

樂善身非吾身乃宗祀所係傷之身也吾身不見遺則先

補祈傳雲詩經朕祖之祀有兹而厥矣使表如之何而不思代

補祈直此是畏何也非畏己身之亡也蓋人主之身以萬民爲存亡如星與風墜下民不遭則君身安民何患君身不遭則先祖所傳之祀誰以權絕矣此其所以可畏也民也

也固以畏天也

軍既三章通軍紀大其則不可謂之而使止矣當此之時赫赫然非無非災災之象而災非災災福云云之一言已無所容而大命近止死期已將至矣我將何所瞻仰何所瞻望我復辭公先正誓

帝祭之以特授其面欲其爲

故曰樂而常祀亦在其中此說所常祀而尊之故曰宗而廢祀亦在其中故災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難親而力量不逮也臨軍是神事故言上帝不臨見至尊而感格甚難也寧丁我躬有歸咎有責意言此旱災向所未有何以違當此時我王有以致之也不可徑作望語與舜之於我何哉語意一般○一說依或曰註解如唐太宗吞蝗祝之曰民以谷爲命而女食之寧食我之肺腸韓文公祈雨告神曰百姓可哀宜蒙哀憫猶刺史有罪寧被殃殃古人自責大抵若此

軍既太甚三章○此章以胡不抑畏先祖王推二句爲主則不可推言天災之至非人力之所能支即欲推之使去而不得故

不勝其戰慄如當受作林其上者然只形容兢兢之狀耳周餘二句輕只起下不我遺意惟身不見遺則先祖之祀有兹而厥所以不得不懼也吾身縱不足惜奈至以我故而絕先祀何君民一体民無遺君安得獨存祖孫一脈身既滅祖安得後祀俱有相聞意在

軍既太甚四章○此章以不我助自爲寶以綢寧忍手句爲主則不可沮言已盡力爲之而此災竟不可止赫赫然氣方威炎然熱氣方熾此身且無所容於天地間而去死不遠顧天無降望神無依其望望救之情如此群公四句承上靡瞻靡顧來彼卿士者實有益於民夫豈不望其救但語意抑揚更文



母一德言彼不見朕猶云與我豫若父母先祖與我有至恩胡  
寧忍至此一胡寧字恰像親之者然當有青龍嘉祥  
要知此是哀詞不是怨詞  
早既太甚五章○外章以不我聞及寧便我避句為主滁山  
川言早甚則山無木川無水有如滁而除之一般山川已為焦  
土而早甚方且肆虐如焚其猛烈一至此吾心雖憚暑而  
終不能故所以急心熱而憂心如重也群公先正漢然置之  
不聞正是不喜恤也說者多以不我聞甚于不我助何等淺陋  
寧便我避須依聚國說天既不使我得逃遁則今日之禍我遯  
丁之有不得辭其責者不知將若何而後可以求免也如此言  
方見寧王即赤之意○一說謂寧使我逃遁而去無以救故而  
貽民之害此說却不見君人修教之意而鹿野云遁去字以說  
不必泥去位言與不能奮飛意同如嶧山謂避賢去位而遁似  
看得太深  
附致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項上走形  
如風名魃行見之則大旱  
早既太甚五章○此章以吳天上帝則不我慮意為主竟執與  
去承上我遯意來胡寧以下總是自反之詞農耕耕而即祈報  
于上帝稼始納而即祈來年于日月星辰此為有先事之戒故  
曰孔風未稼方登即祭西方農事始罷即祭后土此為後時

求而不得其故矣蓋春則祈  
于上帝主未則祈於年于  
天上帝未嘗不早也然祭四方  
以報成物又祭后土以報生  
物未嘗不早也吳天上帝帝  
不度我之心乎如我之敬事  
明德宜可以無恨然矣而  
我以早胡為也  
早既太甚五章○此章以肅人不周二句為主群臣以憂旱之  
故戰戰兢兢而後後統紀如鞠我以下是也鞠是精神之竭或  
是形容之瘁馬二句只宜輕駕過憂旱之心豈獨肅正家  
害為然其為趣馬等更無一人不周救百姓者如不林弛兵微  
膳布而不修等只說得無統紀意說周字尚有未盡善於所  
畏阻於所難乃人之常情而群臣盡心竭力鞠躬來降而後已  
無肯曰以人勝天非我所能及而遂止不為者此又訴諸臣之  
勞以吳天之察也云如何里言天縱不為我恤亦當為諸臣恤  
如何使我憂之而無所聊賴至此○自祈年合下不能止當以  
君憂民之憂臣憂君之憂立說  
瞻仰吳天章○此章以無華爾成句為主冠諸臣之救災而益  
堅其志若自不能挽回天意而倦你賴於群臣其憂國憂  
民之志可謂切矣矣有雲其星與昭回于天正相應而西言瞻印  
吳天情極懇迫想見宣王之勤懼昭昭只是祈求情極懇  
不遺餘力極指上鞠說等項雖死亡將進力無如之何而盡求







歸納其然當召伯之營辦也  
王已命之飲其賦稅歸其餼  
韓侯康伯有止宿之憂故故  
使申伯往晉行而觀國之  
速也其特元舅而親國之  
周禮如此  
補新書臨行而親餞之先時  
而饋餼之皆王待申伯之  
異數康伯往過于汝駘乃  
昔饒魯而今決行也時襄  
以過其行是倍其途費  
之礼非以此速其行之上  
微去田是謝國之常禮此  
微土禮之一時之委積也  
見厚意  
當春書召伯之申伯者一始  
武王更以屏鎮定而服之  
既入于謝往謝而而衣盛  
而相謂曰宋師以侯國為  
職今申伯封謝則外陽有鎮  
而內賴以安故今有良翰  
且不顯於此申伯也為王元  
舅而才無文武文武之士  
莫不視之以為法焉其德  
望之隆如此故周人因其  
謝而事之也所謂親其南  
商土是保保可垂萬王之  
始分封之意而量度我  
補新書上五篇皆王之厚  
伯康則則申伯入號而  
人見其元舅王意也  
周禮正其保南土康伯  
降于汝駘重于內也而  
推本其文武足法則文武  
南國即其保南土康伯  
是其行不果非由於王若謂周王既餞伯始誠歸是其行不果  
不出於留均非本肯肯申至錫塗不徑鄆時宣王有視岐周而  
申伯往見焉故有鄆之餞既餞之後復送於錫然後通車故有  
還南之舉王命以下又追言申伯未行之先而王已使召伯飲  
其賦稅以積之故能使伯無晉行上下各自開說微土禮與上  
微土田是一事但上是并其田以授民此則取其賦以供用意  
自不同此章以上由命而錫由錫而道由道而餞由餞而行節  
節有次序  
附攷周禮道人掌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廬有飲食三十里  
有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如卒米薪芻之類是也少曰委多曰積  
申伯番一章○此章上下兩段上重戎有良翰句為主下文文  
武是寬句為主意亦相闡通章俱言申伯就國時事而首提出  
申伯之武勇又叙其入謝時徽衛甚盛周人當其既入乃喜而  
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蓋天下以京師為根本京師以列國為  
藩垣藩垣得人根本益固所謂在朝則朝重在南而王朝益重  
者也不顯三句又推言以王舅之親而才無文武素有德望之  
重百辟之欲附服威敵者咸取法焉則武南邦保南土者必由  
之而周人之喜有良翰不誣矣須知文武還指其平日在王朝  
言乎其入謝道之耳勿作豫道之詞看







理安行以保全其躬則特身之事也。自風而夜風，魁不立以敗。仲山甫所為及取之事而委之自京師中來也。綱斷新章因循若前朝之謂中不致于役，集不勝于委，其不可以代天子堂室之公也。此明是明于治人，而既明乃明于持身，且故即本休明中而規之作，故儒者分明于理哲于道，近於類中氣也。明哲則不入于悔吝之途，故能保其身。然其德止是自然乃身以保其天子也。明哲亦是其德之實，故一人即謂之德。在也。楊上四件俱見山甫之嘉貶。人亦有言恭如章。○上文美其恭德嘉貶之意已盡。此合下章俱以人亦有言引起。以終首章。凡民之也。如吐是借用字。如者吞而併之也。吐者吐而出之也。緣割棄不得中，所以用之。每成偏曲。山甫之柔，而嘉者，故不以割而吐之，不以柔而茹之。寬嚴並用，仁義並行。所謂維則者也。莫奈於讎害，而亦不侮。莫割於法，樂而亦不畏。又何茹且吐之有。畧重不吐不畏一邊。人亦有言德輶如章。○上段是舉已德，下段是輔君德。然輔德亦本于崇德。朱人言只管德輔，句玩註自見。德易舉者，朱子所謂



故來求知此耳  
何壯軍後山甫來此四壯  
之懷也求懷與原之懷不同蓋樂於近君不樂於外補山甫  
固口雖不言而心獨養者言甫微察其意而曰式適其歸  
唐人詩暫別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意正如此即此適  
歸一句便合其心之志在山甫之身其能保王躬補王缺  
其所關係甚重不可一日不在君側一城之役當何足以煩  
山甫者當言指日成功復保天子今日之行又何勞遂念我奉  
其德之全所以需其功之易修其業之大所以見其事之優  
其委任之隆所以明其內召之必速山甫而聞此言非特可以  
憂懷其原及即其中之求懷必有釋然者矣言之意味深長

補謝書三言其意甚厚  
以仲山甫只合結尾用  
坐而與天子論道乃遂  
車馬而行何為者此詩人  
之體記也式適其歸乃期  
其速歸以保王躬之憂  
君惟不可一日無人在家  
朕不可一日不補也故以  
此詩明之舊謂山甫德  
全無難于職者之役可  
其早罪事而後也此詩  
古律如清風言甫有言此  
語中有深意意此乃言  
甫微見其勤王心使之心  
而求懷之意

補謝書全言全詩不用功  
言奉命之誠世世傳歌  
次章入觀天子寵愛之厚

而足以感動人者有如清風之動物故作此頌以動山甫蓋亦  
有諷王之意馬之沈無回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二句是一  
篇緊要後卷山甫之德原可以保王躬補家關其城齊亦不得  
已之役耳山甫之意無日不以朝廷為急而封疆尚後漢漢  
顧出入禁闥正山甫永懷之意故曰仲山甫永懷而以適歸慰  
其心老臣憂國兩相相証揚厲之中微寓規誨言甫之誦樂如  
清風矣

附設按察臧司空事也雲至後朝廷之重臣考之周語穆樊  
仲山甫諫王而尹吉甫曰褒貶有闕誰其補之則茲行也豈  
嘗犯天子之逆鱗耶此言甫所以有隱憂也而情見乎詞矣



韓奕全  
此詩以王命  
言餞送之厚  
一時之盛而  
意也

為重故首言其來朝受命之事次言錫圭之隆三  
西五章又言婚娶之榮皆因王命而俱及之以道  
末復申王命之意正言其繼先修職以終首章之

韓奕章章○此章以受命與親命爲主者將言韓侯由此道以朝周受命而直送南甸說來只宜輕觸過受命是請命意要點士服入見以示不敢自尊之意德戎以下總是王命之辭惟上是繼世業下始修厥業也其曰無廢朕命又曰朕命不易勅命之休自是如此爲彼當繼脩之始故王特親命以鄭重其

事既使之承先以繼緒便望其移孝以作忠故下逮吉爾既襲封必當無廢朕命夙夜兢罔敢失墜庶朕命不改易山河帶礪之盟永在耳而命字相呼有傲戒之意在幹不庭方文度共爾位中第一事韓地近邊蠻夷之叛服不常致款其布德宣威以幹正之或修之文告或加之兵威予以佐助天子使中國有常尊之勢可也周自穆王以後荒服不至天子欲振中興之烈安得不以佐助望之韓倭○幹訓為正鄭氏疏謂作楨幹勿正之有先自正而後正人之意非謂敵王之懼也

四牡矣○章○此章以王錫韓倭句為主首五句與上請命是

一時事欲言受賜於後提起言之○今主即其先世封國時所頒

之圭始見之時不以爲飾無以合瑞於玉執之入覲以爲信  
者故王錫轉侯淑旗而畫以蛟龍倭革而注之竿首是旂之  
革蔽用方文之革重衡畫雜間之文是車之美玄衣而畫以  
龍赤舄而加以金錫是服之美領下有鈎而縱膺爲帶膺上有  
錫而鏤刻以金是馬之美武前之鞞以鞞持之使牢固淺毛之  
皮覆之式上使文彩則車之饒又不止蓋策鏤鐙以至爲膺餘  
而下垂以金爲環纏握轡者則馬之饒又不止鈎膺鏤錫而已  
蓋名器之重不輕假人而來朝之予自無所斬此總之天子錫  
命之寵光也

附攷孔氏說以鏤金加于馬面之錫當廬者青馬之額廬在  
眉眼之上又曰金危以金接鬻之首如危鼎然言極極之非  
一處

韓侯出租重○此章以顯父餞之一句為主餞與贈不可平看  
古人之贈多于餞時致之也人臣義無私交顯父餞之亦王命  
之也申伯元舅故王餞之韓侯亦同姓之親故命顯父餞之  
出租于屬則餞亦必於屬酒解皆出天府乘馬路車是于常制  
之外特有贈行之儀或謂餞出于王而贈出自顯父六悞矣此  
詩所重在餞故復以違旦終之侯氏無言韓侯與顯父相饗  
樂也



卷之八

與捕鼠者別埤雅羶食田鼠虎食田豕與下竈竈相闕

要者

五畫 命之謂不非受之未章則詳忍公所以受財輒有



[illegible]



四國爲美其君以令明而進之以不已功其君以德而不欲其德忘于武故古人愛君之心于此可見矣

補常武全書在親親臣出命亦有重述以重軍功功首命之亦有所謂以理軍務政事命之初前節之命云既敗既勝德南風三節之命云不置不廢三事統觀其爲國勢一變之餘心即五經之義廣之於一統也

薛章甫言王和將以伐淮地之失而許人美之曰古王和雖卑而自其非所命之後六師各謀利但見王命之歸其善惡明其先與命

從初去乃建兩仲也世皆大帥而爲重王皇失其人公之怨我大帥而比其所以定其初告命之修我事如是其早馬修其器械又既敗焉而安敢慢也既求爲而安敢昧也予以除維其之氣而惠此南方之圖可共此王親命六師以三公治其軍者如始

綱新古詩人美王者之伐遠伐親命大言以治其事也不無嫌句云說王命專嚴不爲愛見金氏意蓋奉旨王當漁賓之偏動萬衆以徂征謀一號今之事灰明海難之比顯非尋句案之實應聞知也是下

或作考成天子之休命或對揚之意似失之昭明以下查權說今聞這指內修外懷重不已上夫文德以徧洽四國則又不特江漢漸清武功告成而已所謂今聞不已其在斯乎此四句似開而實合方得詩家意味

常武全

此時你於成功之後事欲歸功天子當以王猶允塞吁咎你王既云天子自將即皇父休父不得稱將故首言王親命三公治其軍法次言王策命大卿副其事三章言王師在道之先鋒四言王師至徐之威武五章言王師伐徐之無敵末章言成功而歸以明王道之服遠原不在兵威也詩以常武名篇有三義有

常德以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恭美之中而規寓在赫明明首章○此章是親命大臣而提治軍事以爲代逮安邦之計也赫言威命之尊嚴明言號令之光顯非復昔日之柔靡暗助也○南仲太祖稱其世功以見軍略之素閑曰太師皇父然其位望以見威名之素著大師曰整比其什伍定其部分也戎事曰修選其車馬精其器械也既敗既戒即有嚴有翼如南仲所謂憂心悄悄是已然此猶是在家之常惟回惠此南國則以萬全取勝以一怒安民所以稱王者之師莫在淮之北實在周之南以淮北之夷南侯而諸國爲之不安故云與召穆公征淮南之夷有別



[illegible]



王儲尊卑今之限遂不從特  
兵威也道之以仁心行絕致  
而王儲之數旌者信而不便  
二有服餘方之資叛者就來  
失其散者既同此皆王道  
之大教之也彼卿士司馬使  
天威以佐助之功且非天子  
之功而誰之功哉且天子此  
舉爲餘方之記哉四方耳而  
今四方則既平矣餘方且積  
首而東向矣餘方且心服而  
不復失矣固固足不慮矣王  
與天下相安于王獄之內亦  
曰班師還旆而已豈復言度  
于哉

臨之而不遽意如所謂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也  
王猶允塞章○此章王猶允塞句最重是一章之大旨則言奏  
行天討肅將天威非不可以制漢亮之命而王則有不恃乎此  
者惟平日典秉機軸之積誠信而不傷王塞實而非虛之所播  
推赤心置人腹中忠信可行千里猶也乃其所謂服漢亮之本  
耳來者歸附不復叛也同者群聚不復渙也皆根心服上說雖  
王猷之布衣初非為服徐方計而徐方之來同實係於此即料敵  
制勝無所用之是皇父程伯且不能贊一畫而況送行之六師  
與陳行之左右信乎惟天子之功矣來庭者稽首而稽臣不曰  
者筆心而效順此不必相承矣一謀下無非欲歸功天子耳

大雅士

四六

至是而王之惠南國於斯猶三農於斯尚可留屢而窮其年哉  
王曰還歸即武王戰釜棄矢之意蓋誠知武功之不可恃而文  
德之不可不修所謂固以為戒者如此

瞻邨全

解任章海此刺與王璧璧刺  
任章人以致深之詩意諷天  
下之亂象有文而致甚于  
說今日之亂而如橋所從來  
矣彼吳天以恩民爲德者  
滿卽吳天言不加恩愛于我  
昔人不棄而降此大亂東國

此章首六章詳敘禍亂之可憂下示以禍憂之可回也以第五  
章舍爾介狄二句為主首二章言禍亂之及民中二章言禍亂  
之起由於婦寺之肆惡而廢寺必倚女黨為奸畢竟變亂為  
主五章遂原王信用婦人以致亂知其必有戎狄之禍而王不  
悟也六章承上言天譴不悞則禍亂益滋七章言為今之計將  
奈何能不近婦寺以法祖宗則天變可回而國祚可延於後矣

是靡有所定而士與民均受其病也夫國有所定則民安矣然則今之不然國殆不定哉聽任得以偏用小人而不為之裁臧者尤有乎寬急治之期也國政不定故刑罰得以偏用刑罪而為之間苦若無有平冤瘳貧之望也是士民之病也將何由止哉補新書之按中經立言於此致祀之義以王寵榮婦以當官以寵愛婦為主男女謂戚故寺人親視寺近則正人疎女戎狄則外戎棄此定俗也

公有事時采芣苢綱母之病何以言之以土田人民各有分守也惟有此蟲職之事焉

瞻卬首章○此章以蘇賊罪言。意爲主瞻卬二字還是望惠於天惠是惠顧之意惟昊天不惠所以甚久不寧而降此大亂惟其降亂所以國卽危而士與民皆病作一氣說卽廉有定稍國家大勢言勿休朱豈滅以國論國政言與下蘇賊罪言二意相照應以小人爲之姦賊無平夷屬土之期以刑罪爲之綱名無平夷瘼愈望士民之病正未已也但刑罰不當由於任用小人原非兩事總歸重刺上

人有土田章○此章讀依輔氏說上四句承姦賊之言下四句承罪言之言本文四女字俱指小人之惠貧而利人土地忘寡而利人人民有罪而失出無罪而失入卽姦賊罪言而民

大雅堂

五

以人有土曰國。女及配之以為  
有人。有人民曰衆。衆之有以自  
利。則所以養贖乎人。養其所  
不支矣。利則之施貴得其平。  
也。惟有權衡之害。是以此耳。  
無謂女及收之。而加刑。彼豈  
有罪。女及脫之。而不問。則所  
以懷譽乎人。老死所措其子。  
足失。天何為降此大戾。使斯  
民之病。一至於此。

魯大夫重耳。士民受病。據其數  
之乎。彼公子正位乎外。為國  
家之主。有智則有智。臨之主術  
而能主乎國。得人以無非。無  
係為善。有智則必預外事。而  
為我主心。適以廢國而已。誠  
此極美之哲。始宜若可取也。  
而又曰。為象。總於人所共患。

所以病也。蓋用刑太當。罪者不收。俱是。小人用事。苟為其用。小人者王也。便見得。刑王之意。往說以上段二女字。指小入下。段二女字。指王。殊不可曉。一說以此章忘責。幽王刑罰之偏。以祭上罪。者不收之意。若夫二章正責。幽王聽信之偏。以祭責。責賊惑。惑之意。尤當深按。



若此其有長舌好亂是  
則此言降此大厲而階此厲者竟有按婦當之亂其匪自天  
降矣末善婦者兩項人相倚為奸者也大凡正人君子言  
有教誨之益若婦寺則敏對以成奸歸巧以亂實為諸為想  
教誨之益也彼其言難多而  
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  
與婦人耳豈可近哉茲二  
常相倚而為奸不可不並  
為戒也  
婦人章述夫婦幸能以其智  
婦人之言其心懷實而愛  
諸無常既以謙安信婦于  
而終或不歸于後則不復  
自謂其言之放矣其所極  
而反曰定何足為厚乎婦  
之思如此則可使之干政耶  
夫高貴之貨非君子之所宜  
應自來使人似智奸人亂德  
皆自足以為善也婦寺之情如此  
朝人懷戒章○此章極言婦寺之惡而終又深著婦人干政之  
非見王必不可信而任也如鞠獄之鞠宜推勘到底使人不  
得言而舞智樂人每以伎害而濟其愛詐至後日言語不驗  
與前相背其為惡何如而彼又略不自反自謂口過不足為  
應自來使人似智奸人亂德皆自足以為善也婦寺之情如此  
婦人章述夫婦幸能以其智  
婦人之言其心懷實而愛  
諸無常既以謙安信婦于  
而終或不歸于後則不復  
自謂其言之放矣其所極  
而反曰定何足為厚乎婦  
之思如此則可使之干政耶  
夫高貴之貨非君子之所宜  
應自來使人似智奸人亂德  
皆自足以為善也婦寺之情如此

神怒即此便是禪而王又不自問恤其威儀則不類人君其  
任人則不求賢德須臾重人之云亡上說賢人亡則國必危  
人元氣亡則身必衰國之殄瘁必矣於如脉絕痺如痛危至  
何不一自省○按夷狄陰類自古寵任婦人多致秋人之禍他  
日幽王果召犬戎之變云  
天之降罔章○此章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傲王也惟其  
喪亂之多也惟其幾死亡之近也而王降罔只是臺上語不甚  
重所重只在人之云亡上言設有善人萬一猶可挽回今事已  
莫可誰何惟有亡之憂悲而已蓋深憂故亂之無人也  
厥沸振衆章○此章以無辜皇祖武被爾後二句為主言其  
之發必有其源聖王之生必有自始華自今矣言有按婦人官  
之初即已憂之君子之見幾先大率如此但宣命書不得明言  
不自我先二句蓋怨謂也依註帶下不粘上說追言亂始作時  
尚可為為而適當時更莫可挽然王惟自危於天故天遂發  
然於王耳王若敗過天意之回有未可知者故又告以弭亂之  
道天之克鑒要在禍亂中見出能降亂而使之危亦能挽亂而  
使之固茲則復禍昇勢所必至無辜皇祖以親賢遠色看武救  
爾後燕王之王將來與其子孫說據今日則士民之瘼可舒即  
後世子孫亦可少延於不替可見周家之天下爾祖以哲開之  
此時有窮寇之洲女無野事皆按城今日以鴟鴞之哲婦與











論新書文與文雖明曉既無  
志於神而實共是一個氣  
統於心而分爲餘陰分  
示聖人之處於緣於其  
己之意不己上之不勝其  
然也意免非是廣而大  
不一亦非謂有屬斷則不  
使非兩難而又代亦非據  
能一則耳

說以事變大王之德之威  
如此其後入之所當守  
而不替者也不如文王之德  
將何以惟我前故聖王之德  
能至矣之行先帝而知仙子  
神矣之執當心領神會以受  
之而大順文王之道允所以  
修已治人茲特遵行之而不  
得焉若甚推我指前聖相傳  
補注禮學堂藏書後集

我爲帝孫者天恩厚之而  
顧此子于不危知是時文  
王之道將傳于世以濟天道  
相爲無勞夫不以慰文王  
在天之靈乎

補新書微字不必作何深求  
不若依他文德之後會其  
真精之會虛言也文王、假  
味五精以流滋養衆和致  
我即按其所述法饒壽長我  
文也若看此下須知吾君  
切要而曰幾亦如鳥之周  
致不迷也嘗釋易之亦只  
是發見究竟

律書三篇皆未祭文王之法  
得史記三所當辨之使不  
誤信然之使當明教乃大王  
之紀綱刑政也故附始祀之

精神所關懷也果若何以恤之而默爾於冥之一中乎上下相  
承之意如此惟我只是平日奉頤之意不專指祭時事蓋祖宗  
以億萬祿未始不賴子孫之象賢而或自作不典難以承受  
之基則雖其祖宗在天之靈有放佑之意而徒不能身體其  
道豈永其傳哉故曰我其收之又曰曾孫篤之惟求其無負於恤  
我之意耳收之即服膺弗失之意文王之道本之身心而達之  
家國天下皆懿德之見諸行事者不安於小成而必欲充拓開  
廣之故曰大不敢作聰明而必欲持循據守之故曰慎我行之  
曾孫文行之世互相續便是篤度非有加重意矣非典刑易墮  
用意爲厚之說一說何轉而爲假恤說而爲濫肆非定解假

周禮八卷

昭假也濫流淫也詩意謂文王德極其終其所蓄積洪範全  
之祭昭假在天之靈而流澤被溢于我以其以身收受之不敢  
忽也從此景德以爲行莫非我文王之駿惠曾孫毋驚其慶亦  
由文王之慶之長也換些意輕醒恐與朱傳大相背戾

維清金

此詩首言今自當遵文王之典而因惟用文典者咸有成績實  
高一代之樣以其所以當遵也文王之神在天而文王之心在  
法如紀綱法度之施皆精神心術所寓惟添久則易遷所以貴  
清明法久則易忘所以貴緝熙經綏登堂布使之大著於天下  
又與時不然而使之常著於天下正緣父王之德原緝熙歆止



詩公之辭助勸則詩公必  
之也使我子孫保此功德  
正是使我有德傳於後世  
可謂大故我亦使尔之子  
子孫繼其其且也其云無  
封疆特指其功國之優厚  
善思之意是事况皇是受  
無疆業德然律行之報未足  
也以此道德達其德于人通  
一盡其道而四方以易制法  
積之至也其爾于君德一修  
其德而有百姓以為係利期之  
至也獨不做諸先王手於手  
我前王无沒世雖遠而訓刑  
至今不少遺教亦其積勸  
之至也至於美神公勉積少  
進此圖報之功矣

詩經仲章詩經味  
解折言天權抑富言建國  
人四方其訓之有壹德行  
四國其類之此篇則不云  
有壹而直不顯正顯威王之  
德常言而不云四國  
頌而云百辟則正以其切  
于今日之時公也則与對  
武之臣言人言德兼不  
同德行可以示者貴則止  
止云德則只說得個不顯  
不顯彼中屬隔即不顯也  
如何又此處解作鎮也即  
當其言無所統乎人心也  
馬氏案據義心無統可見  
天子秉彜此太王之詩意  
固與家之義已開必有根本  
之地以植其基亦必有脚創

之以旌獎霸其之意豈爾之賢哉如此卒當崇崇德懼爾勞而  
文念茲成功使爾子孫奉天之靈繼諸侯之緒與國同休即季  
札所謂爾來可量也不就加地這緣說報功以及于孫為極故  
特推極而言或謂爾使我子孫保之故我亦使爾繼序皇之則  
綏陟其共

無統維人部。此節戒勉以道德而將先王之感人來做個微  
驗無非欲其尊居功也統即爭競的競字頭即爭頭的鬬字音  
威力非強惟道為攝爵位即顯德行為顯天地之性人為貴故  
人道衰微天降下民作之君故君德衰顯道即日用堯舜乃天  
下共由之路故臣言四方德謂人心所同得乃臨民御衆應當

書有故專言百辟四方訓止見其強百辟刑止見其顯與大雅  
不同彼重威人而此重無競與不顯也且屬泛論亦不可看辟  
个身上說前王所以不忘正道德之能維繫人心處但訓刑在  
當時不忘在後日語多有辨當泰祭廟庭時就將人心思慕前  
王來臨離他使其惕息有感動意而成勸勉勉有餘不盡之意  
自錫然言外若直說要他取法先王意味便自然

天佑章  
此頌太王承天啟復之功而因望後人世守之以慰其靈也周  
之王業始于此山天作高山所以為興王之地也高山曰天作  
而太王亦稱作太王之功與天並矣荒即作屏屏車校田居民



此居以廣其德也。周之樂成，與而王之功，實可謂盛矣。彼山之萬丈，實作之，以傳焉。王之君若也，而大王始治之。王既作而大王固得而安。命朕由是為陰阻之區，今為有竟之行，地顯人歸，皆為都。人子孫保高山，即以保一統之基者也。前人以艱難得之，而後人以逸豫失之，可乎。金要見歸功，太王意。天作高山，木王荒之。語可見皇矣之章，皆神之詞，其約乃爾。

吳天有成命章

此詩以成王作主，言文武以引起成王，能修文武之德，以繼大武之業，而保文武之命也。周自肇基其動而下，我周有天下之命，已一成而不易矣。故曰成命，二后受之者，攸同之命，以教止。

周明八卷

之德受之，永清之命，以教勝之德受之，是固皆神心以清天。不若然，一代之業，祿之固難守，亦不易成。王運德成，庸寧易。而能戰之果，不敢失墜，以一念即是文武，教止教勝之心。而風夜積德，以永賴天命者，至子當察而後已。有私深也，不察則休不盡，不深則見不徹，遠大之命，非可以淺隘之德基也。察則密也，不靜則不能到神，無朕虞，不容不能到萬象森然。廣嚴之命，非可以粗疎之德基也，基知屋之有基址，德主于。此而命承于後，知有德者，故曰基，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其心此心即不敢，廣寧之心也。文武將利，著于天下，已不。則則不，然則此心必有動，然不事者，惟是動以積。

今之精者，若此，則德之盛，不敵於上，而德之盛，不敵於下。此其所以為德也。王既作而大王固得而安。命朕由是為陰阻之區，今為有竟之行，地顯人歸，皆為都。人子孫保高山，即以保一統之基者也。前人以艱難得之，而後人以逸豫失之，可乎。金要見歸功，太王意。天作高山，木王荒之。語可見皇矣之章，皆神之詞，其約乃爾。

我將全

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以天。祀天則祭特以高席，闕祀以為器，爾果之性，掃地而祭，所以。之也，以帝道祀天，則牛羊以為牲，豕食以為器，豕食之。用熟，所以觀之也。牛羊不重，俗物，要見精誠，感格惟天，其右之。養其幸而不，故必也。臺言像式刑，見一動作而不，故必文王之意。文王以安天下之心，若為安天下之典，可為後世法。程至明也，依之以日，請四方，謂極治之後，不無否泰相乘之運，故安請之功，日以繼日，而使四方常在，輕重皆備之中，則不特明堂。將享之時，而此心之感，格于文王有素矣。此能錫福之文王，不。既若享我祭，享之者，若焉，慎儉，固祀固祠，一昧相貫，一德相。存，故爾。天與文王一也，文王享，則天之享，亦可必保天之享。



此詩首節以時巡而尊天命之歸下二節言既有以驗之而又  
有以保之也神人胥格是信今日已為天下君而改教無幾文  
信他日必永為天下君以終前子我之意  
時巡首節○武王所言時巡者乃初得天下而巡行諸侯以示  
更始也所以朝會諸侯而示理明之典者在是所以祭告百神  
而示理幽之典者在是不知天子為神人之主美乎向懷  
時義云後復周初天子即此善其甚也堪與此詩傳相  
實存序節○實存序有周初水上說來言實存我于臣民之上  
實存我于夏商之後但此猶空說薄言以下乃始述其事耳  
則係文王之事亦可常其故不風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  
王降鑒之意乎天曰天威昭昭降降厥土日臨在茲及爾出王  
及爾時行是也若倖然自滿玩天棄天則皇天弗尚文王勿恤  
其降監于今日者可保于後日哉登明堂之懷惕易而平唐之  
敬畏難故言以自矢爾○圖丘之祭其禮至簡今所將而享焉  
惟此牛羊正欲其意安妥曲但稍近於珍便非對天之語只  
宜平上說去或以我為躬親以維為無敵加以牛羊為輕松而  
東之外皆所謂求其說者也○姚鼐卷曰右只是尊我其誠敬  
以尊神曰右神鑒我之誠敬而故其所尊亦曰右不必云降此  
牛羊之右也玩下文實存序之右便見此右字意義

此詩首節以時巡而尊天命之歸下二節言既有以驗之而又  
有以保之也神人胥格是信今日已為天下君而改教無幾文  
信他日必永為天下君以終前子我之意  
時巡首節○武王所言時巡者乃初得天下而巡行諸侯以示  
更始也所以朝會諸侯而示理明之典者在是所以祭告百神  
而示理幽之典者在是不知天子為神人之主美乎向懷  
時義云後復周初天子即此善其甚也堪與此詩傳相  
實存序節○實存序有周初水上說來言實存我于臣民之上  
實存我于夏商之後但此猶空說薄言以下乃始述其事耳  
則係文王之事亦可常其故不風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  
王降鑒之意乎天曰天威昭昭降降厥土日臨在茲及爾出王  
及爾時行是也若倖然自滿玩天棄天則皇天弗尚文王勿恤  
其降監于今日者可保于後日哉登明堂之懷惕易而平唐之  
敬畏難故言以自矢爾○圖丘之祭其禮至簡今所將而享焉  
惟此牛羊正欲其意安妥曲但稍近於珍便非對天之語只  
宜平上說去或以我為躬親以維為無敵加以牛羊為輕松而  
東之外皆所謂求其說者也○姚鼐卷曰右只是尊我其誠敬  
以尊神曰右神鑒我之誠敬而故其所尊亦曰右不必云降此  
牛羊之右也玩下文實存序之右便見此右字意義







有餘然而不累於家何美矣  
在行而無形其德亦非小焉  
在於國也事政事者有之  
若夫聖惡之者也其情實有  
家而在其間也保令色府  
殺之者為殺之者也夫大  
孝身任子人心今故法以  
受教之如是和奸能無則  
則禍德有來所見名曰子居  
以永作其終日思其大德  
有其終其終日思其大德  
其家之美不盡言也父居  
人于二代之德可謂善矣  
補期則已見其終矣未  
其助已見其終矣未  
故下世後世必不兩平乃  
由此而說彼也氣是日

清神仲會神傳錄

附次疑問解云周命紂後紂承先王以振聾為咏公般訪白  
之意疑不善夏之役意味下在彼無惠在此與數益可見矣  
或云二王之俊並入助祭故意難在殷而詞則並舉也

豐年章

豐年致用之周初著神休之薄也年若不豐非早即澇早  
以泰澇則不宜稌今多黍又多稌則百谷皆熟所以見澤  
年若其陰陽和風雨時又其致豐年之由也萬億及秬麥  
和歲之康穀不專主公家言界祖妣以祭祀也洽百禮以饗  
也此二句俱根酒醴來夫收入之多非徒可以食農夫饒士女  
而所以供祭祀俗尚禮者無不取足於斯神降之福不普徧乎



以爲作所以飾康者有其  
文矣。詳之應大較之田而  
官德之康蓋猶有舊制于  
足而一置矣。舊制有樂對樂  
有祭而久傳則禮固難於變  
條理于是而寄其也。凡既倫  
美然後奏之不特金石之並  
作亦事之交宜也。而此偏行  
之南戶少之樂亦徒而傷樂  
矣。至今者以成樂爲第一  
代之樂矣。  
望：蓋謂大樂既奏矣而果  
何如其盛耶。但見鐘鼎相  
擊而和數響：然康之知  
樂如之內而有微如祭作雖  
失而末之不庸也。微如之成  
而亦作如昔矣。然矣而未嘗  
不庸也。豈難於奏焉。豈也何  
難而仲會諸樂耶。  
望：蓋謂手由是而心所欲  
大樂之樂則其于樂之也  
大：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  
右。如在其後。其樂之奏  
由一或以至五六或更有千  
數或爲客凡應祀先祖之以  
一樂相通者又何不感格承  
信乎哉。周之樂有以極一時  
之盛矣。  
望：蓋謂其奏之應其樂  
屬於手既明之與故可謂  
之樂。則所以報祖考之德份  
之樂之應亦所以報手之  
時。其于禮固之也。禮樂其  
尚以爲也。所感忽而潛感  
于足者有多焉。凡有祀而  
大之禮有以體而小之禮不  
之歎二十七鉅鉛陽也。樂止爲陰故以陽數成之。天音垂奏雖  
小而至於蕭管之屬亦無不舉。中即包得衆樂在。現既倫乃奏  
之文則樂已盡奏下只承言所奏之樂美盛如此耳。  
望：節○望：是統同語。蕭雅相濟而和鳴。即所謂望：也。樂  
不肅則渾渾。不雅則拘迫。皆不得謂之和。肅即微如意。雅即徒  
如意。功成樂作以告于神明。庶使其功德之隆者有以潛孚於  
合漢故曰先祖是聽。非謂以祖功宗德被於樂音之內也。我客  
觀成不以興亡之感。望：蓋客乃二王之後其所聞見皆大聖之  
樂。後有作者難爲其觀。今而求觀厥成則樂音之美可知。而先  
代之後且爲所感。先祖之神信乎其聽矣。○疑問解去此意在  
庭皆蕭雅以趨事。故禮奏中必六蕭雅之聲。越也。看詩意云然  
只重樂音之美上。○黃氏佐曰。我客及止。如季札聘魯請觀周  
樂之類。疏義謂樂以導和。而先代之后有興亡之感。其和最難  
致。今永觀之則心之和可知。似失渾厚蒼意。  
潛章  
此章首嘆爲之多下及荐魚之獲福。季父凡魚皆祭而春得祥  
飴當是一詩而兩用。不得以春冬並言。潛有多魚重積祥以養  
之上。雖嗜重魚之多不重色之俗事。祀只是薦不是祭。所謂貴  
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也。至以介景福則湛沮之澤六且  
衍之無窮矣。○黃葵峰曰。潛澤處也。毛氏訓作棧。不知湛沮之



聖明光德祐後之所助也。人道德備則官職考則宜以功成爲上。而無則虛重全而雖盡人之遺失文以經武以世教則恩威兼濟維金后之德美其方以是道德而安民則上尉皇天求其之心故天心用養而光昌其後嗣乃今是以得藉其休矣後我輩諸生幸勿負我後人而任之以肩壽者可易之功知公之以繁於古焉乃之勢

是用是以欲許公大業時右君勉孝以天子之禮去母以皇后之儀也受其古之共政也而所以深衣之

惟之德信后之德昭也非聖者何以垂其澤乎在代補斯時公爲樂舞之八也廣庭旌樂舞之極而以肩壽之天子肩此繁社以舉此盛事所以得左列美而藉微稱望以及文舜禹同祀諸事之事也

載見節誦諸侯聘祭于武王廟之詩意謂王者之奉祭也合天下之尊以爲茲斯動天下之福以爲通今日之盛其所賴于神公稱其德緒吾方有事于公物之祭而諸侯各以其既來饗當大夫祭之先其鼓見辟王也亦曰祀樂後度朝自有常典於延聖而文之以爲恪守之規已

實由皇考之德致之宣以通徹是理無不明哲以周知是事至不察能不虧人生物則之良故曰書人道出以徽柔不流揉切濟以剛健不屬要厲然君子居臨下之責故曰脩君德惟人道盡則言隱達情之有賴唯君德備則經和戢亂之有資故能安及於人以謝上天哀慕之心且遠及於天以致上天昌後之福厥後只指武王不足詠後人說

綴我肩壽鄭○降年永則不限以時而奉其之日長壽福多則不拘以分而奉光之禮備德之昌後之寔止乃是已然章武王受命○是若非肩壽必得大統之集以祀先王若非繁祉安得合九州之尊富以舉此莫大之典刻以功言文以德言烈考父母原無軒輊但祭必有主而父母配之觀一亦可見右着舞之爲天子爲后妃礼用九獻樂用八佾也須以得人助祭上登擯○沈氏四曰武王八十七而即位故曰肩壽一戎衣而有天下故曰繁祉

裁見全

通詩以率見昭考爲主而徑泛入親說起註看尤言二字可味首言諸侯之來朝以言王率之以奉祭末因祭而受福故又歸德於諸侯也語意只疊了相承無煩割裂

載見辟王二節○諸侯來朝供常膳尔而辟王之受朝者乃愴然有感於先王故率之以供祭是因茲載見辟王所以率見昭







片之訪心固不能以自寧亦將何以自克哉國於千牛也通宗室之未成不命求其親身而繼每述如所謂永言孝思者也降降庭止非則懸空想念繼述之思時常真切是以即所行者為法常若見其形容所謂永世者考者如此一皆一致所為也故欲夙夜勉敬即法其念皇祖者以念皇考敬尊孝一理也有夙夜終時不敢亦即永世之意序者王業相傳之次第序即業也以有天下言故曰豈以天下相傳言故曰序皇考未修則皇祖之緒在皇考曾考既沒則皇考之緒在小子思繼此序而時常在心不忘所以夙夜敢止耳必由繼皇考說到繼皇祖上方與首二節意相合庶不遺之露可以無虞而在政之心亦可以稍懈已○莊問群云經歷敢止是武王受冊書曰敬勝怠者吉周公演易曰君子敬以直內成王曰夙夜敢止其淵源深矣哉

訪漢章

滿朝俱是追訪之意只臺上說下始謀所以繼先王之道而嘆其難因欲休其所可繼者而庶或賴其休也○亮闇之時未可言辭免喪之後始言欬歔訪群臣之意落之為始猶治之為亂然只是灌敏之端非踐祚之物武王之道即其修之身以治天下國家者也聖只循此而行之謂修我以聖人對中人評判以自然對勉然言文之為言盡也其道遠故不能達到畫慶未盡者律然不得才要領也就是迫而及之全在精神志慮上



示我以光明之誓乎乃作  
 致之這樣則庶幾乎可入  
 吾室而不礙在我而吾不  
 至將何以達光明之地以  
 負爾待臣之責哉  
 爾既已居上下千與降  
 于朕則是爾德行又云天  
 之賢人曰聖人之志  
 曰執德行者天之驛曰聖  
 人之事天曰日執志心之  
 光明度乎心之天位顯而  
 也而吾心之不聰也則金  
 亦時不易也時有之任正  
 以不易者在斯而可不執  
 哉此與爾于所臣之示我  
 小意章  
 小意章  
 重若曰人情無所戀于財  
 增補仲書講義  
 此作於春秋既謀之後故有訪群臣以所當懲之事而下則示  
 以來助之意然猶其已往正是謹其將來語意歸重於上○凡  
 天下事當慎其小一時不謹為禍將大故以小忿名原本為  
 然而發備以變生常因有不忍言故借蜂鳥以寓痛切之意要  
 十四句義作殺讎而下二意謂莫予之所懲者其蜂與信  
 蛇無之事矣氣往說以重警二字見謹謹意如曰我今戒之莫  
 使蜂以求事也其今戒之始信其能為大鳥也終欠渾然聲  
 口義蜂是輕信是輕信見蜂雖小物而實有毒雖小鳥  
 而實害如此皆予之誤於前者故欲懲而謹之渾然遂謂人  
 皆不可使而重殺之也渾然既當年事休德休貼方得渾然



之度。通理田事者。有主而為之。又長焉。不有長子。曰伯仲。叔曰亞孫。子弟曰孫。皆所以分治田之務者也。而內之人力。齊矣。民有餘力。未敢而留之。證者。有隨主人所左右。而損之以義。皆所以通其力。而合作者也。而外之人力。齊矣。由是出而莊田其耕種。而飲食之。其喻然。其有聲也。為夫者。見婦之未歸。則烟其婦。而慰勞以暖之。為婦者。勞夫之耕作。則依其士而慰勞。以愛之。人心協和。氣力競茂。皆以有裕之利。而勤地事乎。而故之間。所謂其耕澤。其子。是乎。要道力矣。

播穀三節。論以耘之事。而詳論。補仲雪詩。錄其言之。但見播穀有恆之機。實食氣而始生。而生意賴乎向之說。則駭。然當生而出土。而生意賴乎外。夫然。物雖同時。而生固有先後。是則雖然。而先長矣。後夫氣必充。則苗皆茂。然氣定而重。夫夫由是而耘之。則佛。且詳察而人事。雖其理。其各之復。苗生漸成。而所謂千耦其耘。若子。是乎。今俗。載。後。黃。道。大。秋。成。也。皆。用。登。種。之。子。野。則。清。也。然。其。人。之。衆。焉。由。是。以。其。所。種。之。實。而。積。之。子。播。也。則。不。惟。萬。德。而。且。及。於。秋。成。之。當。如。此。故。以。之。為。酒。而。三。酒。既。低。以。之。為。醴。而。五。醴。既。具。子。以。其。陰。田。是。也。

侯主節。主伯亞孫。是內人。禮以是外人。思媚之句。當云有媚。順其夫之嫌。有依愛其婦之夫。註先曰。餽婦。後曰。耕夫。語意可。知矣。婦慰夫以耕作之苦。士慰婦以親餽之勞。有太平盛世飽。歌。吹。鼓。舞。象。夫。以。男。女。長。幼。盡。力。於。耕。如。此。則。草。木。之。荒。穢。宜。乎。其。無。不。治。之。矣。與。首。節。意。應。

播穀三節。上言做穀。南畝。則固可以種矣。四節遂言播種。以。至。前。章。之。時。五。節。遂。言。南。生。方。長。而。循。未。齊。之。候。六。節。又。言。苗。生。既。盛。而。密。於。耘。之。事。其。苗。以。上。是。造。化。絲。一。句。是。人。功。實。以。數。雲。言。不。是。虛。字。淫。活。者。生。意。賴。於。中。其。達。者。生。意。暢。於。外。

二五

苗未同時而生。則驟。然有接續之義。或先時而長。則又厭然。有傑出之形。星。厭。則受氣皆足。而耘種不密。或以傷苗。所以。必欲綿。其應其夫。以播種生長而又收功於耘。如此。則隱吟。之地。信乎。甚無不及之矣。與二節應。

載種節。既秀而實。則穫隨之。七節遂言收穫之事。濟。合主。伯亞孫。繼以之。八看。獲言在野。積言在場。作一氣說。載種者。濟。濟。其。粟。而。所。積。之。多。至。萬。億。及。秬。也。此。等。雖。屬。民。間。而。祭。花。然。早。俱。救。國。家。說。

有餘節。有餘其香。如飴也。有板其馨。如板也。皆言酒醴。芬芳之氣。如此。設。然。自。是。豈。非。嘉。會。如。葵。蕭。蘭。露。英。既。畢。集。此。



通于祖考之靈年以故也  
便知家光顯處若高若低  
氣象兩符光之有養老之禮  
也此以故也而百祀不洽  
也豐年之慶有以見于祭祀  
之根酒以康休來飲此旨酒  
順奉天和即既醉之維祺南山  
之壽如之

所以先也者地然其養者  
以供養者則奉天和而和  
元氣胡考之所以事也則  
豐年之利而用也則不也  
此慶有此事耶自祭祀以至  
豐年此為稼穡之盛然豐年  
之慶豈獨此乎

此慶有此事耶自祭祀以至  
豐年此為稼穡之盛然豐年  
之慶豈獨此乎

此慶有此事耶自祭祀以至  
豐年此為稼穡之盛然豐年  
之慶豈獨此乎

此慶有此事耶自祭祀以至  
豐年此為稼穡之盛然豐年  
之慶豈獨此乎

此慶有此事耶自祭祀以至  
豐年此為稼穡之盛然豐年  
之慶豈獨此乎

此慶有此事耶自祭祀以至  
豐年此為稼穡之盛然豐年  
之慶豈獨此乎

此慶有此事耶自祭祀以至  
豐年此為稼穡之盛然豐年  
之慶豈獨此乎

此慶有此事耶自祭祀以至  
豐年此為稼穡之盛然豐年  
之慶豈獨此乎

此慶有此事耶自祭祀以至  
豐年此為稼穡之盛然豐年  
之慶豈獨此乎

此慶有此事耶自祭祀以至  
豐年此為稼穡之盛然豐年  
之慶豈獨此乎

良規全

通篇當以戴字據字據字據字為骨  
節也三節耕也三四五  
節也六節種也七節豐年之慶也  
末節報賽之意也記曰天  
子無故不牛牛知國家之事矣  
良規首五節愛訓嚴利嚴只極形容其結利之意耕曰做  
戴先時而器悉備臨時而耕之早既耕而報賽皆生活則可  
以事於農矣瞻女云者農夫在田而婦饁其夫子饁其父也  
豈是田家之常器伊亦田家之常味乃其分自合當如此不  
重而儉但耘而果餉而復種見農家力農意農肯動則望自  
科然較農手動則鐮自道然深入皆言其勤事此其字與以

字和呼應乃其一低一品倪仰如意且據且剔去草鋤根亦  
見其不以暑雨為勞腥脂為苦也言蠶桑則凡百穀之宜高而  
寒者得其養言耕稼則凡百穀之宜下而暑者滋其生觀黍稷  
為水陸之重可見黍稷既收則不惟害除而且土熟黍稷成止  
即當言者亦且有資於苗矣

即當言者亦且有資於苗矣

即當言者亦且有資於苗矣

即當言者亦且有資於苗矣

即當言者亦且有資於苗矣

即當言者亦且有資於苗矣

即當言者亦且有資於苗矣

即當言者亦且有資於苗矣

即當言者亦且有資於苗矣

即當言者亦且有資於苗矣

即當言者亦且有資於苗矣

綠衣章

此言士之助祭始終一於故而有以獲福也首二句只形容一  
個士出來自堂三句是將祭而已能循禮之次祀既三句是祭



既後而天已能爲此其時則  
徒然矣後復一衣衣而天下  
大定矣受運使時時用介  
非彰彰時爲之也武王  
酌時而成大功如此缺後  
人藥而受此功然王者之  
大功哉將何所用以嗣之哉  
亦惟武王酌時之事而是師  
耳昧未可爲則于時止若而  
師之職有可爲則于時行若  
師之職事不能以不同而  
所以斟酌而裁處萬萬其高  
至治者惟師其裁處萬萬其  
是則格之之可以不變而  
獨受之貴亦可以充勇也已  
天既遺后以酌時之功而又  
啟后以法時之法武王之感  
功大矣此其所以可頌也

維章車三百虎賁三千而威武奮揚其氣勢自是於讎不絕到  
觀其志津八百諸侯來會去請守而未動秦謂當而未然時  
時只是紂惡未終天命人心猶未顯然歸周此時惟遵養以待  
付之悔悟非有養養威當觀也至紂虐之時則紂惡自盈而周  
德目盛勢有不容晦者乃一著戎衣而天下大定此武王之武  
所以爲武王之時也然其大介之用亦不得已而救天下之亂  
耳何心利天下哉要知運秦非彼彼率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  
天命也先德謂武王三十三年以前無非罪前之心是已猶有  
仁人無故之意王造就無悅之烈上說而王業自在其中以無  
事役者歸造而撫有盈成故曰寵受有嗣不是嗣其業尔公允

師師所以嗣之也養武開天下之功其中即寓保天下之道波  
王但執其用武者一推廣之而隔之之造有寵受無窮美凡君  
國子民臣制廢務有數之所末窮而時不得不困者法武王之  
養時不輕爲以債事利事之所已窮而時不得不幸者法武王  
之用介不重祭以長功師其意不泥其迹與時偕行斯其無法  
武王者也○按此詩以酌名篇謂其酌時用武亦見武王無利  
天下之心也此與蘇眉山見其可而後爲之嚴氏酌時措之宜  
意互相發矣賄會去酌即勺也分明謂勺即簋只作取樂節之  
名以爲舞說細玩若簋言而歌他詩則他詩皆以酌命耶

檀章



矣而有之然蓋尊之以自私  
我蓋土地人民皆文王功德  
之所存可謂聖人也乎是  
分土於民亦武王功德之  
在人而可勝思哉以是而  
而惟欲使天下之安定凡  
此皆我周禮之新命而非  
從前之禮及思德於乎周  
文王之功德將有今日之封  
爵諸臣之受封賞者亦其  
得思文王之功德而不志也  
茲願得思功德故請命無負  
不克之責矣  
補註黃文氏時應無以字給  
此正相照舊疏字作作  
求定即上篇以安殷家  
登居始齊室則天下定也  
此仲子今日分封惟此  
增補仲子書詩經疏  
吾耳以意所以宜傳必  
據忠文王之勳方可以  
保今日所敷之業也時周  
之祭時即敷時也字此  
句乃時明一代之新興以  
警歷年封之人也  
初望黃疏此武王巡狩於朝  
金縢書之與故曰天者百神  
之繫諸之宗此後兼濟以  
從諸神人之大業也義此  
周也當革命之故乃巡狩  
事乃非其高山以望則會  
望山蓋蓋獻也同祭者于  
一乃同相會之義又由德  
之可以明四方之盛德隨  
其方而祭告之朝會之所  
以然教正以教天下下莫不  
服于斯故設分張而朝之

代武王口氣天下之土地人民皆文王勳勞所致則即文王之  
功德所在而可經思者故以此封功臣即是敷時休思耳我祖  
自武王往來看非使諸臣往而求之也武王分封之意全欲功  
臣夾輔王室以安定文王勳勞之所貽耳然保其所封之國即  
是安定無兩層意將時周之命再一提醒以警惕諸臣見非復  
前之盛及無功也於字中包有嘆美文王意此澤思中有勉之  
敬啟意惟可釋思者在文王則當釋思者在諸臣語意正相呼  
應○諸說以聲邊區夏為勳勞既非文王事殷之心所謂澤  
思者只是款諸臣知今日大封皆是武王之恩澤則又淺陋甚  
矣

殷章

此美周王時巡之典而表其為一代維新之命也蓋武王巡狩  
而朝會祭告之舉歌環四岳而饗旋有殷之義故取殷以名篇  
○於皇時周見大謗武成之餘正初作神人之主故舉釋后而  
祭告之蓋因朝會而祭告也故陟其高山三句中便當入朝會  
下敷天翼對廟方有着落嵩山舊嶽非山名乃言高山中有狹  
而長者有高而大者皆在所祭如後世祭泰山而禪云亭之意  
凡由俞河如云泛河水之安流不重河俞不為暴然此山而燔  
柴祭特一役耳至由此河以周之則四嶽當偏失巡於四嶽  
則四方之諸侯皆來會故敷天二句遠承言所以朝會之意言



方欲之下以... 當天天下大定之... 禮韓五瑞... 易慮知... 此重以威震天下... 山耳... 頂也... 所云是也... 時有封禪不知未太平之時... 大告地之禮乃巡狩時必行... 之說遂為儒者嘆服不知古帝王實有之也... 魯頌... 譜曰伯禽十九世... 馬子洞野... 婦之廟... 而作頌... 頌四篇以祀是魯頌... 嚴氏曰... 黃髮見齒...

天子以文通... 此詩四章... 附說... 附說云... 經 66-221



之野言言駒有駒而又  
駁也。有驥而又有馬也。以是  
駕車柱。然而權臣其臣固  
如此矣。豈無自而然哉。蓋由  
成公之思大中之正而無回  
顧之私。是以思及于馬。猶馬  
政修廢而馬之馳驅驟地皆  
斯但利用者若是也。否則一  
念少偏則化度以重萬物之  
不擇其所若多矣。何者。千載  
有駉車論此。或飲而傾搖。  
詞也。意謂君臣之相與也。非  
允無以蘇其分。非燕無以達  
其情。彼駉肥滿之馬。則四  
馬之皆黃羊。故使與君臣之  
能飲也。則服夜在公。君有君  
之僕臣。有臣之僕。皆明而有  
辨治矣。將必有舞則持其書

爾或坐或伏依。雖如鸞之  
下弄必有其樂。則其擊鼓不  
疾不欲咽。誠其尸之食斯  
時飲焉而醉。馬而舞。君臣  
之際權所交通。充乎鹿鳴天  
保之遺風也。

有駉一章。詩有駉有駉。則四  
馬之皆壯矣。陳與群臣之  
在公也。則或風或夜而飲酒  
矣。然必有舞則當明據。有  
知焉之戒。舞必有樂。則鼓戶  
喧嘩。必必舞拜應節時也。駉  
之問和。世間休平乘蕭蕭  
露之責休也。其杯案為何如  
哉。

有駉一章。詩有駉有駉。彼  
東來而駉駉者已矣。侯與

馬也。朝祀所乘。故曰駉。有力有容也。二章戎馬也。齊力尚  
強。故曰任。有力也。三章田馬也。齊足高疾。故曰騂。善走  
也。四章羗馬也。主給雜使。實在肥壯。故曰祛。強健也。

有駉全

此詩魯侯與其臣燕飲而臣傾禱之。明是臣之所作意。實美其  
君上。有二章是為欲而醉。舞以為樂。有交惟意。末章是燕飲而  
傾禱以為樂。有交微意。

有駉首一章。○有駉在公。皆以疊語起興。實先取義。夙夜只大  
藥言時之久。正國家閒暇。政事少休之時。明言燕飲之間。德  
足以將之。其威儀不迷亂也。設以節奏舞太平舞者。群然

持觴而下。如鸞之群飛。然故曰振。然振鷺之舞。從人舞之  
解舞之舞。臣自舞之。獻酬更更。情懷舒暢。不覺手之舞之。齊樂  
總冰上說。在公飲酒。常依毛傳。作臣有餘敬。君有餘恩。說若云  
夙夜惟知飲酒。不幾于荒淫乎。且與下辭言歸亡無照應。上曰  
辭言舞樂以成之也。此言辭言舞樂以節之也。合上二章宜以  
嚴而太和而節主說。

有駉末章。○在公載城。本上樂舞來。此見君恩及臣。故下以頌  
禱報之。自今以始。只管到底。其有住有數寬說。如德像文。文  
武具備。皆為專主。札教信誓。言年穀登。則人民足。而國本固  
善貽後。則子孫賢。而國祚昌。然後燕飲可以久。故魯雖屢獲豐年。



[illegible]



使之其順而不從... 廟後章... 亦覺悟而致願... 附致遠夷之貢... 大龜惟金三品... 安成曰朱子...

傳公詩... 病犯十六年... 過其貴... 闕宮全

通詩前八章... 之始有天下... 有封國而有國... 有廟則有廟...

亦其福女... 福天子... 周堅固... 附致遠夷...

乃以天降... 功於土... 之說言天降... 附致遠夷...

民之歸往... 附致遠夷... 之始有天下... 有封國而有國...



之禮係不敢違成所以其禮者誠矣其致敬于郊也則主之以皇而以子而配以皇祖之后終而至于后祫配之犧牲所以事嚴者誠矣由是知為天神格莫不具享是宜無有怨悞而神福焉之孔義由是廟為人鬼享遠而周公近而錫禹亦沾來遠而來以其錫女美我侯之邦新獲福如此是我侯仁孝之德而亦吾人之至願也

補註前有二句正是保齊而族字之事此處以長吉楊國上至宋寧穆公以長吉之仁原制食周公豈有周公在臣其子受封而遂安於受郊禘命也記者動筆

附錄傳曰嘗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褒美○詩故曰周公自隱祖以下不言郊亦不識其廢禮知魯之郊有傳公也秋而獻章○此事至保有見錄其言言廟祭獲福將書而夏福樹其禮之風取也祭特用必周正不可卒耕耳周公用白牝示不以臣禮林周公時劉則魯公逆周所尚牲之制也是常世解天子禮樂者魯公用儀禮無嫌於同天子之牲色云未確也禮書卷五毛魚載養祭品也毛魚一物載養二物豈豈以盛饗核大房以載牲體也豈是物有常品器有常數豈豈之陳周公之祀十六群公之祀十二數以偶陰之義也大房之設者魚腊之載以三祥肅之益以五數以奇陽之義也萬舞燕

與周公之孫以下脩道秦然獲福之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見世系編說龍旂二句一說以為郊祭一說以為廟祭者是也德言郊廟祭祀之像以起郊廟之祭春秋二句以廟祭言卿註錯舉四時可見若郊祭則但春行之安得有四時也說雖數無所忌故曰匪懈禮與物無所著故曰不忒皇天后帝五句是郊而天神格豐祭者后帝既祭者豈祖后稷也是饗神菜格饗也是宜神無怨悞也周公皇祖一句是廟而神鬼享專祭者周公既祭者皇祖群公也本文二字承既字來降福舍下天錫草意在福舍下秋嘗四章意在此詩為修廟而頌禘故重廟祭獲福獨稱其所謂福不外保國與壽考也

附錄傳曰嘗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褒美○詩故曰周公自隱祖以下不言郊亦不識其廢禮知魯之郊有傳公也秋而獻章○此事至保有見錄其言言廟祭獲福將書而夏福樹其禮之風取也祭特用必周正不可卒耕耳周公用白牝示不以臣禮林周公時劉則魯公逆周所尚牲之制也是常世解天子禮樂者魯公用儀禮無嫌於同天子之牲色云未確也禮書卷五毛魚載養祭品也毛魚一物載養二物豈豈以盛饗核大房以載牲體也豈是物有常品器有常數豈豈之陳周公之祀十六群公之祀十二數以偶陰之義也大房之設者魚腊之載以三祥肅之益以五數以奇陽之義也萬舞燕



神之格之學無不有慶也... 必俾爾福之方... 設即用天子... 附致目氏春秋魯惠公... 公車千乘... 手白者... 以宋為解耳... 公車千乘... 手白者... 以宋為解耳...

而後... 魯西... 朱... 以... 公... 手... 白... 者... 以... 宋... 為... 解... 耳... 公... 車... 千... 乘... 手... 白... 者... 以... 宋... 為... 解... 耳...



而學之以較其長于是而尺  
以繫其紐言其棟則松  
楸有弱而大言其廟發則路  
寢孔碩而宏新廟矣其故  
現矣是後也主之者我後而  
致發僑工督課量程之課以  
著其美矣斯也故廟者更  
然深長而連比雖然弘大而  
初楹有如斯也夫周公奉公  
有初功樹于民者也廟則公  
矣而萬民崇報功之望于  
是乎廟矣夫萬民若則魯之  
群臣可知而非修廟之盡制  
而何以得此于民哉此其坊  
以為可據也

蒲新宮曰修廟之事棘津首  
廟之上者路寢是實于新  
廟之上者路寢是實于新

廟之禮者政禮之曰新廟  
與矣斯是廟禮供之命  
而修廟侯之心若萬民庶  
若要見周公修政生民魯  
公功施授民有賴祀之心  
心久矣今僖公顧祀之心  
如此若孫有慶而天錫純  
嘏夫豈俾福乎哉

猶商頌大意矣焉可徒封  
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  
其後上宗遼興及封無  
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  
微子放於宋傳其札崇以  
奉商后然考之正考父宣  
佐貳武宣濟商頌十二篇  
孔子殷人也亦周民也編  
詩亡其之雖周周之六之  
祭而宋之住在商雖謂散

來久矣此詩以悵毒考為言云欲其以廢車為戒耳人雖  
魯喻故謂孰知忠愛之言過於言表

徂來之松章○以上逆周之始封說劉曾之受福已委曲盡其  
末章連申言今自之修廟以終前闕宮有德之說也徂來申甫  
只言山有此木可為作廟之用斷是截於所生之處度是度其  
所用之宜長者尋之短者尺之正是其度廢舉松楸之大則其  
他材木可知樂路寢之大則其一廟之規制可知路寢即其廟  
中之正寢所以藏衣衾者含有歸孔碩乃見新廟矣然其風  
大主之雖屬魯君而監督督課矣斯與有力焉故曰美斯所作  
要以廟之連比言頌以廟之廣大言周公魯公功德在民上皆

商頌八卷

樂其廟宇之新故今廟成而萬民且是若魯之君臣又可矣  
凡國有興作往一至征燬燬典非魯侯能順民心安能致如斯  
之頌禱

附狄漢漢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漢魏地形志魯郡汶陽  
縣有新甫山○陳定宇曰僖公修闕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  
廟而路寢又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闕宮為姜嫄廟者固非  
毛公以新廟為闕公廟者尤非也

商頌

譜曰武王封微子啟為宋公七世至戴公當宣王時有大夫正  
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大師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



之也夫前代得此以是樂：然祖在廟之重也。湯孫奏節，追述先王迎牲之後，而後祭者猶未盡樂以格于祖矣。而祖考來格充實若得而見，即滿孫所思者也。則其人之感而心遠，心安之意，後復以思成者非於所奉之樂所管聲則應；而清濁亮常作之室下，方既如馬而欲此祀濟且平焉，而下通於宗室之上至聖降尊之和平榮休之盛皆由穆之知乎平矣。朱春衍之惠美於於於湯孫也：穆一舉一動足以昭一時功德之顯明，而升祖之神失感成之隆豈不由於此哉？

是未然而時事盡備，烈祖已衍說附攷孔氏統禮記云：鼓鼗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執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云：天子錫鞀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執將之註云：執鞀，言所以助樂是樂成六由執也。

湯孫奏節節，此節是迎牲後奏祭時事，奏樂以格於祖考之時祖宗之功德，宣報於首樂中矣。思成者，奏祭時欲思而見之，今聞樂之美而來格，則我所思者成而心安是以思成而後我也。宋思成二字可見古人之祭非是其父真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然，非音儀之妙安能感動之速如此？執鼓有深遠管絃

自清亮惟彼此相傳，決曰和執鼓者大管絃音何乃萬下墮揚故曰平，整齊臺堂上主穆等清越最為雅調，令堂下執鼓者聲依之高下疾徐同一節奏甚和如此，正其所奏倨而獲意成者，然惟以於赫之湯孫主之，是以欣穆如是其美耳。於赫時邁之詞，非德也，非樂也，只于湯有光采。

厲鼓有數節，三節美其樂之終威而即人情以見之，此九獻以後祭畢之時，鐘鼓威作，即鼓鑼達尸之事，見其敬愛之美無敗於拊祖之初也有奕是不復舞，但文舞武舞陳列兩階有次序也，我有嘉客而不夷怪，只是感動作樂而心悅不重興亡在念意即一亦字中含清光祖是誌意在即嘉賓備然威歡則樂



之足以及乎相。蓋可知矣。○徐儼曰：中庸一節，要入形容功德之方，見數奕之域。

自古在章節。○難說商人尚樸，而所以感格處全在心之誠敬。上堂言：自古在昔先民，只見前人有傳授，不指商先祖。我自闕之物，以至九獻之後無時而不敬其事，正見其溫恭處。此本先民所行，要得已然的口氣。樂則自稱其盛，傳恭則推先民，其不敢專如此。○鄒峰山曰：此節教典上舉一規開說，一說以作樂為歡，俱欠穩。看來教之所該者廣，而樂乃教中一事。此說似開而合，實得之矣。

顧子慈嘗節。○顧字中有異望之意。湯孫見一脉流通，非若祀以非類，意接我思成。已是顧下慈嘗矣。此又因盡敬處說到一體意，至是始真其類也。

烈祖說

此詩首節言烈祖垂裕於後，而今日得以修其祭祀，中二節正言祭而獲福之事，以見先祐之所及末則冀其享也。

烈祖首節。○烈祖見功德之隆，斯祐舍下天命人心在曰秩。曰申曰無疆，總是一意。蒼天之福人主也，禘施而無序，則取之也易窮。今烈祖有秩，無窮之福，則可大者，衍之可久，植本固而茂盛深中而錫之，自有無窮之慶。至於爾今王之祈而猶被其福，則今王以後可知也。修其祭祀，只帶說不專指祭祀言返。











得築而錄之。其常領既伐之意。情素烈。之威不由師衆之威。由理直氣壯來。遂是肆其蕩。澤是行其志。遂苞蘓子生。即不將。暢其條達之義。九有。即上九圍。有截。即定于一之謂。根上求球。之受。說湯之伐桀。以漸而之。世謂其然。之改。惟桀終不悛。故有。南巢之放。不知湯師一出。便有逼主之漸。桀然。故改而湯將置。身何地。但其行師之時。自是緩攻徐戰。不忍遽伐云耳。若謂剪。其枝葉。而後勦其本根。則後世陰詭詭譎之事。尤非所以語聖。人之心。

昔在中葉。章曰。此章蓋叙湯而及尹也。配享意在言外。有震且。書。以中葉時國勢中衰。天命之去。晉莫測。民情之向背未定。

增補神聖錄卷八  
 五五

而玄王所基之業。相土所迺之緒。幾于危矣。先也。天子如云。眞主一般。當以應聖人之期。倫聖人之德。說與之卿士。而曰降。若。天監。天子之明德而降之也。有君有臣。乃一時天意使然。卿。士且勿露伊尹。卿士伊何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阿依也。衡。平。也。相臣。天下之平。湯所依倚。以取平者也。左右。善行。改敷。勇。伐。暴。政。民。見。佐。受。天。命。意。曰。在殷字曰。帝。主。子。生。商。帝。命。不。違。上帝。是。故。帝。命。式。于。九。圍。是。語。朕。至。何。天。休。何。天。寵。與。降。于。卿。士。以此意。

殷武全

此祀高宗之舉。首稱其伐楚之功。與其首楚之義。次言別楚平。



附攷按以西羌之別種在再贛東北廣漢之西其種非一羌  
出自三苗今寧夏等州皆其地

天命多辟章○此言諸侯畏服梗制楚既平來其聲勢原相倚  
也諸侯雖受命於天子實天命天子以建邦設都凡其設都之  
地皆禹釐度土功之地也故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此只  
喚起之證宜輕過處事所包者廣如朝覲述職是也稼穡特感  
事中之一舉國之重務而言此三句一連看勿予二句俱多辟  
心口自忖諒社會意解耳蓋謂天子功令方新人上端慎分予  
福禍功而不敢以自必已若予之稼穡匪懈雖不放邀賞庶幾  
免咎而已潔之意形於詞色勿作自信口氣

五十七

天命降監章○有嚴以上言民之可畏下言高宗能畏民以畏  
天所以受命而中興也天雖高而其監視實下民之手奪即天  
之視聽以匹夫提造化之柄故曰有嚴備賞之差也當賞其功  
不備濫利之過也刑罰其罪則不濫不敢怠違非是不急違  
千終之謂即在不備濫上此心兢兢自防惟恐檢點不到有固  
喜怒而稍偏者不敢字正與嚴字相關是畏民即所以畏天畏  
天即所以得天故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也此二句以剴切  
平語候服作主對天而言故曰下國命之光復舊物而內順治  
外威嚴稽範加焉故曰封建

商書翼上章○商之都亳固有自来矣然盤庚之淺殷道既衰  
商書翼上章○商之都亳固有自来矣然盤庚之淺殷道既衰

附攷按以西羌之別種在再贛東北廣漢之西其種非一羌  
出自三苗今寧夏等州皆其地

天命多辟章○此言諸侯畏服梗制楚既平來其聲勢原相倚  
也諸侯雖受命於天子實天命天子以建邦設都凡其設都之  
地皆禹釐度土功之地也故曰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此只  
喚起之證宜輕過處事所包者廣如朝覲述職是也稼穡特感  
事中之一舉國之重務而言此三句一連看勿予二句俱多辟  
心口自忖諒社會意解耳蓋謂天子功令方新人上端慎分予  
福禍功而不敢以自必已若予之稼穡匪懈雖不放邀賞庶幾  
免咎而已潔之意形於詞色勿作自信口氣

五十七

天命降監章○有嚴以上言民之可畏下言高宗能畏民以畏  
天所以受命而中興也天雖高而其監視實下民之手奪即天  
之視聽以匹夫提造化之柄故曰有嚴備賞之差也當賞其功  
不備濫利之過也刑罰其罪則不濫不敢怠違非是不急違  
千終之謂即在不備濫上此心兢兢自防惟恐檢點不到有固  
喜怒而稍偏者不敢字正與嚴字相關是畏民即所以畏天畏  
天即所以得天故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也此二句以剴切  
平語候服作主對天而言故曰下國命之光復舊物而內順治  
外威嚴稽範加焉故曰封建

商書翼上章○商之都亳固有自来矣然盤庚之淺殷道既衰  
商書翼上章○商之都亳固有自来矣然盤庚之淺殷道既衰



高邑善後道中東國勢  
 廟四方之弗處大矣乃  
 天子中興百度集金都  
 表極焉其聲名所及  
 顯靈也其靈所及  
 光明也夫中興之成如此  
 以壽考之報且獲安寧之慶  
 所以貽諸無疆後嗣子  
 孫永膺鴻福也惟四方之成  
 猶新焉壽考則歷年多而計事  
 周軍則大業興而承平  
 故足以保後世使世世  
 之郡縣聲靈以為安  
 也亦以寧宇作君臣協  
 看六通  
 傳彼靈廟夫高宗有不世之  
 功則宜有不世之報然高宗  
 景山以取松栢之材而對之  
 山林之中遂之造作之所方  
 之以德聖廟之以斧斤廣  
 之長短而截之以刀鐮由是  
 松栢挺然其長數極同然其  
 大而殿廟成矣以松栢為  
 有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  
 三稱之數高宗之神其求  
 乎此後人思中興之功特廟  
 以祀既成始樹而款之待  
 補新宮欲想高宗入廟然  
 出則建武是何如神  
 靈惟其有於建武之思是  
 以有建武之廟詩人以殿  
 式而推本于不敷應運之  
 意如此

人心坑憫自高宗中興百度修集後商邑雖如故也而見者  
 殿改觀足為四方之表極就人心而見其國勢如此極即萬  
 邦之方意不重取正上說極聲聲者王風于再提之條洋  
 淮中國施及靈廟也濯一廢靈者申廟於積累之後諸儒畏  
 其威四夷奉其氣也考其靈者有五十九年之壽考即有五  
 十九年之歷聖所以流風善政感德大業猶得以保後生使  
 繼世壽業而安也後生時王自謂高宗重高宗能保上  
 陟極景山畫○景山松栢九上六見威靈所聚意松栢句都與  
 復來之松二句倒看斷是截之山間遷徙之工所方是正以  
 使靈廟是前以斧斤截是截以刀鐮補之長極之大則廟制之  
 嚴可知變成則廟成矣此蓋就嘉慶初之時特為百世不遷  
 之廟以祀之非始廟於廟之時也成孔安就後人安高宗之  
 神諱方山以百世不遷意作主南有三宗高宗其一也百世之  
 祀與玄王而居敬皆列祀而恭衍也陸聖廟說只是廟成而神  
 有所依則安勿以想蓋不桃為安却不見特祀高宗之意  
 劉安成曰以詩與廟宮全廟文意皆有相似者但闕宮為頌倍  
 公修廟作殿武為宗武丁特立宗廟而作故闕宮所以頌倍公  
 服淮萬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密  
 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至其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信之  
 八卷終

詩經服八卷

江蘇周厚  
增家藏本

明魏浣初撰其標題又曰閔非臺先生增補浣初  
 字仲雪常熟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布政司叅政  
 閔非臺則不知何許人也其書分上下二格如高  
 頭講章之式下格為浣初原書前列正文後有附  
 考頗知原本注疏旁及諸家如君子偕老章副笄  
 六珈毛傳云笄衡蓋述追師追衡笄之文衡垂於  
 耳笄貫於髮見於追師注疏甚詳浣初引以證朱  
 傳衡笄一物之誤尚小有考證惟大致拘文牽義  
 鉤剔字句摹仿語氣不脫時文之習上格為閔氏  
 補義則純平鄉塾之說矣



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附錄

一卷

〔明〕凌濛初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聖門傳詩

嫡冢十六卷附錄一卷》提要

傳詩嫡冢序

予嘗怪漢儒董子爲春秋  
能求雨閉諸陽縱諸陰求  
嘆反是一國未嘗不得所  
欲夏侯勝李尋爲洪範一  
知臣下有謀上者一知漢  
家中衰翼奉學詩聞五際  
之要知日食地震魯徐生  
及公戶滿意學禮善爲其  
容以容爲大夫意漢去聖

傳詩嫡冢

序



人未遠。顓門傳習尚有得。其意義併通其術畧者。世所以稱經術也。宋儒訓詁經義似明而經術已腐。三百篇自紫陽一注。子夏小

序毛傳鄭箋俱以意去取其說半存軼即存者後學不知孰何爲商爲萇爲衆之遺解也。魯申公受詩浮丘伯弟子遠方千人其顯

者自王臧趙綰孔安國徐偃而外仕至大夫郎掌故者百數。而其後韋薛兩氏以魯詩取卿相則魯詩似盛于齊韓而今固未嘗行

也。至子貢傳則從來未聞矣。相傳有秘閣石鐘鼎篆郭相奎中丞李本寧太史好其說嘗刻有蜀本金陵本。西吳凌子初成窮經嗜



古嘗曰合于夏序爲孔門  
兩言詩已深玩篤好夏合  
魯詩毛傳鄭賡詮正且已  
意名曰聖門傳詩嫡家寅  
長潘昭度先生其戚也居  
閩嘗出示予索序予始而  
愕繼而喜漸覺其美味之  
有沁于予心也如邶鄘爲  
管霍采芣漸石茗華何少  
爲王風豳風爲小雅釐正

良是夫竹書至晉以荀令  
顯楞嚴迨唐以房相傳古  
書出世如汾陰鼎現豐獄  
劍輝埋沒千年非肯求之  
不得何知今崇禎  
聖世非詩傳尊顯之日乎或  
曰速貧速朽弟子所親聞  
于尼父也拱而尚右弟子  
所親見也泥而不達覲面  
尚隔九疑今以賜商親侍



聖側而傳序齟齬後之三  
家并不無叩盤捫鑰紫陽  
或陰用其說或顯攻其瑕  
而又起廢奚爲乎曰是不  
然素問不必真軒轅而醫  
者以爲寶笈素書不必真  
黃石而兵者以爲指車學  
者顧書之意味發吾覆焉  
否耳夫詩之道弁易同體  
易變引無盡詩隱約無方

卦易者不知何指而事候  
物象各應所占作詩者不  
知何心而引賸絃歌借抒  
所抱正如牟尼之珠隨方  
五色匡廬面目橫看成嶺  
側成峰解易而二五定屬  
君臣解詩而國風半婦男  
女此宋儒所以拘也然則  
讀詩者以正解解可以傍  
解解可以不解解亦可兩



是而俱存之亦可學者錫  
于師說如坐雲霧而以此  
導入恍似別開生面當亦  
是灌頂醍醐矣予不佞奉  
功令課士不互別幟異說  
操戈紫陽顧

傳詩菊家

序

八

聖祖同文原編五經大全以  
廣士固陋蓋宗朱以教常  
士博說以陶異材也願學  
詩者廣其趣于是書當必

有如董子夏侯其人者經  
義明而經術亦不腐矣  
崇禎辛未易月下泮閩督

學使者雲間何萬化宗

元父題



傳詩菊家

序

九



聖門傳詩嫡冢序

蓋余讀毛氏詩而有數疑  
焉邛邛西國錯紀術事說  
者謂其地他日并屬衛也然  
何以不去其名而鼎列為三

年序一

却無分別一極也邛何以有  
風巡狩陳詩不及祖國居  
東法作無與於邛二疑也  
魯何以爲頌考牧飲酒絕  
是風體比泮作廟稍似雅

原缺第二葉

序說自漢以傳經夾漈力辨  
其妄紫陽細索其瑕或至是  
更其說時亦少有易置而終不  
敢移其篇第以類相從徒使  
讀者從違以不安惟有仍襲

年序二

因循莫敢寃詰可令得子貢  
傳一覽而羣疑皆釋復得申  
公說一證而闕義以完鄭氏  
不必牽經以合序朱子不必  
泥文以害志學者亦不必鑿別



解以抗前中如舊霧見於晞  
暗中燃炬燭河其快也然而  
竊又有疑者謂朱子及見二  
書耶則駁小序若不遺餘力  
而顯相抵牾要頗可借援不

自序四

閒假手謂朱子不見二書耶  
則方欲掃破陳說橫伸己義  
而時用中上句語若出臆中  
賦此興三義六強半相合謂  
見而秘諸帳中耶則朱子亦

述饒能自用况獲此的傳明  
証何不如以儀禮正堂歌直  
陰從其本而自為一家之故  
疑於經者得二書而釋而疑  
朱子於二書不再言不得其

自序五

解矣黃文裕謂傳即魯詩  
耶相奎謂魯詩以興雖為制  
今傳不侔不於確以為然乃申  
以則正魯人其說則正魯詩也  
說闕雖亦未嘗為刺且大略與



傳相合則予有傳之為魯詩何  
穆堂郭相奎又未及見申公  
詩說耶漢言經術而重師  
承各立博士分門別戶競相  
角勝猶有傳有不傳今功令

自序六

詞人古義寔廢學若安於固  
陋一見異同駭而欲走維情學  
好事家終未涉考訂感乎  
穆禪之種也余不志古學  
之日湮乃取子貢傳從其次而

行之而申公之說毛公之傳鄭  
氏之箋皆附見焉使學者自  
澄其同異自析其短長總之  
去古未遠其推聖門涵源之  
自較之千百世以後半腰處

自序七

揣者必有當也固名之曰傳詩  
嫡家不列任為三百篇之功臣  
亦冀以剖數千年之疑案云  
商 吳興後學凌漢初撰



附二賢詩傳小序跋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而至與言詩者獨歸之商與賜夫非以繪素切磨之旨能達于詩之表而耳提面命有足以資助而詔後來者存歟乃後之言詩者抑何其膠膠也彼其舍聖門授受之微言而直斷以千載懸搜

詩小序跋

之臆說至其說之難通如青衿城闕諸章則又兩解而互存焉夫詩蓋嘗刪之約其義藏於無邪止耳若夫鄭衛之音正其所謂淫所謂亡國而惡且放焉者也而今一切並錄之至爲曲模其淫態佚情而了無愧畏然則當時所刪者何詩而所云無邪者又

何指乎此馬貴與力穽其非而謂序爲必不可廢非苟而已也序出于商毛公傳之迄于今共習故得不廢而賜之詩世未有習者歲已丑謙幸以職事侍文憲郭公縱言及于詩因出所藏祕閣子貢詩傳后本示謙謙受而卒業然後又知賜之爲詩而益信

詩小序跋

二

馬氏之辨爲有據業謝專門而師心自任也管人固知其難哉傳中每多幾闕然所不闕者要亦小序相發明且篆畫精研足備好古一助爰命工摹勒付之梓材嗟乎詩雖吟咏之微乎乃古者于斯焉攷風而問俗謙等蜀守俗化與關焉中和樂職旣不能



導王子淵之諛子虛上林又不能後  
馬長卿之博賴先賢遺傳尤有存者  
聊廣而傳之以公同志以步黃郭公  
廣勵表章之至意若曰歌焉而志可  
見也則小子謙奚以敢

三衢詹思謙譔

詩序

三

附二賢言詩序

孔子雅言詩二論載其教子與門人  
小子者不一而足而獨許子貢子夏  
言詩詩之難言也尚矣子夏詩序或  
疑非真然相傳久至今不廢子貢詩  
傳不大行槓嘗于沈肩吾所見豐人  
翁寫本人翁好作贗書且附以已意  
詩序  
一  
稱傳之外國衆更疑弗信而郭相奎  
授梓蜀中蜀道阻遠不能多布四友  
亦未知與所見豐本合否子貢傳鐘  
鼎篆書不知何人筆古法森然兩家  
于三百篇次第事義亦不盡相合要  
以孔子二賢相問答語則孟子所謂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



是爲得之固不妨異同耳植謹繕錄  
板行名曰二賢言詩述孔子語也相  
奎采馬貴與詩序不當廢之論附其  
後然不自馬始前人固有議者即朱  
子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  
說人而知其未安不免更定矣如必  
以馬廢朱則子貢子夏異同又何從  
言詩序

二

京山李維楨撰

詩經嫡冢凡例

一篇次悉依子貢傳與今毛詩本不同條理井然  
最宜詳說

一小序或云子夏作或云毛萇作或云衛宏作然  
毛於經有傳而於序無傳疑是毛公筆蘇氏截  
首句爲子夏而以下芟之以爲另出一手朱子  
以爲得失未盡當然或非出于一人不可考矣  
今仍毛本全載篇首次之傳後者詩次從傳而  
家語弟子解子夏少于子貢故也

一詩中事有出于左氏傳者列之本詩前小序後

左傳

亦是聖門一斑

一申公詩說與子貢傳相近其說皆爲詩題不作  
注脚然申爲漢儒非孔氏及門者故另爲一卷  
不雜置篇首

一詩有六義賦比興其三也毛氏傳止得興賦而  
絕不見比竟少一義申公三義皆備朱子全用  
之而詩章微有不同今具載其說學者所宜考  
以見得失云

一子貢傳有考補續考續說俱郭相奎蜀中原本  
不載姓名不知出自誰手其云淵者則豫章舊

原缺



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樂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  
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  
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  
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  
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  
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  
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詩譜

二

聖門傳詩嫡家目錄篇次從子貢詩傳并附申公詩說以其篇卷與詩傳相近也

國風

周南凡十一篇

關雎

葛藟

桃夭

蟋蟀

麟止

卷耳

兔置

樛木

汝墳

漢廣

采芣

召南凡十三篇

鵲巢

采芣

江有汜

羔羊

采蘋

殷其雷

傳詩嫡家

小星

鄒虞

標梅

楚有死麋

行露

甘棠

魯凡十一篇

鵲鳴

東山

狼跋

九罭

伐柯

破斧以上毛

楚宮毛出歸

駉

泂水

有駉

閟宮以上毛

邶凡九篇

柏舟

雄雉

匏有苦葉



|          |          |          |
|----------|----------|----------|
| 北門       | 東今       | 北風       |
| 谷風       | 凱風       | 妍女       |
| 邶 凡八篇    |          |          |
| 牆有茨      | 相鼠       | 伯兮 毛出衛   |
| 攷槃 毛出衛   | 木瓜 毛出衛   | 芄蘭 毛出衛   |
| 有玼 毛出衛   | 氓 毛出衛    |          |
| 衛 凡二十一篇  |          |          |
| 柏舟 毛出邶   | 淇奥       | 干旄 毛出邶   |
| 碩人       | 采芣 毛出邶   | 終風 毛出邶   |
| 日月 毛出邶   | 燕燕 毛出邶   | 擊鼓 毛出邶   |
| 傳詩篇家     | 目錄       | 二        |
| 親臺 毛出邶   | 二子乘舟 毛出邶 | 君子偕老 毛出邶 |
| 鶉之賁賁 毛出邶 | 采芣 毛出邶   | 載馳 毛出邶   |
| 泉水 毛出邶   | 竹竿       | 河廣       |
| 施丘 毛出邶   | 式微 毛出邶   | 蝦蟆 毛出邶   |
| 王 凡二十篇   |          |          |
| 黍離       | 錫之水      | 君子于役     |
| 葛藟       | 子衿       | 何艸不黃     |
| 蟋蟀之石     | 采芣       | 大車       |
| 何彼穠矣     | 唐棣       | 丘中       |
| 采葛       | 無將大車     | 君子陽陽     |

|        |        |        |
|--------|--------|--------|
| 黃鳥     | 我行其野   | 祁之雎    |
| 中谷     | 有兔     |        |
| 齊 凡十三篇 |        |        |
| 東方未明   | 虛      | 營      |
| 丰 毛出鄭  | 敝笱     | 南山     |
| 載齔     | 猗嗟     | 風雨     |
| 鷄鳴     | 東方之日   | 甫田     |
| 著      |        |        |
| 魏 凡八篇  |        |        |
| 伐檀     | 十畝之間   | 杖杜 毛出唐 |
| 傳詩篇家   | 目錄     | 三      |
| 陟岵     | 園有桃    | 碩鼠     |
| 鵲羽     | 葛屨     |        |
| 唐 凡十二篇 |        |        |
| 蟋蟀     | 山有樛    | 采芣     |
| 錫之水    | 無衣     | 葛生     |
| 采芣     | 杖杜     | 望有蔓艸   |
| 羔求     | 彼汾 毛出魏 | 綢繆     |
| 曹 凡四篇  |        |        |
| 尸鳩     | 下泉     | 蟋蟀     |
| 采人     |        |        |



|      |      |      |       |
|------|------|------|-------|
| 鄩    | 凡六篇  | 匪風   | 蓺楚    |
| 羔求   |      | 錫之水  | 毛出鄭   |
| 素冠   | 凡十四篇 | 大路   | 毛出鄭   |
| 鄭    |      | 將仲子  | 未于田   |
| 緇衣   |      | 有女同車 | 蓺兮    |
| 大車   |      | 扶胥   | 麥秀    |
| 清人   |      | 溱洧   | 羔求    |
| 褰裳   |      | 出其東門 | 附東門之墀 |
| 女曰鷄鳴 | 陳凡十篇 |      |       |
| 陳    |      | 四    |       |
| 傳詩嫡冢 | 目錄   | 衡門   | 林林    |
| 宛丘   |      | 防有鵲巢 | 澤陂    |
| 墓門   |      | 東門之池 | 東門之楊  |
| 東門之枌 |      |      |       |
| 月出   |      |      |       |
| 秦    | 凡十篇  |      |       |
| 無衣   |      | 小戎   | 車鄰    |
| 終南   |      | 駟鐵   | 渭陽    |
| 黃鳥   |      | 燕燕   | 晨風    |
| 鶉之奔奔 |      |      |       |
| 正    |      |      |       |

|      |       |     |       |
|------|-------|-----|-------|
| 小正   | 凡三十三篇 | 鹿鳴  | 伐木    |
| 青莢   |       | 陽桑  | 白駒    |
| 常棣   |       | 頍觴  | 魚麗    |
| 嘉魚   |       | 采芣  | 南山有臺  |
| 天保   |       | 煌華  | 四牡    |
| 杖杜   |       | 邠風  | 南山    |
| 楚茨   |       | 甫田  | 大田    |
| 斯干   |       | 鴻雁  | 蓼蕭    |
| 常常者考 |       | 湛露  | 彤弓    |
| 傳詩嫡冢 | 目錄    | 采芣  | 瞻彼洛矣  |
| 桑扈   |       | 魚藻  |       |
| 鴛鴦   |       | 出車  | 采芣    |
| 小正續  | 凡十一篇  | 黍苗  | 車工    |
| 六月   |       | 庭燎  | 河水    |
| 吉日   |       | 車牽  |       |
| 無羊   |       | 小正傳 | 凡二十五篇 |
| 小正傳  |       | 圻招  | 北山    |
| 蝦蟆   |       | 青蠅  | 小東    |
| 縣鐘   |       |     |       |



|  |      |      |
|--|------|------|
| 蘇柳                                     | 小明   | 小弁   |
| 巷伯                                     | 巧言   | 小旻   |
| 鸛鳴                                     | 白芻   | 角弓   |
| 十月之交                                   | 蓼莪   | 賓之初筵 |
| 懲戒 <small>毛出大雅</small>                 | 四月   | 正月   |
| 雨無其極                                   | 節    | 谷風   |
| 都人士                                    | 附何人斯 |      |
| 大正 <small>凡十八篇</small>                 |      |      |
| 文王                                     | 生民   | 公劉   |
| 大雅                                     | 大明   | 棫樸   |
| 傳詩嫡家 <small>目錄</small>                 | 六    |      |
| 旱麓                                     | 思齊   | 皇矣   |
| 電臺                                     | 大武   | 文王有聲 |
| 行葦                                     | 既醉   | 鳧鷖   |
| 嘉樂                                     | 洞酌   | 卷阿   |
| 大正續 <small>篇名有闕文按所存字義及中詩說補列凡六篇</small> |      |      |
| 雲漢                                     | 崧高   | 烝民   |
| 韓奕                                     | 江漢   | 常武   |
| 大正傳 <small>凡六篇</small>                 |      |      |
| 蕩                                      | 桑柔   | 民勞   |
| 板                                      | 瞻卬   | 召旻   |

|                           |  |      |    |
|---------------------------|--|------|----|
| 頌                         | 周頌 <small>篇名多闕文按所存字義參攷中詩說補定凡三十一篇</small> | 維天之命 | 維清 |
| 清廟                        | 思文                                       | 離    |    |
| 天作                        | 烈文                                       | 振鷖   |    |
| 我有客                       | 武  | 曾邁   |    |
| 賁                         | 般  | 勺    |    |
| 桓                         | 載見                                       | 有赫   |    |
| 清                         | 絲衣                                       | 閔予小子 |    |
| 訪落                        | 敬之                                       | 瑟    |    |
| 傳詩嫡家 <small>目錄</small>    | 七  |      |    |
| 昊天有成命                     | 噫嘻                                       | 臣工   |    |
| 執競                        | 豐年                                       | 載芟   |    |
| 良耜                        |  |      |    |
| 商頌 <small>凡五篇</small>     |  |      |    |
| 那                         | 烈祖                                       | 長發   |    |
| 玄鳥                        | 殷武                                       |      |    |
| 聖門傳詩嫡家目錄 <small>終</small> |  |      |    |



申公詩說

漢魯人申培著

周南

關雎○文王之妃太姬思得淑女以克嬪御之職而

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爲先

比而後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葛藟○此亦太姬所自作賦也

桃夭○周人美后妃始終婦道之詩皆比而後賦也

蟋蟀○美周室多男之詩興也

麟止○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皆比中有賦也

卷耳○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首章先比而後

傳詩歸家

申公詩說

賦也後三章皆賦也

兔置○文王聞大顛閼夭散空生皆賢人而舉之國

史詠其事而美之皆比而後賦也

鵲巢○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故作此詩皆比

而後賦也

汝墳○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首二章

賦也末章興也

漢廣○文王化行江漢而男女知禮國史美之而作

是詩皆比中有賦也

采芣○童兒闢艸嬉戲歌謠之詞賦也

召南

鵲巢○諸侯嫁女其民觀焉即其事而賦之也

采芣○美夫人親蠶之詩賦也

江有汜○諸侯之媵始不容於嫡終而進之故作是

詩興也

羔羊○美大夫之詩賦也

采蘋○內子敬祀詩人賦之

殷其雷○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

館故作是詩皆比而後賦也

采芣○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終南時王室之多

傳詩歸家

申公詩說

貴相率以歸心焉賦也

小星○小臣奉使行役之詩賦也

鵲巢○美虞人之詩賦也

標有梅○女父擇壻之詩興也

野麋○昏嫺惡無禮之詩賦也

行露○強委禽而不受至于與訟大夫以禮斷之而

國史義之一章比也二章三章皆興也

甘棠○燕人追美召公之詩賦也

魯

鵲巢○管亦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魯殷



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  
成王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

比先王之創業而代之爲言也  
東山○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故作  
此詩皆賦中有興焉

狼跋○周公居于魯魯人瞻其德容而作是詩先比  
而後賦也

伐柯○管叔以股圖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一  
章全比也二章比而賦也

九罭○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禮之不可得作是詩興  
也  
傳詩摘象 申公詩義 五

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賦也

楚宮○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太史克美之賦也

駟○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賦也

泮宮○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前

三章皆賦其事以起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有駟○燕飲而頌禱之詞興也

閟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

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并孔

子所錄也十一章皆賦也

柏舟○康未因管未欲害周公挾武庚以叛憂之而  
作一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雄雉○邶之臣諫管未而作此一章二章皆興也三  
章四章皆賦也

匏有苦葉○邶人刺管未之詩一章比也二章興而  
比也三章四章全比也

北門○邶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  
之以自歎也

東今○伶官心乎王室而自傷之詩前三章賦也末  
傳詩摘象 申公詩義 四

北風○邶人厭亂之詩皆比而賦也

谷風○邶之良婦見棄于夫而作是詩一章比中有

賦也二章賦也三章比而賦也四章比而後賦也

五章六章皆賦也

凱風○邶人母不安其室七子皆咎而作一章二章

比而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靜女○陳古諷今之詩賦也

邶

情有茨○邶人刺三監之詩興也



相鼠○刺三未之詩興也

伯兮○鄘人有從武庚而伐衛者室家憂而作一章

二章賦也三章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

考槃○美隱者之詩賦也

木瓜○朋友相贈之詩賦也

芄蘭○刺霍未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

量力而助武庚作亂

有狐○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氓○淫婦爲人所棄鄘人述其事以刺之首二章皆

賦也三四五皆興也五章賦也六章賦中有比也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五

衛

柏舟○衛釐侯在位世子恭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

公欲召之歸寧而嫁之恭姜不許故作此詩興也

淇奥○美衛武公之詩興也

千旄○美武公好賢賦也

碩人○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賢而公不禮焉國人

閔之而作是詩前一章賦也二章賦而比也三章

賦也四章興也

綠衣○衛莊公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憂之

而作前二章皆賦也三與四皆比而賦也

終風○莊姜戒州吁公不悅姜憂而作詩四章皆比而後賦也

日月○州吁弑桓公莊姜大歸而作是詩賦也

燕燕○莊姜與姊戴媽皆爲州吁所逐同出衛野而

別莊姜作詩以贈媽焉前三章皆興也後一章賦

也

擊鼓○州吁伐鄭國人怨之而作賦也

觀臺○衛宣公爲伋娶婦而美築親臺而自納之衛

人惡之而賦其事也末章比中有賦也

二子乘舟○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如齊而沉之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六

一于河衛人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君子偕老○刺宣姜之詩賦也

離之奔奔○刺宣姜與公子頑之詩興也

采芣○宣姜召公子頑于公桑父處而遠送之國人

刺之而作是詩興也

載馳○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

歸唁其兄義又不得故賦是詩前二章皆賦也三

章四章皆興也

泉水○宋桓夫人閔衛之破而作首興後皆賦也

采芣○宋桓夫人之媵和泉水而作首章興也二章



三章先比後賦也。

河廣○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

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賦也。

旄丘○狄逐黎侯黎侯寓于衛穆公不克納黎大夫

怨之而作詩一章興也二章三章四章賦也。

式微○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歸賦也。

蠨蛸○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二章皆先比

而後賦也末章賦也。

王

黍離○幽王伐中申侯逆戰于戲射王弑之立平王

傳詩矯家 申公詩說

七

于申遷洛命泰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

封緡泰伯之師避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墾為田咸

生禾黍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詩賦也。

錫之水○荆子討中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

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賦也。

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賦也。

葛藟○王族流散而作賦也。

子衿○王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

之而作是詩賦也。

何艸不黃○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

周人苦之而作是詩前二章興也三章賦也末

漸漸之石○桓王伐鄭將師不堪勞苦而作是詩賦也。

采芣○周人從征其妻念之而作是詩賦也。

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賦也。

何彼穠矣○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未

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上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

人傷之而作是詩一章賦中有比也二章賦也三

章興也。

唐棣○傳王棄賢而諷之首章興也二章三章賦也。

采芣○賢者被讒見黜于野周人閔之而作興也。

傳詩矯家 申公詩說

八

無將大車○周大夫有寵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

是詩比而賦也。

君子陽陽○景王好音而上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

是詩賦也。

黃鳥○民適異國見拒于入而思歸故鄉乃作是詩

比而後賦也。

舊之勞○景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饑民物盡耗君子

自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二章興也末章賦也。

中谷○民飢而流夫婦不保君子閔之而作是詩興

也。



有兔○趙鞅殺其弘，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此而賦也。

**齊**

東方未明○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故作此詩。前二章皆賦也。末賦而比也。

盧○齊襄公好田，君子諷之而作是詩。賦也。

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也。

敝笱○魯桓與夫人文姜如齊而襄公通焉，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南山○襄公父留文姜，齊人刺之。比而後賦。

載駸○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

傳詩，猶家。

申公詩說

九

犒師○齊人刺之。賦也。

猗嗟○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齊人刺之。

賦也。

風雨○齊桓得管仲以為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比

而後賦也。

雞鳴○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賦也。

東方之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賦也。

甫田○齊景公急於國，大夫諷之。二章興也。末比

也。

著○齊俗廢親迎之禮，君子譏之。賦也。

**魏**

伐檀○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比而興也。

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友歸於農畝。賦也。

杕杜○君子教人孝友之詩。興也。

陟岵○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賦也。

園有桃○君子憂國而歎之，故作此詩。賦也。

碩鼠○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鴉羽○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興也。

傳詩，猶家。

申公詩說

十

葛屨○魏之內子儉不中禮，滕者怨之。一章興也。二

章賦也。

**唐**

蟋蟀○唐人相戒之詩。興也。

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興也。

采芣○唐昭侯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強，師

服憂之而作是詩。比中有賦也。

錫之水○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而作是詩。比

而後賦也。

無衣○唐公孫倂弑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



僖王。王命之爲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賦也。

葛生○晉獻公之時。國人久于征役。室家念之而作是詩。二章興也。後三章賦也。

采芣○晉人諫獻公信讒之詩。賦也。

扶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野有蔓草○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羔裘○晉人美其大夫之詩。興也。

彼汾○晉人刺其大夫之詩。興也。

綢繆○晉亂民窮。昏嫗失時。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興也。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十一

尸鳩○曹未爲政有度。國人美之。而作是詩。興也。

下泉○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皆比而後賦也。

蟋蟀○君怠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皆比而賦也。

候人○曹君多任非人。國人諷之。首章賦也。後三章比也。

鄘

羔裘○鄘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而作賦也。

匪風○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賦也。

長楚○鄘人困於賦役。而作賦也。

素冠○三年之喪。廢君子傷之。而作賦也。

鵲之水○兄弟爲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比而賦也。

大路○棄婦之詞。賦也。

鄘

緇衣○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賦也。

將仲子○鄭莊公欲昭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皆賦中有比也。

采芣○未段多才。而好勇。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十二

大未○段不義。而得衆。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有女同車○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足諫之。而作是詩。賦也。

釋兮○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伐。忠臣憂之。欲相率獻謀。以救其國。故作此詩。皆先比而後賦也。

清人○鄭文公惡其大夫高克。欲遠之。而使禦狄于境。久而不召。師將潰散。公子素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扶胥○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



此章一草  
與靈公賦  
也今篇中  
羅靈秀子

而作是詩興也

麥秀○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以責  
狂狡一章興也二章賦也

褻裳○子良如晉作詩以寓靈公賦也

漆洧○刺亂也皆賦體

羔裘○鄭子皮卒子產思之追頌焉賦也

女曰鷄鳴○夫婦相警戒之詞賦也

出其東門○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

詩賦也

陳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十三

宛丘○陳人譏其大夫之詩賦也

衡門○君子樂隱之詩賦也

株林○陳靈公通乎夏姬國人刺之賦也

墓門○泄冶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囚之冶作是

詩興也

防有鵲巢○泄冶被讒內子憂之而作此而後賦也

澤陂○泄冶諫而哀君子傷之興也

東門之枌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月出○朋友相期不至而作興也

秦

無衣○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興也

小戎○秦襄公征戎而勞其大夫之詩賦也

車鄰○襄公初為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首章

賦也下二章比也

終南○襄公初為諸侯秦人祝之而作興也

駟鐵○秦人從狩而作賦也

渭陽○晉公子重耳歸于晉秦穆公送之而作是詩

賦也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十四

黃鳥○秦穆公卒世子帶以三良殉之秦人傷之而

作是詩興也

兼葭○君子隱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興而比

也

晨風○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興也

權輿○與前篇同義賦也

小正

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蓋鹿鳴伐木菁莪關雎皆

燕賢者而詞有輕重張有隆殺所謂尊賢之等也

三章皆以鹿鳴起興而賦之也



富云三章  
興也四章  
至末皆賦  
也

伐木○天子燕友之歌興也。

青莪○天子燕賓興之士則歌此詩比而賦也。

隰桑○天子燕士之詩前三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白駒○賢者將隱去王者留之而作是詩賦也。

常棣○天子燕兄弟之歌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

至末皆賦也。

頍卣○此燕王族之詩賦中有比也。

嘉魚○此前二章皆賦也後二章先比而後賦也。

魚麗○此詩全篇皆賦也。

猗猗○全篇皆賦也。以上三詩子貢傳以爲皆燕大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十五

南山有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賦也。

天保○大臣祝頌天子之詩賦也。

煌萐○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饒之首章興也下四

章皆賦也。

四牡○天子勞使臣之詩首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

皆興也末章賦也。

杕杜○勞還戍之詩前三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邠風○周公陳農政之詩賦也。

南山○王者勤農而禱祀之詩賦也。

楚茨○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詩賦也。

甫田○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賦也。

大田○農夫報上之詩賦也。

斯干○王者落其親宮史佚美之賦也。

鴻雁○王者柔懷遠人流民喜之而作是詩比而賦

也。

蓼蕭○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興也。

常棣○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興也末章賦

也。

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興也。

彤弓○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十六

賦也。

桑扈○天子燕方伯之詩前三章皆興也二章皆賦

也。

采芣○諸侯免喪入朝天子錫賚之詩前三章皆興

也中一章賦也末章皆興也。

瞻彼洛矣○天子會武于洛邑諸侯美之賦也。

鴛鴦○諸侯祝天子之詩興也。

魚藻○亦諸侯美天子之詩興也。

小正續

此卷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有秦

正非



六月○尹吉甫帥師征玁狁史猶美之賦也。

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玁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

史猶美之賦也。

采芣○宣王之世既驅玁狁勞其還師之詩前四章

皆興也下二章皆賦也。

采芣○宣王命方叔征荆荆人來歸史猶美之前三

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黍苗○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遷中伯史猶美之

首章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車工○宣王大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猶美之賦也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吉日○宣王收獵復古史猶美之賦也。

庭燎○宣王勤政史猶美之賦也。

沔水○宣王即位乞言於羣后而作是詩皆興也。

無羊○宣王考牧史猶美之賦也。

車牽○宣王中興士得窺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

章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

小正傳

鼓鐘而下二十八篇蓋自昭穆至于幽王

下亦皆出于好惡之公而得大情性之正夫子錄

鼓鐘○昭王南游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

是詩賦也。

圻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成怨祭公謀父作此

以諷諫賦也。

崑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賦也

繇蠻○大夫失位遠適它國其過賓之主人閔之而

作是詩興也。

青蠅○厲王之世讒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興也。

小東○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大夫作此以告羣首

章賦中有比也次章賦也三章興也後四章皆賦

也。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苑柳○厲王暴虐諸侯相成而作興也。

小明○厲王流于北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

而作皆賦也。

小弁○尹伯奇為後母所譖而出其鄰大夫作此詩

以諷其父吉甫首章至第五章皆興也六章興也

七章賦中有興也八章興也。

巷伯○幽王之時孟子遭譖而被宮刑為寺人而作

此詩前六章皆賦也末章先比而後賦也。

巧言○周幽王時大夫傷于讒而作是詩前三章皆

賦也四章興而比也五章興也下章皆賦也



三篇  
非是

小晏○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所以從善而作此詩賦也

鳴鳩○此大夫遭周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首章與也二章賦也此下三章皆興也

白雉○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興也角弓○王不寬九族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首章與也下三章皆賦也五章比也下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十月之交○幽王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而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左  
外臣亂政于外嬖妾敗德于内大夫憂亂亡之將至故作是詩賦也

正月○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五章賦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比也八章九章皆比也十章先比而後賦也十章十一章皆賦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自警之詩賦也

懿戒○衛武公自警兼訓國人首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興也六七章皆賦也八章賦中有比也九章興也至末三章皆賦也

公劉○周報公劉召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也

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命之祥明其受命于天者其原如此賦也

四月○大夫遭譴流離南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中三章興也七章賦也末章亦興也

蓼莪○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前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五章六章皆興也

雨無其極○東遷之初人人有不忠于王室者替御之臣閔之而作賦也

節○桓王之時任用小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憂之作此以諫王焉首三章興也下六章皆賦也

谷風○朋友相怨之詩興也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子  
都人士○尹伯目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古若賦也

大正  
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於清廟受釐陳成之時以訓嗣王

賦也

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命之祥明其受命于天者其原如此賦也

公劉○周報公劉召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也



之詩賦也。

繇○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首章起句爲比下五句皆直賦之也。下七章皆賦也。

棫櫟○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興也。四章五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早麓○詠歌文王之德。前三章皆興也。第四章賦也。五章末章皆有義之興也。

思齊○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賦也。

皇矣○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大王伐密伐崇之事。賦也。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三  
靈臺○文王遷都于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離周公述之以訓嗣王。賦也。

大明○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嗣王。八章皆賦也。

文王有聲○周公述文武遷都豐鎬以訓嗣王。前七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興也。下三章皆賦也。

既醉○王族與燕禽行葦之詩。賦也。

魚麗○祭之明日釋公尸之樂歌興也。

嘉樂○公尸美王者之詩。賦也。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興也。

卷阿○召康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此以進戒。首章摠叙以發端也。二章以下凡五章皆召公陳其歌詠之詞。皆賦體。七八章皆興也。九章即其所見賦之以寓進戒之意。第十章承上鳳凰之鳴而賦之以興下章之義。高閭卷阿之脊。末章賦也。

大武○康王太補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賦也。

傳詩嫡家 申公詩說 三  
大正續 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奏之會朝以請采之。後而謂之大正。又王詩列之民勞。振蕩抑泰。變大正非也。

雲漢○宣王憂旱。史籀美之。賦也。

崧高○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烝民○宣王命樊侯築城于齊。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韓奕○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六章皆賦也。

江漢○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而作是



詩賦也。

常武○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召穆公美之賦也。

**天正傳**此卷四篇皆屬王時詩二篇為商王時詩也夫子時以其文體音節之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

蕩○厲王無道召穆公諫之賦也。

桑柔○芮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首章先比

而後賦也二三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

七八章皆賦也九章興也十章賦也十一章興也

十二章十三章皆興也末三章皆賦也

**傳辭嫡家**申公詩說

三

民勞○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此詩賦

也。

板○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

以責之賦也

瞻卬○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

前三章皆賦也第四章賦中有興也五章六章皆

賦也

召旻○幽王通刑人近頑童巧用讒惡諸侯攜貳

戎狄內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

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賦中有

比也六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頌**

清廟○周公成洛邑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

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賦也

維天之命○亦祭文王之詩賦也

維青○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賦也

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賦也

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太王文王之詩賦也

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也

賦也

**傳辭嫡家**申公詩說

詩

離○成王祀文武之詩賦也

烈文○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賦也

振鷺○先代之後助祭于周而勞之之歌興也

武○大武一成之歌賦也

賁○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賦也

賁○述武王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

三成也賦也

般○此述巡守之詩為大武之四成賦也

勺○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賦也

桓○此大武六成之歌賦也



詩記本又  
而從其  
板想亦為  
上下卷之  
分而合為  
頌為三頌  
可

頌

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  
自警皆賦也

訪落○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  
意賦也

敬之○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賦也

瑟○亦訪落之意賦也

載見○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賦也

有客○成王既討武庚封微子于宋來朝于周見于  
祖廟此其燕樂之歌賦也

傳詩廟家  
仲公韓說  
至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賦也

淋○薦魚于寢廟之樂歌賦也

絲衣○士執事於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賦也

臣工○祭先農之詩賦也

豐年○秋冬報賽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  
賦也

載芟○亦豐年之意賦也

良耜○與載芟同意賦也

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賦  
也

詩記本又  
而從其  
板想亦為  
上下卷之  
分而合為  
頌為三頌  
可

也

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

商頌

那○祀成湯之樂歌賦也

烈祖○與上篇同

長發○大禘之詩賦也

玄鳥○此亦禘祀之詩賦也

設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禘以

其中與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

之故作此歌賦也

傳詩廟家  
仲公韓說  
至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一

國風

周南召南譜

漢鄭玄注康成著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與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制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康詩嫡家卷之一國風

公與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遷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條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因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率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凡衆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駉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與助

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于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

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

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

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

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苢今無

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

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

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

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

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爲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

傳詩嫡家卷之一國風

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

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爲黜陟時餘

及吳楚僭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

之也其餘江黃六夢之屬既墮陷於彼俗又亦小

國猶邪勝紀莒之等夷其詩茂而不得列於此

周南

傳文王之妃姬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子曰

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

辟之思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

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泰樂也必



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曰頌。關雎兼此。興以賦而為風之首焉。是王化之本也。測此詩說者不一。朱子直以為宮中之人。美淑女而作。即以淑女為淑女矣。乃傳謂淑女為淑女而作。今直以此詩傳文求之。自子曰以下。皆為孔子之言。而所謂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僻之思云云。似明為淑氏之求淑女而發。則所謂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無乃謂淑女所作之詩乎。且由詩文而細釋之。當時為文王求淑女。思似氏友。淑女樂淑女者何人。不如說作淑女為文王求淑女。思淑女友淑女。樂淑女者之為。明白直截也。求之不得。則無以共內職。故哀其哀也。何傷。求而得之。則有以共內職。故樂其樂也。何淫。不傷不淫。具于關雎之詩見之。故曰關雎后妃之德也。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鄭箋關雎舊解云。三百一十一篇。詩並是作者自為名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鄭箋風之始。此風謂十五國風。風是諸侯政教也。下云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風也。教也。

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駉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鄭箋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先王斥大王王季。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鄭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逮也。

關雎雎鳩在河之洲。毛傳雎也。關雎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水中可居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恒因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鄭箋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傳窈窕。幽閒也。淑。善也。逑。匹也。言后妃有開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鄭箋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鄭箋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毛傳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  
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鄭箋。左  
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難。必有助而求之者。言  
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窈窕淑女。寤寐求  
之。毛傳寤。覺寐。寢也。鄭箋。言后妃覺寐。則常求此賢  
女。欲與之共已職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毛傳服。思  
之也。鄭箋。服。事也。求賢女而不得。覺則思已職事。當  
誰與共之乎。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毛傳悠。思也。鄭箋。  
思之哉。思之哉。言已誠思之。臥而不周曰輾。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鄭箋。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  
傳詩嫡家 卷之一 關雎 五

而采之者。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毛傳宜以琴瑟友樂  
之。鄭箋。同志為友。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  
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參差荇菜。左  
右采之。毛傳毛擇也。鄭箋。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  
擇之者。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毛傳德盛者宜有鐘鼓  
之樂。鄭箋。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  
之樂皆作。盛其禮也。

關雎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五章章四  
句。思按歐陽永叔云。魯齊韓三家。皆以關雎為虞  
王政衰之詩。呂東萊曰。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

以為刺。漢書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刺之。漢明  
帝詔曰。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蓋襲三家之說。漢去  
古未遠。何其舛也。及讀范曄後漢書皇后紀論。有  
云。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既仍  
用小序之語。後復云。康王晚朝。關雎作諷。注云。康  
王晚朝。內人誦關雎詩以諷。所謂康王政衰而刺  
者。乃誦文王時此詩。以為刺。其說必有所本。非因  
刺康王而始作此。明也。向來儒宗自誤。認耳。  
今傳與序本自了然。明為淑妃之求淑女而作。毛

傳詩嫡家 卷之一 關雎 六

鄭釋之。所似詩人美淑女。淑女。然意不甚相  
遠也。朱子直以淑妃為淑女。而宮中之人。寤寐友  
樂之。夫淑妃未得。則洽陽渭涘。何緣夢寐相尋。既  
得。則正位中宮。各位殊絕。三夫人以下。皆其所統  
豈提抱之女。姓宮中何物。老婢乃獨儼然愛字若  
尊長。親暱如倫輩。而寄之歡咏。遂為風之始。那悲  
非姜女大任尚存。作不得如此聲口也。學者擇當  
于詩序間。融而會之。思過半矣。獨鄭氏謂琴瑟鐘  
鼓。皆因祭共荇菜而樂作。則似與友樂之義。少隔  
毛氏不爾也。識者參之。



傳大奴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

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續說歸寧者古者諸侯之

女嫁于諸侯父母在則歲歸寧

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

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嚴師傅則可以歸

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鄭箋躬儉節用由於師

傳之也而後言尊嚴師傅者欲見其性亦自然可

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毛傳覃也覃延也葛

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施也中谷谷中也

傳詩補家卷之一 國風 七

萋萋茂盛貌鄭箋葛者婦人之所有事也此因葛之

性以興焉興者葛延蔓于谷中喻女在父母之家形

體浸浸日長大也萋萋然喻其容色美盛也黃鳥

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毛傳黃鳥搏黍也灌木叢

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鄭箋葛延蔓之時則搏黍

飛鳴亦因以興焉飛集灌木與女有嫁于君子之道

和聲之遠聞與女有才美之稱達于遠方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毛傳萋萋成就之貌

鄭箋成就者其可采川之時是刈是漚為絺為綌服

之無斁毛傳漚漚之也精曰漚漚曰漚漚也古者

王后繼玄統公族夫人加絃綈卿之內子為大帶命

婦服祭服士妻朝服庶士以下各衣其衣鄭箋服整

也女在父母之家未知將所適故習之以絺綌煩辱

之事乃能整治之無厭倦是其性貞專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毛傳言我也師女師也古者女

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堂三

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婦人謂嫁曰歸鄭箋我告師

氏者我見教告于女師也教告我以適人之道重言

我者尊重師教也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為貴薄汙我

私薄汙我衣毛傳汙煩也私燕服也婦人有副祿處

傳詩補家卷之一 國風 八

傳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

也鄭箋煩煩擗之用功深澣濯之耳衣謂祿以下

至祿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毛傳害何也私服宜澣

衣服宜否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鄭箋我之

衣服今者何所當見澣乎何所當否乎言常自潔清

以事君子

葛覃三章章六句愚按此詩傳意極明毛鄭因序

有在父母家之語未免飾經從序俱以治葛為在

父母家而言歸反是謂嫁則下澣服又是在夫家

矣忽又粘連歸寧便釋出費解竊謂序意因末句



有享父母字。便推其本。知在父母家。勤儉之性已。然。今貴而能如此。不改。則可以歸安父母。在家之。志。正在寧字上。想出。非謂治為告師。俱是道父母。家事也。古人文字。簡而畧。少一轉。後人不能通其。意。而遂泥其辭。頗不如朱注之直截。與傳意正合。至其云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恰又適用傳中。夫子之語。豈朱子自有他授。與若云朱子曾見傳。本則集注凡引用經傳諸家。必述其名。不應直襲。孔語為己語。且傳中頗有與序大異。與朱暗合者。朱子豈小序已無遺力。曾不聞據子貢以攻子夏。則固未之見傳也。

九

傳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修其身矣。

序桃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繇民也。鄭箋老而無妻曰繇。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王傳典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

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鄭箋典者。喻時。婦人皆得。以年盛時行也。之子。子歸。宜其室家。王傳之子。嫁子也。子往也。宜以有室家。無繇時者。鄭箋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桃之夭夭。有其實。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毛傳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毛傳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毛傳一家之人。盡以為宜。鄭箋家人猶室家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愚按傳以此為后妃之宜。家故篇次在此下。即以螽斯多男。麟趾多仁。承之矣。傳之篇次。有倫有序。大率皆然。

傳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續說按大正思齊云。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其多可知。

卷之一

桃夭

序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鄭箋忌有所諱惡于人。

螽斯羽。詵詵兮。毛傳螽斯。蝗蟥也。詵詵衆多也。鄭箋。

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惟螽蟥不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說詵然衆多。后妃之德能如是。則宜然。

宜爾子孫振振兮。毛傳振振。仁厚也。鄭箋后妃之德。寬容不嫉妬。則宜女之子。子使其無不仁厚。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毛傳薨薨。衆多也。繩繩。成慎也。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蛰蛰兮。毛傳揖揖。會聚也。



螽斯和集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傳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趾

序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罪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鄭箋開

雎之時以麟爲應後世雖衰猶有開雎之化者君

之宗族猶尚儉然有似麟應之時無以過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毛傳興也趾足也麟信而應禮以

足至者也振振仁厚也鄭箋興者喻今公子亦信厚

與禮相應有似於麟于嗟麟兮毛傳于嗟歎辭

麟之定振振公姓毛傳定題也公姓公同姓于嗟麟

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毛傳麟角所以表其德也公姓公

同祖也鄭箋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于嗟麟

兮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愚按詳序意乃似後世之詩

意謂是聖化之久遠然恐不如傳之爲當朱子得

之矣孔穎達謂來世之公子正謂紂時差受

傳文王遣使逮賢而因行役之難也勞之以卷耳

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

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

夕思念至於憂勤也鄭箋謁請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毛傳憂者之興也采采事采之

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鄭箋罷之易

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嗟我懷人寘

彼周行左傳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芻大夫

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毛傳懷思寘置行列也思君

子官賢人置周之列位鄭箋周之列位謂朝廷臣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毛傳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

者虺隤病也鄭箋我我使臣也臣以兵役之事行出

傳命鄭箋卷之一國風士卷耳

離其列位身勤勞于山險而馬又病君子宜知其然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毛傳姑且也人君黃金

罍永長也鄭箋我我君也臣出使功成而反君且當

設饗燕之禮與之飲酒以勞之我則以是不復長憂

思也言且者若賞功臣或多于此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毛

傳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傷思也鄭箋

此章爲意不盡中殷勤也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

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醺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

所以爲樂



既彼祖矣。我馬瘡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毛傳石山戴土曰祖瘡病也。痡亦病也。吁憂也。鄭箋此章言臣既勤勞于外。僕馬皆病。而今云何吁。其亦憂矣。深對之辭。

卷耳四章章四句。愚按此詩毛鄭之說。與傳頗合。

反因序有后妃之志。及輔助君子等語。生出端緒。將我字作三屬。似有未妥耳。凡文王之求賢勞。使。此。月。后。妃。之。輔。助。而。為。其。所。志。願。乎。此。自。編。詩。者。詩。外。歸。美。之。意。視。免。且。采。芣。之。序。皆。然。不。必。定。以。出。后。妃。之。口。而。後。為。其。志。也。其。解。周。行。正。與。左。

雜詩補箋

卷之一

四風

卷一

卷耳

氏合。蓋信古義有本。朱子直謂后妃所自作。與采。綠。等。篇。同。為。思。夫。之。意。則。恐。周。行。非。后。妃。所。遵。而。更。復。登。山。飲。酒。乘。馬。攜。僕。何。托。言。之。不。倫。一。至。于。此。

傳文王得良臣于野。周人美之。賦免且。

序免且。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

衆多也。

肅肅免且。稼之丁丁。毛傳肅肅敬也。免且免且也。丁。上。採。杞。聲。也。鄭箋。免且之人。鄙賤之事。猶能恭敬。則。是。賢。者。衆。多。也。趙。趙。武。夫。公。侯。于。城。毛。傳。趙。趙。武。夫。

于。扞。也。鄭箋。于。也。城也。皆以禦難也。此且免之人。賢。者。也。有。武。力。可。任。為。將。帥。之。德。諸。侯。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折。衝。禦。難。于。未。然。

肅肅免且。施于中林。毛傳。達。九達之道。趙趙武夫。公。侯。好。仇。鄭箋。怨。耦。曰。仇。此。免。且。之。人。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亦。言。賢。也。

肅肅免且。施于中林。毛傳。中林。林中也。趙趙武夫。公。侯。腹。心。毛。傳。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鄭箋。此。免。且。之。人。於。行。攻。伐。可。用。為。策。謀。之。臣。使。之。慮。無。亦。言。賢。也。

免且三章章四句。愚按傳以卷耳為求賢故。即以。

傳詩補箋

卷之一

四風

卷一

免且

得賢之詩次之。

傳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序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鄭

箋。后。妃。能。和。諧。衆。妾。不。嫉。妬。其。容。貌。恒。以。善。言。逮。下。而。安。心。

下而安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毛傳。與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葛。盛。鄭箋。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

藟也。得。景。而。蔓。之。而。上。下。俱。盛。與。者。喻。后。妃。能。以。意。下。逮。衆。妾。使。得。其。次。序。則。衆。妾。上。附。事。之。而。禮。義。亦。俱。盛。南土。謂。荆。揚。之。域。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毛。傳。履。



祥。緩安也。鄭箋：如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毛傳：荒，奄將大也。鄭箋：此章中殷勤之意，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毛傳：繁，旋也。成就也。

樛木三章章四句。愚按：篇次由求賢得賢而諸國服也。樂只君子爲文王更長。毛鄭從序說詩而君亦似不指后妃。

傳受辛無道，商人暴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樛木三章章四句。愚按：篇次由求賢得賢而諸國服也。樂只君子爲文王更長。毛鄭從序說詩而君亦似不指后妃。

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鄭箋：言此婦人被文王之化，厚事其君子。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毛傳：遵，循也。汝，水名也。墳，大防也。枝曰條。餘曰枚。鄭箋：伐薪于汝水之側，非婦人之事，以言君子賢者而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未見君子，怒如調飢。毛傳：怒，飢意也。調，朝也。鄭箋：怒，思也。未見君子之時，如朝飢之思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毛傳：餘也。斬而復生曰。左見君子，不我遐棄。毛傳：既已遐遠也。鄭箋：已見君子，不我遐棄。

君子反也。于已反得見，知其不遠棄我而死亡，我於思則愈。故下章勉之。

魴魚頰尾。王室如燬。毛傳：頰，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鄭箋：君子仕于亂世，其顏色瘦病，如魚勞則尾赤。

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雖則如燬，父母引邇。毛傳：孔，其邇近也。鄭箋：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丁害，不能爲疏遠者計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愚按：傳意則君子蓋謂文王而不見之思慕，既見之莫幸而欣慰，經文無不合者。

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謝知

詩補東。朱之。國風。上。

從篇中八箇不可字生來，只識得不可之意，禮其中矣。故後凡本淫之事，多曰無禮，又曰不聞于禮，而皆禮之不備者，亦必曰不能其禮。

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鄭箋：紂時淫風偏於天下，維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教化。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毛傳：與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漢上游女，無求思者，鄭箋：不可者，本有可道也。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典者，喻賢女雖出游流水之上，人



無欲求犯理者。亦由貞潔使之然。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毛傳潛行為泳。永。長。方。洲也。鄭箋漢也。江也。其欲渡之者。必有潛行乘洲之道。今以廣長之故。故不可也。又喻女之貞潔。犯禮而往。將不至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毛傳翹翹。薪貌。錯。雜也。鄭箋。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傳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鄭箋。之子。是子也。謙不敢斥其適已。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餞。示有意焉。漢

傳。蕭。蕭。蕭。蕭。卷之一。四風。十七。漢。廣。

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毛傳楚。草中之翹翹然。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傳五尺以上曰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三章章八句

傳。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嘯。賦采芣。

序。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鄭箋。天

下。和。政。教。平。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毛傳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馬。馬。馬。車。前。也。宜。懷。如。馬。薄。言。也。采。取。也。鄭。箋。薄。言。我。

薄也。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毛傳有。藏之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毛傳掇。拾也。采采芣苢。薄言將之。毛傳將。取也。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毛傳結。執。祗也。采采芣苢。薄言禴之。毛傳禴。社。曰。禴。

采采三章。章四句。愚按。從來。麟趾。爲。周。南。之。終。以爲。閨。雌。之。應。而。傳。獨。終。之。以。采。苢。蓋。自。家。而。國。自近。而。遠。自。男。而。女。而。至。于。童。兒。歌。嘯。治。平。極。矣。非漫焉叙次者也。

召南

傳。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訓歸于諸侯者。謂爲諸侯之女所歸也。

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鄭箋。起家而居有之。謂嫁于諸侯也。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鵲

鳩然。而後可以配國君。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毛傳與也。鳩。鳩。鳩。結。鞠。也。鳩。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果。鄭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猶國君積行累功。故以與焉。與者。鳩。鳩。因。鵲。成巢而居有之。而有均壹之德。猶國君夫人來嫁。居



君子之室德亦然。室燕寢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毛傳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女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鄭箋之子。是子也。御。迎也。是如鸛鳴之子。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迎之。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毛傳方。有之也。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毛傳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毛傳盈。滿也。鄭箋滿者。言衆媵姪婦之多。之子于歸。百兩成之。毛傳能成百兩之禮也。鄭箋是子有鸛鳴之德。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

傳詩補纂 卷之一 國風 十九 鵲巢

鵲巢三章。章四句。思按鳩之類非。今以物理驗之。則奪鵲巢之鳩。乃鸛鵒耳。鸛鵒即布穀。固自能為巢者。序及毛鄭皆以鸛鵒為鳩。何也。朱子於此不注鳩。而於鸛鵒則詳之。亦有見于此耳。

傳諸侯之夫人勤于親織賦采。繫。

序采繫。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祀。則不失職矣。

鄭箋本祭祀者。采繫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

于以采繫。于沼于沚。毛傳繫。疇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繫采以助神享德與信。不求備焉。沼。

沚。溪澗之冲。猶可以薦。王后則特菜也。鄭箋于以猶言往以也。執繫采者。以豆薦繫菹。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毛傳之事。祭事也。鄭箋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

于以采繫。于澗之中。毛傳山夾水曰澗。于以用之。公侯之宮。毛傳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毛傳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鄭箋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滌饋饗之事。禮記主婦晨起。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毛傳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鄭箋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

傳詩補纂 卷之一 國風 二十 采芣

晨起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

采芣三章。章四句。思按朱注或人之解。正與傳同。

傳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汜。

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

江沚之間。有嫡不以媵備數。媵過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鄭箋勸者。以已宣媵而不得。心望之。

江有汜。毛傳典也。決復入為汜。鄭箋典者。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之子歸。不我以。不。

我。以其後也。悔。毛傳嫡能自悔也。鄭箋之子。是子也。



陸賈亦有  
施故以為  
管見周禮  
文公年傳  
注箋解恐  
誤

按左傳云  
風有采螫  
采螫猶有  
行葦刺也  
船忠信也



橫左傳行  
旁之類  
齊之宗室  
齊女尸之  
微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毛傳方曰  
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鄭箋  
亨。蘋藻者。於魚清之中。是銅羹之毛。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毛傳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  
大夫士祭於宗室。奠于牖下。鄭箋。牖下。戶牖間之前。

祭不吁室中者。凡昏事于女。禮設几筵于戶外。此其  
義也。與宗子主此祭。維君使有司爲之。誰其尸之。有

齊季女。毛傳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潤漉。至

質也。筐。錡釜。陋質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

必先禮之於宗室。牖用魚。毛之以蘋藻。鄭箋。主設羹

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而侯迎者。蓋母薦

之無祭事也。祭事。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

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賓男子設之。其案盛

蓋以黍稷。

采蘋三章章四句。愚按傳序同音序。所謂循法度

者。正米盛。湘。奠之。序。即傳之言。勸也。毛鄭止。則季

女。一。女字。遂謂是爲女子。時教成之祭。則所謂大

夫妻云云者。反是。計外。前推他日嫁後事。非詩中

所有。亦牽強矣。王肅云。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

六氏之祭。其說合于序。朱子從之。爲是。

傳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雷。測。往來宣布。

去此之彼。無少休息。故曰。何斯遠斯。莫敢或違。歸

哉。歸哉。當曰。吾其歸之哉。吾其歸之哉。蓋以其振

振也。斯與君子皆公也。

序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

處。其室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鄭箋。召南大夫。召

伯之屬。遠行。謂使出邦畿。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毛傳。殷。雷聲也。山南曰陽。雷。山

地奮。震驚百里。山。山雲。以。謂天下。鄭箋。雷。以喻號

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召南大夫。以王命施

韓詩補家 卷之一 四風 雷 殷其雷

號。今于四方。猶雷殷殷。然發聲于山之陽。何斯遠斯

莫敢或違。毛傳。何。此君子也。斯。此。進去。遑。暇也。鄭箋

何。手。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轉行遠從事。於王所命

之方。無暇或閒暇。時。閔其勤勞。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傳。振振。信厚也。鄭箋。大夫信厚之君子。爲君使。功

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毛傳。亦在其陰。與左右也。何斯

遠斯。莫敢或違。毛傳。息止也。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毛傳。或在其下。鄭箋。下。謂山足

何斯遠斯。莫敢或違。毛傳。處居也。振振君子。歸哉。歸



哉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傳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賦艸蟲。

測草蟲阜蟲。采薇采薇。昔其聘時在道所觸所遭

者也。

序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嘒嘒草蟲。趯趯阜蟲。毛傳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

也。趯趯躍也。阜蟲蟻也。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

君子。鄭箋草蟲鳴。阜蟲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

嘉時以禮相求。呼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毛傳忡忡猶

傳詩納家

卷之一 國風

五

草蟲

衡衡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鄭箋未見君子者

謂在塗時也。在塗而憂。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故

心衝衝然。是其不自絕于其族之情。亦既見止。亦既

覯止。我心則降。毛傳止。辭也。覯。遇降下也。鄭箋既見

謂已同牢而食也。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

君子待已以禮。廢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易曰。

男女觀精。萬物化生。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毛傳南山。周南山也。薇。薺也。鄭

箋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薺菜者。得其所欲得

猶已今之行者。欲得禮。以自喻也。未見君子。憂心忡

忡。毛傳忡忡。憂也。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毛傳薇。菜也。未見君子。我心傷

悲。毛傳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火。思相離也。鄭箋維父

母思已。故已亦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鄭箋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愚按車牽亦有鮮我覯爾。則知

覯止之為昏禮中字法也。

傳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

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鄭箋以色曰妬。

傳詩納家

卷之一 國風

五

小星

以行曰忌。命。謂命貴賤。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

心。五。嘒。四時更見。鄭箋衆無名之星。隨心。嘒在天。猶

諸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于君也。心在東方。三月時

也。嘒在東方。正月時也。如是終歲。列宿更見。肅肅宵

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毛傳肅肅。疾貌。宵。夜。征。行。寔

是也。命不得同於列位也。鄭箋夙。早也。謂諸妾肅肅

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次序進御者。是其禮

命之數不同也。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毛傳參。代也。昴。留也。鄭箋此言



衆無名之星。亦隨伐留在天。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毛傳衾被也。裯裯被也。猶若也。鄭箋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衾與牀帳。待進御之次序。不若。亦言尊卑異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傳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臧紕虞續說虞人掌政獵之官鄒其姓虞其官也

序駟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

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壤殖蕃田以時仁

如騶虞則王道成也郭應德自遠而至。

騶虞

彼茁者葭。毛傳。茁。出也。葭。蘆也。鄭箋。記蘆始出者。著

春山之早晚。壹發五祀。毛傳。豕北曰祀。虞人翼五祀。

以待公之發鄭箋君射一發而翼五紀者戰禽獸之

命必戰之責仁心之至于嗟乎騶虞毛傳騶虞義獸

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鄭箋于

時在青美之世，

彼蒿者蓬毛傳蓬艸名也宣發五鬣毛傳一歲曰鬣。

鄭箋云生二日縱于嗟乎騶虞。

騶虞二章章三句愚按騶虞之爲獸惟周書王會

及陸機草木疏云然故毛氏引之然爾雅釋獸無

駟虞而周禮有駟人虞人諸儒以駟虞爲官者多矣。與傳說正合。但傳中駟字從鄒。或古字異文。或篆書誤譌。而續說乃云鄒姓虞官。則未敢許也。

篆書誤譯。而續說乃云鄒姓虞官。則未敢許也。

傳召南之人安于治。□□□時擇□賦標有梅。

序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

得以及時也。

標有梅。其實七分。毛傳典也。標落也。盛極則墜落者。

梅也。尚在樹者七。鄭箋：典者。梅實尚餘。七未落。喻始

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求我庶士。迨

其吉兮。毛傳吉善也。鄭箋我。我當嫁者。庶衆迨及也。

標旗

求女之當嫁者之衆士。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

雖夏未大衰。

標有梅其實三分毛傳在者三也鄭箋此夏鄉晚梅

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三耳。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毛傳。

今急辭也。

標有梅。項筐堅之。毛傳。堅取也。鄭箋。頃筐取之。謂夏

已晚。項筐取之於地。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毛傳不待。

備禮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會而

行之者。所以蕃育人民也。鄭箋謂勤也。女年二十而

無嫁端，則有勤望之憂，不待禮會而行之者，謂明年



仲春不待以禮會之也。時禮雖不備。相奔不禁。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傳。楚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楚有死麋。續

說。女氏謂女之父。

序。野有死麋。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

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鄭箋。無禮

者。為不繇媒妁。雁幣不至。劫脅以成昏。謂紂之世。

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毛傳。郊外曰野。包。裹也。凶荒則

殺禮。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麋。萃田之獲。而分其肉。白

茅取潔清也。鄭箋。亂世之民貧。而強暴之男多行無

禮。故貞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

麋肉為禮而來。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毛傳。懷。思也。春。

不暇待秋也。誘。道也。鄭箋。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

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疾時無禮而言然。

林有樛櫨。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毛傳。樛櫨。小木也。野

有死鹿。廣物也。純束。猶包之也。鄭箋。樛櫨之中。及野

有死鹿。皆可以白茅包裹。束以為禮。廣可用之物。非

獨麋也。純讀如屯。有女如玉。毛傳。德如玉也。鄭箋。如

玉者。取其堅而潔白。

舒而脫脫兮。毛傳。舒。徐也。脫脫。舒遲也。鄭箋。貞女欲

吉士以禮來。脫脫然舒也。又疾時無禮。彊暴之男相

劫脅。無感我悅兮。毛傳。感。動也。悅。佩巾也。鄭箋。奔走

失節。動其佩巾。無使尤也。毛傳。尤。狗也。非禮相陵

則狗吠。

野有死麋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章三句。

傳。楚人強昏不得而謀。女氏終拒之。賦。行露。

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族。微貞信之教。興彊暴

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鄭箋。衰亂之俗。微貞信之

教。興者。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時。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毛傳。與也。厭浥。濕意

也。行道也。豈不言有是也。鄭箋。夙。早也。厭浥。然濕道

中始有露。謂二月中嫁取時也。言我豈不知當早夜

成。卦禮與。謂道中之露人多。故不行耳。今彊暴之男

以此多露之時。禮不足而強求。不度時之可否。故云

然。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行事必以

昏時。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毛傳。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

獄。鳩也。鄭箋。女。女彊暴之男。變。與也。人皆謂雀之穿

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于我



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喙。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于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常審也。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毛傳。昏禮。紉帛。不過五兩。鄭箋。幣可偏也。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末。彌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毛傳。墉。牆也。視墉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毛傳。不終從。不棄禮而隨此彊暴之男。

行露三章。一章二句。二章六句。愚按此二篇相次。以為一事。大似有理。且即屬之標梅之後。其意

傳詩補家 卷之一 國風 主 行露

深矣。女氏。玩詩詞。即謂女子。續說謂女父恐未然。傳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測召公封于

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故其長子繼燕支子繼

召。當其分布王命。巡行諸國。必首及燕。故有此詩。

此蓋燕詩。而繫于召也。後李德裕宋齊丘論有曰。

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剪。楚人之懷叔子。望碑墮

淚。其必有得于此乎。

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鄭箋。召伯姬

姓。名奭。食采於召。作上公。為召伯。後封于燕。此美

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左傳。思其人。猶愛其樹。毛傳。蔽芾。小貌。甘棠。杜也。剪。去也。擊也。茇。草舍也。鄭箋。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國人被其德。說其化。思其人。敬其樹。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毛傳。憩。息也。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毛傳。說。令也。鄭箋。拜之言拔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愚按傳以此篇終召南。其義深長矣。何彼穠矣。一篇。朱子原以為不可曉。而闕疑。今傳本召南無之。而却見于王風。使朱子知此。疑

傳詩補家 卷之一 國風 主 甘棠

當永釋矣。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二

吳興凌濂初輯

國風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于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禮教。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略。公遂伐淮夷。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制。未偏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故花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于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狩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閒。是以行父請焉。周之不陳其詩者。為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

魯頌。魯無風。且有頌。疑者所從來矣。說者以為時王衰。周公之後。比于先代。故巡狩不陳其詩。而其

詩譜家

卷之二 國風

十

魯頌譜

篇第不列于太師之職。夫太師誠以魯為聖人之

後。不陳其詩。則陳亦聖人之後。何以又陳其詩。又

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夫魯變至道。其風何可諱

者。甚至又以為夫子魯人。故諱魯詩而削之。夫子

亦周人也。何以不削周詩。豈周詩遂無可諱者耶。

種種之疑。每求之不得其解。今讀傳列魯於二南

之後。首周公諸詩。而駟駟諸篇次第綴焉。乃知魯

初未嘗無風也。以有頌故無風也。亦初未嘗有頌

也。以無風故有頌也。將併邪之不宜為國風。而詩

之不宜附邪者。俱為爽然。一無所疑矣。

詩譜家

卷之二 國風

二

鳴鵲

傳。周公孫於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修政。以備之。

賦。鳴鵲。此詩作于居東之時。而非作于東征之

時。所謂東者。魯也。魯原是公之封國。因有流言。辟

居封國。

序。鳴鵲。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

以遺王。名之曰鳴鵲焉。鄭箋。未知周公之志者。未

知其欲攝政之意。

鳴鵲。鳴鵲。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毛傳。與也。鳴鵲。鵲鵲

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

我周室。鄭箋。重言鳴鵲者。相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



之也。室猶巢也。鷦鷯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于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與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誅之。此之由然。恩斯勤斯。孺子之閔斯。毛傳恩愛。謂雅。閔。病也。雅子。成王也。鄭箋。鷦鷯之意。殷勤於此。雅子當哀閔之。此取鷦鷯子者。雅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哀閔之。

傳詩始家 卷之一 國風 三 鷦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繭戶。毛傳迨及。徹。剥也。桑土。桑根也。鄭箋。綢繆。猶纏綿也。此鷦鷯自說作巢至苦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及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定此官位與土地。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鄭箋。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悲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

予手拮据。予所拮据。予所拮据。予口卒瘁。毛傳拮据。拮据也。茶。雀茗也。和。為。瘁。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于大鳥之難。鄭箋。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

子。曰。予未有室家。毛傳。謂我未有室家。鄭箋。我非之至苦如是者。謂我未有室家之故。

予羽譙譙。予尾脩脩。毛傳。譙譙。殺也。脩脩。敵也。鄭箋。

手口既病。羽毛又殺。敵言已勞苦其。予室翹翹。風雨

所飄搖。予維音嘒嘒。毛傳。翹翹。危也。嘒嘒。懼也。鄭箋。

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托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故使我家道危也。風雨喻成王也。音嘒嘒然。恐懼告愬之意。

鷦鷯四章。章五章。愚按。傳意是管蔡流言。武庚方叛之時。周公居東所作。其所云。憂王室。勸修政者。

轉詩始家 卷之一 國風 四 鷦鷯

具見篇中。與序云。周公救亂者。正合。則既取我子者。乃指武庚挾管蔡同事而言也。詞音明暢。無可疵矣。獨鄭氏謂周公救其屬黨。則一篇之中。全是

慰君護黨。一團私意。與憂王室者。大相徑庭。安得

為聖人之言。而孔子以知道贊之乎。蓋鄭解金縢

罪人所得。亦以罪人為周公屬黨。毋惑乎此詩之

曲說。誤解以合彼也。王肅謂其有三非。當矣。即如

鷦鷯。爾雅作鷽鷽。即鷽鷽。朱子謂其攫鳥子而食。

故托為鳥言呼之云。既取我了。無毀我室。自是明

順。今作鷽鷽。自言其子與室。并作巢之勤苦。周公



何乃以惡鳥自況乎。毛引爾雅作鴉鵂。謂似黃雀而小者。庶似無礙。然津宮之鴉。則又曰惡聲之鳥。當復何物耶。舊說儘有不及朱者。使朱得見于貢傳而作注。必有可視。

傳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曰曰士賦東山。謂武

王克商之後。封紂子祿父爲殷公。此云征殷者。征

祿父也。祿父即武庚之名。克之云者。祿父出奔北

狄。管束之自縊於木之因。在木之降。皆在其中矣。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

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

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閱其勞所以說也。說

以使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鄭箋成王既得金

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

公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

思仲美而謂之。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靈雨其濛。毛傳。惓

音久也。濛。雨貌。鄭箋此四句者。序歸士之情也。我往

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適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毛傳。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

關文音義  
歸勞歸三  
時

按黃人謂  
子引行小

序意有不  
盡毛更足  
成之其殆  
非此之義

傳詩集卷之二 四風 五 東山

按此即鄭  
箋之說

如其倫之喪。鄭箋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西念

而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毛傳。士。事枚微也。鄭箋。勿

猶無也。女制彼裳衣。而來謂其服也。亦初無行陳衍

枚之事。言初定也。春秋傳曰。善用兵者不陳。蜎蜎者

蜎。烝在桑野。毛傳。蜎。蜎。蜎。烝。烝。烝。也。鄭箋。蜎

蜎。然特行。久處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聲實填塵

同也。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鄭箋。敦。敦。敦。然。獨宿于車下。

此誠有勞苦之心。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

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明。明。鹿。鹿。場。場。烝。烝。宵。宵。行。

傳詩集卷之二 四風 六 東山

毛傳。果臝。括樓也。伊威。委朶也。蠨蛸。長跗也。明。明。鹿。鹿。

迹也。烝。烝。烝。也。烝。烝。火也。鄭箋。五物者。家無人。惓然

令人感思。不可畏也。伊可懷也。鄭箋。伊。當作繫。繫。猶

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

乃可爲憂思。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鵲鳴于垤

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毛傳。垤。塚也。將陰

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鵲。好木長鳴而喜也。鄭箋。鵲。才

馬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而尤苦婦念之。則歎於

室也。穹。窮。窒。塞。洒。灑。掃。掃。也。穹。窒。鼠穴也。而我君子



行役述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有敦瓜苦燕在

乘薪毛傳敦猶專專也燕燕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

鄭箋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專專如瓜之繫

綴焉瓜之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燕燕樂析也言

君子又久見使析薪于事尤苦也古者聲栗裂同也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鄭箋凡先

著此四句者皆為序歸士之情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鄭箋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

也歸士始行之時新令皆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

之之子于歸皇駁其馬毛傳黃白曰皇駁白曰駁鄭

箋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親結

其褱九十其儀毛傳褱婦人之褱也毋戒女施衿結

褱九十其儀言多也鄭箋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毋又

中之九十其儀言丁寧之多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毛傳言久長之道也鄭箋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

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

東山四章章十一句

傳周公居於魯晉人觀焉賦狼跋

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直

不知周大夫美不失其聖也鄭箋不失其聖者聞

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

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為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

焉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毛傳與也蹇蹇蹇路也老狼有

胡進則蹇其胡退則蹇其尾進退兩難然而不失其

猛鄭箋與者喻周公進則蹇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

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蹇其尾謂後復成王之

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公孫碩膚

赤舄幾幾毛傳公孫成王也肅公之孫也碩人齊美

也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幾幾狗貌鄭箋公周公也孫

請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遜遁也周公攝政七年

致太平復成王之位遜遁辟此成功之大美欲老成

王又留之以為大師赤舄幾幾然

狼定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毛傳瑕過

也鄭箋不瑕言不可瑕庇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愚按經有公孫二字明是指公

孫而而言傳得之矣毛乃以公孫為成王則大悖

孫歸云詩書各例未有稱天子為公孫者成王之

去肅公又已遠矣又此傳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



成王之大美乎。公室爲周公。義爲長。然箋以公孫爲復成王之位而欲老。則又不如居魯之爲長也。

傳周公歸於周。魯人欲害之。竟賦九罭。

序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鱗魴也。毛傳與也。九罭。綬罭。小魚之網也。鱗魴。大魚也。鄭箋設九罭之罭。乃後得鱗魴之魚。言取

物各有器也。與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禮。我

觀之子。袞衣綳裳。毛傳所以見周公也。袞衣。衮龍也。

鄭箋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見之。

鄭箋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見之。

鴻飛遵渚。毛傳鴻不宜渚。渚也。鄭箋鴻。大鳥也。不宜

與鳬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周公。今與凡人處東都

之邑。失其所也。公歸無所。於女信處。毛傳周公未得

禮也。再宿曰信。鄭箋信。誠也。時東周之人。欲公留不

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

都也。今公當復其位。不得留也。

鴻飛遵陸。毛傳陸。非鴻所宜止。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也。毛傳宿。信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毛傳無與公歸之道

也。鄭箋是以東都也。東都之人。謂周公留之爲君。故

也。鄭箋是以東都也。東都之人。謂周公留之爲君。故

云是以有袞衣。謂成王所肅來袞衣。願其封周公于

此。以袞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無使我心悲兮。鄭箋

周公西歸。西歸而東都之人悲。思德之愛至深也。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三句。思按詩宜爲一

人之詞。朱子所注。正與傳意合。即如序云。周大夫

刺朝廷之不知。夫周大夫設爲東人。願留公之言。

便是美周公。便是刺朝廷之不知矣。毛必欲以迎

周公未得禮。強令朝廷不知何。鄭又忽爲曉喻東

人。忽爲東人自言。未免乖離不一。提不如朱注爲

得。

傳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測周公居東時。周人思之

也。首章言周之不可無公。後章言欲公之歸。亦非

難事。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鄭箋成

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信

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禮。

是以刺之。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毛傳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

之柄。鄭箋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

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取妻如



何匪媒不得毛傳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

不安鄭箋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

王欲迎周公常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毛傳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

其所願乎下交乎上下遠求也鄭箋則法也伐柯者

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何所謂不遠求也王

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是以知之我觀之

子邊豆有賤毛傳賤行列貌鄭箋觀見也之子是子

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饗燕之饌行至則歡樂

以說之

詩詩樂家卷之五 國風 土 伐柯

伐柯二章章四句愚按二章一體則之子自應指

妻以承上文豈得忽正指周公

傳周人口賦破斧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箋惡四國

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毛傳斨斧斨民之用也

禮義國家之川也鄭箋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

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毛傳四國管蔡商奄也皇匡也鄭箋周公既反攝政

東伐此四國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哀我人斯

孔之將毛傳將大也鄭箋此言周公之哀我人民其

德亦甚大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毛傳斨斨曰斨周公東征四國

是吡毛傳吡化也哀我人斯亦孔之嘉鄭箋嘉美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毛傳木屬曰斨周公東征四國

是道毛傳道固也鄭箋道欽也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傳休美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愚按以上六詩皆周公之詩其

為魯風至矣然左傳季札見歌而曰美哉樂而不

淫其周公之東乎則又原為商風何也豈季札所

聞猶是夫子未正樂之先魯大師之誤而此之為

魯乃是雅頌得所之後乎七月一篇為小雅魯頌

諸篇為魯頌明是雅頌得所也六詩序次若東魯

王室東征勞歸士魯人觀周公留周公周人思周

公美周公以時相次覺與舊時序次顛倒張融以

為間札誤編多其詞說者不同矣

傳傳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續說春秋

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莊公十八年公

追戎於沛西伐侵公二年城楚丘以備戎也毛本

錯於衛風以為衛文公復國之詩乃承公羊之義



耳。測此即定之方中也。玩詩文末章乃與朝思。那思馬斯但等其協。則傳為可信也。

序定之方中。美術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鄭箋春秋閔公二年冬。狄人入衛。衛懿公及狄人戰于葵澤而敗。宋桓迎衛之遺民渡河。立戴公以廬于漕。戴公立一年而卒。魯僖公二年。齊桓公城楚丘而封衛於是。文公立而建國焉。

左傳僖之元年。齊桓公遷刑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舉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毛傳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楚宮。楚丘之宮也。仲梁子曰。初立楚宮也。鄭箋楚宮。謂宗廟也。定星昏中而正。于星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室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毛傳揆。度也。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鄭箋楚室。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殿庫為次。居室

為後。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傳椅。梓屬。鄭箋爰。曰也。樹此六木于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為琴瑟。要言預備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毛傳虛。漕也。楚丘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鄭箋自河以東。夾於濟水。文公將徙。登漕之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乃後建國焉。慎之至也。降觀于桑。毛傳地勢空虛。可以居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毛傳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詔。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毛傳零。落也。倌人。主駕者。鄭箋靈。善也。星。而止。見星。夙。早也。文公於雨下。命主駕者而止。為我晨早駕。欲往為辭說於桑田。教民稼穡。務農急也。匪直也人。毛傳非徒庸君秉心塞淵。毛傳秉。操也。鄭箋塞。充實也。淵。深也。駉。北三千。毛傳馬七尺以上曰駉。駉。馬與牝馬也。鄭箋國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一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



兼邯鄲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減而復興。徒而能富。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愚按楚丘爲衛城左傳歷有明文。詩傳乃謂爲魯詩。續說引戎伐凡伯于楚丘爲証。蓋凡伯聘魯而戎伐之。則楚丘似爲魯地。因謂錯于衛風者。乃承公宰之誤。然續說引僖公

二年城楚丘。以備戎。今按在傳僖公二年春。乃正諸侯城楚丘。而封衛也。則左傳亦豈誤耶。但春秋經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不言衛。亦不言齊。亦不言諸侯。書法似及謂魯城之者。前後皆衛事。

傳詩集案

卷之二

四風

五

賦

並不及楚丘。豈左傳自誤。而詩傳之說。固可據耶。

傳僖公□□□□□賦

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是用。寬以

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望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

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箋。季孫行父。季文

子也。史克。魯史也。

駟。駟壯馬。在坰之野。毛傳。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坰

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鄭

箋。必牧于駟野者。遊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

牛。出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

驕有黃。以車彭彭。毛傳。牧之坰野。則駟駟然。驕馬白

矜曰驕。黃白曰皇。純黑曰驕。黃驕曰黃。諸侯六閑馬

四種。布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驚馬。彭彭。言有力有

容也。思無疆。思馬斯臧。鄭箋。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

禽之法。及復思之。無有竟已。乃至子思馬斯善多其

所及。廣傳。

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驕有駟

以車。係係。毛傳。蒼白雜毛曰驕。黃白雜毛曰駟。赤黃

曰驕。蒼祺曰駟。係係。有力也。思無期。思馬斯才。毛傳

才。多材也。

傳詩集案

卷之二

四風

五

賦

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駟。有驕有

以車。釋釋。毛傳。青驪驕曰驕。白馬黑鬣曰駟。赤身黑

鬣曰驕。黑身白鬣曰駟。釋釋。善走也。思無期。思馬斯

作。毛傳。作。始也。鄭箋。駟。臧也。思遵伯禽之法。無厭倦

也。作。謂快之。使可乘駕也。

駟。駟壯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驕有魚

以車。祛祛。毛傳。陰白雜毛曰駟。形白雜毛曰駟。豪軒

曰驕。二目白曰魚。祛祛。強健也。思無邪。思馬斯壯。鄭

箋。徂。猶行也。思遵伯禽之法。專心無復邪意也。牧馬

使可走。行。



駟四章章八句。愚按孔穎達正義曰。此雖僭名爲頌。而體實國風。彼亦不知詩傳之原爲魯風也。序

云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鄭氏譜因之。乃請命。不見春秋經傳。未必可信。愚謂此下諸

詩。每篇傳有史克頌之句。當是因此頌字相沿。誤以爲頌。而諸篇遂流爲之說耳。不知頌之即美之意。非風雅頌之類也。且此與有騶宮是風體。惟

泮水閭宮。頗似雅耳。

傳僖公獻捷於太廟。史克頌之。賦泮水。

序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傳詩集

卷之十

四風

七

泮水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毛傳。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

靡。諸侯泮宮。言水則采取其芹。宮則采取其化。鄭箋

芹。水草也。言已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復伯禽之

法。而往視之。采其芹也。辟靡者。築上離水之外。固如

辟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平也。泮水者。蓋東西門

以南通水。非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魯侯戾

止。言觀其旂。其旂伐伐。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

邁。毛傳。戾。來止至也。言觀其旂。言法則其文章也。伐

伐言有法度也。噦噦言其聲也。鄭箋。于邁。邁行也。我

不水之芹。見僖公來至于泮宮。我則觀其旂。伐伐然

鸞和之聲噦噦然。臣無尊卑。皆從君行而來。稱言

者。僖公賢君。人樂見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

其音昭昭。毛傳。其馬蹻蹻。言蹻盛也。鄭箋。其音昭昭。

僖公之德音。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毛傳。色溫潤也。鄭

箋。僖公之至泮宮。和顏色而笑語。非有所怒于是。有

所教化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毛傳。芣。芣葵也。魯侯戾止。在泮

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鄭箋。有泮飲酒者。徵先生

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

傳詩集

卷之十

四風

七

泮水

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長賜之名。如王

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者。與。順彼長道。屬

此羣醜。毛傳。屈收醜。衆也。鄭箋。順從長遠。能治醜。衆

也是時。淮夷及逆。既謀之于泮宮。則從彼遠道往伐

之。治此羣爲惡之人。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毛傳。假。至也。鄭箋。則法也。僖公之行。民之

所法。倣也。僖公信文矣。爲修泮宮也。信武矣。爲伐淮

夷也。其聰明乃至。于美和之德。謂遵伯禽之法。靡有

不孝。自求伊祐。鄭箋。祐。福也。國人無不法倣之者。皆



庶幾力行自求福祿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鄭箋克能

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

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

在泮獻囚毛傳囚拘也鄭箋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

左耳淑善也因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

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臯陶者隸囚言

伐有功所任得其人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毛傳桓桓

威武貌鄭箋多士謂虎臣及如臯陶之屬征伐也

傳詩篇第卷之二 國風 九 泮水

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烝烝皇皇不吳不揚

不告于訥在泮獻功毛傳烝烝厚也皇皇美也揚傷

也鄭箋烝烝猶進進也皇皇當作駐駐猶往往也吳

諱也訥訟也言多士之於伐淮夷皆勸之有進進往

往之心不諱諱不大聲僖公還在泮宮又無以爭訟

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皆自獻其功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數既克淮夷

孔淑不逆毛傳觶弛貌五十矢為束搜衆意也鄭箋

角弓觶然言持弦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博當作

傳詩篇第卷之二 國風 九 泮水

無厭倦也僖公以此兵衆伐淮夷而勝之其士卒甚

順軍法而善無有為逆者謂墜井刊木之類式固爾

猷淮夷卒獲鄭箋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之故

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謀為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出

兵也

細彼飛鵲集于泮林食我桑曄懷我好音毛傳鵲惡

聲之鳥也曄桑實也鄭箋懷歸也言鵲恒惡鳴今來

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曄為此之故改其鳴歸就

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隰彼淮夷來獻其琛

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毛傳琛遠行貌琛寶也元龜尺

傳詩篇第卷之二 國風 九 泮水

二十賂遺也南謂荆揚也鄭箋大猶廣也廣賂者賂

君及卿大夫也荆揚之州貢金三品

泮水八章章八句

傳僖公燕飲而史克頌之賦有駉

序有駉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鄭箋有道者以禮義

相與之謂也

有駉有駉駉彼乘黃毛傳駉馬肥強貌馬肥強則能

升高進達臣強力則能安國鄭箋此喻僖公之用臣

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夙夜在公

在公明明鄭箋夙早也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深



在於公之所在於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禮記曰。是學之道。在明明德。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毛傳。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咽咽。鼓節也。鄭箋。于。於胥也。傳公之時。君臣無事。則相與明義明德而已。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至于無算爵。則又舞。燕樂以盡其歡。君臣於是則皆喜樂也。

有駉有駉。駉彼乘駉。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毛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鄭箋。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

有駉有駉。駉彼乘駉。毛傳。青驪曰駉。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毛傳。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鄭箋。飛。喻羣臣飲酒醉欲退也。

有駉三章章九句

傳。僖公八年。始川郊禘。史克頌之。賦閟宮。續說。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然不詳其所始。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伯禽天子禮樂。墨子書曰。魯惠公請於平王。而用之。先儒互有是非。逸

無定論。今子貢傳以為實始于僖公。于春秋所紀最合。而記亦言諸侯之僭禮。自齊桓公始也。魯僖之前。桓有大雩。閔有吉禘。漸已僭越。而未有郊也。至僖而郊禘始見於春秋。蓋僖與齊桓同時。皆有功周室。恃功而僭禮。諸侯皆有效尤者矣。王室甚衰。方賴諸侯以僅存。無敢問其非禮。此夫子所以歎之也。續考。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望。

庫。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鄭箋。宇。居也。

閟宮有恤。實實枚枚。毛傳。閟。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閟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祿宮也。恤。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謹密也。鄭箋。閟。神也。姜嫄神所在。故廟曰神宮。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毛傳。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鄭箋。依。依其身也。彌。終也。赫赫。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

用是馮依而降精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稊稭荍麥。奄有下國。仰民稼穡。毛傳。先種曰稊。後種曰稭。鄭箋。奄。猶覆也。姜嫄用是而生子。后稷。天



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履。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后稷生而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馬。天下猶以后稷稱焉。有稷有黍。有稻有粱。有下土。續禹之緒。毛傳。緒。業也。鄭箋。秬。黑黍也。緒。事也。堯時洪水為災。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上。乃教民播種之。于是天下大有。故云繼禹之事也。美之故中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毛傳。翦。齊也。鄭箋。剪。斷也。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于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大

傳。謂續家。朱之。國風。卷之。周官。王。之緒致天之命。于牧之野。無二無虞。上帝臨女。毛傳。虞。誤也。鄭箋。后。陟。虞。度也。文王武王繼大王之事。至受命伐太平。天所以罰紂紂于商郊牧野。其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云。無有二心也。無復計度也。天視護女。至明克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鄭箋。敦。治。旅。衆。咸。同也。武王克殷而治商之臣民。使得其所。能同其功於先祖也。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毛傳。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箋。叔父。謂周公也。成

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謂封以方七百里。欲其疆干衆國。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鄭箋。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子。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毛傳。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可耳。然至盛也。鄭箋。交龍爲旂。承祀。謂視祭事也。四馬故六轡。春秋

傳。謂續家。朱之。國風。卷之。周官。王。

舊章四時也。式變也。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是。是。空。降福既多。毛傳。野。赤。犧。純也。鄭箋。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

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

昭。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子之福。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

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包。載。羹。籩豆大房。萬舞

洋洋。孝孫有慶。毛傳。諸侯夏禘則不豹。秋禘則不常。唯天子兼之。福衡。設牛角以福之也。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犧尊。有沙餼也。毛。魚。豚也。載。肉也。大房。大羹。銅羹也。大房。丰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鄭箋。此

大羹。銅羹也。大房。丰體之俎也。洋洋。衆多也。鄭箋。此



臣公卿士用其計有罪也簡易自非皆盡衛也齊桓

名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郭姜歸



商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劉至王季徙於豳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三

國風

邶鄘衛譜

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衛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建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

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

之衛。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

國風

邶二年秋。狄燕未獲。有雷電疾風

而迎之。深而遂居。管叔監導武

庚。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益

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世

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東

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

國本而興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邶考補。管未當武王時為大夫。食邑千管。武王封

為邶侯。後以國除。止稱管叔。

傳。管未封于邶。與蔡未霍。未康。卡監殷四國。幼周公

康未諫不聽。三未遂以殷畔。康未憂王室。賦柏舟

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致志也。後說

成王幼立。周公攝政。三叔流言于國。周公避居于

魯。成王聽大公召公之言。迎周公復政。管未思。乃

同蔡霍挾武庚以畔。獨康叔心乎王室。憂之深而

作此詩。漢世講師。蓋聞夫子稱仁之說。而不知仁

人為難。故小序云云。其謬已甚。朱子辨之。當矣。然

又。向列女傳以為賢婦之詩。而疑其亦為莊

此傳而臆之。考補。按太公金匱

八百諸侯。請武王伐紂。管未曰。商

國風

矣。武王欲止。大公周公贊

為殷云。武王顧管未曰。存殷者

也。故使監殷。武王崩。武庚行善。稍致富彊。從

之者十七國。管未使告周公曰。盡尊殷為天子。當

周復為西伯。不然。將不利于孺子。周魯不聽。管未

遂率蔡霍從武庚伐周。以復殷為名。周公東征。與

康未夾攻而破之。管未自縊死。榜其鼻以示天下。

因蔡未於郭鄰。使其子仲續封于蔡。降霍未為庶

人。三年不齒。殷王祿父出奔。非狄而死。殷之頑民

道謠之曰。武庚



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鄭箋不遇者君不受已之志也君近小人則

賢者見侵害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毛傳汎也汎汎流貌柏舟所以

空爲舟也亦汎汎其流不以濟渡也鄭箋舟載渡物

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但流水中與者喻仁人

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並列亦猶是也耿耿不寐如有

憂在見侵害微我無酒以游毛傳非我無酒可

以游遊志憂也

詩序

卷之三

國風

三

柏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毛傳所以察形也

是寤我於衆人之善惡外內心度知之亦有兄弟

不可轉也毛傳據依也鄭箋兄弟至親嘗相據依事

亦有不相據依以爲是者希耳責之以兄弟之道謂

同姓臣也薄言往愬達彼之怒毛傳彼彼兄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傳石雖

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鄭箋言已心志堅平過于

石席威儀棣棣不可遷也毛傳君子坐之儼然可畏

容儀仰各有威儀其棣棣富而閑習也物有其容

不可數也鄭箋稱已威儀如此者言已德備而不遇

所以愠也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毛傳愠怒也悄悄憂貌鄭箋羣

小衆小人在君側者觀閱既多受侮不少毛傳閱病

也靜言思之寤辟有據毛傳靜安也辟招心也據相

心貌鄭箋言我也

詩序月諫胡迭而微毛傳月君象也月臣象也微謂

虧傷也君道當常明如日而月有虧盈今君失道而

任小人大臣專恣則日如月然心之憂矣如匪潛衣

毛傳如衣之不潛矣鄭箋衣之不潛則慎無照察

詩序

卷之三

國風

四

柏舟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毛傳不能如鳥奮翼飛去

箋因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愚按玩詩中隱憂及兄弟句覺

傳說之爲長且四國與被斧之四國正合傳之可

據較序爲多矣

傳管未將昨大夫諫之賦雄雉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

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鄭箋淫亂者

荒放於妻妾淫於夷姜之輩國人久處軍旅之事

故男多曠女多怨也男曠而苦其事女怨而望其



君子。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毛傳：興也。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鄭箋：興者，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其形貌，志在婦人而已。不恤國之政事，我之懷矣。自詒伊阻。毛傳：詒，遺也。伊，阻難也。鄭箋：懷，安也。伊當在緊。猶是也。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是患難。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鄭箋：下上其音，興宣公小大其聲，悅婦人，展矣。君子實勞我心。毛傳：展，誠也。鄭箋：誠矣。君子，勉于君子也。對之行如是，實使我心勞矣。

雄雉于飛。

卷之三

四風

五

雄雉

君若不然，則我無車旅之事。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毛傳：瞻，視也。鄭箋：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鄭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鄭箋：爾，女也。女家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為德行，事君或有所留。女怨故問此焉。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毛傳：伎，害。臧，善也。鄭箋：我君子之行，不疾害，不求備于一人，其行何用為不善。而若獨遠使之在外，不得來歸，亦女怨之詞。

雄雉四章章四句。愚按此詩從傳解，則自詒伊阻。

不伎不求等語，語意皆肖。至于小序久役恐曠之說，則詩義本直截。毛所以只解字義，朱注統作婦人之詩最合。鄭以上二章為男賦，下二章為女怨，而雄雉乃是興淫亂，無非欲牽經以配序。反覺重離，不思序所云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者，乃推久役之由，夫久役而婦思其苦，即是男女怨曠，何至強而強欲分配其說，致章各異辭，血脉俱不暢。

耶

傳：管未以殷昨，耶人風之賦。匏有苦葉，測首章言殷。

傳：管未以殷昨。

卷之三

四風

六

雄雉

朱可用。周末可圖，當度其時勢之空。二章言周勢方盛，以若所為，事屬輕舉，是濟盈濡軌，雉鳴求牡，必不得之數也。三章舉婚禮而言，以見管亦無禮之甚。四章言管亦殊不擇其類也。涉水者尚須其友，武庚何人，而可附耶。通篇是寓言，故曰風。

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鄭箋：夫人謂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毛傳：興也。匏謂之瓠，葉苦不可食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為涉。鄭箋：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結末問名。



深則厲。淺則揭。毛傳以衣涉水為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將無以自濟也。鄭箋既以深淺記時。因以水深淺喻男女之才性賢與不肖及長幼也。各順其人之宜。為之求配耦。

有彌濟盈。有鸛雉鳴。毛傳。彌。深水也。盈。滿也。深水。人之所難也。鸛雉聲也。衛夫人有淫佚之志。授人以色。假人以辭。不顧禮義之難。至使宜公有淫昏之行。鄭箋有彌濟盈。謂過于厲。喻犯禮深也。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毛傳。濡。漬也。由軌以上為軌。違禮義不

傳詩補家 卷之三 國風 七 抱葉  
由其道。猶雉鳴而求其牡矣。飛曰。雌雄。走曰。牝牡。鄭箋。水深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

自知。雉鳴反求其牡。喻夫人所求非所求。

離離鳴鴈。旭日始旦。毛傳。離離。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鄭箋。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

從夫。故昏禮用焉。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士

如歸妻。迨冰未泮。毛傳。迨。及。泮。散也。鄭箋。歸妻。使之

來歸于已。謂請期也。冰未散。正月中以前也。二月可

以昏矣。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毛傳。招招。流召之貌。舟子。舟人。

生濟渡者。卬我也。鄭箋。舟人之于號召當渡者。猶媒人之會男女無夫家者。使之為妃匹。人皆從之。而渡我獨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毛傳。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德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

抱苦葉四章。章四句。愚按。國語叔向曰。苦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則首二句原是一意。而以貫下二句。朱子之說。最為直截。

傳。管未以殷昨。仕者苦之。賦。非門。測以殷昨。周故及十王事。

傳詩補家 卷之三 國風 八 抱葉  
序。非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兩鄭箋。不得其志者。君不知已。茫而遇困苦。

出自非門。憂心殷殷。毛傳。與也。非門。背明。鄉陰。鄭箋。自從也。與者。喻已仕于闇。君猶行而出。非門。心為之

憂。殷殷。然終宴且貧。莫知我艱。毛傳。宴者。無禮也。貧者。困於財。鄭箋。艱。難也。君於已祿薄。終不足以為禮。

又近困於財。無知已。以此為難者。言君既然矣。諸臣

亦如之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鄭箋。謂。勸也。詩

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于天。我勤身以事君。何哉。患之至。



正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毛傳：適之埤厚也。鄭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則不以之彼，必來之我。有賦稅之事，則減彼一而益我。言若政偏，已兼其苦。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毛傳：謫，責也。鄭箋：我從外而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已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已志。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毛傳：敦，厚遺也。鄭箋：敦猶投擲也。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毛傳：摧，沮也。鄭箋：摧者，刺說之言。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三章章七句

轉詩鄭家

卷之三

國風

九

北門

傳：邶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分。續說：伶，樂官。東，其人。之名。考補：伶氏，伶倫之後。東，古簡字。其名也。而舊說訓爲簡傲，猶易震川伐鬼方。震，擊伯名。而訓爲震揚威武。書：巧言令色。孔子：孔子乃其工名。而訓爲爲色藏姦惡。皆不考。測：心乎王室云者，因有以股叛之事。故思西方之人。西方之人，明指周公。

庄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鄭箋：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伶官。

簡兮，方將萬舞。毛傳：簡，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

以千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故言千。四方，鄭箋：簡，擇將。且也。擇兮，擇者，爲且祭祀。當爲舞也。萬舞，千羽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毛傳：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鄭箋：在前上處者，在前列上頭也。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碩人，僕僕。公庭萬舞。毛傳：碩人，大德也。僕僕，容貌大也。萬舞，非但在四方。親在宗廟公庭。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毛傳：組，組織也。武力比于虎，可以御亂。御衆有文章，當能治衆。動于近，成于遠也。鄭箋：碩人有御亂御衆之道，可任爲王臣。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毛傳：籥，六孔。翟，翟羽也。鄭箋：碩人多才多藝，又能驚舞。言文武道備，赫如渥赭。公言錫爵。毛傳：赫，赤貌。渥，厚漬也。祭有昇，輝胞翟閑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旅。鄭箋：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侯渴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散受五升。

轉詩鄭家

卷之三

國風

十

簡兮

山有榛，隰有苓。毛傳：榛，木名。下濕曰隰。苓，大苦。鄭箋：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云誰之思。西方美人。鄭箋：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上位。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毛傳：乃宜

在王室。鄭箋：彼美人，謂碩人也。



簡今三章章六句。愚按如此分章亦無不可。朱子以韻拘。故改之耳。末二句如毛鄭解。并詩句反覆之趣。索然不如朱長。

傳邶國危亂。士民去之。賦北風。

序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毛傳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雩貌。鄭箋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

民散亂。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傳惠愛。行道也。鄭箋性仁愛而又好我者。與我相攜持同道而去。疾時政

傳書鄭家

卷之五

四風

十一

簡今

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毛傳虛。虛也。亟。急也。鄭箋邪讀如徐。言今在位之人。其故威儀虛徐寬仁者。今皆

以為急刻之行矣。所以當去以此也。

北風其嘒。雨雪其雩。毛傳嘒。疾貌。雩。甚貌。惠而好我。

攜手同歸。毛傳既有德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毛傳狐赤烏黑。莫能別也。鄭箋

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為惡如一。惠而

好我。攜手同車。毛傳攜手就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三章。章六句。

傳邶之良婦棄於夫。賦谷風。

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鄭箋新昏者。新所與為昏禮。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毛傳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

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室家成而繼嗣生。龜勉同心。不宐有怒。毛傳言龜勉者。思與

君子同心也。鄭箋所以龜勉者。以為見譴怒者。非夫婦之宐。承葑采菲。無以下體。毛傳葑。須也。菲。芴也。下

體。根莖也。鄭箋此二菜者。蔓菁與藟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者不可以根惡時。

傳書鄭家

卷之五

四風

十一

谷風

蓬萊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德音莫違。及爾同死。鄭箋莫。無。及

與也。夫婦之言。無相違者。則可與女長相與處至死。顏色斯頽之有。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毛傳遲遲。舒行貌。鄭箋徘徊也。

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喻君子於已。不能如也。不遠伊迥。薄送我畿。毛傳畿。門內

也。鄭箋迥。近也。言君子與已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于門內。無恩之甚。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毛傳荼。苦菜也。鄭箋荼。苦菜。而君子于已之。苦薺。又甚于

苦菜也。鄭箋荼。苦菜。而君子于已之。苦薺。又甚于



茶。此方之茶則其如菁。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毛傳。宴安也。

溼以涓濁。殖殖其沚。毛傳。涓。涓。相入。而清。濁。異。鄭箋。

小渚曰沚。溼以有涓。故見謂濁。從溼。持正貌。喻君子

得新昏。故謂已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沚然。不動搖。

此絕去所經見。因取以自喻焉。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毛傳。屑。潔也。鄭箋。以。用也。言君子不復潔用。我當室

家。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毛傳。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

捕魚也。鄭箋。毋者。諭禁新昏也。女舅之我家。取我為

室家之道。我躬不閱。遄恤我後。毛傳。閱。容也。鄭箋。躬。

身。遄。恤。憂也。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所生

子孫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毛傳。舟。然

也。鄭箋。方。汭也。潛行為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

無難易。吾昔為之。何有。何亡。勉求之。毛傳。有。謂富

也。亡。謂貧也。鄭箋。君子何所有乎。何所亡乎。吾其勉

勉。勤力為求之。有求多亡。求有。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鄭箋。匍匐。言盡力也。凡子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

力。往救之。况我於君子家之事。難易乎。固當匍匐。以

臨。猶視也。

不我能情。反以我為讐。毛傳。情。養也。鄭箋。情。驕也。君

子不能以恩驕樂我。反增惡我。既阻我德。實用不售。

毛傳。阻。難也。鄭箋。既難卻我。隱蔽我之善。我修婦道

而事之。觀其察已。猶見疏外。如賈物之不售。昔育恐

育鞠及爾。顛覆毛傳。育。長。鞠。窮也。鄭箋。昔育。育雅也。

及。與也。昔。幼雅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

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既生既育。比于毒。鄭箋。生

謂財業也。育。謂長老也。于。於也。既有財業矣。又既長

老矣。其視我如毒。言惡已以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毛傳。旨。美。御。禦也。鄭箋。蓄。聚美

蔬。以禦冬月乏時也。宴爾新昏。以我御窮。鄭箋。君

子亦但以我御窮苦者。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

有洗有漬。既詒我婦。毛傳。洗。洗武也。漬。漬怒也。鄭

也。鄭箋。詒。遺也。君子洗洗然。漬漬然。無溫潤之色。而

盡遺我以勞苦之事。欲窮困我。不念昔者。伊余來墜。

毛傳。墜。息也。鄭箋。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

之時。安息我。

谷風六章。章八句。

傳。擗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鄭箋：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言孝子自責之意。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毛傳：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棘，難長養者。鄭箋：興者，以凱風喻寬仁之母。棘猶七子也。棘心，天天。母氏劬勞。毛傳：天天，盛貌。劬，勞病苦也。鄭箋：天天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病苦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毛傳：棘薪，其成就者。母氏聖善，我無令人。毛傳：聖，敬也。鄭箋：敬，自聖也。令，善也。母乃有敬知之善德，我七子無善人能報之者，故母不安我室，欲去嫁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毛傳：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

益于浚。鄭箋：爰，曰也。曰有寒泉者，在浚之下。浚，潤之。使浚之民逸樂，以興七子不能報也。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毛傳：睨睨，好貌。鄭箋：睨睨，以興顏色說也。好其音者，以興辭令順也。以言七子不能如也。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毛傳：慰，安也。

### 凱風四章章四句

傳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賦，妍女。訓：妍音與靜。

風，蓋女人之貞潔者也。女而妍也，即俟于城隅，亦不為淫狎之約。即詒管歸美，亦祇為贈答之常。何也？其女德茂也。奈何今之所尚者，在色不在德耶？故曰：陳古以風之。

序：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鄭箋：以君及夫人無道德，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如是可

以易之為人君之配。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毛傳：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俟，待也。城隅，以言高而不野。鄭箋：女德貞靜，然後可奇美色，然後可安。又

能服從待禮而動，自防如城隅，故可愛也。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毛傳：言志往而行正。鄭箋：志往，謂踟躕行正，謂愛之而不往見。

靜女其嬈，貽我彤管。毛傳：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貽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渡，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

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鄭箋：彤管，筆赤

管也。彤管有煒，說懌女美。毛傳：煒，赤貌。彤管以赤心



後左傳  
卷之三  
鄭箋

正人也。鄭箋說釋當作說釋。亦管煒煒然。女史以之說釋妃妾之德美之。

自牧歸美洵美且異。毛傳牧田官也。美茅之始生也。本之於美。取其有始有終。鄭箋洵信也。茅潔白之物也。自牧田歸美。其信美而異者。可以供祭祀。猶貞女在窈窕之處。媒氏達之。可以配人君。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毛傳非為其徒說美色而已。美其人能遺執法則。鄭箋遺我者遺我以賢妃也。

靜女三章。章四句。愚按耶詩篇次。擬以管未之叛。康未憂。大夫諫國人風。仕者苦。伶人思。士民去。極

傳詩韻家

卷之三

國風

七

靜女

至于良婦棄。寡居浮。而終之陳古以風尚德焉。坎第如此。可謂升井。美毛之錯舉難見者殊別矣。

鄭考補霍未初封鄆侯。後徙霍。成王嘉康未。故鄆

鄆之地入衛。其詩則二。未。在國時作也。測按鄆鄆

二國。相傳謂殷商之季。紂都朝歌。及武王伐紂。以

朝歌之地分封諸侯。自朝歌以北謂之鄆。南謂之

鄆。東謂之衛。衛則康未之封地。鄆鄆則不知其所

封也。有謂始為武庚三未之封。至成王滅武庚。誅

三監。乃復以封他國。而其後又併入于衛。雖梗槩

十乎是。亦未見其確有所據。即朱子亦謂鄆鄆

不詳其始封。又謂其後不知何時鄆鄆之地升為衛所得。蓋因先有衛滅鄆鄆之說而云然也。是鄆

鄆二國。雖與衛並列于經。而其所自封實無從可

考而知矣。至於今所傳鄆鄆之詩皆為衛事。然猶

繫故國之名者。或以為不與衛滅國之意。或以為

寓興滅繼絕之心。似謂鄆鄆二國。僅有其名而無

其詩。至程子則曰。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于衛地

者為衛。得於鄆鄆者為鄆鄆。以致朱子遂從其說

融會推廣而曰。存其舊說者。豈其聲之異耶。衛有

衛音。鄆有鄆音。鄆有鄆音。故詩有鄆音者係之鄆

傳詩韻家

卷之三

國風

七

鄆詩

詩有鄆音係之鄆。而又總以鄆之不可曉。是鄆鄆

二詩。雖與衛並傳其名。而其所自作。亦無從可考

而知矣。今得子貢之傳。乃知鄆初為管未之封國

而其詩即為管未居鄆之詩。鄆初為霍未之封國

而詩即為霍未居鄆之詩。管霍誅滅。鄆鄆國除。成

王嘉康未之心乎王室。有夾攻之功。遂以鄆鄆之

地入衛。而鄆鄆之詩亦非可混為衛國之詩。此鄆

鄆二國。鄆鄆二詩之源流起落。如數一二筌者。實

未嘗於武庚滅後。復以封他國也。亦未嘗為衛所

滅也。其入於衛也。成王入之也。亦無庸後之復者



各以其臆紛紛理論爲也。嗚呼數千載以來終終  
諸誤之說。不啻夜奔。今一披展。殆如暗徑之得火  
炬。傳之爲功。可勝論哉。

傳三未葍周公鄙人風之賦牆有茨測葍結構也。中

葍宮中相葍也。四月曰我日揭禍青蠅曰揭我二  
人。未必便是淫汗之事。故曰三未葍周公。况既繫  
於鄙。便難繫以爲公子頑之事。公子頑乃後來衛  
事也。

序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于君母。兩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鄭箋言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

傳詩牆有茨

卷之三

國風

五

牆有茨

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  
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毛傳興也。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

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鄭箋國君以禮防制一國。今

其宮內有淫昏之行。猶牆之生蒺藜。中葍之言。不

可道也。毛傳中葍內葍也。鄭箋內葍之言。謂宮中所

葍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毛傳

於君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毛傳襄除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

毛傳詳審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毛傳長惡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毛傳束而去之。中葍之言。不可讀  
也。毛傳讀抽也。鄭箋抽猶出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毛傳辱辱君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傳未處不義。鄙人刺之。賦相鼠。測篇中人者指霍去

而言之也。既處不義。則無儀無禮。從可知已。齊慶

封聘魯。叔孫豹與之食。不敬。爲歌相鼠。

序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

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毛傳相鼠也。無禮儀者。雖居尊

傳詩牆有茨

卷之三

國風

五

相鼠

位猶爲闇昧之行。鄭箋儀威儀也。視鼠有皮。雖居高  
顯之居。偷食苟得。不知廉耻。亦與人無威儀者同。人

而無儀。不死何爲。鄭箋人以有威儀爲貴。今反無之。

傷化敗俗。不如其死。無所害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毛傳止所止息也。鄭箋止容止。

孝經曰容止可觀。無止則雖若尊。無禮節也。人而無

止不死何俟。毛傳俟待也。

相鼠有體。毛傳體支體也。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

遄死。毛傳遄速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毛傳杲杲然日復出矣鄭箋人

寔然有虛乏之色。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鄭箋。寤。覺。永。



長矢誓。談志也。在洞獨寐覺而復言。長自誓以不

君之惡。志在窮處。故云然。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毛傳。曲陵曰阿。邁。寬大貌。鄭箋。

道。悅意。獨寐寤歌。永矢弗過。鄭箋。弗過者。不復入君

之朝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毛傳。軸。進也。鄭箋。軸。病也。獨寐

寤歌。永矢弗告。毛傳。無所告語也。鄭箋。不復告君以

善道。

考槃三章。章四句。憲按。鄭解弗告。弗過。弗告。似有

憲君之意。恐非賢者意也。不如朱解。且正合傳旨。

傳詩類案。卷之三。國風。考槃。考槃

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謂以草

葉物為苞。以草藉暑。貯物為其。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秋人之敗。出處于清。齊

桓公救而封之。道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

報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毛傳。瓊。美玉也。可食之

木。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毛傳。

匪。非也。我非敢以瓊琚為報。木瓜之惠。欲令齊長以

為玩好。結已國之恩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毛傳。瓊瑤。美玉。匪報也。求

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毛傳。瓊玖。玉名。匪報也。永

以為好也。毛傳。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

箋。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尚書曰。厥包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憲按。毛引孔。盡語以為傳。與子

貢傳正合。但毛是衛詩。則覺序說為長耳。若玩夫

子語。未有以見其為衛思報齊也。

傳。子曰。不孫。鄙人刺之。賦芄蘭。

序。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鄭箋。惠公以

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于大臣。但習成儀。

傳詩類案。卷之三。國風。芄蘭。芄蘭

不知為政。以禮。

芄蘭之支。毛傳。與也。芄蘭。草也。君子之德。當柔潤溫

浪。鄭箋。芄蘭。柔弱。恒蔓延于地。有所依緣則起。與者

喻。勿釋之。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童子佩蘭。毛傳。

蘭。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

猶佩蘭。早成其德。雖則佩蘭。能不我知。毛傳。不自謂

無知。以驕慢人也。鄭箋。此勿釋之君。雖佩蘭。與其才

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為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

驕慢。所以見刺。容兮遂兮。垂帶悸兮。鄭箋。容。儀。可觀。

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鄭箋。容。容乃



也。遂瑞也。言惠公佩容刀與瑞及垂紳帶三尺則悻悻然行止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

芄蘭之葉。鄭箋。葉猶支也。童子佩韉。毛傳。韉。決也。能射。則佩韉。鄭箋。韉之言脊。所以驅脊手指。雖則佩韉。能不我甲。毛傳。甲。狎也。鄭箋。此君雖佩韉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容兮遂兮。垂帶悻兮。

### 芄蘭二章章六句

傳。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側隱之仁焉。序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有狐。紱綬。在彼淇梁。毛傳。與也。紱。綬。匹行貌。石絕水曰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毛傳。之子。無室家者。在下曰裳。所以配衣也。鄭箋。之子。是子也。如婦人喪其妃。綢繆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家者。欲與爲室家。

有狐。紱綬。在彼淇厲。毛傳。厲。深可厲之旁。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毛傳。帶。所以束衣。

有狐。紱綬。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毛傳。言無室家。若人無衣服。

### 有狐三章章四句

傳。女歸。非禮衰而見棄。鄙人刺之。賦。貳。

序。張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毛傳。氓。民也。蚩。蚩。愚也。布。幣也。鄭箋。幣者。所以貿買物也。季春始蠶。孟夏賣。

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鄭箋。匪。非。即。就也。此民非來貿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送子涉淇。至于

墳丘。毛傳。丘。一成爲墳丘。鄭箋。子者。男子之通稱。言民亂已。乃送之涉淇水。至此墳丘。定室家之謀。且

傳。會期。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毛傳。愆。過也。鄭箋。良。善也。非我以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將子無

怒。秋以爲期。毛傳。將。願也。鄭箋。將。請也。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期。

乘彼墉垣。以望復關。毛傳。墉。毀也。復關。君子所近也。鄭箋。前既與民以秋爲期。期至。故登毀垣。鄭其所近

而望之。猶有廉耻之心。故因復關以託號。民云。此時始秋也。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毛傳。言具有一心乎。若

子。故能自諒。鄭箋。用心專者。怨必深。既見復關。載笑

載言。鄭箋。則笑則言。喜之甚。爾卜爾筮。無咎言。也。







曾不念復其前言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鄭箋已焉哉謂不可奈何死生自決之辭。

氓六章章十句愚按以上八篇毛詩本止墻茨相鼠是鄘風餘六篇皆衛風及鄘風又多係衛詩錯雜無序不如傳之爲明當矣。

衛考補衛國名姬姓侯爵武王以封康叔邠接邠鄘衛三國也邠侯管叔也鄘侯霍叔也邠鄘入衛在誅管霍之後未誅管霍以前管叔居邠其陳於大師者則爲邠詩霍叔居鄘其陳於大師者則爲鄘詩有其君有其地乃有其詩也管霍已誅國亦廢詩邠鄘

卷之三

國風

鄘

楚除便已無邠鄘之詩矣豈可以衛詩爲邠鄘之詩既不可以衛詩爲邠鄘之詩亦未可因邠鄘之地入爲衛地遂以邠鄘之詩併爲衛詩也何也邠鄘未入衛之先其地非衛地其所有之詩不可混也今據毛本所標雖有邠鄘衛三國之名考其詩又止以爲衛詩未見其爲邠鄘者如繫蔡邠者若莊姜與擊鼓旼丘諸詩皆衛詩也無所考定其孰爲邠詩也如繫於邠者若共姜與泉水竹竿諸詩皆衛詩也無所考定其孰爲邠詩也以三國之詩不得其各出之實僅舉以一備名分亦微見若

然則其初止宜標一衛焉可矣安用併標三國之名爲耶此其故之大可求者且莊姜之時已久無邠君久無邠地矣何以日月諸篇又爲邠詩其姜之時已久無邠君久無邠地矣何以柏舟之篇又爲邠詩是皆說之不可解者蓋疑於中已有年所今由傳文一讀讀之邠邠非非殆猶發雲霧睹青天不自覺其心之曠神之怡也

傳邠世子餘未立而卒其姜誓以守志賦柏舟續說世子餘者衛釐侯之長子武公兄也謚其伯其姜其妻齊女也婦人從夫謚故曰其姜考補按此云

卷之三

國風

邠

世子未立而卒則其伯固卒於釐侯之前是共伯未嘗見殺而武公無篡弑之惡也

序柏舟其姜自誓也邠世子其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鄭箋共伯信侯之世子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毛傳典也中河河中鄭箋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髮彼兩髦實維我儀毛傳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節儀也鄭箋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禮世子味爽而朝亦節纓笄總拂髦冠緌纓之死



矢靡它。毛傳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已。之。死。信。無。它。心。毋。也。天。只。不。諒。人。只。毛傳諒。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毛傳特。匹。也。之。歟。矢。靡。慝。毛傳慝。邪。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柏舟二章。章七句。愚按此詩。明是衛詩。而世次又。左。若篇首。傳為最確。若君。鄘。風。之。首。殊。莫。能。

傳。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奥。積說武公名。和。釐。侯。之。子。訓。傳。以。為。好。學。明。德。曾。子。大。學。引。此。詩。而。言。盛。德。至。善。恐。其。源。流。必。有。所。自。也。

傳。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毛傳猗。與。也。奧。隈。綠。玉。笋。也。竹。猗。猗。美。盛。貌。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烈。有。

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傳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

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毛傳瑟。容。止。宣。著。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毛傳諼。忘。也。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毛傳青。茂。盛。貌。有。匪。君。子。克。

耳瑋瑋。會弁如星。毛傳充耳。謂。之。瑋。瑋。瑋。美。石。也。天。子。玉。璫。諸。侯。以。石。弁。皮。弁。所。以。會。髮。鄭。箋。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噪。噪。而。處。狀。似。星。也。天。子。之。朝。服。皮。弁。以。日。視。朝。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毛傳簀。積。也。有。匪。君。子。如。金。如。玉。如。圭。如。璧。毛傳金。錫。鍊。而。圭。璧。性。有。聲。鄭。箋。圭。璧。亦。琢。磨。四。者。亦。道。其。學。而。成。也。克。兮。綽。兮。猗。重。校。兮。毛傳克。能。容。衆。綽。緩。也。重。較。卿。士。之。車。鄭。箋。綽。兮。綽。兮。於。施。舍。善。戲。諫。兮。不。為。虛。兮。毛傳克。緩。弘。人。難。與。之。新。衆。本。之。三。四。風。五。五。莊。而。時。戲。龍。

淇奥三章。章九句。

傳。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于。旄。

序。于。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若。以。善。道。也。鄭。箋。賢。者。時。處。士。也。

子。子。于。旄。在。浚。之。郊。毛傳子。子。于。旄。之。貌。注。旄。於。于。首。大。夫。之。旄。也。浚。衛。邑。古。者。有。大。功。世。其。官。邑。郊。外。曰。野。鄭。箋。周。禮。孤。卿。建。旄。大。夫。建。旒。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素。絲。紕。之。良。

經 66—308



按左傳于  
無何以告  
之取其也

馬四之。毛傳：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此，成文於彼，顯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也。鄭箋：素絲者，以爲縷以縫紕，旌旗之旒，或以維持之。凌郊之賢者，既識卿大夫未建旄而來，又識其乘善馬，四之者，見之數也。彼妹者子，何以畀之。毛傳：妹，順貌。畀，予也。鄭箋：時賢者既說此卿大夫有忠順之德，又欲以善道與之，心誠愛厚之至。

子子千旌，在浚之城。毛傳：鳥隼曰旌，下曰千。鄭箋：周禮州里建旗，謂州長之屬素絲組之良馬五之。毛傳：總以素絲而成組也。駟馬五轡，鄭箋：以素絲縷縫。

傳詩補家

卷之三

四風

豳

千旌

組於旌旗以爲之飾，五之者，亦謂五見之也。彼妹者子，何以予之。

子子千旌，在浚之城。毛傳：析羽爲旌，城，都城也。素絲視之良馬六之。毛傳：視，織也。四馬六轡，鄭箋：視當作屬，屬著也。六之者，亦謂六見之也。彼妹者子，何以告之。

千旌三章章六句

傳：衛莊公娶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測：莊姜初要而美之，蓋美碩人也。因莊公後有嬖人之事，不答莊姜，并以此亦爲閔之之詞，果是未隱。

此詩本  
出於宋  
同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驂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毛傳：頤，長貌。錦，文采也。夫人德盛而尊，嫁則錦衣加褰襜。鄭箋：碩，大也。言莊姜儀表

長麗，俊好，碩頤然，褰，褰也。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未錦者，在塗之所服也。尚之以褰衣，爲其文之太著。齊

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毛傳：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

傳詩補家

卷之三

四風

豳

碩人

妹，韋夫曰私。鄭箋：陳此者，言莊姜容貌既美，兄弟皆正大。

手如柔荑，毛傳：如荑之新生，膚如凝脂。毛傳：如脂之凝，領如蝤蛴。毛傳：蝤蛴，頸也。蝤蛴，蜃蟲也。齒如瓠犀。毛傳：瓠犀，瓠中子也。螓首蛾眉。毛傳：螓，螭首也。蛾眉，蛾眉也。方，鄭箋：螭

謂螭也。巧笑倩兮。毛傳：倩，好口輔。美目盼兮。毛傳：盼，白黑分。鄭箋：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碩人教教，說于農郊。毛傳：教教，長貌。鄭箋：教教，猶頤頤也。說，當作維。禮春秋之儀，讀皆互同。衣服曰綈，今

俗語然，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四牡有



駟朱轡鑣鑣翟菲以朝。毛傳駟壯貌。轡飾也。人君以朱纁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弗蔽也。鄭箋此又言莊姜自近郊。旣正衣服。乘是車馬以入君之朝。皆用嫡夫人之正禮。今而不答。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毛傳大夫未退。君聽朝於路寢。夫人聽內事於正寢。大夫退。然後罷。鄭箋莊姜始來時。衛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者。以君夫人新爲妃耦。至親親之故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濞罟。發發諶諶。揚  
揚。底土有揭。毛傳。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五

卷之三 國風

**১৯৭৬**

種人

魚鱗。濊濊。施之水中。鱧。鯉也。鮪。鮓也。發發。盛貌。蔭蔭。蔭也。揭揭。長也。孽孽。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胡武壯貌。鄭箋。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伎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

碩人四章章七句愚按詳詩篇中止有一味贊美耳與傳說殊合然左傳已有無子之語則所謂閔之者意在詩外更自可思不似止于稱美者其味淺也

傳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采芣。續說春秋傳曰。莊姜無子。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

爲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此詩乃姜所自作也。言憂之。則知莊姜心存社稷而非疾妬之私矣。

也。鄭箋綠當爲祿。故作祿轉作綠字之誤也。莊姜  
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姜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  
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毛傳興也。綠間色。黃正色。鄭箋

線兮衣兮者言祿衣自有禮制也諸侯夫人祭服之下韜衣爲上展衣次之祿衣次之次之者衆妾亦以

卷之三

集

五人

貴藏之。等服之。鞠衣黃。展衣白。褕衣黑。皆以素紗爲裏。今褕衣反以黃爲裏。非其禮制也。故以喻妾上僮心之憂矣。拘維其已。毛傳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綠兮衣兮。綠衣黃裳。毛傳上曰衣。下曰裳。鄭箋婦人之服不殊衣裳上下同色。今衣黑而裳黃。喻亂嫡妾之禮。心之憂矣。易維其亡。鄭箋亡之言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毛傳。綠。未也。絲。本也。鄭箋。女。女。

妾上僭者先染絲後製衣皆女之所治爲也而女及亂之亦喻亂嫡妾之禮貢以本末之行禮大夫以上衣織故本於絲也我思古人俾無訛兮毛傳俾使謀



過也。鄭箋古人謂制禮者。我思此人定尊卑。使人無過差之行。心善之也。

終兮。終兮。淒其以風。毛傳淒。寒風也。鄭箋。終。終。所以

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毛

傳古之君子。實得我之心也。鄭箋古之聖人制禮者

使夫婦有道。妻妾貴賤各有次序。

綠衣四章章四句。愚按左傳公問于眾仲曰。衛州

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

治絲而棼之也。今詩傳云。莊姜憂州吁之好兵。而

詩中恰有治絲之句。正暗相合。

傳詩補案 卷之三 國風 終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毛傳與也。終日風為終風。暴疾

也。笑。侮之也。鄭箋。既竟日風矣。而又暴疾。與者。喻州

吁之為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其

在莊姜之旁。視莊姜則反笑之。是無敬心之甚。諱浪

笑傲。毛傳言戲謔不敬。中心是懼。鄭箋。悼者。傷其如

是然而已。不能得而止之。

終風且暴。毛傳。而上也。惠然肯來。毛傳。言時有順

心也。鄭箋肯。可也。有順心。然後可以來至我旁。不欲

見其戲謔。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毛傳人無子道以來

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鄭箋我思其如是。心

悠悠然。

終風且嘒。不日有暵。毛傳陰而風曰嘒。鄭箋有。又也

既竟日風。且復嘒。不見日矣。而又暵者。喻州吁亂

甚也。寤言則寐。願言則嚏。毛傳嚏。蹠也。鄭箋言我願

思也。嚏。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

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

遺辭也。

傳詩補案 卷之三 國風 終風 暵暵其陰。毛傳如常陰暵暵然。他他其雷。毛傳暴若

震雷之聲。他他然。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毛傳懷。傷也

鄭箋懷。安也。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愚按毛鄭見序有州吁之暴語。

遂以笑謔往來之句。皆指州吁此等以言夫婦之

之際。則合若母子。則不倫矣。且序云莊姜傷已也。

意本甚明。下所云遭州吁之暴。正指莊公寵驕州

吁以侮慢已。何乃直云州吁侮慢乎。傳云見怒于

公。自了然無疑。而朱解為得矣。



本此子下  
似應叔姬  
二字

公名完。莊公子既立而緇州吁。州吁奔宋。桓之十  
六年。周桓王元年。魯隱公四年也。州吁自宋入于  
衛。弑桓公而自立。故并其母逐之。猶齊公子商人  
弑其君舍。而出于於魯。魯宣弑赤及視。而夫人姜  
氏歸于齊也。凡此所謂歸。皆大歸也。

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  
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毛傳。日乎月乎。照臨之也。鄭箋。

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當同德齊意。以治國。若常道。

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毛傳。逝。去也。鄭箋。之。

傳詩歸家。卷之三。國風。五。

人。是人也。謂莊公也。其所以後及我者。不以故處。其

違其初時。胡能有定。寧不能願。毛傳。胡。何。定。止也。鄭

箋。寧。猶曾也。君之行如是。何能有所定乎。曾不顧念

我之言。見其所以不能定完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毛傳。冒。覆也。鄭箋。覆。猶照臨也。

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毛傳。不及我以相好。鄭箋。其

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其于已薄也。胡能

有定。寧不能報。毛傳。盡婦道而不得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毛傳。日始出。盛時。出東方。鄭箋。

自。從也。言夫人當盛之時。與君同位。乃如之人兮。能

音無良。毛傳。音。聲。良。善也。無善恩意之聲。語于我也。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鄭箋。君于行如此。何能有所定。  
便是無良可忘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鄭箋。畜。養

卒。終也。父兮母兮。言已尊之如父。又親之如母。乃

反養遇我不終也。胡能有定。報我不逮。毛傳。逮。循也。

鄭箋。不逮。不循禮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愚按。序云。遭州吁之難。且稱先

君。明是言弑完之事。與傳相合。但乃如之人。于傳

則似指州吁。于序則似指先君耳。詩中呼及父母

傳詩歸家。卷之三。國風。五。

尤與歸齊之說為近。不卒者。正謂于弑身逐也。

傳戴媽歸于陳。莊姜贈之于芡。賦。燕燕。續說戴媽。媽

陳國之女。桓公之生母也。州吁既弑桓公。并其二

母逐之。故莊姜歸齊。戴媽歸陳。

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箋。莊姜無子。陳女戴媽

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

之。戴媽於是大歸。莊姜送送之于野。作詩見已志。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毛傳。燕。燕兒也。燕之于飛。必差

池。其羽。鄭箋。差池。其羽。謂張舒其尾翼。戴媽將歸。

願視其衣服。之于歸。遠送于野。毛傳。之于。去者也。



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鄭箋婦人之禮。送迎不出門。今我送是子。乃至子野者。舒已情盡已情。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毛傳瞻視也。

燕燕于飛。頤之頤之。毛傳飛而上曰頤。飛而下曰頤。

鄭箋頤頤與戴媽將歸出入前却之子于歸。遠于將

之。毛傳將行也。鄭箋將亦送也。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傳佇立。久立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毛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

下音。鄭箋下上其音。與戴媽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大

小。之子于歸。遠送于南。毛傳陳在衛南。瞻望弗及。實

傳詩嫡家。卷之三。四風。望。燕燕。

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毛傳仲戴媽字也。任。大塞。塞。淵

深也。鄭箋任者。以恩相親信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姻

任恤。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毛傳惠順也。鄭箋溫。謂顏

色和也。淑善也。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毛傳勗勉也。鄭

箋戴媽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

燕燕四章。章六句。愚按以上莊姜之詩。皆列之頤

人以後。蓋自初嫁以至失寵遭亂。寃以見逐太歸。并送其歸終之倫。次井井如此。與毛本錯出者迥

別矣。

傳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

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續說公孫文仲

衛大夫春秋傳曰。宋穆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

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

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

以除君怨。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

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

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鞏帥師會

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此詩蓋衛人

傳詩嫡家。卷之三。四風。望。擊鼓。

序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

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箋將者。將

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

伐事。春秋傳曰。宋穆公云云至衛人伐鄭是也。伐

鄭在魯隱四年。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毛傳鏜然擊鼓聲也。使衆皆踴

躍用兵也。鄭箋此用兵。謂治兵時。土國城漕。我獨南

行。毛傳漕。衛邑也。鄭箋此言衆人皆勞苦也。或役土

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見使從軍南行伐鄭。是



尤勞苦之甚。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毛傳：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平

陳於宋。鄭箋：仲，字也。平陳于宋。謂使告宋曰：君為主

敵，已以賦與陳蔡從，不我以歸。愛心有悖。毛傳：愛心

忡忡然。鄭箋：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敗

事懼不得歸，豫憂之。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毛傳：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鄭

箋：爰，於也。不還，謂死也。傷也。病也。今于何居乎。于何

處乎。於何喪其馬乎。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毛傳：山木

曰林。鄭箋：于，於也。求，不還者。及亡其馬者。當于山林

傳詩薊家。卷之三。國風。望。擊鼓。

之下。軍行必依山林，求其故處近得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毛傳：契闊，勤苦也。說，數也。鄭箋：

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

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執子之手，與子

偕老。毛傳：偕，俱也。鄭箋：執其手，與之約誓示信也。言

俱老者，庶幾俱免於難。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毛傳：不與我生活也。鄭箋：州吁

阻兵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離。軍士棄其

約，離散相遠，故吁嗟嘆之。闊兮，女不與我相救活。傷

之。于嗟洵兮，不我信兮。毛傳：洵，遠信極也。鄭箋：嘆其

棄約不與我相親信，亦傷之。

擊鼓五章章四句。愚按：續說為與家人訣別之詞。

最為得之。求之林下等語，乃囑以後事也。末二章

正是追昔傷今，不能為別之態。

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親臺，續說宣公名

伋，莊公庶子。衛人殺州吁而立之，生子伋，長為娶

于齊，聞其美，更彙親臺于河上而娶之。至則以為

夫人，是為宣姜。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鄭箋：伋，宣公之世子。

傳詩薊家。卷之三。國風。新臺。

新臺有泚，河水瀟瀟。毛傳：泚，鮮明貌。瀟瀟，盛貌。水所

以潔，汗馱及于河上，而為淫昏之行。燕婉之求，蘧條

不鮮。毛傳：燕，安婉順也。蘧條，不能俯者。鄭箋：鮮，善也。

伋之妻齊女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

及得蘧條不善，謂宣公也。蘧條，口柔，常觀人顏色而

為之辭，故不能俯者也。

新臺有酒，河水浼浼。毛傳：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燕

婉之求，蘧條不殄。毛傳：殄，絕也。鄭箋：殄，當作膳，膳，善

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毛傳：言所得非所求也。鄭箋：設



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世子而得宣公。燕婉之求。得此成施。毛傳成施不能仰者。鄭箋成施而示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傳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序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戚。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左傳衛宣公烝于夷姜。生伋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夷姜

傳詩嫡家

卷之三 國風

望

新臺

繼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華。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毛傳二子伋壽也。宣公為伋取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烈。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獨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其涉

告鄭言也

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願言思子。中心養養。毛傳願每也。養養然憂不知所定。鄭箋願念也。念我思此二子。心為之憂。養養然。二子乘舟汎汎其逝。毛傳逝往也。願言思子。不瑕有害。毛傳言二子之不遠害。鄭箋暇猶過也。我思念此二子之事。於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不去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傳宣姜不開於禮。國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序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以與君子偕老也。鄭箋

傳詩嫡家

卷之三 國風

望

二子

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毛傳能與君子俱老。乃互居尊位。服盛服也。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箋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古之制。所有未聞。委佗佗如山如河。毛傳委委者。行可委曲縱迹也。佗佗者。德平易也。山無不容。河無不潤。象服是為。毛傳象服尊者。所以為飾。鄭箋象服者。謂綸褕闕褕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



屬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毛傳有子若是。何謂不善。鄭箋子乃服飾如是。而為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深疾之。

此兮此兮其之翟也。毛傳此鮮盛貌。綸翟。闕翟羽飾衣也。鄭箋侯伯夫人之服。自綸翟而下如王后焉。翟

髮如雲。不屑髦也。毛傳髮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

禦也。鄭箋髮也不潔者不用髮為美玉之瑱也。禦

之掃也。毛傳瑱塞耳也。掃所以摘髮也。揚且之哲也。

毛傳揚。眉上廣。皙。白皙。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毛

傳尊之如天。審諸如帝。鄭箋胡何也。帝五帝也。何由

傳詩嫡家。卷之三。國風。望。借老。

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

反為淫昏之行。

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繡。是細裶也。毛傳禮有

展衣者。以丹穀為衣。蒙覆也。繡之靡者為縠。是當暑

裶之服也。鄭箋后妃六服之次。展衣至白。縠繡。縠

之盛者。展衣夏則裏衣縠繡。此以禮見於君。及賓

客之盛服也。展衣字誤。禮記作翟衣。子之清揚。揚且

之顏也。毛傳清現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如

之人兮。邦之媛也。毛傳展誠也。美女為媛。鄭箋媛在

邦人所依倚以為補助也。疾宣姜有此盛服。而以淫

昏亂國。故云然。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傳昭伯無禮於宣姜。國人惡之。賦離之責。賁說

昭伯衛宣公嬖子公子頑也。諺曰昭伯無禮。謂上

淫。

序。之。之。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鴟鵂之不

若也。鄭箋刺宣姜者。利其與公子頑為淫亂。行不

如禽獸焉。

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

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傳詩嫡家。卷之三。國風。望。鴉奔。

鴉之奔奔。鴉之疆疆。毛傳鴉則奔奔。鴉則疆疆。然鄭

箋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

與頑非匹。偶人之無良。我以為凡。毛傳良善也。凡謂

君之兄。鄭箋人之行無一善者。我君反以為兄。君謂

惠公。

鵲之疆疆。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毛傳君。國

小君。鄭箋小君謂宣姜。

鵲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傳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芣。則此序以系中各篇

者也。說者多以此為系開濮上之音。然亦以為中



有桑中字面爾。今傳不以桑中名篇。蓋足以諸詩之非桑間也。公室無禮云。豈亦昭伯之事而云然乎。

序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鄭箋。衛之公室淫亂。謂宣惠之世。男女相奔。不待媒氏以禮會之也。世族在位。取姜氏弋氏庸氏者也。竊。盜也。幽遠。謂桑中之野。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毛傳。爰。於也。唐。蒙采名。沫。衛邑。鄭箋。於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為淫亂者。必之衛。傳詩嫡家。卷之三。國風。兗。桑中。

之都。惡衛為淫亂之上。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毛傳。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鄭箋。淫亂之人。誰思乎。乃思美孟姜。孟姜。列國之長女。而思與淫亂疾世族在位。有是惡行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毛傳。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鄭箋。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與我期於桑中。而要見我於上宮。其送我則於淇水之上。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毛傳。弋。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鄭箋。葑。蔓菁。云誰之思。美孟庸

矣。毛傳庸。姓也。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三章。章七句。愚按此等詩。出于刺者之口。便足懲戒。若云其人自為之。則聖人何乃留此佚詞。鄭語於篇章。垂之為經。乎。詩之代為人言。以為風刺者多矣。朱子于勗奔。亦曰為惠公之言。以刺。獨于淫詩。必曰自作。何哉。

傳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續說。

戴公名申。許穆姬。許男新臣之夫人。戴公女弟也。是時狄殺懿公。國人分散。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

傳詩嫡家。

卷之三。

國風。

幸。

載馳。

邑。華陽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遽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序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

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箋。滅者。懿公死也。君死

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懿公死。國人分散。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處之於漕邑。而立戴

公焉。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孫於宣姜所生也。男子先生曰兄。



樓下文  
經子如大  
多義何  
未為是

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鵠鶴有乘河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衛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決與甯莊子矢使守門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及狄人戰于葵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旌是以其敗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門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人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蚤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傳詩補案卷之三國風聖一載駢公宋桓夫人計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載馳載驅歸唁衛侯毛傳載辭也事失國曰唁鄭箋載之言則也衛侯戴公也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毛傳悠悠遠貌漕衛來邑鄭箋夫人願御者驅馬悠悠手我欲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毛傳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鄭箋跋涉者衛大夫來告難于許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毛傳不能旋反我思也鄭箋

盡嘉善也言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見視爾不滅我思不遠毛傳不能遠衛也鄭箋爾女女許人也城善也視女不施善道救衛既不我嘉不能旋濟毛傳濟止也視爾不滅我思不閱毛傳閱閉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蕝毛傳阿丘高曰阿丘蕝貝母也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蕝者將以療疾鄭箋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為助安宗國也女子善懷亦各有行毛傳行道也鄭箋善猶多也懷思也女子之多思者有道猶升丘采其蕝也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傳詩補案卷之三國風聖一載駢毛傳尤過也是乃衆幼穉且狂進取一繫之義鄭箋許人許大夫也過之者過夫人之欲歸唁其兄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毛傳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鄭箋麥芃芃者言未收刈民將困也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毛傳控引極至也鄭箋今衛侯之欲求援引之力助於大國之諸侯亦誰因乎由誰至乎閱之故欲歸問之大夫君子無我有尤鄭箋君子國之賢者無我有尤無過我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毛傳不如我所思之篤厚也鄭箋爾女女衆大夫君子也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



句

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續說桓姬宋公御說之夫人亦宣姜女也

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鄭箋以自見者見已志也

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瑟彼泉水亦流于淇毛傳與也泉水始出瑟然流也

淇水名也鄭箋言泉水流而入淇猶婦人出嫁於異國有懷于衛靡日不思鄭箋懷至靡無也以言我有

傳諸婦案卷之三 國風 聖 泉水

所至念于衛我無日不思也所至念者謂諸婦諸姑

伯姊嬖彼諸姬聊與之謀毛傳嬖好貌諸姬同姓之女聊願也鄭箋聊且畧之辭諸姬者未嫁之女我且

欲畧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

出宿于沛飲餞于福毛傳沛地名和而舍餞飲酒於

其側曰餞重始有事于道也福地名鄭箋沛福者所

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女子有行遠父母兄

弟鄭箋行道也婦人有出嫁之道遠於親親故禮緣

人情使得歸寧問我諸姑遂及伯姊毛傳父之姊妹

稱姑先生曰姊鄭箋寧則又問姑及姊親其類也先

此解諸婦與下問諸姑伯姊但與宋傳大異

姑後姊尊姑也

出宿于千飲餞于言毛傳千言所過國郊也鄭箋千言猶沛福未聞遠近同異載脂載膏還車言適毛傳

脂膏具車以還我行也鄭箋言還車者嫁時乘來今

思乘以歸適臻于衛不瑕有言毛傳適疾臻至瑕遠

也鄭箋瑕猶過也言何也我還車疾至于衛而返於

行無過差有何不可而止我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傳所出同所歸異為肥泉鄭

箋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思須與

漚我心悠悠毛傳須漚衛邑也鄭箋自衛而來所經

傳諸婦案卷之三 國風 聖 泉水

邑故又思之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毛傳寫除也鄭箋

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

泉水四章章六句毛傳按此詩傳與序互相發閔亡

故思歸觀載馳傳亦只言問之自見獨序不明言

何人何國耳義故不殊也

傳宋桓姬之廢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續說廢謂姪

嬖即泉水所謂與謀之諸姬是也淵泉水乃桓姬

閔衛之破而賦而桓姬之廢為之賦竹竿以和之

小君桓桓姬也此二詩文意大相類乃一唱一和

也

此解出過不云衛地與竹竿日相與似不有情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簞簞竹竿。以釣于淇。毛傳興也。簞。長而殺也。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豈不爾思。遠莫致之。鄭箋。我豈不思與君子爲室家乎。君子疏遠已。已無由致此道。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毛傳泉源。小水之源。淇水。大水也。鄭箋。小水有流入大水之道。猶婦人有嫁於君子之禮。今水相與爲左右而已。亦以喻已不見答。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鄭箋。行道也。女子有適當嫁耳。不傳詩嫡家。

傳詩嫡家。卷之三 國風 豳 竹竿  
以不答而遠婦禮。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毛傳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鄭箋。已不見答。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

淇水瀼瀼。檜楫松舟。毛傳瀼瀼。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操舟也。舟楫相配得水而行。男女相配得禮而備。鄭箋。此傷已今不得夫婦之禮。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毛傳。出遊。思鄉衛之道。鄭箋。適異國而不見答。其除此憂。惟有歸耳。

竹竿四章章四句。思按據此傳。腰和泉水。則泉水

諸姬諸姑之解。朱義爲長矣。序說思歸。與傳本無不合。多此不見答一語。毛鄭遂曲爲之說。夫據序意。不見答。亦不過原思歸之因耳。自是題外之情。何乃泥之。而必謂出語盡取喻于此耶。亦不如朱注之直截明快也。朱子取序說而刪其不見答一語。本出臆斷。却與傳暗合。故知使朱子得見傳本。所著自不止爾爾。

傳宋桓姬歸於衛。思襄公賦河廣。續說。襄公名茲父。桓公之子。

序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傳詩嫡家。卷之三 國風 豳 河廣

箋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毛傳杭。渡也。鄭箋。誰謂河水廣與。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可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鄭箋。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謂其遠。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鄭箋。不容刀。亦喻狹也。小船曰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鄭箋。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愚按自載馳而後諸篇皆為衛女之詩。以次而列。可謂有倫有序者矣。

傳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惡之。賦

旄丘。續說。狄非夫也。黎國名。莊氏曰。在上黨並開

縣。任姓。侯爵。衛穆公名遫。文公孫成公子也。春秋

晉景公時。士會帥師滅赤狄潞氏。伯宗數其奪黎

氏地。乃衛穆公六年也。

序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鄭箋

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為州伯也。周之

傳詩。鄭集。卷之三。國風。旄丘。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為牧也。

旄丘之葛兮。何諼之節兮。毛傳。與也。前高後下曰旄

丘。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

也。諼。闕也。鄭箋。上氣緩則葛生。闕節。與者。喻此時衛

伯不恤其職。故其臣於君事亦疏廢也。叔兮伯兮。何

多日也。毛傳。日月以逝而不我憂。鄭箋。叔伯。字也。呼

衛之諸臣。叔與伯。與女期迎我君而復之。可來而不

來。日數何其多也。先叔後伯。臣之命。不以齒。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毛傳。言與仁義也。鄭箋。我君何

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也。責衛今不行

仁義。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毛傳。必有功德。鄭箋。我

君何以久留于此乎。必以衛有功德故也。又責衛今

不移功德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毛傳。大夫狐裘。蒙戎。以言亂

也不束。言不來東也。鄭箋。刺衛諸臣形貌蒙戎。然但

為昏亂之行。女非有戎車乎。何不束來迎我君而復

之。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傳。無救患恤同也。鄭箋。衛之諸臣行如是。不與諸

伯之臣同。言其非之持其。

頊兮。流離之子。毛傳。頊。少好之貌。流離。鳥也。

傳詩。鄭集。卷之三。國風。旄丘。少好長。醜。始而儉。終以微。弱。鄭箋。衛之諸臣。初有

小善。終無成功。似流離也。叔兮伯兮。褒如克耳。毛傳。

褒。盛服也。克耳。盛飾也。大夫褒然有尊盛之服。而不

能稱也。鄭箋。克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褒然。如

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

旄丘四章章四句。

傳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序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鄭箋。寓。寄也。黎

侯為狄人所逐。奔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

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



式微式微胡不歸毛傳式用也鄭箋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聲聲也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毛傳微無也中露露邑名鄭箋我若無君何爲處此乎臣又極諫之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毛傳泥中衛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愚案此詩在旄丘後者望救不得而始勸歸也位置得情

傳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蟋蟀續說衛靈公名元襄公惡之子穆公之曾孫也子都宋公子

傳詩補象

卷之三

國風

蟋蟀

蟋蟀

朝有美色靈公之夫人南于通焉考補春秋之世有兩子都皆男子此子都乃宋公子論語宋朝之美孟子子都之姦者皆此人也其一則鄭大夫公孫閱山有扶胥所謂不見于都者是也測以其爲夫人之行所以云莫之敢指

序蟋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鄭箋不齒者不與相長推

蟋蟀在東莫之敢指毛傳蟋蟀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君子見成而懼諱之莫之敢指鄭箋虹天氣之威尚無敢指者况淫奔之女誰敢視之女子有行遠

按則虹在雨則主大水其微雨能散而作霖虹而從東者也

父母兄弟鄭箋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朝濟于西崇朝其雨毛傳濟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鄭箋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以言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亦性自然女子有行

速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婚姻也毛傳乃如是淫奔之人也鄭箋懷思也乃如是之人思婚姻之事乎言其淫奔之過惡之大無信也不知命也毛傳不待命也鄭箋淫奔之女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婚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

傳詩補象

卷之三

國風

蟋蟀

蟋蟀

蟋蟀三章章四句愚按子貢傳衛詩篇次從其世次歷歷不紊而以靈公終焉靈公與夫子同時此後無詩矣傳之可據如此豈若邯鄲衛混出而錯見不可以時代求之耶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四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

王城譜

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城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定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于夷厲。政教尤衰。十

傳詩嫡家

卷之四

國風

一

王城譜

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大子宜咎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宣咎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王。則王之。所以有風者。舊多以爲徒居王城。王室遂卑。故其詩降爲國風。余以爲不然。蓋詩之所以定爲風雅頌者。以其體之異也。非有所升降于其間也。若者又謂王城自平王遷後。無天子巡狩之事。即無太師陳詩之事。詩何由而傳乎。噫。詩雖不

陳而太師之職不廢。其篇第之列於太師者。如故也。觀孔子七世祖宋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又從周太師校其舛繆。以那爲首。歸祀先王。乃東遷後。七王時事。可知周太師之藏東遷後未嘗廢也。王安得無詩之傳哉。

傳

王世子宜曰。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過西

都而傷之。賦黍離。續說幽王各宮湮宣王子。正后

申侯之女。生太子宜曰。既而幽王寵褒姒。生伯服。

乃廢申后而立褒姒爲后。廢宜曰而立伯服爲太

子。宜曰出奔申。幽王召之。申侯不與。王伐申。申侯

傳詩嫡家

卷之四

國風

二

黍離

以宜曰拒戰。弑王於戲。戲。申地也。在鄭楚之間。宜曰遂立于申。申侯又遣兵會鄆人犬戎攻鎬京。殺伯服于驪山。衛武公。唐文侯。鄭世子掘突。迎宜曰都維。是爲平王。趙盾與桃園之謀。則趙穿不爲首。惡。子于竊楚靈之位。則觀從不名弑君。子貢明于春秋之義。是以書法如此。維朱子以爲河南及懷孟等州是也。尹伯封。尹吉甫後妻之子。伯奇之弟。仕于平王。爲大夫。西都鎬京也。測初每讀是詩。見其憂傷慘切。若身當其發然者。特不知其所從。乃今知爲尹伯封所作。無亦天倫骨肉之間。有所以



大傷其心者而然乎。母雖聖善。兄以顛死。封狐。心能無痛裂。居恒不敢口露。而但心傷。一觸於類。忍不覺其悲。哀婉切。有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固其所也。

序。離。宗。周也。周。大。天。行。後。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鄭。箋。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岐。遂。微。弱。下。列。于。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于。國。風。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毛傳。彼。彼。宗。廟。宮。室。鄭。箋。宗。廟。傳。詩。篇。第。一。章。之。四。國。風。三。黍。苗。

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為禾黍。我以黍離時至。稷則尚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毛傳。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憂。無。所。想。鄭。箋。行。道。也。道。行。猶。行。道。也。知。我。者。謂。我。心。憂。鄭。箋。知。我。者。知。我。之。情。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鄭。箋。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毛。傳。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鄭。箋。遠。乎。蒼。天。仰。想。欲。其。察。已。言。也。此。亡。國。之。君。何。等。人。哉。疾。之。甚。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毛傳。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行。邁。靡。靡。中。心。如。醉。毛。傳。醉。于。憂。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序。離。宗。周也。周。大。天。行。後。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鄭。箋。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周。王。城。也。謂。之。東。周。幽。王。之。亂。而。宗。周。滅。平。王。東。遷。岐。遂。微。弱。下。列。于。諸。侯。其。詩。不。能。復。雅。而。同。于。國。風。焉。

黍離三章。章十句。

傳。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錫。之。水。測。

按。錫。字。以。丘。以。易。通。政。韻。書。以。山。者。有。之。以。石。者。有。之。獨。不。得。此。字。大。約。可。類。看。蓋。易。之。義。開。明。也。

丘之開明處而有水焉。乃不流之水。非若江河之流行者。故不流束薪。以與彼其之子。乃居內之人。非若男子之從軍者。故不與我戍申。則於義甚協矣。錫之水。凡三見。一見于此。一見于唐。一見于鄭。

傳。以。為。龜。俱。以。此。義。會。之。其。說。似。俱。可。通。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

人。怨。思。焉。鄭。箋。怨。平。王。思。澤。不。行。於。民。而。久。屯。戍。不。得。歸。思。其。鄉。里。之。處。者。言。周。人。者。時。諸。侯。亦。有。使。人。戍。焉。平。王。母。家。中。國。在。陳。鄭。之。南。迫。近。疆。界。



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毛傳興也。揚激揚也。鄭箋激揚之水至端迅而不能流。移束薪興者。喻平王政教煩急而恩澤之令不行于下民。波其之子。不與我戍也。毛

傳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鄭箋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也。是思之言也。其

或作記。或作已。讀聲相似。懷哉懷哉。易月予還歸哉。鄭箋懷安也。思鄉里處者。故曰今亦安不哉。安不哉。

何月我得歸還見之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毛傳楚木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

傳詩蒹葭。卷之四。國風。五。揚之水。

車。毛傳甫。諸姜也。懷哉懷哉。易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毛傳蒲草也。鄭箋蒲。蒲柳。彼其之

子。不與我戍哉。毛傳許。諸姜也。懷哉懷哉。易月予還

歸哉。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傳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序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

危難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鄭箋曷何也。君子于往

或不知其反期。何時當來至哉。思之甚。雞棲于

日之夕矣。羊牛下來。毛傳馨耜而棲曰下。鄭箋

之將棲。日則夕矣。羊牛從下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

尚使有期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君子于役。如之

何勿思。鄭箋行役多危難。我誠思之。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毛傳佸會也。鄭箋行

役反無日月。何時而有來會期。雞棲于桀。日之夕矣。

羊牛下括。毛傳雞棲于桀為桀。桀王也。君子于役。苟

無飢渴。鄭箋苟且也。且得無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思按此與前詩一為戍者

思室家。一為室家思戍者。因以類相次焉。序意無

傳詩蒹葭。卷之四。國風。木。君子于役。

大異。但多言大夫一轉耳。至詩之義則盡合也。

傳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測闕文當是怨字。各

章末一句。謂平王也。言我至于謂他人父。謂他人

母。謂他人昆。而王亦莫我顧。莫我有。莫我聞也。此

則怨也。

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鄭箋

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

縣縣葛藟在河之澍。毛傳興也。縣縣長不絕之貌。水

厓口澍。鄭箋葛也。藟也。生于河之厓。得其潤澤以長

大而不絕。興者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



子孫終遠兄弟。謂他人父。毛傳兄弟之道已相遠矣。鄭箋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於恩施。今已遠棄族親。是我謂他人爲己父。族人尚親親之詞。謂他人父亦莫我顧。鄭箋謂他人爲己父。無恩於我。亦無顧養我之意。

絲絲葛藟。在河之涘。毛傳涘水厓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母。毛傳王又無母恩。謂他人母。亦莫我有。鄭箋有識有也。

絲絲葛藟。在河之涘。毛傳涘水厓也。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毛傳昆兄也。謂他人昆。亦莫我聞。鄭箋不與我

傳詩補義

卷之四

國風

七

葛藟

相聞命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愚按沈守正曰。即人之流離失所。而民間之不能睦族可知。即民間之不能睦族。而土之所風可知。故小序云刺平王也。諸說以爲直判則淺矣。

傳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續說此篇諸本誤在鄭風。而說者因意爲浮奔之詞。非也。程子曰。世治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至于移屏不尚。又禮義廉耻之風所漸陶。父兄師友之義所勸。故人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能主其

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靡亂。偷薄。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情。自棄。雖有賢者欲強之于學。亦豈能哉。故終悲傷之而已。

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刺學校。不修焉。鄭箋鄭國謂學爲校。言可以校止道義。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毛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鄭箋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禮父母在。衣純以青。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毛傳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謂之歌之。絃之。舞之。鄭箋嗣

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以思責其志已。

傳詩補義

卷之四

八

子衿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毛傳佩佩玉也。士佩瑞珎而青組。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毛傳不來者。言不一來也。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毛傳挑達往來相見貌。乘城而覩。鄭箋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以候望爲樂。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傳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鄭箋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

子衿三章章四句。愚按朱子淫奔之坐。此詩最爲寃甚。今傳序上鄭之說。皆同。益徵其爲學校之詩矣。孔頴達曰。留者責去者之辭。按之詩文。有何可



疑而必微曉之哉。撫以鄭詩故武斷耳。傳為王風而謂東遷學廢。灼然事義。一洗其誤。

傳桓王□□曰卒苦之賦何州不黃續說桓王各林

平王孫測闢文或作好兵十三字。

序何草不黃下國判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鄭箋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

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于是

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何人不將

經營四方毛傳言萬民無不從役

傳詩嫡冢卷之四 周風 九 何草不黃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鄭箋玄亦黑色始春之時草牙

孽者將生必玄於此時也兵將復行無妻曰矜從役

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鄭

箋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

也今則草玄至於黃黃至于玄此豈非民乎。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毛傳兕虎野獸也曠空也鄭箋

兕虎比戰士也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毛傳芃小

獸貌棧車役車也鄭箋狐草行草止故以此棧車並

之。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傳周人從征賦漸漸之石。

序漸漸之石下國判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

命將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詩也。毛傳荆謂

楚也舒舒鳩舒鄆舒庸之屬役謂士卒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毛傳漸漸

山石高峻鄭箋山石漸漸然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

狄衆彊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也山川者荆舒之國

所處也其道里長遠非城又勞勞廣闊言不可卒服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鄭箋武人謂將率也皇王也將

傳詩嫡冢卷之四 周風 十 漸漸之石

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

之朝於王。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其其沒矣毛傳卒竟

沒盡也鄭箋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焉何也廣

闊之處何時其可盡服武人東征不皇出矣鄭箋不

能正之今出使聘問於王。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毛傳豕豬也蹄蹄也將久雨則

豕涉涉水波鄭箋豕象也豕之性能水又唐突難禁

制四蹄皆白曰駢則白蹄其九蹠疾者今離其繒牧

之處與衆豕涉入水之波連矣喻荆舒之人勇悍捷

之。



其君猶白蹄之豕也。乃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賤之。故北方於豕，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畢，踞也。月離陰星，則雨。鄭箋：將有大雨，微氣先見於天。以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豕既涉波，今又雨使之滂沱，疾王甚也。武人東征，不皇他矣。鄭箋：不能正之，令其守職不下王命。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愚按序云：役久病于外，則此各末句俱從朱解為長。鄭說牽強。至于川石豕月，皆喻戎狄，荆舒尤為牽繫。孔穎達疏：毛傳云：不但久勞，又逢大山為其苦之辭。朱注所引張子語。

傳詩類家 卷之四 四風 士 采薇

正用此最為明顯。

傳周人從軍，室家怨之，賦采薇。

序采薇，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鄭箋：思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出也。而刺之者，識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

終朝采薇，不盈一掬。毛傳：與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子曰：銀鄭箋：終，玉芻也。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予髮曲局，薄言歸沐。毛傳：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鄭箋：言我也。婦人在夫家，并象笄。今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

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毛傳：衣蔽前謂之襜。鄭箋：藍，菜也。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毛傳：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鄭箋：婦人過於時乃怨曠。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

之子于狩，言詘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鄭箋：之子，是子也。謂其君子也。于，往也。綸，釣微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為之。張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為之。繩繳今怨曠，行恨初行時不然。

傳詩類家 卷之四 四風 士 采芣

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鄭箋：觀，多也。此美其君子之有技藝也。釣必得魴鱖，魴鱖是云其多者耳。其衆雜魚乃衆多矣。

采芣四章章四句。愚按以上三篇皆出今小雅，而傳乃係之風，細玩其體，實為風體，可謂得其所矣。下無將大車，黃鳥我行其庭，若華四篇亦然。

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訓訊其室家，自是與詩文相協。未有淫奔而明言同室同穴者，篇中爾思爾字指室家言。

序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廢，迎男女淫奔，故陳古以



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衣如綦。毛傳：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大夫之服。綦，黼黻之物。生者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鄭箋：亂也。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決男女之訟。則是子男入為大夫者。毳衣之屬。衣績而裳。績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纁。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毛傳：畏子，大夫之政。故不敢。鄭箋：此二句者。古之欲淫奔者之詞。我豈不思與女以為無禮與。畏子大夫來聽訟。將罪我。故不敢也。子者。稱所傳詩。鄭箋：卷之四。國風。三。大車。尊敬之辭。

大車嘽嘽。毳衣如璩。毛傳：嘽嘽，重遲之貌。璩，璩也。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毛傳：穀，生。皦，白也。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鄭箋：穴，謂塚壙中也。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今之大夫不能然。反謂我言不信。我言之信如皦日也。刺其闇於古禮。

大車三章。章四句。愚按此以前俱為征役之詩。故以類相次。以傳意求之。則大車二句。及畏子之子。

指所從之將帥也。末章便是萬生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語意。歲日之矢。正見情專心切。是訊其室家之語。

傳齊襄公。王周人耻之。賦何彼穠矣。續說齊襄公名諸兒。僖公之子。荒淫無道。周畏其強而與之結婚。故可耻也。測闕文當為上娶于三字。按莊王四年齊襄公妻王姬。春秋於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則平王之孫為莊王。齊侯為僖侯。齊侯之子為襄公也。

序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傳詩。鄭箋：卷之四。國風。三。何彼穠矣。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穆之德也。鄭箋：下王后一等。謂車乘服罷。勒面纁纁。服則徐。程。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毛傳：唐棣。唐棣也。唐棣。棣也。鄭箋：何乎。彼戎戎者。乃移之華與者。喻王姬顏色之美。盛。曷不肅穆。王姬之車。毛傳：肅。敬。鄭箋：曷。何之。往也。何不敬和平。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傳：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箋：華如桃李者。與



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

王。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毛傳。伊。緡。緡。綸也。鄭箋。釣者。以此有未於彼。何以爲之乎。以絲之爲綸。則是善釣也。以言王姬與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愚按此篇。朱子所謂不可曉而關所疑者。正以其在召南耳。若知詩傳之列於王風。有何疑哉。且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春秋實有明文。年月可考。止因其錯于召南。而訓平爲正。

傳詩類纂 卷之四 國風 王 何彼穠矣 以指文王。豈不牽強之甚。

傳 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則傳既以爲棄賢之詩。則所謂爾者。指賢人而言之。

唐棣章。逆愚按此。即論語唐棣之華。翻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蓋

門人因不取其義。而毛本遂不傳。今子貢尚留其傳。則固當自詳惜。無從考入耳。朱子注論語。亦不引子貢傳文。則知朱子實未及見也。

傳 留子賢而退隱。周人嘉之。賦丘中。考補蘇頌。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植麻麥果實以爲生。民思

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政。望之之詞也。測留姓

子嗟子國。其名字也。故末章直曰。彼留之子。玩嘉

之一字。此乃周人因留子之賢而退隱。而成其高

也。來施施者。來丘中而施施於麻也。來食者。來丘

中而食麥也。似不如蘇子之說。若曰。望其來從政

又何施施之云。序以爲莊王不明賢人放逐。恐有

志之士。皆以丘室爲高。故則人嘉之。據序以此爲

莊王。前篇疑亦爲莊王。

序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

而作是詩也。鄭箋。思之者。思其來已得見之。

傳詩類纂 卷之四 國風 王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毛傳。留。大夫氏。子嗟。字也。丘中

境。頃之處。盡有麻麥艸木。乃彼子嗟之所治。鄭箋。子

嗟。放逐於朝。去治甲賤之職。而有功所在。則治理所

以爲賢。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毛傳。施施。難進之意。

鄭箋。施施。言其將來見已之貌。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毛傳。子國。子嗟父。鄭箋。言子國

使丘中有麥者。其世賢。彼留子國。將其來食。毛傳。子

國。復來我乃得食。鄭箋。言其將來食。庶其親已。已得



序治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毛傳玖石次玉者言能遺我美寶鄭箋留氏之子於思者則朋友之子庶其敬已而遺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思按序言思賢不言賢之姓名而毛鄭遂指留子嗟為姓字恰與傳暗合其說必有本矣朱子必欲坐以淫詩何居沈守正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一為務玩黍離以下大抵追感憂傷之詞夫人淫心生于侈靡節于憂勤東周之俗似非鄭簡比也

傳口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芣測以采芣采蕭采艾

傳詩蒨蒙卷之四風七采芣

而行者恐其遭讒故一日不見如三月如三秋如三歲也其憂之也如此

序采芣懼讒也鄭箋桓王之時政事不明臣無太小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故懼之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傳興也芣所以為絺綌也事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鄭箋興者以采芣喻臣以小事使出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毛傳蕭所以共祭祀鄭箋彼采蕭者喻大臣以大事使出

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毛傳艾所以蒸炙鄭

箋彼采艾者喻臣以急事使出

采芣三章章三句

傳大夫口口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測此與甫田文意大相類每讀之私心竊以為絕是風體何以列于雅今讀傳云然大如五月水也

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箋周大夫悔將小人幽王之時小人眾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祗自塵兮毛傳大車小人之所將也鄭箋將猶扶進也祗適也鄙事者賤者之所為也君子為之不堪其勞以喻大夫而進舉小人適自作憂累故

傳詩蒨蒙卷之四風八無將大車

悔之無思百憂祗自底兮毛傳底病也鄭箋百憂者眾小事之憂也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已故以眾小事為憂適自病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鄭箋冥冥者蔽人目明余無所見也猶進舉小人蔽傷已之功德也無思百憂不出于頰毛傳頰光也鄭箋思眾小事以為憂使人蔽闇不得出于光明之道

無將大車維塵雍兮鄭箋雍猶蔽也無思百憂祗自重兮鄭箋重猶累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傳曰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則君子謂王也  
我者大夫自我也樂只君子之云也其詞  
若甚美之其意則其不足故曰風其樂只且四字  
若體合得其語意則凡詩人之意無不可得矣

序君子陽陽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孫仕全身避  
害而已鄭箋孫仕者苟得孫而已不求道行

君子陽陽左執黃右招我由房毛傳陽陽無所用其  
心也黃笙也曲用也周君有房中之樂鄭箋由從也

君子孫仕在樂官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  
傳詩新聚 卷之四 四風 九 君子陽陽

于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自謂也時在位  
有官職也其樂只且鄭箋君子遭亂道不行其自樂

此而已  
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房毛傳陶陶和樂貌翫

也翫也翫也陶陶猶陽陽也翫舞者所持謂羽舞  
也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于燕舞之

位亦俱在樂官也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愚按傳序之說不同義皆

有屬朱子疑是前篇婦人所作特不知其篇次在  
此耳

傳民適異國 賦黃鳥

序黃鳥刺宣王也鄭箋刺其以陰禮數親而不至  
兄弟之不問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毛傳與也黃鳥宜集  
木啄粟者除天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去是失其性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毛傳穀善也鄭箋不肯與善道  
與我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毛傳宣王之末天下室家

離散如匹相去有不以禮者鄭箋言我復反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毛傳不可與明夫婦之道鄭箋明當為盟盟信也言  
傳詩新聚 卷之四 四風 十 黃鳥

旋言歸復我諸兄毛傳婦人有歸宗之義鄭箋宗謂  
宗子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樹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毛傳處居也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毛傳諸父猶諸兄

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愚按朱注民適異國四字恰與

傳合而朱子不云舊說則固非見傳而引之者疑  
其別有所本源派適合耳

傳士執親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望  
序我行其野刺宣王也鄭箋刺其不正嫁娶之數而



有荒政多淫昏之俗。

我行其野。蔽芾其樛。昏姻之故。言就爾居。毛傳樛。屈木也。鄭箋樛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婦

之父。婿之父。相謂昏姻。言我也。我乃以此二父之命。故我就女居。我豈其無禮來乎。責之也。爾不我責復

我邦家。毛傳。畜養也。鄭箋。言王之末。男女失道。以求外昏。棄其舊姻而相怨。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宿。毛傳。蓬。惡

菜也。鄭箋。蓬。牛蒡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爾不我言。言歸斯復。毛傳。復。反也。

傳詩猶家

卷之四

賦風

王

我行其野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毛傳。菑。惡

菜也。新特。外昏也。鄭箋。菑。當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昏之父曰姻。我采菑之時。以禮來嫁女。不思女老父

之命而棄我。而求女新外昏特來之女。責之也。不以禮嫁。必無宜勝之成。不以富。亦祇以異。毛傳。祇。適也。

鄭箋。女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亦適以此自其於人道。言可惡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愚按。朱說亦與傳合。

傳王室亂。人不口生。賦蔽之。變。續說春秋昭公二十

二年。葵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子猛居于皇

人于王城。天子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此詩殆作于是時乎。

虢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困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鄭箋。師旅並起者。諸侯或出師。或出旅。以助距戎與夷也。大夫將師。出見戎夷

之侵周而閔之。今當其難。自傷近危亡。

若之華。芸其黃矣。毛傳。興也。若。陵若也。將落則黃。鄭箋。陵若之華。紫赤而繁。興者。陵若之餘。喻如京師也。

其華猶諸夏也。故或謂諸夏為諸華。華衰則黃。猶諸

傳詩猶家

卷之四

賦風

王

若之華

夏之師。族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心之憂矣。維其傷

矣。鄭箋。傷者。謂國日見侵削。若之華。其葉青青。毛傳。華落葉青青然。鄭箋。京師以

諸夏為障蔽。今陵若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喻諸侯

微弱。而王之臣當出見也。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箋

我。我王也。知王之為政如此。則已之生。不如不生也。

自傷逢今世之難。憂悶之甚。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毛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罍。曲梁也。寡婦之笱也。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罍。言不可久也。鄭箋。無是道者。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



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輝。見於魚  
胃之中。其去須臾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毛傳。於日  
少而亂日多。鄭箋。今者上卒。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  
時飢饉。軍典之少。無可以飽之者。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傳京師饑民流而怨賦中谷

序中谷有推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皇家  
相棄爾。

中谷有推。嘆其乾矣。毛傳。興也。推。離也。嘆。於貌。陸草

駢說文  
云木腐而  
乾也。正與  
毛解水

傳詩嫡家

卷之四

主

谷中

之說合

之生於陸自然也。遇衰亂凶年。猶離之生谷中。得水

將歿。有女化離。慨其歎矣。毛傳。化。別也。鄭箋。有女遇

凶年而見棄。與其君子別離。慨然而嘆。傷已見棄其

恩薄。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毛傳。艱。亦難也。鄭箋

所以慨然而歎者。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中谷有推。嘆其修矣。毛傳。脩。止乾也。有女化離。條其

猷矣。毛傳。條。條然猷也。條其猷矣。遇人之不淑矣。鄭

箋。淑。善也。君子於已不善也。

中谷有推。嘆其濕矣。毛傳。離遇水則濕。鄭箋。離之條

于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有似君子於已之恩。徒

何說及  
毛傳及  
鄭箋及  
朱解及

用凶年深淺為厚薄。有女化離。嘆其泣矣。毛傳。泣  
貌。嘆其泣矣。何嗟及矣。鄭箋。及。與也。泣者。傷其君子  
棄已。嗟乎。將復何與為室家乎。此其有餘厚於君子  
也。

中谷有推三章章六句

事在哀公  
二年

傳長弘忠於王。晉趙鞅殺之。賦有兔。續說其弘。周大

夫趙鞅。晉大夫。春秋敬王二十三年秋。趙鞅殺耶

耶午。荀寅士吉射以晉定公伐鞅。鞅入於晉陽。以

叛。韓宣惠為之請。鞅歸于晉。美弘車劉文。公劉與吉

射世為昏姻。鞅以弘為黨也。伐劉而貸之。劉免。喻

傳詩嫡家

卷之四

主

有兔爰

趙鞅。雉喻長弘。百發百中。百凶云者。周敬王不振

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晉定公之時。趙鞅荀寅士

吉射等。又各據其邑。以叛。至于衰亂。而王室之忠

臣不免於禍。其為凶。惟為何如者。故周人傷之若

此。

序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

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鄭箋。不樂其生。寐不欲覺

之謂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毛傳。興也。爰爰。緩意。鳥網為羅。

言為政有緩有急。用心之不均。鄭箋。有緩者。有所聽



縱也。有急者。有所躁躓也。我生之初。尚無爲。毛傳。尚無成人爲也。鄭箋。尚庶幾也。言我初生之時。庶幾於無所爲。謂軍役之事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毛傳。罹。憂也。動也。鄭箋。我長大之後。乃遇此軍役之多憂。今但庶幾丁寢。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有兔爰爰。雉離于學。毛傳。學。覆車也。我生之初。尚無造。毛傳。造。偽也。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墜。毛傳。墜。覆車也。我生之初。尚無庸。毛傳。庸。用也。鄭箋。庸。勞也。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毛傳。聰。聞也。鄭箋。百凶者。王構怨連禍之凶。

傳詩嫡家

卷之四

國風

五

有兔爰爰

矣。

兔爰三章。章七句。愚按詩傳王風篇次。始于東遷中。歷數王衰亂。而終以晉人殺長弘。則天下無王矣。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五

國風

齊譜

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致大平。敷定九畿。復夏禹之舊制。成王用周公之濫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其于丁公嗣位于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諸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人變風始作。

傳詩嫡家

卷之五

國風

十

齊譜

齊

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典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箋。號令。猶招呼也。挈壺氏。

掌漏刻者。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毛傳。上曰衣。下曰裳。鄭箋。挈壺氏失漏刻之常。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鄭箋。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

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顛之倒之。自公召之。鄭箋。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



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東方未曉。顛倒裳衣。毛傳。顛。明之始升。倒之。顛之。自

公令之。毛傳。令。召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毛傳。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

園也。折柳以爲藩圍。無益於禁矣。瞿。無守之貌。古

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鄭箋。柳木

之不可以爲藩。猶是狂夫不任挈壺之事。不能辰夜。

不夙則莫。毛傳。辰。時。夙。早。莫。晚也。鄭箋。此言不任其

事者。恒失節數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傳詩嫡家

卷之五 國風

二

東方未明

傳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毛傳。續說襄公。厲公六世孫。

田。畋獵也。

序。盧金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

苦之。故陳古以風焉。鄭箋。畢。噉也。弋。繳射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毛傳。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

召無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

時濟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

聲令々然。

盧重環。毛傳。重環。子母環也。其人美且鬯。毛傳。鬯。好

貌。鄭箋。鬯。當爲權。權。勇壯也。

盧重鐙。毛傳。鐙。一環貫二也。其人美且偲。毛傳。偲。才

也。鄭箋。才。多才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傳齊俗習於田賦。毛傳。此疑卽序以還名者也。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

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開於馳逐。謂之好焉。

鄭箋。荒。謂政事廢亂。

千之還兮。遭我乎狹之間兮。毛傳。還。便捷之貌。狹。山

名。鄭箋。千也。我也。皆士大夫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也。

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儼兮。毛傳。從。逐也。獸三歲

傳詩嫡家

卷之五 國風

三

盧令

曰肩。儼。利也。鄭箋。並。併也。千也。我也。併驅而逐禽獸。

子則揖耦。我謂我儼。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狹之道兮。毛傳。茂。美也。並驅從兩

牡兮。揖我謂我好兮。鄭箋。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

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狹之陽兮。毛傳。昌。盛也。鄭箋。昌。佼

好貌。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毛傳。狼。獸名。臧。

傳公子小白適齊。齊人暴之。賦。韋。續說。小白。齊僖公



第三子。襄公庶弟也。春秋傳。襄公立無常。鮑叔牙

口。亂將作矣。奉小白以如莒。小白好賢。國人多歸

之。測序出鄭風。又以爲婦人淫悔之作。每讀亦嘗

疑之。以其容歡之中。語言之外。殊無淫昵之氣。且

錦衣裳而聚。必待駕而行。豈可輕以語於市井隘

媒之間。又且既曰子。則其情已有所屬。而又曰叔

伯。將何所歸。此皆說之不可通者。今讀傳文。大爲

灑然。至於慕之一字。尤可以曲盡此詩之情景矣。

爲此詩者。必公子之舊識。而亦深知公子者也。方

公子適莒。臨行之時。曾相俟而別。而未之送。是以

傳詩納家

卷之五

國風

四

丰

悔之。欲與其衆駕言行歸耳。衣錦褰衣。裳錦褰裳。

乃齊人想像公子在莒之服飾如此。使人之愛慕

若是。則公子之爲人。從可知矣。

序。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

不隨。鄭箋。昏姻之道。謂嫁娶之禮。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毛傳。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鄭

箋。子。謂親迎者。我。我將嫁者。有親迎我者。而貌丰丰

然。豐滿。善人也。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予不送也。毛

傳。時有違而不至者。鄭箋。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

時不送。則爲異人之色。後不得耦而思之。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毛傳。昌。盛壯貌。鄭箋。堂。當爲

振。振。門柵上木。近邊者。悔予不將兮。毛傳。將。行也。鄭

箋。將。亦送也。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毛傳。衣。錦。褰。裳。嫁者之服。鄭箋

褰。褰。也。蓋以裨殺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裨殺焉。

爲其文之大。若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紉衣。繡裨。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毛傳。叔。伯。迎已者。鄭箋。言此者

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已者。從之。志又易也。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傳詩納家

卷之五

國風

五

丰

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

之。賦敝笱。續說。桓公名軌。惠公之次子也。弑其兄

隱公而自立。求援於齊。娶襄公之妹文姜爲夫人。

其十八年。會齊侯於濼。遂與姜氏如齊。襄公舊通

文姜。至是復通焉。桓公知而譴之。襄公怒。殺桓公

此敝笱。南山二詩所爲刺也。

序。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閒文

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魴。毛傳。魴。魚也。魴。大魚。鄭箋。魚子

也。魴也。魴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與



詩心要則  
此五言  
朱說爲  
齊

者。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終其初之婉順。齊子  
歸止。其從如雲。毛傳如雲。言盛也。鄭箋其從。姪婦之  
屬。言文姜初嫁于魯桓之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  
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  
隨之爲惡。

敵筭在梁。其魚魴魴。毛傳魴魴。人魚。鄭箋魴似魴而  
弱。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毛傳如雨。言多也。鄭箋如  
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以言姪婦之善  
惡。亦文姜所使止。

敵筭在梁。其魚唯唯。毛傳唯唯。出入不謂鄭箋唯唯。  
傳詩鄭箋。卷之五。雅。六。敵筭。

行相隨順之貌。齊子歸止。其從如水。毛傳水。喻衆也。  
鄭箋水之性。可停可行。亦言姪婦之善惡。在文姜也。

敵筭三章。章四句。愚按歸止。無論爲歸齊魯。如雲  
如雨如水。却只是喻其衆多爲長。若鄭解。則并刺

從者矣。從者之淫。不見史傳。且序中亦無此意。不  
知鄭何以作是說也。

傳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賦南山刺  
之。禮記接左氏桓公十八年春正月。公將有行。遂

由姜氏如齊。申誦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續也。謂  
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夏四月。齊侯享公。使公子

彭生乘公。公薨於車。此南山之詩。所以兼刺二君  
而不偏也。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鄭箋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

襄公素與淫通。及嫁。公諷之。公與夫人如齊。夫人  
怨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搯殺。夫人

久留於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爾復會齊侯於禚。于  
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

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毛傳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

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刺  
也。國君尊嚴如南山。崔崔然。雄狐相隨。綏綏然。無刺

失陰陽之匹。鄭箋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  
綏綏然。與者。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

威儀可耻。惡如狐。曾道有蕩。齊子由歸。毛傳蕩。平易  
也。齊子。文姜也。鄭箋婦人謂嫁曰歸。言文姜既以禮

從此道嫁於魯侯也。既曰歸止。易又懷止。毛傳懷。思  
也。鄭箋懷。來也。言文姜既曰嫁於魯侯矣。何復來爲

乎。非其來也。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毛傳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

尊者。鄭箋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婦傅姆同處。冠綏



輸襄公也。五人爲奇。而襄公往從而變之。冠屨不宜  
同處。猶襄公文姜不宜爲夫婦之道。魯道有蕩。齊子  
庸止。毛傳庸。用也。既曰庸止。易又從止。鄭箋此言文  
姜既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爲淫泆  
之行。

蕢麻如之何。衡從其吸。毛傳蕢。樹也。衡。觀之。從。獵之  
然後得麻。鄭箋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  
言人君取妻必先議于父母。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  
毛傳必告父母。廟。鄭箋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  
者。此之謂告。既曰告止。易又輟止。毛傳輟。窮也。鄭箋  
輟。盈也。魯侯女既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於齊  
乎。又非魯桓。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毛傳克。能也。鄭箋此言析薪  
必得斧乃能也。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鄭箋此言取  
妻必待媒乃得也。既曰得止。易又極止。毛傳極。止也。  
鄭箋女既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  
至齊乎。又非魯桓。

南山四章章六句

傳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旼。續說  
春秋莊公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蓋因襄公伐衛。

納朔。而假僑師之行以命之。胡文定曰。日食曰享。  
猶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云矣。

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  
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鄭箋故。猶  
端也。

載驅薄薄。簞朱韉。毛傳薄薄。疾驅聲也。簞。方文蔚  
也。車之蔽曰韉。諸侯之路車。有朱韉之質。而羽飾。鄭  
箋此車。襄公乃乘焉而來。與文姜會。魯道有蕩。齊子  
發夕。毛傳發夕。自夕發至旦。鄭箋襄公既無禮義。乃  
疾驅其乘車。以入魯境。魯之道路平易。文姜發夕。由  
之往會焉。曾無懸耻之色。

傳詩補義 卷之五 國風 九

於此言樂  
易正妙鄭  
氏六章

四驥濟濟。垂轡濈濈。毛傳四驥。言物色盛也。濟濟美  
貌。垂轡。轡之垂者。濈濈衆也。鄭箋此又刺襄公乘是  
四驥而來。徒爲淫亂之行。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毛傳  
言齊子於是樂易然。鄭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  
當爲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圉。圉。明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毛傳湯湯。大貌。彭彭。多貌。鄭箋  
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魯道有蕩。  
齊子翱翔。毛傳翱翔。猶彷彿也。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毛傳滔滔。流貌。儻儻。衆貌。鄭箋



不游于遊戲

載驅四章章四句

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測此

詩纔有著落。惟其因會狩而作。故每章多言其射技之善。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猗嗟昌兮。頤而長兮。毛傳猗嗟。歎辭。昌。盛也。頤。長貌。

鄭箋昌。俊好貌。抑若揚兮。毛傳抑。美色。揚。廣揚。美目。

傳青嫺家。卷之五。國風。十。其。猗。巧。

揚兮。毛傳好目揚眉。巧趨盼兮。射則矚兮。毛傳矚。巧。

趨貌。鄭箋矚。善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傳目上為名。儀既成兮。終日

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毛傳二尺曰正。外孫曰甥。

鄭箋成。猶備也。正。所以射于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

三正。大夫二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展。誠也。

姊妹之子曰甥。容貌技藝如此。誠我齊之甥。言誠者。

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猗嗟髮兮。毛傳髮壯好貌。清揚婉兮。毛傳婉。好眉目

也。舞則選兮。射則貫兮。毛傳選。齊貫中也。鄭箋選者。

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四矢反兮。以禦亂兮。毛傳四矢。乘矢。鄭箋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傳齊桓公相筦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測每

於鄭詩中見朱子以此為淫奔之詩。且云風雨。鷄

鳴。正淫奔之時。甚為未然。常竊歎曰。詩何不幸而

見於鄭。即此詩亦為淫奔也。及見序以為思君子

始為快然。然尚不知為齊詩。尤不知為齊人喜相

筦仲之詩。今乃知所謂既見君子者。為既見筦仲

也。快哉快哉。風雨。鷄鳴。云者。乃昏晦難亂。未明將

明之際。以喻春秋之天下昏亂已極。將有待於匡

正之人。當此之時。得筦仲而相之。則尊攘大有望

矣。云何不夷。云何不瘳。云何不喜。

序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毛傳典也。風且雨。淒淒然。鷄猶

守時而鳴。喈喈然。鄭箋典者。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

改其節度。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毛傳胡。何。夷。美也。鄭

箋思而見之。云何而心不說。

風雨。淒淒。鷄鳴。膠膠。毛傳淒淒。暴疾也。膠膠。猶喈喈



讀曰下本  
附音作  
然也

也。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毛傳瘳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毛傳晦昏也。鄭箋已止也。雞不  
爲如晦而止不鳴。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三章。章四句。

傳桓公好內。衛姬諳之。賦雞鳴。續說衛姬桓公大人。

列女傳云。桓公好畋。衛姬爲之不食禽獸之肉。好  
音。姬爲之不聽樂。以此觀之。其賢益可知也。訓諳

胡介切。音解。即解之義。不曰諫諍。爲警而口諱者。

既不悅從。又惡於教。直忠告善道以諱之。使其好  
內之意自爲解散。此衛姬之苦心。所以爲賢也。

傳詩補家 卷之五 國風 士 風雨

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風

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毛傳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若

作。鄭箋雞鳴朝盈。夫人也。君也。可以起之常禮。匪雞

則鳴。蒼蠅之聲。毛傳蒼蠅之聲。有似遠雞之鳴。鄭箋

夫人以蠅聲爲雞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傳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

朝也。昌盈也。君聽朝。鄭箋東方明。朝既昌。亦夫人也。

君也。可以朝之常禮。君日出而視朝。匪東方則明。月

出之光。毛傳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鄭箋夫人以

無辭于子  
情辭毛意  
作夫人自  
云成無使  
子情于也  
釋者以大  
音而云  
其義爲長  
然毛意未  
知然否

月光爲東方明。則朝亦敬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毛傳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

不忘其敬。鄭箋蟲飛薨薨。東方早明之時。我猶樂與

子卧而同夢。言親愛之無已。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情。

毛傳會。會於朝也。卿大夫朝會於君。朝聽政。夕歸治

其家事。無庶子子情。無見惡于夫人。鄭箋庶衆也。蟲

飛薨薨。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

衆臣以我故憎惡于子。戒之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續說莊公名光。

傳詩補家 卷之五 國風 士 雞鳴

薑公環之世子。桓公之女孫也。淫於崔杼之妻棠

姜。爲杼所弑。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

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毛傳與也。日出東

方。人君明盛。無不昭察也。姝者。初昏之貌。鄭箋言東

方之日。想之乎耳。有姝然美好之子。來在我室。欲與

我爲室家。我無如之何也。日在東方。其明未融。陰君

不明。在我室。今履我即兮。毛傳履禮也。鄭箋即就也。

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言今者之子



不以禮來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閨兮。毛傳月盛於東方。

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閨門內也。鄭箋

月以典臣。月在東方。亦言不明在我閨兮。彼我發兮。

毛傳發。行也。鄭箋以禮求則我行而與之去。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愚按詩故云。蓋大夫之妻。

入朝而君以無禮加之。沈無謂齊不問有此事。

豈可以意証之。今觀傳云。莊公無禮而結說引棠。

姜女則詩故之說亦未可謂其妄也。

傳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市田。續說景公名杵

傳詩猶家卷之五 國風

古 東方

曰。董公庶子。莊公兄也。通篇是寓言。故曰風。求

之云者。非能安分自強之謂。乃喜功生事之謂也。

纔有此意。誰其與我。况又春秋之時乎。此有識者

所為長慮而却顧也。故風之所謂大夫者。或晏嬰

之流與。

序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

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維秀騶騶。毛傳典也。甫大也。大田過度而

無人功。終不能獲。鄭箋典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

勸身脩德。積小以成高大。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毛傳

忉忉。憂勞也。言無德而求諸侯。徒勞其心。忉忉耳。

無田甫田。維秀騶騶。毛傳。祭。猶騶騶也。無思遠人。

勞心忉忉。毛傳。忉忉。猶忉忉也。

婉兮變兮。總角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毛傳。婉。變。

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壯。幼穉也。弁。冠也。鄭箋。人君

內善其身。外脩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功。猶是婉變

之童子。少自脩飾。壯然而雅。見之無幾何。突耳加冠

為成人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測詩文曰。我傳曰。

傳詩猶家卷之五 國風

主 甫田

君子譏之者。豈托為婦之言耶。譏之之意。盡在一

侯字。侯對迎言。侯則非迎矣。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鄭箋。時不親迎。故陳親迎

之禮以刺之。

侯我於著乎。而克耳以素乎。而毛傳。侯。待也。門屏之

間曰著。素。象瑱。鄭箋。我。嫁者自謂也。侯我於著。謂從

君子而出。至於著。君子揖之時也。我視君子。則以素

為危耳。謂所以懸瑱者。或各為純。絨之人。君五色。臣

則三色而已。此言素者。目所先見而云。尚之以瓊華

乎。而。毛傳。瓊華。美石。士之服也。鄭箋。尚。猶飾也。飾之



以瓊華者。謂懸紉之末。所謂璵也。人君以玉爲瓊。瓊華。石色似瓊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毛傳青。青上。鄭箋待

我於庭。謂揖我於庭時。青。紉之青。尚之以瓊瑩乎而。

毛傳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鄭箋石色似瓊似瑩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毛傳黃。黃玉。鄭箋黃

統之黃。尚之以瓊瑩乎而。毛傳瓊瑩。美石似玉者。人

君之服也。鄭箋瓊瑩。猶瓊瑩也。

著三章章三句。思接依鄭說。爲陳親迎之禮。著庭

室皆嫁者之家。則據禮次應先堂而庭而著。安得

倒言自著先見婿耶。還宜從東萊呂氏。指婿家者

爲是。惟在婿家。故于著于庭于堂。始得見婿之次

序如此。而不視迎已見矣。毛無明文。止依序作刺

其意亦當爾也。但三章分作士卿大夫夫人君三項。

未知何據。

未知何據。

未知何據。

未知何據。

未知何據。

未知何據。

未知何據。

未知何據。

未知何據。

未知何據。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六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

魏譜

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

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

汾水。晉舜耕于歷山。陶於河濱。禹非飲食而致孝

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官室而盡力乎

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

齊且福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

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

傳詩嫡家

卷之六

魏譜

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克滅之。以其

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

魏考補。魏。國名。姬姓。侯爵。周成王以封文王子畢

公高之後。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

傳魏之君子。口口口美之。賦伐檀。

序。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

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毛傳坎

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崖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

俟世川。若俟河水清且漣。鄭箋是謂君子之人不得



進仕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  
爾庭有縣貍兮。毛傳：種之曰稼。畝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貍，獸名。鄭箋：是謂在位貪鄙，無功受祿也。冬獵曰狩。齊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貍。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毛傳：素，空也。鄭箋：彼君子者，斥伐檀之人。仕有功乃肯受祿。

坎坎伐輅兮。寘之河之漈兮。河水清且淪漪。毛傳：輅，輶輶也。漈，猶崖也。直波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毛傳：萬萬曰億。三歲曰特。鄭箋：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傳詩嫡家 卷之六 國風 二 伐檀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漈兮。河水清且淪漪。毛傳：輅可以為輪。漈，崖也。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鵲兮。  
毛傳：困者為困。鵲，鳥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毛傳：鵲食曰餐。鄭箋：餐，讀如魚餐之餐。

伐檀三章章九句

傳魏之君子。□□□賦十畝之間。

序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毛傳：閑閑然。男女無別姓。

來之貌。鄭箋：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行與子還兮。毛傳：或行來者。或來還者。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行與子逝兮。  
鄭箋：逝，速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傳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坎杜。

序坎杜。刺時也。君子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無兄弟。將為沃所拜爾。

無兄弟將為沃所拜爾

有坎之杜。其葉湑湑。毛傳：湑，亦棠也。湑，葉貌。杜，不相比也。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傳詩嫡家 卷之六 國風 三 十畝之間

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國乎。顧思不如同姓親親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鄭箋：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為政。令人無兄弟。胡不攸焉。毛傳：攸，助也。鄭箋：異姓卿大夫。女兄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輔攸而助之。

有坎之杜。其葉湑湑。毛傳：湑，亦棠也。湑，葉貌。杜，不相比也。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國乎。顧思不如同姓親親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鄭箋：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為政。令人無兄弟。胡不攸焉。毛傳：攸，助也。鄭箋：異姓卿大夫。女兄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輔攸而助之。

有坎之杜。其葉湑湑。毛傳：湑，亦棠也。湑，葉貌。杜，不相比也。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

其宗族。獨行於國中踽踽然。此豈無異姓之國乎。顧思不如同姓親親也。嗟行之人。胡不比焉。鄭箋：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為政。令人無兄弟。胡不攸焉。毛傳：攸，助也。鄭箋：異姓卿大夫。女兄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輔攸而助之。



無所依也。同姓同祖也。嗟行之人。胡不北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

秋杜二章章九句。

傳魏人口口口口口口口賦陟岵。

序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

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箋役乎大國

者。爲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毛傳山無草木曰岵。鄭箋孝子

行役。思其父之戚。乃居彼岵山以遙瞻望其父所在

之處。父曰嗟。子子行役。夙夜無已。鄭箋子我。夙。早。夜。

傳詩勸家。卷之六。國風。秋杜。

莫也。無已。無解倦。上慎旃哉。猶來無止。毛傳旃之猶

可也。父尚義。鄭箋上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毛傳山有草木曰岵。鄭箋此又

思母之戚。而登岵山而望之也。母曰嗟。子季行役。夙

夜無寐。毛傳季。少子也。無寐。無者寐。上慎旃哉。猶來

無棄。毛傳母尚恩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子弟行役。夙夜必偕。毛

傳偕。俱也。上慎旃哉。猶來無死。毛傳兄尚親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入憂其國曰口口口賦園有桃。國文當是小

而無政四字。

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穠。毛傳與也。園有桃其實之穠。國有

民得其力。鄭箋魏君薄公稅。省國川。不取於民。食園

桃而已。不施德教。民無以戰。其侵削之由。是也。心

之憂矣。我歌且謠。毛傳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鄭箋

我心憂君之行如此。故歌謠以寫我憂矣。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駘。鄭箋士。事也。不知我所爲歌謠之意者。

反謂我於君事駘逸。故彼人是哉。子曰何其。毛傳夫

傳詩勸家。卷之六。國風。五。園有桃。

人謂我欲何爲乎。鄭箋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不知我

所爲憂者。既非責我。又曰君儉而尙。所行是其道武。

子於此憂之何乎。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鄭箋如是。則

衆臣無知我憂所爲也。其誰知之。蓋亦勿思。鄭箋無

知我憂所爲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衆不信

我。或時謂我謗君。使我得罪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毛傳棘。棗也。心之憂矣。聊以

鄭箋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園中。觀民。以爲憂

不知我者。謂我士也。岡。毛傳極中也。鄭箋見我聊

出行於園中。謂我於君事無中正。彼人是哉。子曰何



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傳魏人困於□□□□其門賦碩鼠則闕文當是合

殘缺去四字

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毛傳貫事也鄭箋碩人也大鼠大鼠者斥其君也女無復食我

黍我其斂之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教令恩德未顧養我又疾其不脩政也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

傳詩集卷之六國風六碩鼠

是徙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鄭箋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樂土有德之國樂土樂土愛得我所

鄭箋愛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鄭箋不肯

施德於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愛得我直

毛傳直得其直道鄭箋直止直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毛傳苗嘉穀也三歲貫女莫我

肯勞鄭箋不肯勞來我逝將去女適彼樂郊鄭箋郭

外曰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毛傳號呼也鄭箋之往

也永歌也樂郊之地誰獨當往而歌號者言皆喜說

無憂苦

碩鼠三章章八句

傳魏人苦於征□□□□賦鵲羽則闕文當是役

不得終養五字

序鵲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

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鄭箋大亂五世者昭

公孝侯鄭公侯之子侯

鵲羽鵲羽集于苞樹毛傳與也鵲鵲羽聲也其止

苞樹樹村也鵲之性不樹止鄭箋與者鵲君子常居

安乎之處今下從征役其危苦如鵲之樹止然鵲

傳詩集卷之六國風六鵲羽

者根相迫迫相致也王事靡盬不能執耜父母何

怙毛傳蓋不攻緻也怙恃也鄭箋怙也我迫王事

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既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今我

父母將何怙乎悠悠蒼天曷其有所鄭箋曷何也何

時我得其所哉

鵲羽鵲羽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耜父母何

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鄭箋極已也

鵲羽鵲羽集于苞桑毛傳行翮也王事靡盬不能執

耜梁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鵲羽三章章七句



則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掃

唐考補唐國名姬姓侯爵



序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山禮故作是詩以問之。

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

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亮之餘風焉。鄭箋憂

深思遠謂宛其死矣百歲之後之類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毛傳蟋蟀

恭也九月在堂。事遂除去也。鄭箋我我僖公也。恭在

堂歲時之候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

日月且過去不復暇為之謂十二月當復命農計耦

耕事無已太康職思其居。毛傳已其康樂職主也。鄭

箋君雖當自樂亦無其大樂欲其用禮為節也。又當

傳詩嫡家。卷之六。國風。蟋蟀。

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毛傳荒大也。瞿瞿然顧禮義也。鄭箋荒廢亂也。良善

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

顧禮義也。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毛傳邁行

也無已太康職思其外。毛傳外禮樂之外。鄭箋外謂

國外至四境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毛傳瞿瞿動而敏

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鄭箋成人乘役車也。休農功畢

無事也。今我不樂日月其惜。毛傳惜過也。無已太康

職思其憂。毛傳憂可憂也。鄭箋憂者謂降國侵我之

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毛傳休休樂道之心。

蟋蟀三章章八句。

他唐僖公。賦山有樛

山有樛刺晉昭公也。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材不

能用有鉦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事

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

詩以刺之也。

山有樛隱有榆。毛傳隱也樛華也。國君有財貨而不

能用如山隱不能自用其財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

有車馬弗馳弗驅。毛傳婁亦曳也。寔其死矣他人是

愉。毛傳寔死貌愉樂也。鄭箋愉讀曰偷偷取也。

山有栲隱有杻。毛傳栲山栲杻杻也。子有廷內弗灑

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毛傳灑灑也。考擊也。寔其

死矣他人是保。毛傳保安也。鄭箋保居也。

山有漆隱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毛傳君子無

故琴瑟不謂於倒且以喜樂且以求日。毛傳承引也。

寔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樛三章章八句。

傳滿沃盛疆。賦椒聊。續說曲沃



唐邑名。昭侯以封其叔父成師。是為桓叔。其

強。國人恐其為亂而憂之也。

序。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竊低脩其政。知

其藩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毛傳。興也。椒聊。椒也。鄭箋。椒之

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採之實。蕃衍滿升。非其常也。興

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且子孫衆多。將日以盛

也。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毛傳。朋。比也。鄭箋。之子。是子

也。謂桓叔也。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也。無

朋。平均不朋。常。椒聊且遠條且。毛傳。條。長也。鄭箋。椒

之氣日益遠長。似桓叔之德彌廣博。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毛傳。兩手曰掬。彼其之子。實大

且篤。毛傳。篤。厚也。椒聊且遠條且。毛傳。言聲之遠聞

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傳。曲沃盛疆。口口口賦。陽之水。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疆。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鄭箋。封沃者。封叔父

桓叔於沃也。沃。曲沃。晉之邑也。

揚之水。白石鑿鑿。毛傳。興也。鑿鑿。鮮明貌。鄭箋。激揚

之水。激流湍疾。流去垢濁。白石鑿鑿。興者。喻桓叔

強。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素衣朱襕。從子。

法。毛傳。襕。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鄭箋。

繡。當為繡。繡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繡黼為領。丹朱為

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見君子云何。不

揚之水。白石皓皓。毛傳。皓皓。潔白也。素衣朱襕。從子

于鵲。毛傳。鵲。鵲也。鵲。曲沃邑也。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傳言無憂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毛傳。粼粼。清澈也。我聞有命。不敢

傳。詩。刺。家。不。卷之六。國風。主。揚之水。

以告人。毛傳。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鄭箋。不

敢以告人而去者。畏昭公謂已動民心。

揚之水三章。二章六句。一章四句。

傳。曲沃僻。弑其三君。僖王命為晉侯。居人刺之。賦無

衣。說。傳。即。晉武公桓叔之孫也。三君。謂哀侯。小

子侯。侯。報。謂。口。唐。人。刺。之。便。不。是。武。公。逮。請。命。之

意。若。知。請。命。之。衣。為。安。且。吉。是。武。公。猶。知。有。周。天

子。矣。武。公。不。知。有。周。天。子。求。必。請。命。即。請。命。亦。必

不。自。述。其。意。還。從。唐。人。刺。之。為。是。子。者。唐。人。之。指

武。公。也。云。安。且。吉。者。正。以。言。其。不。安。且。吉。此。刺。之



之意也。序又以爲晉人笑之似未必然。至謂其

夫爲之請命。大夫亦未嘗請命於天子。乃請命於

天子之使。總是周室之衰弱而然也。

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分晉國。其大夫爲之請

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鄭箋。武子之使。是時

使來者。

豈曰無衣七兮。毛傳。侯伯之禮。七命。見服七章。鄭箋。

我豈無是七章之衣乎。晉舊布之。非新命之服。不如

子之衣安且吉兮。毛傳。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

侯。鄭箋。武公初分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服爲安。

傳詩。鄭家。卷之六。國風。五。無衣。

豈曰無衣六兮。毛傳。天子之卿。猶愈乎不。不如子之衣安且

爲節。鄭箋。變七言六者。謙也。不載必當侯伯。得受六

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不如子之衣安且

無衣。毛傳。煥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愚按。流守正口。武公滅晉。自立

三十七年。而始以寶器請命于僖王。其目中豈嘗

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爲請命之詞。故爲假塞

者。蓋誅其意。非必武公有是言也。舊說以爲大理

未盡滅。小序以爲美武公。皆非也。此詩正與傳云。

刺之者。合若美武公。而大子存之。豈作春秋之意。

乎。故當以傳爲正。

傳晉人久於從。賦葛生。

序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鄭箋。喪

棄亡也。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

葛生蒙楚。藂蔓于野。毛傳。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藂生

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予美亡此。誰與獨處。鄭

箋。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無於此。謂其君子也。

吾誰與居乎。獨處家耳。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其今無

於此。

葛生蒙棘。藂蔓于域。毛傳。域。營域也。予美亡此。誰與

傳詩。鄭家。卷之六。國風。五。葛生。

獨息。毛傳。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毛傳。齊則角枕。錦衾。禮。夫不在。

欽枕。篋衾。席。而藏之。鄭箋。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

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予美亡此。誰與獨旦。鄭箋。

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

夏之日。冬之夜。毛傳。言長也。鄭箋。思者於晝夜之長。

時。尤其故極言之。以盡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鄭箋。

言其樂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

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毛傳。室猶居也。

主猶塚壙。



葛生五章章四句。

傳晉獻公好讒。賦采芣。續說朱子

曰觀魏姬譏殺太子及逐羣公子等事可見

序采芣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芣采芣首陽之顛。毛傳興也。芣大苦也。首陽山名

也。采芣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

無微也。鄭箋采芣采芣者言采芣之人衆多非一也。

皆云采此芣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芣矣。

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與者喻

事有似而非人之爲言。荷亦無信舍旃舍旃荷亦無

傳詩補箋卷之六。國風。采芣

然。毛傳荷。誠也。鄭箋荷且也。爲言。謝爲人爲善言以

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焉舍之焉。

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此二者。且無信受之。且無

答然。人之爲言。何得焉。鄭箋人以此言來不信受之。

不答然之。從後察之。或時見罪。何所得。

采芣采芣首陽之下。毛傳苦。苦也。人之爲言荷亦

無與舍旃舍旃荷亦無然。毛傳無與勿用也。人之爲

言胡得焉。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毛傳荷。菜名也。人之爲言荷亦

無從舍旃舍旃荷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采芣三章章八句。愚按集注混言刺聽讒不言何

公。疑小序獻公之說爲無據也。今觀傳之篇次。在

武公之後。文公之前。則世次了然。且獻公之聽讒

又明著春秋經傳。復何疑乎。

傳晉文公好賢。賦杜。續說晉文

公。名重耳。獻公子。測此時朱子以爲好賢恐不足

致。予其然之。傳以爲晉文公之詩。似又說不得恐

不足致也。豈好賢之至。把損之極。初不自知其爲

強國乎。抑初霸尚未強大而云然乎。

序有杜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

傳詩補箋卷之六。國風。杜

求賢以自輔焉。

有杜之杜。生于道左。毛傳興也。道左之陽。人所宜休

息也。鄭箋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

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寒

也。與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

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彼君子。嗟肯適我。毛傳

嗟。速也。鄭箋肯。可適之也。彼君子之人。至於此國。皆

可求之。我君所。君子之人。義之與比。其不來者。君不

求之。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鄭箋曷。何也。言中心誠好

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



有林之杜生于道周毛傳周也也彼君子兮豈肯來遊左傳遊觀也寧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林之杜二章章六句恐按此詩從好賢之說為長但朱子不無知其為文公耳

傳曰季遇卻缺于冀薦于文公人美之賦楚有蔓

卿續說曰季晉大夫卻缺一日季缺國語曰曰季

使令于冀野冀缺稱其妻體之敬相待如賓從而

問之冀齒之子也與之歸既役命而進之曰臣得

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早可乎對曰國之良

也滅其首惡是故卿之則也願錄其舉也與焉今

詩詩家卷之六野有蔓草

君之所聞也齊桓寬舉敬平其賦也公曰子何

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格

也格于德以臨事其何不濟文公見之使為下軍

大夫測此詩朱子以男女為說得無亦鄭義之

說入其心乎昔子產與叔向相遇歌野有蔓草也

可為此詩之證而今乃知為自季冀缺之詩殊足

快也

序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

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鄭箋不期而會謂不相

與期而自俱

野有蔓草露瀼瀼兮毛傳與也野四郊之外蔓延也

溥溥然盛多也鄭箋零落也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

時草始生霜為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

大家者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道我願兮毛

傳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道其特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毛傳瀼瀼盛貌有美一人婉如

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毛傳臧善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愚按傳與序說不同然當

以傳說為正詩故云六卿韓子子離賦此詩韓

傳詩家卷之六野有蔓草

子曰吾有望矣豈男女思不期而會者哉

傳晉大夫賢曰美之賦羔求

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鄭箋

憂也

羔裘豹袂自我人居居毛傳袂袂也本末不同有位

與民異心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鄭箋羔

裘豹袂卿大夫之服也其役使我之民人其意居居

然有悖惡之心不恤我之困苦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鄭箋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也故云豈無他人可歸

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



羔裘一重章四句

傳晉大夫□□□□□□□□□□  
 諷之賦彼汾

序紛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毛傳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鄭箋言我立於彼汾水漸洳之中我采其莫以

爲榮是險以能勸彼其之子美無度鄭箋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美無度殊異乎。

傳經家  
卷之六  
同風  
丰  
所出祖

公路。毛傳。路車也。鄭箋。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

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耗車處子爲之。晉趙盾爲軺車之族是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御箋采桑觀蠶事也。彼其之子。

美如英毛傳萬人爲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毛傳公

行從公之行也鄭箋從公之行者主君兵車之行則

波汾一曲言采其薺毛傳薺水鳥也。彼其之子美如

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毛傳公族公屬卿箋公族主

君同姓昭穆也。

汾淝沮三章章六句愚按詩中明言公路公行矣

族矣。安得爲刺其君。孔疏云。賤官尚不爲之。非何故親采其雖流爲之解。何如傳之譏大夫者爲長。惜有闕文。不知所識謂何耳。

傳晉亂民窮。傷之賦。綢繆續說。晉

自文公始霸。主諸侯者九世。至定公時。趙鞅荀寅。

士、書、射、各、擇、其、品、以、叛。遂、至、裏、亂。聖、人、則、此、詩、於、

唐風之終。蓋與衛靈之鍛鍊齊景之甫田正同時也。測朱子以此詩爲夫婦相謂之詞。曰喜之甚而

自虞則詩文子今注者首章爲女末章爲男中章通謂男女今釋傳文乃以婚姻失時而傷之則

卷之六

所謂子兮子兮者似爲傷之者指其夫婦而言之

非相慶之意也。一爲傷，一爲喜，而相慶不可同日而語矣。序亦是傷之意。

亨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鄭笑不

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毛傳典也綢繆猶纏綿也三星

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

人事而後求也。三星在天。可以嫁娶矣。卿箋三星謂

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爲二州之合宿。

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



我東萊於野。乃凡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見

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毛傳

良人美室也。鄭箋。今夕何夕者。言此夕何月之夕乎。

而女以見良人。言非其時。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毛

傳。子兮者。嗟也。鄭箋。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取

後陰陽交會之月。當如此良人何。

綢繆束初。三星在戶。毛傳。東南隅也。鄭箋。心星在

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邂逅。毛傳

邂逅。解說之貌。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綢繆束初。三星在戶。毛傳。參星。正月中直戶也。鄭箋

心星在戶。謂之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今夕何夕。見此

邂逅。毛傳。三女為桑。大六一妻二妾。子兮子兮。如此

邂逅何。

綢繆三章章六句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七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

曹譜

曹者。尚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

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

雷夏薊澤之野。昔堯常游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

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末

令。以致畜積。大子魯衛之間。又寡于患難。末時富

而無教。乃更驕侈。曹之後世。雖為宋所滅。宋亦不

數伐曹。故得寡于患難。十一世。常周惠王時。政象

曹詩窮象。卷之七 國風

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曹考補。曹。國名。姬姓。伯魯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

太姬第十子也。

傳曹未振鐸。賦尸鳩。績說曹未

即振鐸也。

序。鷹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鷹鳩在桑。其子七兮。毛傳。興也。鷹鳩。結鞠也。鷹鳩之

養其子。朝從上下。夕從下上。平均如一。鄭箋。興者。喻

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鷹

鳩。淑人君子。其儀一兮。鄭箋。淑。善。儀。義也。善人君子。



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分。心如結兮。毛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

鵲鳩在桑。其子在梅。毛傳飛在梅也。淑人君子。其帶

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騂。毛傳騂文也。弁皮弁也。

鄭箋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川素絲。有雜色飾焉。

騂當作騂。以玉爲之。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

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毛傳忒疑

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毛傳正長也。鄭箋執義不疑。

則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

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

傳詩經鄭箋宋之七國風下泉

胡不萬年。鄭箋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

鵲鳩四章。章六句。思按詩詞純美無譏。詳傳意亦

是美振輝耳。

傳曹之君。賦下泉。

序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

而思明王賢伯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毛傳與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

也。苞。木也。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也。鄭箋與者。喻

共公之施政。救從困病其民。稂當作涼。涼。蕭蕭之

風。愴我寤嘆。念彼周京。鄭箋愴嘆息之意。寤覺也。念

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者。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毛傳蕭蒿也。愴我寤嘆。念彼京

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毛傳蕭蒿也。愴我寤嘆。念彼京

師。

凡茂黍苗。陰雨膏之。毛傳凡茂美貌。四國有王。鄧伯

勞之。毛傳鄧伯鄧侯也。諸侯有事。二伯通職。鄭箋有

王。謂朝聘于天子也。鄧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

侯之功。

下泉四章。章四句。

傳曹之君。賦下泉。

序下泉思治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

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傳與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

死。猶有羽翼。以自修飾。楚楚。鮮明貌。鄭箋與者。喻昭

公之朝。其羣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

將迫。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心之憂矣。於我歸

處。鄭箋歸。依歸。君當於何依歸乎。言有危亡之難。將

無所就。蜉蝣之翼。采采衣服。毛傳采采。衆多也。心之憂矣。於



我歸息毛傳息止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毛傳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潔。

鄭箋掘閱掘地解開謂其始生時也。以解開喻君臣

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

深衣也。心之歸矣。於我歸說鄭箋說猶舍息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傳曹□□□□□賦候人

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毛傳候人。道路迎送賓客者。何

揭。祿。受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鄭箋。是謂遠君子

傳詩補家卷之七周風

也。彼其之子。三百赤蘼。毛傳彼彼曹朝也。赤蘼也。一

命繼赤蘼。再命赤蘼。三命赤蘼。荇。大夫以

上赤蘼乘軒。鄭箋之子。是子也。佩赤蘼者三百人。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毛傳鵜。鵜澤鳥也。梁。水中之梁。

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鄭箋。鵜在梁。當濡其翼。而

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彼其之

子。不稱其服。鄭箋。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

維鵜在梁。不濡其味。毛傳味。味也。彼其之子。不濡其

味。毛傳。味。厚也。鄭箋。遂猶久也。不久其厚。言其將薄

於君也。

蒼兮蒼兮。南山朝隤。毛傳蒼蒼。雲與貌。南山。青嶺山

也。隤。升雲也。齊箋。蒼蒼。蒼之小雲。朝升于南山。不能為

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婉兮

變兮。季女斯飢。毛傳婉。少貌。變。好貌。季。人之少子也。

女。民之弱者。鄭箋。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

循國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

候人四章。章四句

檜諸

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檜國在禹貢豫州

外方之北。桀放之南。居漆浦之間。祝融氏名黎。其

傳詩補家卷之七周風

後八姓唯姁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

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

變風始作。其國北隣於虢。

鄭考補。鄭。國名。在鄭地。其君姁姓。祝融之後。後為

鄭桓公所滅而遷其國。

傳鄭君□□□□□□□□之賦羔求。

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

絮其衣服。逍遙游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

詩也。鄭箋。以道去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犬

於去。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毛傳：羔裘以遊，狐裘以朝。鄭箋：諸侯之朝，緇衣羔裘，大暗而息民，則有黃裘。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絮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于政治，豈不爾思？勞心切切。毛傳：國無政令，使我心勞。鄭箋：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切切然。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毛傳：堂，公室也。鄭箋：翱翔，猶逍遙也。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傳：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毛傳：悼，動也。鄭箋：悼，猶哀傷也。

傳詩鄭家 卷之七 國風 羔裘

羔裘三章，章四句。

傳節之君子。□□□賦匪風。

序：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毛傳：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傷

傷疾驅，非有道之車。顧瞻周道，中心怛兮。毛傳：怛，傷

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鄭箋：周道，周之政令也。回首

曰顧。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毛傳：嘒，風為嘒，嘒，無節度也。

顧瞻周道，中心忉兮。毛傳：忉，傷也。

誰能享魚，溉之釜鬯。毛傳：溉，滌也。鬯，金屬，魚煩則

治民煩則散，知享魚則知治民矣。鄭箋：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毛傳：周道在乎西，懷歸也。鄭箋：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也。槍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好音，謂周之舊政令。

匪風三章，章四句。

傳節人困於□□賦長楚。

序：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

然者也。鄭箋：恣，謂彼狄淫戲，不以禮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毛傳：猗猗，長楚。猗猗，柔

傳詩鄭家 卷之七 國風 七 匪風

順也。鄭箋：猗猗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倚

儻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與者，喻人少而端慈，則三

大無情。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毛傳：天，少也。沃沃，

壯俊也。鄭箋：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

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隰有萋楚，猗猗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鄭箋：無

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隰有萋楚，猗猗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義當與朱註相合，序說覺其牽強。



傳喪紀不終。□□□賦素冠。積說喪紀不終。謂不能三年喪也。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郭氏。素冠。子為父父卒為母皆三年。時人思薄禮。不能行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綰纆兮。毛傳。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纆。繫。鄭箋。素冠。既祥祭而綰冠素紕。時

人皆解纆。無三年之思。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觀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感之人。形貌。然腹瘠也。勞

心惻惻兮。毛傳。惻。憂勞也。鄭箋。勞心者。憂不得見庶兄素衣兮。毛傳。素衣。被素衣也。鄭箋。除成喪者。其

傳詩。素冠。卷之七。國風。入。素冠。第七。胡。素冠。朝服。素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

素裳也。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毛傳。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鄭箋。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

家。觀其若處。庶見素冠兮。郭氏。朝服。素衣。素裳。者。釋。素衣。色。我心

結兮。聊與子如一兮。毛傳。子。夏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

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

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

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鄭箋。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傳。鄙人兄弟相棄。□□□賦。揚之水。不流束楚。毛傳。揚。激揚也。激揚之水。可謂不

流。流。束。楚。乎。鄭箋。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從。不。流。傳。詩。素冠。卷之七。國風。九。揚之水。束楚。言其政不行于下。終鮮兄弟。維予與女。鄭箋。

鮮。寡也。忽。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後竟寡於兄弟之恩。獨我與女有耳。作此詩者。同姓臣也。無信人之言。人

實廷女。毛傳。廷。誰也。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毛傳。二人同

心也。鄭箋。二人者。我身與女。忽。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傳。鄙人夫婦相棄。□□□賦。大路。謂。揚之水。大

二。詩。毛。水。皆出。鄭。蓋。因。鄙。人。鄭。地。而。鄭。又。賦。鄙。人。豈



未及考正。遂以其詩混入之耶。

序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棄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袂兮。毛傳。遵。循路也。摯。執也。袂。袖也。鄭箋。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摯持其袂而留之。無我惡兮。不寢故也。毛傳。寢。連也。鄭箋。子無惡我。

學持子之袂。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使我然。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鄭箋。言執手者。思望之甚。

無我惡兮。不寢故也。毛傳。寢。連也。鄭箋。子無惡我。猶善也。子無惡我。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善道。使我然。

傳詩嫡家 卷之七 國風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鄭譜

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云為幽王太司徒。

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奈懼及焉。其何所以遷死。史伯曰。其濟洛河賴之。

問乎。是其子男之國。號師爲大。號叔恃勢。師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片。若若以周難。

之故。寄幣與師。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鄰敵補。

按此云鄭桓公之國。咸林之。地。而鄭桓公。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云為幽王太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奈懼及焉。其何所以遷死。史伯曰。其濟洛河賴之。問乎。是其子男之國。號師爲大。號叔恃勢。師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片。若若以周難。之故。寄幣與師。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鄰敵補。

丹依嘯歷華君之土也。脩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言然之後三年。幽王為褒姒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漆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又作。

鄭考補鄭國名姬姓。伯嚭周宣王母弟桓公友所封采地。其子武公獨突定平王於東都。又滅虢鄭乃徙其封居之。

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緇衣見好賢之至也。此詩舊以為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每讀而疑之。以其文似不通順。通之云云。按之云云。似非下之所宜加於上者。今讀傳知為武公養賢而賦緇衣。不惟詩文語意一一通順。凡說詩之詞。如所謂好賢如緇衣。如所謂于緇衣見好賢之至。靡不叶矣。

傳詩嫡家 卷之七 國風

也。此詩舊以為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每讀而疑之。以其文似不通順。通之云云。按之云云。似非下之所宜加於上者。今讀傳知為武公養賢而賦緇衣。不惟詩文語意一一通順。凡說詩之詞。如所謂好賢如緇衣。如所謂于緇衣見好賢之至。靡不叶矣。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鄭箋。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鄭箋。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善善者。治之有功也。鄭國之人皆謂桓公武公居司徒之官正。



得其宏

緇衣之左考。敝予又改爲今。毛傳。緇。黑色。卿士聽朝

之正服也。改。更也。有德君子。宜世居卿士之位焉。鄭

箋。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適

子之館。今還予授子之祭。今。毛傳。適。之。館。舍。祭。餐也。

諸侯人爲天子卿士。受手祿。鄭箋。卿士所之之館。在

天子之宮。如今之諸廬也。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明

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

緇衣之好。今敝予又改造。今。毛傳。好。猶左也。鄭箋。造。

爲也。適子之館。今還予授子之祭。今。

傳。詩。鄭。箋。卷之七。國風。三。緇衣。

緇衣之蕭。今敝予又改作。今。毛傳。蕭。大也。適子之館。

今還予授子之祭。今。

緇衣三章章四句。

傳。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

將。仲。子。續。說。莊。公。名。雍。生。武。公。子。段。其。同。母。弟。也。

祭。足。鄭。大。夫。仲。子。其。字。也。春。秋。傳。曰。初。武。公。娶。於。

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雍。生。驚。姜。氏。故。

名。曰。雍。生。遂。惡。之。愛。其。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

公。弗。許。及。莊。公。卽。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號。

未。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若。之。謂。之。京。城。大。未。祭。

仲諫曰。大都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

過參國之邑。中五之邑。小九之邑。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

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

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

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未。臣請事之。若

不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未

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

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未完聚。縶甲兵。具辛

傳。詩。鄭。箋。卷之七。國風。三。將。仲。子。

祭。將。襲。鄭。夫。人。將。敗。之。公。聞。其。期。曰。可。矣。遂。命。公。

子。呂。出。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未。段。段。人。於。驪。

公。代。諸。鄭。大。未。出。奔。共。此。詩。蓋。當。祭。仲。初。諫。之。時。

大。夫。固。莊。公。有。平。姑。待。之。之。言。知。其。處。心。積。慮。在。

於。養。成。段。惡。欲。以。叛。逆。爲。名。而。誅。之。故。其。編。次。在。

未。于。田。太。未。之。前。則。仲。子。者。祭。仲。之。字。也。樹。杞。樹。

桑。樹。檀。若。謂。未。段。也。折。之。云。者。若。謂。諫。而。傷。之。也。

父。母。若。謂。姜。氏。也。諸。兄。若。謂。莊。公。也。豈。敢。愛。之。畏。

我。父。母。諸。兄。云。云。者。若。謂。未。段。不。足。愛。而。父。母。諸。

兄。人。之。多。言。實。可。畏。也。仲。可。懷。者。仲。謂。祭。仲。也。可。



懷若謂其深憂至計。登見預待。有可深長思者也。父母兄弟人之多言。亦可畏者。若謂天倫骨肉之間。有非謀國之人。所得徑情直遂者也。仲而曰可懷。父母兄弟人之多言。而曰可畏者。則其咎似專在於父母兄弟者矣。故序亦以爲刺莊公也。大夫因莊公不聽祭仲之諫。以公不勝其母害其弟。小不忍。亂大謀。恐國家之禍。將有不可收拾者。故爲此以風之。風之云者。不明言正說。而婉詞隱喻。使之感動。如風之動物然者。此風人之致然也。每見傳文之中。用一風字。深有不盡之情。而作者之志。亦緣是而可求矣。

傳詩第家

卷之七 國風

古

將仲子

序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鄭箋莊公之母謂武姜。生莊公及弟叔段。段好勇而無禮。公不早爲之所。而使驕慢。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毛傳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折言傷害也。鄭箋祭仲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國距之。無踰我里。喻言無于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害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

君若不與。臣請除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鄭箋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鄭箋懷私曰懷。言仲子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毛傳牆垣也。桑木之衆也。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毛傳諸兄。公族。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毛傳園。所以樹木也。檀。強韌之木。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傳詩第家

卷之七 國風

古

將仲子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傳大未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未于田。

序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

國人說而歸之。鄭箋蔡之言善也。甲。鎧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毛傳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箋叔往田。國人注心于叔。似如無人處。豈無

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鄭箋洵。信也。言叔信美好而又仁。

而又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毛傳冬獵曰狩。鄭箋飲酒。謂燕飲也。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其氏曰叔  
子田本武  
大叔子  
叔子

叔適野。巷無服馬。鄭箋通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

馬也。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鄭箋武有武節

叔子田三章。章五句。愚按傳爲愛而序爲刺。詩中

似有愛無刺。孔穎達疏云。國人注心于叔。悅之若

此。而公不知禁。故刺之。則二說原相通矣。

傳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未。

序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

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毛傳叔之從公田也。執轡如組。兩

駟如舞。毛傳駟之與服。和諧中節。鄭箋如組者。如組

織之爲也。在旁曰駟。故在數。火烈具舉。毛傳火澤。會

之府也。烈。列。具。俱也。鄭箋列人持火具舉。言衆同心

禮。楊暴虎。獻于公所。毛傳禮。楊。肉袒也。暴虎。空手以

博之。鄭箋獻于公所。進於君也。將叔無犯。戒其傷女

毛傳加習也。鄭箋但復也。請叔無復者。愛也。

叔于田。乘乘黃。毛傳四馬皆黃。兩服上襄。兩駟屬行。

鄭箋兩服。中央夾轡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

最良也。屬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叔在數。火烈具舉。

揚揚光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毛傳忌。辭也。鄭箋良

亦善也。忌。請如彼已之子之已。抑。落。拉。忌。抑。縱。送。忌。

毛傳騁馬曰騁。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命曰送。

叔于田。乘乘馬。毛傳騁白。騁。毛曰。兩服齊首。毛傳

馬首齊也。兩駟如手。毛傳進止如御者之手。鄭箋如

左右手之相助也。叔在數。火烈具舉。毛傳皇。盛也。

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毛傳慢。遲。罕。希也。鄭箋田事且

罕。則其馬行遲。發矢希。抑釋擗忌。抑。落。方忌。毛傳擗

所以覆矢。墜。方。發。弓。鄭箋射者蓋矢發。言田事畢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傳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續說

忽。莊公長子。昭公也。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

鄭太子忽。忽辭。祭仲諫而不聽。及卽位。遂爲衆所

逐。金仁山云。文姜有秀慧之資。展化之才。雄狐之

事。計必已久。鄭忽之辭。亦可謂明於禮義矣。祭仲

不能將順其美。引之當道。俾以禮義自強。乃勸

之娶淫女。以求強援。是知有勢不知有義。況因其

無長。黨突而逐之。則仲。亂賊之黨耳。故春秋書宋

人執鄭祭仲。尖歸于鄭。鄭世子忽出奔衛。所以舉

仲而明忽之正也。至於編詩而錄此篇者。正以舉

祭仲耳。測祭仲因鄭忽辭文姜之昏。故爲此以諫

之。欲其成昏。亦審時度勢之意。



序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  
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  
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鄭箋忽鄭莊公  
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毛傳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鄭  
箋鄭人刺忽不娶齊女親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  
禮齊女之美將翺將翺佩玉瓊瑤毛傳佩有玉瑤所  
以納間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毛傳孟姜齊之長女都  
閑也鄭箋洵信也言孟姜洵美好且閑習婦禮。

有女同行顏如舜華毛傳行行道也英猶華也鄭箋  
傳詩竊家卷之七國風大  
有女同車

女始乘車墻御輪三周御者代墻將翺將翺佩玉將  
將毛傳將將鳴玉而後行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忘者後世傳其道德。

有女同車三章章六句

傳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  
之賦籜兮續說鄭莊公之子忽儀疊突莊公卒忽  
立祭仲逐之而立突突患仲專謀殺之不克仲逐  
突而納忽高渠彌弑忽立疊齊襄公代鄭殺疊立  
儀突入于櫟使傳取執儀而入鄭緩告于楚楚人  
伐之。

序舊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鄭箋不倡而  
和君臣各失其禮不相倡和。

舊兮舊兮風其吹女毛傳興也舊稿也人臣待君倡  
而後和鄭箋稿謂木葉也木葉稿待風乃落興者風  
喻號令也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言此者刺今不然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毛傳叔伯言羣臣長幼也君倡  
臣和也鄭箋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無其君而行自  
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言此者刺其自專  
也叔伯兄弟之稱。

舊兮舊兮風其漂女毛傳漂猶吹也叔兮伯兮倡予  
傳詩竊家卷之七國風九

要女毛傳要成也。

舊兮二章章四句。

傳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

清人續說文公名捷厲公突之子莊公之孫也高

克鄭大夫

序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  
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  
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  
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  
師之本故作是詩也鄭箋好利不顧其君注心于



利也。禦狄于竟。時狄侵衛。

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散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毛傳：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鄭箋：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駟，四馬也。二矛重英，河上乎翔翹。毛傳：重英，矛有英飾也。鄭箋：二矛，酋矛夷矛也。各有畫飾。

清人在消。駟介塵塵。毛傳：消，河上地也。塵，塵武貌。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毛傳：重喬，累荷也。鄭箋：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

傳詩鄭家

卷之七

國風

五

清人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毛傳：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左旋右抽，中軍作好。毛傳：左旋，講兵右抽，抽矢以射。居軍中爲容好。鄭箋：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爲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亦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

清人三章章四句。

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續說靈公名夷，字子靈，文公之孫也。世臣，仰子都子充之屬。狂狡，殺名。靈公之嬖臣也。三人名氏見左

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續說靈公名夷，字子靈，文公之孫也。世臣，仰子都子充之屬。狂狡，殺名。靈公之嬖臣也。三人名氏見左

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續說靈公名夷，字子靈，文公之孫也。世臣，仰子都子充之屬。狂狡，殺名。靈公之嬖臣也。三人名氏見左

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續說靈公名夷，字子靈，文公之孫也。世臣，仰子都子充之屬。狂狡，殺名。靈公之嬖臣也。三人名氏見左

傳：首章斥其姓，次章斥其名。

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鄭箋：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毛傳：與也。扶蘇，扶胥，皆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苗苗，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鄭箋：與者，扶胥之木生於山，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也。荷華生於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此言其用臣顛倒，失其所也。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毛傳：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鄭箋：人之好美色，不往觀子都，乃反往觀狂醜之人，以與忽好善，不任用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

傳詩鄭家

卷之七

國風

五

山有扶蘇

賢者反任用小人，其意同。

山有喬松，隰有游龍。毛傳：松，木也。龍，紅草也。鄭箋：游龍，猶放縱也。喬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毛傳：子充，良人也。狡童，昭公也。鄭箋：人之好忠良之人，不往觀子充，乃反往觀狡童，有貌而無實。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愚按：傳以狂且狡童爲指狂狡，攷左傳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禦之，二月，子子戰于大狹，宋師敗。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愚按：傳以狂且狡童爲指狂狡，攷左傳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禦之，二月，子子戰于大狹，宋師敗。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愚按：傳以狂且狡童爲指狂狡，攷左傳宣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禦之，二月，子子戰于大狹，宋師敗。



續。四。華。元。獲。樂。呂。狂。狡。輅。鄭。人。入。于。井。倒。戟。

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此

鄭穆公時事。豈狂狡從此遂為鄭臣。而靈公嬖之

耶。

傳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測麥

秀。不知為何。今由借文意而參考之。或即狂狡也。

序。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鄭箋

權臣擅命。祭仲專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毛傳。昭公有壯狡之志。鄭箋

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同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

傳詩嫡家

卷之七

國風

王

狡童

之故云然。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毛傳。憂懼不遑

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毛傳。不與賢人共食。維子

之故。使我不能息兮。毛傳。憂不能息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愚按。箕子麥秀之詩云。麥秀漸

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此詩彼

狡童。今二句與彼正同。而傳亦名為麥秀。必有所

因矣。

傳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麥秀。測其不能並立。子

良之所以去者。狂狡之故。故去國而痛恨之。詩文

所謂子。蓋謂靈公也。

序。寡。寡。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鄭箋。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

國正之。

子惠思我。寡。寡。涉。漆。毛傳。惠。愛。也。漆。水。名。也。鄭箋。子

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寡。國之

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漆水往告難也。子不

我思。豈無他人。鄭箋。言他人者。先鄭齊晉宋衛。後之

荆楚。狂童之狂也。且。毛傳。狂行童昏所化也。鄭箋。狂

童之人。日為狂行。故使我言此也。

傳詩嫡家

卷之七

國風

王

寡。寡。

子惠思我。寡。寡。涉。漆。毛傳。漆。水。名。也。子不我思。豈無

他士。毛傳。士。事。也。鄭箋。他士。猶他人也。大國之卿。當

天子之上。狂童之狂也。且。

寡。寡。二。章。章。五。句。愚。按。左。傳。子。良。公。子。去。疾。也。宣

四年。夏。鄭。公。子。歸。生。弒。靈。公。鄭。人。立。子。良。辭。曰。以

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是。靈

公。之。時。子。良。無。去。國。之。事。不。知。傳。何。以。云。然。豈。子

良。有。其。意。賦。詩。而。未。果。行。而。靈。公。已。見。弒。耶。

傳。鄭。靈。公。好。倡。國。人。化。口。口。子。譏。之。以。漆。海。測。按。關

文。是。之。居。二。字。



序 漆與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鄭箋救猶止也。亂者。士與女合會。漆洧之上。

漆與洧。方渙渙兮。毛傳漆洧。鄭兩水名。渙渙。盛也。鄭箋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士與女。方秉蘭兮。

毛傳蘭。蘭也。鄭箋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托采芬香之艸。而為淫佚之行。女曰觀乎。士曰既且。

鄭箋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閒之處。既已也。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且往觀乎。洧之外。洧計且樂。毛傳

計大也。鄭箋洧。信也。女情急。故勸男使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維士與

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毛傳勺藥。香草。鄭箋伊。因也。士與女往觀。因與相戲。謔行夫婦之事。其別則送

女以勺藥。結恩情也。漆與洧。洧其清矣。毛傳洧。深貌。士與女。殷其盈矣。毛

傳殷。聚也。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洧

計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鄭箋將。大也。

漆洧二章章十二句。

傳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刺也。直文

武四字。括盡全詩之指矣。大約子皮之在當時。乃一鯁直之士。子產美之之意。多在此一邊。首章舍

命不渝。舍音藏。命為天理之正。謂其安處於天理

之正。此說固妙。恐子皮未必遽足以當此。還當以

舍音捨。乃舍已從人之舍。命乃大命近止之命。舍

不變之謂也。細釋全詩。大是此意。

序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箋言。猶

道也。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

之。傳詩嫡家。卷之七。羔裘如濡。洧直且侯。毛傳如濡。潤澤也。洧。均侯。君也。

鄭箋細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言古朝廷之臣。皆忠

直且君也。君者。言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

畏之。彼其之子。舍命不渝。毛傳渝。變也。鄭箋舍。猶處

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



全毛傳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愚按朱子云序以變風不應

美故以爲陳古刺今之詩但當聯鄭之大夫知子

產子皮之徒豈無足以當此釋特不可考耳今觀

傳云美子皮者使朱子得見之必伏膺矣。

傳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口口美之賦女曰鷄鳴

關文多此君子二字

序女曰鷄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

好色也鄭箋此謂士大人賓客有德者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鄭箋此夫婦相警覺以風也言

傳詩婦家卷之七國風主女曰鷄鳴

不蓄色也子與視夜明星有爛毛傳言小星已不見

也鄭箋明星尚爛爛然早於別色時將期將期弋是

與雁毛傳問於政事則期期習射鄭箋弋繳射也言

無事則往弋是雁以待賓客爲豫具。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毛傳宜有也鄭箋言我也子謂

賓客也所弋之是雁我以爲加豆之賓與君子共肴

也安言飲酒與子偕老鄭箋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

酒與之俱至老謂愛之言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毛

傳君子無故不徹琴瑟賓主和樂無不安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毛傳雜佩者珩璜琕瑀衡

玉之類鄭箋贈送也我若知子之必來我則豫儲

佩去則以送子也與異國賓客燕時雖無此物猶言

之以致其厚意其若有之固將行之士大夫以君命

出使主國之臣必以燕禮樂之助君之歡知子之贈

之雜佩以問之毛傳問道也鄭箋順謂與已和順知

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鄭箋好謂與已和好。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愚按如傳說當用朱注

傳鄭有貞士宜其口口口口俗賦出其東門

文當是妻不溺於流五字

序出其東門閨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傳詩婦家卷之七國風主女曰鷄鳴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鄭箋公子五爭者謂突再也

忽子壘子儀各一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毛傳如雲衆多也鄭箋有女謂

諸見棄者也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

雖則如雲匪我思存毛傳思不存乎相救急鄭箋匪

非也此如雲者皆匪我思所存也縞衣綦巾聊樂我

貞毛傳縞衣白色男服也綦巾蒼艾色女服也願室

家得相樂也鄭箋縞衣綦巾所爲作者之妻服也時

亦棄之迫兵革之難不能相畜心不忍絕故言且留

樂我言此思保其室家窮困不得有其妻而以綦巾



言之。思不忍斥之。恭恭文也。

出其闔閭有女如茶。毛傳闔曲城也。闔城臺也。茶。英

茶也。言皆喪服也。鄭箋闔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謂

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雖則如茶。非我思止。鄭箋匪我思止。猶非我思存也。

綈衣茹蒹。聊可與娛。毛傳茹蒹茅蒐之染。女服也。娛

樂也。鄭箋茅蒐。樂中也。聊可與娛。且可酌與我為樂。

心欲留之言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愚按傳雖闕文。詳上下文

意與朱子之說正合。序云。思保室家。於經各末二

傳詩猶家。卷之七 國風 八 出其東門

句。義原自可通。鄭乃云。時亦棄之。心不忍絕。則於

聊樂聊娛之義便不倫矣。

測據毛本鄭詩二十一。篇。朱子不以爲淫詩者。纔

七篇耳。據傳鄭詩十四篇。而僅漆洧一篇。似淫非

淫。可知朱子祇因錯認孔子鄭聲淫一句。遂寬屈

許多鄭詩也。孔子原只說鄭聲淫。不曾說鄭詩淫

聲之與詩豈可無辨。而遂令若是。李斯亦曾有云

鄭衛淫間詭譎舞象者。異國之樂也。樂者。亦聲之

謂。而可以詩爲聲樂乎。是不可不辨

其東門之墀。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本五子別  
所依毛本  
鄭之鄭後

東門之墀。茹蒹在阪。毛傳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叮

叮者。茹蒹。茅蒐也。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墀

遠而難。則茹蒹在阪。鄭箋城東門有墀。墀邊有阪。茅

蒐。生焉。茅蒐之爲難。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男之

難。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毛傳邇。近也。得禮則近。不得

禮則遠。鄭箋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

已而不來。則爲遠。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毛傳栗。行上栗也。踐。淺也。鄭箋

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易竊取。栗。人所嚼食而耳者

故女以自喻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毛傳即。就也。鄭

傳詩猶家。卷之七 國風 无 東門之墀

箋我豈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但去耳。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愚按唐棣篇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與此篇句語相近。乃傳有唐棣。而無此篇

豈其間互有誤耶。不可考矣。

聖門傳詩猶家卷之七 終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八

吳興凌漢初輯

國風

陳譜

陳者太皞處戲氏之墟帝舜之胤有虞嗣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其神明之後封其子錫滿於東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太姬其封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猪太姬無子好巫覡禱所見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傳詩嫡家卷之八

陳

傳陳口口口口賦宛丘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毛傳子大夫也蕩蕩也四方

高中央下曰宛丘鄭箋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

為洵有情兮而無望兮毛傳洵信也鄭箋此君信有

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倣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毛傳坎坎擊鼓聲無冬無夏值

其鷺羽毛傳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為翳鄭箋鷺舞

者所持以指麾

坎其擊鼓宛丘之道毛傳蓋謂之雩無冬無夏值其

鷺羽毛傳翳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愚按此詩中子字毛以為大夫

鄭以為君朱子遂不敢明指而混曰此人然許序

語則自安從鄭

傳陳之口口口口賦衛門

序衛門誘僖公也恩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

君也鄭箋誘進也掖扶持也

衛門之下可以棲遲毛傳衛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

傳詩嫡家卷之八

棲遲遊息也鄭箋賢者不以衛門之淺陋則不遊息

于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與治致政化泌之

洋洋可以樂飢毛傳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

以樂道忘飢鄭箋飢者不足於食也泌水之流洋洋

然飢者見之可飲以樂飢以喻人君慈惠任川賢臣

則政教成亦猶是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美鄭箋此言

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何必大國之

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至人

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鄭箋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思按序之說。及毛鄭之解。皆妙

有言外之情。朱子就其文義而自為之說。借傳之  
闕文。無從攷之。然存有陳之二字。或即是陳之君  
子。未可知也。

傳陳靈公如夏氏。門之賦。林林。續說春秋傳陳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宣十年飲酒于夏  
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

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千奔楚。

傳詩猶家。卷之八。國風。主。林林

序林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

焉。鄭箋夏姬陳大夫妻。夏微舒之母。鄭女也。微舒

字子南。夫字御叔。

胡為乎林林。從夏南。毛傳林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微

舒也。鄭箋陳人責靈公君何為之林林。從夏氏子南

之母為淫佚之行。匪適林林。從夏南。鄭箋匪非也。言

我非之林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佚之行。自之能

耳。祇拒之辭。

駕我乘馬。說于林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林。毛傳大人

乘駒鄭箋我國人我君也。君觀乘君乘馬乘君乘駒。

變易車以以至林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  
馬六尺以下曰駒。

林林二章章四句。

傳孔寧儀行父從君口口泄冶刺之賦墓門。續說孔

寧儀行父泄冶昔陳大夫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同

淫夏姬皆喪其和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曰公卿宜

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

序墓門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傳以至于不義惡加

於萬民焉。鄭箋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毛傳曲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折

也。曲間希行。用生此棘新維斧可以開析之。鄭箋典

者。陳陳陀由不親賢師傳之訓至陷於誅絕之罪。夫

也不良國人知之。毛傳夫傳相也。鄭箋良善也。陳陀

之師傳不善羣臣皆知之。言其罪惡著也。知而不已

誰肯然矣。毛傳肯久也。鄭箋已猶去也。誰肯肯也。國

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退終致禍難。自古昔之昔

常然。

墓門有梅有鴉萃止。毛傳梅樹也。鴉惡聲之鳥也。萃

集也。鄭箋梅之樹善惡自有徒以鴉集其上而鳴。人

則惡之性因惡矣。以喻陳陀之性。未未必惡。師傳惡



而陳陀從之而惡夫也不良歌以詠之毛傳詠音也  
鄭箋歌謂歌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之謂詠詠  
予不顧顧倒思予鄭箋予我也歌以告之波不顧念  
我言至于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之言言其晚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傳靈公聽讒因泄治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測凡卿  
大夫之妻謂之內子內子憂之者泄治之妻為之  
憂也併者有難蔽也讒之謂也予美者內子謂泄  
治也苟生亦曰予美亡此大意言防有鵲巢尚得  
所安即有言若尚樂其生乃予美而誰侮之曾鵲  
傳詩鵲巢卷之八國風五  
巢音若之不若矣心焉切切明知為孔寧儀行父  
文誰之云者其厚如此

序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即有言若毛傳與也防邑也即丘也若草  
也鄭箋防之有鵲巢即之有美若處勢自然與者喻  
宣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誰侮予美心焉切切  
毛傳侮張誰也鄭箋誰誰讒人也女衆說人誰侮張  
欺我所美之人乎使我心切切然所美謂宣公也  
中唐有甓即有言若毛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純  
也甓較早也誰侮予美心焉惕惕毛傳惕惕猶切

切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愚按楚詞多稱君為美人  
然詩中未有以所讒刺之君為美人者鄭以予美  
為宣公恐未然當是謂所讒之君子序不明指其  
人而傳以為泄治子義可信

傳陳救其大夫泄治口口傷之賦澤陂蕭說洩治諫  
靈公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托  
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治之謂乎劉  
篇中有美入皆謂洩治也

序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  
傷詩鵲巢卷之八國風六  
思感傷焉鄭箋君臣淫於國謂孔寧儀行父也感  
傷謂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毛傳陂澤障也荷芙渠也鄭箋  
蒲系滑之物芙渠之莖曰荷生而偃大與者蒲以喻  
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正以陂中三  
物與者喻淫風由同姓生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毛傳  
傷無禮也鄭箋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何而得見  
之寤寐無為涕泗滂沱毛傳自傷曰涕自鼻曰泗鄭  
詩也  
澤之陂有蒲與荷毛傳陂澤障也鄭箋謂當作蓮



美非實也。運以喻女之言信。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毛傳卷。好貌。寤寐無爲。中心惓惓。毛傳惓惓。猶惓惓也。彼澤之陂。有蒲萋萋。毛傳萋萋。荷華也。鄭箋華以喻女之顏色。有美一人。碩大且儼。毛傳儼。矜莊貌。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澤陂三章章六句。思按咏美人而曰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必非男女相說之詞。當從傳說爲正。且已上諸篇。相次陳雲公事。皆有序。又與春秋傳皆合。絕非傳會牽合者。自是信而可據。

傳陳門之池。賦東門之池。傳詩篇象。卷之八。國風。士。東門之池。

序東門之池。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池。宛丘之樹。毛傳粉。白榆也。樹。杆也。國之文會。男女之所聚。子仲之子。婆娑其下。毛傳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鄭箋之子。男子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毛傳穀。善也。原。大夫氏也。鄭箋旦。明也。曰差。擇也。朝日善明。曰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不續其麻。市也。鄭箋續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爲。

穀旦于逝。越以驅邁。毛傳邁。往。越。數邁。行也。鄭箋越。

於禮。摠也。朝旦善明。曰往矣。謂之所會處也。于是以摠行。欲男女合行。視爾如蒹。蒹。我極。椒。毛傳蒹。北菜也。椒。芬香也。鄭箋。男子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北菜之華然。女乃貽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淫亂之所由。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思按傳之詞。次皆從其國之世次。則此下諸傳。雖闕文。要知皆是靈公時詩。傳陳門之池。賦東門之池。

序東門之池。利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鄭箋。孔安國云。停水曰池。

傳詩篇象。卷之八。國風。八。東門之池。

東門之池。可以沤麻。毛傳。與也。池。城池也。沤。柔也。鄭箋。於池中柔麻。使可績。績作衣服。與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毛傳。晤。遇也。鄭箋。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東門之池。可以沤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傳朋友。賦東門之池。

序東門之池。楊利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



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傳與也牂牂然盛貌言男女

失時不逮秋冬鄭箋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與者喻時

晚也失仲春之月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毛傳期而不

至也鄭箋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

至大星煌煌然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毛傳肺肺猶牂牂也昏以為期

明星煌煌毛傳肺肺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傳朋友口口口口賦月出測東門之楊與月出

傳詩嬌家與之入國賦九東門之楊

二詩予初不敢以為男女期悅之詩今傳文雖多

闕而各存朋友二字則知為朋友之詩也予以東

門之楊為約會過期而不至之作月出為好德之

詩亦庶乎其近之矣

序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毛傳與也皎月光也鄭箋與者喻婦人有

美色之白皙佼人僚兮舒窈糾兮毛傳僚好貌舒遲

也窈糾舒之姿也勞心悄兮毛傳情憂也鄭箋思而

不見則憂

月出皓兮佼人劄兮舒憂受兮勞心慙兮

月出照兮佼人僚兮舒天紀兮勞心慙兮

月出三章章四句

秦譜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

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水土既平舜命作

虞官掌上下草木禽獸賜姓曰嬴歷夏商與衰亦

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

間孝王為伯翳能知禽獸之言子孫不絕故封非

子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

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翳之變

傳詩嬌家卷之八秦譜

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

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

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

域東至池山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

又徙於雍云

秦考補秦國名伯益之後嬴姓在虞夏商為諸侯

周孝王封非子為附庸至秦仲而國始大平王東

遷仲孫襄公以兵送之逐犬戎復封為諸侯春秋

時止稱秦伯

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測此則人



之詩也。夫秦何以爲周人之詩。秦襄公克戎定周之後。平王始賜周地八百里。方未克戎定周之岐周之地。自爲周人。故王命襄公征戎而周人赴王命以從征。其詩如此。故曰王于典師。故此尚爲周人之詩。至其後秦得周地。乃爲秦也。

序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毛傳。典也。袍。襦也。王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鄭箋。此責康公之言也。君豈嘗曰女無衣。我與女共袍乎。言不與民同欲。王于典師。傳詩嫡家。卷之八。國風。十一。無衣。

修我戈矛。與子同仇。毛傳。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仇匹也。鄭箋。于。於也。怨耦曰仇。君不與我同欲。而於王典師。則云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往伐之。刺其好攻戰。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毛傳。澤。潤澤也。鄭箋。釋褰衣近汚垢。王于典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毛傳。作。起也。鄭箋。車戰常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典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毛傳。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五句。愚按傳以此首秦襄公初

勤王而所自以開國之本也。朱子蘇氏之解。皆可通。勝序義多矣。

傳。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測。此詩說者止以爲婦人思念之詩。傳云遣大夫而勞之。則出于襄公矣。

序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因其君子焉。鄭箋。矜。夸大也。國人夸大其車甲之盛。有樂之意也。婦人閱其君子恩義之至也。作者叙內外之志。所以美君政教之功。

傳詩嫡家。卷之八。國風。十一。小戎。

小戎。侵伐。五檠梁。檠。毛傳。小戎。兵車也。伐。淺。檠。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檠。檠上句衡也。一檠五束。束有歷錄。鄭箋。此羣臣之兵車。故曰小戎。游環。有驅。陰。朔。鑿。續。毛傳。游環。鞬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費。

驅。慎駕其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鞬。所以引也。鑿。白金也。續。續鞬也。鄭箋。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鑿之外。鞬以禁其出。有驅者。若服馬之外。有以止。鑿之入。揜。在軾前。垂。鞬上。鑿。續白金。飾。續鞬之環。又。鑿。鞬。爲我。駟。駟。毛傳。文。直。虎皮也。暢。殺。長。殺也。駟。駟。文也。左足白曰駟。鄭箋。此上六句者。國人所矜。言念君子。



溫其如玉。鄭箋言我也。念君子之性溫然如玉。玉有五德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毛傳西戎板屋。鄭箋心曲。心之委曲也。憂則心亂也。此上四句者。婦人所用閨其君子。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驂。毛傳黃馬黑喙曰騏。鄭箋赤身黑鼠曰騶。中。中服也。騶。兩驂也。龍盾之合。鎡以纘軸。毛傳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鎡。內轡也。鄭箋以纘軸。轡之般。以白金爲飾也。納繫於軾前。言念君子。溫其任邑。毛傳在敝邑也。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鄭箋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

傳詩嫡家

卷之八

主

小戎

伐駒孔羣。孔予鑿鑿。蒙伐有苑。毛傳伐駒。四介馬也。孔其也。左。問予也。鑿。鑿也。蒙。討羽也。代。中干也。死。文貌。鄭箋伐。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其羣者。言和調也。蒙。虎也。計。雜也。書雜羽之文於伐。故曰虎伐。虎。張鏐。騰。交。張。二弓。竹閉紕。騰。毛傳虎。虎皮也。張。弓室也。騰。馬帶也。交。張。交。二弓於張中也。閉。紕。紕。繩。騰。約也。鄭箋。有刻金飾也。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毛傳厭厭。安靜也。秩秩。有知也。鄭箋此既閱其君子寢起之勞。又思其性與德。

小戎二章章十句

傳襄公伐戎。初命爲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籍說平

王以襄公有克戎定周之功。封爲諸侯。始命者。秦自非子至於莊公襄公。世爲附庸。今初得命也。測序以爲美。秦仲。今詳秦仲雖國始大。尚止爲附庸。當無車馬寺人之盛。傳以爲國人榮襄公者。誠定論也。榮之云者。昔止爲附庸。一旦命爲秦伯。儼然諸侯。車馬寺人。皆昔無而今有。抑何榮耶。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傳詩嫡家

卷之八

主

小戎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毛傳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額也。未見君子。寺人之令。毛傳寺人。內小臣也。鄭箋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阪有漆。隰有栗。毛傳。阪。阪也。隰。下溼曰隰。鄭箋與者。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毛傳。又見其禮樂焉。鄭箋。既見。既見秦仲也。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今若不樂。遊者其憂。毛傳。秦老也。八十曰耄。鄭箋。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使自老。言將後寵。



祿也。

阪有桑。既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毛傳。笙也。今有不樂。逝者其亡。毛傳。亡。喪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愚按說者以秦

仲為宣王大夫。不應傳內官。疑為襄公時詩。朱子

直以為秦君。此皆臆之也。今見傳文。無可疑矣。止

仲未得為諸侯。其詩亦不應採入國風。

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續說終南

山名在岐地。襄公克戎敗周平王。賜周西都岐豐

之地八百里。測終南山在周地內。昔未得岐周之

傳詩猶家

卷之八 國風

五

車鄰

地。不知終南之所有。今一得岐周之地。則知終南

之有條梅。有紀堂也。君子至止。至此終南而止。至

止於終南而未則居此。則若此。其若也哉。非復

附庸之比矣。詩考不忘者。言已得此。他無足顧。惟

詩考不忘而已。此則矜之至也。一矜字最妙。取周

地為諸侯受顯服。乃矜有之事。在秦人誠足矜也。

序戒勸之意。同妙。終是題過一步說話。

序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南何有。有條其梅。毛傳。與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

也。條。桐。梅。枏也。宜以戒不宜也。鄭箋。問何有者。意以

為名山高大。宜有茂木也。與者。蜀人君有盛德。乃宜

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戒勸之。君子至

止。錦衣狐裘。毛傳。錦衣。采色也。狐裘。朝廷之服。鄭箋。

至止者。受命服于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錦衣以褐

之類。如渥丹。其君也哉。鄭箋。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

之丹。言赤而澤也。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傳。紀。基也。堂。卑道平如堂也。

鄭箋。卑也。堂也。亦高大之山所宜有也。卑。終南山之

道名。形如堂之牆然。君子至止。敝衣綌裳。毛傳。黑與

傳詩猶家

卷之八 國風

五

終南

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二章。章六句。愚按朱子注此篇云。亦車鄰

賦之意。僅令傳言無如經本錯見何耳。今得見傳

本以次而列。一覽爽然。

傳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賦駉鐵。續說襄公

始受王命為諸侯。故得有田狩之事。國風之樂焉。

測一喜字其妙。山園之事。乃昔所無。今始受王命

而有。誠可喜也。故喜之。然亦秦人之見如此。以上

五詩皆襄公詩。無衣小戎。乃奉命征戎。未為諸侯

時事。車鄰終南駉鐵皆克戎定周。既為諸侯時事。



序 駢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駢鐵孔阜六轡在手毛傳鐵駢阜大也鄭箋四馬六  
轡六轡在手言馬之良也公之媚于從公于狩毛傳  
能以道媚于上下者冬獵曰狩鄭箋媚于上下謂使  
君臣和合也此人從公往狩言襄公親賢也  
卒時辰北辰北孔碩毛傳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  
麋春秋獻鹿豕耳鄭箋卒是辰壯者謂虞人也時  
壯其肥大言禽獸得其所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毛傳  
拔矢末也鄭箋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拔括也舍  
傳詩嫡家卷之八 國風 七 駢鐵

遊于北園駢馬既閑毛傳閑習也鄭箋公所以田則  
克獲者乃遊于北園之時時則已習其四種之馬也  
駢車轡轡載獵獸毛傳轡輕也發獵駢田犬也長  
喙曰發短喙曰駢駢輕車驅逐之車也置為於  
轡異於乘車也載始也始田犬者謂達其搏噬始成  
之也此皆游於北園時所為也  
駢鐵三章章四句愚按詩次先自襄公率周人赴  
命繼以自遣大夫征之始得列為諸侯奄有周地  
而後其田園之樂焉序法歷歷可據如此

傳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續說晉驪姬  
既讒殺太子申生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于是重  
耳奔蒲僖五年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若父之  
命不枝乃徇曰枝者吾仇也遂出奔狄復奔衛及  
齊及曹及宋及楚楚送之秦二十四年秦伯納之  
于晉是為文公測此詩木康公所作傳以為重公  
送之者測之者祖公則康公之送亦祖公之送也  
屋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  
麗姬之難幸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  
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  
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傳詩嫡家卷之八 國風 大 渭陽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毛傳母之兄弟曰舅鄭箋渭水  
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于咸陽  
之地何以贈之駢車乘黃毛傳贈送也乘黃四馬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王佩毛傳瓊瑰  
石而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  
續說康公葬公子子車氏秦大夫考殉穆人以葬  
琬琰其左右曰殉穆公葬于東殉死者百七十人



獨哀三千者，傷善良也。

序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也。鄭箋：三良，三善人也。謂奄息、仲行、鍼虎也。從死，自殺以從死。

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毛傳：與也。交，又小貌。黃鳥，以時往來，得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鄭箋：黃鳥止于棘，以非安已也。若不安則移，與者喻臣之事君亦然。今穆公使臣從死，刺其不得黃鳥止于棘之本意。誰從穆公？詩猶家。

傳詩猶家。卷之八 國風 充 黃鳥

公。子車奄息。毛傳：子車氏奄息名。鄭箋：言誰從穆公者，傷之。維此奄息，百夫之特。毛傳：乃特百夫之德。鄭箋：百夫之中最雄俊也。臨其穴，惻惻其慄。毛傳：慄，懼也。鄭箋：穴，謂塚壙中也。秦人哀傷此奄息之死，臨視其壙，皆為之悼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毛傳：殲，盡也。良，善也。鄭箋：言彼蒼者天，怨之，如可贖芳，人百其身。

鄭箋：如此奄息之死，可以他人贖之者，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為之惜善人之甚。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鄭箋：仲行，字也。維此仲行，百夫之防。毛傳：防，比也。鄭箋：防，猶當也。

言此一人當百夫，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芳，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毛傳：禦，當也。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芳，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傳：君子隱于川上。口募之賦，兼葭，則按今閩中延安府有葭州，州治在巖石之上，而臨黃河，昔亦有小河，統之兩岸皆蘆葭，遂名葭葭河。此云兼葭水，一方水中中央，通河，通海，道阻且長，云云，似即指葭州而言也。正川上也。

序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鄭箋：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毛傳：霜也。兼，葭，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於葭，為霜，然後歲事成，與國家待禮然後興。霜則成而黃，與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毛傳：伊，維也。一也。維至矣。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

言此一人當百夫，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芳，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毛傳：禦，當也。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芳，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傳：君子隱于川上。口募之賦，兼葭，則按今閩中延安府有葭州，州治在巖石之上，而臨黃河，昔亦有小河，統之兩岸皆蘆葭，遂名葭葭河。此云兼葭水，一方水中中央，通河，通海，道阻且長，云云，似即指葭州而言也。正川上也。

序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鄭箋：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毛傳：霜也。兼，葭，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於葭，為霜，然後歲事成，與國家待禮然後興。霜則成而黃，與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毛傳：伊，維也。一也。維至矣。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

言此一人當百夫，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芳，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毛傳：禦，當也。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芳，人百其身。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傳：君子隱于川上。口募之賦，兼葭，則按今閩中延安府有葭州，州治在巖石之上，而臨黃河，昔亦有小河，統之兩岸皆蘆葭，遂名葭葭河。此云兼葭水，一方水中中央，通河，通海，道阻且長，云云，似即指葭州而言也。正川上也。

序兼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鄭箋：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之德教日久矣。今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焉。

兼葭蒼蒼，白露為霜。毛傳：霜也。兼，葭，葭，蘆也。蒼，蒼，盛也。白露凝於葭，為霜，然後歲事成，與國家待禮然後興。霜則成而黃，與者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教之，則服。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毛傳：伊，維也。一也。維至矣。鄭箋：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所謂是知周禮。

言此一人當百夫，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芳，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毛傳：禦，當也。臨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芳，人百其身。



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假喻以言遠。遡洄從之道阻且長。毛傳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鄭箋此言不以敬順往求之。則不能得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毛傳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求濟道來迎之。鄭箋宛坐見貌。以敬順求之則近耳。易得見也。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毛傳萋萋猶蒼蒼也。晞乾也。鄭箋本晞未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毛傳湄水際也。遡洄從之道阻且躋。毛傳躋升也。鄭箋言其難至如升阪。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毛傳坻小渚也。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毛傳采采猶萋萋也。未已猶未止也。所謂伊人。在水之渚。毛傳渚厓也。遡洄從之道阻且右。毛傳右出其右也。鄭箋右者言其迂迴也。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毛傳小渚曰沚。蒹葭三章章八句。愚按序說周禮大似無涉。毛鄭曲解終屬牽強。朱子駁之良是。而却又云不知何所指。亦以秦風不敢懸擬以室邇人遠之類。為男女相思耳。若在鄭衛斷不免矣。豈知傳文明了若此。

傳□□□□□賦晨風。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駛彼晨風。駛彼北林。毛傳駛疾飛貌。晨風。鷯也。鷯。積也。北林。林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駛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鄭箋先君謂穆公。未見君子。憂心欽欽。毛傳思望之。心中欽欽然。鄭箋言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思望而憂之。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毛傳今則忘之矣。鄭箋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如何如何乎。女忘氏之事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樹檍。毛傳櫟木也。駁如馬。偁牙。食虎豹。鄭箋山之櫟。隰之駁。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傳詩蒹葭。卷之八。國風。主。晨風。

山有苞櫟。隰有樹檍。毛傳櫟木也。檍。赤羅也。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晨風三章章六句。愚按傳雖闕文。然篇次在蒹葭權輿之間。似亦為賢人而作。且世次亦應屬康公。宜與序不大異。

傳□□□□□賦權輿。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毛傳夏屋。大也。鄭箋屋其也。渠渠。猶



權輿二章五句。愚按此詩終秦便有坑儒之漸。又按子貢詩傳以秦詩爲國風之終。明知諸國必折而入于秦也。猶尚書殿秦誓之意。先儒謂吳楚無詩而秦詩不割。次于齊晉以爲夫子早見其地。豈知詩傳之次更若此乎。繼周之爲秦則書詩者早已了然于胸。康節樂論及于書而未及詩耳。

聖門傳詩胡家卷之九

小大雅諸

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業。爲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原天命。上述相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之次。要以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鑒之。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爲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較。見在書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



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為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雅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其弟耳。亂其焉。既移文。改其口。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

傳詩始家 卷之九 小雅 二 小雅 雅字

傳周公制禮作樂用之燕喜有小正焉。

為陳善納誨之詞。似亦相承之說。傳以為周公制作。且冠於小正之首。其義深矣。余嘗以為未嘗不。是陳善納誨。而陳善納誨不足以盡之。乃帝王之全學。聖賢之能事。亦有見於其義之難窮耳。今由修身之說而窮之。誠于雀鳴而有得焉。則真心實理。澄地彌天。實踐貴修。足此通彼。修身之能事畢矣。然未有不如此而可謂之修身者。而修身猶未易言也。中庸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

易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大學一書。于好惡惡美之際。尤詳諄焉。鳴呼。雀鳴所以修身。其互發之旨乎。

序。鶴鳴。誨宜王也。鄭箋。誨。教也。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毛傳。典也。臯。澤也。言身隱而名著。鄭箋。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鶴在中鳴。而野聞其鳴聲。此有喻賢者雖隱居。人咸知之。魚潛于淵。或在于涸。毛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涸。鄭箋。此言魚之性。寒則遷於淵。溫則見於涸。

傳詩始家 卷之九 小雅 三 小雅 鶴鳴

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棗。毛傳。何樂于彼園之觀乎。蕝。落也。尚有樹檀而下其棗。鄭箋。之。往。爰。口也。言所以之彼園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棗。此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毛傳。錯。石也。可以琢玉。舉賢用濇。則可以治國。鄭箋。他山。喻異國。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鄭箋。天高遠也。魚在于涸。或潛。在淵。鄭箋。時寒則魚去。渚。逃於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棗。毛傳。惡木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傳攻錯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傳鹿鳴伐木青我騶桑白駒皆所以燕賢也。

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鄭箋飲之

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幣幣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傳興也苹蒿也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也誠發乎中以興嘉賓賓客當有無誠

相招呼以成禮也鄭箋苹蘋蕭也我有嘉賓鼓瑟吹

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毛傳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

傳詩歸象

卷之九

五

篚篚屬所以行幣帛也鄭箋承猶奉也書曰篚厥玄

黃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毛傳周王行道也鄭箋示當

作賓賓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

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維賢是用。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毛傳蒿茂也我有嘉賓德音孔

昭視民不忒君子是則是效毛傳忒偷也是則是效

言可法也鄭箋德音先王道德之教也孔其昭明

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嘉賓之語先王

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悞於禮義是乃

君子所法也言其賢也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毛

傳教遊也。

鹿鳴三章章八句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傳萃草也我有嘉賓鼓瑟鼓

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毛傳湛樂之久我有旨酒以

燕樂嘉賓之心毛傳燕安也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

得其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伐木三章章八句

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

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

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毛傳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嚶嚶

傳詩歸象

卷之九

五

驚懼也鄭箋丁丁伐木聲相切直也言昔日未居位在

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勸苦之事猶以道德

相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故

連言之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毛傳幽深高也鄭箋

遷徙也謂鄉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嚶嚶其鳴

矣求其友聲毛傳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

友鄭箋變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

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然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毛傳矧况也鄭箋相視也鳥尚

知居高木呼其友况是人乎可不求之神之聽之終



和且平。鄭箋以可不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

伐木許許。釀酒有英。毛傳許許。靜貌。以雉曰釀。以穀曰醢。美貌。鄭箋此言許許。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釀之。木其故也。既有肥羜以速諸父。毛傳羜未

成羊也。夫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鄭箋連召也。有酒有殽。今以召族之飲酒。殽滴不來。

微我弗顧。毛傳微無也。鄭箋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傳詩猶家。卷之九。小雅。不。疏。鳴。言我子顧念也。於祭酒壚陳饋八簋。毛傳祭。鮮明貌。謂曰簋。天子八簋。鄭箋祭然已灑饋矣。陳其黍稷矣。謂爲食禮。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殽。

毛傳然。適也。伐木于阪。釀酒有衍。毛傳衍。美貌。鄭箋此言伐木于阪。亦木之也。邇豆有踐。兄弟無遠。鄭箋踐。陳列貌。兄

弟。父之黨。母之黨。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毛傳餱。食也。鄭箋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前以乾餱之食。後愆過於

人。况天子之阿。友可以限兄弟乎。故不當遠之。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毛傳湑。舊之也。酤。一宿酒也。鄭箋酤。

買也。此族人陳王之思也。王有酒。則湑酤之。王無酒。則買之。要欲厚于族人。坎坎鼓我。嘒嘒舞我。毛傳嘒。舞貌。鄭箋爲我擊鼓坎坎然。爲我興舞嘒嘒然。謂

以樂樂已。追我服矣。飲此湑矣。鄭箋追。及也。此又述王意也。王曰。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

醉之意。伐木六章。章六句。愚按鄭解伐木。謂昔曰未居位爲農。親有是事。而所飲酒者。卽是其伐木之人。亦

大興矣。疏以鄭爲追木。文王幼少之時。夫文王是諸侯之子。卽使在大室時。亦是世子之子。與舜起

傳詩猶家。卷之九。小雅。七。伐木。匹夫不同安。有身。親伐木。而自居大位。復飲其。倡者哉。漢儒之附會鑿而陋如此。不如只作泛興爲長。毛無明文。然既以爲興。便非鄭說矣。

序。青者。我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箋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

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青者。我在彼中阿。毛傳與也。青。盛貌。義。蘿蒿也。

中阿。呵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我。青。青然。鄭箋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征役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鄭箋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見



也。見則心既喜樂。又以禮儀見接。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毛傳中沚。沚中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毛傳喜樂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毛傳中陵。陵中也。既見君子錫

我百朋。鄭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朋。得祿多。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毛傳楊木爲舟。載沉亦沉。載浮亦浮。鄭箋舟者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

亦用武亦用於人之才無所廢。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鄭箋休者休休然。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愚按序與毛傳皆以君子

傳詩類家。卷之九。小雅。人。菁菁者莪

爲人君而既見者。乃賢才之得見君也。傳爲燕賢。

則君子正與嘉賓同。朱注億而中矣。

序。烝烝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

心以事之。

烝烝有阿其葉有難。毛傳興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

有以利人。鄭箋烝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

茂盛。可以庇蔭人。興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

有覆養之德也。正以烝烝興者。反求此義。則原上之

桑。枝葉不祇然。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既見君

子。其樂如何。鄭箋思在野之君子。而得見其在位。喜

樂無度。

烝烝有阿其葉有沃。毛傳沃。柔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烝烝有阿其葉有幽。毛傳幽。黑色也。既見君子德音

孔膠。毛傳膠。固也。鄭箋君子在位。民附仰之。其教令

之行。甚堅固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鄭箋遐。遠

謂。勸藏善也。我心愛此君子。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

勤思之乎。宜思之也。我心善此君子。又誠不能忘也。

孔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傳詩類家。卷之九。小雅。九。烝烝

烝烝四章章四句。愚按此詩語氣。正與菁莪相似。

有笑無譏。正因篇次在後。遂以爲刺幽王。而幽爲

之說。朱子以爲喜見君子之詩。雖已得之。而不能

知其篇次在此。今從傳類列。可謂得其所矣。

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鄭箋刺其不能留賢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毛傳宣王

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繫維繫也。

鄭箋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

之苗。我則糾之繫之。以求今朝愛之欲留之。所謂伊

人。於焉逍遙。鄭箋伊。當作繫。繫猶是也。所謂是乘白



駒而去之賈人。今於何遊息乎思之甚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毛傳藿猶

苗也。夕。猶朝也。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毛傳賁飾也。鄭箋願其來而得

見之。易卦曰山下有火賁。賁白色也。爾公爾侯。逸

豫無期。毛傳爾公爾侯耶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慎

爾優游。勉爾遊思。毛傳慎誠也。鄭箋誠女優游使待

時也。勉女遊思。度已終不得見。自訣之詞。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傳空大也。生芻一束。其人如

玉。鄭箋此戒之也。女行所舍主人之依。雖薄要就賢

人。其德如玉。然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鄭箋母愛女

聲音而有遠我之心。以思賁之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愚按此詩向在祈父黃鳥之間。

故以爲宣王時詩。而賢如此之懇。又非所望于

宣王也。不得不通其說于刺。若設爲王言者然。以

見王不能如此。所以刺也。朱子直作賢賢。以爲出

自王者之口。則賢者何爲不可留乎。義不可通。今

傳與鹿鳴諸篇齊列。同作燕賢。則白駒空谷。自然

招隱之章矣。向之所疑。皆可冰釋。

傳常棣燕兄弟也。

序常棣燕兄弟也。閭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箋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

此詩而歌之以親之。

左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

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

曰常棣之華。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毛傳與也。常棣。棘也。鄂。猶鄂鄂

然。言外發也。韓詩光明也。鄭箋承華者曰鄂。不當作

拊拊。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韓詩然盛。與者。晉

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韓詩然。古聲

傳詩燕家。卷之九小雅。士。常棣

不拊同。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毛傳聞常棣之言爲今

也。鄭箋問常棣之言。始問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

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毛傳威。畏也。懷。思也。鄭箋死喪可

怖畏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原恩哀矣。兄弟求

矣。毛傳哀。集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箋原也。隔也。以

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

立榮顯之名。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毛傳脊令。離渠也。飛則鳴行則

搖。不祇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鄭箋離渠



以良朋為  
賓時節

禮樂明  
也

兄弟不  
如

情之變  
若正則  
無味以  
之謂不

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毛傳况茲永。長也。鄭箋每有。雖也。良。善也。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之長嘆而已。

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毛傳閱。狎也。鄭箋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閱而外禦侮也。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毛傳烝。填。戎。相也。鄭箋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久也。猶無相助已者。古聲填。賓座同。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毛傳兄弟尚恩。怡怡然。朋友尚義。切切然。鄭箋平。猶正也。安寧。

傳詩嫡家 卷之九 小雅 上 常排

之時。以禮義相琢磨。則發生急。賓爾饗豆。飲酒之饌。毛傳。賓。陳。飲。私也。不脫。屢升堂。謂之饌。鄭箋。私者。固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饌。禮焉。鄭朝為公。兄弟既具。和樂且孺。毛傳。九族會曰和。孺。屬也。王與親戚燕。則此。毛。鄭箋。九族從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屬者。以昭穆相次序。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鄭箋。好合。至意合也。合者。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毛傳。翕。如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毛傳。帑。子也。鄭箋。族人和。則得

保樂其家中之大小是寃是圖。豈其然乎。毛傳寃。隱。圖。謀。豈。信也。鄭箋。女深謀之。信其如是。

常懷八章。章四句。愚按此詩之云召穆公。猶圖雅之為刺康王。乃是重歌之。非始作之也。於常排益信。圖雅。

傳類升燕親戚也。序類升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鄭箋。戾。虐也。暴虐。

謂其政教如雨雪也。有類者。亦實維伊何。毛傳。典也。類。升。升。皮弁也。鄭箋。實。猶是也。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室以燕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日視朝。爾酒既旨。爾殽既嘉。鄭箋。旨。嘉。皆美也。美。謂已美矣。女。殺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言其知具其禮而弗為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鄭箋。此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與王無他。言至親。又刺其弗為也。焉與女蘿。施于松柏。毛傳。焉。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

傳詩嫡家 卷之九 小雅 上 類升

親九族。貳特自恃。不知已之將危亡也。未見



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毛傳奕奕然無所薄也鄭箋君子斥幽王也幽王久不與諸公宴諸公未得見幽王之時懼其將危亡已無所依怙故憂而心奕奕然故言我若得見幽王諫正之則庶幾其發政意解懌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何期爾何期爾伊何也期辭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毛傳時善也豈伊異人兄弟具來鄭箋具猶來也為與女難施于楸上未見君子憂心惻惻既見君子庶幾有愆毛傳惻惻憂盛滿也愆害也。

傳詩嫡家 卷之九 小雅 頍 頍者弁實維何何期爾何期爾伊何也期辭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

有頍者弁實維何何期爾何期爾伊何也期辭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毛傳時善也豈伊異人兄弟具來鄭箋具猶來也為與女難施于楸上未見君子憂心惻惻既見君子庶幾有愆毛傳惻惻憂盛滿也愆害也。

頍亦三章章十二句愚按說者謂朱子不併小序。

則此詩幾于伐木行葦之篇今觀傳說及篇次如此則朱子之見固不謬也經本次第自異耳。祭也。不經此詩亦列于常棣之次。

傳魚麗嘉魚鉅葉皆所以熟大臣也。

序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笑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鄭箋內謂諸夏也外謂遠

賦也。係於神明者于祭祀而歌之。魚麗于鰓鰓鰓也毛傳麗麗也鰓曲梁也寡婦之笄也鰓揚也鰓鰓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

傳詩嫡家 卷之九 小雅 魚麗 魚麗于鰓鰓鰓也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

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變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魚麗牛擊然後爵羅設是以天子不合閭諸侯不掩星大夫不麝不卵士不隱寒戾人不數咎晉於四士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君子有酒肯且多鄭箋酒美而此魚又多也。魚麗于鰓鰓鰓也毛傳鰓鰓也君子有酒多且且肯鄭箋酒多而此魚又美也。魚麗于鰓鰓鰓也毛傳鰓鰓也君子有酒肯且且有鄭箋酒美而此魚又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鄭箋魚既多又善。

物其旨矣。維其時矣。鄭箋魚既美又齊等。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鄭箋魚既有又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鄭箋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毛傳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罩罩

管也。鄭箋烝然罩罩也。然猶言又如也。言南方水中有

善魚。人將久如而俱罩之。罩之也。喻天下有賢者在

位之人。將久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罩之也。罩之者

傳詩歸家 卷之九 小雅

去

魚麗

在位者也。式。用也。用酒與賢者燕飲而樂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毛傳汕汕。操也。鄭箋操者。今之

操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毛傳衍。樂也。

南有樛木。耳。絜。絜之。毛傳與也。絜。蔓也。鄭箋君子下

其臣。故賢者歸往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綴之。鄭箋

綴。安也。與嘉賓燕飲而安之。鄉飲酒曰賓。以我安。

翩翩者騅。烝然來思。毛傳騅。壹宿之鳥。鄭箋壹宿者。

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

將久如而來遇之也。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鄭箋

又復也。以其意欲復與燕加厚之。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序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牡

饗。饗不啗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鄭

箋牛羊豕豕為牲。饗養者曰饗。熟曰饗。腥曰饗。生曰

率。不啗用者。自養厚而薄於賓客。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毛傳幡幡。

瓠葉貌。康人之菜也。鄭箋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

酒之茹也。此君子謂康人之有賢行者也。具農功畢。

乃為酒樂。以合朋友。言禮請道藝也。酒既成。生與父

傳詩歸家 卷之九 小雅

去

南有嘉魚

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飲食而曰

嘗者。以其為之主於賓客。賓客則加之以羞。易兌象

曰君子以朋友講習。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毛傳毛曰

炮。加火曰燔。獻。奏也。鄭箋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

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有兔白首者。兔之小者也。炮

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

賓。乃薦羞。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康人依士禮。立

賓主為酌名。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毛傳炙火



曰炙醢報也。鄭箋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危之宏。解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毛傳醕道

飲也。鄭箋主人既卒爵爵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

猶今俗之勸酒。

瓠葉四章章四句。愚按此詩語意無刺。篇次在後不得已而云刺耳。今傳在魚麗嘉魚之列。則朱子所云燕飲之詩誠得之矣。

傳南山有臺。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

傳詩嫡家。卷之九小雅。太。孤。

基矣。鄭箋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山之

有基趾。

南山有臺。非山有萊。毛傳興也。臺夫須也。萊艸也。鄭

箋興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

賢臣以自尊顯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

無期。毛傳基本也。鄭箋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

置之千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為國家之本。得

壽考之福。

南山有桑。非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鄭箋光明也。政教明有榮曜。

南山有杞。非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鄭箋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非山有杻。毛傳栲山樛杻也。樂只君子

遐不作。詩樂只君子德音是茂。毛傳眉壽秀眉也。鄭

箋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茂盛也。

南山有栲。非山有杻。毛傳栲山樛杻也。樂只君子

遐不作。詩樂只君子保艾爾後。毛傳黃髮也。耆老

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序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

傳詩嫡家。卷之九小雅。天。南。

報其上焉。鄭箋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

臣也。臣亦宜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

答其歌。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毛傳固堅也。鄭箋保安爾。女也。

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

毛傳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也。除開也。鄭箋單盡也。

天使女盡厚天下之民。何福而不開。皆開出以予之。

俾爾多益。亦莫不庶。毛傳庶衆也。鄭箋莫無也。使女

每物益衆。以是故無不衆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肇無不宣。受天百祿。毛傳戩福。



穀祿登也。鄭箋：天使女所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其舉事盡得其宜。受天之多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鄭箋：遐。遠也。天又下予女以廣遠之福。使天下溥蒙之。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與。鄭箋：興盛也。無不盛者。使萬物皆盛。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毛傳：言廣厚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鄭箋：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鄭箋：川之方至。謂其水繼長之時也。萬物之收。皆增多也。

吉蠲爲饔。是川孝享。毛傳：吉。調潔也。饔。酒食也。享。傳：詩嫡冢。卷之九。小雅。手。天保。

獻也。鄭箋：謂將祭祀也。禴利烝嘗。于公先王。毛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鄭箋：公。先公。謂后稷至諸暨。君曰卜爾。萬壽無疆。毛傳：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卜。于也。鄭箋：君曰卜爾者。尸擬主人。傳神辭也。

神之乎矣。詒爾多福。毛傳：詒。遺也。鄭箋：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毛傳：質。成也。鄭箋：成。平也。民事平。以禮飲食。相燕樂而已。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變黎黎也。羣黎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毛傳：恒。恒。升出也。言俱進也。鄭箋：月上絃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如南山之壽。不羣。毛傳：羣。虧也。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鄭箋：或之言有也。如松柏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傳：煌華。遣使臣也。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鄭箋：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東於四方。則爲不辱命也。

傳：詩嫡冢。卷之九。小雅。手。天保。

皇者。言于彼厚恩。毛傳：皇皇。猶煌煌也。高平曰：原。下。易其色。鄭箋：無遠無近。維所之則然。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毛傳：駉駉。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每。雖懷和也。鄭箋：春秋外傳曰：懷私爲每懷也。和當爲私。衆行大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鄭箋：如濡。言鮮澤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傳：忠信爲周。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鄭箋：憂於也。大夫出使。馳驅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



於是訪問求善道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毛傳言調忍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毛傳咨事之難易為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毛傳咨禮義所宜為度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毛傳陰白雜毛曰駒均調也載馳載驅周爰咨詢毛傳親戚之謀為詢兼此五者雖

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鄭箋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誨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

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言慎其

傳詩卿家 卷之九 小雅

至 皇皇者華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傳四牡勞使臣之勤也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鄭箋文王為西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

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於其來也陳其功苦以歌樂

之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毛傳騤騤行不止之貌周道岐

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朝

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豈不

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毛傳盬不堅固也思歸在

私思也鄭箋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鄭箋無私思

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

家事附王事

四牡騤騤嘽嘽駉馬毛傳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

息白馬黑鬣曰駉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毛

傳連駉駉處居也臣受命會幣于稱乃行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毛傳騅夫不也鄭箋

夫不鳥之怒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下

止于樹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王事靡

盬不遑將父毛傳將養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毛傳杞枸櫞也王事

靡盬不遑將母



疾響之歌鹿鳴之三。謂鹿鳴四社皇華也。正合毛本。今傳次則在此。然遺而後勞。又似傳之次爲得當者。豈當晉歌時猶在夫子未正雅頌之先。而子貢作傳。乃在夫子自衛反魯之後。故與先時之篇次異乎。

傳。秋杜。勞戍也。

序。秋杜。勞戍也。鄭箋。役戍役也。

有秋之杜。有皖其實。毛傳。典也。皖。實貌。秋杜。猶得其

時蕃滋。役夫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王事靡盬。繼

嗣後日。鄭箋。嗣續也。王事無不堅固。我行役績。嗣其

傳。詩。嬌家。

卷之九

小雅

五

秋杜

比。言常苦無休息。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遄止。鄭

箋。十月爲陽。遄。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陽月之時。已

受傷矣。征夫如今已間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故序

其男女之情。以說之。陽月而思望之者。以初時云歲

亦莫止。

有秋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鄭箋。傷悲

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

止。毛傳。室家踰時則悲。

陟彼非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鄭箋。杞。非

也。而升非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檀車幃幃。

四牡瘡瘡。征夫不遠。毛傳。檀車。役車也。幃幃。敝貌。瘡

瘡。罷貌。鄭箋。不遠者。言其來。踰路近。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鄭箋。匪。非。疚。病也。君子至期不

裝。載意不爲來。我念之憂心甚。病期逝不至。而多爲

恤。毛傳。逝。往。恤。憂也。遠行不必如。胡室家之情。以期

望之。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遄止。毛傳。卜之筮之

會人占之。遄。近也。鄭箋。偕。俱。會。合也。或卜之。或筮之。

俱占之。合言於。繇爲近。征夫如今近耳。

秋杜四章章七句

傳。邠風。陳農政也。

續說。成王初立。周公慮其年幼。未

傳。詩。嬌家。

卷之九

小雅

五

知稼穡之艱難。故作此詩。令稼穡日夜誦歌於室

側。以訓之。其後因用爲農桑之樂。所謂邠正。此篇

是也。齊韓毛鄭錯于變風。謂此卽七月之詩。序以

七月名篇。傳以邠風名篇。摠之民事之艱難。王業

之根本也。嘗疑邠何以爲國風。謂之國風者。天子

巡狩。至於其國。太師陳詩以考其風俗。如是之謂

國風。邠之先。豈屬於周天子。而有邠詩。陳於周天

子。爲邠風耶。且觀其章句。煩復體裁莊重。與列國

之詩絕不相類。每求之不得其解。又且非周公東

征諸詩。亦皆以爲邠詩。是用仲仲於中。無以自釋。



傳詩補義

卷之九

七

月

流傳之誤未之察爾

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箋周公遭變者言蔡流言辟居東都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毛傳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鄭箋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二之日齊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毛傳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齊發風寒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鄭箋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

之月人惠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是故八月則當績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父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毛傳三之日夏正月也耜土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鄭箋同猶俱也喜讀為饋饋酒食也耕耜之婦子俱以饁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為設酒食焉言勤其事又受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為急餘章廣而成之

傳詩補義

卷之九

七

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鄭箋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作此也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範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毛傳倉庚離黃也懿範深筐也微行墻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箋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採桑春日遲遲采桑和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毛傳遲遲舒緩也繫白蒿也所以生蠶祈祈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殆及與也幽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鄭箋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生此志是謂幽風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毛傳亂為萑葦。葦為葦。豫蓄萑葦可以為曲也。鄭箋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蠶月條桑。取彼斧戕。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毛傳戕方登也。遠枝遠也。楊條楊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葉桑也。鄭箋條桑落采其葉也。女桑少枝也。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七月鳴鴈。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毛傳鴈自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絳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鄭箋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桑者。春暴練。夏練玄。秋染夏為。

傳詩新義

卷之九 小雅

壬

七月

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  
四月秀葇。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聞穫。毛傳不榮而實曰秀。葇。蔓艸也。蜩。蟬也。穫。禾可穫也。聞。墜落也。鄭箋夏小正四月王貴秀。葇。其是乎。秀。蔓也。鳴蜩也。穫。禾也。墜落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也。獲。禾也。墜落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也。自秀。蔓始。一之曰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毛傳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狸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鄭箋于貉。性搏貉以自為裘也。狐狸以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二之曰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獫獻。新公。毛傳。繼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豨。三歲曰豮。人獸

一曰豨。二曰豮。

公之。小獸私之。鄭箋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也。豕生三曰豨。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鷄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毛傳斯螽。蚣蚹也。莎鷄。羽成而振訊之。鄭箋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穹窒熏鼠。塞向墜戶。毛傳穹。窒。塞也。向。北出。隅也。墜。墜也。墜。人。墜。戶。墜。為。此。四。者。以。備。寒。墜。我。婦。子。曰。為。收。歲。入。此。室。處。鄭箋曰。為。收。歲。者。歲。終。而。一。之。曰。收。歲。二。之。曰。入。室。當。避。寒。氣。而。入。所。穹。窒。墜。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

傳詩新義

卷之九 小雅

壬九

七月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毛傳鬱。樣屬。薁。薁。葵。葵。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壽眉也。鄭箋介。助也。既以鬱薁及菽助男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幽雅。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毛傳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鄭箋瓜瓠之畜。麻實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  
九月築場圃。毛傳春夏為圃。秋冬為場。鄭箋。場圃同。



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毛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鄭箋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困倉也。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毛傳入爲上。出爲下。鄭箋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晝爾于茅。宵爾索綯。毛傳宵夜。綯絞也。鄭箋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承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毛傳乘升也。鄭箋亟急。乘治也。七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盛之屋。其始播百穀謂新來年百穀于公社。

傳詩歸家

卷之九 小雅

五

七月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毛傳冰盛水腹。則命取水于山林。沖沖鑿水之意。凌陰冰室也。鄭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觀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表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九月肅霜。十月漙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毛傳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漙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鄭箋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

寒之憂。國君間於政事而饗羣臣。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毛傳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鄭箋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既樂。欲大壽無竟。是謂曲頌。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愚按傳以此詩篇名。邠風而入正小雅。於義名當矣。鄭不悟其因風字而錯于風。而徒問有邠雅之說。遂舉一詩而分風雅頌三體。月乃人失之鑿理。

傳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

序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

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昫昫原隰。曾孫田之。毛傳甸治也。昫昫壟辟貌。曾孫成王也。鄭箋信乎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今原隰壟辟。則又成王之所佃。言成王乃遠修禹之功。今王反不修其業乎。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八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去我疆我理。毛傳疆。經界也。理。分地理也。南東其畝。毛傳或南或東。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毛傳雰雰雪貌。豐年之冬。必有積雪。益之以霡霖。既優既渥。毛傳小雨曰霡霖。鄭箋



成王之時。陰陽和。風雨時。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  
雨潤澤。則饒洽。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毛傳。易畔也。翼翼。讓畔也。或或  
茂盛貌。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尸賓。詩考。萬年。鄭  
箋。欽稅曰穡。畀。予也。成王以黍稷之稅為酒食。至祭  
祀齊戒。則以賜尸與賓。尊尸與賓。所以敬神也。敬神  
則得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蔬。毛傳。剝。瓜為蔬也。鄭  
箋。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  
瓜。瓜成。又人其稅。天子剝削澆漬。以為蔬。貴四時之  
傳詩。鄭箋。卷之九。小雅。信南山。

異物。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鄭箋。皇。君。祜。福  
也。獻。瓜蒞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孝子則獲福。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毛傳。周尚赤也。鄭箋  
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之禮。先以鬱鬯

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亨時。執其騂刀。以俎其  
毛。取其血簋。毛傳。騂刀。刀有騂者。言割中節也。鄭箋

毛。以告純也。簋。脂膏也。血。以告發。簋。以升臭。合之黍  
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毛傳。烝。進也。鄭箋。既  
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

也。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鄭箋。皇之言。雖也。  
先祖之靈。歸雖是孝孫而報之以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序。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  
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鄭箋。田萊多荒。  
茨。棘不除也。饑饉。倉廩不盈也。降喪。神不與福助  
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毛傳。楚。楚  
茨。棘貌。抽。除也。鄭箋。茨。茨。棘也。伐除茨棘與棘。自古  
之人。何乃勤苦。為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言古者先  
傳詩。鄭箋。卷之九。小雅。信南山。

王之政。以為本。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我黍與  
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毛傳。露積曰庾。萬

萬曰億。鄭箋。黍與與。稷翼翼。蕃廩貌。陰陽和。風雨時。  
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倉言盈。庾言億。亦

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  
侑。以介景福。毛傳。妥。安坐也。侑。勸也。鄭箋。享。獻。介。助。

景。大也。以黍稷為酒食。獻之以祀先祖。既又迎尸。使  
處神坐而食之。為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所

以助孝子受大福也。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



執爨跕跕爲粗孔碩。或燔或炙。毛傳：雙爨，廩爨也。跕跕，言爨竈有容也。燔，取胖管炙肉也。鄭箋：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於饗，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毛傳：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豆，謂內羞庶羞也。釋而實尸及賓客。鄭箋：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羞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邊豆，必取肉物。肥腍美者也。獻醢文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王作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度也。獲，得時也。鄭箋：始主

我孔熈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毛傳熈敬也。魯其事曰工。賚予也。鄭箋我。我孝孫也。式。法。莫。無愆。過徂往也。孝孫。其敬矣。於禮法無過者。祝以此故。收神意。遣主人使受服。既而以服之物往。予主人。茲分。分祀。神皆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毛傳幾。期。式。法也。鄭箋卜。予也。必茲芬芬。有馨香矣。女之以孝敬享祀也。神乃歆嗜女之飲食。今予女之百福。其來如傳薪薪家。卷之九。小雅。三。五。鄭氏。有期矣。幾少如有法矣。此皆服辭之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毛傳稷。疾。勅。固也。鄭箋齊。戒取也。稷之言卽也。永。長。極。中也。服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擗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篚。祝則釋服詞以勅之。又曰。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億是億。言多無數。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毛傳致告。告利成也。鄭箋。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也。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率歸。毛



傳皇大也。鄭箋具皆也。皇君也。載之言則也。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謨。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尸稱君尊之也。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諸宰君婦。廢微不遲。鄭箋。廢去也。尸出而可微。諸宰微去。諸饌君婦遵豆而已。不遲。以疾為敬也。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毛傳。燕而盡其私恩。鄭箋。祭祀畢。歸賓客俎豆。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微既將。其怨具慶。毛傳。綏安也。安然後受福祿也。將行也。鄭箋。燕而祭時之樂。復皆入奏。以安後日之福祿。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女傳詩。樂象。卷之九。小雅。三美。其美。

之備蓋已行。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也。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鄭箋。小大。猶長幼也。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欲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孔惠孔時。維其盡之。予子孫孫。勿替引之。毛傳。替廢引。長也。鄭箋。惠順也。甚順于禮。甚得其時。維君德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序南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鄭箋。刺者。刺其倉廩空虛。政煩賦重。農人失職。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毛傳。俾我甫田。謂天下田也。十千。言多也。鄭箋。甫之言丈夫也。明乎彼太古之時。以丈夫稅田也。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土地穀祿一鏡。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毛傳。尊者食新。農人食陳。鄭箋。倉原有餘。民得賒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者農年之法如此。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毛傳。耘除草也。耔。雖本也。鄭傳詩。樂象。卷之九。小雅。三美。其美。

美。今者。今成王之法也。使農人之南畝治其禾稼。功王力盡。則穡穀然而茂盛。於古言稅法。今言治田。互。彼介攸止。烝我髦士。毛傳。烝進髦俊也。治田得穀。士以進。鄭箋。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耕間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義相講肄。以進其為俊士之行。

以我齊明。以我犧羊。以社以方。毛傳。器寔曰齊。在器曰盛。社。后土也。方。迎四方氣于郊也。鄭箋。以潔齊盛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我田既臧。農夫之慶。鄭箋。臧善也。我田事已善。



則慶賜農夫。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年不順  
成。則八蜡不通。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  
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毛傳。田祖。先嗇也。穀。善也。鄭箋。  
御。迎介。助穀養也。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  
以求甘雨。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周禮曰。凡  
國祈年于田祖。吹竽雅。擊土鼓以樂田畷。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

嘗其肯否鄭箋曾孫謂成王也。據讀當爲饗。饗餼餼饋。

也。田、稼、司、耨。今之耨夫也。喜、讀、爲、饒、饒、酒、食、也。成、王、

來止。謂出觀農事也。親與后世子行。使知稼穡之艱。

傳詩新象 卷之九 小雅 美 甫田

難也。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饌以勞之。而歲至。則又

加之以酒食擗其左右從行者咸王親爲宰其饋之

美召示教之也。禾易長而結。言宜有毛。仲易於也。是

而竟成王則無所悲怒謂此農夫能且敬也

曾孫之家。如父。如梁。曾孫之類。如抵。如室。毛傳。茂。積。

也。祭車。祭地。京。高丘也。鄭箋。稼禾也。謂有葉者也。茨。

屋蓋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

養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鄭

成王見禾穀之稅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

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拾踰前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鄭箋。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以稻粱。報者。爲之求福助於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傳大田農夫所以報上也

厚太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鄭箋幽王之

時政煩賦重而不務農事。蟲災害穀。風雨不時。萬

民饑饉。矜寡無所活。故時臣思古以刺之。

天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鄭箋大田謂地肥美

傳諸家  
卷之九  
素

之而釋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修耒耜。且

田器。此之謂戚。是旣溝矣。至孟春土長。胃振陳根。可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毛傳覃利也。鄭箋俶

讀爲熾。載。讀爲菑。栗之苗。時至。民以其利。耜熾菑發。

所受之地。趨農急也。田一歲曰菑。播厥百穀。旣庭月。

碩曾孫是若。毛傳庭直也。鄭箋碩大。苦順也。民既燿

萬則播其衆穀衆穀生盡條直茂大成王於是則止

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

既方既臯。既堅既好。不稂不莠。毛傳實未堅者曰臯。



根。童梁也。莠。似苗也。鄭箋。方。房也。謂乎甲始生而。未  
合時也。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  
無根。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去其  
螟。蟥。及其蟲賊。無害我田。群。毛。傳。食心曰螟。食葉曰  
蟥。食根曰蟲。食節曰賊。鄭箋。此四蟲者。傷害我田中  
之稼禾。故明君以正己而去之。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毛。傳。炎火。盛陽也。鄭箋。螟。蟥。之屬。盛陽氣。盛則生之。  
今明君為政。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與炎火。使  
自消亡。

有渰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毛。傳。渰。雲  
集。萋。雲行貌。祈。祈徐也。鄭箋。古者陰陽和。風雨

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今天

主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

婦之利。毛。傳。秉。把也。鄭箋。成王之時。百穀既多。種同

齊熟。刈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斂不獲遺秉滯穗。

故聽於寡取之以為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二

鬴。饁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饁食耕者以勸之也。  
為饁。饁酒食也。成王出觀農事。饁食耕者以勸之也。  
司尚王。則又加之以酒食勞倦之爾。來方禋祀。以其

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毛。傳。騂。牛也。黑  
手豕也。鄭箋。成王之來。則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  
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愚按。以上四  
篇。俱為農事。語意相類。無一字涉刺者。小序止以

在變小雅中。不得不以為陳古而刺耳。朱子不用

片說。良是。然不能考正其篇次。則以盛世豐穰之

詩。而置之亂極之後。殊為無解。今從傳本。次列郊  
風之後。盡為勸農。而農人以大田相答。一覽之餘。

羣疑盡豁矣。蘇氏曰。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  
上。若以答前篇之意。正與傳合。而亦似未見傳者。

傳斯干。洛親宮也。  
序斯干。宣王考室也。鄭箋。考。成也。德行國富。人民殷

衆。而皆佼好。骨肉和親。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  
成。而羣之。歌斯干以落之。此之謂成室。宗廟成則

又祭祀先祖。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毛。傳。秩秩。流行也。干。澗也。

幽。幽深遠也。鄭箋。與者。喻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

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

竹也矣。如松茂矣。毛。傳。苞。本也。鄭箋。言時民殷衆。如



竹之木生矣其使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毛傳猶道也鄭箋猶當作病病病也言時人骨肉用是相愛好無相病也

似續妣祖毛傳似嗣也鄭箋似讀如已午之已已續妣祖者謂已成其官廟也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毛傳西鄉戶南鄉戶也鄭箋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百堵百堵一時起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

爾爰居爰處爰笑爰語鄭箋爰於也於是居於是處

傳詩緝象卷之九小雅 聖子 斯干 於是笑於是語言諸寢之中皆可安樂

約之閑閑栳之橐橐毛傳約束也閑閑猶歷歷也橐橐用力也鄭箋約謂縮板也栳謂櫛上也風雨攸除

鳥鼠攸去君子攸毛傳芋大也鄭箋芋當作無

如跂斯翼毛傳如人之跂踈翼爾如矢斯棘如鳥斯

羣此章四如者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也羣者鳥之奇異者也故以成之焉此章主於宗廟君子所升祭祀之時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毛傳殖殖言平正也有覺言高大也鄭箋覺直也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毛傳正長也冥幼也鄭箋噲噲猶快快也正晝也噦噦猶惺惺也冥夜也言居之晝日則快快然夜則惺惺然者皆寤明之貌君子攸寧鄭箋此章上於寢君子所安燕息之時

下筦上簟乃安斯寢鄭箋筦小蒲之席也竹簟曰簟

詩緝象卷之九小雅 聖子 斯干 乃占我夢毛傳言善之應人也鄭箋與夙興也

夢則占之吉夢維何維鄭箋維何維維維蛇之獸也蛇之龜此四者夢之吉祥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鄭箋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也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毛傳半珪曰璋案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鄭箋男子生而卧於



牀尊之也。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其泣惶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鄭箋。皇猶煌煌也。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家一家之內。宣王將生之子。或止為諸侯。或止為天子。皆將佩朱芾煌煌然。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載弄之。瓦。毛傳。襦也。瓦。紡磚也。鄭箋。出於地。平之也。襦。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紡磚。習其一事也。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惟。毛傳。婦人無威儀也。惟。憂也。鄭箋。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

傳詩嫡家

卷之九

斯千

九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愚按此篇朱子以為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之詩。故但言築室既成而落之。詩故亦曰雅自祈父以下。宣德日衰。未久而而。未久而東矣。安得考室之詩乎。蓋成王作洛周公賦詩。首以兄弟相好致祝。懲管蔡之禍也。成王時蓋新婚。故并祝其生育之蕃。且戚其生女以無非無儀。又懲妲己亡殷之事也。前後間斷無所附麗。故錄于此。此皆未見詩傳而以意度之也。今傳列之正小雅而為落新宮。則信乎非宣王

之詩。而初于興詩。故之。詭皆得矣。又儀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朱子謂恐即此詩。然未有明證。今語之於傳文。其為此詩無疑。既與鹿鳴同歌。則為周公所定。而非宣王益明矣。傳。鴻雁懷流人也。訓。與序。明世道絕。然亦未有他考。定其是非。

序。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征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鄭箋。宣王承厲王衰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眾民。為始也。書曰。天將有立父母。尺之有取有居。宣王

傳詩嫡家

卷之九

聖

鴻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毛傳。典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鄭箋。鴻鴈知辟陰陽寒暑。與者。喻民知去無道。就有道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毛傳。之子。侯伯卿士也。劬勞。病苦也。鄭箋。侯伯卿士。謂諸侯之伯。與天子卿士也。是時民既離散。邦國有壞滅者。侯伯久不述職。王使廢於有省諸侯。於是始復之。故美焉。爰及矜人。哀此鰥寡。毛傳。矜。憐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鄭箋。曰也。王之意不徒使此為諸侯之事。與安集萬民而已。王曰。當及此可憐之人。謂貧窮者。欲令賜餼



之。鴈寡則哀之。其孤獨者收歛之。使有所依附。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毛傳中澤澤中也。鄭箋鴻鴈乏

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

今見還定安集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毛傳一夫為板

五板為堵。鄭箋侯伯卿士又於壞敗之國。役民起屋

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春秋傳曰。五板為

堵。五堵為雉。如長三丈。則收六尺。雖則劬勞。其充安

宅。毛傳充有也。鄭箋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

有安居。

鴻鴈于飛哀鳴。教格。毛傳未得所安集則若然。鄭

傳詩補家。卷之九小雅。翼。鴻鴈。

箋此之子所未至者。維此哲人。謂我劬勞。鄭箋此哲

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我之自我也。維彼

愚人。謂我宜驕。毛傳宜示也。鄭箋謂我役作眾民為

驕者。

鴻鴈三章。章六句。愚按此篇朱子亦謂未有以見

其為宜王之詩。今觀傳語果然。從傳則之子宜從

毛。鄭指侯伯卿士之勞來者為是。歐陽氏亦云之

子指使臣也。

傳。蓼蕭常常者。夢澤露形弓。桑扈采芣。皆天子之燕

諸侯也。

序。蓼蕭澤及四海也。鄭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

四海。國在九州之外。雖有大者。爵不過子。虞書曰。

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毛傳興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漙

漙然。蕭上露貌。鄭箋興者。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

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上者恩

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我心為兮。毛傳喻

為其心也。鄭箋既見君子。言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

也。我心為者。喻其情。意無留恨也。燕笑語也。是以有

譽處兮。鄭箋天子與之燕而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

傳詩補家。卷之九小雅。翼。蓼蕭。

所是以稱揚盛美。使聲譽常處天子。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毛傳瀼瀼。露著貌。既見君子。為

龍為光。毛傳龍。龍也。鄭箋為龍為光。言天子恩澤。光

耀被及已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毛傳爽。差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毛傳泥泥。沾濡也。既見君子。孔

燕豈弟。毛傳豈。樂第易也。鄭箋孔。甚。燕安也。宜兄宜

弟。令德壽豈。毛傳為兄亦宜。為弟亦宜。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毛傳漙漙。厚貌。既見君子。偉華

沖沖。和鸞離離。萬福攸同。毛傳離。離也。離。離首也。沖

沖。垂飾貌。在賦曰和。在鑣曰鸞。鄭箋此說天子之事。



餘者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  
故所也。

蓼蕭四章。章四句。愚按鄭氏以既見君子為朝見。

天子則是諸侯領天子。非天子燕諸侯矣。從傳說。

宜。用朱解為長。裳裳者華之子放此。

序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

譏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鄭箋。古者

古昔明王時也。小人斥今幽王也。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毛傳。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

貌。鄭箋。興者。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

傳詩補家。卷之九。小雅。哭。裳裳者華。

也。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鄭

箋。觀見也。之子。是子也。謂古之明王也。言我得見古

之明王。則我心所憂寫而去矣。我心所憂既寫。是則

君臣相與聲譽常處也。憂者憂譏諂並進。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毛傳。芸黃盛也。鄭箋。華芸然而

黃。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我觀之子。

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鄭箋。章。禮文

也。言我得見古之明王。雖無賢臣。猶能使其政有禮

文法度。或有禮文法度。則我有慶賜之榮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鄭箋。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與

明王之德。時有取而不終。我觀之子。乘其四騖。乘其

四騖。六轡沃若。毛傳。言世祿也。鄭箋。我得見明王德

之駁者。雖無慶譽。猶能免於譏諂之害。守我先人之

祿位。乘其四騖之馬。六轡沃若然。

左之左之。君子室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毛傳。左陽

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鄭箋。君子斥其先人

也。多才多藝。有禮於朝。有功於國。維其有之。是以似

之。毛傳。似。副也。鄭箋。維我先人有是一德。故先王使

之世祿。子斥幽王之。今遇譏諂並進而見絕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愚按此及桑扈采芣亦以

傳詩補家。卷之九。小雅。哭。裳裳者華。

篇次在後。小序盡為刺詩。今與蓼蕭湛湛並列。無

可疑矣。

湛湛露斯。天子燕諸侯也。鄭箋。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

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傳。興也。湛湛。露貌。陽。日

也。晞。乾也。露雖湛湛然。見陽則乾。鄭箋。與者。露之在

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

醉之貌。諸侯旅賁之則猶然。惟天子賜爵。則貌變肅

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毛

傳。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



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濫宗也。鄭箋：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焉。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毛傳：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鄭箋：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異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吉。不卜其夜。是乃止。傳詩猶家。卷之九小雅。辛。湛露。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儀。鄭箋：杞棘也。異類。喻處姓諸侯也。令善也。無不善其德。言飲酒不至於醉。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顯允君子莫不令儀。毛傳：離離垂也。鄭箋：桐也。椅也。同類而異名。喻二王之後也。其實離離。喻其薦且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善其厥儀而已。謂節節也。

湛露四章章四句。序形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鄭箋：諸侯敵王所愾而

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形弓一。形矢百。形弓矢千。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形弓昭兮受言藏之。毛傳：形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昭弛貌。言我也。鄭箋：言者謂王策命也。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及入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毛傳：貺賜也。鄭箋：貺者欲加恩惠也。王意慇懃于賓故歌序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鄭箋：大飲賓曰饗。一朝猶早飢。

形弓昭兮受言藏之。毛傳：載以歸也。鄭箋：出藏之車也。我有嘉賓中心喜之。毛傳：喜樂也。鐘鼓既設一朝傳詩猶家。卷之九小雅。辛。形弓。

右之。毛傳：右勸也。鄭箋：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其於薦右既祭且乃席未坐。卒爵之謂也。

形弓昭兮受言藏之。毛傳：樂報也。我有嘉賓中心好之。毛傳：好說也。鐘鼓既設一朝醕之。毛傳：醕報也。鄭箋：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醕。醕猶厚也。勸也。

形弓三章章六句。序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鄭箋：動無禮文。舉事而不川先王禮法威儀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毛傳：興也。鶯然有文章。鄭箋：交



文猶使使飛往來貌。桑扈。鷦鷯也。與者。鷽鷽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于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毛傳。胥。皆也。鄭箋。胥。有才智之名也。祜。福也。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祿。

交。交桑扈。有鷽其領。毛傳。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毛傳。屏。蔽也。鄭箋。王者之德。樂賢如在位。則能為天下蔽捍。四表患難矣。蔽捍之者。謂蠻夷率服不侵。

傳詩鄭家。卷之九。小雅。桑扈。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毛傳。翰。憲法也。鄭箋。辟。君也。王者之德。外能捍蔽四表之患難。內能立功立事。為之。翰。則百辟卿士。莫不修德而法象之。不戢不難。受福不那。毛傳。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鄭箋。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然而不自敏。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祿亦不多也。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鄭箋。兕觥。爵也。占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爵爵徒觶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得柔順中和。與其共其樂。言不無教而自恣。

也。彼交匪敖。萬福來求。鄭箋。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以萬福之祿。就而求之。謂登用爵命。加以慶賜。

桑扈四章章四句。

序。采芣。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鄭箋。幽王徵會諸侯。為合義兵。征討有罪。既往而無之。是於義事不信也。君子見其如此。知其後必見攻伐。將無救也。

采芣采芣。芣之信之。毛傳。與也。芣。所以芣太牢而待。

傳詩鄭家。卷之九。小雅。桑扈。

君子也。羊則若。采則芣。鄭箋。芣。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簋。三牲牛羊豕。芣以簋。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銅羹。故使采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毛傳。君子謂諸侯也。鄭箋。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為傳。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毛傳。玄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鄭箋。及。與也。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黻。緇衣也。諸侯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緇冕而下。上之賜。惟用有文章者。

腐沸檻泉。言采其芣。毛傳。腐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鄭箋言我也。芹菜也。可以爲茹。亦所用待君子也。我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滑也。周禮芹菹鴈醢。君子來朝言觀其旅。其旅汙澤聲。嗟嗟載駟。駟君子所眉。毛傳汙澤。動也。嗟嗟。中節也。鄭箋。屈也。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視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諸侯將朝于王。則騶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言其尊而王今不尊也。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毛傳。諸侯赤芾。邪幅。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紆。緩也。鄭箋。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帶。以革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華帶。博二寸。脰本白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偏束其脰。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紆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毛傳。申。重也。鄭箋。只之言是也。古者天子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乃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刺今王不然。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毛傳。蓬蓬。盛貌。鄭箋。此與也。柞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

以柞爲興者。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毛傳。殿。鎮也。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毛傳。平平。辯治也。鄭箋。率。循也。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汎汎楊舟。紼纆維之。毛傳。紼。絆也。纆。綆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鄭箋。楊。木之舟。浮於水。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綆。以制行之。謂諸侯之治民。鄭之以禮法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毛傳。葵。戾也。膺。厚也。優哉游哉。亦是戾矣。毛傳。戾。至也。鄭箋。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采芣五章。章八句。

傳。瞻彼洛矣。鸛鷖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續說。以上凡三十三篇。皆成康以前之詩。多周公所定。故子貢作傳。所以序之者如此。

序。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毛傳。與也。洛。宗周。漑。浸水也。泱。決深廣貌。鄭箋。瞻。視也。我視彼洛水。漑漑以時。其澤。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愚按說者謂此詩朱子不

之梁。臥飲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飲



其生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君子萬年室其遐。  
福鄭箋。遐。遠也。遠猶久也。

乘馬在殿。推之林之。毛傳。推。至也。林。栗也。鄭箋。推。今  
坐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殿。無事則委之以  
坐。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典於其身亦猶然。  
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旋焉。此之謂有節也。君  
子萬年。福祿艾之。毛傳。艾。養也。明王愛國用。自奉養  
之節如此。故安久為福祿所養也。

乘馬在殿。林之。推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鄭箋。綏。安

也。

鄭詩篇家  
卷之九  
小雅  
魚藻  
詩  
若朱注。泥過而無所取義。殊覺詩人每章異語。為  
無謂矣。

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

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鄭箋。萬物失其性

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

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毛傳。頒。大首貌。魚以依蒲藻為  
得其性。鄭箋。藻。水草也。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  
也。明王之時。魚何所處乎。處于藻。既得其性。則肥充。

其首頒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止言魚者。以潛迷之  
類。信其著見。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鄭箋。豈。亦樂也。天  
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  
音之樂。與羣臣飲酒而已。今幽王惑於褒姒。萬物失  
其性。方有危亡之禍。而亦豈樂飲酒於鎬京而無後  
心。故以此刺焉。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毛傳。莘。長也。王在在鎬。飲酒樂  
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鄭箋。那。安  
也。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傳詩篇家  
卷之九  
小雅  
魚藻  
詩

魚藻三章。章四句。按以上凡無諸侯及報天子  
諸詩。朱子之旨。皆暗與傳合。惜篇次從毛本錯見。  
不能如傳之類列。故起紛紛之疑。譏其不從小序  
耳。若知傳次了然如此。朱子亦未必遂為廢序。愛  
過也。

傳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續說。在

鳴以之。尊賢則不惑。續說。鹿鳴伐木。青莢。賜桑。白  
駒。可見。測此五詩。如白駒。序以為刺宣王。國桑。序  
以為刺幽王。其餘三詩。未有所考。為何王之詩。今  
傳皆以為周公制作。用之尊賢。却自棄然。親親。則

此下傳之  
傳序小  
此也。以三  
十三篇  
合九經而  
序次同之  
引得四  
續傳按  
此經有此  
大應錄



請父昆弟不怨續說常棣類并可見測常棣朱子  
 亦以爲燕兄弟之樂序則以爲周公所作然亦直  
 以爲閔管蔡失道非燕享也至類并未見以爲出  
 於周公之手者今以此二詩細釋其語意果甚相  
 類而皆以爲貌貌燕音之川誠不爲謬敬大臣則  
 不敗續說嘉魚以下四詩所以禮敬大臣者至矣  
 天保一篇所以頌祝之者無非引君當道而使之  
 不敗也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結說序中則可  
 見子庶民則百姓勸續說以杜以恤其兵郊居是  
 災南山甫申以勸其農皆所以子庶民也大田一  
 詩詩篇家  
 兼之九小雅  
 李  
 魚藻  
 高則賦民勸矣來音王則財用足續說斯于爲宮  
 室而作亦爲百工之一事也篇中雖無百工財用  
 之詞使非其財用之足與百工之來而驟興此百  
 堵之役則非盛世之事而其民亦且相怨之矣系  
 遠人則四方歸之續說鴻鴈以之蓋成王之時殷  
 奄耶鄰虛用其民周世平之而流民歸之是亦其  
 一端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續說蓼蕭至魚藻九  
 篇則所以懷所以畏者皆可考矣斯周道之所成  
 正乎續說子貢言此三十三篇所以爲正小正者  
 以周王能盡九經之道爾

序南陵孝子相敬以養也  
 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序華黍時和歲豐安黍稷也有此義而亡其離鄭箋  
 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白笙入立于縣中奏  
 南陵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  
 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  
 其義則與衆篇之義今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  
 乃分衆篇之義各置其篇端云又闕其十者以  
 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丁非孔子之舊  
 序山與萬物得由其道也  
 傳詩篇家  
 兼之九小雅  
 李  
 南陵  
 序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序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安也有其義而亡其辭鄭  
 箋此三篇者鄉飲酒禮亦用焉白乃間歌魚麗笙  
 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山儀亦  
 笙上亂而亡之燕禮又有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  
 宮亦詩篇名也辭義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  
 聖門傳時嫡家卷之九終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十 吳興凌濛初輯

雅

小正續考補續小正十一篇。

傳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結說宣王。各續厲王子。

傳六月非伐也。

序六月宣王非伐也。鄭箋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

王之變小雅。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

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

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人保廢則征伐缺矣。出車

力缺矣。執轡廢則帥眾缺矣。魚麗廢則法

傳詩嫡家 卷之十 小雅 一 小正續

用陳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

華黍廢則蓄積缺矣。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

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

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陳矣。由

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

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青菁者莪

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鄭箋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毛傳 棲棲

簡閒貌也。飭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鄭箋 記六月

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草路之等也。其等有五

戎車之常服。韋升服也。獫狁孔熾。沃是用急。毛傳 然

盛也。鄭箋 此序吉甫之意也。北狄來侵。甚熾。故王以

是急遣我王于出征。以匡王國。鄭箋于。曰匡正也。王

曰。今女出征。殺伐。以正王國之封畿。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毛傳 物也。則法也。言先教

戰。然後用師。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

里。毛傳 師行三十里。鄭箋 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

之曰。日行三十里。可以舍息。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毛

傳 出師以告其為入于也。鄭箋 王曰。令女出征。伐以

傳詩嫡家 卷之十 小雅 二 小正續

八子之事。禦其秋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餘。毛傳 修。長。廣。大也。順。大貌。薄伐

玁狁。以奏膚公。毛傳 奏。為。膚。大。公。功也。有。最。有。翼。共

武之服。毛傳 嚴。威。嚴也。翼。敬也。鄭箋 服。事也。言今師

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而共典是兵事。言文武

之人。俱共武之服。以定王國。鄭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毛傳 焦。獲

周地。接於玁狁者。鄭箋 匪。非。茹。度也。鎬也。方也。皆北

方地名。言玁狁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乃自整齊

而處周之焦穫。來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繼文



鳥章白旆央央毛傳鳥章錯華鳥爲章也白旆和旆者也央央鮮明貌鄭箋織縠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皆著焉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毛傳元太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鄭箋鉤盤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啟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四牡旣佖佖且閑毛傳輕擊佖正也鄭箋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通調也佖壯健之貌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毛傳言逐出之而已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毛傳吉甫乃傳詩始家  
卷之十 小雅  
吉甫也右文有武憲法也鄭箋吉甫此時大將也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毛傳祉福也鄭箋吉甫旣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毛傳御進也鄭箋御侍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毛傳侯維也張仲賢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並孝友之臣處內鄭箋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

六月六章章八句

解三章

出車勞將帥也  
出車勞還率也鄭箋追將率及戎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傳出車就馬於牧也鄭箋王我我殷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自天子所謂我來矣鄭箋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謂我來矣謂以王命召已將使爲將率也先出戎車乃召將率將率尊也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毛傳僕夫御夫也鄭箋棘急也王命召已已即召御夫使裝載物而從王之事多難其召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厚其忠敬也  
卷之十 小雅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毛傳龜蛇曰旐旄十旐鄭箋設旐者屬之於于旐而建之戎車將帥既受命行乃乘馬牧地在遠郊彼旐旄旆胡不旆旆毛傳息隼曰旆旆旆旆垂貌憂心悄悄僕夫况瘁鄭箋况茲也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益益惟懼憂其馬之不正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旐旐央央毛傳王殷



上。也。南仲。文王之屬方。朔方。近獫狁之國也。彭彭。馬貌。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鄭箋。王使南仲爲將。率往築城于朔方。爲軍壘以禦非狄之難。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狁于襄。毛傳。朔方。北方也。赫赫。盛貌。襄。除也。鄭箋。此我我戎役也。戎役築壘。而美其將率自此出征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毛傳。塗。凍釋也。鄭箋。黍稷方華。朔方之地。五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征伐獫狁。因伐西戎。至春

謀始釋而來。反其簡。非有休息。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傳詩嫡家。卷之十。小雅。平。出市。

毛傳。簡書。戎命也。鄭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鄭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天

性也。猶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獫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卿望之。如阜螽之間草蟲鳴焉。草蟲

鳴。晚秋之時也。此以其時所見而興之。未見君子。憂

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鄭箋。君子。斥南仲也。降

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采芣。執訊獲醜。

傳言還歸。毛傳。九草也。訊。辭也。醜。衆也。代。

西戎以凍釋時反。朔方之壘。息戎役至此時而歸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其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司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赫赫南仲。獫狁于襄。毛傳。夷。平也。鄭箋。平者。平之于王也。此時亦伐西戎。獨言

平獫狁者。獫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山車六章。章八句。愚按。文王之時。無伐獫狁之事。

昔傳云。三年伐犬夷。史記。文王。虞芮質成之明年。伐犬夷。注。皆云。是夷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

年。則正丙子。泚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

聞則修德。而不與戰。疏云。昆夷進來不與戰。明此

傳詩嫡家。卷之十。小雅。平。出市。

退。卽伐之也。皆與獫狁無涉。況文王是時。尚爲西

伯。而經竟云。天子。毛鄭不得其說。遂以爲成天子

無論革命之亡。主周公不應以入昭代之樂章。而

猶尊稱其命。乃爾。卽攷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旂車

吏載旗。文王以諸侯承殷命而不自行。命其屬爲

將率。則南仲止比軍吏。不過載熊虎之旗。不得載

交龍之旂也。詩文直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王命

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中間無處再

加。一西伯斷斷乎天子之宜爲周王。而非毀王。非

非文王。明矣。且文武之臣。四友十亂。無不備之。



宣王之詩。常武乃有南仲。鄭氏定以此篇爲初之詩。故解南仲大祖云。謂南仲爲大祖。卽是太師皇甫。爲南仲之孫。朱子從之。終覺牽強。若如毛公解云。命卿士南仲于大祖之廟。爲大將。而大師是皇甫。南仲與皇甫。自爲兩人。則彼南仲。卽此南仲也。六月爲宣王伐玁狁之詩。而采芑亦云。玁狁。今出車采芑勞還之詩。又皆有玁狁。分明卽此一舉。小序自錯其篇次。而以爲文王時詩。強爲之說。故於義難通耳。今傳次如此。確乎可據矣。傳采芑勞師也。謂古者之於率役。同造不同勞。卽以傳詩猶家。卷之十。小雅。七。采芑。此爲造率役同歌之詩。亦未嘗不可。而傳獨以爲勞。且以爲勞師。必有所據也。且序以爲采芑出車。秋杜三詩並用。今以出車采芑之詩。一爲勞將帥。一爲勞師。而秋杜一詩。徑列于正小正子庶民焉。則其迥異。殆不可究詰矣。

序采芑造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非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造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次采芑以造之。出車以勞還。秋杜以勤歸。鄭箋云。西伯服事殷之時也。且夫西戎也。天子殷王也。成王也。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其爲將。率

將戍役禦西戎及非狄之難。歌采芑以造之。秋杜勤歸者。以其勤勞之故。於其歸。歌秋杜以休息之。采芑采芑。微亦作止。毛傳。微。菜始生也。鄭箋。西伯將造戍役。先與之期。以采芑之時。今微生矣。先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芑者。丁寧歸期也。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鄭箋。莫。晚也。曰女何時歸。亦歲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玁狁之故。毛傳。玁狁。非狄也。鄭箋。非狄。今何奴也。靡。無。遑。暇。啓。晚也。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微菜生而行。歲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不暇晚居者。有傳詩猶家。卷之十。小雅。八。采芑。采芑采芑。微亦柔止。毛傳。柔。始生也。鄭箋。柔。謂靡晚之時。曰歸曰歸。心亦憂止。鄭箋。憂止者。憂其歸期將晚。憂心烈烈。載飢載渴。鄭箋。烈烈。憂貌。則飢則渴。言其苦也。我戍未定。靡使歸聘。毛傳。聘。問也。鄭箋。定。止也。我方守於非狄。未得止息。無所使歸問。言所以憂。采芑采芑。微亦剛止。毛傳。少而剛也。鄭箋。剛。謂少堅。忍時。曰歸曰歸。歲亦陽止。毛傳。陽。歷陽月也。鄭箋。十月爲陽。時坤川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王事靡盬。不遑啓處。鄭箋。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憂心忉忉。



疲我行不來毛傳疾病來至也鄭箋我戌役自我也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毛傳爾華盛貌常常棣也鄭箋

此言彼爾者乃常棣之華以興將率車馬服飾之盛

彼路斯何君子之車鄭箋斯此也君子謂將率戎車

既駕四牡業業毛傳業業然壯也豈敢定居一月三

捷毛傳捷勝也鄭箋定止也將率之志往至所往之

地不敢止而居處自安也往則處乎一月之中三有

勝功謂伐也伐也戰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謂上傳騤騤

傳詩摘象卷之十小雅

酒也騤騤也鄭箋騤騤當作此此言我車者將率之所

依乘成役之所託倚四牡翼翼象弭魚尾毛傳翼翼

閑也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紛也魚尾魚皮也鄭箋

弭弓反末警者以象骨為之以助御者解紛紜宜骨

也服矢服也豈不日戒獫狁孔棘鄭箋戒警勅軍事

也孔甚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日

相警戒也獫狁之難甚急謀速其警以告之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毛傳楊柳

蒲柳也霏霏甚也鄭箋我來戍止而謂始反時也上

一章言戍役次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反其性

反之時極言其苦以說之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毛傳

遲遲長遠也鄭箋行反在於道路猶飢渴言至苦也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毛傳君子所盡人之情故入忘

其死

采薇六章章八句

傳采芑南征也

序采芑南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毛傳興也芑菜也田

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宣王能新美天子

之士然後用之鄭箋興者新美之象和治其家養育

其身也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貳毛傳方叔卿

士也受命而為將也涖臨師衆于打試用也鄭箋方

叔臨視此戎車三千乘其士卒皆有佐師打敵之用

爾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

承亂美卒盡起方叔率止乘其四騤四騤翼翼鄭箋

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路車有夷

簞蒺魚服鈎膺脩革毛傳夷赤貌鈎膺樊纆也

蒺之言蒺也車之蔽飾象席文也魚服矢服也脩革

轡首垂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毛傳鄉所也鄭箋中



終美地名方叔涖止其車二千旂旐央央鄭箋交龍  
為旂龍蛇為旐此言軍中將帥之事皆備方叔率止  
約軼錯衡八鸞玲瓏毛傳軼長轂之軼也朱而約之  
錯衡文衡也玲瓏聲也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玲瓏  
珩毛傳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玲瓏聲也意若  
也三命惠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斯  
劣矣鄭箋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  
革弁服朱衣裳也

就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毛傳戾至也鄭箋  
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入敵也

傳詩歸家 卷之十一 小雅 十一 泰甫

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試鄭箋三稱此者重師也方叔  
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毛傳伐擊也鉦以靜之鼓  
以動之鞠告也鄭箋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  
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  
之具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陳師告旅亦互言之顯  
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毛傳淵淵諠聲也入曰  
振旅復長幼也鄭箋伐鼓淵淵謂戰時進上擊也至  
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振猶止也旅衆也春  
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卷之十一 大邦為讐毛傳讐動也讐荆荆州之讐也

鄭箋大邦列國之大也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毛傳元

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壯大猶道也

鄭箋猶謀也謀兵謀也方叔率止執詔獲醜鄭箋方

叔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所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

戎車啍啍啍啍煌煌如霆毛傳啍啍衆也煌煌

盛也鄭箋言戎車以衆盛其威又如雷霆言雖久在

外無罷勞也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來威鄭箋方

叔卿吉甫征伐獫狁今往征伐獫狁皆使來服於

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

傳詩歸家 卷之十一 小雅 十一 泰甫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傳黍苗城申也

序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

之職焉鄭箋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

其羣臣廢此恩澤事業也

芑芑黍苗陰雨膏之毛傳興也芑芑長大貌鄭箋興

者喻天下之民如黍苗然宣王能以恩澤膏養之亦

如天之有陰雨之潤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毛傳悠悠

行貌鄭箋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

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能勞殊勸說以先



之。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誓云歸哉。毛傳任者

輦者車者。牛者。鄭箋集猶成也。蓋猶皆也。營謝轉輦

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防牛者。其

所為南行之事既成。召伯則皆告之云。可歸哉。刺今

王使民行役。曾無休息時。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誓云歸處。毛傳徒行

者。御車者。師者。旅者。鄭箋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以

兵衆行。其士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為族。

五族為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族從。

傳詩嫡家

卷之十 小雅

主

黍苗

蕭蕭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毛傳謝邑

也。鄭箋蕭蕭嚴正之貌。營治也。烈烈威武義征行也。

美召伯治謝邑。明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寧。毛傳土治

曰平。水治曰清。鄭箋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

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當王之心則安也。又刺今王

臣無功。功而亦心安。

黍苗五章。章四句。愚按朱子云。此與大雅崧高相

表裏。正合傳言。覺刺時王之說為多事矣。

傳車工吉日。閱武也。刺車工田獵於東都。吉日田獵

於西都。皆所以閱武也。閱武乃中興之事。非驅馳

田獵者矣。

虎車攻宣王復占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

文武之竟上。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

田獵而選車徒馬。鄭箋東都王城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毛傳攻堅同齊也。宗廟齊豪尚

純也。戎車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四牡龍龍

駕言徂東。毛傳龍龍充實也。東洛邑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山草。駕言行狩。毛傳甫大

也。田者大艾草以為防。或舍其中。得經施以為門。襄

傳詩嫡家

卷之十 小雅

古

陣政

總質以為機。閭容擺。驅而入。輦則不得入。左者之左。

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

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

會於其下。故戰不出項。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

也。鄭箋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毛傳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

囂也。維繫車徒者。為有聲也。鄭箋于。曰也。建。號設

旆。搏獸于教。毛傳教地名。鄭箋田獵搏獸也。教。鄭

地。今近榮陽。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毛傳言諸侯來會也。赤市金罍。



會同有釋。毛傳諸侯亦帶金馬。馬達屨也。時見曰會。設見曰同。釋陳也。鄭箋金馬黃朱色也。

決拾既飲。弓矢既調。毛傳決。鈎弦也。拾。送也。飲。利也。

鄭箋飲。謂手指扣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

得。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毛傳柴。積也。鄭箋既同。已射

同復將射之位也。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四黃既駕。兩騂不猗。毛傳言御者之良也。不失其馳。

舍矢如破。毛傳言習於射御法也。鄭箋御者之良。得

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摧破物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言不譁也。徒御不驚。大

傳特驚家。卷之十。五。車攻。

庖不盈。毛傳徒。犖也。御。御馬也。不驚。驚也。不盈。盈也。

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克君之庖。故自左牒而射

之。遂于右牒。為上殺。射右耳木次之。射左髀達下。

備為下殺。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

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用雞

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

古者以辭讓。取。不得以勇力取。鄭箋不驚。驚也。不盈。

盈也。及其言美之也。射右耳木。射當為達。三十者。每

禽三十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毛傳有。有聞而無誼。諱之聲。鄭

箋晉人代鄭。陳成子救之。舍于柳舒之上。去穀七里。

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六成。鄭箋

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太平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上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毛傳維。戊。順類。乘牲也。伯。馬祖

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為。之。禱。其。祖。禱。辭。獲。也。

鄭箋戊。剛日也。故乘牲為順類也。田車既好。四牡孔

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鄭箋醜。衆也。田而升大阜。皆

傳詩勸家。卷之十。六。車攻。

食獸之羣衆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毛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獸之

所同。鹿麋麋。毛傳鹿。牝曰鹿。麋。麋。衆多也。鄭箋同

聚也。鹿牡曰麋。麋復麋。言多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毛傳漆沮之水。鹿麋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天子

之所。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毛傳祁。大也。鄭箋祁當作麋。麋

麋。牝也。中原之野。其有之。麋。麋。侯。侯。或羣。或友。毛傳

趨則僮僮。行則俟俟。豳三曰羣。二曰友。悉率左右。以

燕天子。毛傳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鄭箋率。循也。



悉驅禽。願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毛傳。殪。盡也。

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鄭箋。豝。豕也。曰。犯。以御賓客。

且以酌醴。毛傳。饗醴。天子之飲酒也。鄭箋。御賓客者。給賓客之御也。賓客。謂諸侯也。酌醴。酌而醴羣臣。

以為祖賓也。

### 吉日四章章六句

傳庭燎勤政也。

序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鄭箋。諸侯將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時。問夜早晚。美其能自勸以政事。

傳詩猶家

卷之十小雅

七

吉日

因以箴者。王有鷄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

夜如何其。鄭箋。此宣王以諸侯將朝。夜起曰。夜如何其。問早晚之辭。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毛傳。央。旦也。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鑾聲。鄭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而於庭設大燭。使諸侯早來朝。聞鸞聲將將然。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毛傳。艾。久也。噦。嘶。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鄭箋。夜未艾。以言夜先鸞鳴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毛傳。艾。久也。噦。嘶。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鄭箋。夜未艾。以言夜先鸞鳴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毛傳。艾。久也。噦。嘶。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鄭箋。夜未艾。以言夜先鸞鳴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毛傳。艾。久也。噦。嘶。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鄭箋。夜未艾。以言夜先鸞鳴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毛傳。艾。久也。噦。嘶。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鄭箋。夜未艾。以言夜先鸞鳴也。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毛傳。艾。久也。噦。嘶。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鄭箋。夜未艾。以言夜先鸞鳴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此。言觀其旂也。傳。輝。光也。鄭箋。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

傳汚水念亂也。

序汚水。規宣王也。鄭箋。規。老。正圓之器也。規。王仁思也。以思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汚彼流水。朝宗于海。毛傳。與也。汚。水流湍也。水猶有所朝宗。鄭箋。與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駢彼。

駢彼飛隼。載飛載止。鄭箋。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毛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也。鄭箋。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汚彼流水。其流湯湯。毛傳。言及縱無所入也。鄭箋。湯。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駢彼飛隼。載飛載揚。毛傳。言無所定止也。鄭箋。則飛。

傳詩猶家

卷之十小雅

太

庭燎

飛隼。載飛載止。鄭箋。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不朝。自由無所懼心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毛傳。邦人。諸友。謂諸侯也。兄弟。同姓臣也。京師者。諸侯之父也。鄭箋。我。我王也。莫。無也。我同姓異姓之諸侯。女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女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臣之道。資於事父以事君。

汚彼流水。其流湯湯。毛傳。言及縱無所入也。鄭箋。湯。湯波流盛貌。喻諸侯奢僭。既不朝天子。復不事侯伯。駢彼飛隼。載飛載揚。毛傳。言無所定止也。鄭箋。則飛。

駢彼飛隼。載飛載揚。毛傳。言無所定止也。鄭箋。則飛。

駢彼飛隼。載飛載揚。毛傳。言無所定止也。鄭箋。則飛。

駢彼飛隼。載飛載揚。毛傳。言無所定止也。鄭箋。則飛。

駢彼飛隼。載飛載揚。毛傳。言無所定止也。鄭箋。則飛。

駢彼飛隼。載飛載揚。毛傳。言無所定止也。鄭箋。則飛。

駢彼飛隼。載飛載揚。毛傳。言無所定止也。鄭箋。則飛。

駢彼飛隼。載飛載揚。毛傳。言無所定止也。鄭箋。則飛。

駢彼飛隼。載飛載揚。毛傳。言無所定止也。鄭箋。則飛。



則揚。論諸侯出兵，安相侵伐，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毛傳：不蹟，不道也。弭，止也。鄭箋：彼彼諸侯也。諸侯不循法度，妄興師出兵，我念之，憂不能忘也。

駝彼飛隼，率彼中陵。鄭箋：率，循也。隼，之性待鳥雀而食。飛隼，陵阜者是其常也。當諸侯之守職，順法者亦足其常也。民之訛言，當公之德。毛傳：懲，止也。鄭箋：訛，偽也。言特不令小人好許偽為交易之言，使見怨咎。

安然無禁止。我友敬矣，謠言其興。毛傳：疾王不能察謠也。鄭箋：我，我天子也。友，謂諸侯也。言諸侯有敬其職，順法度者，謠人猶興其言，以毀惡之。王與侯伯不當察之。

傳詩嫡家。卷之十。小雅。九。汧水。

河水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傳無羊考牧也。

序無羊。宣王考牧也。鄭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謂復先王牛羊之數。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毛傳：黃牛黑肩曰牯。鄭箋：爾，女也。女，宣王也。宣王復古之政，法汲汲於其數，故歌此詩以解之也。誰謂女無羊，今乃三百頭為一羣，誰謂女無牛，今乃羣者九十頭。

言其多矣。足如古也。爾羊來思，其角濇濇。毛傳：聚其角而息，濇濇然。鄭箋：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毛傳：呵而動其耳，濕濕然。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毛傳：訛，動也。鄭箋：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爾牧來思，何筴何笠，或負其簠。毛傳：何，揭也。簠，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鄭箋：言此者，美牧人寒暑飲食有備。三十維物，爾牲則具。毛傳：與毛色者三十也。鄭箋：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祈以蒸，以雩以雩。鄭箋：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裨會穀以來歸也。雩，曰薪，細曰蒸。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毛傳：矜，矜兢兢，以言堅強也。騫，虧也。崩，墜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毛傳：肱，臂也。升，升入羊也。鄭箋：此言馴擾從人意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維維旒旒矣。鄭箋：牧人乃夢，見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旒旒與旒旒，占夢之官，得而獻之於宣王，將以占國事也。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毛傳：陰陽和則魚衆多矣。鄭箋：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俱養之祥也。易中孚卦曰：豚魚吉，旒旒旒矣。室家泰，泰。毛傳：泰，泰也。



燕燕所以聚衆也鄭箋漆漆子孫衆多也

### 無羊四章章八句

傳車臺祭親昏也續說以上十一篇皆周宣中興以後之詩故續於正小正之後

序車臺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妖媚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問關車之牽兮思變季女逝兮毛傳與也問關設事也變美貌季女謂有齊季女也鄭箋逝往也大夫嫁褒姒之爲惡故嚴申設其牽思得變然美好之少女

### 傳詩嫡家

#### 卷之十 小雅

王

無羊

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既幼而美又齊莊庶其當王意匪飢匪渴德音來括毛傳括會也鄭箋時讒巧敗國下民離散故大夫汲汲欲迎季女行道雖飢不餓雖渴不渴說得之而來使我王更修德教公會離散之人雖無好友式燕且喜鄭箋式用也我得德音而來雖無同好之賢友我猶用是燕飲相慶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毛傳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鵲維也辰時也鄭箋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集焉喻王者有茂美之德

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修德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鄭箋爾女女王也射厭也我於碩女來教則用是燕飲酒且稱王之聲譽我愛好王無有厭也

雖無古酒式飲庭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鄭箋諸大夫親得賢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殺雖不美猶會之必皆庶幾於王之發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用是歌舞相樂喜之至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鄭箋陟登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

### 傳詩嫡家

#### 卷之十 小雅

王

車臺

其葉茂盛蔽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妬之女亦爲其蔽君之明鮮我觀爾我心鄭箋鮮善觀見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毛傳景大也鄭箋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度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仰慕仰使之有禮如卻回馬驂驂然持其教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觀爾新詩以慰我心毛傳慰安也鄭箋我得見女之新詩如是則以庶除我心



之憂也。新昏。季女也。

車牽五章。章六句。

卷之十一 小雅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十一

雅

小正傳考補小正傳二十五篇毛氏謂

則按小正大正有正有續有傳正者正也續者謂

其可續於正也傳則稍軼於正矣凡云傳者遞承

其事而廣記之之謂雖亦正言其事其實不無深

文誦指於其間故謂之傳然而有小大之分焉小

大云者非王政大小之說而又云愛小正愛大正

似蓋與傳殊矣是不可不諦審諸

傳昭王南門口口口口大夫受之賦鼓鐘續說昭王

傳詩嫡家卷之十一 小雅一 鼓正傳

名瓊成王孫康王剏之于南游於荆荆人膠舟以

進渡漢膠液舟解王溺而崩測此詩序以為刺幽

王蘇氏王氏皆仍其說歐陽公以為旁考詩書史

記皆無幽王東至徐淮之事誠未可以為幽王作

樂于淮上也而傳以為昭王南游之事殊令謬然

第荆漢去淮遠甚而淮水云云又如何

序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毛傳幽王用樂不與

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為之

憂傷鄭箋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牋象不出門今



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淑人君子。懷  
 允不忘。鄭箋淑善懷至也。古者善人君子。其用禮樂  
 各得其宜。至信不可忘。

鼓鐘伐鼙淮有三洲愛心且如毛傳鼙太鼓也三洲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毛傳欽欽言使人樂

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以雅以南。以箚不僭。毛傳  
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

也。南也。籥也。三舞不備。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

鼓鐘之詩所爲作者孔疏云鄭時未見毛詩依三

家爲說也。然則齊魯韓皆同傳說。而鄭亦因之。獨  
毛氏異耳。左傳云。昭王南征而不復。安知其非自  
徐淮而後至于荆漢者耶。

招刺此詩序以祈父名篇亦以爲刺宣王。呂東萊

薄園。蔡九峰曰：「祈父迫逐違命者也。迫逐違命，則

詩家  
卷十一  
小雅  
三  
齊父

序祈父。刺宣王也。鄭箋。刺其川祈父不得其人也。言

祈父。毛傳。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鄭箋。此司

之士。子王之爪牙。胡轉子于恤靡所止居。毛傳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羗戎爲患。鄭箋。子。我。轉移也。



士當爲土開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使我無所止居。平。謂見使從軍。與羗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士。

祈父予王之爪士。毛傳。士。事也。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毛傳。底。至也。

祈父豈不聰。毛傳。聰。明也。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毛傳。陳也。熟令曰饔。鄭箋。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饔。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愚按春秋昭十二年左傳。楚右

師。子辛曰。伊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

傳詩嫡家 卷十一 小雅 四 祈父

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福之詩以止王心。其說。與此傳正合。然所誦之詩則異於此。不知何解。豈

所指卽此詩而于革因事托諷。或以意易其語耶。

傳懿王之時大夫勞於王事賦北山。續說。懿王。名囂。

危。共王子。

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鄭箋。言我也。登山而采杞。非可

食之物。喻已行役不得其車。借借士子。朝夕從事。毛

傳。借借。強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鄭箋。朝夕從事。言

不得休止。王事靡盬。憂我父母。鄭箋。靡。無也。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傳。溥。大率。循。濱。涯也。鄭箋。此言王之土地廣矣。王之臣又衆矣。何求而不得。何使而不行。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毛傳。賢。勞也。王不均。大夫之使。而專以我有賢才之故。獨使我從事於彼。有苦之辭。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毛傳。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

得已。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毛傳。將。壯也。鄭箋。嘉。善也。王善我年未老乎。善我方壯乎。何獨久使我也。

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毛傳。旅。衆也。鄭箋。王謂此事衆

之氣力方盛乎。何乃勞苦。使之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毛傳。燕燕。安息貌。或盡瘁事國。毛傳。盡

力勞病以從國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鄭箋。不

已。猶不止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毛傳。叫號。呼召也。或棲遲

偃仰。或王事鞅掌。毛傳。鞅掌。失容也。鄭箋。鞅。猶何也。

掌。謂作之也。負何非持以趨者。言促遽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鄭箋。咎。猶罪過也。或言入



風議或靡事不為鄭箋風猶放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傳曰王之時大夫避口口口口賦綿蠻西按大

夫避之云者與思有所托之意未嘗不相通。

序綿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川仁心遺忘微賤不肯

飲公教裁之故作是詩也鄭箋微臣謂士也古者

卿大夫出行王為小介王之祿薄或困於資財則

常咽膽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

不恤賤故本其祖而刺之。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毛傳與曲綿蠻小鳥貌丘阿曲

傳詩摘象

卷十一小雅

六

綿蠻

阿也鳥止於阿人止於仁鄭箋止謂飛行所止托也

興者小鳥知止于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

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道之云遠

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箋在國依屬於卿大夫之仁者至於為末介從而

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安如何乎謂則

予之飲也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

車敗則命後車載之後車停車也。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鄭箋丘阿丘角也豈敢憚行畏

不能趨鄭箋憚難也我罷勞車又敗豈敢難徒行乎

畏不能及特疾至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

綿蠻黃鳥止于丘阿鄭箋丘阿丘角也豈敢憚行畏

不能極鄭箋極至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

序青蠅三章章八句。

傳鴨工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續說厲王朝夷王子

者使衛巫監諺是其信讒

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毛傳與也營營往來貌棘藩也鄭

傳詩摘象

七

青蠅

變與者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

善惡也言止于藩欲外之令遠物也豈第君子無信

讒言鄭箋豈第樂易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鄭箋極猶已

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構我二人鄭箋構令也

合猶交亂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傳厲王之時諸侯勞口口口賦小東測按此詩篇名

序以為大東傳以為小東總是東方之國大者小



者皆不能堪。而為此詩也。

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

詩以告病焉。鄭箋。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

之事也。魯哀公十年。齊師滅譚。

有饒簋殽。有棣棘七。毛傳。典也。陸。精簋貌。殽。熟食。謂

黍稷也。棣。長貌。七。所以載鼎食。棘。赤心也。鄭箋。殽。老

客始至。主人所設之禮也。凡殽饗餼。以其爵等爲之。

牢禮之數陳。與者。謂古者天子施子之恩。於天下厚。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毛傳。如砥。言賦平均也。如矢。實

謂不偏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鄭箋。此言古者天子

傳詩始家。卷十一 小雅 八 大東

之恩厚也。君子皆法效而履行之。其如砥矢之平。小

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瞻言顧之。潛焉出涕。毛傳。瞻

反顧也。潛。涕下貌。鄭箋。言我也。此二事者。在乎前世

過而去矣。我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毛傳。空。盡也。鄭箋。小也。大也。謂

賦歛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失。砥

矢之道也。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糾

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毛傳。佻佻。獨

行貌。公子。譚公子也。鄭箋。葛屨。夏屨也。周行。周之列

位也。言時財貨盡。雖公子衣屨下能顧時。乃夏之草

屨。今以履霜。送轉餽。因見使行周之列位者而發幣

焉。言雖困乏。猶不得止。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鄭箋。既

盡。疚。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餽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

之。曾無反幣。使禮之惠。是使我心傷病也。

有冽沈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毛傳。冽。寒

意也。側出曰冽。泉。獲。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鄭箋

穫。落木名也。既伐而折之。以爲薪。不微使沈泉浸之。

浸之。則將溼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

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使周之賦歛小東大

東極盡之。極盡之。則將困病。亦猶是也。薪。是穫薪。尚

傳詩始家。卷十一 小雅 九 大東

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毛傳。載。載乎意也。鄭箋

薪。是穫薪者。析是穫薪也。尚。庶幾也。庶幾析是穫薪。

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哀我勞人。亦可休息養之。

以待國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毛傳。東人

譚人也。來。勤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貌。鄭箋。職

主也。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

豫。言王政偏其也。自此章以下。言周道衰。其不言政

偏。則言衆官廢職。如是而已。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毛

傳。舟人。月析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鄭箋。舟當作周。



此言周衰羣小得志

也徒美其佩而無其德刺其素飡維天有漢監亦有

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跡彼縉女終日七襄毛傳

傳爵嫡家  
卷十一  
十一  
大

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

女有織名爾駕則百西無束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

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鄭箋以用也牽牛不可

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鄭箋改

之行七傳球畢貌畢所以掩兔也何嘗見其可用乎

列而已。

傳挹刺也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極之挹

毛傳翕合也鄭箋翕猶引也引舌者謂上星相近

大東七章章八句

傳王不禮於諸侯曰曰有刑以避之則雍柳賴說

之矣則序說亦同第相戒以避於詩文更覺親切

卷十一

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毛傳興也苑茂才也莫錢尚廣

彷彿之止息乎與者帝王有盛衰則天下皆靡矣

近世（漢）踰諸巨擘上帝乎者選之也今南王暴風

世所以不窮之意但予却之後予極無事但予却之

我諒此事王伯諒不察乃太絕行止諒放



刑罰不中。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尚渴焉。毛傳。渴。息也。上帝甚誦。無自瘳。

黑毛傳。瘳。病也。鄭箋。瘳。接也。俾予靖之。後予邁焉。鄭

箋。邁。行也。行。亦放也。春秋傳曰。子將行之。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鄭箋。傳。臻

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于天耳。幽王

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屈。屈

于靖之。居以凶險。毛傳。易。害。矜。危也。鄭箋。王何爲使

我謀之。隨而罪我。居我凶危之地。謂四裔也。

宛柳三章。章六句。愚按詩故亦以宛柳爲厲王之

傳詩。鄭家。卷十一。小雅。

詩。

傳。厲王出居于彘。□□□賦。小明。積說。出。謂自內

而之外。居者。天子有天下。溥天率土。皆其所至。居

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書法本此。測按此詩序。以

爲太夫悔仕於亂世。而呂東萊從之。蓋止因篇中

自貽伊戚之句耳。其實以爲久役懷歸。因勞思逸

而寄語僚友之處者。似於文義爲盡。傳以爲厲王

出居于彘。其闕文當是大夫從之四字。蓋從王者

苦而勞。在都者樂而逸。故篇本安處安息之說。爲

諄諄也。最近河。乃秦地。以諸國之地。里言之。秦晉

在西。其餘多在東南。由他國至秦晉。多西行。故曰

我征徂西。秦地產芄。故曰芄野。共人云者。不是泛

泛之稱。如恭人哲人等類。此詩前三章皆曰共人。

後二章又皆曰靖共。通篇不脫共之一字。不爲無

意。考厲王流彘之時。十四年之內。周召二公爲政

號曰共和。故從王於彘。托指在都共和者。爲共人

而念之也。夫在都共和。則爲安處爲安息。故又戒

之曰無恒安處。無恒安息。安處安息者。即共人也。

正所謂嗟爾君子者也。然共豈易易哉。必非喜功

生事不安於位者之所能。故又必勉之以靖共也。

傳詩。鄭家。卷十一。小雅。

靖共而後可爲共和。

序。小明。大夫悔仕于亂世也。鄭箋。名篇曰小明者。言

幽王日小其明。厲其政事。以至於亂。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鄭箋。明明上天。喻王者當光明

如日之中也。照臨下土。喻王者當察理天下之事也。

揀時幽王不能然。故舉以刺之。我征徂西。至于芄野。

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毛傳。芄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

也。鄭箋。征。行。徂。往也。我行徂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

乃以二月初日始行。今則更夏暑冬寒矣。尚未得歸。

詩人。牧伯之大夫使遽其方之事。遭亂世。勞苦而悔



仕。心之憂矣。其毒大苦。鄭箋。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念彼共人。涕零如雨。鄭箋。共人。靖共爾位。以待賢者之君。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毛傳。罟。網也。鄭箋。懷。思也。我誠思歸。畏此刑罪羅網。我故不敢歸爾。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毛傳除。除陳生新也。鄭箋。四月爲除。昔我往。至於芄野。以四月自謂其時將仰歸。何言其還。乃至歲暮。尚不得歸。念

我獨今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毛傳憚勞也

鄭箋孔甚。庶衆也。我事獨甚衆。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念彼其人。瞻瞻懷顧。鄭箋瞻瞻。有

傳詩菊家  
卷上  
小雅  
齒  
小明

往仕之志也。豈不懷歸。長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臬。毛傳：臬，緩也。易云：其還政事愈。

盛歲聿云莫。采蕭穫苽。毛傳。盛。促也。鄭箋。愈。猶益也。

何云其還。乃至於政事更益促急。歲晚乃至采薪穫

我尚不得歸。心之憂矣。自詒伊戚。毛傳戚憂也。鄭箋

語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念彼共

人與言出宿鄭箋興起也。夜卧起宿於外。憂不能宿。

於內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鄭箋及覆。謂不以正罪。

見罪。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鄭箋。恒。常也。嗟。女君子。謂其友。

經 66-429



朋友責善。固其責也。訓余嘗讀此詩至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亦嘗竊疑之。謂仁人孝子。雖怨其親。不至至此。然直以爲作者之過。初不知有尹伯奇之說。今山傳而釋。則所謂君子云云者。似皆鄰大夫以之。加於言甫者。胸中渙然如水釋矣。且據此以釋三章之詞。當言人之生也。靡瞻匪父。靡依匪母。我獨不屬於毛。不離于粟。分明謂出于後母。非主求育我者也。

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揚斯。歸飛提提。毛傳。與也。弁。樂也。樂。早居。早居。

傳詩猶家。卷十一 小雅 七 小弁

雁鳥也。提提。羣貌。鄭箋。樂乎彼雁鳥。出食在野。甚他。

羣飛而歸。提提然。與者。羣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民莫不。

我獨于罹。毛傳。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

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鄭箋。穀養于。

白。憂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

然曰。以憂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毛傳。舜之怨慕。日。

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取取周道。鞠爲茂草。毛傳。取取。平易也。周道。周室之。

通道。鞠窮也。鄭箋。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譏。亂其德政。

使不通於四方。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疢。毛傳。惄。思也。擣。心疾也。鄭箋。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

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毛傳。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

敬。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于裏。毛傳。毛。

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鄭箋。此言人無不。

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恃其母。以長大者。今我。

獨不得父。皮膚之氣。平。獨不處母之胞胎乎。何曾無。

恩於我。天之生我。我辰安在。毛傳。辰。時也。鄭箋。此言。

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

傳詩猶家。卷十一 小雅 七 小弁

茼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有淵。萋萋渭渭。毛傳。蜩。蟬。

也。嘒嘒。聲也。淮。深貌。渭。水名也。鄭箋。柳木茂盛。則多。

蟬。淵深而旁生萋萋。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譬彼舟。

流。不知所屆。鄭箋。屆。至也。言今太子不爲王及后所。

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

也。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鄭箋。遑。暇也。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毛傳。伎伎。

舒貌。謂鹿之奔走。其足伎伎然舒也。鄭箋。雉鳴也。

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

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逐。其妃匹不得。



上戴集河友人人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

集伯明幽王時人爲之龜父作是詩也



伯奄官寺人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謂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

妻兮非兮成是貝錦毛傳曲也妻非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箋錦文者文如餘泉餘帨之貝文也典

者爵讒人其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

成錦文彼諸人者亦已人其其言謂使已得重罪也

嗟兮嗟兮成是南其毛傳嘆大貌南箕箕星也後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讒之不吝也昔者顏叔

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

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且而

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辟嫌之不吝矣若其審者

室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

處于室夜暴風雨而至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

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

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問居今子幼吾亦勿不

可以納子婦人口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姬不遠門之

女國人不知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

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

者未有似於是也鄭箋箕星嗟然雖狹而舌廣今讒人之固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嘆而後大之彼諸人者誰適與謀鄭箋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

緝緝翩翩謀欲讞人毛傳緝緝口舌聲翩翩徂來貌

慎爾言也謂爾不信鄭箋慎誠也女誠心而後言王

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

捷捷幡幡謀欲讞言毛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毛傳遷去也鄭箋遷之言

訕也王余卒言將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訕讞女

傳爾爾家卷十一 小雅 巷伯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毛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鄭

箋好好者喜讒言之人也草草憂將妄得罪也蒼天

蒼天視彼驕人於此勞人

彼諸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諸人投畀豺虎毛傳投棄

也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毛傳北方寒涼而不毛有北

不受投畀有昊毛傳昊昊天也鄭箋付與昊天制其

罪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毛傳楊園園各稱加也畝丘丘

名鄭箋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

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



子敬而聽之。毛傳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

踐刑作此詩也。鄭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也。五

子起而爲此詩欲使衆在位者憤而知之。既言寺人

復自言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章

六句。

傳大夫傷於讒賦巧言。

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慙。毛傳慙大

也。鄭箋慙慙也。慙也。慙也。我憂思乎昊天怨王也。始

傳詩嬌家

卷十一 小雅

圭

巷伯

者言其且爲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爲

亂如此其及慢無法度也。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

大慙予慎無辜。毛傳威畏慎誠也。鄭箋已泰皆言甚

也。昊天乎王其可畏王其放慢我誠無罪而罪我。

亂之初生僻始既訥。毛傳僻敎訥容也。鄭箋僻不信

也。既訥訥訥也。王之初生亂萌羣臣之言不信與信

盡同之不別也。亂之又生君子信讒。鄭箋君子斥在

位者在位者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如怒

亂庶遄沮。毛傳遄疾沮止也。鄭箋君子見讒人如怒

直之明此亂庶幾可疾止也。君子如怒亂庶遄已。毛

傳社福也。鄭箋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

亦庶幾可疾止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毛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

相要也。鄭箋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

背違時見口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君子

信盜亂是用暴。毛傳盜逃也。鄭箋盜謂小人也。春秋

傳曰賊者窮諸盜盜言孔耳。亂是用餒。毛傳餒進也。

匪其止其維王之邛。鄭箋邛病也。小人好爲讒佞。既

不其其職事又爲工作病。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臬之。他人有之

傳詩嬌家

卷十一 小雅

圭

巧言

予忖度之躍躍僉僉遇犬獲之。毛傳奕奕大貌。秩秩

進知也。莫謀也。莫免獲免也。鄭箋此四事者言各有

所能也。因已能忖度處人之心故列道之耳。猷道也。

佳漆豕木君子柯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毛傳往來

未息也。豕木柯相梓漆也。鄭箋此言君子樹善木如

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

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蛇蛇碩言出自口

矣。毛傳蛇蛇淺意也。鄭箋碩大也。大言者不顧其行

從口出非由心也。巧言如黃顏之厚矣。鄭箋顏之



厚者。出言虛偽。而不知慙於人。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毛傳水草交謂之麋。鄭箋何人

者。斥諛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無拳無勇。職爲亂

階。毛傳拳力也。鄭箋言勇力者謂易誅除也。此人主

爲亂作階。言亂山之來也。既微且廋。爾勇伊何。毛傳

疥癬爲微。廋足爲廋。鄭箋此人若下濕之地。故生微

腫之疾。入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爲猶將

多。爾居徒幾何。鄭箋猶謀將人也。女作諛後之謀大

多。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素能然乎。

巧言六章章八句。

傳詩彙纂 卷十一 小雅 巧言

傳大 曰賦小曼。

序小曼大夫刺幽王也。鄭箋所刺列於十月之交。用

無正爲小。故曰小曼亦當爲刺厲王。

曼天疾威。敷於下土。毛傳敷布也。鄭箋曼天之德。疾

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其政教乃布於下土。言天下

偏知。謀猶回遘。何日斯沮。毛傳回邪。遘。遇。沮。壞也。鄭

箋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爲政之道回遘。不循曼天之

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謀滅不從。不滅

復用。我視謀猶亦孔之乂。毛傳乂。病也。鄭箋滅善也。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爲政之

道亦甚病天下。

渝渝訛訛。亦孔之哀。毛傳渝渝患其上。訛訛然思不

稱其上。鄭箋臣不事君。亂之階也。甚可哀也。謀之其

滅則具是違。謀之不滅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

底。鄭箋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

依就之。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所至乎。言

必至於亂。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毛傳猶道也。鄭箋猶圖也。卜筮

數而潰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

非占終不中。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毛傳集就也。鄭箋

謀事者衆。而用非賢者。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

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毛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

之亡之道也。鄭箋謀事者衆。訥訥滿庭。而無敢決。滿

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

讓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鄭箋匪非也。君臣

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

跬步。而以與乎。

家哉爲猶。匪先民是程。非大猶是經。維爾言是聽。維

爾言是爭。毛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法。經。常。猶道

也。爭爲近言。鄭箋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



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言見動輒則泥陷。不至於遠也。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毛傳。潰。遂也。鄭箋。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為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毛傳。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者。有治理者。鄭箋。靡。無止。禮。應。法也。言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明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識者。有艾者。王。河。不得。焉。置之於位。而任之為治焉。以敗。鄭箋。淪。率也。王之為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率。率為惡。以自濁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毛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鄭箋。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下也。戰戰兢兢。毛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毛傳。恐墜也。如履薄冰。毛傳。恐陷也。

卷十一 小雅 小異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傳。□□□□□□□□相戒。賦。鳴鳩。訓。此詩序篇名。

不同。大約兄弟遭亂。相戒免禍。其指不能為異同焉。

皇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鄭箋。亦當為刺厲王。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毛傳。曲也。宛。小貌。鳴鳩。鵲。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毛傳。先人。文武也。明發不寐。有懷二

人。毛傳。明發。發夕至明。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毛傳。溫。正。克。足。勝也。鄭箋。中正。通

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彼昏不知。守

醉日富。毛傳。醉而日富矣。鄭箋。昏。昏。無知之人。彼酒

一醉。自謂日益富。夸者自恣。以財驕人。各敬爾儀。天

命不又。毛傳。又。復也。鄭箋。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

命所去。不復求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毛傳。中原。原中也。菽。豆也。力采

者。則得之。鄭箋。菽。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自無能

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毛傳。螟

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鄭箋。蒲盧。取桑蟲之

卷十一 小雅 小異



子負持而去。煦姬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鄭箋云。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滿虛。言將得而子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毛傳。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鄭箋。題之爲言。視聯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鄭箋。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朝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毛傳。忝。辱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毛傳。交交。小貌。桑扈。鷦鷯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得也。鄭箋。鷦鷯。肉食。今無肉而率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哀我填寡。空岸空獄。捭粟出卜。自何能穀。毛傳。填。盡。岸。訟也。鄭箋。仍得曰空。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訟獄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得生。

溫溫恭人。毛傳。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毛傳。恐隊也。臨臨小心。如臨于谷。毛傳。恐顛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鄭箋。表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愚按此詩詩故云。非刺王也。凡弟相戒之詞。與朱注合。今傳文雖闕。而相戒二字。宛然。則兩家之說。無可疑矣。然遺亂而相戒如此。便是刺王。况五章之言。刺意已顯然。與序言原不相悖。必欲扣到王身。便覺穿鑿破碎。所以取譏於朱子也。

傳中后口口賦白華。測開文當爲依然二字。序以爲爲中后賦也。而傳以爲中后白賦。其說似長。羣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中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中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之作是詩也。鄭箋。中。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爲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毛傳。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鄭箋。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川矣。而更取白茅束之。茅比於白華爲脆。與者。喻王取於中。中后禮儀備。任妃后之事。而更納褒姒。褒姒爲孽。將至滅國之子之遠。俾我獨兮。鄭箋。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王之遠外。其不與吾耦。我意欲使我獨也。老

經 66-436



之使爲平賊之事亦猶是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傅兄弟□□□之賦角弓。



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駢駢角弓。駢其反矣。毛傳興也。駢駢。調和也。不善繼

繫而用則翩然而反。鄭箋興者。喻王與九族不以恩

禮御待之。則使之多怨也。兄弟皆姻。無胥遠矣。鄭箋

胥。相也。骨肉之親。當相親信。無相疏遠。相疏遠。則以

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鄭箋爾。女

女幽王也。胥。皆也。言王女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

知之。見王之教令。無善無惡。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學

傳詩嫡家 卷十一 小雅 三 角弓

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毛傳綽綽

寬也。裕。饒。瘡。病也。鄭箋令。善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鄭箋良。善也。民之意不獲。胥友

貴之於身。思彼所以然者而怨之。無善心之人。則從

居一處怨悲之。受侮不讓。至于已斯亡。毛傳爵祿不

以相讓。故怨禍及之。其周而黨愈少。離乎而名愈厚。

求名而身愈危。鄭箋斯。此也。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毛傳已。老矣。而孩童慢之。鄭

箋。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

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如食室飢。如酌孔取

毛傳餽。飽也。鄭箋王如食老者。則安今之飽。如飲老

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

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於會族燕之

禮。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毛傳猱。猿屬。塗。泥。附。著也。鄭

箋。毋。禁。猱。猿之性。善登木。若教使其為之必也。附。木

件也。塗之性。善著。若以塗附。其著亦必也。以喻人之

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君子有徽猷。小人與焉。毛傳

徽。美也。鄭箋猷。道也。君子有美道。以得猱與。則小人

傳詩嫡家 卷十一 小雅 三 角弓

亦樂與之。而自連屬焉。今無良之人相怨。王不教之。

雨雪漙漙。見晁日消。毛傳晁。日氣也。鄭箋雨雪之盛

漙漙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人則皆稱曰雪。今消釋

矣。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天下聞之。莫不口

小人。今誅滅矣。其所以然者。人心皆樂善。王不啓教

之。莫肯下遺。式居憂駢。鄭箋莫。無也。遺。讀曰隨。式。用

也。憂。歛也。今王不以善政啓小人之心。則無肯謙虛

以禮相卑下。先人而後已。用此自居處。歛其驕慢之

過者。

雨雪浮浮。見晁日流。毛傳浮浮。猶漙漙也。流。流而去



也。如蠻如髦。我是用爰。毛傳蠻南蠻也。髦夷髦也。鄭箋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之。我荆是爲大憂也。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

角弓八章章四句

傳皇父專政。賦十月之交。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鄭箋當爲刺厲王。作詒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彼刺師尹不弔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甫專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黷妻嬖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

按此詩由  
三篇集公  
與番先後  
用與與  
以色居位  
間之難事  
難曰不可

傳詩嫡家 卷十一 小雅 角弓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毛傳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鄭箋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彼月而微。此日而微。毛傳月臣道。日君道。鄭箋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今此下民亦孔之哀。鄭箋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鄭箋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

按此詩  
七年齊  
問于文  
伯曰詩

犯也。四方之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鄭箋臧善也。日不食則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毛傳燁燁震電震雷也。鄭箋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百川沸騰。山冢

崒崩。毛傳沸出騰。來也。山頂曰冢。鄭箋崒者崔嵬百

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君道

壞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毛傳言易位也。鄭箋易位

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鄭箋惜曾懲止也。變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

之人。何皇無以道德止之。

傳詩嫡家 卷十一 小雅 十月之交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

馭維趣馬。橘維師氏。黷妻嬖方處。毛傳黷妻褒姒。美

色曰黷。嬖嬖也。鄭箋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馭嬖

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

位。言妻黨盛。女有行也。故夫曰妻司徒之職。掌

天下七地之國。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

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

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

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人之中。雖官

有尊卑。權寵相連。則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之



端首兼桓奉職故但目以卿士云。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萊毛傳時是也下則汙高則萊鄭箋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我謀使我得還從乃反徹毀我墻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此皇父所樂邑人之怨辭曰予不戢禮則然矣鄭箋戢殲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殲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皇父侯多藏毛傳皇父傳詩嫡家卷十一 小雅 十月之交

其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鄭箋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首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禮畿內諸侯二卿不慈遣一老俾守我王鄭箋慈者心不欲自疆之詞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備王但有車馬以居祖向鄭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

通勉從事不敢告勞鄭箋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無罪無辜謫口言言鄭箋言言衆多貌時人非有辜罪甚被謫口

見採諸晉翼然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山人毛傳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職主也鄭箋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沓背憎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爲此者由主人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瘵毛傳悠悠憂也里居也瘵病也鄭箋里居也悠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因病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毛傳美餘也鄭箋四方之人盡有悅餘我獨居此而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收休鄭箋逸逸豫也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毛傳徹道也親屬之臣心不能已鄭箋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

傳詩嫡家 卷十一 小雅 十月之交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傳□□□□□思□□□□□母賦蓼莪訓傳父雖多闕然卽其所存者曰思曰母釋而決之其爲孝子以行役喪親哀思而作無能異焉

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鄭箋不得終養者二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毛傳興也蓼蓼長大貌鄭箋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以爲非莪故謂之蒿興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哀哀父母生我劬勞鄭箋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已之苦



夢夢者我匪我伊穀。毛傳：蔚，壯蔽也。哀哀父母，生我

勞瘁。鄭箋：瘁，病也。

餅之馨矣。維嘔之耻。毛傳：餅，小而疊大。嘔，盡也。鄭箋：

餅小而盡，疊大而盈。言爲疊耻者，刺王不使富分貧

衆恤寡。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毛傳：鮮，寡也。鄭箋：

此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無父

無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鄭箋：恤，憂靡。無

也。孝子之心，怙恃父母，依依然以爲不可斯須無也。

出門則思之而憂，旋入門又不見，如入無所至。

父今生我，母今鞠我，拊我育我，長我育我，傾我復我。

傳詩補家

卷十一

毛

家

出入腹我。毛傳：鞠，養。腹，厚也。鄭箋：父今生我者，本其

氣也。育，起也。育，覆育也。傾，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

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鄭箋：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

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毛傳：烈，烈然。至難也。發發，疾貌。

鄭箋：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

來且疾也。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毛傳：穀，養也。言民皆

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視此寒苦之害。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毛傳：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

發也。民莫不穀，我獨不卒。鄭箋：終也。我獨不得終

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夢我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傳：衛武公。賦：賓之初筵。序以爲衛武公

刺時也。韓氏乃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寄竊

意，其必有所本。今由傳文玩之，其闕文當爲飲酒

悔過四字。

序：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

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

而作是詩也。鄭箋：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入

者，人爲王卿士。

傳詩補家

卷十一

毛

家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毛傳：秩，秩，肅敬也。鄭箋：筵，席也。

左右，謂折旋揖讓也。秩秩，知也。先王將祭，必射以擇

士。大射之禮，賓初入門，登堂卽席，其趨翔威儀，甚審

知，言不失禮也。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遵

豆有楚，殺核維旅。毛傳：楚，列貌。殺，豆實也。核，加邊也。

旅，陳也。鄭箋：豆，賓，汎醢也。遵，賓，有桃梅之屬。凡，非穀

而食之。白，微。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鄭箋：和，旨，酒調美

也。孔，甚也。王之酒已調美，衆賓之飲酒又咸饒齊也。

言主人敬其事而衆賓肅慎，鐘鼓既設，舉醕逸逸。毛

傳：逸逸，往來次序也。鄭箋：鐘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



改難也。大侯既抗，弓矢斯張。毛傳：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鄭箋：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燕射，烈祖其非祭與？射夫既同，獻爾發功。鄭箋：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毛傳：的，質也。祈，求也。鄭箋：發，發矢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者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

而舞。與笙鼓相應。鄭箋：簫，管也。殷人先求諸陽，故祭祀先奏樂。滌蕩其聲也。燕，進，行樂，美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於是又合見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毛傳：壬，大。林，君也。鄭箋：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不有國君。言天下徧至，得萬國之歡心，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毛傳：嘏，大也。鄭箋：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王受神之福於尸，則王之子孫皆喜樂也。

毛以此  
謂射而  
以上  
祭者  
射此  
上而射  
此  
飲進以  
多長其  
可飲之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毛傳：手，取也。室人，主人也。主人請射於賓，賓許諾，自取其匹而射。主人亦入于次，又射以耦賓也。鄭箋：子孫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上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女王世子曰：其登發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仇，讀曰射。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也，謂室人復酌爲加爵，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毛傳：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鄭箋：康，康也。暇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則賓與兄弟交錯相隨，卒爵者酌之以其所尊，亦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鄭箋：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王與族人燕，以異姓爲賓，溫溫，柔和也。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屣無億億。毛傳：反反，言重慎也。幡幡，失威儀也。遷，徙屣，數也。億億，然舞貌。鄭箋：此言賓即初筵之時，能自戒戒以禮至於終，而小人之態，出言王既不得君子以爲賓，又不得有恒之人，所以敗亂天下。率如此也。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毛傳：抑抑，慎密也。忸忸，嫫嫫也。秩，常



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邊豆屢舞僇僇是日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僇僇毛傳號呶號呶譁也僇僇舞不能自正也僇僇不止也鄭箋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此更言賓既醉而異章者著為無爵以後也既醉而出茲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鄭箋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飲酒而誠得嘉賓則於禮有善威儀武公見王之失禮故以此言箴之。

傳詩納家 卷十一 小雅 聖 賓之初筵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毛傳立酒之監佐酒之史鄭箋凡此者凡此野天下之人也飲酒於有畔者有不醉者則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彼醉則已不醉人所非惡又復取未醉者耻罰之言此者疾之也式勿從謂無俾大忌匪言勿言匪由勿語鄭箋式讀曰恩勿猶無也俾使由從也武公見時人多說醉者之狀或以取惡政辭故為設禁醉者有過惡女無就而謂之也當防護之無使顛仆至於怠慢也其所陳說非所當說無為人說之也亦無從而行之也亦無

其大體此

以誦人也皆為其間之將志怒也由醉之言俾出童殺毛傳殺羊不童也鄭箋女從行醉者之言使女出無角之殺羊脅以必無之物使戒深也殺羊之性壯有角三爵不識矧敢多又鄭箋矧况又復也昔言我於此醉者飲三爵之不知况能知其多復飲乎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愚按朱子從韓序謂是武公自悔然篇中極狀酒醉卒章依鄭說深戒他人勿言則其合制不淺當是借自悔以判王小序之說不忤也不然正是武公自悔之言則列國之

傳詩納家 卷十一 小雅 聖 賓之初筵

傳衛武公口口口賦懿戒測玩其文意刺王之意亦不能無

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鄭箋自警者如彼泉流無論晉以七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毛傳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鄭箋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山有繩而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作愚不為容貌如



不肖然，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毛  
傳：賦主戾，罪也。鄭箋：庶，衆也。衆人性無知，以愚爲主。  
言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毛傳：無  
競，競也。訓，教也。覺，直也。鄭箋：競，強也。人君爲政，無疆於  
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教化於其俗，有大德，行則天

下順從其政。言在上所以倡道，討謫定命，遠猶展告。  
毛傳：討，人謀也。謫，罪也。展，告也。鄭箋：猶，國也。大謀定命，  
謂正月始和布政，及一邦國都鄙也。爲天下之國，庶事

而以成事，告施之，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鄭箋：則，法也。  
傳詩：納家。卷十一 小雅 審 抑  
其在于今，典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鄭箋：于

今，謂今厲王也。典，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  
事者以傾敗其功德，荒廢其政事。又湛樂於酒，言憂  
小人之甚。友離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其

明用。毛傳：紹，繼也。其，謂法也。鄭箋：罔，無也。女君臣離  
好樂嗜酒而相從，不念繼女之後人，將敗女所爲。  
無廣索先王之道，與無執法之人乎。切責之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毛傳：淪，率也。鄭  
箋：肆，故今也。晉晉也。王爲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  
之，所爲仍下災異也。王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積

就虛竭，無自率引爲惡，皆引之以亡。戒羣臣不中行  
者，將并誅之。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毛傳：洒，  
灑也。表也。鄭箋：章，文章法度也。厲王之時，不設政事，

故戒羣臣掌事者如此也。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  
戎作，用遏蠻方。毛傳：遏，遠也。鄭箋：遏，當作朔。朔，治也。  
蠻方，蠻貊之外也。此將中國微弱，故使戒將帥之臣

以治軍實。女常用此備兵事之起，用此治九州之外  
不服者。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毛傳：質，成也。不虞，非

虞也。鄭箋：侯，君也。此時萬民失職，亦不肖趨公事，故  
傳詩：納家。卷十一 小雅 審 抑  
戒戒卿士之大夫及邦國之君，平女萬民之非，慎女

爲君之法度，用備不虞度而至之事，慎爾出話，敬爾  
威儀，無不柔嘉。毛傳：話，善言也。鄭箋：言，謂教令也。柔，  
安嘉善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毛傳：玷，缺也。鄭箋：斯，此也。上之缺尚可磨鑲，而平人  
君政教一失，誰能及覆之。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毛傳：莫，

無捫持也。鄭箋：由，於也。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  
苟且如是。今人無持我舌者，而自耽恣也。教令一往  
行於下，其過誤可得而已之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毛傳：饒川也。鄭箋：惠，顧也。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德加於民，民則以義服之。王又當施順道於諸侯，下及庶民之子弟，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鄭箋：繩，繩戒也。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言承順也。

視爾友君子，鄭箋：爾，爾也。不遐有德，王傳：慨也。鄭箋：安遐，遠也。今視女諸侯及卿大夫皆肅肩誦笑以和安女顏色，是於正道不遠有罪過乎。言其近也。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日不顯，莫于云觀。毛傳：西傳詩嫡家。卷十一 小雅 采芣 采芣

北隅謂之屋漏，觀見也。鄭箋：相助顯明也。諸侯卿大夫助祭，在女宗廟之室，尚無肅敬之心，不慙愧於屋漏，有神見人之為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席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毛傳：格，至也。鄭箋：矧，況也。射，服也。神之來至去，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服倦乎。

辟爾爲德，俾臧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毛傳：女爲善，則民爲善矣。止，至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

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信，差也。鄭箋：辟，法也。其旁止也。當審法度女之施德使之爲臣民所善所美，又當審慎女之容止，不可過差於威儀，安所行不僭不賊，誠者少矣。其不爲人所法，授我以桃，報之以李。鄭箋：此言善性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授，猶酬也。彼章而魚，實則小子。毛傳：章，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虹，蜺也。鄭箋：章，羊也。皇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此人實潰亂小子之政，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

往來采芣，言綵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毛傳：綵，被也。溫溫，寬柔也。鄭箋：柔，忍之。木往來然，人則成之。強以爲弓，寬柔之人溫溫然，則能爲德之基。止言內行其性，乃可以爲有德也。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毛傳：話，言古之善言也。鄭箋：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智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竟不同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鄭箋：臧，善也。於乎，傷王不如善否，我非但以手攜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與之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熟不可啓覺，借曰未知



亦既抱子毛傳借假也鄭箋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  
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不幼小也民之靡盬誰風  
知而莫成毛傳莫曉也鄭箋萬民之意皆持不滿於  
王誰早有所知而及晚成與言王之無成本無知故  
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毛傳夢夢  
亂也慘慘憂不樂也鄭箋孔昭昭明也昊天乎乃其  
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  
慘慘然想其自恣不用忠臣諄諄諄諄聽我藐藐匪  
用爲教覆用爲虐毛傳藐藐然不入也鄭箋我教告

傳詩嫡家卷十一 小雅 哭 作  
上曰語詩詩然王聽聰之執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  
爲政令反謂之有妨害於事不受忠言借曰未知亦  
非既老毛傳老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鄭箋舊久  
也此辭也庶幸悔慢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鄭箋天  
以王爲惡如是故出艱難之事謂下災異生兵寇將  
以滅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過其德俾民大棘鄭  
箋今我爲王取譬喻不及遠也維近耳王當知吳天  
之德有常不茅忒也王及爲無常維邪其行爲貪暴  
使民之財匱盡而大困急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愚按朱子引

國語及侯包之言謂是武公自警而以正序諫刺  
王之誤及考之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  
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離於其側  
則兼取國語小序之說未嘗相戾也朱子駁序止  
以小子爾女之稱爲疑愚謂此正假自警以刺王  
故晦其詞以自托惟認小子爾女爲稱王斯昧其  
意耳若因此而真謂止是自警則九十五之老人  
復何所求而尚賴夫提命之諄諄且餘光有幾而  
慮及論晉以王曰喪厥國固是唐聖虛衷厚乃不

傳詩嫡家卷十一 小雅 哭 作

倫不情乎然序謂是厲王則亦非也武公即位  
宣王三十六年則厲王之時武公尚爲諸侯之庶  
子不應與知王國笑惡輒託刺譏若韋昭注國語  
謂九十五時作此而仍引刺厲王之說則厲王之  
亡已久百歲之臣何尚不能忘情於木受命時之  
故主而長言追刺若猶冀其聽用者何哉詩傳篇  
次在此業在白華之後則其所刺之爲時王而非  
厲王也密矣侯包正言王室亦未嘗言厲王也

傳曰口口口賦四月

序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禍怨亂並



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毛傳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鄭箋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與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先祖匪人。胡寧忍予。鄭箋匪非也。寧猶曾也。我先祖非人。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亂世乎。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毛傳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其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與貪殘之政行而萬民困病。離殃矣。爰其適歸。毛傳適歸。適歸適之也。鄭箋爰日也。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日此禍也。詩家卷十一小雅四月

其斯之歸乎。言受病之禍。必自之歸爲亂。冬日烈烈飄風發發。鄭箋烈烈猶果烈也。發發疾貌。吉王爲酷虐慘毒之政。加冬日之烈烈矣。其亟急行於天下。如飄風之疾也。民莫不殺我。獨何害。鄭箋殺養也。民莫不得養其父母。我獨何故。觀此寒苦之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鄭箋嘉善。侯維也。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樹栗之下。人取其實。踐踐而害之。今不得養。民陷於多賦歛。富人財盡。而窮民與受困窮。廢爲殘賊。莫知其尤。毛傳廢。伏也。鄭箋尤。過也。言在位者貪。害民之尤。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惡。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鄭箋相視也。我視被泉水之流。一則清。一則濁。刺諸侯並爲惡。曾無一善。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毛傳構。成也。曷。建也。鄭箋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穀。善也。言諸侯日作禍亂之行。何者可謂能善。

滔滔江汉。南國之紀。毛傳滔滔大水貌。其神足以綱紀一方。鄭箋江。北漢也。南國之入水。紀理衆用。使不蹇滯。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鄭箋瘁。病也。事也。今工止。病此畿封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羣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

傳詩家卷十一小雅四月  
其於危亡也。吳楚舊名貪殘。今周之政。乃反不如。匪鵲匪鳶。翰飛戾天。匪鰭匪鰈。潛逃於淵。毛傳鵲鵲也。鵲鳥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鄭箋翰。高戾。至也。鰭鰈也。言鵲鳶之高飛。鰭鰈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鵲鳶能高飛。非鰭鰈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山有蕨薇。隰有杞桋。毛傳杞。樹名。桋。赤棘也。鄭箋此言草木尚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君子作歌。維以告哀。鄭箋告哀。言勞病而怨之。  
四月八章章四句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毛傳正月夏之四月繁多也鄭

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恆寒若

之其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民之說。言亦孔之將。

毛傳將人也鄭箋詭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

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其大也念我銅兮憂心

東京哀我小心  
痼憂以瘁  
毛傳東京憂不  
去也燕非

皆病也。則笑念我狂。今推言其病。憂此政。

父母生我胡仰我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王

聖父聖子代我天下。奈爾此耶。愛有從也。天使父母

生我。可故不長遂我。而使與遭此無辜之政而病此

可。我之萌。快。我之使。萌。苦。之。情。荷。欲。免。身。好。言。

自口秀言自口毛傳秀。亂也。鄭箋自從也。此疾訛言。

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曰一爾

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毛

傳愈愈憂懼也。鄭箋：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詆言殊塗。

故州是見侵例也。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毛傳惻惻憂意也。鄭箋無祿者。

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民之無辜。并其臣僕。手

傳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以爲臣僕。鄭笑

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

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貶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凡

茲麗刑并制哀我人斯于何從祿則箋斯此于於也

哀乎今我民人見遇如此當於何得天祥免於是哉

噴鳥爰止于謙之屋王僧暉人之屋魚所集也

視鳥集於富人之屋。凡言平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

瞻彼中林侯斯侯蒸毛雉中林也蒸言飢而

非鄭義侯維也林中大才之與而維有執燕王罪

正刊 正刊

臣等竊以喪祭之節。變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者

所爲反變。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旣克有定。靡

人弗勝。毛傳勝乘也。鄭箋王既能有所定。尚復事之。

小者爾無人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正也。有皇上

帝。誰云憎。亡。曹。君也。鄭箋。伊。讀當爲。毀。毀。猶是。

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憎惡

誰乎。欲天指害其所增而已。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毛傳在位非君子乃小人也。酈

爰此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聖况爲凡庸小

人之往民之訛言莫之懲焉小人任位而無咎



止衆民之僞言相陷害也召彼故老訊之占夢毛傳故老召之訊問也鄭箋君臣在朝備慢元老者之不問政事世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微祥之甚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毛傳君臣俱自謂聖也鄭箋時君臣賢惡適同如鳥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脊毛傳局曲也踣累足也倫道脊理也鄭箋局踣者天高而有雷震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維民號呼而修此言皆

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誦讀哀今之人胡傳詩嫡家卷十一小雅

爲虺蜴毛傳虺蜴也鄭箋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爲如是傷政也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毛傳言朝廷曾無像臣鄭箋阪田崎嶇荒廢之處而有苑然茂特之苗賢者在朝辟隱居之時天之抗我如不我克毛傳抗動也鄭箋

我我特苗也人以風雨動推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彼求我則如不我得鄭箋彼彼王也王之始微求我如恐求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抗我仇仇亦

不我仇毛傳仇仇猶整整鄭箋王既得我執爵我其禮待整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

名無用賢之實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毛傳厲惡也鄭箋茲此正長也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爲惡如是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毛傳滅之

以水也鄭箋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災熾燎然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非也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傳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厲滅也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

終其永懷又窮陰正毛傳窮困也鄭箋窮困也終王

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之難其車既載乃章爾輔毛傳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鄭箋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

遠賢也載輪爾載將伯助予毛傳將請伯長也鄭箋輪爾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

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無罪爾輔員于爾輔毛傳員益也屢顧爾僕不輪爾

載鄭箋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終輪絕險喻是不意鄭箋女不棄車之輔數顧女僕終是用

除度陷絕之險女曾不以是爲意毛以商事喻治國

經 66—449



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毛傳沼池也鄭箋池魚之所樂而非能樂其潛伏於沼又不足

以逃甚炤炤易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毛

傳慘慘猶戚戚也。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毛傳言禮物備也鄭箋彼彼尹

氏大師也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毛傳洽洽鄰近云旋

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鄭箋云猶友也言尹

氏富與兄弟相親友為朋黨也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傳詩嫡家

卷十一 小雅 美 正月

毛傳慙慙然痛也鄭箋此賢者亦特自傷也。

此仇彼有屋款款方有穀毛傳仇仇不也款款陋也

鄭箋穀祿也此言小人富而寡陋將貴也民今之無

祿天天是極毛傳君天之在極之鄭箋民於今而

無祿者天以薦瘥天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極破之

言遇害甚也寄矣富人哀此惇獨毛傳寄可獨卑也

鄭箋此言王政如是富人猶可惇獨將困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愚按朱子

引或人語謂此東遷後詩宗周之祚為道已然之

事而未能必其然否今觀詩傳云西周喪退而玩

經文并其臣僕瞻烏誰屋等語氣明是傷東遷之

事或人之言為不謬矣。

傳王室播遷大□□□臣閔之賦雨無其極測此

詩序以雨無正名篇實不得其解及考韓詩有雨

無極篇又為之序曰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而

詩文篇首又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常竊信

之為其文義相協且意其必有所據及讀傳文大

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政也鄭箋亦當為刺厲王王之所下教

傳詩嫡家

卷十一 小雅 美 正月

今甚多而無正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饉毛傳駁長

也穀不熟曰饑疏不熟曰饉鄭箋此言王不能繼長

昊天德至使昊天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

侯於是更相侵伐昊天疾威弗慮弗圖鄭箋慮圖皆

謀也王既不駿昊天德今昊天又疾其政以刑罰

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

罪淪胥以鋪毛傳淪除淪率也鄭箋胥相鋪徧也言

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毛傳戾定也鄭箋周宗鎬京也



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莒。無所安定也。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毛傳勛勞也。鄭箋正長也。長  
官之大夫於王流於莒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  
罷勞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鄭  
箋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  
禮。不肯晨夜朝暮省王也。庶曰式滅覆出爲惡。毛傳  
覆反也。鄭箋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  
人。反出教令。使爲惡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毛傳靡法  
也。鄭箋如何乎昊天。痛而怨之也。爲陳法度之言。不  
傳詩鄭家 卷十一 小雅 兼 兩無正

傳之也。我之言不見信。如行而無所至也。凡百君子。  
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鄭箋凡百君子。謂衆  
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君臣之禮。何爲上下不相  
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

戎成不遄。飢成不遂。曾我替御。憊憊日瘁。毛傳遂安  
也。替御。侍御也。瘁。病也。鄭箋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  
于莒。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莒。乏於飲食  
之羞。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憊  
憊憂之。大臣無念之者。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  
谷。譖言則退。毛傳以言進退人也。鄭箋訊告也。衆在

位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  
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辭距而違之。有譖毀之言。則  
共爲排退之。羣臣並爲不忠。惡直醜正。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毛傳哀賢人不得  
言。不得出是舌也。鄭箋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  
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  
躬處休。毛傳可矣。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  
如水轉流。鄭箋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言。  
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逆使身舌安休休然。亂  
世之言順說爲上。

傳詩鄭家 卷十一 小雅 兼 兩無正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  
使。怨及朋友。毛傳于往也。鄭箋棘。急也。不可使者。不  
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喪亂之世。云往  
仕。甚急。且危。且危。以此二者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毛傳賢者不肯遷于  
王都也。鄭箋王流于莒。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  
思其友。呼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就也。其友辭  
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不可居也。鼠思泣血。無言不  
疾。毛傳無聲曰泣。血無所出而不見疾也。鄭箋鼠。憂  
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



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  
疾者言已方因於病故未能也昔爾出居誰從作爾  
室毛傳遭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女而不肯反者也鄭  
箋往始離居之頃誰隨為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  
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辭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三章章八句三章章六

句愚按詩文云周宗既滅則必非未然之詞謂爾

遷于王都分明謂遷于東都也若止以其去而召

之來則曰還曰歸皆何為以遷為辭乎鄭以為

屬王流羣之詩而即以王都則羣乃流放之

傳詩篇家卷十一小雅 而無正

地從來不問兩都何如東都王城之為明白可據

也詩傳云王室播遷云云合之詩文靡所止戾未

有室家殊自較然朱注或曰叔亦東遷後詩必有

所本矣

傳桓王伐鄭口口口家父諫之賦節西朱子云春

秋桓十五年有案文來求車於周為桓王之世上

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序之時世為不足信今

以此合之則傳文了然矣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鄭箋家父字周大夫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毛傳巖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

注國師  
上國也  
以爲詩  
從代與  
我同同  
爲子安

貌鄭箋與者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毛傳赫赫顯盛貌師太師  
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太師具俱瞻視俟播也鄭箋  
此言尹氏女居三公之位天下之民俱視女之所爲  
皆憂心如火灼爛之矣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  
語疾其貪暴脅下以刑辟也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毛  
傳卒盡斬斷監視也鄭箋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  
困已盡絕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

節彼南山有實其穉毛傳實滿穉長也鄭箋穉倚也

言南山既無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吹谷使

傳詩篇家卷十一小雅 卒 節南山

才齊均也赫赫師尹不平謂何鄭箋責三公之不均

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天方薦瘥喪亂弘

多毛傳薦重瘥病弘大也鄭箋天氣方今又重以疫

病長初相亂而死喪甚大也民言無嘉懣莫德嗟

毛傳懣懣也鄭箋懣正也天下之民皆以災害相弔

嗟無一嘉慶之言言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何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毛傳氏本均平毗厚也鄭箋氏當爲枉錯

之枉毗輔也言尹氏作大師之官爲周之枉錯持國

政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



感之憂言任至重不弔昊天不宣空我師毛傳弔至空窮也鄭箋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宣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毛傳庶民之言不可信勿罔上而行也鄭箋仕察也勿當作未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衆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毛傳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鄭箋殆近也爲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也無小人近瑣瑣則無騰仕毛傳瑣瑣小貌

傳詩歸家 卷十一 小雅 至 節南山

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高位重其祿也昊天不備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毛傳備堪鞠盈訕訟也鄭箋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疾時民傲爲之愬之于天君子如屈俾民心閱君子如夷惡怒是違毛傳屈極閑息夷易違去也鄭箋屈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訕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

之失由於上可反復也

鄭箋王不宣王不宣王不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醉誰秉國成毛傳病酒曰酲成平也鄭箋弔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鄭箋卒終也昊天不恤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去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毛傳項大也鄭箋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爲用喻大臣自恣于不

傳詩歸家 卷十一 小雅 至 節南山

既夷既憚如相醺矣毛傳醺醉也鄭箋夷說也言大

飲酒相醺醉也



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然怡其正也

家父作誦以究王誦毛傳家父大夫也鄭箋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之以窮極王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式訛爾心以畜萬邦鄭箋訛化畜養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愚按春秋

桓王伐鄭在桓五年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伯結葛之職中肩之事也今詩

傳云家父以此詩諫家父即桓王使來求車者王將皆合但詩文前後刺亂政處未見有伐鄭之意

傳詩新案

卷十一 小雅

室

節南山

豈駕四牡相爾予二語爲是發而空我師勞百姓

爲與師動衆乎

傳朋友□□□□之賦谷風

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傳興也風雨相感朋友相須

鄭箋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興者風而有雨

則潤澤行喻朋友同志則恩愛成將恐將懼維予與

女鄭箋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當此之

時獨我與女爾謂同其憂務將安將樂女轉棄予毛

傳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鄭箋朋友無大故則不相

遺棄今女以志達而安樂棄恩忘舊薄之甚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毛傳頽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將恐將懼實予于懷鄭箋實置也置我于懷言至親已也將安將樂棄予如遺鄭箋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茂無木不萎毛傳崔嵬

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

鄭箋此言東風生長之風也山巔之上草木猶及之

然而盛夏養萬物之時草木枝葉所有萎槁者以喻

朋友難以恩相養亦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忘我大德

傳詩新案

卷十一 小雅

室

谷風

思我小怨鄭箋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傳君子懷□□□□賦都人士

序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

人也鄭箋服謂冠弁衣裳也古者明王時也長民

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有

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壹者專也同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毛傳彼彼

明王也鄭箋城郭之邑曰都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



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其動作容貌自有常吐口言語又有法度文章疾今奢淫不自責以過差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毛傳周忠信也鄭箋于於也抑人之士所行要歸于忠信其餘萬民寡識者咸瞻望而做法之又疾今不然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毛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緇緇緇布冠也鄭箋臺大須也抑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皮為冠古明王之時儉且節也彼君子女緇如髮毛傳密直如髮也鄭箋彼君子女者謂都人之家女也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

傳詩嫡家

卷十

小雅

突

都人士

殺也我不見芳我心不說鄭箋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毛傳琇美石也鄭箋言以美石為瑱瑱塞耳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毛傳尹正也鄭箋

吉讀為姑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我不見芳

我心苑結鄭箋苑猶屈也積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毛傳厲帶之垂者鄭箋而亦如也而厲如蠶厲也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蠶蠶也尼末楚然似婦人髮末

亦作

曲上卷然我不見芳言從之適鄭箋言亦我也適行也我今不見士女此飾心思之欲從之行言已憂悶欲自殺求從古人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蠶毛傳蠶揚也鄭箋伊辭也此言士非故中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蠶也蠶枝旗揚起也我不見芳云何肝矣鄭箋肝病也思之甚云何乎我今已病也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黑汝小正傳篇次自昭王迄

桓王而以思古明王時終焉中間世次秩然使鄭

傳詩嫡家

卷十一

小雅

突

都人士

氏知此何致疑厲王之無詩謂詁訓者核其篇第而爭改紛紛耶獨何人斯一篇傳所不載今附其後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

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鄭箋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鄭箋孔其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元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固不妄也暴公譖已之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從近



之我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  
為大切故言何人伊誰云從維暴之云毛傳云言也  
鄭箋譜我者是言誰曾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已  
情而末之以解何人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鄭箋二人  
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兄王誰作我是禍  
乎時蘇公以得譴讓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  
不入唁唁我乎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鄭箋女始者  
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何不可者  
乎河更於已薄也

傳詩嫡家 卷十一 小雅 奕 何人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毛傳陳堂  
塗也鄭箋堂塗者公館之堂塗也女即不為何故近  
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觀女之身乎不  
愧于人不畏于天鄭箋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  
皆疑之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  
祗攪我心毛傳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鄭箋祗適也  
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如飄風不欲人見我何不乃  
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  
我之心使我疑女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首之來  
云何其旺鄭箋遑暇也疾旺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  
不暇舍息乎女當亟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  
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  
俾我祗也毛傳易說祗病也鄭箋還行反也否不通  
也祗安也女行反入見我我則解說也反又不入見  
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由 諸我與否復難知也一  
者之來見我我則知之豈更我心安也

伯氏吹塤仲氏吹箎 毛傳王曰塤竹曰箎鄭箋伯氏  
伯氏兄弟也我與女思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塤箎以言

俱為王臣安相親愛及爾如賈諒不我知出此三物  
以詛爾斯毛傳三物大豕為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  
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鄭箋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  
為王臣其相此大知物之在繩索之胃也今女心誠  
信而不其知且其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豕為其情

之難知已又不諱長德故諷之以此言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視而目視人罔極毛傳蜮短  
爪也蜮蟻也鄭箋使女為鬼為蜮也則人誠不可得  
見也姑然有面曰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



與女相見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毛傳反側不正直也  
鄭箋姪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  
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愚按朱子謂此詩與巧言文  
意相似疑出一手毛本兩篇相次而詩傳獨無此  
篇之名且彼何人斯句適與巧言卒章首句相承  
疑與巧言通為一詩故不別為傳及考由公詩說  
果云然則朱子之語蓋本之彼也然小序自為篇  
自為說而玩詩語意俱為刺譖人亦似不可混  
而為一故別附之于末

詩經

卷十一

小雅

何人斯

舊傳文  
下兩句相  
承之義也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十二

吳興沈氏初輯

大正

傳周公制□□□□會朝受□□□□有大正焉  
測上闕五字當為作禮樂用之五字下闕四字當  
為釐陳戒而四字

傳文王生民公劉緜大明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  
大武文王有聲行葦既醉鳧鷖嘉樂皆周□□  
德以訓成王也測上闕三字當為公述先三字以  
上共十六篇內云大武必序之下武也

傳詩嫡家

卷十二

大雅

文王

序文王入王受命作周也鄭箋受命受天命而王天  
下制立周邦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毛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  
見也鄭箋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  
故天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也前論曰文周雖舊邦  
其命維新毛傳乃新在文王也鄭箋大王聿來胥宇  
而國于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  
新者美之也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毛傳有周周也不  
顯顯也顯光也不時時也時是也鄭箋周之德不尤  
明乎光明矣天命之不是乎又是矣文王陟降在帝



五傳附錄  
毛傳

左右毛傳言文王升接天下接人也鄭箋在祭也文

王能觀知天意順其所為從而行之

登登文王今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

子本支百世毛傳登登勉也哉哉侯維也本本宗也

支支子也鄭箋令善哉始侯君也勉勉乎不倦文王

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口見則歌無已時也乃孫

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故天下君之其子

孫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皆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傳不世顯德乎仕者世祿也鄭箋凡周之士謂其

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升世世在位重其功也

傳詩納家卷十二大雅文王

世之不顯歟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

維周之楨毛傳翼翼恭敬也辭也皇天楨幹也鄭箋

猶謀思願也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為君之謀事忠

敬翼翼然又願天多生賢人於此邦此邦能生之則

是我周家幹事之臣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毛傳濟濟

多威儀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毛傳穆

穆美也緝熙光明也假周也鄭箋穆穆乎文王有美

子之容於美乎又能敬其光明之德堅固哉天為此

命之使臣有殷之子孫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

穆穆文王  
文王所付

六洲而已  
於之則  
未之有  
之去則  
好此作  
有或王  
明後見  
其歸用  
而美之  
其善也

命侯于周服毛傳麗數也盛德不可為衆也鄭箋于

於也商之子孫其數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

王之後乃為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毛傳則見天命之無常也鄭箋

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

作裸將常服毛傳侯上侯侯也膚美敏疾也裸

灌也周人尚臭將行宗大也肅白與黑也呼殷冠

也夏后氏曰敬周曰冕鄭箋殷之臣壯美而能來助

周祭其助祭自服殷之服則文王以德不以強王之

盡臣無念爾祖毛傳盡進也無念念也鄭箋今王之

傳詩納家卷十二大雅文王

進用臣當念女祖為之法王斥成王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毛傳事述

永長言我也我長配天命而行爾祖國亦當自求多

福鄭箋長猶常也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

行則福祿自來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毛傳帝乙已

上也鄭箋師衆也殷自紂父之前未喪天下之時皆

能配天而行故不亡也安於子殷駿命不易毛傳駿

大也鄭箋安以殷王賢愚為鏡天之大命不可改易

命之不易無退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毛傳遇

止義善虞度也鄭箋宣徧有又也天之大命已不可



公傳周之  
也其詩  
王萬邦作  
子萬邦作

改易矣。當使子孫長行之。無終女身則止。徧明以禮。  
義問老成人。又度殷所以順天之事而施行之。上天  
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毛傳。載。事。刑。法。  
孚。信也。鄭箋。天之道難知也。耳不聞聲音。鼻不聞香  
臭。儀法文王之事。則天下咸信而順之。

文王七章章八句

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  
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毛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

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鄭箋。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

傳詩鄭家 卷十下 大雅 四 文王

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  
名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  
謂之生民。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毛傳。禋。敬  
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也。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  
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  
禘。天子所御。帶以弓韜。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鄭箋。  
克。能也。弗之言。後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禘祀  
上帝於郊禘。以後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祗者。  
言肅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履帝  
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毛

後米子以  
記說

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  
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欲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  
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鄭箋。帝。上帝也。  
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禘之時。時則有  
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  
欲歆然。其左右所止。佳。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  
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舜  
臣堯而舉之。是為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毛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

子。先生者也。鄭箋。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

傳詩鄭家 卷十下 大雅 五 生民

人。逾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不圻不副。無害  
無害。毛傳。言。易也。凡人往母母則病。生則圻。副。害  
其母。橫逆人道。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  
生子。毛傳。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鄭箋。康。寧。皆  
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  
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禘祀而無人道  
居。然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毛傳。誕。大。寘。置。腓。辟。子。愛  
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足  
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鄭箋。人異之。故姜



三句  
不義  
不義

錄置后稷于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誕寘之平林會  
伐平林毛傳牛羊而人者理也寘之平林又爲人所  
收取之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毛傳大鳥來一翼  
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  
水鳥乃去矣后稷呱矣毛傳於是知其有天異往取  
之矣后稷呱然而泣

三句  
不義  
不義

實覃實訥厥聲載路誕實訥訥克岐克嶷以就口食  
毛傳覃長訥大略犬也岐知意也嶷識也鄭箋實之  
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訥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  
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嶷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  
傳諸篇家卷十二大雅六生民

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  
歲時藝之在菽在苽旆旆然長也役刈也繼穰苗好  
味嗟毛傳在菽戎也旆旆然長也役刈也繼穰苗好  
美也懔懔然盛茂也嗟嗟然多實也鄭箋藝樹也戎  
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有種福之志言天性也  
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毛傳相助也鄭箋大矣后稷  
之穠穠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弗厥豐草  
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發實發實發實堅實好  
實穎實粟即有邵家室毛傳弟治也黃嘉穀也茂美  
也力極前也苞本也種種也發長也發盡發也不

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鄭箋妻嫗之國  
也堯見天因邵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邵使事天以  
顯神順天命耳鄭箋豐也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  
雜也稷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后稷教民  
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熟則大成以此  
成功堯改封於邵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毛傳天降嘉種秬黑  
黍也秠一稂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鄭箋天應  
堯之顯后稷故爲之下嘉種恒之秬秠是稷是畝恒  
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摩祀毛傳恒編摩始也始歸  
傳諸篇家卷十三大雅七生民

已下此四穀之故則編種之成熟則稷而畝計之抱  
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斂或蹂釋之史史烝之浮  
浮毛傳揄扞白也或籩籒者或蹂黍者釋析米也史  
史聲也浮浮氣也鄭箋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  
祀天如何乎美而將說其事也春而扞出之籩之又  
潤濕之將復春之趨於鑿也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簋  
簋之實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珉以載載燔載烈毛  
傳嘗之日滌卜來歲之艾罔之日滌卜來歲之戒社



之。泣卜來歲之稼，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蕤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報，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鄭箋：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即爲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詠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蕤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爲尸羞焉。自此而往郊，以興嗣歲。毛傳：興，來歲繼往歲也。鄭箋：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祀報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

傳詩鄭家

卷十三

大雅

人

生民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毛傳：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鄭箋：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俎醢之屬，當于豆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欲饗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后稷肇祀，庶幾無悔，以迄于今。毛傳：迄，至也。鄭箋：庶，衆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愚按：毛大不用距跡之說，且以姜嫄爲帝嚳之妃，故以犧帝武

印爲從帝以行，而鄭氏以帝爲上帝，嫄爲高辛氏世妃，非帝妃也。先儒辨之，互有異同。然似鄭說爲長。故朱子從之。學者宜詳參焉。

序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鄭箋：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公攝政，反歸之成王。將蒞政，召公與周公相成，主爲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干囊。思輯用光。毛傳：厚也。公劉居於豳，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也。於豳焉。迺場迺疆，言脩其疆場也。迺積迺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囊，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鄭箋：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卽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妥而能遷，積而能散，爲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關其民，乃裹糧食於囊，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爲今子孫之基。詩矢所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毛傳：戚，斧也。揚，鉞也。張，

傳詩鄭家

卷十三

大雅

九

公劉



其弓矢。乘其于大威場。以方開道路去之。幽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鄭箋：于，盾也。戈，句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邠，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嘆。毛傳：齊，和宣，徧也。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鄭箋：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居民，民既衆久，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時也。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王及瑤，鞞容刀。毛傳：嶽，小山，別於原。何以舟之，維王及瑤，鞞容刀。公劉：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瑤，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鄭箋：陟，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山原而升，嶽復下在原，言反復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王瑤容刀之飾。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毛傳：溇，大觀見也。鄭箋：逝，往也。瞻，視也。溇，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爲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于京。謂可營立都邑之處。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毛傳：是京乃大衆所

傳詩補家

卷十二

大雅

十

公劉

空居之也。鄭箋：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箋：于，於時是也。京地乃衆民所空居之野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鄭箋：踰踰濟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爲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毛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鄭箋：公劉既登堂，負象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于牢中以爲飲酒之敬，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毛傳：爲之君，爲之大宗也。鄭箋：宗，尊也。公劉雖去邠，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邠也。篤公劉，既溇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毛傳：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鄭箋：厚乎公劉之居幽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于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

傳詩補家

卷十二

大雅

十一

公劉



國語文王  
大川野南

序。籀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居也。鄭箋來朝走馬言其辟惡早且疾也。循西水



厓漆沮水側也。爰於及與幸自也。於是與其如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周原膺膺董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傳周原

沮漆之間也。膺膺美也。董茶也。茶苦菜也。契開也。鄭

箋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陽。膺膺然肥美其

所生菜。雖有甘苦者。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故於是

始與兩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

之。則又從矣。曰止曰時。築室于茲。鄭箋時是茲。此也。

卜從則曰可止。於是可作室家于此。定民心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宜廼畝。自西徂東。

傳詩爾家。卷十二 大雅 五 五

周爰執事。毛傳慰安。爰於也。鄭箋時耕曰宜。徂往也。

民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

乃時耕其田畝。於是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

事。競出力也。幽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辭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鄭箋俾使也。司空司

徒。卿官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

使立室家之位處。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毛

傳言不失繩直也。康謂之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

先。既庫為次。居室為後。鄭箋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

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則

嚴顯翼翼然。乘聲之誤。當為繩也。

擇之。陟陟度之。纂纂築之。登登。削屨馮馮。毛傳揅。纂

也。陟陟。衆也。度。居也。言百姓之勸勉也。登登。用力也。

削。墻毀屨之聲。馮馮然。鄭箋揅。擇也。度。猶投也。築墻

者。梓栗壤土。盛之以纂。而投諸版中。百堵皆興。纂鼓

弗勝。毛傳纂。衆也。纂。大鼓也。長一丈二尺。或纂或鼓。

言勸事樂功也。鄭箋五版為堵。興。起也。百堵同時起。

纂鼓不所止之使休息也。凡大鼓之則有小鼓。謂之

應。華。朔。華。周禮曰。以纂鼓役事。

傳詩爾家。卷十二 大雅 五 五

廼立皋門。皋門有伉。廼立應門。應門將將。毛傳王之

郭門曰皋門。伉。高大。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

美大王作郭門。以致皋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鄭箋

諸侯之官。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

之官。加以庫雉。廼立冢土。戎醜攸行。毛傳冢。大戎。大

醜。衆也。冢土。大社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

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鄭箋大社

者。出大衆將所告而行。春秋傳曰。屬。宜。社之內。

肆不殄厥愠。亦不貺厥問。梓械拔矣。行道兌矣。毛傳

肆。故今也。愠。志。隕。墜也。兌。成。蹶也。鄭箋小聘曰問。梓



梓也。枝。白接也。文王見大王立冢上。有用大衆之義。故不絕去其志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今以梓接生柯葉之時。使大夫將師旅出聘問。其行道士衆。兌然不有征伐之意。混夷駝矣。維其喙矣。  
毛傳駝突喙。困也。鄭箋混夷。夷狄國也。見文王之使者。將士衆過已國。則惶怖驚走。奔突入此梓枝之中而逃。甚田制也。是之謂一年伐混夷。大王辟狄。文王伐混夷。成道與國其志一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勝厥生。毛傳質成也。成。平也。既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侵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開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鄭箋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絲絲民初生之道。謂廣其德而王衆大。

傳詩歸家

卷十二 大雅

六

解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毛傳予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禦侮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予我也。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此亦由有疏附先

後奔走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

絲九章章六句。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鄭箋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毛傳明明。察也。文王之德。明明於下。故赫赫然著見於天。鄭箋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其微應昭著見於天。謂三辰效驗。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毛傳忱。信也。紂居大位而殷之正適也。挾。達也。鄭箋天之意難信矣。不可改易者。天子也。今紂居天位。而又殷之正適。以其爲惡。乃棄絕之。使教令不行於四方。四方共叛之。是天命無常。維德是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

傳詩歸家

卷十二 大雅

七

解

維德之行。毛傳華國任姓之中女也。續。婦。京。大也。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鄭箋京。周國之地。小別名也。及。與也。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毛傳大任。仲任也。身。重也。鄭箋重。謂懷孕也。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率懷多



毛氏分  
言朱以  
止一何  
四章

但與詩作  
之句也

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毛傳回達也鄭箋小心翼翼  
恭慎貌昭明幸通懷思也方國四方來附者此言文  
王之有德亦由父母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  
在渭之涘毛傳集就載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

厓也鄭箋大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依就則豫

福助之於文王生猶有所識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  
虞使必有賢才謂生大奴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毛傳嘉美也鄭箋文王開大奴

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女可以為妃乃求昏大邦

傳詩勸家卷十二大雅九

有子侃天之妹毛傳侃馨也鄭箋既使問名還則卜

之又知大奴之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文定厥祥毛

傳言大奴之有文德也祥善也鄭箋問名之後卜而

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親迎于渭毛

傳言賢聖之配也鄭箋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

也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毛傳言受命之方王基乃始

於是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時舟造舟

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鄭箋造大奴而更為梁者欲其

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不明乎其禮之有光輝美之

也天子造舟周制也設時未有等制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

毛傳續繼也莘大奴國也長子長女也維行大任之

德焉鄭箋天為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

為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莘國之長女大奴

則配文王維德之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毛傳篤厚右助燮和也鄭箋天降氣于大奴厚生聖

子武王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爾使協和伐殷之事協

和伐殷之事謂合位三五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毛傳旅衆

也如林言衆而不為用也矢陳興起也言天下之望

傳詩勸家卷十二大雅九

周也鄭箋殷盛合其兵衆陳于商郊之牧野而天乃

予諸侯有德者當起為天子言天去紂周師勝也上

帝臨女無貳爾心毛傳言無敢懷貳心也鄭箋臨視

也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無有疑心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毛傳洋洋廣大也煌煌

明也駟馬白腹曰騶言上周下殷也鄭箋言其戰地

寬廣明不用權詐也兵車鮮明馬又強則暇且整維

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毛傳師大師也尚父可

尚可父鷹揚如鷹之雄揚也涼佐也鄭箋尚父呂望

也尊稱焉鷹鷂鳥也佐武王者為之上將肆伐大商



會朝清明。毛傳：肆，疾也。會，甲也。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鄭箋：肆，故今也。會，合也。以天期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牧誓曰：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前郊。乃誓。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愚按傳列生

民已下諸詩。蓋以后稷公劉大王文武為次者。

序棧樸。文王能官人也。

芄芄棧樸。薪之樛之。毛傳：與也。芄芄，木盛貌。棧，白楸也。樛，抱木也。然，積也。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賢人

衆多。國家得用蕃興。鄭箋：白楸相樛屬而生者。技條

傳詩。鄭箋：卷十三。大雅。二十。棧樸。

芄芄然。陳所以為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舉積

以燎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毛傳：趣，趨也。鄭箋：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文王臨祭祀。其容濟濟然敬。左右

之諸臣。皆促疾於事。謂相助積薪。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毛傳：半圭曰璋。鄭箋：璋，贊也。祭

祀之禮。王裸以圭。贊諸臣助之。亞裸以璋。贊奉璋。裴

裴髦士攸宜。毛傳：裴，盛壯也。髦，俊也。鄭箋：士，卿士

也。奉璋之儀。裴裴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淠彼淠舟。烝徒楫之。毛傳：淠，舟行貌。楫，櫂也。鄭箋：烝

衆也。淠淠然。淠水中之舟。順流而行者。乃衆徒舫人

以揖擢之故也。典羣臣之賢者行君政令。周王于邁

六師及之。毛傳：天子六軍。鄭箋：于，往。邁，行。及，與也。周

王往行。謂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今王與師

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五師為軍。軍萬二千五百

人。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毛傳：倬，大也。雲漢，天河也。鄭箋

雲漢之在天。其為文章。譬猶天子為法度于天下。周

王壽考。遐不作人。毛傳：遐，遠也。遠不作人也。鄭箋：周

王。文王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遠不作人

者。其政變化紂之惡俗。近如新作人也。

傳詩。鄭箋：卷十三。大雅。王。棧樸。

迨迨其章。金玉其相。毛傳：迨，彫也。金，曰彫。玉，曰琢。相，

質也。鄭箋：周禮：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也。相，視

也。猶觀視也。迨迨玉使成文章。喻文王為政。先以心

研精合於禮義。然後施之萬民。視而觀之。其好而樂

之。如觀金玉然。言其政可樂也。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鄭箋：我王。謂文王也。以綱。謂為政。張之為綱。理之

為紀。

棧樸五章。章四句。

序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

王季。中以百福千祿焉。



虞山曰：早麓，榛桔濟濟，毛傳：早，山名也。麓，山足也。濟濟，衆多也。鄭箋：早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山雲雨之潤，澤也。險周邦之民，獨豐樂者，被其君德教。豈第君子，千祿豈第？毛傳：千，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千祿樂易。鄭箋：君子，謂大王王季，以其有樂易之德，施於民，故其求祿亦得樂易。

瑟彼玉璫，黃流在中。毛傳：玉璫，圭璫也。黃金所以飾流璫也。九命，然後錫以拒咆圭璫。鄭箋：瑟，潔鮮貌。黃流，拒咆也。圭璫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

傳詩彙家 卷十二 大雅 圭 早麓  
賜豈第君子，福祿攸降。鄭箋：攸，所降下也。鸛飛戾天，魚躍于淵。毛傳：言上下察也。鄭箋：鸛，鳴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于天，喻惡人遠去，不爲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豈第君子，遐不作人。

鄭箋：遐，遠也。言大王王季之德，近於變化，使如新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毛傳：言年豐畜碩也。鄭箋：既載，謂已在尊中也。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其次擇牲，故率者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毛傳：言祀所以得福也。鄭箋：介，助景大也。

瑟彼柞械，民所燎矣。毛傳：瑟，衆貌。鄭箋：柞械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煥燒，除其芳草，養治之使無害也。豈第君子，神所勞矣。毛傳：勞，勞來，猶言佑助。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毛傳：莫莫，施貌。鄭箋：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木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豈第君子，求福不回。鄭箋：不回者，不違先祖之道。

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鄭箋：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毛傳：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室，王室也。鄭箋：京，周地名也。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爲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配，大王之禮，故能爲京室之婦，言其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大姜，言周大任言京，見其謙恭自卑小也。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毛傳：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衆妾則室百子也。鄭箋：徽，美也。嗣，大任之美音，謂續行其善教令。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困。毛傳：宗公，宗神也。惻痛也。鄭箋：惠，順也。宗公，大臣也。文王爲政，咨於大臣，順而行之，故能當於神明。神無是怨，惠其所行者，無



丁二傳是  
松岡大高  
謀於南宮  
謀於東宮  
而於於手  
尹事之以  
南宮畢能  
陸宰百神  
而桑和范  
民族詩曰  
惠子宗公  
神附時例  
附毛音亦  
鄭音長後

是痛傷其將無有禍禍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毛傳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御迎也。鄭箋寡妻寡  
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又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  
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書曰乃寡兄弟又  
曰越乃御事。

離離在宮肅肅在廟毛傳離離和也。肅肅敬也。鄭箋  
宮謂辟雍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明尚和助祭於廟  
則尚敬言得禮之宜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毛傳以顯  
臨之保安無厭也。鄭箋臨視也。保猶居也。文王之在  
辟雍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

傳詩竊家卷十二 大雅 思齊  
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言養善使之積小致高大。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傳肆故今也。戎大也。故今  
大疾害人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烈業假大也。鄭箋厲  
假皆病也。瑕已也。文王於辟雍德如此故大疾害人  
者不絕之而自絕為厲假之行不己之而自已言

化之深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毛傳言性與天合也  
鄭箋式用也。文王之祀於宗廟有仁義之行而不聞  
諫者亦用之助祭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諍者亦得  
入言其使人器之不求備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毛傳造為也。鄭箋成人謂大

夫子也。小子其弟子也。文王在於宗廟德如此故大  
士皆有所德。子弟皆有所造成。古之人無斃譽髦斯  
士毛傳古之人無服於有名譽之俊士。鄭箋古之人  
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  
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又之美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鄭四章章六  
句。  
序皇矣美河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脩德莫若  
文王鄭箋監視也。天視四方可以代殷王天下者  
維有周爾世世脩行道德維有文王盛爾。

傳詩竊家卷十二 大雅 思齊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毛傳皇大  
莫定也。鄭箋臨視也大矣天之視天下赫然甚明殷  
紂之暴亂乃監祭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謂所歸就  
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毛傳二

國夏殷也。彼彼有道也。四國四方也。究謀度居也。鄭  
箋二國謂今殷紂及崇侯也正長獲得九四國謂密  
也。阮也。祖也。共也。度亦謀也。殷崇之君其行暴亂不  
得於天心密阮祖共之君於是又助之謀言同於惡  
也。上帝者之憎其式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毛傳者

惡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顧顧西也。宅居也。鄭箋



者老也。天須假此二國。養之。王老猶不變。改增其所用。為惡浸大也。乃眷然運視。西顧。兄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

作之屏之。其苗其翳。修之乎之。其灌其樹。故之辟之。其種其楮。攘之剔之。其厥其拓。毛傳木立。孤曰苗。有

髮為翳。灌。叢生也。柯。柄也。櫟。河柳也。楮。指也。歷。山桑也。鄭箋。天既顧文王。四方之民。則大歸往之。岐山之

地。險隘多樹木。乃說刊除。而自居處。言樂就有德之其帝遷明德。串夷載路。毛傳徙就文王之德也。串。習

夷。常路。大也。鄭箋串夷。即混夷。西戎國名也。路。應也。傳詩頌家  
卷十二 大雅 五 皇矣

天意去殷之惡。就周之德。文王則侵伐混夷。以應之。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毛傳配。嬖也。鄭箋天既顧文王

又為之生賢妃。謂太姒也。其受命之道。已堅固也。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毛傳兌。易直也。鄭箋

省。善也。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

毛傳對。配也。從大伯之兄王季也。鄭箋作。為也。天為邦。謂典周國也。作配。謂為生明君也。是乃自大伯王

季。則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維此王季。因心朋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毛傳四。親也

善兄弟曰友。慶。善光。大也。鄭箋篤。厚。載。始也。王季之心。親親而又善於宗族。又尤善於兄大伯。乃厚明其功美。始使之顯著也。大伯以讓為功美。王季乃能厚明之。使傳世稱之。亦其德也。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毛傳喪。亡。奄。大也。鄭箋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於覆有天下。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毛傳心能制義曰度。貺。靜也。鄭箋德正應

和口貺。照臨四方曰明。類。善也。勤施無私曰類。教海不倦曰天。賞慶刑威曰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毛傳

傳詩頌家  
卷十二 大雅 五 皇矣

慈和。稱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鄭箋王君也。王季稱王。追王也。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毛傳經緯天地曰文

鄭箋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必凡于文王。盛德以聖人為匹。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箋

帝。天也。祉。福也。施。猶易也。延也。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岵。毛傳無

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貪羨。岵。高位也。鄭箋畔。援猶敗也。誕。大。登。成。岵。說也。天語文王曰。女無如是。敗

尼。者。要出兵也。無如是貪羨者。侵人土地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獄訟。正曲直也。密人不恭。敢距大邦。



毛傳  
鄭箋  
孔疏  
王肅  
何休  
孫休  
陸績  
王象  
李充  
王肅  
何休  
孫休  
陸績  
王象  
李充

侵阮徂共。毛傳：國有客須氏，侵阮遂往，侵共，鄭箋：阮

也。徂，往也。共，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

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

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毛傳：旅，師也。按，止也。

旅，地名也。對，遂也。鄭箋：赫，怒也。斯，盡也。五百人為旅，

對，答也。文王赫然與其羣臣盡怒，曰：整其軍旅而出，

以却止徂國之兵，衆以厚周當王之福，以答天下鄉

周之望。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無飲我泉，我泉我池。毛傳：京，大阜也。矢，陳也。鄭箋：京，

傳詩類纂 卷十二 大雅 天 皇矣

周地名。陟，登也。矢，猶當也。大陵曰阿。文王但發其依

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而望阮之

兵，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

水者，小出兵而令驚怖如此，此以德攻，不以衆也。陵

泉，重言者，美之也。每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度

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毛

傳：小山別大山曰鮮，將，側也。方，則也。鄭箋：度，謀。鮮，善

也。方，猶鄉也。文王見侵阮而兵不見敵，知已德盛而

威行，可以遷居定天下之心，乃始謀居善原廣平之

地，亦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為萬國之所嚮，作下

民之君，後竟徙都於豐。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毛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

不以長大有所更，鄭箋：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謂人

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虛庸，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

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為人不知今。順天之法，

而行之者，此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帝謂文王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毛傳：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

衝，衝車也。墉，城也。鄭箋：詢，謀也。怨耦曰仇。仇，友。謂

傳詩類纂 卷十二 大雅 天 皇矣

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

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萬志齊心一也。當此之時，

崇侯虎倡紂為無道，罪尤大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

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毛傳：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

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馘其左耳

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往，獲羣神附，附其

先祖，為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鄭箋：言言，猶聲聲

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

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

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

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



詩經卷之六  
靈臺

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周者臨衝弗弗崇墉也  
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毛傳弗弗崇墉也  
也。伐。猶言言也。肆。張也。忽。滅也。鄭箋伐謂擊刺之  
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伐。勢而無剛者肆之。拂。猶僥也。  
言無復僥矣。文王者。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  
易獸昆蟲焉鄭箋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  
乃附也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  
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

傳詩補家卷十二大雅皇矣

視期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毛傳神之

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

成也。鄭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址。皆表其位

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

事忘已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

故以名焉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鄭箋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址

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王在

靈囿鹿鹿攸伏毛傳囿所以成養禽獸也天子百里

詩經卷之六  
靈臺

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鹿也鄭箋攸  
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化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  
鹿鹿濯濯白鳥鵲鵲毛傳濯濯娛遊也鵲鵲肥澤也  
鄭箋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王在靈沼於牧魚躍  
毛傳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牧。蒲也。鄭箋靈  
沼之水魚鼈諸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虞業維樞音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廋毛傳樞者  
曰虞樞者曰樞業大版也樞崇牙也貴天鼓也。鏞大  
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壁。辟廋以節觀者。鄭箋論  
之言倫也。虞也。樞也。所以懸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

傳詩補家卷十二小雅王

靈以為備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

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

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

廋中者言感於中神之至

於論鼓鐘於樂辟廋鼙鼓逢逢毛傳鼙鼓

為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瞶。公事

也。鄭箋凡聲使瞽矇為之

靈臺五章章四句

王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

功焉鄭箋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



孝思昭哉嗣服鄭箋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鄭箋武功



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徒都于豐以應天命。  
文王烝哉。

築城伊瀋。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逖迨來考。毛傳。成。成。清也。四。配也。鄭箋。方十里曰成。成其清也。廣深各八尺。棘。急來勒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城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已之欲。欲廣都邑。乃追王季勒孝之行。進其業也。王后烝哉。毛傳。后。君也。鄭箋。變謚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以義謚。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毛傳。濯。大。傳詩嫡家。卷十二。大雅。文王有聲。

翰。幹也。鄭箋。公事也。文王述行大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乃為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為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毛傳。績。業。皇。大也。鄭箋。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溢為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有作邑於其旁地。為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為之君。乃由禹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皇王烝哉。鄭箋。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

之事又益大。

鎬京辟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毛傳。武王作邑於鎬京。鄭箋。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廬之禮。自西方來親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鄭箋。考。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與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武王烝哉。

鄭箋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毛傳。芑。草也。仕。事燕及翼。敬也。鄭箋。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

猶以其潤澤生艸。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為事乎。以迄為事。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武王烝哉。鄭箋。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大也。始大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序行章。思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自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鄭箋。九族。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毛傳敦聚也行道也葦初生泥泥鄭箋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踐履折傷之草木方茂盛以其將終爲人用故周之先王爲此愛之況於人乎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毛傳戚戚

內相親也。此陳也。或陳之筵者。或授几者。郎笑莫無也。其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

傳詩補家  
卷十一  
大雅  
美  
行常

遠無近俱倅而進之年雅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  
以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毛傳。設席。重席也。緝御。取階

之客也。鄭箋。猶積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爲設

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數史也。或獻或酢。

洗爵奠筭。手傳筭。爵也。夏曰醢。殷曰筭。周曰爵。鄭筭

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醕客客受

而莫之不事也用殷雷者尊兄弟也

醢醢以薦或煇或炙翦脰脯或歌或聖毛傳以肉

曰醢也。醢者其方寸也。故曰醢。

屬之禮。韭、菹，則監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屬之。  
故謂之嘉。

敦弓既堅四簋既鈞舍矢既均毛傳敦弓畫弓也天

子敦弓。鏤矢參亭已均中。蘇鄭箋舍之言釋也。蘇質

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

者以爲賓。序賓以賢。毛傳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躬

於雙扣之圖觀秦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

矢間廼射巨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凡與爲人御者不

人其解者入羣并執半入者非歟。似公問之。予乃以

卷十二 大雅 行章

侯侯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楊解而

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耋稱道不亂者。不在此。

位也。蓋僅有存焉。鄭箋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

次第。

敦弓既句。既挾四鍤。毛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鄭

箋射禮摺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鐵則已徧拜之四鐵

如樹毛傳言皆中也序賓以不侮毛傳言其皆有賢

才也鄭箋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

留孫維主酒醱和醅以大斗以初黃熟毛傳密孫

成王也醢厚也大半長三人也祈和也籥管籥也



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爲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醑  
厚之酒醑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耆之人  
微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  
黃耆台背以引以翼毛傳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  
鄭箋台之言給也大老則背有給文既告老人及其  
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壽考  
維祺以介景福毛傳祺吉也鄭箋介助也養老人而  
得吉所以助大福也

行葦八章章四句毛傳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

句愚按傳以諸詩皆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則

傳詩薈蒙卷十二 太雅 既醉

此詩會孫非如毛鄭之指成王也當是皆先王之  
主祭者耳後凡言指成王者做此

序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鄭箋

成王祭宗廟族醑下徧羣臣至於無算爵故云醉  
焉乃見十倫之義在意云滿是之謂飽德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毛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鄭箋

禮謂族醑之屬畢謂施惠先後及歸俎之類君子萬

年介爾景福鄭箋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

女有萬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德謂五福也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毛傳將行也鄭箋爾女也般謂

牲體也成王之爲華臣頌實以尊卑差次行之君子  
萬年介爾昭明鄭箋昭光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毛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

於享祀鄭箋有又令善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

使之長有高朗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令終有

假公尸嘉告毛傳假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

鄭箋假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

告之謂假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

云公尸公君也

其告維何筮豆靜嘉毛傳恒豆之類水草之和也其

傳詩薈蒙卷十二 大雅 既醉

臨降產之物也嘉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還豆之薦

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藝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

明者言道之徧至也鄭箋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

故乎乃用還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鄭

箋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

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儀之事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鄭箋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

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孝子不置承

錫爾類毛傳爾類類善也鄭箋承長也孝子之行非



不亦來注  
春秋傳曰。類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毛傳。壺。廣也。鄭箋。壺之言。相也。  
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相繼。已乃及于  
天下。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毛傳。胤。習也。鄭箋。永。長也。  
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毛傳。祿。福也。鄭箋。天予女福祚  
至于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祿位。使祿福天下。君  
子萬年。景命有僕。毛傳。僕。附也。鄭箋。成王女既有萬  
年之壽。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為政教也。

傳詩補家

卷十二

大雅

聖

既醉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毛傳。釐。予也。鄭箋。天之大命附  
著於女云何乎。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  
為之妃。釐爾女士。從以孫子。鄭箋。從。隨也。天既予女  
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  
世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序。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

安樂之也。鄭箋。君子。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

時則皆然。非獨文王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毛傳。鳧。水鳥也。鷖。鳧屬。太

乎則萬物衆多。鄭箋。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  
為公尸之花宗廟也。故以鷖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  
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矣。不以已實  
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爾酒既清。  
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毛傳。馨。香之遠聞也。  
鄭箋。爾者。女成王者。女酒殽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  
酒之故。神考以福祿來成女。

傳詩補家

卷十二

大雅

聖

鳧鷖

既多爾殽。既嘉毛傳。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美。公尸燕  
飲。福祿來為。毛傳。厚為孝子也。鄭箋。為。猶助也。助成  
王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處。毛傳。涇。止也。鄭箋。  
水中之有涇。猶平地之有丘也。祭祭天地之尸也。以  
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爾酒既清。爾殽  
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鄭箋。清。酒之清者也。天地  
之尸尊。事尊不以羹味。涉酒脯而已。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宗。毛傳。宗。水名也。宗尊也。鄭  
箋。宗。水外之。向者也。有瘞埋之象。祭社稷山川之



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毛傳崇重也。鄭箋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為福祿所下也。今王祭社。又以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

鳧鷖在池。公尸來止。熏熏。毛傳疊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鄭箋疊之言門也。燕十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故變言來止。熏熏。生不安之意。昔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毛傳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傳詩鵲家。卷十二。大雅。鳧鷖。

也。鄭箋艱難也。小神之尸。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裹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適自安。無有後艱而已。  
鳧鷖五章。章六句。愚按鄭因序有神祇祖考之說。遂以每章各為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為象。其說雖似鑿然。若解毛者。盡以為宗廟之祭。則其意相。同。何必煩復至五章耶。鄭謂變文皆有義。亦自可思。

序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毛傳假嘉也。宜民宜人。安民宜官人也。鄭箋顯光也。天嘉樂

成王有先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毛傳申重也。鄭箋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舜之勅伯禹伯夷之屬。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王。毛傳宜君王天下也。鄭箋千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坊以道。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箋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傳詩鵲家。卷十二。大雅。鵲。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毛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鄭箋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致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羣已之心。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毛傳朋友羣臣也。鄭箋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樂族人而已。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暨。毛傳暨息也。鄭箋百辟畿內諸侯也。卿



士。卿之有事也。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受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傳洞酌□□□□□王也。

序洞酌召康公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漑漑。毛傳洞達也。行潦。

流潦也。漑。漑也。漑酒食也。鄭箋流潦。水之清者也。遠。

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天絕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

沃酒。今之脩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

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難物。豈第君子民之。父。

傳詩補家

卷十三

大雅

假樂

母毛傳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

母之親。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漑漑。毛傳漑。漑也。壘。祭。

器。豈第君子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漑漑。毛傳漑。清也。豈第。

君子民之攸歸。鄭箋既。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序卷阿召康公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鄭箋吉。

猶善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毛傳興也。卷。曲也。飄風。迴風也。

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鄭箋大陵曰。

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人之。與。

徐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

入曲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豈第君子來游來歌。以。

矢其音。毛傳矢。陳也。鄭箋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

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

王也。成王之宮心也。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毛傳伴與。廣大有文章也。

鄭箋伴與。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

各任其職。女則得伴與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

傳詩補家

卷十三

大雅

洞酌

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放逸也。

豈第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苗矣。毛傳彌。終也。似。

嗣也。會。終也。鄭箋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

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

爾土宇。吸章。亦孔之厚矣。毛傳吸。大也。鄭箋土宇。謂。

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豈第君子。俾。

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鄭箋使女為百神主。謂神。

受樂而化之。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毛傳祿。小也。鄭箋弗。福康。



安也。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福祿又安之。豈第君子。俾爾爾爾性純嘏爾常矣。毛傳。服大也。鄭箋。純大也。子福曰。服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爲常。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毛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以爲輔翼也。引。長。翼。敬也。鄭箋。馮。凡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爲尸尊之。像撰凡。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人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凡。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豈第君子四方爲則。鄭箋。傳詩類家。卷十二。大雅。采芣。則附。則法也。王之臣有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莫不效倣以爲法。

願嘏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毛傳。願嘏。溫貌。印印。盛貌。鄭箋。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願嘏然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間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豈第君子四方爲綱。鄭箋。綱者能張。凡。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毛傳。鳳凰。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衆多也。鄭箋。翽翽。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山。鳳凰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

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衆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爲焉。諄諄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毛傳。諄諄。猶濟濟也。鄭箋。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諄諄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傳于天。鄭箋。傳。猶矣也。諄諄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鄭箋。命。猶使也。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毛傳。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鄭箋。鳳凰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

傳詩類家。卷十二。小雅。采芣。望。卷附。於朝陽者。彼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羣羣羣羣。離離喈喈。毛傳。梧桐盛也。鳳凰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鄭箋。羣羣羣羣。衆君德盛也。離離喈喈。衆民臣和協。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毛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鄭箋。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



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矢詩不多。維以遂歌。毛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爲工師之歌。焉。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爲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愚按傳本不見此章名。必與洞酌合傳。而在所闕文中也。蓋以上諸詩止生民公劉之述祖德者。移之在前。餘皆如今詩次。則此篇以意逆之。自當在洞酌之後矣。况同爲召公之詩乎。故列之于此。

傳詩嫡家

卷十二

小雅

哭

卷阿

傳詩嫡家卷之十二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十三 吳興凌濛初輯

大正續考補石本磨滅僅可辨者十四字

傳宣王中興而大正續焉。

傳雲漢□□□□高□□□□伯□□□□

□□□□韓奕□□□□□□□□□□漢平□□□

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

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

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箋仍叔。周大夫

傳詩嫡家 卷十三 大雅 一 雲漢

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烈餘

也。雲漢。天河也。自此至常武六篇。宣王之變大雅

俾彼雲漢。昭回于天。毛傳。回。轉也。鄭箋。雲漢。謂天河

也。昭。光也。俾。然。天河水氣也。精光轉運於天。時旱渴

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王曰。於乎。何辜今

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毛傳。薦。重。臻。至也。鄭箋。嘉

罪也。王憂旱而嗟嘆云。何罪與。今時天下之人。天仍

下旱災。亡亂之道。饑饉之害。更重至也。靡神不舉。靡

愛斯牲。圭辭既卒。寧莫我聽。鄭箋。靡。莫。皆無也。言工

爲阜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無所受於三牲。禮神



鄭箋推字  
又曰鄭先  
推至也

之圭璧又已盡矣曾無聽聆我之精神而與雲雨

早既大甚蘊隆蟲蟲毛傳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

而熱鄭箋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雷聲尚殷殷然不殄

禮祀自郊徂宮上下莫瘞靡神不宗毛傳上祭天下

祭地莫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

祭之鄭箋官宗廟也為早故潔祀不絕從郊而至宗

廟莫瘞天地之神無不齊肅而尊敬之言徧至也后

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毛傳下當也

鄭箋克當作刻刻識也敗敗也莫瘞羣神而不得耳

是我先嗣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人不視我之情

傳詩鄭箋卷十三大雅雲漢

神與消以早耗敗天下為害曾使當我之身有此乎

先后稷後上帝亦從官之郊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毛傳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孑然遺

失也鄭箋黎衆也早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皆

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狀有如雷霆近發於上周

之衆民多有成仁者矣幸其餘無有孑遺者言又饑

病也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毛傳

推至也鄭箋推當作催催嗟也天將遂早誠役我與

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

民之辭

吳既大甚則不可謂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

雖勝靡爾毛傳止也赫赫旱氣也鄭箋旱氣大

命近止民近成亡也鄭箋旱既不可即止旱氣大盛

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陰雲聚之命近將死亡矣

曾無所視無所顧於此國中而棄之季公先正則

不我助父母先祖則寧怨予毛傳先正百辟卿士也

先祖文武之民父母也鄭箋百辟卿士等祀所及者

今曾無肯助我憂辱先王又何為施怨於我不

使人而

傳詩鄭箋卷十三大雅雲漢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倏如焚我心憚暑

憂心如煎毛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水川無水魃旱神

也倏倏之也倏倏熯灼也鄭箋倏倏畏也早既害於

山川矣其氣生熯而害益甚草木焦枯如見焚燎然

上心又畏難此熱氣如灼爛於火言熱氣至極羣公

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鄭箋不我聞者

忽然不聽我之所言也天曾肯使我心遯遯慙愧於

天以無德也

早既大甚電勉畏去胡寧瘖我以早憯不知其故鄭

箋瘖病也電勉急遽請也欲使所尤畏者去所尤畏



者。魁也。天何魯哉。我以旱。曾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祈年孔鳳。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毛傳。悔。恨也。鄭箋。虞。度也。我所豐年。其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常遭此旱也。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毛傳。歲凶。年穀不登。則廋馬不佚。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降。大火不食。梁。不飲。酒不壅。鄭箋。人君以羣臣為友。散無其紀者。凶年。餽不足。人無賞賜也。鞠窮也。庶正。

傳詩。爾家。卷十三。大雅。四。雲漢。

衆官之長也。疾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于事而困於食。以言勞倦也。靡人不周。無不能止。毛傳。周。暇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鄭箋。周。當作。周。王。

以諸臣困於食。人人。賜給之。權救其急。後日乏無。不能謀止。瞻印昊天。云如何。里。鄭箋。里。憂也。王愁悶於。

平。而。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

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羸。大命近止。無棄爾成。毛傳。嘒。衆星貌。假。至也。鄭箋。假。升也。上經。

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嘒。嘒然意。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行不休。無自羸。餒之時。今衆民之命。近。

將。次亡。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若其在職。復無幾。何以勸之也。何求為我。以是庶正。毛傳。是。定也。鄭箋。使女無棄成功者。何但求為我身乎。乃欲以安定衆官之長。愛其職事。瞻印昊天。曷惠其寧。鄭箋。曷。何也。王仰天曰。當何時順我之求。令我心安乎。渴雨之時也。得雨則心安。

雲漢八章。章十句。

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賞申伯焉。鄭箋。尹吉甫。由伯。皆周之卿士也。尹。

官氏。申。國名。

傳詩。爾家。卷十三。大雅。五。崧高。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毛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

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

宜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鄭箋。降。下也。四嶽。卿士之官。掌四時者也。因主方嶽。巡守之事。在堯時。姜姓為。

之德。當嶽神之意。而福興其子孫。歷虞夏商世。有國。上。周之甫也。申也。齊也。許也。皆其苗裔。維申及甫。維。

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宜。毛傳。翰。幹也。鄭箋。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焉。周之積幹之臣。四國。



傳辭類家

卷十三

大雅

六

崧高

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

王命中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毛傳：庸，城也。

鄭箋：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

為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

之功勞，言尤章顯也。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毛傳：徹

治也。鄭箋：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王命傳御，遷其

私人。毛傳：御，治事之宅也。私人，家臣也。鄭箋：傳御者

貳王治事，謂冢宰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毛傳：俶，作

也。鄭箋：申伯居謝之事，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

有難則往，扞禦之，為之蕃屏，四方恩澤不至，則往宣暢之，甫侯相，穆王訓夏，殲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登登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毛傳：謝

周之南國也。鄭箋：登，勉也。績，繼也。于，往也。于，於也。式，法也。

登，登然勉於德，不倦之臣，有申伯以賢入為周之卿

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

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為侯

伯，故云然。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

功。毛傳：召伯，召公也。登，成也。功，事也。鄭箋：之，往也。申

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謝

傳辭類家

卷十三

大雅

六

崧高

成法度於南邦，世世持其政事，傳子孫也。

王命中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

毛傳：庸，城也。

也。鄭箋：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

為法度於南邦，今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女

之功勞，言尤章顯也。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

毛傳：徹

治也。鄭箋：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王命傳御，遷其

廟，定其入神所處，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騤騤，鉤

膺濯濯。毛傳：藐藐，美貌。騤騤，壯貌。鉤膺，樊褭也。濯濯，

光明也。鄭箋：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

乃賜申伯為將，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毛傳：乘馬，

四馬也。鄭箋：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

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居，無如南土之最善。錫爾

介圭，以作爾寶。毛傳：寶，瑞也。鄭箋：圭，長尺二寸，謂之

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毛傳：近，已也。申伯，宣王之舅也。

傳辭類家

卷十三

大雅

七

崧高

鄭箋：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保守也。安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郇。毛傳：郇，地名。鄭箋：邁，行也。申伯

之意，不欲離王室，王告語之，復重，於是意解而信行

餞，送行飲酒也。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郇云。申伯還南

謝于誠歸。鄭箋：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

謝于誠歸，誠歸于謝。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時其



風賦  
工亦如  
子以之

族有大功則賜虎賁徒御嘽嘽徒行部車者嘽嘽喜  
樂也鄭箋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其入謝國車徒  
之行嘽嘽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周邦咸喜戎  
有良翰鄭箋周翰也戎猶女也翰幹也申伯入謝備  
邦內皆喜曰女乎有善君也相慶之言不顯申伯王  
之元舅文武是憲毛傳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  
是憲言有文有武也鄭箋憲表也言為文武之表式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操此萬邦聞于四國鄭箋操順  
也四國猶言四方也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  
以贈申伯毛傳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師之誦也肆  
傳詩類家卷十三大雅八松高

松高八章章八句應按傳高字下闕文有伯字此  
詩有申伯明文當與序說不異

序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毛傳烝衆  
物事則法彜常德美也鄭箋秉執也天之生衆民其  
性有物象誥王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  
怒哀樂好惡也然而民所執持有常道莫不好有美

德之人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  
傳仲山甫樊侯也鄭箋監視假至也天視周王之政  
教其光明乃至於下訓及衆民也天安愛此天子宣  
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言天亦好是懿德也書  
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鄭箋嘉  
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容貌翼翼然恭敬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毛傳古故訓道若  
順賦布也鄭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力猶勤  
也勤威儀者恪居官次不解于位也是順從行其所  
傳詩類家卷十三大雅九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我祖考王躬是保毛傳戎  
大也鄭箋戎猶女也躬身也王曰女施行法度於是  
百君繼女先祖先父始見命者之功德王身是安使  
盡心力於王室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  
爰發毛傳喉舌冢宰也鄭箋出王命者王口所言  
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安復於王也其行之  
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之以布政於畿  
外天下諸侯於是莫不發應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傳



將行也。鄭箋：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也。仲山甫則能奉行之。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鄭箋：夙，早。夜，莫。匪，非也。一人，斥天子。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鄭箋：柔，猶濡，柔也。剛，

堅彊也。剛柔之在口，或茹之，或吐之，喻人之於敵強

弱。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

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毛傳：儀，

安也。鄭箋：輶，輕。儀，匹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

傳詩補家

卷十三

大雅

十

烝民

寡能獨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

其志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甫自我也。

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毛傳：愛，隱也。鄭箋：愛，惜也。

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

山甫之德，歸功言耳。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毛傳：

有衮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也。鄭箋：

衮職者，不敢斥王言之也。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

仲山甫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毛傳：言

述職也。業業，言高大也。捷捷，言樂事也。鄭箋：祖者，將

行祀報之祭也。懷私爲每懷。仲山甫祀報而將行。車

馬業業然動。衆征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

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稽留將無所及於事。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毛傳：東

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過隨，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

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鄭箋：彭，彭彭，行貌。鏘，鏘

聲。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遏其歸。毛傳：騤

騤，彭彭也。喈喈，鏘鏘也。遏，疾也。言周之望仲山

甫也。鄭箋：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吉甫作誦，穆如清

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毛傳：清微之風，化養萬物

者也。鄭箋：穆，和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之

性，如清風長養萬物然。仲山甫述職，多所思而勞，故

述其美以慰安其心。

烝民八章，章八句。愚按：傳本此詩名當在崧高伯

字下。闕文中，下卽是韓奕，可想其然。獨闕文中亦

有伯字，豈稱仲山甫爲樊伯耶？考周語稱樊仲山

甫諫宣王，不言爲侯爲伯。韋昭云：食采於樊，是樊

國之君也。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

樊在東都之畿內。杜預云：經傳不見畿內之國，稱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箋梁山於  
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  
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  
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  
名幽王九年王室始騷鄭桓公問於史伯曰周衰  
其孰興乎對曰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  
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晉乎

# 解变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毛傳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鄭箋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而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諸侯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毛傳戎大虔固共執也鄭箋戎猶女也朕我也古之恭字或作共朕命不易幹不庭方以佐戎辟毛傳庭且也鄭箋我之所命者勿改易不行當爲不直違失法

虞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時覲於宣王。覲於宣王而奉享禮。貢國所出之寶。善其尊宣王以常職來也。書曰。黑水西河。其貢璆琳琅玕。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簞茀錯衡。玄衮赤舄。鈎膺鏤錫。鞞鞞淺幘。幃幃革金。厄毛傳。淑也。交龍爲旂。綬。大綬也。錯。衡。文衡也。鏤。錫。有金鏤其錫也。鞞。革也。鞞。軾中也。淺。虎皮淺毛也。幘。覆式也。厄。烏蠲。

韓文公

也。鄭箋：王爲韓侯以常職來朝享之故，故多錫以厚之。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紕，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簠，漆簠以爲車蔽。今之藩也。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降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撻之。

韓侯出租。出租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盃。毛傳屠地名也。顯父有顯德者也。鄭箋祖將去而祀報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夫則如始行焉。祖于國外畢及出宿示行不留於是也。顯父周之公卿也。餞送之。故有酒其醑維何。包鼈鮮魚其蔎維何。維筭及蒲。



其貽維何乘馬路車毛傳載萊穀也。荀竹也。蒲蒲蒻也。鄭箋魚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鱸者也。荀竹萌也。蒲深蒲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之馬曰乘馬。邊豆有且侯氏燕胥鄭箋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邊豆且然。榮其多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顯父之子毛傳汾大也。顯父卿士也。鄭箋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苦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

傳詩類家

卷十

大雅

古

韓奕

爲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韓侯迎止于顯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毛傳里邑也。鄭箋于顯之里顯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榮光也。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毛傳祁祁徐觀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取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顧之曲顧道義也。鄭箋勝者必娣姪從之。獨言娣者舉其貴者爛爛燦然鮮明且衆多之貌。

顯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毛傳姑顯父姓也。鄭箋相攸攸所也。顯父甚武健爲王使於

韓奕  
顯父王孫  
韓奕王孫  
顯父王孫  
顯父王孫  
顯父王孫

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韓侯夫人姑氏視其所居韓國最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鹿鹿麋麋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毛傳訐訐大也。甫甫然大也。麋麋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鄭箋甚樂矣韓之國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羣獸備有言訥富也。慶既令居韓姑燕譽鄭箋慶善也。顯父既善韓之國土使韓姑嫁焉而居之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毛傳師衆也。鄭箋溥大也。燕安也。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衆民之所築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豹奄受北國因

傳詩類家

卷十

大雅

五

韓奕

以其伯毛傳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箋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使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後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引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爲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爲顯孔所通稍稱東遷實賙賈。經實貳實籍毛傳實賙賈賈言高其城深其祭也。鄭



美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寔是也籍稅也趙  
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與滅國  
繼絕世故築治是城脩修是經并牧是田厥收畝是  
賦稅使如故常獻其龜皮赤豹黃熊毛傳龜猛獸也  
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  
夷鄭箋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毛傳浮浮  
衆強貌滔滔廣大貌淮夷東國在淮浦而夷行也鄭  
傳詩嫡家

卷十三 大雅

夫 江漢

箋匪非也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  
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其順王命而  
行非敢斯須自安也非敢斯須遂止也主爲來求淮  
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  
匪舒淮夷來鋪毛傳鋪病也鄭箋車戎車也易車曰  
旂兵至竟而期戰地其日出戎車建旂又不自安不  
舒行者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戰地故又言來  
江漢湯湯武夫沈沈經營四方告成于王毛傳沈沈  
武貌鄭箋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  
叛國從而伐之克捷則使傳述告功於王四方既平

此詩見  
卷十三  
大雅

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鄭箋庶幸時是也載  
之言則也召公忠臣順於王命此述其志也

江漢之詩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敝我疆土匪疚匪棘  
王國來極毛傳召虎召穆公也鄭箋詩水涯也式法  
疾痛棘急極中也王於江漢之水上命召公使以王  
法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非可以兵病害  
之也非可以兵急驟切之也使來於王國受政教之  
中正而已齊桓公經陳鄭之間及代北戎則違此言  
者于疆于理至于南海鄭箋于往也于於也召公於  
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周行四方至  
於南海而功大成事終也

卷十三 大雅

七 江漢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毛傳旬偏  
也召公召康公也鄭箋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偏也召  
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王命召康女勤勞於經營  
四方勤勞於徧疆理衆國管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  
爲之輔幹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  
功以勸之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  
祉毛傳似嗣摩謀敏疾戎大公事也鄭箋戎猶女也  
女無自滅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  
康公之功今謀女之事乃有敏德我用是故將賜女



福慶也。王為虎之志大謙，故進之云爾。

釐爾主墳。拒鬯一卣，告于文人。毛傳：釐，賜也。拒，黑黍也。鬯，香酒也。築糗合而糝之曰鬯。卣，器也。九命，錫圭也。

瓚，鬯也。文人，文德之人也。鄭箋：拒，鬯黑黍酒也。謂之瓚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瓚酒一壇，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諸有美德，見記於錫山土田，予周受命，自召祖命。

毛傳：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鄭箋：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虎拜稽首。

禮岐周周之所起，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虎拜稽首。

傳詩嫡家。卷十三 大雅 九 江漢

天子萬年。鄭箋：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毛傳：對，遂考成。矢，施也。鄭箋：對答，休美作焉也。虎既拜而答王策命之賕，稱揚王之德美。君臣之言安相成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為召康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詞，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序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

戒然。鄭箋：戒者，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駭。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毛傳：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為大師，鄭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顯著乎昭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為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為大祖者，今大師皇甫是也。使之整齊六軍之衆，治其兵甲之事，命將必於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

大師者，公兼官也。既敬既戒，惠此南國。鄭箋：敬之言警也。警，戒六軍之衆，以惠淮浦之旁國，謂勅以無暴，為之害也。每軍各有將，中軍之將尊也。

傳詩嫡家。卷十三 大雅 九 常武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毛傳：尹氏，掌命卿士。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浦，淮也。鄭箋：尹氏，天子世大夫也。率，循也。王使大夫尹氏策命程伯休父於軍，將行治兵之時，使其士衆左右陳列而勸戒之，使循彼淮浦之旁，省視徐國之土地，叛逆軍禮，司馬掌其誓戒，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毛傳：誅其君弔其民，為之立三有事之臣。鄭箋：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為其驚怖，先以言安之。

安之。

經 66—490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釋駉

毛傳赫赫然盛也業業然動也嚴然而威舒徐也保

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教遊也釋陳駉動也鄭箋

作行也紹緩也釋當作驛王之軍行其貌赫赫業業

然有尊嚴於天子之威謂聞見者莫不憚之王舒安

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教遊也徐國傳遽

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震驚徐方如

雷如霆徐方震驚鄭箋震動也驛馳走相恐思以震

動徐國如雷霆之恐怖人然徐國則驚動而將服罪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闢如燒虎鋪敦淮漬

傳詩頌家

卷十三 大雅 常武

仍執醜虜毛傳虎之自怒燒然潰涯仍就虜服也鄭

箋進前也敦當作屯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

勃怒其色前其虎臣之將闢然如虎之怒陳屯其兵

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就執其衆之降服者也截

彼淮浦王師之所毛傳截治也鄭箋治淮之旁國有

罪者就王師而斷之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毛傳嘽嘽然盛也疾如飛如翰苞木也鄭箋嘽嘽

間服有餘力之貌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

中豪俊也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木以喻不可驚動也

川流以喻不可禦也縣縣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毛傳縣縣觀也翼翼敬也濯大也鄭箋王兵安觀且

皆敬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既服淮浦矣今又以

大征徐國言必勝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毛傳猶謀也鄭箋猶尚允信也

王重兵兵雖臨之尚守信自實滿兵未陳而徐國已

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

既來徐方來庭毛傳來王庭也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鄭箋同猶還也還歸振旅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愚按傳本此篇詩名當在漢平

傳詩頌家

卷十三 大雅 常武

二字後闕文中但未必名常武耳又按續大正傳

文雖多闕以所存字合之序說意擬之當云雲漢

憂旱也崧高尹吉甫送申伯也烝民尹吉甫送樊

伯也韓奕尹吉甫送韓侯也江漢平淮夷也常武

平徐方也大略相去亦不遠特未敢妄增耳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十四

吳興張氏輯

雅

大正傳考補六篇毛氏謂之變大雅

傳召穆公諫曰賦蕩測所闕當爲厲王二字

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

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毛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

鄭箋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厲王乃以此居人上爲天

下之君言其無可則象之其疾威上帝其命多辟毛

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鄭箋疾病人者重賦欲也威

傳詩嫡家卷之十四大雅一蕩大正

罪人者峻刑法也其政教又多邪僻不由舊章天生

烝民其命匪謀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毛傳謀誠也鄭

箋烝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

以誠信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

後更化於惡俗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

曾是在服毛傳咨嗟也彊禦彊梁禦善也掎克自代

而好勝人也服服政事也鄭箋厲王弭謗穆公朝廷

之臣不敢斥言王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

刺之女曾任用是惡人使之處位視職事也天降愆

此詩本在  
大雅是

德女興是力毛傳天君愆慢也鄭箋厲王施倨慢之

化女羣臣又相與而力爲之言競於惡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愆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毛傳對達也鄭箋義之言宜也類善式用

也女執事之臣爰用善人及任彊禦衆對爲惡者皆

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寇盜攘竊爲奸

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于內侯作侯視靡局靡究毛

傳作祝詛也局極究窮也鄭箋侯維也王與羣臣爭

爭而相疑且祝詛求其凶咎無極已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烈休于中國欽怨以爲德毛

傳詩嫡家卷之十四大雅二蕩大正

傳烈休猶彭亨也鄭箋烈休自矜氣健之貌欽聚羣

不還作怨之人謂之有德而任用之不明爾德時無

背無側毛傳背無臣側無人也鄭箋無臣無人謂賢

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毛傳無陪貳也無卿

士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汭爾以汭不義從式毛傳

義宜也鄭箋式法也天不同女顏色以汭有沉湎於

酒者是乃過也不宜從而法行之既愆爾止靡明靡

悔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毛傳使晝爲夜也鄭箋愆過

也女既過沈湎矣又不爲明悔無有止息也醉則號



博灌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亂也  
而箋恤亦憂也

念穹蒼毛傳蒼屬虛也穹蒼蒼天鄧綰制痛也哀



痛乎中國之人。皆兄繫屬於兵役。家家空虛。朝廷普無有同力諫諍。念天所為。下此災。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宜猶。考愷其相。毛傳。相。賢也。鄭箋。惠。順。宜。偏。猶。謀。慎。成。相助也。維至德順民之君。為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舉事。偏謀於眾。又考誠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鄭箋。臧。善也。彼不施順道之君。自多足。獨謂賢言其所任之臣皆善人。也不復考慎。自有肺腸。行其心中之所欲。乃使民盡迷惑如狂。是又不宜猶。

傳詩獨家

卷十四 大雅

七

柔柔

瞻彼中林。維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毛傳。姓。姓。眾多也。鄭箋。譖。不信也。胥。相也。以。猶與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相羣。耦行。姓。姓。然眾多。令朝廷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其鹿之不如。人亦有言。進退維谷。毛傳。谷。窮也。鄭箋。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毛傳。瞻言。自遠慮也。鄭箋。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土不用。有愚闇之人。為王言其事淺且近耳。王反迷惑信用之。而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鄭箋。胡之言。

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皂白。言之於上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罰。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毛傳。迪。進也。鄭箋。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箋。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為苦毒之行。相侵暴。恚恚使之然。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毛傳。隧。道也。鄭箋。西風謂之大風。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維此良人。作為式義。維彼不順。征以中垢。毛傳。中垢。言闇冥也。鄭箋。作。起式。用。征。行也。賢者在朝。則用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闇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

傳詩獨家

卷十四 大雅

八

柔柔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毛傳。類。善也。鄭箋。類。等。表也。對。答也。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答之。見誦詩書之言。則冥臥如醉。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毛傳。覆。反也。鄭箋。居上位而不斥善。反使我為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



主鼎云我  
陰知女行  
與乃反來  
變我欲  
有以退止  
我言者也

京丘育良  
鄭詩定  
千出云主  
為薄俗

和政井來  
之難  
主鼎云今  
之為難  
也乃主鼎  
與鄭康成  
而為之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鄭箋  
嗟爾朋友者親而切磋之也而猶女也我豈不知女  
所行者惡與直知之女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  
西南北時亦為弋射者所得言放縱又無所拘制則  
將遇伺女之間者得誅女也既之陰女友予來赫毛  
傳赫炙也鄭箋之往也口拒人謂之赫我恐女見弋  
獲既往陰覆女謂啓告之以患難也女反赫我出言  
悖怒不受忠告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毛傳涼薄也鄭箋職主諒信也  
民之行失其中者主山為政者信用小人工相欺違  
傳詩摘象 卷十四 大雅 九 桑桑

為民不利如云不克鄭箋克勝也為政者害民如恐  
不得其勝言至酷也民之回遁職競用力鄭箋競逐  
也言民之行維邪者主由為政者遂用彊力相尚故  
也言民愁困用生多端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毛傳戾定也鄭箋為政者主作  
盜賊為寇害今民心動搖不安定也涼曰不可覆背  
善言鄭箋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  
可反背我而大言言拒已諫之甚雖曰匪予既作爾  
歌鄭箋予我也女雖離距已言此政非我所為我已  
作女所行之歌女當受之而改悔

桑桑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傳口口口戒口口賦民勞

虐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鄭箋厲王 成王七世孫  
也時賦歛重數餘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為奸宄疆  
凌弱眾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毛傳汔危  
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鄭箋汔幾也康綏皆安  
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

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毛傳詭隨說人之善隨  
傳詩摘象 卷十四 大雅 十 桑桑

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憚曾也鄭箋謹  
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  
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勸慎無善之人又用此

止為寇虐曾不敬畏明白之刑罪者疾時有之桑遠  
能邇以定我王毛傳桑安也鄭箋能猶能也邇近也  
安遠方之國順仰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

功言我者同姓親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逌毛傳休定  
也逌合也鄭箋休止息也合聚也無縱詭隨以謹憚

奴式遏寇虐無俾民憂毛傳俾奴大亂也鄭箋俾奴



謹謹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毛傳休美也。鄭箋無棄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誇掖之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毛傳息止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毛傳慝惡也。鄭箋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毛傳求近德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毛傳惕息泄去也。鄭箋泄猶出也。發也。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毛傳醜衆厲危也。鄭箋厲惡也。春

傳詩薊家

卷十四

土

民勞

秋傳曰。其父為厲。敗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毛傳戎犬也。鄭箋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于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殽。毛傳殽義曰殽。鄭箋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殽酷。無縱詭隨。以謹繆繆。式遏寇虐。無俾正反。毛傳繆繆反覆也。王欲王女是用大。鄭箋王者君子比

德。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

民勞五章。章十句。愚按此詩。朱子以為同列相戒之詞。亦因其語意似當然耳。然托詞相戒。實即刺王。未為不可。鄭必欲作對王語。則似牽強。傳闕文而有戒字。尚存。合之中公詩說。正與朱子之解不異矣。

傳□□□□賦板。

序板。凡伯刺厲王也。鄭箋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

入為王卿士。

傳詩薊家

卷十四

土

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毛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瘁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鄭箋猶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然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不實于亶。毛傳管管無所依繫。亶誠也。鄭箋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信於誠實之言。言行相違也。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毛傳猶圖也。鄭箋王之謀不能圖遠。是故我大諫王也。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毛傳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鄭箋天斥王也。王



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  
憲意然。無者。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辭  
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擇矣。民之莫矣。毛傳。輯。和洽  
合。擇。說。莫。定也。鄭箋。辭。辭氣。謂政務也。王者政教和  
說。順於民。則民心令定。此戒語時之大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需。需。毛傳。寮。官  
也。需。需猶警警也。鄭箋。及。與。即。就也。我雖與爾職事  
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我就女而謀。及忠告以  
善道。女反聽我言。然不肯受我言。維服。勿以爲  
笑。先民有言。謂于勿荒。毛傳。勿荒。荒。荒者。鄭箋。服。事

傳詩類家 卷十四 大雅 主 板

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  
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况於我  
乎。

天之方虐。無然譴譴。老夫灌灌。小子騖騖。毛傳。譴。譴  
然。喜樂。灌。灌猶款款也。騖。騖猶。鄭箋。今王方爲酷  
虐之政。女無譴譴然。以譴應助之。老夫諫女款款然。  
自謂也。女反騖騖然。如小子。不聽我言。匪我言耄。爾  
用憂譴。多將騖騖。不可救藥。毛傳。八十曰耄。騖。騖然。  
譴。譴也。鄭箋。將。行也。今我言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  
用可憂之事。而女反如戲譴。多行騖騖。慘毒之惡。誰

能止其禍。

天之方儻。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毛傳。儻。怒  
也。夸毗。體柔人也。鄭箋。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無夸  
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  
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彈謗。民之方殷。屎則  
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毛傳。殷。屎。呻吟也。  
蔑。無。資。財也。鄭箋。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  
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歛空虛。無財  
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調瞻衆民  
言無恩也。

傳詩類家 卷十四 大雅 古 板

天之牖民。如壙如篴。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毛傳。牖。道  
也。如壙。如篴。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  
攜。言必從也。鄭箋。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令而從  
之如此。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毛  
傳。辟。法也。鄭箋。易。易也。女攜挈民。東與西與。民皆從  
女所爲。無曰是何益爲。道民在已甚易也。民之行多  
爲邪辟者。乃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爲法。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毛傳。价。藩  
也。藩。屏也。垣。牆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鄭箋。价  
甲也。被甲之人。謂獨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



宗子之辭  
從鄭氏長  
亦作同  
姓詩意何  
以鄭重而  
中言之耶  
謂之亂  
召公以其  
子代宗  
為相及宗  
子之証尤  
確

成國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當屏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毛傳懷和也。鄭箋斯離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毛傳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鄭箋渝變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毛傳王往旦明。游行衍益也。

傳詩蠲蒙

卷十四 大雅

五

板

鄭箋及與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

板八章。章八句。愚按此詩明有同寮之句。序不妨為刺王。可以例民勞矣。

傳口口口口賦瞻印

序瞻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鄭箋凡伯天子大夫也。

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瞻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毛傳昊天斥王也。填久厲惡也。鄭箋惠愛也。仰視幽王為政。則不愛我下民。甚久矣。天下不安。王乃下此大厲以敗

亂之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毛傳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為罟。瘳愈也。鄭箋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病。其為殘酷痛病於民。如蠹賊之害禾稼。然為之無常。亦無止息時。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救。為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目王所下大惡。

人有士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鄭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此空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毛傳收同收也。說赦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毛傳哲知也。鄭箋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丈夫陽也。陽動。故多謀慮。則成國。婦人陰也。陰靜。故多謀慮。乃亂國。

傳詩蠲蒙

卷十四 大雅

六

瞻印

也。其幽王也。梟鴞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毛傳寺近也。鄭箋長舌喻多言語。是王降大厲之階。階所由上下也。今王之有此亂政。非從天而下。但從婦人出耳。又非有教王為亂。語王為惡者。是惟近愛婦人。用其言故也。

鞠人忮忒。讟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毛傳忮害。讟人忮忒。讟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慝。



忒變也。鄭箋：窮也。謙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處，好窮屈人之語，伐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山乎。及云：維我言何用，為惡不信也。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傳：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為事。古者天子為藉千畝，見而朱紕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見而青紕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敬之至也。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祭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斯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傳詩婦家。卷十四 大雅 七 驥甲

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服與，遂副帶而受之。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后夫人纁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纁，遂朱絲之。玄黃之，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矣，君服之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鄭箋：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亦猶是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毛傳：刺責富。福狄遠忌，怨也。鄭箋：介，甲也。王之為政，既無過惡，天何以責王見變異乎。神何以不福王而有災害也。王不念此而改修德，乃舍女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謂其疾怨羣臣叛違也。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毛傳：類，善。殄，盡。瘁，病也。鄭箋：弔，至也。王之為政德不至于天矣，不能致微祥於神矣。威儀又不善於朝廷矣，賢人皆言奔亡，則天下邦國將盡困窮。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毛傳：優，渥也。鄭箋：優，寬也。天下羅網以取有罪，亦甚寬，謂但以災異譴告之，不指加罰於其身。疾王為惡之甚，賢者奔亡，則人心無不憂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毛傳：幾，危也。鄭箋：幾，近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愚者不能覺。

盛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鄭箋：檻泉，正出涌出也。盛沸，出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也。惡政不先已，不後已，惟何故正當之。藐藐昊天，無不克覯。毛傳：藐藐，大貌。覯，同也。鄭箋：藐藐，美也。王者有美德，藐藐然無不



能自堅固於其位者。微箴之也。無奈皇祖式教爾後。  
鄭箋。式。用也。後。謂子孫也。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傳。口口口口。賦召旻。

序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

公之臣也。鄭箋。閔。病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瘼我饑饉。民卒流亡。鄭箋。天。斥

王也。疾。猶急也。瘼。病也。病乎幽王之為政也。急行暴

虐之法。厚下喪亂之教。謂重賦稅也。病國中以饑饉

令民盡流。後我居圉卒荒。毛傳。圉。垂也。鄭箋。國中至

傳詩。鄭家。卷十四。大雅。九。

邊境。以此故盡空虛。

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毛傳。訌。潰也。鄭箋。訌。爭訟相陷

人之言也。王施刑罪以網羅天下。衆為殘酷之人。雖

外以害人。又自內爭相讒惡。昏極靡共。潰潰回通。實

靖夷我邦。毛傳。極。天極也。潰。潰亂也。靖。謀夷平也。鄭

箋。昏極。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極。極毀陰者也。王達

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

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王之國。

皇皇訛訛。曾不知其玷。毛傳。皇皇。頑不知道也。訛訛。

祿不俱事也。鄭箋。玷。缺也。王政已大壞。小人在位。曾

不知大道之缺。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毛傳。

貶。隊也。鄭箋。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

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

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毛傳。潰。達也。苴。水中

浮草也。鄭箋。潰茂之。潰。當作榮。榮。茂貌。王無恩惠於

天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

之棲。其我相此。邪無不潰止。鄭箋。潰。亂也。無不亂者。

言昔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

維昔之富。不如時。毛傳。昔。昔者。富。仁賢。今也。富。饒。依。鄭

箋。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夜。不如茲。毛傳。今。則。病

賢也。鄭箋。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彼疏斯。胡不

自替。職。兄斯引。毛傳。彼。彼宜。食疏。今反食精。替。廢。況

茲也。引。長也。鄭箋。疏。麤也。謂糲米也。職。主也。彼賢者

祿薄。食麤。而此替極之黨。反食精。婢。女小人耳。何不

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責

之也。米之率。糲。十。糲。九。糲。八。侍御七。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毛傳。頻。壓也。鄭箋。頻。當作潰。壓。

徹外也。自由也。池水之溢。由外灌焉。今池竭。人不言

由外。無益者。與。言由之也。徐王猶池也。政之亂。由外



無賢臣益之泉之渴矣。不云自中。毛傳：泉水，從中以益者也。鄭箋：泉者，中水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泉王猶泉也。政之亂，又由內無賢妃益之。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鄭箋：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爲亂之事，是不裁王之身乎。責于也。裁，謂凡誅伐。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毛傳：辟，闢。蹙，促也。鄭箋：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言有如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幽王臣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鄭箋：哀

傳詩嫡家

卷十四

大雅

主

召旻

哉。哀其不高尚賢者，尊任有舊德之臣，將以喪亡其國。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愚按：以上三

篇序皆以爲凡伯刺王之詩，而獨列板于前，什今

傳則以板與瞻中召旻同列，且俱闕五字，疑其俱

爲凡伯刺某王耳。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十四

聖門傳詩嫡家卷之十五

吳興凌濤初稿

頌

周頌譜

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卽位之初。頌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禮運曰：政也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徵以降命，命降乎社之謂祫，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于山川之謂興，作降于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山川所以

傳詩嫡家

卷十五

大雅

周頌譜

慈服焉。禮行于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禮之藏也，功大如此，可不美報乎。故人君必潔其牛羊，馨其黍稷，齊明而薦之，歌之舞之，所以顯神明昭至德也。

傳

周頌考補：石本磨滅尤甚，僅可辨者四十六字。周公□□□□□□□□□□天之命□清□□思文□□□□□□□□□□□□□□□□



子同而文  
雖多有不  
有可檢今  
傳字表及  
詩說訂定

文廟將警昔遭  
烈子齊頌武  
載見寢廟朝之也  
之也  
傳詩廟家卷十五  
二 周頌  
祀成王堂臣工  
執競成康也測其闕  
二百三十六字

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焉鄭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  
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  
廟之言貌也歟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  
居立宮室象貌為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毛傳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

相助也鄭箋顯光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  
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濟  
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毛傳沈文德之人也鄭  
箋對配越於也濟濟之衆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  
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如在生存駿奔走在廟  
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毛傳駿長也顯於天矣見承  
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鄭箋駿大也諸侯與衆士子  
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是不光明文  
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  
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

傳詩廟家卷十五  
三 周頌  
清廟一章八句

序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鄭箋告太平者居攝五  
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  
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毛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  
極而美周之禮也鄭箋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  
動而不止行而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  
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毛傳純大假嘉溢懷收  
聚也鄭箋純亦不已也溢盈溢之言也於乎不光明  
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以嘉



美之德。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也。  
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  
乃單文祖德。曾孫篤之。毛傳。成王能厚行之也。鄭箋。  
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  
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序維清奏象舞也。鄭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

王制焉。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毛傳。典。法也。鄭箋。緝熙。光明也。  
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  
傳詩嫡家。卷十五。頌。四。維天。

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肇禋。毛傳。肇。始。禋

祀也。鄭箋。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後伐也。周禮以禋祀

祀天。上帝迄用有成。維周之禋。毛傳。迄。至。禋。祥也。

鄭箋。文王造此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

紂克勝也。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吉祥。

維清一章五句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鄭箋。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

諸幾至不甯。

大作高山。大王荒之。毛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于

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也。鄭箋。高山。謂岐山。

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荆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

以利萬物。大王自幽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

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彼作矣。文王

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毛傳。夷。易也。鄭箋。彼。彼萬

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

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

使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

訂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子孫保之。

傳詩嫡家。卷十五。頌。五。天作。

天作一章七句。愚按傳文清下闕二字。當是此篇

序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毛傳。極。中

也。鄭箋。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

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管堯遭洪水。黎民阻饑。后稷

播種百穀。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天下之人。無不干女

時得其中者。言友其性。昭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

爾界。陳常于時。夏毛傳。來。麥。率。用也。鄭箋。昭。遺。率。隨

言養也。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泝以燎。後五

日大流爲白魚。至以穀俱來。此謂道我來牟。天命以



本亦四詩  
故宮舊藏  
宋為小字  
古韻矣

是循存后稷養天下之功而廣其子孫之國無此封竟于女今之極界乃大有天下也用是故陳其久常之功于是夏而歌之夏之屬有九書說易以穀俱來云穀紀后稷之德

思文一章八句

序離帝大祖也鄭箋離大祭也大子四時而小子禘

大祖謂文王

王肅云來  
助祭者  
則諸公  
小子從之

有來離離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于薦廣牡相予肆祀毛傳相助廣大也鄭箋離離和也肅肅敬也肅是來時離離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帝

傳詩類聚

卷十五

七

祭百辟與諸侯也天于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牲之

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

心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毛傳假

嘉也鄭箋宣德也嘉哉皇考片文王也文王之德乃

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

才知以文德武功為之君故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

我眉壽介以繁祉毛傳燕安也鄭箋繁多也文王之

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

安助之以考壽多與福祿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傳

烈考武王也文母大妣也

烈光也子孫所以得

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于光明之考與文德之

母歸美焉

離一章十六句愚按毛鄭以為禘文王而朱子以

為武王祭文王當泥于皇考二字毛祭法云父曰

考祖父曰王考曾祖曰皇考鄭云此與閔子小

非曾祖亦曰皇考者以其攷文取尊君之義故父

祖皆得稱之然則皇考原不止于稱其父也何必

是武王之祭乎但小序云禘大祖則應是后稷后

稷不為天孫不得言維后故以為文王而却稱為

大祖者疏云謂祖之大者于義亦通然文王于禘

法不合當從詩說為成王祭文武之詩

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毛傳將大享獻也

鄭箋將猶奉也我本養我享祭之牛羊皆充盛肥順

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儀武刑文王

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毛傳儀善刑法

典寬靖謀也鄭箋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

行文重之常道以日施政于天下維受福于文王文

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鄭箋于於昨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



之道。

我將一章十句。

序烈文成王即位諸侯助祭也。鄭箋：新王即位必以

朝享之禮祭于祖考，告嗣位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毛傳：烈，光

也。文王錫之，鄭箋：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

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

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毛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也。皇，美也。鄭箋：崇，厚

傳：勳美。

卷十五

八

也。皇，君也。無大累于汝國。諸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

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

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次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

王則出而封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

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毛傳：競，疆。訓，道也。前王，武

王也。鄭箋：無疆，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繼來。

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不動明其德乎。勤明之也。

故卿大夫法其所為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于此

道，人稱頌之不忘。

烈文一章十三句。

祀也。宋也。

序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箋：二王，夏殷也。其後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毛傳：興也。

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鄭箋：自

易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祀宋之

若，有澤自之德，來助祭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

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鸞然。在彼無惡，在此無

敗。底幾風夜，以永終譽。鄭箋：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

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

興，聲美也。

卷十五

九

振鷺一章八句。

序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箋：成王既黜殷命，殺武

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美有且，敦琢其旅。毛傳：殷尚

白也。亦，亦周也。美且，微慎貌。鄭箋：有客有客，重言之。

者，興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後，乘殷之馬，乃

振而誅，不肯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

而見尊，則故言亦駢而美之。其來成儀，美且且盡

心力于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

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王言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地者年  
不謂為我  
何為他處  
必欲作我  
以事樂天

言授之繫以繫其馬毛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彼繫其馬而留之鄭箋繫絆也周之君臣皆愛敬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納其馬意各殷勤薄言追之左右綴之鄭箋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毛傳淫大威則夷易也鄭箋既有大則謂用殷正刑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

有客一章十二句思接傳文有子字在旁字關文

後明是微子字侯當屬此篇而與振錫相次疏亦

傳詩嫡家

卷十五

有客

云與上振錫或亦一時事也

序武奏大武也鄭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毛傳烈業

也鄭箋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克商之

功業言其疆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

基緒嗣武受之勝殷過剋者定爾功毛傳武迹剋殺

者致也鄭箋過止者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

其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

定之此功言不汲汲于誅紂須服五年

武一章七句思接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則

卷之六

不止一章矣又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奏定

爾功其三曰維時維德我祖維來其六曰綴萬

邦屢豐年杜預曰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

蓋楚樂歌之次第此不得其說而臆之也據左傳

語明言作武而其三其六豈關楚乎故賈穀句桓

諸篇中公作大武之餘章今詩傳本有齊字嚴字

而闕文之後即次頌武二字想當諸篇從大武以

次而列而頌武王之功者與左傳必合惜乎其闕

累耳然杜氏亦似未見子貢本及中公說者也

序時邁

卷十五

我邦

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曰歲二月東

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禘于群神邁行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毛傳邁行震動

疊懷懷柔柔安喬高也高岳岱宗也鄭箋薄猶甫也

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

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大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為

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

言言其成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賁

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宣為



君美之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毛傳明矣。知未然而昭然不疑也。鄭箋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于有周家也。以其有俊乂。川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于受之。右序之效也。載踐于戈。載櫜弓矢。毛傳櫜。聚也。鄭箋。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也。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毛傳夏大也。鄭箋。懿。美也。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川之。故陳其功于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允王保之。毛傳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

時邁一章十五句。愚按中。公詩說。以費爲大武之二成。而此篇爲三成。今傳所有字。則時邁在費之前。正與左傳以文王既勤止爲其三者相合。此篇爲大武之二章無疑矣。

序奏。大封於廟也。齊予也。言所以錫予華人也。鄭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侯有功者。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毛傳勤。勞也。應。當也。敷。猶偏也。文王既勞心于蘇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時周之

命於繹思。鄭箋。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命而王之所由也。于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勅勅之。

費一章六句。

序。敝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鄭箋敝。樂也。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臨山喬嶽。允猶翕河。毛傳高山。四嶽也。臨山。山之隨隨小者也。翕。合也。鄭箋。皇。君。喬。高猶圖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嶽皆祭。崇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數爲傳詩嫡家。卷十五。九。祭者合爲一。敷天之下。泉時之對。時周之命。毛傳泉。聚也。鄭箋。泉。對。配也。偏大之下。祭山川之神。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

般一章七句。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戒介。毛傳鑠。美也。遵。率也。養。取晦昧也。鄭箋。純。大也。與介助也。於美乎。夫王之胤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純養。是闇昧之君。以老



封定  
六下以除  
跡也

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故有致死之士助  
之我龍受之踳踳王之造載用有嗣毛傳龍和也踳  
踳武貌造爲也鄭箋龍龍也來助我者我龍而受川  
之踳踳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實  
維爾公允師毛傳公事也鄭箋允信也王之事所以  
舉兵克勝者實維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

酌一章九句愚按此詩遵養時暉毛意以爲武王  
取糾訓養爲取述毛者皆然鄭以爲文王事紂養  
其昧左傳者昧乃隨武子之言爲不欲戰之意則  
者安音期亦似老其惡之解音王丞相保全羣賊

傳詩嫡家

卷十五

詩酌

曰遵養時暉周士行誦之以遵養時暉則俱似鄭  
解爲長矣朱子從毛以王師爲武王而遵養爲武  
王未用師之時蓋兩用其說覺于末句更直截獨  
作遵養自曉訓義少異于鄭耳

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毛傳類也禡也皆師祭  
也

綏萬邦屢豐年鄭箋綏安也屢亟也誅無道安天下  
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  
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毛傳上事也鄭箋天命  
爲善不僻倦者以爲天子我恒恒有威武之武王則

能安者天下之事此言其常天意也于是用武事于  
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于昭于天皇以  
聞之毛傳聞代也鄭箋上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  
也紂爲天下之君但由爲惡天以武王代之

恒一章九句

序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條華有鶴  
休有烈光毛傳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伊在  
載前旂在旂上條華有鶴言有法度也鄭箋諸侯始  
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求其章也求車服禮儀之文

傳詩嫡家

卷十五

詩恒

章制度也交龍爲旂條華有鶴言也金飾貌休者條  
然威壯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  
皇多祐毛傳昭考武王也享獻也鄭箋言我皇君也  
諸侯既以朝禮見于成王至祭時伯又率之見于武  
王廟使助祭也以敬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  
壽考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成王之多福烈文辟公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鄭箋俾使純大也祭有十  
倫之義成王乃光文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  
明于大服之意天子受福曰大服服祿有福君之言  
載見一章十四句



序有聲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箋王者治定制禮功

序有聲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箋王者治定制禮功

有聲有聲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也提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樹崇牙

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

也縣鼓周鼓也鞀小鼓也祝木柱也圍揭也鄭箋鞀

勝也以爲樂官者日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

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

設縣鼓時當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

離和鳴先祖是聽鄭箋既備者懸也鞀也皆非已也

乃奏謂樂作也蕭緇小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管

如篴併而吹之我客戾止永觀厥成鄭箋我客二王

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其和樂遂入善道終無

愆過

有瞽一章十三句愚按傳文有瞽合二字當是合

乎祖也與序同意

序潛季冬薦魚春薦鮪也鄭箋季冬魚之性足春鮪新

荷與添沮潛有多魚有鮪有鮪鱗鱗銀鮪毛傳添沮

岐周之二水也潛梓也鄭箋荷與數美之言也鮪大

鯉也鮪也鮪也鮪也鮪也鮪也鮪也鮪也鮪也鮪也

鄭箋介助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愚按傳文有祭廟二字當屬此節

序絲衣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鄭箋釋又祭

也天子諸侯也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

祭同日周曰經商謂彤

絲衣其絲織弁俵俵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絲鼎及

毛傳絲衣祭服也絲紵繅俵俵俵俵俵俵俵俵俵俵

傳絲衣祭服也絲紵繅俵俵俵俵俵俵俵俵俵俵

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羹小鼎謂之

羹鄭箋羹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于王士服也



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于廟也。

魯論云傳  
孝義不具  
考辭不傳  
考說不長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毛傳。閔。病造。為。疾。病也。鄭箋。閔。憊。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憐傷我小子耳。

降降庭止

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毛傳。庭。直也。鄭

箋。茲。此也。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

謂能以孝行為子孫法度。使長兄行也。念此君祖文

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信無私枉。維予小

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毛傳。序。緒也。鄭

箋。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宗之道。言不敢

傳詩嫡家

卷十五

太

閔予小子

憊倦也。於乎。君王。敷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愚按傳闕文中。有成字朝

字朝于字。當是成王朝廟以下諸詩以次而列。大

音與序及朱說不異。

序訪落。嗣王謀于廟也。鄭箋。謀。謀政事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

繼猶判渙。毛傳。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猶。道。判。分。

渙。散也。鄭箋。昭。明。艾。敷。猶。圖也。成王始即政。自以承

聖父之業。懼不能遵其道德。故于廟中謀我始即政

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答之以

曰。於乎。遠哉。我于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女扶將

我就其曲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

歛之。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鄭箋。多。衆也。我小子耳。

未任親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必有任賢待年。長大之

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紹庭上下。陟降厥

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鄭箋。紹。繼也。厥。家。謂羣臣

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

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

子之位。

傳詩嫡家

卷十五

太

訪落

訪落一章十二句

序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毛傳。顯。見。上。事也。鄭箋。顯。光。監。視也。

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

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

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謂轉運日

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維予小子。不聰敬

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

行。毛傳。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保。大也。仔。肩。克



也。鄭箋：『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聽達于敬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滿也。且欲學于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佐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

敬之一章十二句，愚按傳朝于字下，闕文中，即有之字，當是敬之之篇名，與上二篇亦似相次矣。

序小謚嗣王求助也。鄭箋：『是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而不慎，後為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

傳詩始家 卷十 頌

小謚

已以救患難。

予其懲而終後患，莫予斧鑿。自求辛螫。毛傳：『是慎也。』

斧鑿，摩曳也。鄭箋：『是文也。』鄭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

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剗艾，手往時矣，畏

慎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為諂作詐，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羣

有刑誅，摩曳彼挑蟲，拊飛維鳥。毛傳：『挑蟲，蝨也。鳥之

小謚大者，鄭箋：『摩曳，信也。』始者信以彼管蔡之

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鴿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鴿之拊飛為大鳥也。鴿之所為鳥，題肩也。或曰鴿皆惡聲之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家。毛傳：『任，予我也。我又集于家，言辛苦也。』鄭箋：『集，會也。未佳

統理我國家，衆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于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

小謚一章八句。

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毛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有寬宥寧也。』鄭箋：『昊天

傳詩始家 卷十 頌

主

昊天

天大號，也有成命，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

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

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於緝熙

單厥心，肆其靖之。毛傳：『緝，明照。廣單，厚肆。固，靖。和也。』

鄭箋：『廣當為先，固當為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既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為之不解倦，故云

其功終能和平之。謂夙夜自勤，至于天下太平。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愚按國語叔向引此詩而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也。



傳詩篇家

卷十章

王

昊天

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于  
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  
德也者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光也賈厚也璣固  
也新餘也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終也  
餘信寬師歸于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餘之德  
平德讓中于信寬終于固餘故曰成玩其文勢則  
成王似為周成王矣故朱子引以證此詩為祀成  
王之詩及考國語韋昭之注則云謂文武修己自  
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毛  
氏刪此詩全用國語文而鄭箋成王亦如韋昭以

正與朱子合矣

序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鄭箋祈猶禱也求也庚

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則龍見而雩是與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毛傳噫  
也噫新也成王成是王事也鄭箋噫嘻有所多大之

之一章  
言小半  
乃是又有  
少半里非  
王也

傳詩篇家

卷十章

王

噫嘻

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周公之功其德  
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主田  
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駿發爾私終三十  
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毛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  
民而讓于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  
極其望也鄭箋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  
耕發其私田萬耦同時耕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闢  
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  
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  
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邦廣五寸二邦為  
一川之間萬夫故言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  
數

噫嘻一章八句愚按此章成王毛鄭亦不以為周

成王總由認作成王周公時詩王未當有謚故強

為之說耳愚意如此等俱從申說為長朱子得之

序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登爾成來咨來茹毛傳嗟嗟

勅之也工官也公君也鄭箋臣謂諸侯也廢理谷謚  
苑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子其將歸故  
于廟中正君臣之禮勅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



之壽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  
于王之朝無自專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  
何新金毛傳田二歲曰新三歲曰金鄭箋保介車右  
也司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播之於參保介之御聞  
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為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  
春遣之勅其車右以時事時歸當何求于民將如新  
田會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  
被甲執兵也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  
年毛傳康樂也鄭箋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鳥以牟  
麥俱來故我周大受其光明謂為珍瑞天下所休康  
康詩篇家  
也此瑞乃明見乎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命  
我衆人序乃錢鏞奄觀銓艾毛傳序具錢鏞鏞鏞  
獲也鄭箋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  
多銓艾勸之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愚按此與噫嘻俱言農事序說  
恐不可通然謂戒農官而作頌非體也當從申說  
序執競祀武王也鄭箋執競其敬反執持也律詩云  
執服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毛傳無競  
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

美也鄭箋競疆也能持疆道者惟有武王耳不疆乎  
其克商之功業言其疆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  
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其爵祿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毛傳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  
奄同也斤斤明察也鄭箋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  
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為周明察之者斤  
斤如也鐘鼓嗶嗶聲亮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  
儀及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毛傳嗶嗶和也將將集  
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鄭箋反反  
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八音  
肅詩篇家  
克禋神典之福又衆大謂如般辭也若臣醉飽禮無  
違者以重得福祿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愚按傳有執競二字其關文下  
即有成康二字且篇次在後當是祀成王康王之  
詩與朱說正合毛鄭曲解成康為成而安之以從  
序祀武王之義終覺不安上言武王而即繼以成  
康猶吳天有成命上言二后而即繼以成王于文  
勢殊順何取強說為也漢世諸儒在往節經從臆  
當亦粗于師說不得不然耳  
工豎年秋冬報也鄭箋報者謂嘗也然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穰毛傳豐大稌而也廩所以藏實盛之德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穰鄭箋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穰以言數數多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毛傳皆偏也鄭箋烝進畀予也

豐年一章七句愚按傳文有報字疑屬此篇與序同意而報字下闕文甚多疑載及良報諸篇皆以次在其中

序載及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箋籍田甸師氏所掌

主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

詩經家卷十五 頌 主末 鄭箋

借也借民力治之籍之籍田

載及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祖隰祖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毛傳除草曰艾除木曰樵畛場

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疆強力

也以用也鄭箋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

徑路者強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強予任民以謂問民

今時備貸也春秋之美能左右之曰以成王之時出

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艾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

耕之則澤澤然解散于是耘除其根株作者手耦言

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

力者相助又取備貸務疾畢已當程也有言其儲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毛傳吟聚貌士子弟也鄭箋儲備儀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饌其農人丁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勸其事勞不自苦有略其躬似載南厥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毛傳略利也鄭箋似載當作穡苗穡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農夫既耘除

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苗之而後種其種皆成好

舍生氣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綿綿其鹿毛

傳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鹿毛也鄭

箋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載穫濟

傳野婦家卷十五 頌 主末 鄭箋

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毛傳濟濟難也鄭箋難者德

衆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

也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鄭箋烝進畀予洽

令也進于祖妣謂祭先祖妣也以洽禮謂饗燕之

屬有饗其香邦家之光毛傳饗芬香也鄭箋芬香之

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于國家有榮樂有椒

其馨胡考之寧毛傳椒猶饗也胡壽也考成也鄭箋

寧安也以芬香之酒醴祭于祖妣則多得其福右臨

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毛傳且此也振自也鄭

箋匪非也振亦古也愛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



將有嘉慶禋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令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序良耜秋報社稷也。

夏夏良耜似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毛傳夏夏

猶測測也。鄭箋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報。熾苗

是南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

或來瞻女載筐及苜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鐔斯趙

以蔣茶藝毛傳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蔣水草也

傳詩始家

卷十五

良

良

加耳也

詩文云

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饌者是載糾然之

笠以田器刺地蔣去茶藝之事言閱其勤苦茶麥朽

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

櫛以開百室。毛傳桎桎穫聲也栗栗衆多也墉城也

鄭箋百室一族也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

成孰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

大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室開戶納之千耦其

耘軍作尚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觀也百室者出必

共漁閭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酬合饗之慶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犂牲有秣其角以似以續

續古之人。毛傳黃牛黑唇曰犂社稷之牛角尺以似

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鄭箋秣角尺五穀畢人婦子

則安無行。犂之事于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後

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後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

良可積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傳詩始家

卷十五

三

良







七以烈祖  
湯孫謂湯  
之爲人子  
王廟之祭  
之爲人子  
烈祖湯也  
湯孫謂湯  
之爲人子  
王廟之祭  
之爲人子

日植鞀鼓者爲楹貫而樹之。美成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護樂。故歎之。冬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鞀與鼓也。鞀雖不植貫而播之。亦植之類。秦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發我思成。毛傳。衍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假。大也。鄭箋。秦鼓。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假。升。發。安也。以金秦堂下諸縣。其聲和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湯孫太甲。又奏升堂之樂。絃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君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入。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愜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毛傳。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鄭箋。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玉磬尊故異言之。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毛傳。於赫湯孫。盛矣。湯爲人子孫也。大鐘曰庸。鼓數然盛也。奕奕然闢也。鄭箋。穆穆美也。於赫矣。湯孫。呼太甲也。此樂之美其

二肅云言  
嘉賓顧我  
不覺而來  
乃湯爲人  
子孫顯大  
之所致也

聲鐘鼓則數數然有次序。其于舞又閑習。我有嘉賓。亦不夷憚。自古在筭。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毛傳。夷。說也。先王稱之曰在筭。古曰在筭。筭曰先民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鄭箋。嘉賓。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憚乎。言說憚也。乃大古而有此助祭之禮。非專于今也。其禮儀溫溫然恭敬。執事薦饌則又敬也。顧予烝嘗。湯孫之將。嘉賓顧猶念也。將。猶扶助也。嘉賓念殷家有功祭之事而來者。乃太甲之扶助也。序助者之來意也。那一章二十二句。

序烈祖祀中宗也。鄭箋。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齊我思成。毛傳。秩。常也。重醕。酒齊賜也。鄭箋。施福也。齊讀如往來之來。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既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天又重賜之以無竟界之期。其福乃及女之此所。女。女中宗也。言承湯之業。能興之也。既載清酤于尊。酌以裸獻。而神靈來至。我致齊之所思。則用成重言。嗟嗟美歎之聲。亦有和矣。既成既平。慶



假無言。時靡有爭。終我眉壽。耆無疆。毛傳。戒。至。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鄭箋。和。美。者。五。味。調。惟。熟。得。節。食。之。于。人。惟。安。和。喻。諸。侯。有。和。順。之。德。也。我。既。裸。獻。神。靈。來。至。亦。復。由。有。和。順。之。諸。侯。來。助。祭。也。其。在。廟。中。既。恭。肅。敬。戒。矣。既。齊。立。乎。列。矣。至。于。設。薦。進。俎。又。總。升。堂。而。齊。一。皆。服。其。職。勤。其。事。寂。然。無。言。語。者。無。爭。訟。者。此。由。其。心。平。性。和。神。靈。用。之。故。安。我。以。壽。考。之。福。歸。美。焉。約。軼。錯。衡。八。鸞。錫。錫。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毛。傳。八。鸞。錫。錫。言。文。德。之。有。聲。也。假。大。也。鄭箋。約。軼。較。節。也。鸞。在。轡。四。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將。猶。助。也。諸。侯。來。助。祭。者。乘。象。數。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錫。錫。然。和。吉。車。服。之。得。其。正。也。以。此。來。朝。升。堂。獻。其。國。之。所。有。于。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言。得。萬。國。之。歡。心。也。天。子。是。下。平。安。之。福。使。年。豐。來。假。來。享。降。福。無。疆。鄭箋。享。謂。獻。酒。使。神。享。之。也。諸。侯。助。祭。者。來。升。堂。來。獻。酒。神。靈。又。下。與。我。父。長。之。福。也。顧。子。丞。嘗。湯。孫。之。將。鄭箋。此。祭。中。宗。諸。侯。來。助。之。所。言。湯。孫。之。將。者。中。宗。之。享。此。祭。由。湯。之。功。故。本。言。之。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愚按此章烈祖湯孫俱與主

篇同。不應各祀而所指各異。傳同為祀成湯。朱子亦與之暗合。似為得之。

傳長發大禘也。測疑者謂大禘不宜及羣廟之主。室

為合祀宗廟。而以阿衡配食之樂歌。乃祫祭也。詳之。

序長發大禘也。鄭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王者祭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

是疆。幅員既長。毛傳。濬。深。洪。大也。諸夏為外。幅。廣也。

幅。均也。鄭箋。長。猶久也。幅。當作圓。圓謂周也。深。知子

傳詩。維商。卷十六。大

維商家之德也。父。發。見其頑。祥。美。乃。用。濬。水。禹。敷。下

土。至。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之。勝。始。有。王。天。下。之

萌。非。歷。虞。夏。之。世。故。為。父。也。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傳。有。域。契。母。也。將。太。也。契。生。商。也。鄭箋。帝。黑。帝。也。

禹。敷。下。土。之。時。有。域。氏。之。國。亦。始。廣。大。有。女。簡。狄。吞

龍。卵。而。生。契。堯。封。之。于。商。後。湯。王。因。以。為。天。下。號。故

云。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

既發。毛傳。玄王。契。也。桓。大。撥。治。履。禮。也。鄭箋。承。黑。帝

而立子。故謂契為玄王。遂。猶。徧。也。發。行。也。玄王。廣。太



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  
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使其民循禮不得踰方徇省  
視之教令則盡行也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毛傳相土  
契孫也烈烈威也鄭箋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  
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表諸侯其威武之盛烈  
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毛傳至湯與天心齊鄭箋帝命  
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沒大  
於湯而當天心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  
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毛傳不遲言疾也躋升也九圍  
不違言疾也

九州也鄭箋陛下假服祗祗式用也湯之下士尊賢  
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然而以其德寬假天下之天  
遲遲言急于已而緩于人天命是故愛敬之也天子  
是又命之使用事于天下言王之也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毛傳球王綴衣  
旒章也鄭箋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休美也湯  
既爲天所命則受小玉謂尺二寸圭也受大玉謂瑤  
也長三尺執圭指瑤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  
旗之旒終著焉據負天之美譽爲衆所歸猶不競不  
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遘毛傳練急也優優

和也遘聚也鄭箋競逐也不遘不與人爭先後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麗何天之龍毛傳共法駿大  
麗厚龍和也鄭箋共執也小共大共猶所執指小球  
大球也駿之言俊也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敷奏其  
勇不震不動不難不壞百祿百總毛傳應恐壞懼也

鄭箋不震不動不可驚懼也  
武王載施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毛傳武  
王湯也施旗也虔固曷害也鄭箋有之言又也上既  
美其剛柔得中勇敢不懼于是有武功有五德及孝  
施與師出伐又固持其鉞志在誅有罪也其威勢如

傳訂始家卷十六  
猛火之炎熾誰敢禦害我也有三葉莫遂莫遠九有  
有截毛傳截本葉餘也鄭箋有豐也天豐大先正  
之後世謂君以大同行天子之禮樂然而無有繼以  
德自遂達于天者故天下歸鄉湯九州齊一截然韋

顧既伐昆吾夏桀毛傳有韋國者有顧國者有昆吾  
國者鄭箋韋承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已姓也三國黨  
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  
皆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毛傳葉世  
也業危也鄭箋中世謂相土也震猶威也相土始有  
征伐之威以爲子孫討惡之業湯遵而興之信也天



命而予之。下予之卿士。謂生賢佐也。春秋傳曰。夏之虞。師徒獲敗。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傳。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鄭箋。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商王。湯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傳玄鳥。□□□□。

序玄鳥。祀高宗也。鄭箋。祀。當爲。裕。裕。合也。高宗。殷王

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修德。

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肅而始合祭。

于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

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

五年而載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毛傳。玄鳥。鳥也。春

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之童

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

鳥至而生焉。芒芒。天貌。鄭箋。降下也。天使鳥下而生

商者。謂鳥遺卵。娀氏之女簡狄吞之而生契。爲堯司

徒。有功封商。堯知其後將興。又以其姓焉。自契至湯

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以廣大。芒芒然。湯

之受命。由契之功。故本其天意。古帝命武湯正域。使

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傳。正。長。域。有也。九有。九

州也。鄭箋。古帝。天帝也。天帝命有成武之德者。成湯。使

之長有邦域。爲政于天下。方。命其君。謂。備告諸侯也。

湯有是德。故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

殆。在武丁孫子。毛傳。武丁。高宗也。鄭箋。后。君也。商之

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孫子。言高

宗與湯之功。法度明也。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

十乘。大禧是承。毛傳。勝。任也。鄭箋。交龍爲旂。旂。十

也。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無所不勝

傳詩第家。卷十六。十。玄鳥

服。乃有諸侯達龍旂者。十乘。奉承。奉。覆而進之者。亦

言得諸侯之歡心。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鄭箋

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毛傳。肇。疆也。鄭箋。止。猶

居也。肇。當作。兆。王畿千里之內。其民居安。乃後爲域

正天下之經界。言其爲政。自內及外。四海來假來假

祁祁。景貝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毛傳。景。大。其

均。何。任也。鄭箋。假。至也。祁。祁。衆多也。貝。古文作云。河

之言何也。天下既蒙王之政令。皆得其所。而來朝覲

貢獻。其至也。祁祁然衆多。其所貢于殷大至。唐。鄭

何。乎。言殷王之受命。皆其宜也。百祿是何。謂當禮



負天之多福。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愚按傳次此章于長發後者。亦從其世次也。

傳殷武祀高宗也。

序殷武祀高宗也。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果入其阻。哀荆之旅。毛傳捷疾意也。殷武殷王武丁也。荆楚荊州之楚國也。果深哀聚也。鄭箋有鐘鼓曰伐。果冒也。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捷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充其軍率而俘虜其土。果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傳詩商

卷十六

十一

殷武

鄭箋緒業也。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初整。截然齊壹。是乃湯孫太甲之等功業。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皆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毛傳鄉所也。鄭箋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維女楚國近在荊州之域。居中國之南方。而背叛乎成湯之時。乃氐羌遠夷之國。來獻來見。曰商王是吾常君也。此所用責楚之義。女乃遠夷之不如。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毛傳辟君。適過也。鄭箋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

匪解。毛傳辟君。適過也。鄭箋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

匪解。毛傳辟君。適過也。鄭箋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

匪解。毛傳辟君。適過也。鄭箋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

匪解。毛傳辟君。適過也。鄭箋多。衆也。來辟猶來王也。

天命乃令天下衆君諸侯。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于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勅以勸民稼穡。非可憊倦時勞不修諸侯之職。此所用告曉楚之義也。禹平水土。躬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然。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

封建厥福。毛傳嚴敬也。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對大也。鄭箋降下。遑暇也。天命乃視下民有嚴明之君。能明德慎罰。不敢怠惰。自暇于政事者。則命之于小國。以爲天子。大立其福。謂命使湯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時楚僭號王位。此又所用告曉楚之義。

傳詩商

卷十六

十一

殷武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毛傳商邑京師也。鄭箋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效。乃四方之中正也。赫赫乎其出政教也。濯濯乎其見尊敬也。王乃壽考且寧。以此全守我子孫。此又用商德重告曉楚之義。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楸有杙。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毛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鄭箋楹謂之度。升景山。楸材木。取松栢易直者斷而遷。正斷于楹上。以爲杙。與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楸有杙。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毛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鄭箋楹謂之度。升景山。楸材木。取松栢易直者斷而遷。正斷于楹上。以爲杙。與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楸有杙。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毛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鄭箋楹謂之度。升景山。楸材木。取松栢易直者斷而遷。正斷于楹上。以爲杙。與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楸有杙。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毛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鄭箋楹謂之度。升景山。楸材木。取松栢易直者斷而遷。正斷于楹上。以爲杙。與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楸有杙。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毛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鄭箋楹謂之度。升景山。楸材木。取松栢易直者斷而遷。正斷于楹上。以爲杙。與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楸有杙。旅楹有閑。寢成孔安。毛傳丸丸易直也。遷徙虔敬也。長貌。旅陳也。寢路寢也。鄭箋楹謂之度。升景山。楸材木。取松栢易直者斷而遷。正斷于楹上。以爲杙。與



泉榭路寢既成。王居之甚安。謂施政教得其所也。高宗之前王。有廢政教不修寢廟者。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焉。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愚按此章爲祀高宗。非頌伐楚也。伐楚特其功業之一耳。鄭以三四五章皆爲曉告楚。已似失主賓矣。末章頌及廟貌。正是祀時本色。而乃云言其修治寢廟。則高宗生存所行。止伐楚修廟二事。可美乎。皆不如從朱說爲長。其意蓋本之申公云。

聖門傳詩嫡家十六卷附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凌濛初撰濛初字稚成烏程人是書輯詩序及毛傳鄭箋又以豐坊詩傳冠各篇之首而互考其異同以詩序舊稱出子夏詩傳亦稱子夏故以聖門傳詩嫡家爲名其末附錄一卷則豐坊所作申培詩說也



#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七卷

〔明〕凌濛初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言詩翼六

卷》提要

## 序跋三篇

合刻二賢詩傳小序序

予讀三百篇詩其信而無疑者十一疑而未知所謂者十九間取小序讀之易簡明白契於性情疑者漸二三而兩鄭夾漈專詆于始謂決非子夏作朱文公從而和之小序遂廢予亦俛俛焉未之所適及讀馬貴與所駁幾萬言然後知詩不可無序序大有功于詩也至其中有牽合附會未盡得作者旨每掩卷迴腸嘆曰惡得起詩人九原與之劇論乎最後得黃文序序跋

祿秘閣子貢詩傳石本卒業之疑于小序者又晰二三焉孔門速肖七十子至許以言詩止商賜二賢故詩之商賜猶周易之孔子春秋之左丘明孝經之曾子也舍二子傳序而師心自用猶之注易者疑十翼解春秋者攬左氏刊孝經誤者并曾子之戰戰兢兢憂之也其失埒矣小序即廢其文尚存詩傳原未有刻與成都守詹牧父分較并小序刻之黃文裕謂魯詩纂于虞喜廢于天監貞觀發于宣和紹興而重于趙明誠黃伯思董道洪适胡元質范成大遂去傳即



魯詩予考歐陽永叔有言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爲  
康王政衰之詩杜欽傳曰珮玉晏鳴關雎嘆之正魯  
詩也魯詩關雎說淑女以刺時此傳以爲太姬自作  
則非魯詩可見已豈鄭樵謂魯詩亡於西晉其說然  
與予故仍其篆文曰詩傳不敢確以爲魯詩也嗟乎  
小序廢得馬貴與而章詩傳祕得黃文裕而發豈天  
之未欲喪斯文耶二家釋詩不無牴牾學者以意逆  
之如商之禮後賜之知來不必其同可也

廬陵郭子章謨

### 二賢言詩序

孔子雅言詩二論載其教子與門人小子者不一而  
足而獨許子貢子夏言詩詩之難言也尚矣子夏詩  
序或疑非真然相傳久至今不廢子貢詩傳不大行  
損嘗于沈肩吾所見豐人翁寫本人翁好作廣書且  
附以已意稱傳之外國衆更疑弗信而郭司馬相奎  
授梓蜀中蜀道阻遠不能多布四方亦未知與所見  
豐本合否子貢傳鍾鼎篆書不知何人筆古法森然  
兩家于三百篇次第事象亦不盡相合要以孔子二

賢相問答語則孟子所謂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固不妨異同耳植謹繕錄板行  
名曰二賢言詩述孔子語也相奎采馬貴與明詩序  
不當廢之論附其後然不自馬始前人固有議者即  
朱子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  
未安不免更定矣如必以馬廢朱則子貢子夏異同  
又何從辨哉今故不錄郭本先子夏後子貢按孔子  
家語弟子解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夏少孔子四  
十四歲因以子貢居前云

京山後學李維楨撰

### 合刻二賢詩傳小序跋

孔子曰小子何其學夫詩而至與言詩者獨歸之商  
與賜夫非以繪素切磨之旨能達于詩之表而耳提  
面命有足以資助而詔後來者存歟乃後之言詩者  
抑何其膠膠也彼其舍聖門授受之微言而直斷以  
千載懸摻之臆說至其說之難通如青衿城闕諸章  
則又亟解而互存焉夫詩蓋膏肓之約其義蔽於無  
邪止耳若夫鄭衛之音正其所謂淫所謂亡國而惡



且放焉者也。而今一切並錄之，至爲曲模其淫態，俟情而了，無愧畏然。則當時所刪者何詩？而所云無邪者，又何指乎？此馬貴與力辨其非，而謂序爲必不可廢，非苟而已也。序出于商毛公傳之迄于今，共習故習，不廢而賜之詩，世未有習者，歲已丑，謙幸以職事侍文憲郭公，繼言及于詩，因出所藏祕閣子貢詩傳石本，示謙謙受而卒業，然後又知賜之爲詩而益信馬氏之辨爲有據。業謝專門而師心自任也。昔人固知其難哉！傳中每多殘闕，然所不闕者，要與小序相發明，且篆畫精研足備好古一助。爰命工摹勒付之梓材，嗟乎詩雖吟咏之微乎，乃古者于斯焉考風而問俗，謙竚蜀守俗化與關焉中和樂職，既不能道王子淵之諛于虛上林，又不能修馬長卿之博碩先賢遺傳，尤有存者聊廣而傳之以公同志，以少償郭公廣勵表章之至意。若曰歌焉而志可見也，則小子謙奚以敢。

三衢詹思謙撰

黃文裕未詳  
郭中丞  
子章  
馬名  
李伯名  
羅伯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凡例

一序與傳詩之原題也，出自孔門，自非後世逆揣者比故並列之。于本詩前，先序後傳者，篇次從序也。一子貢傳係祕閣石本，爲黃文裕所得，郭相奎中丞刻之，蜀中乃篆書有附音，張元平司馬重梓于貴竹，直用其附音，不存篆筆。李本寧宗伯復刻篆書，并附音于白下，而中有遺佚，今蜀本不可得，所據貴竹與曰：「二本耳，因篇次與序不同，乃分析以從序。」學者無從知也，故既刻傳於序後，復錄全篇詩翼凡例。

一本于未簡使灼然可考，且從篆文以便博古者。

一諸家俱有成書流傳，今所摘取者，皆其爲詩而陽秋者也。若爲舉業發者，則他說書充棟，卽不佞亦別有詩逆之輯，故一切詮釋俱不錄，止及數公者以數公近代名家可採者，獨多耳。先于首見處，書名餘止從姓，不敢瑣贅，至不佞所自綴者，則無以賤名冠之，中有無名氏乃在長安所得抄本，不知出何人筆，止有國風失去雅頌，不忍埋沒，亦採錄之。



一經文圈點俱從鍾伯敬本諸評語圈點則不從竊有取焉

一篇什之次及分卷分章俱遵朱子從時所習也

吳興後學凌濛初初成父識

採取諸家姓氏

徐光啓 字子先

所著有六帖

陸化熙 字羽明

所著有詩通

魏浣初 字仲雪

所著有詩勝

沈守正 字無回

所著有說通

鍾惺 字伯敬

所著有批點詩經

唐汝諤 字士雅

所著有微言

校閱諸家姓氏

沈汝法 字身之

手授張司馬貴竹本

言詩屬姓氏

潘 淮 字朗士

手授李宗伯白下本

凌瀛初 字彥仙

凌義舉 字駿甫

凌 琛 字獻之

凌 璪 字戴之



詩經傳

孔氏傳

樂衛端木木陽陽子高真述述

周考南

文王心之歷記如氏思得辨

己以共成內藏隨辨樂而子日辨

樂雖食大而不不無樂而而不

正其心則無念疾康邪辟止之

思心止正天而身修天而家

子貢言詩

齊家齊而聖國治國治天而

下采平齒故用止之鄉人用止之

國其籥奏變樂也必變樂以

樂止之所已風天一下也詩止之

義二六一曰曰風一三曰曰

比二四曰曰興五曰曰正二六曰曰

終開樂首兼人比興已以隨賦而卦為風

止之也首是王王化止之本也

太太如酒將歸穰穰天而隨喜喜

子

日樂貴而然也

天而繼繼可己以觀化矣

周人美其後歷止之德終始

繼道繼繼大天樂子曰空其

天而後繼繼己以觀化矣

止之也其月矣

周人美其後歷止之德終始

繼道繼繼大天樂子曰空其

天而後繼繼己以觀化矣

止之也其月矣

周人美其後歷止之德終始

繼道繼繼大天樂子曰空其

天而後繼繼己以觀化矣

止之也其月矣

周人美其後歷止之德終始

繼道繼繼大天樂子曰空其

天而後繼繼己以觀化矣

止之也其月矣

周人美其後歷止之德終始

繼道繼繼大天樂子曰空其







蘭康受亦盤監般殷二四豎門然容周公公公蘄康  
 受亦鍊鍊不不旺聽二三受亦達遠乙以般殷叛畔  
 蕭康受亦昌愛王王廬室隨賦相相西舟見見匹匹夫夫止之  
 臣仁矣矣否吾終終於於相相西舟見見匹匹夫夫止之  
 不不可可殺殺奪志志志也也  
 簡簡受亦酒將叛畔人大夫夫鍊鍊止之隨賦韞韞雄雄  
 簡簡受亦乙以般殷叛畔倭倭人人風風止之隨賦  
 駒駒貌貌又有有苦苦菓菓葉葉  
 子子責責責責責責  
 簡簡管管受亦乙以般殷叛畔人人仕仕者者苦苦止之隨賦  
 不不北北門門  
 倭倭止之德德伶伶東東心心半半王王風風隨賦東東  
 兮兮兮兮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之隨賦外外北北  
 風風  
 倭倭止之國國乙乙亂亂○○士士民民領領去去止



臣女 庸非北風○見

未判此之○賦齊氓

魯衛  
魯南多世微子餘美木立而父卒共姜

懿誓已以夙守志○賦柏西冊

魯衛或武公梓好學明道德盛國八人美美

也之○賦皇洪災演

或武公公梓好賢變善盛國八人美美此之

隄賦干于旉施

千東壽詩

衛衛侯公公取于邠齊盛國人美美此之

隄賦顧頤八人

衛衛侯莊公公止之○關八人損生州亨梓好

兵戾莊姜姜勗憂止之○賦禁菓衣衣

在莒姜母見亨怒縱於公公○賦眉終局

衛南州方吁來秋其同君臚桓公公庄姜

歸于仲齊○賦日月

戴鵲鳩巢歸于陽陳庄姜贈晞此之于

望野賦貳燕貳燕















1

經 66—534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主五

半壽







○ ○ ○ ○ ○ ○ ○  
戊成  
肅康

○ ○ ○ ○ ○ 德報 ○ ○ ○ ○ ○

○ ○ ○ ○ ○ ○ ○ ○ ○ ○

○  
す  
也

商頌

宋公孫止  
考闕  
父闕

殷那 𣎵烈 月祖  
 𣎵祀 𣎵成 湯湯  
 𣎵也 𣎵長 𣎵發

大禰也。禰，烏音。○疑禰。○闕。○宗闕。○也。闕。○。

武  
○  
祀關  
啓高  
庠宗  
也

卷之六

吳興凌璪戴仁以壘策

卷之五



子貢言詩石本古文終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吳興慶初輯

國風

周南

沈守正曰：二南之詩賦性極平，締情極淡，觸景

而興傳事而止意中之語不露語中之意躍如

蓋其時上有德教、下有風俗、禮義爛熟、竅籟自

鳥、非若變風變雅、世乖俗薄、談歡笑並、語怨泣。

借而後歸止乎禮義之易見也讀者吟咏之不

足又後而吟咏之得其意於無詩無字之先而

卷之五

不拘拘於語言糟粕之末。乃善解二南者也不

然隔之千里矣。

關雎

子夏序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風天下而正夫婦

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

動之教以化之然則歸牂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

繫之屬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駟虞之德諸

侯之風也。堯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闢雕樂得淑女以配君



哀怨思云

淑詩有本

正疑古雅  
字繁文原  
與正字不  
同貴竹本

作正誤

子憂在進賢不滯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子貢傳文王之妃姬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子曰關雎哀而不傷樂而不滯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辟之思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歌關雎以亂之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正六曰頌關雎兼比興以賦而為風之首是王化之本也

詩興風

二

鍾惺曰哀樂情也不傷不滯情而不失其正也思無邪亦是此意詩理性情故以此為詩始然皆根新流淑女來故章章言之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鍾曰關關二字叠得妙妙在生而有意叠字之法熟不得

法熟不得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

共歸民分

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鍾曰友字即朋友字夫婦中自有朋友也

無名氏曰詩之妙全在翻空見奇此詩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更盡了却翻出未得時一段寫個半騷半婉愛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時一段寫個歡忻鼓舞的光景無非描寫君子好逑一句耳昔認就寔境便是夢中說夢又曰局陣妙絕分明指點後人作賦法

葛覃

詩興風

三

子夏序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勞濯之志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子貢傳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鍾云末三句波瀾無客勝主之病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漙為絺為綌



服之無斃

鍾曰服之無斃自有深意惜勞惜福都下一層開國母后語也 濛初曰服之無斃后妃淑性自爾經生動言自作自惜未免酸氣 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滌我衣害滌害否 歸寧父母

徐光啟曰薄發語詞猶楚詞之言蹇與羌也非是畧施其功 魏浣初曰初葛時即有歸寧之意矣乃必待成綸綌而官歸所謂人歸落雁後

詩經國風

四

思發在花前也

評總 徐曰此詩本爲治葛而作首二章已竟其事若無末章則意義輕淺氣象寂寥矣他如從治葛

上說到歸寧歸寧內仍帶說衣服令而後離遠而復近立意冠冕氣脉悠長後人作體物詩賦大都題外生意蓋本于此詩中如此等處不獨人倫之準則蓋亦辭家之鼻祖 無名氏口詩題故伏中章爲綸爲綌服之無斃一句是也却用退一步法描寫中谷始生時景物點綴如畫

三章忽設歸寧一以空中構相無中生有奇奇惟惟極意描寫從來認歸寧爲定境不但詩趣索然更於事理可笑蓋國君夫人無歸寧禮設有之亦何至滌洗頭櫛若里嫗邨婦爲耶故曰說詩者不以辭害意

卷耳

子夏序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

詩經國風

五

子貢傳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難也勞之以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真彼周行

鍾曰看此四句情思起止不可語人亦不能自主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唐汝諤曰俱從懷念中模寫出來如所云我所思今在太山欲往從之累父艱是也 徐曰登高以望君子如古樂府遠望可以當歸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祖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鍾曰此章促節其詞漸悲

評沈曰采卷耳以下都非寔事所謂思之變境也

一室之中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飲  
酒忽焉而馬病忽焉而僕痡俱意中安成之旋  
妄滅之緣繞紛紜息之彌以繁奪之彌以生光  
景卒之念息而嘆曰云何吁矣可見懷人之思  
自真而境之所設皆假也 鍾曰虎象實境章

詩經國風

六

法甚妙

樛木

子夏序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子貢傳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  
木

陸化熙曰逮下之德脉脉在衆妾意中而不出  
諸口中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漾初曰德即在興意中下只稱願而自見詩人

令而不露每如此若後人必描出數語不嫌矣

鍾曰樂只二字便是君道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繁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螽斯

子夏序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  
孫衆多也

子貢傳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詩經國風

七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鍾曰詵詵薨薨揖揖非也也能為詵詵薨薨揖

揖則和矣蓋指和之象以示人也 又曰詵詵

等皆是群字義非和字正解物羣則爭群而和

乃真和也 無名氏曰只細玩詵詵薨薨揖揖

字面自是螽斯寫生手古人下字之妙如此

桃夭

子夏序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



以時國無鰥民也

子貢傳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  
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修其身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鍾曰三宜字妙只是停當相安意女子無非無

儀一停當相安便是求加焉遂失之矣

兔置

詩集國風

八

子夏序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  
人衆多也

子貢傳文王得良臣于楚周人美之賦兔置

肅肅兔置柞之丁丁起武夫公侯于城

陸曰兔置卽是莘野之耕渭濱之釣豈是賤業

古人出爲名世處卽守其常大率類此

肅肅兔置施于中遠起武夫公侯好仇

徐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而關雎及此言好仇

者二是詞家舞弄處今里巷歌曲尚有此稱謂

鍾曰好仇二字入君臣尤奇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起武夫公侯腹心

鍾曰武夫爲周之干城好仇腹心固是周之多

才何患不知知之何患不用用之何患不盡

濛初曰品具以漸而細詩人便是盛世銓衡手

采芣苢

采芣苢

子夏序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子貢傳文王之時萬民和樂兒童歌謠賦芣苢

詩集國風

九

采芣苢薄言采之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芣苢薄言擷之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芣苢薄言桔之采芣苢薄言禡之

沈曰人情變故艱難則男女之累惟恐其不輕

和樂安寧則生育之事惟恐其不保卽婦人之

但采芣苢以備產難而當時之景象可知已不

然信知生男強不如生女好方憂離析之不暇

而暇采芣苢乎鍾曰此詩作者不添一事讀

者亦不添一言斯得之矣濛初曰口不道樂



樂意滿前，後人擬富貴語，不取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而取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亦得此意。

### 漢廣

子夏序：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子貢傳：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

言詩異國風

十

不可求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鍾曰：不禁其游，但今不可求而止，大聖人作用。

孔子：儼較亦是此意。又曰：詠歎得妙，妙在一

漢字，映帶得來，作比看，便隔一層矣。漢初曰：

望女而知不可求，猶望江漢而自然不可方沫。

非待試而後知，要識得立言之意。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

不可沫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鍾曰：末四句，覆說一過，一字不更，妙在于此，更

却一字，即是後來作詩又手脚。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沫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 汝墳

子夏序：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子貢傳：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言詩異國風

十一

鍾曰：詩以物紀時，所謂以草木為春秋也，如條

枚條肄，標梅之寔，七寔三，暨之杖杜之有皖其

寔，其葉萋萋，莫莫，不過就一物之中，更易數字。

而時序相去了然，移不動，讀者若不覺想其筆

端之妙。又曰：不我遐棄，四字情深，後人閑怨

詩不能出此。

魴魚鱣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陸曰：曲盡久役初歸，款款慰籍情況。鍾曰：魴

魚鱣尾四字，簡甚，與其工甚。唐曰：潘岳西征



婦以虐婦，卽所謂如燬者也。魏曰：父母孔邇，  
惟有一依，膝下意。漢初曰：直稱父母，便似相  
忘，正不云文王德如父母，方是王民熙皞。

麟趾

子夏序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子貢傳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趾。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鍾曰：各章末句，接得極簡極直矣，却用吁嗟二

字，多承迴翔，此古人筆力之奇，筆意之妙。

召南

鵲巢

子夏序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  
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鵲巢乃可以配焉。

子貢傳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親焉，賦鵲巢。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鍾曰：首二句，天道物理，悟此省多少心力，落多

少受用。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鍾曰：方之，卽橫據意，并懸擬遜避之意，亦無之

矣。所謂惡知非有，居之不疑也，亦見他性拙處。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采芣

子夏序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

職矣。

子貢傳：諸侯之夫人，勤于窺蠶，國人美之，賦采芣。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風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唐曰：借被以形容其人，而意態精神，自可想見。

鍾曰：只說被，更不必補一語。

陸曰：事在宮中，先事後宮者，先戒其事而後入

宮，入宮而後薦薦而後徹禮之序也，亦以爲立



言之序。無名氏曰連用四于以字分明寫出  
疾趨不寧之意。僅僅在公何等疎敬。祁祁還歸  
何等閒飭。真得神手也。

草蟲

子夏序。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子貢傳。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

賦草蟲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忉忉。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言詩異國風

古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憂傷。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總陸曰。盛世獨居之憂。其詞氣與衰世迥別。魏

曰。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既見之喜。亦一節深

一節。雖叙離別之苦。而又不失和平之氣。真是

盛世之詩。又曰。采薇蕨而傷悲。正所謂忽見

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者。是也。然當時

未必登山。亦未必采物。只是形容時之久。而物

類皆變。昆蟲草木已改其初。以志傷悲之念。

采蘋

子夏序。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

先祖奉祭祀矣。

子貢傳。內子勤于祭祀。國人美之。賦采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言詩異國風

古

陸曰。以有齊一句。倒攝上三章。鍾曰。季女二

字書法。

總無名氏曰。前面連用五于以字。奔放迅快。莫可

遏禦。而末忽接以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如萬壑

飛流。突然一注。大奇大奇。又曰。前半是虛衍。

是鋪叙法。末二句是實點。是開鎖法。又曰。詩

本美季女。若俗筆定從季女說起。却先敘事。

後點季女。是倒法。且敘事處。滔滔絮絮。極其詳

悉。至點季女。只用二語便了。尤是奇絕。



甘棠

子夏序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子貢傳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魏曰思德而愛及其樹非觀物而興思也後世

峴山碑雷陽竹無非此類陸曰字義愈淺愛

思愈深無名氏曰只說召伯所茇德澤已在

詩興國風

去

言表此外更設一語着冀佛頭矣又曰其神

淡其意遠後人多許去思碑記便覺無味漫

初曰不露感德乃見深感自是詩家第一法不

特王民熙時

行露

子夏序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疆

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子貢傳墊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終拒之賦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按傳此篇在楚有死屈之次

無名氏曰先鳴其守為下張本氣象從容不寒

不急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無名氏曰正意只雖速我獄二語便了却先反

振誰謂雀無角四語遂覺精神聳動筆力遒整

乃知文章惟反則不板惟反則不死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

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詩興國風

去

徐曰各誰謂四句情詞懇至無名氏曰首章

如游魚噴鈞而出淵二三章如翰鳥披雲而下

陸

羔羊

子夏序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

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子貢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

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沈曰人不自然賢者特甚苟着一節餘于胸中縱不露于大庭必不能渾忘于私室所謂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也故羔裘不難退食委蛇難稍有便意是公孫弘之布被無名氏口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分明盡出朝廷無事尤景猶唐詩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希意也宋人從羔羊素絲見他節儉遂執定節儉正直對看不知羔羊二句但指其人耳其皮相可笑

言詩異國風

六

羔羊之革素絲五緇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素絲五緇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總無名氏曰合觀末首想見二南朝野氣象鍾

曰亦只直叙不必添一層不必添一語

殷其雷

子夏序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閑其勤勞勸以義也

子貢傳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雷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評沈曰此詩有思而無怨先公而後私有期望而無億逆思之正而平者也斯盛世之風也徐

曰古者戍役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蟄虫始振故殷雷草虫俱即時即景而言閨中思婦于此時獨切見婦人性情之正處

言詩異國風

充

標有梅女及時也召南之

子夏序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子貢傳召南之人安于治○○○時擇○賦標有

梅治下闕三字擇下闕一字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評鍾曰詩至標梅而後可以權此女子是機警人

梅開字綠是男女及三字擇下或無吉字



予嘗謂女子全節不專在貞一而在機警。又曰三求我字。急世中有分寸處。濛務曰禮云男先于女。有所求也。應與此求字相照。方見古人丁字不苟。

小星

子夏序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子貢傳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嗚彼小星。三五在東。蕭蕭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繇。

詩經國風

子

鍾曰蕭蕭二字。便有安命意。陸曰宵征二句。似是勞苦語。而承恩正在此際。又曰安命正是其感恩深處。魏曰只就夙夜在公而感激之情。已自無限。味寔字。見他貼然尊奉。毫無勉強意思。鍾曰寔命不同。是大謙語。

嗚彼小星。維參與昴。蕭蕭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繇。

鍾曰三五在東。維參與昴。殘夜之景在月。無

名氏曰情景逼真。讀之如在昭陽長信間。又

曰唐詩紫禁香如霧。青天月似霜。雲韶何處奏。

此實竹本  
作以

只是在昭陽又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趨朝不  
是恩。鑾鈴却收金鎖。令月明花落。又黃昏。景衡  
不殊。恩怨自別。

江有汜

子夏序美勝也。勤而無怨。嫡能自悔也。文王之時。  
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勝備數。勝遇勞而無怨。嫡亦  
自悔也。

子貢傳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勝也。賦江有汜。

江有汜。子之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詩經國風

云

無名氏曰三句引起語耳。跌一句妙。鍾曰悔者善惡之關。而教化之始也。在婦人尤難。在婦人之妬者尤難之難。

江有渚。子之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沚。子之歸。不我遇。不我遇。其嘯也歌。

鍾曰一歌字。便有琴瑟鐘鼓之意。徐曰嘯即

梅時歌。即處時。并作一句。總增二虛字。近爾玄

妙微至。

評無名氏曰曼音急節。拍皮可想。又曰無望之



按得此篇  
在行雲別

恩無望之慶故自倍至。漢初日看他三章下

未字叙次之法。沈日小星江記詞無怨怒意

寔悲涼何如穆木蠡斯之渾而忘也蓋起化者

與被化者安勉不同故應之者不得不異耳

野有死麕

子夏序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

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子貢傳楚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楚有

死麕

詩經國風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鍾曰懷春二字甚微其祖看

林有樛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鍾曰如玉作女德堅貞者承上起下有情又

口更不言誘之妙妙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嬈也

鍾曰妙妙甚于腐詞

許唐曰日林日野日鹿光然一林落中光景以小

民之家而有此女子非變化何以能然

何彼穠矣

子夏序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

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

也

子貢傳齊襄公○○王周人恥之賦何彼穠矣

公下開三字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徐曰南子以車聲而知遷伯玉夫以伯玉之車

宜有樛櫟之轍則王姬之車宜有肅雝之度矣

詩經國風

反覆申補充然露路聚觀企踵盱眙相顧嘆賞

之語鍾曰肅雝即在車上看出微甚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鈞維何維絲與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騶虞

子夏序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

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植蒐田以時

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子貢傳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騶虞

按得此篇  
或王本  
關文三  
卷是上  
三三



按傳此後  
係屬風  
鶴鳴以下  
六篇楚宮  
一節類以  
下四篇

彼苗者茂。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徐曰：壹發五豝，此語善于形容，可用于虛上林之游詩也。鍾曰：枚獵最奇警語。

彼苗者茂，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國風

二

孔門兩弟子言詩異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二

邶

柏舟

子夏屋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

子貢傳：管未封于邶，與蔡未霍，叔康未監股，四國害周公，康未諫不聽，二未遂以殷畔，康叔憂王室，賦柏舟子曰：仁矣，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救也。

三

也。故古奪字。

徐曰：此詩序以為仁人不遇，而朱傳以為婦人之詩，以序說無的據也。其曰婦人之詩，不知何所據乎？愚以為仁人婦人既兩無證據，便當以舊說為準。若以詞氣平弱，斷為婦人之詩，則溫厚和平之常體，安得稍屬哀婉？便為婦人耶？且楚詞之目其君或言美人，或言夫君，古詩亦有不得于君而托于棄婦者。詩中假托寓意，無所不主，彼明言夫婦而意在君臣，讀者尚當求

楚辭今本  
皆然今作  
柏誤  
與破券何  
同四國正  
其給此云  
漢世諸師  
豈聞夫子  
稱仁之說  
而不知仁  
人為誰故  
小序云云  
其誤已甚  
朱子辨之  
當矣然又  
同列女傳  
以爲賢婦  
之詞也  
其本意  
由是見  
特而臆之



之文字之外况此未嘗一字及夫婦而徒緣影  
響之談望影揣聲據改專門師承之說可謂濟  
師偏邪稱兵大國謬之甚也宋人箋詩多緣臆  
斷大戾本旨緣他不肯服膺古義專務排擊又  
未曾妙達詩理強作解事故耳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  
以邀以遊

唐曰味一亦字覺含愁無限趣味躍然徐曰不  
曰隱憂而曰如有隱憂極善形容憂恨之意句  
言詩異國風

天

法妙品鍾曰如有隱憂者沉憂之人不知所  
憂何事但覺胸中有物耳故曰耿耿非實歷不  
知又曰微我二句較金罍兒觥之意更婉更  
苦不婉不苦也唐曰只說微我無酒而不言  
非酒能解語意了而不了含蓄意味更長  
漾  
初曰味隱憂二字覺憂王室之傳史長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

不可選也

鍾曰上四句皆添一層妙極不是尋常自反之  
言又曰不可選三字深妙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覲閱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  
寤辟有標

鍾曰此與上亦有兄弟四句皆失意人實歷之  
言難堪在此又曰靜思句尚有自反意陸

曰靜思對人前隱忍言有取寬苦根因齊撮  
到心頭之意漾初曰通篇憂怨極矣而所以

言詩異國風

二

以憂怨之故止微露于惓惓乎群小一語可以得  
詩家妙法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  
不能奮飛

鍾曰如匪澣衣形容工妙後人累言說不出用  
四字寫之古人文字簡奧如此漾初曰不能  
奮飛恨極之詞即如憂亂而云匪鶉匪鳶也謂  
是義不可去者未夢見詩人在

想無名氏曰布局極寬結構極緊又曰通篇反



憂思量不解其故一段隱憂下載猶恨

綠衣

子夏序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衛莊公之○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憂之賦  
綠衣之下闕一字

閨中宮其  
建字  
此詩  
在衛風  
碩人後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易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易維其已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言詩真國風

綠兮絲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徐曰綠兮絲兮凄其以風班婕妤怨歌行常恐

秋節至涼颺奪炎熱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文

賦雖杆袖于予懷休他人之我先鮑昭白頭吟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也又曰有欣然會

心之狀昔人請莊子曰了不異人意非所謂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者耶鍾曰俾無訛兮猶有

畏心寔獲我心若以為固然而安之矣又曰

詩可以怨非一于怨亦非一于不怨蓋自有處

怨之道我思古人處怨之道也沈曰心以漸

平詞以漸厚詩可以怨此之謂也

燕燕

子夏序衛莊姜送歸妾也

子貢傳戴嬀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

燕燕于飛願之願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

佇立以泣

陸曰佇立有去者已去送者未回躊躇路岐光

景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

實勞我心

鍾曰音字從飛字看出故曰下上妙手又曰

實勞我心一語尤深徐曰深乎傷哉日斷行

仲氏任只其心寒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

以勗寡人

按傳此篇  
在衛風



徐曰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恩厚誼都可相忘一經別離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詩之曲盡人情如此又曰玩先君之思二句便見得當時子弑國危朝夕不保氣發發婦相依相恤之意情狀悲惋景色淒涼宛然在目濛初日雨泣之後以先君二語終之尤增淒絕

鍾曰莊姜送陳女是何等事何等時原不是尋常離別之情曰泣涕如雨日佇立以泣日實勞我心兩人胸中各有一段說不出來之苦吞吐

詩詩異國風

辛

言外仲氏一章似只泛言其作人之好而不及其他尤爲苦心先君一語其意微露然其隱痛益深矣沈曰字字有意詩中有畫勿得草草讀過無名氏曰一二三虛叙四終實點亦是倒法與采蘋章頗同又曰子弑國危之情通不露出

日月

子夏序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子貢傳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鍾曰莊姜自處則曰我思古人聖人則曰古處便是一肚皮不合時宜諷浪笑傲莫往莫來未必不由此致之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詩詩異國風

三

鍾曰德音無良所謂詩有不必解也朱註痴甚日居月諸東方自由父今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迷

徐曰畜我不卒非欲父母養之終身也只如今人說養我不了候我一生真婦人語也

終風

子夏序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子貢傳莊姜見怒于公賦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唐曰顧我則笑中無美意觀一則字分明話不投機一團冷笑光景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鍾曰顧我則笑謔浪笑敖惠然肯來莫往莫來中間用不得一轉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曠曠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言詩興風

三

鍾曰後二章各首二句寫出千古黑暗世界不疼不癢光景尤妙

沈曰讀柏舟以下五章有憂而無怨有望而無

絕慷慨之末必反和平傷悼之餘終開禮義不

幸值人倫之變而性情詞旨猶有先王之遺焉

夫子以之續二南而首變風意或在斯乎

擊鼓

子夏序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不登風

子貢傳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擊鼓其鐃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徐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即所謂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者焉無名氏曰只此二句忿恨可想

從孫子仲平成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無名氏曰心懣意懶之象描寫如畫陸曰三

爰字皆有聊且之意

言詩興風

三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沈曰詞愈急心愈悲若不知兵之未必敗而身

之未必亡者真亂國之風也

無名氏曰格法極鬆却極緊是一片文字又

曰老杜垂老別便可不讀濛初曰怨憤懈散

憂生怖死一團必敗之形見于目前乃口中不

露一恐敗語是最高手

凱風



子夏序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子貢傳：邯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鍾曰：棘心棘薪，易一字而意各入妙。古人用筆

如此，又曰：母氏聖善不必解，無名氏國母

氏聖善，我無令人。天王聖明，臣罪當誅，千載同

言詩翼國風

五

心亦復同調。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鍾曰：有子七人，四字嚴甚。沈曰：不獨為已

非，亦實為母地，真孝子之言。

覲曉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總評：鍾曰：小弁親之過大者也，然說得出，凱風親之

過小者，然說不出，所以立言益苦。

雄雉

子夏序：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

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子貢傳：管未將畔，大夫諫之，賦雄雉。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鍾曰：無謂而深，所謂憂無方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

鍾曰：學問身世之言，深思至愛，無聞閨氣。蒙

初曰：涉世妙應，婦女說出真學問來，此途歌巷

信詩翼國風

五

豈所以成經也。

匏有苦葉

子夏序：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子貢傳：管未以殷畔，邯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瀟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無名氏曰：麗藻繽紛，雲蒸霞蔚。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待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友。



沈沈

沈沈曰通詩通引曲喻而未嘗直指其人陳說古

義而未嘗一及今事譏刺之意隱然見言外風

人之旨也鍾曰四章止濟盈二句帶刺餘皆

說正理而其失自見此立言深至處也又曰

妙在四章開說若不相蒙無名氏曰一但虛

提當度禮義爲全章立案兩則字何等精神二

反呼三四正應但三之應雖鳴句四之應濟盈

句格法微妙濛初曰一毫不露乃嚴于斧鉞

谷風

言詩異國風

三

子夏序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潘于新昏而

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子貢傳邶之良婦棄于夫賦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芣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沈曰黽勉兩相忍避之詞欲成家不得不如是

鍾曰黽勉二字有持久意爲薄者開一便門

采芣二句用人妙訣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

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鍾曰薄字可憐傷心在此

淫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母逝我梁

母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鍾曰淫以渭濁此意他人用四字說不出徐

曰母逝四句致絕意之詞乃其不能絕意之甚

者沈曰身所經理觸念難忘旋又自嘆自絕

情事低回不堪多讀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沫之游之何有何無

言詩異國風

老

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鍾曰治家說到凡民上豈是尋常婦人家務法

不我能備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

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鍾曰昔育恐育鞠累句自是口語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

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暨

陸曰念之則不須論到德音豈可謂無如兄如

弟情慈婉絕悲絕沈曰以初嫁取憐之事終



按此篇  
在衛風又  
在詩經

之不獨情景凄絕亦有危動新昏意鍾曰末語激之非然之也漢初曰末二語即所謂棄

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也今詞曲亦有想舊人昔日曾新語以此作收不特情凄然亦復語涼然而韻鏗然

式微

子夏序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子貢傳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言詩翼圖風

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唐曰黎之國已亡矣歸將焉往玩其語意實有抑鬱無聊與其寄寓他邦而不見救不如歸去

之為愈也怨衛之意冷然言外無名氏曰慷慨激昂有中夜起舞之意又曰英雄之氣忠

蓋之談

施丘

子夏序黃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

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按此篇  
在衛風又  
在詩經

子貢傳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賦施丘

施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鍾曰叔兮伯兮不必補衛君猶王之蓋臣不必補王古人之法皆然今人讀書費解半是不知古人之法又曰多日二字立言最妙不作絕

望之語添于責人者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鍾曰四語替他解說寬一步人益難堪

言詩翼圖風

三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魏曰以久客之苦兼以告援之意兩路攔來今渠更無可解徐曰言葛又言裘時歷冬夏以

見其久

瓊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展如充耳

徐曰瓊尾兩語凄凉蕭索為怨難勝

簡兮

子夏序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公官皆可以

承事王者也



其者也

子貢傳郎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兮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沈曰重言簡兮而即日方將陞沉金馬之意見

于詞矣

碩人俱俱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沈初曰只疊叙目前事言外之有傲憤已滿懷

矣不必再添一語

山有榛濕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

言詩興風

罕

之人兮

沈初曰一場假熱鬧一棹即入冷境又曰西

方不實以何地美人不實以何人詩人下語含

蘊婉切正不得以文武豐鎬鑿之鍾曰西方

美人美人西方只倒轉兩字而意已遠詞已悲

矣

總評沈曰前三章談笑發舒旁若無人末忽動美人

之思綿邈低回情不能已已中間自譽處即是

自嘲處亦是玩世處思西方美人正是月中無

東方處但詩人口中贊美而無譏刺其言外之  
音則甚于譏刺矣鍾曰前三章自是一種素  
位之樂末章自是一段用世之思然末章意即  
在前三章中一時俱有無兩竹意

泉水

子夏序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

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子貢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

言詩興風

罕

聊與之謀

徐曰亦字聊字靡字俱有深味曰聊與之謀便

是無可奈何之詞鍾曰亦字怨甚又曰知

不可奈何而猶與人謀之愁人實境聊字可憐

出宿于泂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

姑遂及伯姊

鍾曰問我二句無聊之景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過臻于衛

不取有害



鍾曰：要知不暇有客意，非到此終看出來。聊與之謀，聊字內已了然矣。無名氏曰：備聊與之謀，生出二章意思，波瀾層生，峰迴疊出，可謂千古奇觀。

我思肥泉，茲之末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沈曰：此衛女遠望當歸之詞。鍾曰：末章不說人，只說地，意更深。無名氏曰：幻境之中，復生一幻境。

言詩與國風

聖

總無名氏曰：有懷于衛二句，詩題也。以下俱藉之以描寫有懷之極思耳。蜃樓海氣，出有入無，詩人作怪如此。若認作實，與諸姬謀之謀之不可而出游，以寫其憂，則詩為拙手。作詩者為痴漢矣。故知宋人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大可軒渠。

北門

子夏序：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而子貢傳：管仲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宴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

實為之謂之何哉。

鍾曰：終字無計可免之詞，已焉哉，即終字之意。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徐曰：適字一埤益字，謫字敦字，一埤遺字，摧字，各有意義，一一認取，內外俱用意，辭何如後人。威士不遇極力摹擬，能過此寥寥數言，否俱字。

言詩與國風

聖

法妙品。鍾曰：我入自外二句，實境難堪，非真英雄，往往為之喪其所守。

北風

子夏序：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子貢傳：邯鄲危亂，民去之，賦北風。亂下闕一字。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喑，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

國子夏序  
本作士



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濠初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便是黑風吹入羅網。見國光景。滿眼異形。描寫慘極。

徐曰。北風與魏國十畝之間相似。然十畝之間。

意紆詞緩。猶之可也。此則危迫已甚。明夷之飛。

將垂其翼矣。

靜女

詩經國風

子夏序。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失德。

子貢傳。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賦靜女。德下

閨二字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姝。照我彤管。彤管有輝。說懌女美。

鍾曰。說懌女美。四字。蘭妙。可設篇末。二語之義。

自牧歸黃。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濠初曰。女字。即上女字。同作。汝此。翻上語。更添。

一眉耳。宋註。女字。解兩異。殊可怪。

新臺

子夏序。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

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親臺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蘧條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蘧條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沈曰。或疑詩詞溫厚。新臺罵詈太甚。愚謂詩至

宣公人道。滅天理絕矣。上。烝夷姜。下。奔齊女。新

臺之作。三代之遺直也。且宣公既絕父子之倫

矣。而欲氏守君臣之分。能乎。然止言齊女之失

配。而不言宣公之賁倫。則亦不失為溫厚也。

二子乘舟

子夏序。思伋妻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

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子貢傳。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

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鍾曰只汎汎其景四字便讀不得古人善言如此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鍾曰二子見害何必到此始疑蓋不忍訟言之也詩語故未易解徐曰詩若直說遇害即一言已竟豈不索然無味今但想其去時光景兩設爲憂疑之言則其中含情無限寥寥數語慘有千萬言不能盡者此所以稱風人之致也

鄘

言詩翼國風

四六

柏舟

子夏序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勿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子貢傳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

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沈曰母也二句言其素有深思而獨不諒此評之也望之也

共姜此篇  
在新風言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徐曰靡慝深于靡他矣

牆有茨

子夏序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子貢傳三未書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言詩翼國風

五

牆有茨不可裏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君子偕老

子夏序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錦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子貢傳宣姜不閑于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

共姜此篇  
在新風言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沈曰首一句便是案。陸曰開口下借老二字。是詩人史筆。鍾曰後二章只反覆咏嘆其美。更不補出不淑字義。因是古人含蓄映帶之妙。而一種傷心不忍言之事。作者自不欲說明。看云如之何四字多少感慨在內。猗嗟昌兮一篇。立言之法亦如此。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栴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詩經國風

四八

玼兮玼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絲是繼祥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徐曰咏婦人而但言服飾容貌之美則其人可知。唐曰極美其容服中亦含冶容誨淫之意。

摠

沈曰三章詞氣愈刺愈緩然以若夫人而曰胡

天胡帝曰邦之媛輕忽衰慢甚。濛初曰只

子之不淑一語露正意以後句句贊美然已近

調諧含刺愈深

桑中

按傳此詩在齊名

子夏序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之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子貢傳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詩經國風

四九

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矣。

無名氏曰須識期我乎桑中三句皆思中想像

其如此耳描寫欲從無已之意層湧疊出

初曰一期一要一送其間縫縫潘囊處處盡在不

言中故三章皆用之不更一字如琴之泛音曲

之和聲

鴉之奔奔

子夏序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宜姜鴉鵲之不若也。



楚宮在荆

子貢傳衛昭伯無禮于宣姜國人惡之賦難之貴

鶉之奔奔鶉之強強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鶉之強強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濛初曰按左氏云齊人使公子頑通宣姜頑不

可強而諱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

是烝出齊人意非頑本心而獨詩則劇刺頑何

也且所生于爲諸侯女俱爲夫人則當時本國

與國俱恬不爲異矣

言詩異國風

手

定之方中

子夏序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

清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

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子貢傳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徐曰首四句一時事上虛下實敷衍成章亦見

文字紆徐處草昧之初爲百年之計一經營樹

植而立國之規模氣象有可觀矣鍾曰樹之

榛栗三句經濟人想頭無名氏曰只說琴瑟

若然筆定人邊豆矣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

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

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鍾曰靈雨而有靈即杜詩所謂好雨知時節也

徐曰須僖公牧馬之盛而先以思無邪言文

言詩異國風

五

公騶牝之富而本之秉心塞淵若乃內多欲而

勞師大究之求德多慚而招來骨利之驥何足

語此無名氏曰末掉一語忽入馬政大奇

評無名氏曰綜理之周計畫之遠中興氣象頗平

政觀又曰章法句法字法錯綜伸縮各極妙

境細玩之詩文另長一格

蠅蝶

子夏序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潘奔之

國人不齒也



子貢傳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蝓蝓

蝓蝓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隲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無名氏曰說個遠父母兄弟便有信與命在

又曰如欲覺晨鍾令人深省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無名氏曰詩本和平此却唾罵惡惡之詞故應

爾爾濛初曰忽變文用四也字大奇開後來

門戶也字上仍用韻亦古法

言詩異國風

三

無名氏曰一二為三章立奈也何等步驟乃如

四句語意森凜沈曰衛榮墻茨鴉奔之說期

桑要官恬不知怪久矣文公光復羞惡顯明是

可以風矣相鼠亦然

相鼠

子夏序刺無禮也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

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子貢傳未處不義鄙人刺之賦相鼠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唐曰關子謂聖人師拱鼠制禮爾雅翼云鼠

見人則交前足而拱謂之禮鼠詩義或取諸此

鍾曰春秋時朝會聘享執玉俯仰諸般議論

決人生死吉凶皆從此看出

干旄

子夏序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

以善道也

言詩異國風

五

子貢傳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妹者子

何以畀之

無名氏曰何以畀之非望賢者正美大夫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妹者子

何以與之

子子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妹者子

何以告之

徐曰駕車用四馬固是常制然漢制太守駟馬

在衛風其  
後



按傳此篇  
在衛風泉  
水竹竿河  
廣前

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驂，故太守解五馬。書  
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則五之六之，想古有此制。  
雖六馬是天子儀衛，疑此時或上下通行也。若  
無此制，徒言以誇其盛，恐詩人不應孟浪，乃爾。  
鍾曰：五之六之妙，不必求其數實之。

載馳

子夏序：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  
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  
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

言詩興國風

五

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子貢傳：狄人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

馳。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

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

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陟彼阿丘，言采其蕝。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

衆穉且狂。

鍾曰：反尤許人妙勢。

我行其野，芼芼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  
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魏曰：行野涉麥，本華寫歸途光景，而睹物悲傷，  
不勝黍離麥秀之感。即宗國丘墟，委諸草莽，一  
段景象，凄然在目。徐曰：衆穉且狂，是恨詞無  
我有尤，則哀詞氣以漸而平也。無名氏曰：猶  
寫必不容已之意，較泉水收句，此更道勝。

總評：徐曰：此詩與卷耳采綠一例，皆想識所為，正所  
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志之所之，便形為咏歌。

五

嗟嘆都非實語實事也。大抵風人之致，難以言  
求，只要認取詩言志一語，自楚騷以後，寓意愈  
益變幻，大都原本風人。若都將實事來者，盡說  
不通，如高唐神女、洛神等賦，皆效此體。人曰：  
讀此詩，想見其欲歸不得，欲救不能，煩懣難堪，  
追迫無聊之意，所謂女子善懷，斯言匪謬。無  
名氏曰：總是托以寫其悲思追切之情，非實事  
也。開口即說載馳載驅，無中生有，已為無端，更



說大夫跋涉又青陟丘行野抑又青大畧與泉水章情緒既同章法又似但泉水以微婉勝此以英邁勝各自擅場

衛

淇奥

于夏序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于貢傳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奥。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言詩賦國風

既

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徐曰。充耳二句。是詩人瞻望丰儀。就他誇獎如召甫贊王姬之車。東人稱袞衣繡裳。秦人美狐

裘錦衣之例。要識他快觀贊美之意。

瞻彼淇奥。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衛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漾初曰。簣竹所爲也。卽以旣比之竹。形容在林

按得此篇  
在國風

之竹巧于取喻。鍾曰。寬綽二句。寫有道氣象。此從心不論矩之妙也。

鍾曰。此篇講學。何曾着一講學語。

考槃

于夏序。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于貢傳。鄙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子曰。見逝世而無悶矣。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言詩賦國風

毛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無名氏曰。弗告。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徐曰。嘗味此詩。蓋深有所得者。非獨烟霞泉石之癖也。後世隱者身處江湖。心懷魏闕。至使比

山獻嘲。終南詒諫。改志易操。獨愧林慚。視考槃

君子何如哉。陸曰。考槃。不可看作寂寞境界。

無名氏曰。每章精神多在第二句。下二句却

從個裏拈出。細讀一過。居然覺山月窺人。磻芳



襲袂那得不作人外想 又曰須識得樂不在  
考槃

碩人

子夏序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  
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子貢傳衛莊公取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

碩人其碩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那侯之姨譚公維私

唐曰太史公侯子房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  
言詩異國風 五

如婦人好女蓋惟之也今莊姜顧然而長自是  
福祿之器豈是紅顏薄命者耶而竟資志以沒  
想見詩人扼腕之意 魏曰莊姜以彼世族有  
此美姿而深自韜晦不欲炫飾衣錦褰衣其賢  
固在此其見棄亦未必不在此 唐曰首二句  
分明畫出莊姜小像乃詩人善言德行處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鍾曰畫美人不在形體要得其性情此詩前五

句猶狀其形體之妙後二句且并其性情生動  
處寫出矣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鑣鑣翟裼以朝  
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畎濇濇鰉鰉發發葭莢揭揭

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無名氏曰叙得寬大鋪張體固不厭如是

總徐曰刺宣姜刺魯桓但言服飾容貌威儀伎藝  
之類而不言其醜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閔莊

言詩異國風 五

美亦但言族類容貌有可貴重而不言其德若  
曰此尚足取況其他乎皆所謂詩在言外者也  
陸曰詩人俱就人情易見者言若謂人雖昏  
惑何至并此亦不曉得言外有疑怪咨嘆之意  
鍾曰莊姜自作詩則曰我思古人曰古處此  
其所以益不令也詩人代爲之言另換一番說  
話一字不及正理此出脫之妙學詩能言可以  
悟出 又曰三復此詩皆以常情望其君深得  
告庸主之法語愈鄙而愈妙然反常則亦怪矣



庸到極處亦能反常。無名氏曰：更不及莊公。  
一語乃諷刺自在言外。

誤

子夏序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潘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故序其事以諷焉。美反正，刺潘佚也。

子貢傳：女歸非禮，衰而見棄，鄙人刺之，賦氓。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  
言詩興國風

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鍾曰：奔豈有媒乎？子無良媒，誰之也？并將子無

怒，秋以為期，亦是諛之之詞，蓋貿絲，春時事也。

此時已身許之矣，故又以此戲之。古今男女狎

昵，情詞不甚相遠，但口齒蘊藉，後人不解，遂認

真耳。無名氏曰：文勢來得極遠，濛初曰：故

自鄭重，自是潘奔老手。

乘彼坳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  
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唐曰：恐其負約，則泣喜，其得遂則笑，情態宛然。

魏曰：易云：見金夫，不有躬。此女不有其躬，并

不有其賄矣。鍾曰：畫出私奔圖，草草畫目。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

無與士耽。士之耽矣，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鍾曰：潘婦人到很很時，偏看出許多正理，說出

許多正論，與列女貞婦只爭事，前事後之別耳。

無名氏曰：着此一段，覺境更活，筆更舒，若依

筆便徑接于五章矣。

言詩興國風

桑之落矣，其黃而隳。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沈曰：淇水二句，叙到悲深，見與以車還時，光

景大別。鍾曰：漸車帷裳，寫出很很，此時偏有

此景。濛初曰：自謂不爽，猶前謂非我愆期而

責以良媒，故態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

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鍾曰：此婦始若非奔，亦復何減？谷風劬勞也。



又曰。谷風見素以色。此曰三歲色。未衰也。直輕其人耳。無名氏曰。寥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連用數矣。俱妙。徐曰。末四句。何等模寫情狀。宛然反覆再四。真值一笑。鍾曰。笑得正好。相知得真。

及爾借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陽則有洋。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沈曰。末復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固已頽然自放。于大欲之波。而無復一毫廉耻之悔。倘更有

言詩異國風

六二

一質絲者。不將寒寒就之乎。漳初曰。老使我怨者。不借老則他日老之境。皆怨之境也。若云女已老。則與三歲為婦戾矣。又曰。亦已焉哉。猶今人無可奈何。輒自曰只得罷了。正是無窮之恨。

總評徐曰。看他前半截。以色端人以計籠人。何等騷媚。巧乃看他後半截。乞哀不獲。追悔不及。何等蕭索淒涼。可謂曲盡矣。世之勢交利交。翻雲覆雨。不悟掉臂之態。徒勞勒門之錢。可少戒矣。

陸曰。此詩立言有序。總是悔之無及。最可扼腕。荀文若之失身曹瞞。柳柳州之濡足叔文。其是類也夫。沈曰。詩雖作于悔恨。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不正。此所謂痛人之悔也。

鍾曰。婦人合不以正。未有不見輕于夫者。千古失足之人。枉作小人。為後人鑒悲哉。然使後人能鑒。無許多小人矣。無名氏曰。詩文之妙。多是以客代主。此殆有托而鳴者耳。勿作棄婦辭看。

言詩異國風

六三

竹竿

子夏序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子貢傳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鍾曰。只說遠不添說歎。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此詩此篇  
在泉水後  
以為和泉  
水也  
詩經集傳  
卷之四



鍾曰抑鬱之情以風調之語寫之

芄蘭

子夏序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子貢傳○子不孫鄙人刺之賦芄蘭關首一字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  
輕薄在北句  
垂帶悸兮

徐曰形容真切直恁戲劇無賴 鍾曰愈蘊藉

愈形容

芄蘭之葉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甲容兮遂兮  
言詩異國風

六

垂帶悸兮

河廣

子夏序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跋予望之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徐曰寥寥數語占盡風人之致唐人之詩尚有

得此意者 沈曰含隱不語淒婉悲涼千古如

見 陸曰誰謂二字最可玩一喬下四誰謂微

意躍然矣 鍾曰總是一個義不可往一日遠

莫致之一日誰謂宋遠讀者思之增一義字便

淺

伯兮

子夏序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  
返焉

子貢傳三未以殷睦遂伐衛鄙人從軍其妻念之

賦伯兮

伯兮揚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言詩異國風

六

徐曰伯兮猶知有王周德未衰也匪風鶴羽亦

然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鍾曰適字甚正有之死矢靡他意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徐曰甘心首疾模寫情事可念古詩枯桑知天

風海水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爲言佛經

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焉得謾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痠



卷傳此篇  
征風風  
文當是國  
字

持傳此篇  
征風風  
文當是國  
字

陸曰：先下焉得二字，轉到不願得，更有深情。

有狐

子夏序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子貢傳：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闕首一字。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唐曰：之子無裳，何預伊事？與子縫裳，隱然言外。

言詩興國風

六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河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鍾曰：各末二句，不相干，碍妙。

木瓜

子夏序：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魏曰：看來人情泛然，贈答亦只如是，絕不見有潘奔意。朱傳如靜女之類，似過解。鍾曰：千古交情盡此數語，覺報施兩字淺俗，不能出口矣。

匪報一語，宜三復之。濠初曰：齊桓存亡衛而

衛忘亡，故作此感恩之詩。夫子錄之于衛風之

終，王風之前，正以見有齊桓霸業，而後中國始

知有王耳。與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同意必曰

言詩興國風

三

卷

潘詩：寃哉。又曰：三章並香，却止次章用為故

實從來詩，亦有幸不幸。

王

黍離

子夏序：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王世子宜曰：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遇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爲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陸曰。小弁跋踰周道二句。若預知有黍離之日。

鍾曰。只選他彼字不選他何地更深。又曰。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以黍離

爲固然。而不復知此爲何地。此詩之作爲何由

矣。那得不哭。濛初曰。但言心憂不言其故。但

言何人不言其人。詩家大抵愈傷愈含。愈刺愈

隱。終見無限深情。不似後人動卽一盤托出。

詩經國風

卷三

六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噓。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總徐曰。此詩較箕子麥秀之歌。便有質文之異。

濛初曰。詩自是風體。豈得曰因東遷而降雅爲

風邪。

君子于役

子夏序。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以風焉。

子貢傳。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沈曰。草蟲敗蠶。平淡之思也。于役。哀傷之思也。

世有盛衰。而婦人女子之口傳之。此之謂風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栖于埘。日之夕矣。羊

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佖。雞栖于桀。日之夕矣。

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陸曰。通詩語意。句法俱參差。變換惟兩。喚君子

詩經國風

卷三

于役。及雞栖三句。不變似是寬閒語。正是爲情

深至處。沈曰。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

又黃昏。有無限感慨。如之何勿思。沉迴綿邈不

能已已。然尚有思也。曰。苟無饑渴。則知思之無

可奈何。而但冀其生還。思益深矣。各末二句。復

提唱。君子于役。大有意味可玩。濛初曰。雞栖

牛羊下。不過點綴日夕光景。因念當此而君子

在外。那得不思。本自了然。若云感畜產之有節

此婦安得有此簡想。崔林王露曰。牛背笛聲。兩



按圖字不  
知為何王  
不致廢

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即是此景。但憂樂之不

同耳。亦可解畜產之有節耶。徐曰。日之夕矣

中。一句。開上下句。如此句法。古文中亦罕見。

鍾曰。不知德行。深得妙。苟無懷渴。淺得妙。愈淺

愈深。

君子陽陽

子夏序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

而已。

子貢傳。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言詩閔周風

七

沈曰。嘗疑朱子以此詩為前篇婦人所作。果爾

則詞意樂易。較汝墳猶加一等。豈可望于東遷

之日乎。諸說皆以為賢者居亂世而為伶官。相

招執役之詞。程子云。陽陽。不任憂責。全身自樂

而已。君子居亂之狀如是。其說自佳。且與序說

合。若從朱說。則閔周之中。無端而執簪纓。繡

房。由敖。殊亦無謂。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韶。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揚之水

子夏序。刺平王也。不恤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

人怨思焉。

子貢傳。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錫

之水。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

易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

易月。予還歸哉。

言詩閔周風

七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

易月。予還歸哉。

沈曰。不言言役。非其職。而但言思室。家。詩人微

婉之意如此。濠初曰。室。家。無從戍之事。王人

無別戍之職。同有非職之役。遂作無端之思。正

見善為怨。處不則云。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耳。何

至怨室家之不我俱耶。

中谷有蓷

子夏序。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

按傳此篇  
在君子子  
後而一是  
成者之怨  
一是室家  
之怨也  
按楊字傳  
箋文以此  
從易於韻  
案此字  
疑作揚字  
而古字之  
故異耳



素爾

子貢傳京師饑民流而怨賦中谷

中谷有推。嘆其乾矣。有女仇離。嘸其嘆矣。嘸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推。嘆其修矣。有女仇離。條其獻矣。條其獻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推。嘆其濕矣。有女仇離。嘸其泣矣。嘸其泣矣。何嗟及矣。

無名氏曰。泰離而後。周無君矣。中谷之嘆。其離言詩。與國風

騷。美人之思。乎其音節。亦與離騷同。作寓言讀。

乃知此詩之作。甚。勿捫燭作日也。鍾曰。二遇字。義命之言。未語促而悲。

免爰

子夏序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

師喪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子貢傳。其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

免

有免爰。爰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

此百罹。尚寐無曉。

徐曰。禍及君子。便見得天下多事。鍾曰。我生

之初。尚無爲悲。極。末語慘極。不堪多讀。唐曰。

後人詩云。安得中山千日酒。醉然直到太平時。

正尚寐無曉之意。

有免爰。爰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

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免爰。爰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

此百凶。尚寐無聰。

言詩。與國風

葛藟

子夏序。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子貢傳。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而下闕一字。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

亦莫我顧。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

亦莫我有。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

亦莫我聞。



鍾曰依人之難千古同慨。淩初曰謂他人父  
母昆所謂不應親者強來親也。離析失所之慘  
宛然可涕。

采芣

子夏序懼讒也。

子貢傳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芣。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詩經國風

七

唐曰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客刀。鍾曰情語  
到至處不論邪正動人則一。

大車

子夏序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

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子貢傳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大車檻檻。毳衣如綈。豈不爾思。畏子不取。

大車嘒嘒。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鍾曰詞意工甚。開後世子夜諸曲之音。

丘中有麻

子夏序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  
作是詩也。

子貢傳留子賢而退隱周人嘉之賦丘中。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按傳王風  
之後即次  
外篇

詩經國風

七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吳興凌濛初輯

國風三

鄭

緇衣

子夏序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司徒。善于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子貢傳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粢兮。

徐曰。上下每兩句相連。自爲一意。而文義不斷。

濛初曰。敝字還字俱畧讀。句法奇創。從來讀

作敝予還予者。憤憤。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粢兮。

緇衣之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粢兮。

鍾曰。此詩好德至矣。然要看改衣適館授粢。皆

尋常事。尋常語。反覆周旋。無已之意。卽在其中。

只是個真。又曰。此詩言好德。却不說出德字。

止首一語。微露之。濛初曰。紫陽誤認鄭聲。濛

一語。遂懷一餅于胸中。故止緇衣叔于田。清人

之章章可考。及羔裘東門。雞鳴之無語可疑者。

不能牽合。餘悉硬差。作濛奔并子衿。亦不免故

入于挑達二字。最爲冤抑。此詩若非夫子好賢

一大証。坐以濛詞。語意更近。

將仲子

南詩翼國風

三

二

子夏序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

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子貢傳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

風之。賦將仲子。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

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

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鍾曰。漢樂府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卽此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 叔于田

子夏序。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子貢傳。大未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亦于田。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三

鍾曰。巷無居人。巷無飲酒。巷無服馬。似索居空。

世真有所見之言。想亦奇情。亦深。又曰。不必

問叔段與作詩美叔段者何如。此詩語意却工。

### 大叔于田

子夏序。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子貢傳。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未。

沈曰。段以君之介弟。日與市井羣小。誦謗馳騁。

又好勇恃武。搏虎以獻。氣陵其兄。從容畢事。旁

若無人。豈令終之器乎。莊公稍有人心。則當置

輔弼以正之。不然。則立法制以防之。又不然。垂涕泣以道之。今日不然。而一則曰無所將自及。再則曰厚將崩。是叔之恃材黨衆。人以爲必敗之徵。而公喜其爲將。決之毒矣。微公養之。叔亦何敢至此。故序云。刺莊公。左氏曰。譏失教。六經之旨一也。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薺。火烈具舉。袒褐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鍾曰。看來叔段無大志。一馳馬試劍公子耳。其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四

徒作詩夸美。亦不過媚子狎客。從史游戲者。不

然。且爲曲沃武公矣。看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及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氣象大小深淺。相去多

火。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薺。火烈具

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罄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薺。火烈具

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柁忌。抑匱弓忌。

鍾曰。形容驂服字法。愈變愈妙。徐曰。給而具



舉。既而具揚。終而具阜。形容火勢以漸而熾。乃知詩人體物之妙。一字不苟。陸曰。末四句得意。可拘。無名氏曰。愛之甚。故誇之詳。此祭仲子呂革所以欲早為之所也。

抱評無名氏曰。炳煥雄俊。縱之則錦繡齊備。按之則

金針密度。又如淮陰用兵。雖復多多。紀律不異。又曰。亦是長揚賦。亦是古游俠。徐曰。讀以

上二詩。固足以見陝洛之間。悖公死黨之習。亦

足以見其鼓勇任俠之氣。鍾曰。讀叔于田二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五

篇。莊公之必殺段也。為甚矣。

清人

子夏序。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人。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塵塵。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沈曰。此詩作于既散之後。而尚曰翱翔。曰逍遙。曰作好。若猶未散者。詩人微婉之詞。鍾曰。傷無紀也。更不必說到師潰。又曰。二矛重喬。左旋右抽。造語奇而且約。

羔裘

子夏序。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刺其朝焉。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六

子貢傳。子皮為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按此傳本缺從實竹本補徐此

徐曰。舍字與敬以作所。所其無逸。二所字義同。字法能品。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鍾曰。合上二章。見真氣節。從真文章出。

遵大路

子夏序。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之。

按此篇在清風作節



次大字上  
省是賦字

焉

子貢傳：郇人夫婦相棄。○○○○大路。棄下關  
五字

遵大路兮。慘執子之袂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

遵大路兮。慘執子之手兮。無我諷兮。不寔好也。

無名氏曰：明是有情語耳。孟郊欲別牽郎衣。郎  
今到何處。不恨歸未遲。莫向臨卞去。正此意也。  
以為棄婦詞。覺直遂無味矣。

女曰雞鳴

言詩翼國風

三卷

七

子夏亮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  
色也。

子貢傳：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美之。賦女曰  
雞鳴。善下關二字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  
弋鳧與鴈。

沈曰：首二句有蹶然興起意。鍾曰：許多德業  
生于此二語。徐曰：將翔將翔。淮南子非爭其  
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  
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  
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徐曰：順字。即莊子所謂莫逆于心是也。

總鍾曰：雄雉之詩。離居則勉以知德。雞鳴之詩。相  
聚則導以取友。如此婦人。良師友也。無名氏

曰：須識得勤業親賢。皆雞鳴時。商量語耳。若但

就兩項看。鄭夫婦是看仙人手中扇者。豫初

言詩翼國風

三卷

八

曰：通詩警勸。最勉意。氣慷慨。而語境仍自芊綿  
的似賢媛之語。

有女同車

子夏亮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大子忽嘗  
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  
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子貢傳：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  
車。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唐曰：神女賦：婉若游龍，雲霧相薄，神賦：珠輕羅。

以鵲立，若將飛而未翔。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翔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山有扶蘇

子夏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子貢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

扶胥。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九

狂狡人，名見左傳。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鍾曰：夏知末二語，一字不是，正說方妙。

蓀兮

子夏序：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子貢傳：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鄰國大亂，其臣謀欲

諫而救之，賦蓀兮。

蓀兮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蓀兮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鍾曰：倡和二字，明明朋友，何必說到男女上。

彼童

子夏序：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子貢傳：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

秀，此傳篆本缺。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鍾曰：維子之故，比豈無他人，更誰得妙些，濛

初曰：彼童，即稚且狂，意箕子麥秀之歌，已以此

言詩異國風

十

指紂矣，宋子以忽非童年，駁小序：彼紂亦豈童

年耶。

褰裳

子夏序：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

也。

子貢傳：子良去國，不忌諫君，賦褰裳。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

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此傳篆本缺。



也且

無名氏曰多情之語翻似無情

丰

子夏序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按傳此篇在齊風

子貢傳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信詩異國風 三卷 十一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鍾曰叔伯即前人望其復申前約也朱註痴甚

東門之墀

子夏序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鍾曰秦詩所謂伊人六句便是其室則邇其人

甚遠妙註坐以潘奔在甚又曰千古相思深

微盡此二語亦說得其人其情

東門之果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風雨

子夏序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子貢傳齊桓公相筦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

雨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何不夷

唐曰獨咏潘風未有稱所私為君子者亦可為

非潘之一証徐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有天

地晦冥異喙爭曉之感意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何不瘳

信詩異國風 三卷 十一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何不喜

漆初日如晦如月晦日也為黑暗之狀如蓋且

以兩字變疊字作末章便覺不板詩家之法其

妙可以意會

子衿

子夏序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子貢傳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徐曰朱子謂此詩候薄不可施之學校而白鹿

洞賦廣青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

按傳此篇在齊風

按傳此篇在齊風



法傳此篇  
在檜風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鍾曰。不必拘往來常套也。與木瓜同意。  
批。今遠。今在。戚。關。今。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鍾曰。坐。青衿以潘。奔。當加罪一等矣。止以掛連。  
一字作証佐。刻哉。其矣。考亭之故入也。

揚之水

子夏序。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而作是詩也。

詩詩翼國風

三卷

十三

子貢傳。卽人兄弟相棄。○○○○賦。揚之水。

鍾曰。畏。問也。亦是朋友之詩。深初日味終鮮。

兄弟。維予與女。維予二人。似非男女相謂之言。

彼。潘與不潘。何與。兄弟之解與不鮮。二人之潘。

心。豈因無兄弟而起者耶。小序云。閔無臣也。或

是君臣。或是友朋。要。晉之詞耳。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

人實廷女。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

按此傳家  
本缺  
闕文疑是  
室家不稱  
流五字

人實不信。

由其東門

子夏序。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  
人思保其室家焉。

子貢傳。鄭有貞士。宜其○○○○俗賦。由其東  
門。其下闕五字。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

聊樂我真。

詩詩翼國風

三卷

十四

當以出世男子許之矣。又曰。縞衣綦巾。聊樂

我真。正以著如雲之女。匪我思存耳。不然。又是

何妻荷蕢。鍾曰。當看思字。樂字。以樂止思。妙

理妙法。

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蔥。

聊可與娛。

野有蔓草

子夏序。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

女失時。不期而會焉。



此篇  
在唐風  
卷之七  
子貢傳  
有

此篇  
在唐風  
卷之七  
子貢傳  
有

子貢傳曰季遇卻缺于冀薦于文公。○人美之賦  
坐有蔓艸。公下闕一字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  
適我願兮。

鍾曰：晤好友也。即班荆意。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  
與子偕臧。

與子偕臧。

徐曰：婉如清揚猶言清揚婉如。倒句法也。

漆洧

言詩異國風

十五

子夏序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潘風大行。莫  
之能收焉。

子貢傳鄭靈公好倡國人化。○于議之賦漆洧  
化下闕二字

漆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  
謔。贈之以芍藥。

鍾曰：方字未已之意。不改與之言也。

漆與洧澍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  
謔。贈之以芍藥。

鍾曰：後人詩語用相將字本此。

無名氏曰：安章頓句之妙。巧奪天孫。

徐曰：夫子所存三百篇皆雅詩也。中有刺淫之

什。亦一時君子憫時悼俗之所為。小序之說斷

無可疑。止緣鄭聲潘之一語遂一筆竄削以為

男女相奔之作。又樂記通言鄭衛而論語止言

鄭聲。遂于鄭風改作女惑男而衛風改作男惑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六

女。輾轉遷就。但憑胸臆而已。夫聲與詩其義不

同。詩者樂章載于篇翰。聲者樂音出于絲竹。所

謂雅樂者其曲折抑揚成有度數。聽之者使人

和平。整肅故謂雅。世下風移趨求悅耳。變為柔

曼之調。音律凄婉。并引煩雜。所謂繁聲。所謂靡

靡之樂。所謂狄成滌盪之音。聽之使人心意滯

滯。不能自禁。故謂之淫焉。而鄭衛竝居東上。有

師延之遺聲。獨長于此。且鄭為尤甚。如春秋傳

所稱師悝。師蠲。師役。師悲。諸人以爲上路行于



諸侯此其微也。若其詩則鄭衛所奏之詩與雅樂所奏之詩必然無異。獨其音聲順耳。感人情性。非復作樂之本意。是以舉為至戒焉。其曰音慢。不曰其詩慢也。其曰聲。不曰其詩聲也。若以諸詩為潘奔者之作。目為潘聲。夫子何以存而不削乎。宣子之聘。諸大夫何為稱之以喻志乎。且此為鄭聲。則所云雅樂者。定是大小雅也。辭義邪正。天淵不啻。何以曰似而非若。茅之于苗。紫之于朱。平而所云潘樂之聲者。徒以其能言詩異國風。  
十七  
奏此輩鄙穢蕩賁之詞而已。亦何難之有。列國之工。何遽不能而獨貴師慧諸人。以為賂于上國乎。  
齊  
雞鳴  
于夏序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子貢傳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徐曰雞蠅兩聲自別。妃心警畏。聞蠅即以為雞。但警畏之意。詩人却不發出。放在言外。大槩風人之致。借有為機。倚無為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譬如車輪之轉。非轂非輻。妙在于空。又如鼓響于候。聲不在木。火傳于薪。光不在爐。若將意思說盡。便如嚼蠟無味。又如力盡箭墜。氣勢索然矣。鍾曰情在景中。深一層。妙手妙手。無名氏曰突然而起。突然而翻。真是奇筆。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十八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匪予子憎。  
鍾曰蟲飛薨薨。寫景入妙。同夢二字。情理深微。予字苦想。  
總評無名氏曰雞鳴之與蠅聲。日出之與月光。豈不昭然易辨。臣工朝會。何至俟而且歸。即三告話。言亦不必有之事。直是詩人好奇。設出此一景。光景以描寫賢妃不敢即安之意耳。然非有絕人膽筆。必不能作。  
還



快傳本  
定章字詩  
得聲名詳  
得聲意當  
即是還

子夏序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

子貢傳齊俗習于田賦營

子之還兮遭我乎猶之間兮竝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

子之茂兮遭我乎猶之道兮竝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子之昌兮遭我乎獨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揖我謂言詩興國風

我臧兮

徐曰馳驟相遭互為稱譽還儂茂好昌臧俱酬報之言字義各相應鍾曰想見齊兒擊技語態然有推讓意太公之風也無名氏曰宛轉開生巧于自譽豪爽駿快讀之猶覺有控弦鳴鏑吳端出火耳後生風之氣

著

子夏序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子貢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子貢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子貢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子貢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子貢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無名氏曰譏刺盡在言外借新婦之口寫詩人之意以客代主也若作新婦自言寧無唐突

又曰語最溫厚若其不知也者句法奇快從所未有

東方之日

子夏序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

也

子貢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鍾曰疑亦密友往來過從之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

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

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

今

東方未明

子夏序刺無節也朝廷與君無節號令不時擊磬

子夏序刺無節也朝廷與君無節號令不時擊磬



氏不能掌其職焉。

子貢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明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鍾曰君臣間一種匆迫之氣固衰亂之象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沈曰興居無節主于晏朝邊多獨舉其早言之。

而未句始曰不夙則莫含蓄隱見詩人之詞然也。

也。

言詩風國風

三卷

二十一

南山

子夏序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

惡作詩而去之。

子貢傳襄公嘗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

之賦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

曷又懷止。

鍾曰齊子二字書法甚嚴。

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

曷又從止。

藝麻如之何。衛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

告之。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

得止。曷又極止。

鍾曰四如之何深思之詞禮法二字穆然凜然

俱在其中。濛初曰全以詰問法今其難以置

對汗漉可死。

甫田

言詩風國風

三卷

三

子夏序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

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子貢傳景公欲求諸侯夫夫風之賦甫田。

無田甫田維莠稂莠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無田甫田維莠稂莠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婉兮婉兮總角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鍾曰宜書座右銷人躁心。

鍾曰一反一正無折腰之病好法好友無名

氏曰前二章說得何等鄭重末章說得何等便



易乃知聖賢垂訓不獨命意即其詞氣亦自不  
同

盧令

子夏序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  
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子貢傳。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鋸其人美且鬣。

盧重錡其人美且偲。

言詩翼圖風

三卷

三

敝笱

子夏序。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  
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子貢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濊。遂與夫人姜氏如齊。

齊人刺之。賦敝笱。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案初曰只一敝字。合刺無義。敝笱而有大魚。

原缺第二十四葉

初日每章各以三句寫出厚顏各以未二字  
出清態。

倚嗟

子夏序。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伎藝  
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

之子焉。

子貢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倚

嗟。

倚嗟昌兮。顧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

言詩翼圖風

三卷

五

射則臧兮。

倚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冉正兮。  
展我甥兮。

案初日。着我甥一句。因是合議。亦以此選出是

齊詩。本古此詩家之眼。

倚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

以禦亂兮。

案初日。至末句說到禦亂。亦是對針隱刺。

鍾曰。道他好處。每章章着倚嗟二字。其感深矣。



唐曰：晉樂廣云：凡人必先稱其所長，則其所短不言自見。沈曰：諸則字微詞也。曰：則有不則者矣。無名氏曰：稱美之也。實嗟嘆之也。若俗筆，則未免露出矣。又曰：首章五句威儀一句技藝，二章三句威儀二句技藝，末章二句威儀四句技藝，看他敘處長短間出，極參差錯綜之妙，味之可破排仗陋習。

魏

葛屨

言詩翼國風

三卷

二六

子夏序：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子貢傳：魏之內子。○○○○怨之。賦葛屨，子下闕五字。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慘慘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襍之，好人服之。

徐曰：本不可以履霜，今一似可以履霜者，然與宜岸宜微一例，意旨殊佳。陸曰：可以二字，婉約有味，平平叙下，風刺意旨躍然。

按：此篇在唐風名按汾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揄，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鍾曰：褊，心人作此清態，尤爲可厭。

汾沮洳

子夏序：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子貢傳：晉大夫。○○○○○譏之。賦彼汾，夫下

闕六字。

鍾曰：儉不中禮，貪忍皆自此生，故詩人譏之。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

乎公路。

言詩翼國風

三卷

二七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

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葭。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

乎公族。

深初曰：只言美，又言異，一轉語，闕不足之意已見。儉不中禮，亦因上褊心億之耳。詩人原不露出，與葛屨直將所以爲刺指出者不同。

園有桃

子夏序：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齊



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魏人憂其國○○○○賦園有桃園下園四字

園有桃其實之微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上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濛初曰我歌且謠分明道肉食者鄙不合時宜也謂我士也驕分明道寒士不遜書生饒舌也世界往往乃爾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總評沉曰心之憂矣以下凡六轉總是反覆迷已之

憂而冀人情之開悟情詞凄慘自是衰世之風

魏曰我歌且謠聊以行國如楚屈原行吟澤

畔之謂唐曰傷之以勿思正欲動人深長之

思也

陟岵

子夏序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魏人○○○○○○賦陟岵人下園八字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沈曰不言已之念父母而言父母之念已猶唐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二九

人云遷知兄弟登高處遍揀茱萸少一人也詞

音深婉矣鍾曰倒從父母說起深一層上慎

旃哉非守身養志人不能道此語猶來者不敢

必之詞慎心所發也無名氏曰昔父母曰詞

寫自己心事是投胎奪舍手太奇濛初曰母

嗟季朱子謂婦人愛少子固然然亦行者偶歸

季故唐曰猶來句氣斷語連總見其情之迫

切處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



鍾曰：望及兄姊，妙難言。無名氏曰：如此便了。

更不說到自已身邊，妙絕。

十畝之間

子夏序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子貢傳魏之君子。○○○○○○○之間。子下開七字

十畝之間。今桑者開闢。今行與子還。今。

唐云：十畝之間，如一丘一壑之謂。

言詩翼國風

三卷

三

十畝之外。今桑者泄泄。今行與子逝。今。

伐檀

子夏序刺食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

進仕耳。

子貢傳魏之君子。○○○○美之。賦伐檀。

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廬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徐曰：五不字見勵志。鍾曰：無功而食謂之素。

餐。今已為其事而不得食其食，乃為君子之不

素餐。風勵衰世，責備賢者，不得不深一步也。

豫初曰：河干清漣，正是待價而不求價，其一種

超然世外之况。阿衡華野，尚父渭濱，正自如此。

不必定以失志目之。無名氏曰：摹擬想像說

此不稼二段文章，家代字訣也。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言詩翼國風

三卷

三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鵲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德無名氏曰：忽而叙事，忽而推情，忽而斷制。於羊

掛角無迹可求。後人更能效步否。

碩鼠

子夏序刺重飲也。國人刺其君重飲，蠶食于民，不

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子貢傳魏人困於○○○○其國。賦碩鼠。子下開



四字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以詩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

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鍾曰首句得貪人心寒面熱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唐云哀哀寡婦誅求盡痛哭郊原何處村即永

言詩翼國風

三卷

三

疏之意無名氏曰通篇皆永號之音故以自

結

唐

蟋蟀

子夏序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

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

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子貢傳唐○○○○○○○蟋蟀唐下閔八字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

關字永詳  
端上當有  
賦字

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翟瞿

無名氏曰正意直好樂無荒四字耳却從今我

不樂倒翻來而急以無已太康一句喚醒何等

抑揚何等轉折註乃云方宴樂而遽相警戒痴

替矣掉尾一語大是韻致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

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愆無已太康

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言詩翼國風

三卷

三

鍾曰忽說到憂上作者亦不自知休休二字善

談漆初曰翟翟蹶蹶動也休休則動所自致

耳忽下休休二字正見非翟翟蹶蹶何從有此

休休詩家暗中針縫詩之善于立言如此

總評徐云唐詩言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今我不樂日

月其愆有憂深思遠之意秦詩言今者不樂迺

者其憂今者不樂迺者其亡有歎老耄憊之風

讀此二詩可見風俗之異鍾曰出其東門以

樂止思蟋蟀以思止樂極善居心人也



山有樞

子夏序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  
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  
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  
詩以刺之也。

子貢傳唐侯○○○○○賦山有樞侯下  
闕八字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裘。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  
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三四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酒弗壘。子有鐘鼓。弗鼓  
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  
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徐曰。多憂則覺日短。又曰。愁多知夜長。何也。曰。

君憂處獨。慙慙慕遠。雖短似長。應務營業。硃硃

勞生。雖長似短。憂則一名。實有二義。又曰。此

章多食字。一韻。其聲調較前轉急。二且字。可味

有姑勿掛念。及時行樂意。

總鍾曰。樂生之情。乃以憂生之音出之。苦調促節。

似一部輓歌。風俗情性所至。作者不自知也。

豫初曰。是前章一輩人一時語。一揀肚腸。但各

一番話頭耳。非晉人曠達語也。

揚之水

子夏序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  
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子貢傳曲沃盛強○○○○○水下闕七  
字

按水上當  
有賦焉之  
三字餘疑  
是國人所  
製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三五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襦。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  
何不樂。

唐曰。素衣朱襦。有黃袍加身之意。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鵲。既見君子。云

何其憂。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無名氏曰。不敢以告人。則已告人矣。巧于告密

者。深心哉。深心哉。

總鍾曰。從子于沃于鵲。欲何爲者。有密謀矣。晉危



爾文是  
爾有青  
爾于七  
爾下是  
耶

矣哉。末章意從此生。又曰國能言百叔段，不  
能言一武叔。此任城所以有寒帶之毒，陳思所  
以有煮豉之泣也。無名氏曰：若作喜從桓叔  
看，大可贊議。素衣朱襪，何等服物。我聞有命，何  
等審謀。而明明見之篇什，且不敢告人，一語直  
同兒戲。不虞敗乃公事耶。諺意此陽離為沃陰  
實。豈猶所養幸，所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  
之也。惜哉。晉王屏庸，事負此一片冰心耳。又  
曰：語甚隱妙，不但晉主不悟，即桓叔亦不知。  
信許異國風 三卷 三

椒聊

子夏序：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  
知其善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子貢傳：曲沃盛○○○○○憂之賦茶○○。  
下闕七字，下闕一字。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  
條且。  
椒聊之實，蕃衍盈剝。彼其之子，實大且篤。椒聊且遠  
條且。

爾文是  
爾有青  
爾于七  
爾下是  
耶

鍾曰：此與前詩不同。此詩不過頌功樂成，前詩  
目是一種共謀之人。

網繆

子夏序：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子貢傳：晉亂民窮○○○○○○傷之賦網繆。  
第下闕七字。

網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  
如此良人何。

徐曰：今夕何夕，有喜慰驚疑恍惚如夢之意。如  
此良人何，言情不能自盡也。歡樂有極，喜幸無  
量。鍾曰：今夕何夕四字，喜甚不必終篇。唐

曰：如此良人何，有心所欲達，口不能言的光景。  
網繆束薪，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  
如此邂逅何。

鍾曰：邂逅上加一見字，古人文字鄭重處。又  
曰：邂逅着在中章，章法便不板若庸手定在末  
章矣。

網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  
如此邂逅何。



如此祭者何

按沈曰詞不勝喜所以異于二南也過時而無他

志是其厚于鄭衛也

杖杜

子夏序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

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子貢傳魏之君子○○孝弟○杖杜子下闕二字

關文黃竹  
本作訓民  
二字下  
是風字

有杖之杜其葉涓涓獨行踽踽同字無他人不如我同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三八

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憂憂無他人不如我同

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沈曰胡不比焉胡不飲焉詞音重復告哀之詞

也鍾曰既曰不如我同父同姓而又求助焉

無聊極矣

羔裘

子夏序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子貢傳晉大夫賢○○美之賦羔裘賢下闕二字

關文非國  
人即君子

羔裘豹褭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褭自我人寃寃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鵲羽

子夏序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

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魏人苦于征○○○○賦鵲羽征下闕

五字

蕭蕭鵲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

咄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三九

無名氏曰亦平平平叙叙耳中間猶父母一句味

悠悠蒼天二句而音響節奏俱妙矣故知詩文

全在吞吐伸縮中得趣鍾曰有所未敢言得

所也要看之

蕭蕭鵲羽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

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蕭蕭鵲羽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

曾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鍾曰何食何嘗語質甚

按得此篇  
此篇是  
後不得終  
卷是字



無衣

子夏序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曲沃偃弑其三君僖王命爲晉侯唐人刺之賦無衣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子曰豈口無衣便見其有服也意要君之意五代

劉仁恭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

色耳其言一也鍾曰末世天子反爲亂人之

言詩異國風 三卷

資此言據所以終久不廢漢獻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

鍾曰煥字妙甚非唯居之不疑且人假不歸矣

有衣之杜

子夏序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

賢以自輔焉

子貢傳晉文公好賢○○○○○○○○杜

下開九字

有衣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肯適我中心好之

按林上食是賦秋二字或疑是秋之四

不飲食之

有衣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嗟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無名氏曰看他離氣何等委婉真有追追焉如

不我就之意漢帝詔曰有能從吾遊者吾能尊

顯之嗟乎腐鼠可以嚇周耶有此襟期不可無

此手筆又曰冲度謙懷故自可想寫得絕妙

却被朱註一筆抹殺了鍾曰飲食即緇衣授

餐意不必看深

言詩異國風 三卷

葛生

子夏序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子貢傳晉人久於從○○○○○○○○葛生後下

關七字

葛生蒙楚蔭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徐曰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

二韻者此類是也易亦有匪冠婚媾

葛生蒙棘欲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日

士當是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徐曰夏之日冬之夜後人觀案甚多終是本初二語宛轉無盡含蓄有餘濛初曰曰百歲之後便有不望生還之意哀哉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唐曰讀葛生蒙棘歎蔓于域宛然荒塚累累祭掃悲哀之景而予美亡此亦若指其沒後而言故百歲之後歸于其居者蓋誓之同穴也枕余之味則追感而自傷耳濛初曰按世說云袁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四二

羊青諸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為悼亡之說舊矣玩予美亡此四字明是此詩之題其為悼亡之要証

采苓

子夏序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子貢傳晉獻公好讒○○○○○○賦采苓護

下闕七字

采苓采苓首陽之嶺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秦

唐曰昔康節論夫子定書以秦晉綴周魯之後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四三

謂其知周之必為秦也然豈獨定書即刪詩亦然齊桓晉文更霸以來列國皆已不振而秦獨駁駁乎始大夫子知周必亡諸侯必抗而入于秦而齊晉之後次以秦風今觀列國之詩大都淫乎流蕩有日趨于亡之勢而秦始有車馬禮樂其氣奮厲激昂已有超八州畢六王之槩周亡而秦興夫子已早見其兆矣不然十五國風皆中國之詩也秦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實與吳楚僭王等乃吳楚之詩無傳而秦詩卒



不削以此知康節之言皆信

車鄰

子夏序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子貢傳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有車鄰鄰有馬白頭末見君子寺人之令。

魏曰開口便下兩有字見其長駕遠馭凌駕一時氣槩未見二句又見有深居高拱驅役人羣氣象徐曰二有字可玩見前此則無之意。

古詩異國風

三卷

四

沈曰夫子刪書以秦誓為殿知代周者秦也刪秦風以寺人之令為冠知亡秦者寺人也聖人無不知者以近雅而不言耳。

阪有漆臨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盡。

徐曰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已儼然諸侯之禮而既見君子並坐鼓瑟則猶然戎夷之俗無名氏曰煬帝建樓極欲則曰世豈有萬年天子秦人車鄰得意則曰今者不樂逝者其盡覆亡之

路如出一轍

阪有桑臨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徐曰鼓瑟鼓簧豈復彈箏拊髀擊鼙扣笛而歌呼嗚嗚快耳者乎。漢初曰聲歌開乎氣運開國之始而憂耄憂亡秦作之不永詩傳之矣。

鍾曰二章描寫草昧君臣真率景象在目又曰暴富之家其僕多狎創立之國其臣多野此天子之尊必假叔孫通也。

古詩異國風

三卷

四

總無名氏曰寺人之令稱朕之嚆矢也及時為樂阿房之濫觴也秦之不祚豈待降王既組之日乎又曰眼孔太小。

駟鐵

子夏序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獵之事園囿之樂焉。

子貢傳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鐵。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魏曰曰辰牡亦見國勢方新人心競勸如



此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轡車驚鉞載儉歇騎

批徐曰此詩備盡田獵之始終後世子虛上林長

揚羽獵廣成諸作雖纏繞數千言窮工極變其規模體格不出乎此

小戎

子夏序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疆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

焉

言詩翼國風

已卷

四

子貢傳襄公造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小戎伐收五桑梁輈游環脅驅陰朝塗續文茵暢載

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徐曰制度工巧處置精密一婦人能言之雖宿

將舊卒不過于此鍾曰雖是文字艱奧亦由

當時人人曉得車制雖婦人女子觸目衡山皆

能成章車制不傳而此語實貴解矣

四牡孔皂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騁龍盾之合

沃以饒餉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

之

俊駟孔羣女矛添錚蒙伐有死虎報鏤膺交轡二弓

竹閉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陸曰良人二句宛然摹出一意中人

批濛初曰本婦人思夫之詩每章言念君子以下

何其溫婉而却以車馬宏麗語冠之卽此便見

秦聲

蒹葭

子夏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言詩翼國風

三卷

七

子貢傳君子隱于川上○○慕之賦蒹葭上下闕

二字

濛初曰序說周禮大似無涉毛鄭曲解終屬牽

強朱子駁之良是而却又自云不知何所指想

其意亦疑欲坐以濛特以秦風末減始闢筆耳

豈知傳文則了如此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

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徐曰蒹葭二句形容秋色蕭索淒涼宋王悲秋



一章蓋始于此。鍾曰：所謂二字，便有可望而不可卽，可想而不可名之意。徐曰：宛在水中，中央想像模稜，恍然如見之意，若髣髴若滅，若沒。此等語言，吾不知其所從來，殆神化所致，句法神品。又曰：宛在，便非實見，曰中央，便不可卽。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邈迥從之，道阻且躋。邈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邈迥從之，道阻且右。邈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四九

總徐曰：昔人有言，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其伊人之謂綈，想風流豈非

超然埃壘之外，如顏闔、宋纖之流者乎？鍾曰：

異人異境，口頭眼前道出，無名氏曰：婉轉數

言烟波萬里，秋興賦：山鬼伎倆耳。

終南

子夏序：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子貢傳：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此，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濛初曰：渥丹，花名，似鹿蕊而小，色甚紅，見仙經。又名華丹，見抱朴子。此言如，正喻其顏之紅也。毛鄭諸家及諸疏草木者，皆未知及。唐曰：咏其君也，故語氣有始見驚訝之意，以望之，不似人君反照自見。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四九

壽考不忘。

濛初曰：不忘者，無忘今日之意，序所謂黻裳當在此。

黃鳥

子夏序：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

賦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



人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今人百其身。語意格

鍾曰。誰者若。為不知之詞。悲之甚也。唐曰。着

一贖字。煞有迫于君命者然。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  
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今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  
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  
贖。今人百其身。

信詩翼國風

三卷

五

贖。今人百其身。

晨風

于夏序。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素其賢臣焉。

子貢傳。○○○○○○○賦晨風。上闕七字

駢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山有苞櫟。隰有六駘。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山有苞栝。隰有樹樾。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

忘我實多。

濠初曰。此篇亦差排作婦人之思夫。可為蕤蔕。

吐舌。

于夏序。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  
不與民同欲焉。

子貢傳。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偕  
仇。

無名氏曰。同仇等字。俱相死意。非相恤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  
作。

信詩翼國風

三卷

五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  
行。

鍾曰。一種壯狠親暱之象。便有吞六國之氣。

徐曰。讀小戎無衣二詩。可見秦人用兵極本教。

晁錯有言。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

服業。三曰器用利。夫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

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能令其三故世

世有勝。非幸也。

渭陽

于夏序。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遭驪



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子貢傳〕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徐曰。通詩委曲深至。悠悠我思一句。尤含悲蓄

怨。酸楚無量。鍾曰。只悠悠我思一語。作詩之

根。無名氏曰。寥寥數言。興衰撥亂之思。生死

存亡之感。無不備具。濂初曰。讀此詩。康公甥

舅之情亦重矣。令狐之役。晉負秦耳。宋儒乃責

其怨欲害乎良心。豈不冤甚。

權輿

〔子夏序〕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

無終也。

〔子貢傳〕○○○○○○賦權輿。上闕八字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濂初曰。爾雅釋言。文屋爲具。照下章四簋及下

文每食皆食。若此。獨言居室恐未然。蓮豆大房。房字義。又當作何訓耶。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陳

宛丘

〔子夏序〕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子貢傳〕陳○○○○○○賦宛丘。陳下闕七字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無名氏曰。宛丘蕩子。殆指在上之人乎。上好下

甚。于是有東門之粉之婆婆。有東門之澹之暗

歌。有東門之楊之期會。鵲巢隱處于俯張。月出

勞心于不見。其極至于林林宣淫。蕩然無上下

之分。而陳之禍烈矣。知風之自能無稟察。又

曰。望字極妙。卽所謂民具爾瞻也。惟情足以損

望。慎之哉。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無名氏曰。後二章變調。又曰。一之聲。曼二三



之响切。真是流商變徵。

東門之粉

子夏序疾亂也。幽公淫亂。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子貢傳陳○○○○○○賦東門之粉。陳下闕七字

東門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積其麻。市也婆娑。

徐曰。積麻者。婦人之事也。疾其今不為若。為自信詩異國風 三卷 五四

言而曰。不積其麻。不亦殺風景乎。

穀旦于逝。越以酸邁。視爾如敗。貽我桮棬。

濛初曰。握見手授也。昵甚。

衡門

子夏序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子貢傳陳之○○○○○○賦衡門。之下闕六字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濛初曰。樂饑字妙。即如蔬水之樂。止不得云忘。

饑。古本有作療字者。說文云。治也。即療字義。亦佳。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美。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總評。鍾曰。只可以字豈其字。必字。正反翻美而自得。

無求之意。躍然。無名氏曰。可以字與豈其字。

緊相呼應。又曰。通篇只如一句。關河放溜。瞬。

息無聲。濛初曰。可以者。無不可也。非必欲如。

是也。豈其必者。不必也。非必不也。總是隨寓而。

信詩異國風 三卷 五四

安恬澹寡營而已。與橋情于譽者。故殊別。

東門之池

子夏序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

子也。

子貢傳陳○○○○○○○○○○之賦東門之

池。陳下闕十字

東門之池。可以沤麻。彼美淑姬。可以晤歌。

東門之池。可以沤紵。彼美淑姬。可以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以晤言。



按文雖開而猶存朋友二字要知是朋友

關文當是行篇字義

唐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與此畧同鍾曰晤字乃會晤之義解字在可與二字看出宋註以解今釋晤字欠的

東門之楊

子夏序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翁有不至者也

子貢傳朋友○○○○○○賦東門之楊友下闕八字

東門之楊其葉洋洋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五六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昏昏

墓門

子夏序刺陳陀也陳陀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子貢傳孔寧儀行父從君○○泄冶刺之賦墓門下闕二字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有棘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詆之賦予不顧

刺思子

無名氏曰托興甚惡亦惡之之詞又曰連言其始永思其終刺之者其微之乎

防有鵲巢

子夏序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子貢傳靈公聽讒因泄冶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防有鵲巢即有言謂誰侮予美心焉惕惕

中唐有雉即有言謂誰侮予美心焉惕惕

月出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五七

子夏序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子貢傳朋友○○○○○○賦月出友下闕六字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徐曰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如白月初出照屋梁其少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鍾曰急調似賦中亂詞

中亂詞

月出皓兮佼人僚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月出照兮佼人僚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

總按初曰本促節急調而三章一韻尤覺促急



株林

子夏序刺靈公也。潘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

子貢傳陳靈如夏氏。○○○之賦株林。氏下闕三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陸曰。一問一應。無名氏曰。呼吸有神。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無名氏曰。又變一詞。又曰。以夜美奇。以疊呈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五八

妙龍文蜃氣。豈後客入看操。沈曰。既乘馬。

又乘駒。則非一往。又非微行矣。朝食則非夜聚

矣。

總鍾曰。疑信信。隱隱明明。妙得立言之法。

澤陂

子夏序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潘于其國。男女相說。

憂思感傷焉。

子貢傳陳殺其大夫泄冶。○○傷之賦澤陂。下

闕二字

詩傳作部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悄悄。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漢初曰。言美人而曰碩大且卷且儼。必非潘侯。相悅之稱矣。

檜

言詩異國風

三卷

五九

羔裘

子夏序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鄒君○○○○○○○○○○之賦羔裘。下闕九字。

羔裘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翔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羔裘如羔。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關文冠上  
當是賦素  
二字

關文冠上  
當是賦素  
二字

徐曰无耳秀髮會弁如星不言所以而但曰終  
不可廢蓋美如膏日出有曜不言所以而但曰  
中心是悼殷飾之美而一以為喜一以為憂其  
所以然之故但俱在不言之表

素冠

子夏序刺不能三年也

子貢傳喪紀不終○○○○○冠終下開六字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宣詩真國風

三卷

本

庶見素韞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鍾曰素冠素衣素韞喪之常服也加庶見二字

其感深矣無名氏曰遙思聯想如隔世事此

中大有關係非謂一冠服已也

關有甚楚

于夏序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愁

者也

子貢傳鄙人困於○○○○○楚於下開五字

關有甚楚猶憐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關有甚楚猶憐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關有甚楚猶憐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徐曰南史某公主云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  
之物語意類此聞者凄絕鍾曰更不必說自  
家苦只羨長楚之樂而意自深矣凡苦之可言  
者非其至也又曰亡國之音

匪風

子夏序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亂而思周道

焉

宣詩真國風

三卷

六

子貢傳鄙之君子○○○○○賦匪風于下開五

字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無名氏曰有瞻目不語之恨寫得自家情緒出

又曰匪風二語即唐詩所謂繫得王孫歸意

切不開春草綠萋萋註乃云當時風發而車偈

顧瞻心怛多少含蓄註更補傷王室之陵邊無

端緒脛添足致詩人一段別趣盡行抹殺亦祖

龍烈燄後一厄也



匪風飄兮。匪車漂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誰能亨魚。漑之沔。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唐曰。漑之沔。猶猶太史。願為執轡之意。又曰。

嘗觀老氏云。治民若烹小鮮。詩云。誰能亨魚。能

字似有味。鍾曰。好音。動之以名也。清議存而

主權亡矣。無名氏曰。一腔熱血。

曹

蜉蝣

子夏序。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

言詩異國風

三卷

六二

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子貢傳。曹○○○○○賦。蜉○○○。曹下開六字。蜉

下開一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徐曰。蜉蝣二句。說得至險。可為太息。伊人聞此。

固當竦然易慮。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濠初曰。說當如字讀。謂從容開諭之。正足上文。

所以欲其歸處。歸息之意。詩人慣以下字微異。

作暗渡妙法。如其嘯也。歌良士休休之類。皆是。

今解云。令息。則當讀作稅。既非韻脚。本字且與

上文三章一意有何義味。

許鍾曰。歸處者。猶今人言這裡說不得。到家裡與

你說。歸息歸說者。猶言急忙說不得。欺一會與

你說。婆心婆舌。從心之憂矣。一句生來。詩有不

可解。不必解。然亦有可解。且不可解者。今人

于不可解。不必解者。必欲解之。于可解。且不可

不解者。反置之。不解。甚矣詩之難言也。

候人

子夏序。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子貢傳。曹○○○○○候人。曹下開八字。

彼候人兮。何戈與祓。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鷄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鷄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舊今詩。今南山朝。隋婉兮。變兮。季女斯饒。

鍾曰。舊今詩。今寫盡朝景。婉變二語。不特傷其

上文候上  
曹是候字



遇亦重其守。

鴈鳩

子夏序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子貢傳曹未振○○○○○○○之賦尸鳩下開八字

闕文振下  
當是詩字  
傳本此篇  
是曹風之  
首意是國  
人美義舞

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鍾曰均平意即在其子七今四字看出妙心如

結今形容深密。

實結實國風

三卷

六四

鴈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儀伊絲其帶伊綠

其弁伊駒。

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

正是四國。

鍾曰說得有漸。

鴈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

胡不萬年。

鍾曰更不說心說儀映帶甚妙。

提鍾曰心如結今只首章道破後不說更添無

名氏曰層層相遞節節相生不可得其斷續

下泉

子夏序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

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子貢傳曹之君○○○○○下泉下開五字

闕文下上  
當是賦字

冽彼下泉浸彼苞蘆慨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慨我寤嘆念彼京周。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邠伯勞之。

言詩與國風

三卷

六五

鍾曰此詩憫王室之衰正思桓文一輩人誰將

西歸亦是此意。

幽

七月

子夏序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

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子貢傳邠風陳農政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厲發二之日栗烈無衣

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裝傳此篇  
五小雅  
邠風非  
國之風  
列于前  
之末



儲彼南畝田畯至喜

徐曰首章備一篇之義猶網之有綱衆之有領也又曰校字于字舉字同字借字至字見其夫婦長幼皆有皇皇服事一息不自安一人不得服意

言詩翼國風

三卷

六六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吳興凌濛初

小雅傳本作小正

子貢傳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喜有小正焉雀鳴以燕賢也常棣燕兄弟也頍卬燕親戚也魚麗嘉魚椒葉皆所以燕大臣也南山有臺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燈華遣使臣也四牡勞使臣之勤也秋

農政也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

農夫所以報上也斯于落親官也

鴈鳴人也○蕭○者華淮露形弓桑扈采芣

皆天之諸侯也曠彼洛矣驚鵲魚藻皆諸侯

所以報天子也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脩身

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

臣則不敗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

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

則天下畏之斯周道之所以正乎共闕五字

又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六月北伐也出車勞將

帥也采芣勞師也采芣南征也黍苗城申也車工

按傳本附  
言云毛本  
作雅乃借  
鳥雅字則  
知正字古  
雅字也

本夫當是  
家字常當  
二字

按傳本正  
亦正三十  
三篇以夫  
子之言終  
之且中多  
鄭傳前後  
與今本不  
同故雖分  
列各文以  
依原本提  
錄全文  
續小正十  
一篇亦與  
本本諸出



統篇三  
中興故雖  
分列各章  
亦仍就總  
文

總什者從  
楚辭什可  
楚辭什可

吉日闕武也。庭燎勤政也。汚水念亂也。無羊考牧也。車寧樂親昏也。

鹿鳴之什

鹿鳴

子夏序。燕羣臣嘉賓也。既仁食。又賓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子貢傳。鹿鳴。伐木青我。關桑白駒。皆所以燕賢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鍾曰。人之好我。犬義亦良心也。有駕馭有威動。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悅。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苓。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鍾曰。末二章一字不及于周行。其意更深。

總評。徐曰。古者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首章乞言也。次

章憲也。三章言安樂其心。并憲亦不待言矣。

四牡

子夏序。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子貢傳。勞使臣之勤也。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騤騤。嘽嘽駉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騮。載驟騶駉。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鍾曰。末句寫盛世君臣相通之情。

總評。徐曰。四牡。承薇出車。秋杜皆君王之言也。上之

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

今勞人而反托爲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此離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艱。思望之勤。旋歸

之樂。甚而曰將母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哀。伏處畢達于繭桑之前。而惻然

推赤心以置人腹。真是使人截脰碎首而不悔。思見詩人託詞寓意之妙。所以風人美正刺

諷。或摹寫其詞以爲懲勸。皆不必正爲其人



之言也。且雅體視風為嚴。王者勞下。尚托為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為正。如行露。氓者之類。皆以為婦人所自作。拘之甚矣。有如四牡。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其不定。為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流。雖百口何從辨哉。

皇皇者華

子夏序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詩經小雅

子貢傳遣使臣也

皇皇者華。子彼原隰。馳驅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駒。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駒。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鍾曰。似訓誥體。又曰。大哉。王言。千古君道。相道。不出于此。不獨告使臣而已也。

常棣

子夏序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子貢傳燕兄弟也。

徐曰。鹿鳴諸篇。詞多和平。此篇多激烈之氣。哀婉之詞意。若有所懲創。則為周公東征以後之作無疑。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

陸曰。懷字。情上見。力求字。力上見。情。唐曰。兩矣字。亦見至情所迫。自是不得不爾。

詩經小雅

卷今在原。兄弟急難。無有良朋。況也永歎。

鍾曰。不要說壞朋友。良朋實有此時勢。如所謂老母在身。未敢許人之類。濠初曰。越說得好。朋友熱腸。無可如何。蓋見兄弟妙處。每有字有味。與雖有不同。

兄弟閔于牆外。樂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濠初曰。閔牆二句。非經處骨肉之變。情深人不能道出。務字。所該殊廣。今草草只在侮字看過。不知侮特務中之一端耳。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徐曰五章承上接下作一扭子文有頓挫有起

伏章法妙品沈曰文氣至此一頓故又開其

說于安樂濛初曰有不如友生一轉便自開

生文章家要知此法

饋爾邊豆飲酒之饌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徐曰此二章揣摩人情極為真懇且將世情反

看便了此言鍾曰讀此見五倫相須為用之

言詩翼小雅

妙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直其然乎

徐曰乎字提醒世人最為切至古人文字極警

策處詩家落聯有此榜樣豈非高乎

評鍾曰說得委曲真至要哭要笑只是一真徐

曰此詩描寫人情備極巧妙可惡可涕可舞可

歌聖人之言正如化工有物非復人力所能庶

幾也

伐木傳見鹿鳴

子夏序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未有

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

民德歸厚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

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醴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

徵我弗顧於祭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寧適不來徵我有咎

言詩翼小雅

伐木于阪醴酒有衍邊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

乾候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醑我坎坎鼓我踴踴舞我

造我暇矣飲此滑矣

徐曰尊者不敢必其來兄弟則曰無遠立言之

法也唐曰滑我醑我是古人倒句法濛初

曰連用五我字殷勤之意可掬

天保

子夏序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焉



子貢傳大臣所以報王也。公南山有臺。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亦莫不貳。

徐曰。俾爾等句法。皆極其形容之辭。各次句俱足上句。除字。奇。句法妙品。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言詩翼小雅

八

吉鵠爲傳。是用孝享。禴祠蒸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陸曰。民之質矣。四句分明。是擊壤謳歌景象。

又曰。時至成周。民風日趨于薄。故鹿鳴言視民。

不佻此。言民之質矣。俱有深意。又曰。雖極其。

稱願。而戩穀徧德二語。自是頌中有規。徐曰。

以徧爲爾德一語。便合規諷意。若如不德。民何。

則焉。此古人立言之妙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鍾曰。此章取譬寓意尤深妙。又曰。前後九如字。筆端飛舞。徐曰。或字。字法妙品。或者不知。

誰何之詞。舊福方來。而新福已繼。不知不覺。已自有在。

鍾曰。章法妙。

采薇

言詩翼小雅

九

子夏序。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

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子貢傳。勞師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濠初曰我行不來奮然自誓壯氣凜凜自與不我活今不同此風雅正變之所以異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鍾曰教之奮揚教之戒懼不是身家語然爲身家計亦不出此固承上章忘身忘家說然亦爲

言詩翼小雅

未章歸期張本矣徐曰讀君子所依二句想

見古人用車之法今宜模倣此意變通其制度極是兵家根本之策若以房琯爲口實豈非懲

嗜廢食乎豈古無以步騎敗者乎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徐曰君勞其臣而曰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

深乎味此一言真足使人肝腦塗中原膏血潤

野草而不悔矣唐曰君門萬里詎識邊情千

里歸途轉成傷恨所謂莫知我哀者也。

總評濠初曰歲暮歲陽雨雪等語明示以還役之期

以安其心玁狁之故我戍未定王事靡盬豈敢定居豈不日戒等句微挑其急公之義以作其氣饑渴傷悲及莫知我哀暗寄其軫惜之周以動其隱只此篇章之末具撫馭大作用在。

### 出車

子夏序勞還率也

子貢傳勞將帥也

言詩翼小雅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旆矣建彼旄矣彼旆旆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旆旆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徐曰闕以外將軍制之故一則曰我出我車再

則曰我出我車將受命于君故曰自天子所天

子命我



言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

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嘤嘤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

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陸曰。往來之情。結于簡書。將帥語意。與戍人迥別。想北伐之餘威。擬西征之新命。將帥妻語意。與戍人室家亦自別。徐曰。薄伐西戎。蓋室家

思念無所不至。故作此意外之想。正是詩家三昧。鍾曰。極占地步之想。此詩已見思之。中曰。情中事。此詩已見思之。中曰。情中事。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祁祁執訊。獲麟。言詩翼小雅

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徐曰。室家方思。維猜度而南仲忽歸。乍然相接。猶疑是夢。此等情致。詞家鼻祖。鍾曰。未二章

生發得妙。看其筆亦靈活。

秋杜

子夏序勞還役也。

子貢傳勞戍也。

有秋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

女心傷止。征夫遄止。

有秋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

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鍾曰。詩以物紀時。後人無此筆端。陸曰。以卉木代秋杜二字。恰是女子口中悲念語。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輶輶。

四牡瘡瘡。征夫不遠。徐曰。及期而望。曰女心傷悲。過期不至。曰憂我父母。其憂有進焉者矣。可見古人立言之法。讀

言詩翼小雅

古人又字。全要領取此等機軸。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

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南陔

子夏序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之什

白華

子夏序孝子之潔白也。

華黍



子夏序時和年豐宜黍稷也。

魚麗

子夏序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子貢傳魚麗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

魚麗于罍鰭鱉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罍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罍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言詩翼小雅

十四

沈曰燕獨稱魚者北方羊牛多而魚少舉其貴

者言之耳餘倣此諺云秦水無魚至今猶然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借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唐曰前着一且字後着一維字想見古人意所

重處鍾曰覆說一過便深豫初曰後三章

首句各以次頂前三章末一字其體似是以後

仲前蓋酒是燕名原可以該物也。

由庚

子夏序萬物得由其道也。

南有嘉魚傳全魚麗已見

子夏序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綏。

翩翩者雛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言詩翼小雅

十五

崇丘

子夏序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南山有臺傳全天保已見

子夏序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

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

萬壽無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

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鍾曰。通詩德壽二字相錯似亂似整。亦非後人筆端。沈曰。雖通是贊美之詞。而未嘗不諷之。

以惠紳感召之理。是之謂盛世之雅。

言詩小雅

十六

由儀

子夏序。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蓼蕭

子夏序。澤及四海也。

子貢傳。蓼蕭。常常者華。湛露彤弓。系屬采芣。皆天子之燕諸侯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

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

言詩小雅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妙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偉德章上二語不意沖德沖德。和德離德離德。萬福攸同。

沈曰。此篇所謂德皆侯度之常。所謂福亦分內之有。雖鋪張而未嘗無節制之意。卽致語而未嘗無勸戒之旨。此之謂盛世之君臣。

湛露 傳。全蓼蕭已見。

言詩小雅

十七

子夏序。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德。

言詩小雅

言詩小雅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吳興凌濛初輯

小雅二

彤弓之什

彤弓 傳全蓼蕭已見

子夏序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魏曰：惟貺出于中心，故卽饗卽授，不踰時而決。

若有一毫市恩懼逼之意，則赤族之事已伏于

言詩翼小雅

十八

刊印之初，而烏畫弓藏，禍不旋踵，則以無中心之貺故也。鍾曰：寫得感激。

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彤弓昭兮受言縻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醕之。

菁菁者莪 傳作青莪全鹿鳴已見

子夏序樂育材也。君子能長養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徐曰：載沉載浮，善言情致。古云汎乎若不繫之

舟，卽是此意。又曰：休字正對浮沉言，字法妙

品。

六月

子夏序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

言詩翼小雅

十九

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

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

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

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

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

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

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

有臺廢則爲國之基墜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

理矣。蓼蕭廢則恩澤垂矣。淇露廢則萬國歸矣。形



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我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子貢傳北伐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鍾曰：命將出師，句句是天子氣象。濠初曰：于

鄭解云曰：按左氏計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

易，卽此于字。

比物四驥，謂之維則。維此六月，旣成我服。我服旣成。

言詩翼小雅

于

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沈曰：首二句便見中興氣象。鍾曰：二語深妙。

亦不獨可說馬。

四牡修廣其大有閑。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

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戎車旣安如輕如軒四牡旣佶旣佶且閑。薄伐玁狁。

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鍾曰：如輕如軒考工記累言不盡四字寫出。

又曰：玩文武二語如古者爲將不易。

吉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未久飲御諸友。

包繁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濠初曰：張皇軍容終以飲至諸人聚飲舉重一

人如此末章末句是千里來龍到頭結穴。

采芑

子夏序宣王南征也。

子貢傳南征也。

言詩翼小雅

三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苗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于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騤。四騤翼翼。路車有奭。

簠簋魚服。鉤膺鞶革。

鍾曰：論兵制約而盡。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甸。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鸞玲瓏。服其命服。

朱芾斯皇有珌葱珩。

沈曰：芾珮臨戎殊有孔明羽扇羊祜輕裘之意。

徐曰：朱芾斯皇有珌葱珩古人句法倒用以



為筆終如楚詞云吉日今辰良

厥後飛集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于之試方叔率止古文法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

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泰爾蠶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

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

征伐玁狁蠶荆來威

鍾曰征伐玁狁蠶荆來威妙于論將妙于論兵

陸曰要知此是作于承命啟行時故詞氣雍

音詩驥小雅

容如此

車攻

子夏序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竟土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

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子貢傳車工吉日閱武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選徒置器建旆設旂擗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徐曰中興氣象人心所謂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決拾既伙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驂不倚倚理俱微失其馳舍矢如破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鍾曰四語妝點太平氣象大道理大議論徐

曰蕭蕭二語形容靜治最為曲盡王簫蕭嘽嘽

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出于此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音詩驥小雅

徐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行百里者半于

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宣王赫然中興幾復文武

之舊而追其晚節竟以鮮終則展也大成之一

言已逆窺而微諷之矣為此詩者意亦吉甫之

流與鍾曰末二句一篇本領

吉日傳全車工已見

子夏序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

其上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



從其羣。騁。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麕麕麕。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濛初曰。此云庚午。上章只用戊字。便不須更及支矣。古法簡妙每如此。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徐曰。百物改觀。非復昔之凋耗矣。形容如畫。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

言詩翼小雅

國

且以酌醴。

徐曰。車攻吉日所言田獵之事。春容爾雅有典。

有則有質。有文後世長揚羽獵。上林廣成未足。

窺其藩籬也。

鴻鴈

子夏序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

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子貢傳懷流人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

哀此矜寡。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徐曰。哀鳴嗷嗷。淮南子窮者欲達其言。勞人願。

歌其事。

徐曰。此詩苦而得樂。樂而思苦。與黃鳥並觀。可。

謂曲盡哀樂之變。

言詩翼小雅

國

庭燎

子夏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子貢傳勤政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徐曰。夜未央。是詰問之詞。庭燎之光。是料想之。

詞。其交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正是明珠走。

盤春鶯囀舌。可想其義。莫得其端。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嘒嘒。

夜如何其。夜將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言其光。



鍾曰夜如何其三問甚繁

汚水

子夏序規宣王也。

子貢傳念亂也。

汚彼流水。朝宗于海。駟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唐曰言及父母誰不動心語未及卒意自疎然

鍾曰誰無父母四字問得意苦語微可思可

弟徐曰意有含蓄能動人

言詩異小雅

二十六

汚彼流水。其流湯湯。駟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駟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謔言其興。

鍾曰敬字自深此念亂之寔也

鶴鳴

子夏序誨宣王也。

子貢傳所以脩身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海。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籜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鍾曰此詩如易之取象非譬喻也又曰胸中

道理圓透自擊意到拈着即是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籜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唐曰只登味一番興趣無限陸曰逐節下字

比前章每進一步

祈父之什

祈父傳本作祈招

詩傳本此篇在小雅

言詩異小雅

三

子夏序刺宣王也。

子貢傳祈招○○道穆王西征蔡公述民怨以

諫賦祈○祈下闕三字祈下闕一字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置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憂

鍾曰三呼祈父已見其不聰矣

白駒傳同鹿鳴已見

子夏序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末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末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徐曰永字佳朝夕非末也臨行而朝夕不啻未矣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而遁思

鍾曰此章論出處之道甚深慎勉二字下得妙

母金玉爾音句與此二字正相呼應直是古人極善招隱者

徐曰以慎曰勉非其志也只此二字便見挽留之苦幾欲墮淚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徐曰末章發涼悲慨大有含蓄末二句音深調遠所謂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故曰長歌之哀過于慟哭其此之謂緣情之妙一至于斯又曰音非經國之言賢者

何肯復論時事乎但期聲問相通慰我離索猶勝波沉雨落耳此等是無可奈何之辭而真情

縷縷聞者淒絕何況身當此日口道斯言骨節多酸肝腸欲碎

鍾曰遐心即遠心也考亭注作遠我之心豈未讀陶詩耶讀其室則邇其人

甚遠及邇洎從之六句遐心二字不勞注脚矣

德唐曰明是詩人托為王者冀望之詞若留之自

上賢者不應決去乃爾徐曰通篇俱是托言

與卷耳戰馳一例

言詩翼小雅

黃鳥

子夏序刺宣王也

子貢傳民適異國○○○賦黃鳥國下闕四字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

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鍾曰不我肯穀言其薄不可與明言其昏昏者必薄



黃鳥黃鳥

無集于樹。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我行其野。

子貢傳。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

復我邦家。

鍾曰。昏姻之故。四字。責得其深。

我行其野。言采其蕣。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

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蕣。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

亦祇以異。

徐曰。趨富厭貧。薄俗之大。喜新忽故人。情之常。

詩人抑揚其詞。亦加人微罪之意也。鍾曰。末

二句。似為薄者開一生路。然詞益恕而意益深。

矣。

斯于。

子夏序宣王考室也。

子貢傳。落親官也。親。今作新。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

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徐曰。秩秩。是狀近景。幽幽。是狀遠景。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徐初曰。周自姜嫄以來。代有內助。妣祖。並稱詩。

非無意。

約之閭闔。採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嘒嘒其冥。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

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徐初曰。前五章宮室之事已完。此却因言及寢。

而生出奇夢。作生男女。張本來其句法。如常棣。

喪亂既平。章。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徐初曰。困寢生夢。後因夢生占。因占得祥。以段。

相生。如新筍成竹。逐節剝換。徐曰。見古人。



夢之法、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美之璋。其泣嗶嗶。  
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徐曰：寢之等句，俱見古人蚤豫教之法。又曰：

后稷之呱，實覃實訐，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知其必滅羊舌民，則其泣嗶嗶，其爲吉祥可知。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襦。載美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惟。

鍾曰：無非無儀四字，學問後世故精透之言。無。

言詩翼小

臣

非易知。無儀難見。所謂好尚不可爲而泥惡手。即此意也。

無羊

子夏序宣王考牧也。

子貢傳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鍾曰：工于發端。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蓂何莢。

或負其鰭。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旌。畢來既升。

徐曰：羊之三百，牛之九十，是寫牛羊之羣數。角。

之濈濈，耳之濕濕，是寫衆多之形象。或降或飲，或寢或訛，并牛羊之動止，閑適，悉從筆端盡出。

而九十其犝，三十維物，又摹寫牛羊之色，宛然雲錦在望。至于牧人之荷蓑笠，負餼糧，取薪蒸，搏禽獸，無不殫述，則又可見牧人之從容自得。

言詩翼小

三三

而其追隨于溪澗微雨之中，出入于峻坂叢林之內，其景象風物，樂可想見於言外。麾之以旌，畢來既升，則所謂日之夕矣，牛羊下來者，又宛然其在目。若披一牧人圖而閱歷之也。所謂詩中有畫。鍾曰：麾之以旌，二語非徒相習，亦幾。

子思忘矣。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泰。

徐曰：記曰：問農人之富數畜以對若止三章，則。

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泰。

徐曰：記曰：問農人之富數畜以對若止三章，則。



傳本作節

子貢傳  
子貢傳  
子貢傳

一庶人之富已耳有後一章便開天下國家之

大又曰咏物之詩題面本狹只就本事發揮

則沒無義味故于結尾處必推廣言之然亦要

與本題不遠如葛覃咏治葛而未言治服歸寧

七月二章咏治蠶而未言女心傷悲與此詩皆

隨題外生意而與本題不遠此見古人作文之

法濠初曰忽入夢幻占驗既于綴牧事作

波瀾後于描寫國象完局面是何等手眼法力

又曰天下原無牛羊如此蕃息而生聚未衆

言特翼小孔

三

禾稼未登者望家豐年原不待夢而快然不生

此占夢一段正不見奇峯勝出異想天來耳

節南山

子貢傳桓王伐鄭○○○家父諫之賦節鄭下

圖四字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

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沈曰不敢戲談見當時防川監口道路以目景

象蓋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去而不先作威後

以沮人之議論者鍾曰不敢戲談亡國之象

然今上句看乃妙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

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惜莫懲嗟

鍾曰不平謂何問得甚甚懲字妙嗟而不懲何

故于事

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言特翼小雅

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

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應仕

昊天不備降此勸訓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悔

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迷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惓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鍾曰誰秉國成又問得妙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憂感靡所騁

徐曰所謂出門皆有礙誰云天地寬也鍾曰



是何世界。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憚如相醉矣。

徐曰既離復合方怒即喜小人之態甚不可窺。

測共事者真畏途矣。鍾曰如相醉矣。萃寫小

人尤在此四字。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鍾曰昊天二語見天心君心相通相關處洞觀

遠想之言。

家父作誦心說王訓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言詩翼小雅

三

鍾曰後二章不用過文徑接到王身上甚有本

領可見從前說尹氏句句是說王也立言深妙

如此。

提沈曰全詩刺尹氏而未以一言歸之于王則本

未輕重自見。

正月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

子貢傳西周喪退○○○○大夫傷之賦正月退

下闕四字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瘼憂以瘵。

鍾曰一獨字是古今亂亡通患若憂之者衆亦

不至亂亡矣。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

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徐曰所謂一國之人皆狂而反以不狂者爲狂

也。

憂心悱悱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

言詩翼小雅

三

于何從祿瞻焉爰止于誰之屋。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

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鍾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洞觀理數之言伊誰

云憎云語說得醒。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詢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

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為本作

徐曰謂天門句形容賢者處亂世畏言畏尾不

得自如之意可為曲盡 鍾曰處亂世不得不

然然使人至此國欲不亡不可得矣

瞻彼阪田有莠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

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鍾曰士居亂世操一退立不仕耳讀此詩乃知

亂而可退猶非亂之至也 徐曰正與大雅率

由羣匹相反大抵亂世之于賢人多如此

心之憂矣如以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

詩經小雅

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

終其未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

將伯助予

鍾曰終其未懷一語何等熱心

無棄爾輔負于爾輶屢顧爾侯不輪爾載終踰絕險

曾是不意

鍾曰看褒姒滅之以後猶有此二章議論是何

等念頭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

左國之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浴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今

憂心慙慙

做此彼有屋飲燕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是極殛

矣富人哀此惻惻

鍾曰此二語正與曹風季女斯饑反看 徐

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

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寄矣雷

人哀此惻惻民生至此亦可憐矣

詩經小雅

卷九

十月之交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

子貢傳皇父專政○○○賦十月○○○政下關

四字月下關二字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徐曰孔之一字詩人之意微矣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

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濛初曰告凶告字特妙天不言以日月示之也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惜莫懲

徐曰野雉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  
二君亦知所懲也而卒成中興業幽王之亡不  
亦宜乎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于內史  
蹶維趣馬橘維師氏豔妻嬭方處

沈曰豔徒有色也曰嬭薰灼也曰方處專寵  
言詩翼小雅

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  
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鍾曰曰予不戕二句酈是昏暴人口角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豈侯多藏不慙遺一  
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祖向

陸曰孔聖二字分明指出皇父賣弄聰明剛愎  
自用情狀沈曰看來皇父是個豪暴自大之  
人故曰豈曰不時曰予不戕曰孔聖

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器囂下民之孽  
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鍾曰噂沓背憎四字多少藏轉

悠悠我里亦孔之瘵四方有美我獨居憂民莫不逸  
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徐曰獨憂不獨皇父病之自傷之至想天下之  
苦無甚于我者如四月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亦  
是此意皆善言哀苦之情者鍾曰末二句善

于自處者多少怨尤濛初曰述曰自逸明是

言詩翼小雅

聖

燕雀怡室也故曰不敢傲實是憂危深心非泛

欲盡臣職

總評濛初曰皇父之黨足召天變罪必擢髮難言何

只舉營向一事言之詩故云皇父恃寵請城土

木繁興徙世家巨姓以實之人情懷土重遷傷

其獨見搜括故作是詩蓋詩作于營向之日而

災異其追言之者也玩其語意良然至末章云

我里孔痼獨不敢休明是此里中大室強被遷

徙役使者之言耳



國文就是  
大匠難去  
延遲問之  
史書

雨無正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子貢傳王室播遷。大○○○○臣閔之。賦雨無其極。天下開四字。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豫初曰。據傳名雨無其極。則元城劉氏所云。韓

詩文篇首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者。其確

言時小雅

五

無疑。乃朱子以章句長短疑之。謂非詩例。詩之

例何嘗以句拘耶。卽本篇亦自前後參差矣。若

其序云。正大大夫刺幽王者。則多因毛詩篇名連

序。誤以題中正字移下讀而裝說耳。此則朱子

非之爲得。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大夫離居。莫知我勸。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滅。覆出爲

徐曰。既滅既字。字法與赫赫宗周二句同意。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鍾曰。讀此詩。使人不敢言明哲二字。然君子處

亂世。身在局外。乃可用此二字。若在事中。止用

得一敬字。除此皆苟免矣。故我友敬矣。各敬爾

身。各敬爾儀。敬而聽之。詩人屢言之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替御。憊憊日瘁。凡百君子。

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諂言則退。

鍾曰。聽言二句。盡出畏禍泄泄情狀。

言時小雅

五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

流。俾躬處休。

沈曰。晉江夏太守楊珉。議擊西陽夷。諸將爭獻

方畧。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將軍何不言。伺曰。

諸人以舌擊賊。何唯以力耳。以舌擊賊。唯舌是

出者也。伺以力。匪舌是出者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

使。怨及朋友。

徐曰。巧言如流。惟曰。俾躬處休。不責其失。曰。



圖文是上  
常有賦小  
二字

人亦云可使惟曰怨及朋友不責其失足于人

詩人忠厚如此鍾曰仕途中怕怨及朋友的

自是良心今世亦無幾人又曰二章似是去

者若他自解免之詞先替他說出使開不得口

矣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爾思流血無言不疾

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鍾曰末二句責得近情所以爲盡情也

總評徐曰極其激切極其悲憤責人忠厚無踰此詩

言詩翼小雅四卷四

小旻之什

小旻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

子貢傳大○○○○○旻天下翻六字

是天災威歟于下土謀猶回遘何日斯沮謀臧不從

不臧終用我視謀猶亦孔之乂

鍾曰數字好字面用在疾威上最苦

淪淪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

則只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鍾曰末世凌諱傾險情狀往往用叠字寫得入

微二具字已成一雷同世界國微不亡不可得

矣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

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鍾曰我龜既厭卽屢盟意此更入妙其咎三

字難言非膽識兼到不能徐曰左氏鄭子驪

曰請從楚驪也任其咎又如衛殺孔達以說于

晉亦可謂執其咎者

言詩翼小雅五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邁言是聽維

邁言是爭如彼筮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徐曰如彼筮室于道謀韓文衣食于奔走祖此

句法盤庚殺越人于貨亦同

國雖靡止或聖或不民雖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鍾曰此章望以用賢正是前三章謀字有歸着

處然止迷賢者名目而不敢聲言用賢知其言

之無益而事之無濟血仆之流泉一嘆而已



濠初曰民字亦見野有遺賢不在謀夫之列

不辭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履深淵如履薄冰

小宛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

子貢傳○○○○○相戒賦鳴鳩上闕七字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言詩翼小雅

天命不又

徐曰壹醉日富形容沉湎之人漸漸沉湎之意

其初僅一滿足耳日甚一日遂不可回可畏哉

沈曰處亂世者儀最要緊觀南容以言行免

形戮可見

中原有鼓廢民米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鍾曰取譬甚妙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爾月斯征風塵靡定

不辭爾所生

徐曰相戒之意畢此一章然如此便了却是硬

局無餘味矣又以後二章發他有餘不盡之意

思致完足如河流百折終歸大壑文之有機有

勢者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上自何能穀

徐曰二宜字一言之間悲慘之意可掬與葛屨

可以履霜可以字同鍾曰二宜字可憐握粟

言詩翼小雅

二句不待讀竟而局促畏懼情形可掬矣唐

曰握粟出上即枯原上石之意執吉執凶何去

何從心緒倉皇不知所以自免握粟原非實事

濠初曰淵明栗在疑此詩人栗在握各以一

字退出貧形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鍾曰前章念字懷字無黍字精神在此寫出

評鍾曰此詩自是一篇家箴不獨處亂世宜然



又曰此詩由泗水同音而說得詳至次章至末章便可作我友敬矣注脚徐曰此詩五典各有深致托意婉篤寓意高遠比物連類莫妙于此屈原雖長于譬况自當北面那得屬行

小弁

子夏序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則文有二  
字書是尹  
字後下是  
字餘未

子貢傳○伯奇○○○後○鄰大夫閔之賦小弁上闕一字奇下闕三字後下闕一字

并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

言詩翼小雅

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鍾曰歸飛二字妙鳥得所歸而飛不若子之無所歸也

跋踰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搆假寐未曉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陸曰首二句雖足興意若恍見異時黍稷稟

鍾曰古今說憂盡此數語維憂用老較沉鬱令人老減却一字覺其中轉轉更此古今筆力不相及處

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靡盬非父靡依非母不歸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鍾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有此反躬自盡乃可作許多憂怨之語徐曰不歸于毛不離于裏

是驚惟不自信之辭四句宛然世俗語言亦自可味鍾曰我辰安在窮極之思

旋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濯者淵崔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徂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

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徐曰壞木無枝即殷仲文所謂生意盡矣又曰此二章典意之下又以譬喻爲正意此詩是

相彼投畀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殪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鍾曰維其忍之一語是廢立之根徐曰此詩到此求哀乞憐之意不復可加固迴腸之方

更無餘術已是盡情語盡頭下



信說推原見廢之本無易由言又推原信說之本意外生意情外生情况到末段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其冀望感愜愈深愈微綢繆總甚于痛哭文章之妙一至于此

君子信讒如或隨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椅矣析薪枕矣舍彼有罪予之仇矣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逃我梁無發我筈我躬不閱遄恤我後

鍾曰不舒究之聽言也耳屬于垣出言也口爲言詩翼小雅

手

禍福之門可畏哉徐曰周宗既滅未然作已

然語臣之于君危言以激之也無易由言耳屬

于垣已然作未然語子之于親微言以諷之也

文之變幻如此可謂極才人之致矣又曰說

到秉心之忍語意已盡後二章亦是餘文如賦

家亂體然却節外生枝不似後人開門閉戶也

評徐曰此詩發明悲怨萬轉千迴饒心刻骨畫處

家人父子之變更無別路但有哀傷痛割而已

然曲喻罕譬婉諷微規動以至情觸以天性

復金玦長辭銅龍永絕猶奄奄望君一語不獨情致曲盡其文亦不在東山棠棣下矣

巧言

子夏序刺幽王也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大夫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詞文是

說賦二字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鍾曰已字泰字猶今人言勾了也不容復加之

詞

言詩翼小雅

手

亂之初生僭始既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

亂庶遄逝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鍾曰僭始既淫四字爲古今亂本入徵徐曰

僭始句形容讒人之猾賊微巧與夫聽讒者之

昏惑紛疑四字之中兩般情狀曲折殆盡又

曰怒則賊殺去矣則則累肉養生沮如築堤壅

水已如斬草除根

君子信讒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

亂是用餓匪其止共維王之印



徐曰：盤盟則亂，長信益則亂，暴孔甘則亂。句造字，各各相應，如巧輪植輻，一納一鑿，毫髮

不與。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息，遇犬獲之。

鍾曰：正意後足，此躍躍二句筆端便妙。

在梁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鍾曰：數字妙，不得作辨字解。曰：數辨不足言矣。

言辭翼小雅

至

巧言二句，正可與孟子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

恥焉參看。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極，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鍾曰：寫得痛快。唐曰：國家之有小人，其強悍

跋扈者多易敗，而奸深詭譎者多難驅。此何以

故？為其心如重淵之不可窺，而知之實難。其言

如懸河之不可禦，而辨之實難。此其所以卒至

覆國不然，雖有昇豕之權力，章蔡之結黨，決而

除之如發蒙振落耳。詩人由心不難知言不難辨而始推及于黨不難除意深遠矣。

何人斯

子夏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誰云從維，暴之云。

鍾曰：其心孔艱四字，一篇主意，所謂以極反側

也。

言辭翼小雅

至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鍾曰：牽說二人立言甚妙。末二句寫出小人反

覆情狀。徐曰：末二句已絕于今，而言昔時見

頤之厚，委婉之意可掬，而寄諷實深。言內言外

各極其致。

彼何人斯，胡逝我梁。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徐曰：聞其聲不見其身，形容諸人情狀，如鬼如



雖可鄙可羞，不愧二句，上指下，盡無辭祇對

首汗顏而已。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吁。

鍾曰：前四語亦自寫小人卒遽之意，徐曰：三

章至五章皆模寫小人詭秘急遽之狀，所謂變

兔過犬，莫能遁矣。

言詩翼小雅

手四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吾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鍾曰：此章自處甚厚，亦甚高，小人無處生活矣。

深初曰：小人良心不喪，如象之見舜而怵，

是也，只是望其來見，妙甚。

氏吹壘，仲氏吹簫，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鍾曰：此章發出始者不如今二句之意，和盤托

出矣。

公孫氏時不可得有視面目，視人問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徐曰：此詩溫厚和平，委曲漸次，畧無忿疾之意。

真可謂之好歌，然其人之心事暗昧，蹤跡詭秘，

翻雲覆雨之態，發露無遺，真可謂之極反側所

謂綿裡藏針，只此兩言已是一詩斷案。深初

曰：前已明明描出一鬼蜮之形，至此方罵出鬼

蜮二字來，乃又不直罵而反言鬼蜮則不可得，

視然面目之人乃如此乎，羞之益深且刻矣。

言詩翼小雅

至

鍾曰：此處用好歌二字，譏人愧死。

徐曰：既諧矣，復何面目見之，所以欲見而難于

見也，通詩俱言其可以見而不來，惟欲以一見

爲快，則彼愧汗難前之態宛然而譏構之罪亦

不待言而顯矣，以此相責，正如桂西秦之鏡，

魅莫逃，飲上池之水，肺肝盡見，以日作此好歌

以極反側，語語刺心，針針見其心，曰：責人忠厚

猶見其皮毛，未領其旨趣也。曰：爲暴公百

千閃爍逃避之狀，着骨着髓，只是一個反側內



之聲生出許多隱患耳微詞緩調無可藏身或甚

于豺虎有北之投也 又曰暴公是蘇公故交

故此詩猶以交情責之不然入門還入等語為

不情矣然彼何人斯數數呼之若不識姓名者

其妙在此 沈曰通詩只末章以極反側一言

盡之計暴公之為人不過是反側二字蘇公一

篇之旨不過極之一字

巷伯

子夏序刺幽王也寺人傷于讒故作是詩也

言詩裏小雅

子貢傳幽王○○○○巷伯王下闕六字

巷公斐公成是貝鉤彼諂人者亦已太甚

嗟兮後兮成是南箕彼諂人者誰適與哉

糾糾翩翩謀欲諂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捷捷幡幡謀欲諂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鍾曰三章身罹其禍代為之謀似諱似呆妙甚

妙甚 梁初曰惡惡如巷伯其辭已露甚此二

章以常理誦之休之深冀其非及非所謂忠告

也慎爾言豈不受俱是冷語 沈曰猶人言此

源仔細有時輪到女也

騎騎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騎人矜此勞人

鍾曰視字妙即俗所云看他不過也禍福意且

落下一竹

彼諂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諂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鍾曰無可奈何反作此奇想 陸曰再說个誰

適與謀此自覺恨恨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

敬而聽之

谷風

子夏序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子貢傳朋友○○○○之○○風友下闕五字

言詩裏小雅

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

女

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

如造







口文樂是  
子以三

一是詩以告病焉

子貢傳厲王之時諸侯勞○○○賦小東勢下關

三字

有饒簋殽有秣棘七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瞻焉顧之泚焉出涕

沈曰思其如砥有不砥者矣思其如矢有不矢  
者矣周道依然然視頃異所以涕也 徐曰潛

馬出涕令悲蓄怨所謂望城欲哭也

小東大東杼軸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

言詩與小雅

六字

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洌泉無浸穫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薪是穫薪  
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鍾曰亦字甚悲

采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  
漣漣是來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其酒不以其漿朝朝佩璫不以其長維天有漢  
亦有光皎彼織女終日七襄

沈曰或以其酒四句極狀西人之盛 鍾錄用如

七襄不成報章

有長庚有秣天畢載施之行  
有箕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

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沈曰維天有漢以下窮蹙無聊之詞若日取之  
地者已竭矣意者其望之天乎蓋意其有助則

見似助者而欣然喜意其有害則見似害者而  
感然悲憂惶困迫之人太抵情事如此 鍾曰

言詩與小雅

六字

歷數牽牛織女啓明長庚天畢南箕北斗想頭

甚奇出語似謔顛倒淋漓幻鼓舞摠見窮極  
呼天常態生出許多波瀾耳不必明解不必深

求如痴人說夢也音主所云長星勸汝一杯酒  
大近此意 又曰要知織女終古在天有

周盛時亦曾見之愁怨之生怨失望之  
時處處歸咎耳 深初目 深愈深愈然

筆端恍惚不可端倪告因之清千古無兩

四月



子貢傳

子貢序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子貢傳○○○○賦四○上闕五字四下闕一字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

漆勸曰共勝字妙秋曰百卉未盡凋枯且有間

花者結實者然其受病政盡在此時陸曰漢

矣二字言亂離來病人也其聲凄然

言詩翼小雅

冬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唐曰獨舉三時而不及春以春日暄妍萬物和

與與亂世景象原不同自古治日常火亂日常

即此時可想見

嘉卉侯栗侯梅廢為焚賊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徐曰我日構禍所謂緇繳充蹊坑窞寒賸舉手

掛網羅動足觸後候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子貢序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鍾曰善想苦詞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徐曰維以告哀不敢他及也當時之亂使人恐

恐不敢言蓋可想矣

北山之什

北山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

不得養其父母焉

言詩翼小雅

子貢傳懿王之○○○勞於○○○事賦北山之下

闕三字於下闕二字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

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

陸曰獨賢是不均好名目鍾曰獨賢二字止

言世妙原不必深解而喜我未老二句似為獨

賢二字下一注脚筆端之妙如此



彭王事傍傍新我未老鮮我方將旅方方剛

經管四友

徐曰反以王為知己忠厚之至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萃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吁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執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沈曰後三章雖言勞逸之不同亦只兩兩言之

使人自察有告勞之意無怨懟之詞此北山之

所以為厚也陸曰有數或字未嘗粘着自已

而巳隱然在中

濛初曰忽用數或字勞逸間

舉筆端淋漓入化

無將大車

子夏序大夫悔將小人也

子貢傳大夫○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兮

鍾曰詩以頓字言憂妙矣又曰不出于頓更妙

更苦頓者沉憂之人胸中若有一物而又無可

惜不出郎泥字意衛風如有隱憂類玩如有室

可得不出之義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小明

子夏序大夫悔仕于亂世也

子貢傳厲王出居于蕤○○○○賦小明

四字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芄野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黃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陸曰念彼共人非妬之羨之也末二章正是念

共人之義

我往矣日月方除易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

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瞻瞻懷顧

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易云其還政事念感歲聿云莫

不懷歸畏此憂矣自諒伊戚念彼共人與言出宿

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陸曰：禾蒿獲茲，正收拾過殘年光景。唐曰：古

詩出，蜀傍望，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

霑裳衣。鍾曰：反覆二字，不經亂世不知。沈

曰：亂世之末流，若者皆不得其所以罪咎

譴怒及覆觀之，則僚友之處，亦豈有樂事哉

所以思之而涕零也。方悲已而忽念人憂傷中

之轉境多如此。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

式穀于女。

言詩翼小雅

六六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

鍾曰：一章不獨忠告于友，國亂時艱，勉以共濟

世從一念憂國之心出之。

鼓鍾

子夏序刺幽王也。

子貢傳：昭王南○○○○大夫憂之，賦鼓鍾。

丁開五字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哀哀。允懷不

鍾曰：聞樂而憂時事可知。徐曰：懷者但懷其

人，不言懷之所在，含蓄無盡。

鼓鍾喈喈，淮水淅淅。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鍾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嫵，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徐曰：嫵字妙甚于傷悲。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徐曰：其辭愈隱，其意愈微。鍾曰：言外深悲。

總：濛初曰：此詩之刺，最為微婉。若非憂心一句，朱

子必以為升歌雅樂矣。

言詩翼小雅

六七

楚茨 傳：見信南山。

子夏序：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

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執黍稷。我黍與與

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

以妥以備，以介景福。

鍾曰：力農說到奉祀上，自是農事之重

可知已。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肆或將。或肆或將



祭之祀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

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踏踏爲俎孔碩或燔或炙若婦莫莫爲豆孔庶  
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  
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鍾曰二字字妙無倦之意

我恐煥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必芬孝祀  
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  
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言詩翼小雅

鍾曰如幾如式妙想深文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  
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鍾曰說來謾謾然楚詞九歌語多本此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般既備莫具慶既醉既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子孔時維其晝之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鍾曰上數章單指公卿一身而下及子孫留此

傳

一着在燕私稱慶內所謂百人竿頭更進一步  
最見警策 鍾曰孔惠孔時四字透盡祭義

信南山

子夏序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  
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子貢傳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

鍾曰多少經制包此南東其畝四字內  
言詩翼小雅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  
足生我百穀

鍾曰同雲二字妙于寫景

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  
壽考萬年

鍾曰翼翼二字見農事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謂是穡成之祖曾孫壽考  
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烝其饗以啓其毛



其血骨

是蒸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甫田 傳全甫山已見

子夏序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言詩異小雅

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田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鍾曰。寫盡上下憂勤歡欣光景。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食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大田

子夏序刺幽王也。言於寡不能自安焉。

言詩異小雅

多稼既穡。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鍾曰。戒字有意。

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稗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鍾曰。立言有次序。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穞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言詩異小雅

鍾曰。用我二語。不特明于大義。亦是上下之情。

所生。又曰。陳者以食農人。棄者以利寡婦。何其意之廣而密也。前事可為。輕吝者之戒。後事可為。暴殄者之戒。唐曰。餘利之遺。原非為寡婦之故。只枉言豐年之有餘。乃文字餘波處。

豫初曰。彼有四句。便是秋收圖。說于樂歲粒米狼戾語。不能及此氣象。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田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鍾曰。寫盡上下憂勤歡欣光景。



瞻彼洛矣

子夏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子貢傳瞻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徐曰：作字有以身率之而群下皆奮揚之意。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韉琫有珌。君子萬年。

保其家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徐曰：言講武而先稱洛水之勢者。所謂據天下

之雄圖。都六令之上游。足以起天下之朝宗也。

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諸侯為

易。如在渭之將。豐水東注。觀禹貢所列貢道。此

意可見。漢初曰：周之衰也。受制于強諸侯。乃

先王講武。必于會諸侯。時意深遠矣。宣之田獵。

京都會同布繹。張得其遺意。

裳裳者華。傳全才。加已見。

子夏序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竝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裳者華。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騮。乘其四騮。

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鍾曰：本二語妙理妙情妙文。所該深廣。

桑扈。傳全才。已見。

子夏序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勸無禮文。勸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不戢不難。



兒觥其觶旨酒思。榮彼交匪。款萬福來求。

鴛鴦 傳全曉彼洛矣已見

子夏序刺幽王也。思古明王。文千萬物。有道自奉。

養有節焉。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鍾曰。戢其左翼。妙于觀物。

乘馬在庭。摧之林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乘馬在庭。林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言詩翼小雅

頻弁

子夏序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

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燕親戚也。

沈曰。玩末章詞旨。哀傷必非盛世之詩。而朱子。

不從小序。則幾于伐木行蒨之篇矣。

有頍者弁。實維何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

兄弟匪他。鳥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

見君子。庶幾說懌。

鍾曰。匪他二字。復得妙。庶幾二字。最得深。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鳥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炳炳。

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

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沈曰。相會之始。為此危語。以相感動。極歡趣耳。

與山樞不同。

言詩翼小雅

車奉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

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

作是詩也。

子貢傳樂親昏也。

沈曰。此時不從小序。可以為風。不可以為雅。

問關車之奉。今思變季女遊公。儀且渴。德音來括。

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鍾曰。問關二字。說車自有妙理。此詩淵深。于。



饒渴 又曰古人燕會重好友此言甫所以樂  
張仲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  
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  
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  
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觀爾新昏  
言詩真小雅

以慰我心

青蠅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

子貢傳厲王信○大夫憂○賦青蠅信下闕一字

憂下闕一字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言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交言

賓之初筵

子夏序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  
作是詩也

子貢傳衛武公○○○賦賓之初筵公下闕四  
字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遵豆有楚嚴嚴維族酒既和旨

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觴遜逸太侯既抗弓矢斯張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簫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

言詩真小雅

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日樂各奏爾能

賓載手仇室人入火酌彼康匱以奏爾時

鍾曰射祭中藏飲字甚妙又曰洽字妙禮樂  
合一之旨不宜作文字看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日既醉止

威儀幡幡含其暱還屢舞倦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日既醉止威儀悒悒是日既醉不知其秩

鍾曰古人造酒原多為祭祀燕饗而設故此詩  
從射祭說起文甚典則此章仍以賓之初筵一



語接之似亦承射祭之飲始治終亂如此蓋當時或有此事射祭禮法之飲其失如此則凡飲可知故因以為戒不然首二章覺無謂後二章又不相蒙

賓既醉止載號載嘷亂我邊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僛僛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鍾曰寫出飲中惡道為下文恥字張本又曰

既醉而出不獨有節飲中之趣亦不出此所謂言詩真小雅

惟酒無量飲之聖也並受其福一語尤妙觀古

今酒禍如此之真並字亦當玩之濠初曰灌

太使酒罵坐禍連觀其與之併命方知既醉而

出並受其福豈非良規

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戒

辭及恥式勿從謂無俾人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

出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別故多又

徐曰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即此兩語分明是對

醉人說話可見古人投壺之分明是傳神肖

也評議此古亦是令醉人滿滿汗下又曰武勿以下皆本上文反駁來都是不醉者意中事欲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代他羞愧情狀日不忍視中不能安分明相心跌足之態宛然在目

魚藻 傳全賸彼洛矣已見

于夏序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魚在藻有領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言詩真小雅

魚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鍾曰二在字聯得妙

采芣 傳全賸蕭已見

于夏序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

以禮數微會之而無信義故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芣采芣筐之實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子之

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鍾曰雖無子之無限深情又何予之終



感涕漚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辟濯  
鸞聲嚶嚶載駟載駟君子所召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所予樂只君子  
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  
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泚泚楊舟緇纒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之君子  
福祿膺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唐曰左右之從優游之戾皆是作詩者用意點  
言詩翼小雅

綴處題外生意復翻出一段餘波鍾曰優哉  
游哉即有來雍雍正意亦是二字想見優游之

神

前

夏序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兄弟不○○○○之○○○  
之下闕二字

并駢角弓。翻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徐曰角弓雨雪二興俱有妙致委蛇深切可玩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鍾曰爲君子有微猷二語張本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

徐曰衛叔實曰入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  
可以理遣况兄弟之間乎雖或以不善相加不

無出于過誤吾惟以慈念攝之雅量容之則弭  
忍所化怨毒俱消矣若不少假借怨構日深惡

稔禍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卿雲妖氛厲鬼皆  
言詩翼小雅

自一念之寬窄始詩人之言可謂熟于人情老

于世故矣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徐曰一方字佳其已斯亡已字亦佳交傾五軋  
同歸于盡也今人分爭財產兩俱破敗非所謂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  
得食不相讓俱不得食此意也鍾曰千古

人情世變盡在相怨一方四字受爵不讓四字  
又怨讓之根不讓則爭爭則怨怨則讓乘之大



小人之心不可一。日無官。又不肯各安于官。  
領危攘梓。身位俱喪。而後已。至于已斯亡。千古  
小人結局如此。

名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饌。如酌孔取。  
致發。猶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鍾曰。五六章頗顯出聲。可。妙。理。層出。可。哭。可。  
笑。皆承受。爵不讓一句。徐曰。屬字佳。博。散。合。  
離之意。

雨雪瀟瀟。見睨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驥。  
言詩翼小雅。

雨雪浮浮。見睨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徐曰。瀟瀟浮浮。以言雨雪之狀。可謂工于體物。  
散豔飄絮。定不及也。唐曰。昔年有適伊川。見  
有披髮野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亡矣。已而楚子果遷陸渾之戎。于此類之。應也。  
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詩人之志深矣。幽王卒死。  
犬戎之難。可畏哉。

苑柳

子夏曰。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形諸不中。諸侯皆

詩上其  
後二字  
二字

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

子貢傳。厲王不禮于諸侯。○相戒以避。○苑  
柳。伏下闕二字。避下闕二字。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  
後予極焉。

有苑者。柳。不尚惕焉。上帝甚蹈。無自察焉。俾予靖之。  
後予邁焉。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予何其臻。曷予靖之。  
居于凶矜。

言詩翼小雅

全

鍾曰。從來下之不共乎上。多由上之過。求乎下。

唐曰。詩責無已。人自難堪。讀者當原其不得  
已之情。按。諸臣之義。又當別論。陸曰。為此詩  
者。蓋猶有宗廟之意。嗣是以降。則天子有下堂  
之辱。而諸侯但聞有闕闕者。射王者甚至狄泉  
之盟。狐偃。南面以王。餘城。周之役。魏舒。易位以  
蒞政。周之威靈何在。蓋始于喪。周之威靈。以至  
于滅周也。

鄙人士之什



詩人

哀序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二。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子貢傳君子懷○○○○。賦都人士。懷下開五字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徐曰：光武為司隸時入洛陽，吏士見其僚屬皆歡喜不勝。父老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即此詩意。鍾曰：彼字深思，映此字看，自見。

濠初曰：都人士即周士也。曰：彼都見者不可追也。都即周也。曰：行歸見久不得見而忽見，似他出而歸也。下字俱有意。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徐曰：都雅之事。凄苦之心。不必說到我心不說等語。而情境難堪矣。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

詩人

沈曰：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摠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濃淡皆好也。

彼都人士。委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沈曰：各章以彼都人士叫起，感慨無窮。徐曰：此詩二句為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我不見兮，言從之邁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也。皆句法之

奇詩翼小雅。全篇。變格也。此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容掄揚，朱紱三嘆，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管偏疾，大約鋪張盛美，遠調為多。陳叙哀情，促奇獨用，因此尋之，亦可以盡文章之變，標才人之致矣。

徐曰：末章意致甚佳，蓋服飾氣象固欲其盛美，而有意文飾，亦非盛世之象。曰：自然固美，不假

何肝矣。



按傳本作  
采葉在王  
風  
則文當是  
室字

修飾則無舒肆冶容之態而民生之咸獲自盡  
概可知已

采綠

子夏序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子貢傳周人從軍○家念之賦采葢軍下闕一字

沈曰此詩不從小序亦不當列于雅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鍾曰卽卷耳首章意而其節促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大日不詹

言詩與小雅

之子于狩言觀其文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鯢維魴及鯢薄言觀者

沈曰意中事詩中景鍾曰有借隱意又曰

末二章亦當領其意不當泥其事其詞

評徐曰此詩與卷耳載馳同體俱是托言一無事

實古人含情寄況大都如此自是之後雅之音

響漸入于風

黍苗

子夏序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

伯之職焉

子貢傳城申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鍾曰勞字見三代佚道使民意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隰桑傳全鹿鳴已見

言詩與小雅

子夏序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

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鍾曰如何二字藏末章意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徐曰葉幽者深綠而似黑也字法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徐曰末章辭氣便有一段不啻若自其口出氣



象展轉諷議如見其人真所謂鬼神于文者也  
又曰本不欲忘却說何時而忘乃詩人形容  
之妙頭善會其意 鍾曰千古好德盡頭語

白華

子夏序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  
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  
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子貢傳申后○○賦白華后下闕二字

白華管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詩經卷之二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沈曰幽王以妾奪嫡以孽代宗而日之子之遠

俾我獨兮若夫婦離隔之小小者此宗社危亡

所係而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猶欲其添思而

得之厚之至也 鍾曰英英二句為晨景淡而

微天步句皇后口氣

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鍾曰嘯歌傷懷哀樂異人

樵彼系紉叩烘于熤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惓惓視我逌逌

有鴛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兮

總序曰通篇委曲詳盡節次森然可與小弁例看

鍾曰此詩言天步言傷懷言勞心言念子似

不獨言一身廢立若預知有犬戎之難者

絲蠻

子夏序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

詩經卷之二

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王之時大夫避○○○○賦絲蠻

上闕一字下闕六字

絲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為之載之

絲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為之載之

絲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

教之誨之命彼後車為之載之



輶葉傳全無麗已見

子夏序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

牢猶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輶輶初義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有兕斯首燔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有兕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兕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

侍本作

漸漸之石

子夏序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

官詩翼小雅

九

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周人從征賦漸漸之石

王風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

不遑朝矣

鍾曰不遑朝矣與不能晨夜同一文法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其沒矣武人東征

不遑出矣

鍾曰一卒字寫山川深險可畏氣象後人游記

無此筆

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遑他矣

鍾曰三不遑皆有意不遑他更覺可憐

總評漢初日以下三詩只觀豕涉波羊墳首人鮮飽

草玄黃征夫不遑棧車行道世界是何等景象

荒亂之形蕭然滿目讀之點慘

若之華

子夏序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

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官詩翼小雅

七

已達之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王室亂人不○生賦若之華不下圖一字

若之華若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若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若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鍾曰三星在罍實有此景創有此言若出使人

笑哭

何草不黃

子夏序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

王風



在王風  
附文疑是  
好兵士三  
字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桓王○○○辛苦之賦何艸不黃王下闕

三字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鍾曰首四字眼前寫盡幽荒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芘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徐曰自苑柳至此多似風體而二雅之音響盡

言詩異小雅

註一

矣然猶存之于雅夫子不忘周之舊也故斷自

東遷之後爲王國之風焉

孔門兩弟子言詩異小雅終

孔門兩弟子言詩異

吳興凌濛初輯

大雅

子貢傳周公制○○○○朝會受○○○有

大正焉文王生民公劉緜大明棫樸旱麓思齊皇

矣靈臺大武文王有聲行葦既醉是驥嘉樂皆周

○○○德以訓成王也洞酌○○○○王也

制下闕五字受下闕四字周下闕三字酌下闕六

字篆本篇名多闕從貴竹本考入

又宣王中興而大正續焉雲漢○○○○高○○

言詩異大雅

○○○伯○○○○○○○○○伯也韓奕○○○

○○○○○漢平○○○○○○○○○也漢下闕

四字高下闕五字伯下闕八字奕下闕八字平下

闕八字

文王之什

文王

子夏序文王受命作周也

子貢傳文王生民公劉緜大明棫樸旱麓思齊皇

矣靈臺大武文王有聲行葦既醉是驥嘉樂皆周

闕文制下  
當爲作禮  
樂用之五  
字受下當  
爲樂陳戒  
而四字周  
下當爲公  
述此三字  
酌下六字  
不可考  
闕文其多  
并篇名不  
可考  
高上當是  
爲字伯上  
當有申字  
漢上當有  
江字



○○○德以訓成王也。周下關三字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鍾曰陟降二字可畏

豐。豐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鍾曰末二句帶得妙

世之不顯。厥猷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言詩翼大雅

鍾曰末句有歸着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黻。王之盡臣。無念爾祖。

鍾曰不必備寫實說自然可思可畏蓋臣二句接得緊 陸曰王之盡臣四字一可味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鍾曰聿修厥德下手處配命二字從前人未拈出 徐曰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獲 薄

曰殷之配上帝語意含蓄不了意味深長不說到子孫獲亡益覺其詞藻

命之不易。無遘爾躬。宜昭儀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沈曰文王之令聞本豐登穆穆而來後王之宣昭本修德末命而來古人論名正其論實處

鍾曰全詩言天人相通處一部中庸首尾在此

言詩翼大雅

而二章以後俱在人道上說有着落有下手處

歸重儀刑文王一句正言文王即天也與篇首相應 濠初曰此篇詩體自二章以下俱首尾

相噴王元美謂曹子建白馬篇祖此

大明傳全文王已見

子真云文王有明德故天授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鍾曰使字說出成靈



仲氏王。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鍾曰：此下字字有原委，而無皮厚之病。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鍾曰：看大聖人，要看小心二字。此作聖之本也。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言詩翼大雅

不顯其光。

沈曰：造舟句，是倒叙法。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綴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

徐曰：章首五句，卽上文之意，而重行之。猶古詩

換章，章句體。鍾曰：周公東征下，一哀字，武王伐商下，一變字，古人用兵，是何念頭。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徐曰：上帝臨女，蓋屢言之，總是幹旋暴白處。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徐曰：革車三百，乃有此氣，歐兩齒老師，乃有此英邁。此可以見武王之師。魏曰：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詩言師衆之盛，將帥之強，只在一片人心上看出。鍾曰：涼字作嚴肅，不可犯看于武字亦切。

言詩翼大雅

五

子夏序文王之典，本由太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鍾曰：首句只四字，比盡一篇意，又是一法。而筆力高簡。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徐曰：此章于創業艱難，摹寫深至。陸曰：此章點內助與末章推功四友，俱是開創大關係。源



知作者用意之密 鍾曰數語含皇殿整之意 俱有

周原膺膺董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 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配自西徂東 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束板以載 作廟翼翼

揀之陟陟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 言詩大雅

鼙鼓弗勝

徐曰以陟陟等字義玩味而築牆之聲響景 象宛然入于耳目豈非賦家之祖 鍾曰削屢 馮馮四字細人寫不出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上 戎備攸行

鍾曰不讀此數章不知周家經制多出古公其 才何必減周公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泥夷

駢矣維其喙矣

鍾曰說到文王處若斷若續妙甚 濛初曰只

一喙字添三虎字而抱頭鼠竄光景如畫

虞芮質厥成文王厥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 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徐曰厥者如努斯張發不可禦字法妙品 鍾

曰四語結前周之多才見此亦勉後王以用人 也 濛初曰詩家每于結處生波此篇從先世

功業叠叙至文王若不宕此數語為波便無迴 言詩大雅

濛矣作文之法亦如此 陸曰試看十月之交

一詩其言群小用事于外妖豔叠惑于內成何 國家景象則知此詩之言姜女言四臣豈不可 想見老臣之用心

徐曰此詩體格詞意與長發一篇逐一相似看 來三代時亦便有復古之作

械機 傳全文王已見

予戛片文王能官人也

茫茫械機薪之櫟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我髦。髦士攸宜。

泂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徐曰：涇舟，衆楫。卽吳越同舟之意。舉無勉強。六

師趨及，亦是中心悅而誠服。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鍾曰：金玉，有真文章在中，故曰質之至。

早麓 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

言詩翼大雅

八

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

瞻彼早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

鍾曰：于祿，豈弟四字，合得妙。縮得尤妙。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鍾曰：首二句，自是雅頌佳語。

爲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陸云：爲飛二句，躍然是一作字光景。鍾曰：口

頭說出化機語言之妙。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瑟彼柞械。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徐曰：勞者，養顧保愛，使得爲善之利，不虛作德。

之勤也。字法神品。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思齊 傳：同文王已見。

子夏序：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

音則百斯男。

鍾曰：言母及妻，所謂稱人之善，必及其師友古。

言詩翼大雅

九

道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

鍾曰：觀勞字，怨字，恫字，說出鬼神喜怒情性。

離離在宮。蕭蕭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鍾曰：無射亦保，學問中深至語。

肆疾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鍾曰：二章平實，板語寫得文王精神生動。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鍾曰：「啓」二字，倒在上妙。

皇矣 傳全文王已見

「于夏屋」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愍其式靡。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鍾曰：「求民莫」一篇主意，究度說得天有「心」。徐

曰：「先代神明之後，天固不輕棄之，惟不獲然後。」

求四國也。

作之屏之，其苗其騶，修之平之。其灌其桺，啓之辟之。其檉其楮，攘之剔之。其廩其極，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柞械斯振。松柏斯茂，帝作邦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鍾曰：「帝省」句，說得天服其近，作邦二句，看斷商周運數。太伯王季行藏，又曰：看他「因心」則友。

下數句，立言之妙。徐曰：「觀因心二句，可見聖人但知天命而已，可讓則讓，可受則受，推而論之，堯舜禹之授受，其意亦只如此。」又云：「載錫之光，與上章上帝臨女等句相似。」姚篤深至見文字幹旋之妙。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徐曰：「王季固無事實可稱，詩人頌述，但稱其德。」

而已。然只如此數語，豈不寂寥？詩人却從太王

說到太伯之讓，直說到比于文王，施于孫子。他人枯淡處，翻出許多波浪，如林之筆也。又曰：

「帝度帝貺，即子貢天縱意。」鍾曰：「遇到文王妙。」

其微甚，暗藏武王妙甚，尚危矣。陸曰：「悔字反。」

照到太王心上，是字法之妙。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鍾曰言用兵從道德學問上說起何等原委  
依其在京。使自阮。殲。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于色。不長夏與華。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  
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徐曰行師之際。雄心最爲易逞。文王伐密伐崇。  
終無昨援。飲美。聲色夏華。不識不知。所以爲聖。

言詩翼大雅

十三

人之師成。湯不震動。慙慙亦是此意。鍾曰作  
西伯自然少不得此。春舉動。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猷安安。是類是禡。  
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崇墉仡仡。是伐是  
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鍾曰古云傳季歷以及文王。經史中無如此詩。

說得明。倚姦至而立言甚妙。不露嫌疑。形迹大

要歸之天意。開口便言上帝求民莫作一篇主

意。所謂莫民不獨指古公王季時言。天豫知有

紂之虐。而欲傳文王以安之。故不得不立王季

况王季又復賢明。帝省其山二章意最詳明。古

公亦承上帝求莫之意。以立王季。取帝謂文王

以後四章詳言文王以終古公上承天意。王季

傳昌之意。周之王業機緣決于此矣。言止文王

不及武王者。似爲古公諱。剪商之跡。獨于王季

章以施于孫子。暗帶之以當代。人言當代難言

之事。無妙于此者。始終意歸重文王上。

靈臺 傳全文王已見

言詩翼大雅

十三

于夏序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  
及鳥獸。昆蟲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  
庶民子來。

鍾曰寫太平君民氣象似頌體。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喈喈。王在靈沼。

於物魚躍。

農業維樞。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鼙鼓逢逢。矇瞍奏公。



徐曰末章首二句如古詩換章疊句演以成文末二句形容民情可謂深至氣味悠長有不盡之音

下武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徐曰武王恢大統基而曰克配其義可玩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古詩翼大雅

十四

徐曰天下人心不遇一理求世德而長與理無

違則自相孚契觀九國叛齊可見王者之信異

于勸者之偽也楊子思敦之辨其意如此又

曰成王之孚即夫子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孟子所謂天下信之

成王之孚下土之武求言孝思孝思維則

鍾曰忽入孝思二字妙孔子看武周本此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求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徐曰三后事殷武王代紂功業不同順逆相反

然逆逆而理順事異而心通三后而在牧野之

舉必不得以已也故詩頌武王魯無一語道其

創基立業恢拓前功而但曰配京求德成王孚

求孝思順德嗣服見武此舉與非同體先克

全孝道雖化家為國變侯為王實無分毫與前

人繆戾孔子所稱善繼善述義本于此皆所以

白聖人之心迹扶萬世之名教

古詩翼大雅

十五

文王有聲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烝哉

徐曰適求二句一氣不斷視民如傷兩言模畫

如見可謂傳神之語鍾曰適觀厥成四字寫

出聖人急急救民念頭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徐曰遷豐而稱武功文之武也遷鎬而稱辟雍

武之文也此亦微顯闡幽幹旋補救之意



金城伊城作豐伊臣。匪棘其欲。邇追來孝。王后烝哉。

唐曰：公劉遷邠而曰思輯。太王遷岐而曰慰止。

王季作邠而曰順比。自來相承。維此家法。文王

邇追而及之。自不得不汲汲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徐曰：王公伊濯。正南道觀厥成。相應。朱子謂文

王有聲等詩。亦有反覆咏歌之意。正謂此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言詩翼大雅

十六

濛初曰：以自西冠者。周家王業起于西也。二句

一上叶靡韻。一下叶服韻。勢如連環。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

哉。

徐曰：燕翼。子不翼亦不燕矣。魏曰：貽謀燕翼。

無非為斯民計。固非如后世自私自利之圖。若

曹馬輩之為子孫謀者。

生民之什

生民 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尊祖也。后稷生于姜源。文武之功。起於后

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

稷。

鍾曰：不言生后稷而言生民。開口便奇。徐曰：

生民肇有厥從。何始巨跡之疑。正得釋然。郭景

純所謂宜頌其玄致。歸之冥會。此類是也。

言詩翼大雅

十七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赫厥靈。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鍾曰：以赫厥靈四字。可該全詩之意。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

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

厥聲載路。

鍾曰：實之者人也。牛羊平林。鳥之偶值者。即天

也。故自莫之為而為。今人知似天處處布置。以

待稷之至。反把實事說幻。下是以起紛紛之議。



毛本此章  
二句在  
此

誕實匍匐。克岐克嶸。以就口食。蓰之荏苒。荏苒施施。  
禾役穰穰。麻麥嚶嚶。以應喉嚨。

徐曰：以童子之日，已寓參贊之功，非天生聖人，

安得有此史記曰：屹如巨人之志。

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弗臈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

苞。實種實稂，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邇

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

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言詩翼大雅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櫛，或簠或掬，釋之叟叟。烝之浮

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粢以載，載燔載烈，以興嗣

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徐曰：后稷肇祀三句，形容祖宗功德，婉而暢，典

而實，漢人待命，萬分不友。耳。鍾曰：此篇祀

后稷配天，而終以肇祀爲言，蓋仍借后稷之功

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若，而歸之肇祀者，宗

按毛本此  
篇分七章  
上章章六  
句五章章  
四句鄭本  
分八章章  
四句

廟之禮，禘嘗之義，合而一之矣。又曰：無罪悔

三字，甚深。

行葦 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

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

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受之几。

徐曰：玩首章勿莫二字，便殷勤篤厚之意，藹然

可掬。鍾曰：戚戚二字動人。

言詩翼大雅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斚。醢醢以

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誦。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

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侮。

鍾曰：四鍤如樹，入微之言。陸曰：序賓不侮，須

知古人深愛，正在常防其大儀。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

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鍾曰：主字，應上二賓字。



既醉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鍾曰。此章淺得妙。

昭明有融。高明令終。令終有傲。公尸嘉告。

鍾曰。令終有傲。下語斟酌。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鍾曰。靜字添。

詩詩翼大雅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類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鍾曰。祚胤二字互認得幻。

總濛初曰。四章以下。首尾相啣。實啓後來詩家門戶。

戶。

鳧鷖傳同文王已見

子夏序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

考安樂之也。

唐曰。據序與詩意。原無所關。而想其燕尸之時。

從容詠詠。太平光景。藹然可掬。真有神人胥悅

之象。此當于言外得之。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

燕飲。福祿來爲。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

詩詩翼大雅

燕飲。福祿來下。

鳧鷖在澤。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

燕飲。福祿來崇。

鳧鷖在聲。公尸來止。熏熏百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

燕飲。無有後艱。

濛初曰。凡祝頌諸詩。反覆一體者。必至末章稍

稍推廣一步。如此詩無有後艱。與南山有臺保

艾爾後一例。摠見無已之意。而章法亦遂覺不

板。



假樂 傳全文王已見

子夏序 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千祥百福于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徐曰：作聰明者狹小，前人制度好，逸豫者棄置。

祖宗成法，繼體守文，出此人彼，故言不愆不忘。

可謂曲盡其意。又曰：率由舊章，文選從政咨。

言詩翼大雅

王

于故實，播憲裕于遺風。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徐曰：率由二字，奇凡情相拂，則怨生意相反，則

惡作，其原皆本于私意，孟子所謂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怨惡所由來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

民之攸暨。

鍾曰：為人父止于慈，以燕翼子是也，為人君止

于仁，燕及朋友是也。然此章之意，盡于燕及朋

友一句，既曰燕及，曰不解妙有深意。

徐曰：此詩頌其君而言于孫，為詳，可謂知所重

矣。末章忽入燕臣，就從此生出羣臣之媚，就從

羣臣說出不解于位，民之攸暨，善頌善禱之中

曲，議規諷之意，其文體奇逸，如行雲變幻，不可

揣摹。後人詞賦，遠有慚德。

公劉 傳全文王已見

言詩翼大雅

王

子夏序 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

美公劉之厚于民而獻是詩也。

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

索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鍾曰：匪居匪康，立國之本，思輯用光，遠國念顯

如此，豈但避公而已。陸曰：爰方，方字最可味，

蓋不如此，當不敢輕行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順既臧。既繁既臧。既順迺宣。而無求嘆。陟

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王及瑤。輯琫容刀。

鍾曰：而無求嘆，四字，勞民動衆之本。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澤初曰。聚廬托處。休息安堵之象。以于時四語。畫出何等。手筆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三語可以相四。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廷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余曰。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永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簾遠堂高。九閣萬里。

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燕飲之設。主于樂和。稱

崇之君。與其臣。披泰斬棘。沐雨櫛風。奚翅家人

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粗率

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拔劍擊柱。故燕飲

之設。主于辨。余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

曰不醉無歸。而此詩獨言君之宗之時。各有所

重也。澤初曰。飲水而飽。掘草創景。象簡盡

君之宗之。見草創。一燕飲已具有萬年規模

在。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鍾曰。徹字始見于此。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淵。邇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鞠之卽。

洞酌

子夏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道。饗有德也。

子貢傳洞酌○○○○王也。酌下闕六字。

言詩異人雅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毋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鬣。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既

沈曰。平淡美之。正所以戒也。

卷阿傳疑在洞酌闕文中

子夏序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鍾曰：以矢其音，全詩發端。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苗矣。

唐曰：不以危亡為可畏，而惟言安樂為可保，非但得諷諫之體，亦可想見大臣風度。

爾土宇取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神爾主矣。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言詩翼大雅

敬爾常矣。

有馬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

徐曰：四有字，有無所不備意。

頤頤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鳳凰于飛。翬翬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徐曰：古樂府成王時，鳳凰翔舞于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皇翔兮，於紫庭兮，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兮，胥樂兮，民以寧兮，蓋因

歌作神鳳操曰：鳳皇翔兮，於紫庭兮，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兮，胥樂兮，民以寧兮，蓋因

歌作神鳳操曰：鳳皇翔兮，於紫庭兮，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兮，胥樂兮，民以寧兮，蓋因

此詩而附會耳。

鳳凰于飛。翬翬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鍾曰：媚于庶人四字，可解親民之義。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離離暗暗。

鍾曰：盛世文字，自然無促迫苦氣。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言詩翼大雅

沈曰：君子之車四句，詞若不可止而輒止，意非不可盡而不盡，使王不能不動。鍾曰：兩既字，

言外之意悠然，末二句接而不接，妙妙。濛初

曰：上數章求賢之旨已明，故只言車馬之多，而

不言其所用，使王躍然自知，固是大臣諷諫之體，亦是詩家含蘊之法。

鍾曰：此詩大臣告君之體，格非順美，深究渾大

典則風雅，讀之使人生歡喜心，而霍然生悟，不

涉一塵僚諫諍語氣。又曰：前四章渾然不露

涉一塵僚諫諍語氣。又曰：前四章渾然不露



此傳有缺  
恭請者即  
洪大正傳  
詳小經亦  
詞文延亦  
是召穆公  
厲王等子

言詩異大雅

五八

民勞

子夏序召穆公刺厲王也。

子貢傳○○○戒○○○賦民勞。上闕三字戒下闕

二字

沈曰厲王之世。衛巫監謗道路以目。穆公故亂

其詞言在同列。實刺王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  
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濛初曰。下一亦字。視甚字。更百倍。大東哀我憚

人亦可息也亦然。沈曰。不徒日隨。而日龍隨。

曲盡小人之情態。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逋。無縱詭隨。

以謹惛惛。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沈曰。惛惛如爭事爭功。起釁造端。皆是。小人得

志類然。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

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沈曰。以禁奸之本。告之。

言詩異大雅

五九

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

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沈曰。以禁奸之權。授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殽。無縱詭隨。

以謹縫緼。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沈曰。小人惟無縱之耳。一縱將及。爲小人所用。

太阿倒持。而不可收。卽明知之。而蔓延膠結。莫

可如何。如云。去河仇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是也。

故曰縫緼。濛初曰。文似相戒。而忽着王欲玉。



知一句便是刺王本青見王已非諫之可入止  
可就其所親信者冀挽回萬一耳

總鍾曰從古小人未有上不媚主而下能虐民者

故此詩言遇寇虐章章以無縱詭隨寇之民勢  
國壞而基奪承之皆龍隨其為之也此等機局

極宜參透沈曰詩人傷民勞之不可耐小人  
之不可再縱故各章提唱而言之排惻之意見

于詞外魏曰本為刺王而發而托僚友以亂  
其辭一則曰定吾王再則曰以為王休又曰王

信詩真大雅

三

欲玉女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漢詩文猶有此體

板

子夏序凡伯刺厲王也

子貢傳○○○○板上闕六字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  
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川大諫

徐曰靡聖管管所謂小人而無忌憚也下文曰

憲憲曰泄泄曰囂囂曰踳踳皆是見意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

民之洽矣辭之憚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言維服  
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陸曰以下二章反覆著僚友之不受善言分明  
畫出靡聖管管不實于亶情狀

天之方虐無然諱諱老夫灌灌小子踳踳匪我言耄  
爾用憂譖多將炳炳不可救藥

鍾曰灌灌二語古今進言聽言通忠陸曰以  
踳踳當灌灌使老成深慮全沒氣力

言詩真大雅

三

天之方嘒無為嘒嘒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殷  
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鍾曰嘒嘒二字分開成不得小人妙在合用所

謂寇虐之人即龍隨之人也徐曰自此章以

下辭氣漸及于君矣

天之黜民如壘如麓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  
肅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伶人維籥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沈曰其後疏之亂宣王在召公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王是城壞也王卒流于彘是獨若而畏也詩人先見之矣鍾曰無獨斯畏四字簡至警人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陸曰章句從天說起故亦以天結束魏曰馳驅不徒馳于險側馳于康莊亦古坐馳意徐

曰曰明曰旦曰及爾開着眼便是天裏無逃避

言詩翼大雅

三

虞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吳興凌溪初輯

大雅二

蕩之什

蕩

子夏序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子貢傳召穆公諫○○賦蕩蕩下闕二字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言詩翼大雅

三

徐曰始尤于天而卒解之木意木不過如此却做出許多賤徑如此發端亦文之奇絕者也然

其妙處只在天生二句多此一拆便意味無窮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掎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惛德女興是力

鍾曰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八字立言便妙四句

是字怪之之辭沈曰託言紂者厲王之惡略

與紂同所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曰文王

亦以法祖之思動之非止以監謗故

詞文意是  
厲王二年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雖衆多。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視。靡局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然于中國。欽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泯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怨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陸曰。既怨四句爲一。時君臣沉醉景象如畫。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憂于中國。單及鬼友。

言詩翼大雅

三五

徐曰。蜩蟴二句。善形容亂世之狀。所謂海內沸。

沸者是也。沈曰。帝王仁暴。不必身受之。然後

喜怒哀生意氣動于中。而民應如響。成湯東征。西

怨。南征北怨。厲王暴虐。單及鬼友。可畏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其聽。大命以傾。

唐曰。雖無老成人。一轉極妙。蓋今人不用舊勳。

說無老成人。如此托之彼。將焉置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

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唐曰。通篇只說殷紂而忽以殷鑒一語顯出鑒

殷精神血脉盡收注于此。駕格極高。徐曰。章

意只說到末二句以爲歸宿。但上文來得十

分委曲。正是羊腸詰屈。遂令覽者駭愕。不知所

由。陸曰。嗟嘆之神。結在末二句。沈曰。末二

句猶有望之之意焉。濤初曰。只以監不遠三

字。明指破通詩借言其妙如鏡花水月。不可思

議。

言詩翼大雅

三五

總評。唐曰。此詩爲刺厲王而疾威自說上帝。其嗟嘆

殷亦自托之文王。大蕩木賦體而無一語及當

世。蓋有諷諫之義焉。

抑

子夏序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終也。

子貢傳衛武○○○○○銘成武下闕六字

徐曰。列國之詩。無入雅者。獨此入小雅。抑戒

入大雅。疑武公爲王卿士。時作當以序說爲正。

沈曰。當是在朝爲卿士時作。又謂青春容可

按傳此篇  
在小正實  
之初楚後  
作銘成  
則文武下  
當是公字  
銘上當是  
賦字



以例雅故列之。濛初曰：當是假自警以刺王耳。朱子以小子爾汝之稱爲疑，不知此正是晦其詞以自托也。不然，九十五之老人，復何所求而尚賴耳提面命之諄諄？且餘光有幾，而猶慮及淪胥以亡，曰：喪厥國哉！固是斥聖虐衆，冊乃不倫不情。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徐曰：隅字佳，卽處囊脫穎之意。鍾曰：靡哲不愚，謂翼大雅。

愚四字，說盡古今病痛。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謏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陸曰：弗念罔敷，蓋責之切而不覺其氣之急也。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酒殯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芳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鍾曰：酒殯庭內，沒緊要處，宜着眼。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語。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濛初曰：慎語非徒緘口，正是定命辰告之謂。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遑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

言詩翼大雅。

可射思。

徐曰：不遑有愆，所謂旦失色于朝，暮傳笑于國是也。屋漏字奇，卽曰明日旦之意。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徐曰：順字妙，善與人同，不作聰明之意，舜之聞言見行，若決江河，順之至矣。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悔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匪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老。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弔。回遹其德。俾民大棘。鍾曰此詩語有極典則者有極促苦者正變雜

詩經大雅

三八

桑柔

子夏序芮伯刺厲王也。

子貢傳○○○○賦桑柔。上闕六字

菀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鍾曰黃落有漸將采桑也歸罪于人也未註得之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哀國。步斯頻。

鍾曰民靡有黎語巧而苦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陸曰厲階階指厲王用小人而曰誰者說詞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瘡。孔棘我圉。

爲謀爲毖。亂况斯創。告爾憂恤。悔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鍾曰爲謀爲毖寫盡哀世君臣

詩經大雅

三八

如彼遘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徐曰如彼遘風形容憂亂之意深至如畫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蠶賊。稼穡卒痒。哀惻中國。具賁卒荒。靡有膂力。以念穹蒼。

徐曰靡有二句忘苦之言一至于此真可謂痛入骨髓淒入肝脾矣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鍾曰：畢竟歸重用人，用人歸于擇相，此深知亂本者也。

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諧，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徐曰：谷，山谷也。窒礙之意。所謂跋前疐後，動輒得咎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唐曰：厲王以威虐箝人之口，而曰匪言不能，胡言詩翼大雅。

斯畏忌，可謂深言之矣。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陸曰：良人，不用而用忍心，真所謂自有勝勝。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彼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徐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此何等情狀，傷哉。

臣之致也。又曰：抑鬱誰語，故自誦其言，句法妙品。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遘，職競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沈曰：涼曰不可三句，極小人之情態，此致亂之

言詩翼大雅

本原亦小人護身之秘密。故章末切直言之曰：既作爾歌，亦見能掩主目而不能逃。系彙之詞。

卽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而已嚴于矣。鉞矣。

抱唐曰：詩末有長言至此者，當時君相匪人，舉朝

競爲亂暴，舉世化爲荼毒。詩人憂時憤事，不勝

激切，故不覺其言之疊疊耳。小雅正月亦然，但彼多憂懼，此多哀怨，語意又別。沈曰：芮伯世臣忠憤鬱積，又復監謗之世，欲抑則不能，欲直



則不敢故情。言沉綿不自知其懷。婉文詞詳婉。不自厭其重複。讀者當得其言外之感。不可外章摘句以求之。

雲漢 傳係續大正闕文

〔子夏序〕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以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寧莫我

聽。

徐曰。首一句。提个早象。爲下文早既太甚。張本。

王曰二句。哀矜惻怛。不能自己。所以消災弭禍之本也。鍾曰。許多憂思。在王曰於乎四字內。

徐曰。註用不可盡。故曰靡愛。圭璧少而易竭。

故曰既卒。唐曰。以下連下數寧字。有號呼。總之意在。

早既大甚。蘊降蟲蠹。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魏曰。每章必曰早既大甚。見王憂旱之心。無刻不在念頭上。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可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徐曰。則不可推。則不可沮。迫感之意。羣盡如見。云我無所。應璩云。宇宙雖廣。無陰以慰。

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倏如焚。我心惻惻。言詩翼大雅

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邁。

徐曰。如焚。卽易之如焚。如熏。卽易之熏心。

早既大甚。魃魃畏去。胡寧瘳我以旱。惜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唐曰。神之悔怒。卽已亦不能信。宜無二字。有味。鍾曰。二語有自反意。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父。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徐曰友紀友字字法朝廷職事上下相同鈞繩相布故曰友紀友者言相聯屬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

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唐曰情詞急感比前更甚又曰有嘒其星與

昭回于天正相應兩言瞻卬昊天情極勢逸想

見勤懇又曰曷惠其寧暗指雨說若有不容

絕望而又不取期必者然語不說盡深長可味

徐曰此詩反覆嗟嘆逼迫無聊哀呼籲救千迴

詩詩翼大雅

呼風

百轉情切而語悲真所謂病瘵在身而其文窮

工極變矣沈曰詞旨憂虞反覆不倫不次不

得過泥支飾以失詩人之意淡初曰通詩不

露一兩字自是詩人用意爲後來詩家不露本

題法門謂是畏懼不敢道及者經生之陋貽笑

作者又曰描寫早象則曰蘊隆蠱蠱淅淅山

川點綴早景則曰雲漢昭回有嘒其星試一玩

味赤地千里之狀宛在目前使後人窮思賦早

能出此否

崧高傳係續大正圖文

子夏序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

侯褒賞申伯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徐曰甫在前而曰及甫猶云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唐人蓮花似六郎與此句法相似

臺臺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詩詩翼大雅

聖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王命御遷其私人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

王錫申伯四牡騶駒鈞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申伯信邁王饒于郇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疆以峙其棧式遄其行

徐曰以信誠二字模寫出眷戀不舍之意可謂



鬼神于文者矣。魏曰：由命而錫，由錫而遣，由遣而後由餞而行，節節有次序。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徐曰：申伯去為南國之式，且周人之不能舍而

曰：淵邦咸喜，此立言之法也，即南人之喜可知。

已。沈曰：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又曰南

土是保，蓋謝近于荆，荆與徐連，舊常表裏為江

淮之患，謝居荆，徐要衝，申伯當以文武才為一

言訓劉大雅

四十六

方保障也。此詩人言外之意，誦不忘規，類如此。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揆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徐曰：無德而強為稱述，則言者有愧詞，安能孔

碩，聞之者當復抑抑猶笑，安能動人？後漢書蔡

伯喈嘗言：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

無愧色耳。魏曰：吉甫非自誇其作也，以其所

贈者申伯也。美者能無愧色，即作者之非過辭

可知。鍾曰：以贈申伯四字極重，詩之稱頌風

之肆好皆根于此。有是人而後有是詩也。又

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古人作詩，自

知自賞如此。

總評：徐曰：申伯之才德，吉甫之文章，一時中興之盛

端可見矣。

忝民 傳疑續大正闕文

子夏序：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懿，好是懿德。天監有周，

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詩詩翼大雅

四十七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績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徐曰：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老攜幼，老羸瘠

疾者，扶杖往聽，咸舉手加額，願少須臾無死，思

見德化之成，四方爰發，想當如此。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徐曰。愛莫助之。形容好德之盛。是為親切。可謂

模寫入神。不知濡毫染牘之際。何緣得此。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言詩翼大雅

詩。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徐曰。末二章。不過說山甫有靡及之懷。以城齊之役故也。然城齊甚易。自當指日西還。江湖魏

何勞遠念哉。故作歌以慰之。却將此意分作四段。音節行徐。情辭委曲。氣脉既長。音調更遠。

真可謂複如清風矣。

陸曰。此詩是後人作。送行詩序之祖。詩之作。雖

止為城齊一出。而其人之降生不偶。與德業兼

全。儘堪鋪張揚厲。遂斐麗成此大篇。

韓奕 傳係續大正閏文

子夏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輪不庭方。以佐戎辟。

鍾曰。全詩之意。已盡于此。後皆點綴耳。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玼弗錯衡。玄衣赤舄。鈞膺鏤錫。

韜鞬淺幘。倬革金厄。

言詩翼大雅

四十九

韓侯出祖。出宿于昬。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猷維何。

魚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遵豆有且。侯氏燕胥。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蹇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蹇之里。

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

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鍾曰。快事。看此一段生色。

蹇父恐武。靡國不到。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市市。鹿鹿嘖嘖。有熊有羆。有貓有



既既今居韓結燕譽

鍾曰借獸父相攸韓結燕譽形容韓之富饒此

文章映帶之妙陸曰雖叙韓結歸韓之樂原

以見韓侯封域之美詩人之錯綜叙事往往如

此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配實籘獻其貍皮赤豹黃熊

濠初曰此結法與泮水相似

言詩異大雅

五

江漢傳係讀大正開文

子夏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穆公平淮夷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旂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哉寧

徐曰不曰伐而曰經營者兵家之勝必運籌設策以屈其力服其心故也

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恤王國末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徐曰君命臣而稱其世功俾之紹隆祖業真足鼓舞豪傑矣

釐爾圭瓚秬鬯一鹵告于文人錫山川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徐曰此六句大都以策命之意彙括成文又

言詩異大雅

五

曰君禮其臣而以無忝其祖者待之臣祝其君而以久享其國者望之此雖詩人叙述之詞然亦可見君臣一時殷勤篤厚氣象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濠初曰天子萬壽以下劉安城通作勅廟器之詞似有理然連述五語而卽以成詩恐無所體

止天子萬壽乃似摘勅器中一語點綴之耳陸曰文德一語似窺見宣王有好武之意其勸



勉處正見報答深心

常武傳疑續大正關文

于夏序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陸曰敬者不敢怠戒者不敢忽是行師第一義亦見天子親征比時常嚴翼更別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

流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徐曰當積弱之後奮起而立功真是威靈氣感

足以動人故曰赫赫明明赫赫業業極其摹擬

又曰徐方繹騷數言形容極言其驚畏之狀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闐如虺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徐曰仍就也俗所謂手到拿來不勞餘力之意

字法妙品又曰淮夷竊據之地而遂曰王師之所經至其地而遂曰截然不可犯卽無矢我

陵四句意句法能品

王旅暉暉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鍾曰如飛如翰數語非知兵者不能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

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旋歸

言詩翼大雅

五十三

濠初曰首言王命卿士結以王曰旋歸章法照

應歸功處推出王猶成功後卽及班師美不忘

規序所謂因以爲戒也

瞻卬

于夏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子貢傳○○○○○卬上關七字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

士民其遘靈賊彘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



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

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濠初曰。曰懿曰哲。加以好字面。正極形容其巧。詭可惡。猶齊子之加以豈弟也。書法可畏。

鞠人伎忒。諤始竟背。豈曰不極。伊何為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鍾曰。首四句。艱與自是。古文法。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含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徐曰。天何以刺。二句。尋詩人之旨。引而不發。尤為深妙。陸曰。設為詰問。令王自思。不指出其故。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感涕濫臍。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鞫。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徐曰。蓋自初進褒姒之時。已憂之矣。史蘇譏女戎之亂。晉方成知禍水之滅火。此其類也。

召旻

子夏序。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

召公之公也。

子貢傳。○○○○○○○旻上闕七字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瘡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

荒。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杯靡共。潰潰回通。實靖夷我

詩翼大雅

邦。

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

貶。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且。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徐曰。亂世民情。生意憔悴。蕭索枯槁。如彼三句。

形容已盡。又曰。殷仲文顧庭槐而嘆曰。此樹

萎姿生意盡矣。如彼歲旱三句。正所謂生意已

盡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粝。胡不



自替職兄斯引

鍾曰：望之自替，傷上之人不能替之也，無理之想。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

徐曰：朱子嘗曰：看詩不須着意去訓解，只平平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詠久之。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言詩翼大雅

五十六

徐曰：說个召公，使見用賢說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不用賢，引而不發，末說不尚有舊，其意顯然。若先說出末句較淡矣。末句第言有之，不用意亦在言外。陸曰：末句含蓄感慨無限。鍾曰：不尚有舊，問得妙。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大雅終

孔門兩弟子言詩翼

吳興凌濛初輯

周頌

子貢傳：周公○○○○○○○○○○天之命○○

清○○思文○○○○○○○○○○將○○○○

○○○○文○○○○廟○○○○○○○○將○○○○

○○○○○○○○○○烈○○○○○○○○○○驚○○

○○○○○○○○○○子○○○○○○○○○○時○○

邁○○○○○○○○○○資○○○○○○○○○○

言詩翼周頌

○○般○○○○○○○○○○○○○○○○○○○○

○○○○載見○○○○○○○○○○○○○○○○○○

○○○○○○○○○○寢廟○○○○○○○○○○○○

○○○○○○○○○○朝○○○○○○○○○○○○○○

○○朝于○○○○○○○○○○○○○○○○○○○○

○○○○之也○○○○○○○○○○○○○○○○○○

○○○○○○○○○○祀成王○○○○○○○○○○臣

工○○○○○○○○○○執競○○○○○○○○○○成康○○

○○報○○○○○○○○○○○○○○○○○○○○也

石本磨滅尤



其僅可辨者四十六字共關二百三十六字

清廟之什

清廟 傳係全關文

子夏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徐曰：凡入廟而論定，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文王之感人，在廟尚爾，即當時可知已。唐曰：

言詩異聞類

二

清廟一啓，萬國之冠裳畢集，蓋新率諸侯以祭，靈爽固是肅然。鍾曰：祀文廟必以文德祭，豈易言哉。徐曰：不顯不承之辭，急而不承，射之辭，緩而順。濠初曰：讀書君牙，則不顯不承疑當作丕顯丕承，古不字，不一讀，故然。

維天之命 傳有題關文

子夏序太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維清 傳有清字關文

子夏序奏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烈文 傳有烈字關文

子夏序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陸曰：只是念助祭之功，而前述其在國後勉以

言詩異聞類

三

不忘，語氣蕭然。鍾曰：末句多少含黃。

天作 傳係全關文

子夏序祀先公先王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徐曰：曰荒曰康，字法佳，此創守之異。唐曰：高

山曰天作，而大王亦稱作，太王之功與天並矣。

又曰：天作二語可包皇矣二章，皆神之詞，其

約乃爾。



傳有記成  
王字堂字  
疑是記成  
王于明堂  
爲此篇

昊天有成命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鍾曰：義深法嚴。徐曰：歷觀三代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尋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爲不然，此以知成王之政大。漢初曰：人知成王是守成者，不知成王是基命者。詩人特于此扶出。

言詩訓訓頌

我將傳有將字闕文

子夏序祀文王于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俎八刑文王之典。日坤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長天之威。于時保之。

鍾曰：天與文王，今說無迹。

時邁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傳有記成  
王字堂字  
疑是記成  
王于明堂  
爲此篇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徐曰：武王伐紂，非得已也。天命在我，不得而辭也。令天命不在我也。釋而去之可也。觀此詩，慙慙于天命，卽聖人之心可知已。唐曰：懿德如何求，如訪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皆是。

子夏序祀武王也。

言詩訓訓頌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徐曰：武王功在宇內，而曰執競反，自其內之所運而言成康德，某有窳而曰不顯反，自其外之所著而言此微顯闡幽之意。

思文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



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徐曰：后稷配天一事也。生民述事故詞詳而文直，思文誦德故語簡而旨深。雅頌之體其不同如此。陸曰：人知后稷之養民，不知實開教化之原，故特表之。又曰：鑽禹之緒則見司空之功，待稷以終陳常于時夏則見司徒之績，待稷以始。鍾曰：頌后稷者曰思文，觀其深矣。在陳常于時夏五字看出。濛初曰：觀此詩知宣尼當教之序。

言詩翼周頌

六

臣工之什

臣工 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 諸侯助祭造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命。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將乃錢鎛，奉饒鉅艾。噫嘻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 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鍾曰：一農官耳。曰帝命曰王命，於乎重哉。嗟嗟噫嘻，有一段至誠動人。

振驚 傳有驚字闕文

子夏序 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驚于飛，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風夜，以永終譽。

徐曰：此詩之作，一則見周家之忠厚，一則見人心之慕先代久而不忘。即此又可見武王伐商非利天下，蕩蕩無私氣。參三代而下，此風不可再矣。又曰：微子之去商歸周，堯舜揖讓公天下之心也。彼視天下非吾家物，而惡得專之。其受封于宋，以有先王之祀，殆如虞賓之類，非必以武王爲仇也。此意在夷齊之上，第難向三代以下人說耳。又曰：尊之曰客，親之曰我客，愛敬兼至也。

言詩翼周頌

七

豐年 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 秋冬報也。

傳有報字  
疑爲此篇  
與序全意



毛次或作  
也正與傳  
似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黍稷  
祀姓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有瞽傳開文存瞽合二字疑與序全意

子夏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處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執磬祝圉既備乃奏蕭管備舉嚶嚶厥聲蕭韶和鳴  
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鍾曰蕭韶謂禮也故曰開樂知德亦相亦在此

又曰和鳴和字即晏子之所謂和也二者缺  
言詩異同類

則同漆初曰說到先祖是聽合祖大音盡

矣又轉出我客二句水窮之處又起一波且終

見所謂先祖之聽非屬渺茫

詩傳全圖文

子夏序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向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鱣鮪鯉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魏曰縣及吉日與此皆云漆沮豈周家根本之  
地氣王而多產耶抑天子以此地為湯沐故虛

之為漁獵所耶

傳係全圖文

子夏序禘大祖也

有來雝雝至止蕭蕭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  
宿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  
亦右文母

鍾曰雝雝穆穆祭之本也故首言之沈曰武

王八十七而卽位故曰眉壽一戎衣而有天下

言詩異同類

九

故曰繁祉徐曰此篇句句隔韻而第六七韻

又承第三韻第八韻又承第四韻完轉相關音

律篇篇用韻之變殆極于此

載見傳有題圖文

子夏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風夾央偉華有鏡

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

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平庭既于純嘏

徐曰以介眉壽而下三句一韻平功德辟本



此詩在微子  
子夏序此  
詩在微子  
序是微子

此

有客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妻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滂威降福孔夷

陸曰有字亦字有欣然創見之意徐曰微子尹茲東夏本不可爵晉之者亦是愛之無已

又曰讀此詩不獨周家忠厚其真情實意藹然

詩詩異周類

十

如不容已亦見微子在當時翹然峻潔有嚴嚴

壁立千仞氣象鍾曰讀有客不獨厚道何其

特達懇至也

武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勝殷遏劉者定爾功

徐曰武王原以武得天下此詩直述其事見聖人公天下之心不為文飾如此又曰文王以

此詩在微子序是微子子夏序此詩在微子序是微子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嗣王朝于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詩詩異周類

十一

徐曰凡子孫忘其祖父未有不墜先業者讀此

詩想見成王當日痛贈依之不及而哀慕不忘

凄然酸楚之意又曰繼承不類者統承大業

便謂可以供養自然觀此詩章首三言何等悲

愴然慕即此便見守成之難即此便見守成之

本陸曰閔予說不閔字合許多悽愴

訪落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嗣王謀于廟也

子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



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鍾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此地位亦難到。所謂欲從末由也。判渙二字尤妙。  
敬之。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群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信詩翼周頌

十一

徐曰。伊尹訓太甲曰。祗厥身。召公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爲告君第一義。鍾曰。成王于敬字上。自補出一聰字。妙妙是天資最高處。  
小志。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荇蜂。自求辛螫。壻彼挑蠆。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鍾曰。糾臣痛深。傷弓之鳴。沈曰。借言蜂鳥者。言泰之事。變在骨肉。不忍明言之。

總評。沈曰。四詩皆爲成王作。未必果成王也。或周公

或當時群臣代爲王言。抑賦之以當規誨典。  
載芟。傳係全闕文。

子夏序春省耕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賔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熙。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秬。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泌其香。

信詩翼周頌

十三

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鍾曰。前半寫田家景象。茅茨雞犬。歷歷在目。有讓畔爭席之意。後忽說向宗廟朝廷上去。作大氣象。大文字。筆端變化。幽風亦然。而體裁不同。  
徐曰。觀侯主大句。可見盛世之民。昏作勤。勤直是無一人暇逸。思媚有依。和氣浹洽。則趨事益敏。亦見太平景象。陸曰。思媚二句。開開點綴。分明畫出春耕光景。



良相 傳係全圖文

子夏序秋報社稷也。

吳更良相。倣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粍女。載筐及筥。其饒伊黍。其登伊紉。其錫斯超。以薊蓼。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稌牡。有採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徐曰：載筐及筥，先農家氣象。朴茂之風，溢于

言表。義夫勤動，其生二句，形容殆盡。百室二句，

言詩義所由

十四

豐成氣象，有含哺鼓腹意。鍾曰：其生伊紉妙

于形容，親見看出。

絲衣 傳係全圖文

子夏序繹賓尸也。高子曰：繹，星之尸也。

絲衣其紉，載弁俶儻，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醵鼎及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鍾曰：叙事簡盡。

酌 傳係全圖文

子夏序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

傳有頌文  
半是頌此  
篇以下篇

也。

於錄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降臨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鍾曰：熙，出于晦，故能錄。徐曰：遵養，非親變守

臣節也。大介，非幸災順天命也。陸曰：武，與止

殺，句頌通時，蓋窮兵黷武，不足以爲武。遵天特

特，不足以成功。濠初曰：武，與武，皆自武王心

事者。

桓 傳係全圖文然

傳有頌文  
二字是金

言詩義所由

十五

子夏序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徐曰：保有厥土，要看保字，後世創業之君，與其

臣披猖，皆從出，自死得一生，而烏盡可哉。從往

而是龍蛇之章，豈勝嘆息，則刻鏤之風，繼而保

全之意微矣。

奏 傳有題圖文

子夏序大封于廟也。齊予也。

賜予善人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釋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釋思

鍾曰：曰敷時釋思口於釋思說得泣下封建之典其忍以之地人民視之哉故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言思也

般傳有題闕文

子夏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皇時周既其高山陷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

夏時之對時周之命

言詩與魯頌

魯頌

鍾曰：孔子刪詩編列魯頌即春秋編年之意明以天子之事與魯矣非大聖膽識不能

駟

子夏序：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于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子貢傳：僖公○○○○賦駟公下闕六字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

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沈曰：思無疆非必爲馬也思馬斯臧矣思馬斯臧人心之妙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任任思無期思馬斯臧

鍾曰：字說馬妙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釋釋思無期思馬斯臧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

言詩與魯頌

以車祛祛思無期思馬斯臧

有駟

子夏序：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子貢傳：僖公○○○○克頌之賦有○僖下闕五字

有駟有駟駟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鷥鷥

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下

有駟有駟駟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鷥鷥

于飛鼓咽咽醉言舞于下



鍾曰振振驚四句風致似漢樂府矣。陸曰明  
明而接以言舞飲酒則接以醉歸嚴而泰和而  
節立言亦俱有法。徐曰魯人之燕曰明明曰  
言歸所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也。

有駟有騶駟彼乘駒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  
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

唐曰頌不忘則無以魯頌之誇而少之。

泮水

子夏序頌億公能修泮宮也。

詩經卷之四

十八

子貢傳○公獻捷于太廟史克○○賦泮水上闕  
一字克下闕二字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  
鸛聲嘒嘒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徐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如漢明帝臨辟雍冠

帶縉紳之人環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此其  
類也。又曰儀衛之盛不足以爲美以之視學

若增而華矣所謂聞車馬之音欣欣有喜色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

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  
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唐曰人壽幾何形容易老今飲酒介壽若使之  
不速老者然難老之言可味。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  
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

陸曰玩此章德儀則民屬在上文內治一邊文

武假祖已向下文外攘一邊自是通篇關繫

詩經卷之四

十九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  
在泮獻誠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  
不吳不揚不告于讎在泮獻功。

陸曰此章爲千古功臣護身之寶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數既克淮夷  
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鸞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  
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貴竹本上  
無開字下  
有領之字

陸曰取興原不脫作泮可見詩人通篇只鄭重  
得作泮一事

沈曰此詩曰順彼長道曰獲稷曰明明曰敬明  
其德曰允文允武曰克廣德心曰式固爾猶明  
道民有路致勝有本非一于領者也

闕宮

于夏序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于貢傳○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闕○

上闕一字克下闕二字闕下闕一字

言詩與書頌

三

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  
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  
稷稷翼翼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  
奄有下土繼禹之緒

唐曰后稷之功止于教稼穡而詩人稱揚其美

至曰繼禹之緒曰陳常于時夏物象禹敷之功

皆稷之功者然當時若無稷即平水土者無以

竟其業明人倫者無以成厥功可謂善言祖德

矣

此本此章  
二句三  
曰文父  
至如周  
三

后稷之孫實惟太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至于文武  
續太王之緒致天之屨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  
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  
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鍾曰剪商之說儒者紛紛之議同于築舍揚用

修云古本作猷商作福字訓如此可省許多議

論徐田致極也與屈同義言紂惡苟有絲毫

未稔天命有絲毫未絕武王無絲毫變節之意

惟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矣即此

言詩與書頌

五

二字形容武王應天順人之意已盡

乃魯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

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

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

周公皇祖亦其福汝

徐曰歷觀兩漢以來詞賦表箋其言宗廟之祭

從無道及車旗儀衛之盛者每至郊祀則纒纒

不休詳其文體亦本諸此詩耳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饗尊將將毛魚載羹



過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唐曰魯祀周公以王禮故從殷之白以比于宋別其嫌也其祀魯公以侯禮則從周之尚以遵乎時謹其度也徐曰作朋有同心一德意所謂義在資敬情同布木鍾曰君臣中友道在一朋字

公車千乘。朱英綠縵。一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

言詩製魯頌  
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於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譖。魯侯是若。

徐曰魯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以服遠爲頌齊桓北伐山戎壯與其謀南伐荆楚僖列于會伯

關文正下  
當有考前  
二字武下  
當有說字  
玄鳥下疑  
是於萬宗  
也四字

禽始封于魯。淮夷徐戎並興。故并及數國。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徐曰居字正見恢復意字法妙品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濛初曰此與殷武末章大相似。古人文章亦自

模擬乃爾

言詩製魯頌

提鍾曰魯頌馴有騶二篇不能盡脫風體惡樂閑

官莽客大篇漸開後世文筆之端

商頌

于賁傳宋公孫正○○○○○那。烈祖祀成

湯也。長發大禘也。玄鳥○○○○○殷武。高宗也。

正下闕七字馬下闕四字武下闕一字

徐曰看商頌要得其精深處鍾曰商頌文皆

簡與嚴峻雍雍歌舞中讀之有殺氣

那



子夏序祀成湯也。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子貢傳那，烈祖祀成湯也。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信詩翼商頌

王

徐曰：思成二字妙，可見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真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也。綏字亦佳，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鍾曰：功德則言於赫聲，則言穆穆聲，音之道微也。徐曰：亦不悅懌，亦字內合得。周頌先祖是聽矣。商文簡古乃爾。鍾曰：雅以樂洽，百禮頌以溫恭，作樂見禮樂合一之旨。

烈祖傳全那已見

子夏序祀中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醲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祗錯衡，八鸞鶴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徐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肅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于文矣。鍾曰：奏假二句，真於穆清廟恰好語。

玄鳥傳有題闕文

信詩翼商頌

王

子夏序祀高宗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糗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徐曰：武無不勝，所謂君德以剛爲主，易之自強，書之勇智，詩之執競，皆此物也。况中衰之後，非武不振，故殷言捷武，周言赫業。



長發

〔子夏序〕大禘也。

〔子貢傳〕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徐曰。唐虞五臣。人而實天也。故頌稷則曰思文。

頌契則曰玄王。皆以天言之。又曰。當顯象之。

言詩翼商頌

五十六

世開以倫。理使之若而不悖。非武健剛果。烏能

其任乎。故曰桓撥。濬初曰。頌稷曰思文。頌

契反曰。桓撥立言特妙。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違。聖敬日躋。昭假遲遲。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徐曰。不違字妙。齊字尤妙。與致天之屆。屆字同。

義遲遲字妙。善形容不息之意。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絀。不剛

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厯。何天之能。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疎。百祿是總。

徐曰。當時聖人行師。實是代天行事。雖以臣伐。

君。宇宙未有人情所駭。彼直蕩然無牽無碍。不

疑不沮。如着衣喫飯相似。有何周章。有何退縮。

初一毫私意。便不禁震懼。神氣改常。舉止

言詩翼商頌

二十七



言詩翼六卷

兩江總督  
孫進本

明凌濛初撰此編仍列詩傳詩序於每篇之前又以詩傳詩序次序不同復篆書詩傳冠於篇端而雜採徐光啟陸化熙魏浣初沈守正鍾惺唐汝諤六家之評直以選詞遣調造語鍊字諸法論三百篇每篇又從鍾惺之本加以圈點明人經解真可謂無所不有矣



詩逆四卷詩考一卷

〔明〕凌濛初撰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逆六卷》  
提要

詩逆自序

古今說詩之法有出於以意  
逆志一法之上乎考亭駁小  
序每言於詩文未有以見其  
法則是以文害詞也又言直  
據詩詞初不相涉則是以詞  
害志也之二病者考亭且未  
免而今之制舉義說考亭  
之說而欲以止逆詩人乃乎  
則考亭不可從乎曰非也考



亭以見其然為然則此必詩之  
然也考亭之然之也考亭以相  
涉為相涉則此必詩之相涉也  
考亭之相涉之也其不必家亦  
逆也易然之相涉之考亦竟也

烏見考亭之意之不可以考亭  
逆故還其未有以見其然與初不  
相涉之面目得考亭之說而美  
用者也以余所存于法家說者  
皆能以考亭之意逆者也存一

逆之見於胸中即墨守考亭  
以為國家存功今何所不得於  
詩者無事掄改為已若點綴浮  
雲滓穢太清刻畫無鹽唐突  
西子則信傳疑怪執其說者自

泥之眉山不云詩即此詩定  
知此詩人乎不得不為考亭分  
訪其以逆之一字鍼膏肓而起  
廢疾可也

壬戌之秋吳興凌濛初書



詩選九例

一是編之意止為制義家導引故凡所採皆取議論見解及作詩者隱微詞之秘說詩者奔旋體格之妙直以金針度人非關繡語也故一切煩碎訓詁如某字某義某類大段明了主意如某事屬某某皆略不錄蓋原不為童習者地耳

一詩人之旨大約引而不發令人自解而說詩者往往不甚理會或增其所本無或發其所不露竟使隱躍神情盡作張牙露爪即使快于覽觀終非溫厚本色故是編

於凡詩中此等處必為拈出雖意在言外四字可以蔽之而不厭重複詳載者以各詩各有所含蘊各有所垂曲其法不一未可以一端例推耳

一說詩家不啻衆而獨取數家者以往時訓字解義居多數君子概翻窠臼直快家藏既得以意逆志的水復為磨憤義排舟頭故擇而節取之其有前人所已言不盡出諸其人已意而布語特覺痛快者亦即錄其所著書若其不佞一得之愚後先附見間有人所已言而不佞隨括之者亦竊取云

朱子率臆說詩駁舊義幾無完膚好古君子不以為然乃功令所在舍此即岐此編一遵其說不敢立異其有本詩所不露而傳注自云爾者此在讀者銳者勿刻舟求劍反信傳而疑經乃為善言詩耳間為照破不能一一拈出也

一錄詩本文便覽觀也凡說詩有得意而無分解者統歸于本文之後其有提意而各章復有分解者則錄提意于詩題之後本文之前而今解各見本章之後其賦此典三義附載章下以學者偶易遺誤耳詩柄則經生童

而習之者不煩瑣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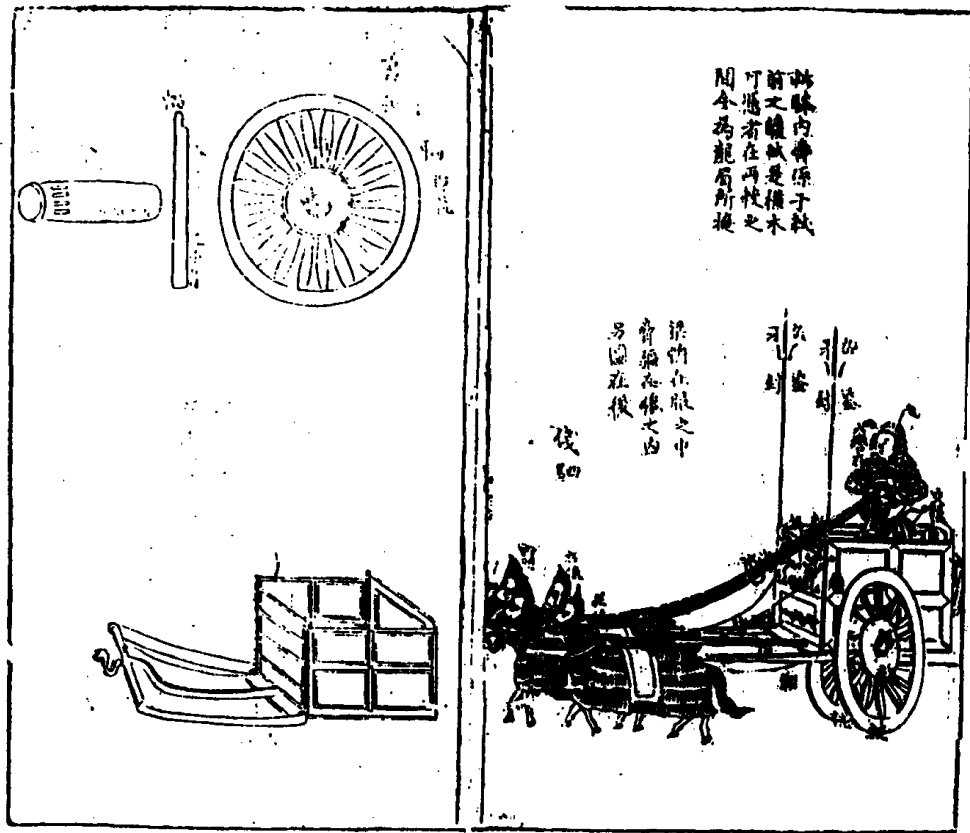
一全篇有以某句或某字為主為骨為血脈者此編既不復瑣載則于本文之中特為圈出覽者自可會其意

一詩中制度禮儀等類不一而足往時說詩者皆離列之講意中頗厭看而易忽然于此不明又茫然莫據難以下筆經生所必不可廢茲集不以混入正旨而別為詩

致一帙以簡畫為主其彼此相關者類而詳之可以一覽得若雖有訂考與行文無與者及註中未明者俱不贅故以助多識則未餘一班以便經生則庶幾近之耳



|   |              |      |      |      |  |  |  |  |  |
|---|--------------|------|------|------|--|--|--|--|--|
| 七月表 按集注王氏推論分布為表如左   |              |      |      |      |  |  |  |  |  |
| 即視里日所察形勢以知天時之盛衰乎內上以誠意下養老而慈幼其法也司<br>雨露之變草木之化以授民書男服事于外下以此則上食力而助其盛衰也 |              |      |      |      |  |  |  |  |  |
| 一之日   | 齊祭           | 于祭   | 為公子莊 |      |  |  |  |  |  |
| 二之日   | 栗烈           | 鑿冰   | 其同   | 殺獸飲豢 |  |  |  |  |  |
| 三之日   |              | 納于凌陰 | 于躬   |      |  |  |  |  |  |
| 四之日   |              |      |      | 舉趾   |  |  |  |  |  |
| 五月  | 春曰發陽<br>有為倉庚 | 條桑   |      |      |  |  |  |  |  |
| 四月  | 秀蔓           |      |      |      |  |  |  |  |  |
| 五月  | 鳴鴈           | 斯螽動股 |      |      |  |  |  |  |  |
| 六月  | 莎雞振羽         |      |      |      |  |  |  |  |  |
| 七月  | 流火           | 鳴鴉   |      |      |  |  |  |  |  |
| 八月  | 蟄蟲咸俯         | 在野   |      |      |  |  |  |  |  |
| 九月  | 肅霜           | 在戶   |      |      |  |  |  |  |  |
| 十月  | 孟冬           | 在室   |      |      |  |  |  |  |  |





詩攷總目

禮儀  
進飲  
朝貢  
交接

命服

車馬射御有弓矢旗幟之數要皆設于車者。

樂器

田事 祭田

宮室

宮櫓

詩攷

吳興凌蒙初輯著 任瑞森 男琛泰校

禮儀 燕飲 祭祀 巡狩 朝貢 交接 附

蘭兮  
以下俱魚飲

公言錫爵○工告樂備則主人獻工主人宰夫也然錫之

自君命故

湛露

夜飲○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

而不出是陳宗也

川戎有父次之豐全宗室司徒諸侯則成之於庶姓

老（詰）片老存。然不許其壞。故成也。

詩  
名

王省陽。有彤矢千。而柄言彤弓者。衆

重以該生

重日大而不倚。盈而不虧。如命數。散性祖。

至於冷魚之類。數終而止。不得終日。這曰一朝。

飲酒之禮主人酌賓曰獻

主人曰非然主人又自飲而復洗爵行輩再酌飲賓

創主ノ西行華二ノ一



曰酬謂賓其受之與于席前而不舉行舉乃舉其爵謂之舉酬賓而後少長相勸交錯也東兩互對飲為交求西兩行錯錯對飲為錯略具

大東

簋餼棘也○殯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禮簋盛黍稷吉祭及賓客之七用棘古者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腥實之以芛而煮之內既大故須以芛載之出于芛而升于

賓之初筵

首二章○每章俱有三段飲酒飲酒孔偕未射之飲舉酬連連將射之飲以折爾爵射之飲揚爾純嘏以上主人獻尸春春爾能以上子孫獻尸以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尸俱酢之是祭飲室人○賓佐尸食者也于賓之中取人令佐主人設饌名曰佐食八又○三獻禮成夫多之為加爵此原是獻尸之禮非就賓所酌之酒再加滿些之謂為此說者以為賓人是執費一類不知川亦賓也酌彼康爵○無賓與室人言即酌尸所酢之爵此中皆祭

尊為敬酒

行幕

鋪陳品物曰筵鋪藉曰席席設在筵上一層故曰重席者設席而坐也皆則加几于席使有所憑

魯孫維主○王燕兄弟膳夫為主蓋主臣不可相抗也云然者得與平時不同蓋無算之爵已行不拘常例王自以大斗酌兄弟中之長者故也

采蘋

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故曰用之公侯之事終見立

于昨階夫人副律立于東房故曰用之公侯之室

采蘋

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宗大夫之始祖蓋諸侯自靖子以外皆為別子別子始為大夫是為始祖繼別子之嫡子世為大夫則立始為大夫者之廟以祀之是為宗室堂則南向而主皆東向堂西南隅為負神靈所棲之地故奠在此

天保

吉○注誠日謂下桑日也君臣謀祭日於旬有一日之先至成成乃卜所擇之日吉否如少牢饋日大夫先與有



司飯丁已之日明日乃其日之吉也擇士者先一日  
大射于禪宮選典祭之士士諸侯大夫及貢士也生民  
其即此謂○注齊戒者七日齊三日戒潔其內也餘濯者  
洗祭器掃宗廟沐浴其身之類潔其外也生民我惟即此  
禴祠泰嘗○祠之言食也禴禴新麥嘗新穀進物品  
楚茨

前二章皆三獻以前事祝祭于禴○此是初入祭求  
神之時凡祀探求諸陰諸陽諸地也信南山祭以清酒  
即此此謂既灌然後迎牲而蕭炳求諸陽取臂升臭也生

民則蕭祭脂信南山既其蕭即此索祭祀于禴求諸陰陽之

間初內陰也魄之所屬外陽也魂之所屬陰陽之間魂魄  
會焉故祭而索之也祭爾牛羊則亨詳將○是既灌迎  
牲之時祭者省牲也省其色純角正之類司徒奉牛司馬  
奉羊內饗司糾事烹人司烹事此治牲也外饗司其饗謂  
陳之于俎司徒小子之類司將事謂進之于廟此設牲也  
要備是迎尸以入升生之時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  
主人西向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  
以安之使居神坐也尸告伯祝獨伯曰皇尸未賓信尸又

食主人拜伯尸又三飯信南山界尸即此或炙○主人  
初獻之時主人洗爵獻尸賓長即以炙肝從之或燭○  
主婦亞獻之時主婦洗爵獻尸兄弟以燭肉從之獻酬  
交錯○是賓三獻畢而旅酬之時體已見前節然此是  
祭時厚飲非祭畢之燕也內辯辯踰踰兼主祭助祭言  
執費之敬就職事言故曰階階主婦之敬就交禮言故曰  
莫莫提提要歸到主人之敬

傳神意擬主人之時故之禮祝編取黍稷牢肉魚醢於醕

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既受使宰夫受之以饗祝則釋  
綬詞以勅之此天子之禮也大夫之禮主人醕尸尸酢主  
人佐食取黍稷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而擬主人  
詞見注即以擬之物往于主人故曰徂春此徂是祝徂孝  
孫主祭時醕尸之位徂位祝告是飲福以後孝孫徂  
昨階階祝傳尸意致利成之時此徂是孝孫自徂昨階上  
而而未祭時分刻之位尸起送尸○受告之後則當送  
尸尸辭神者也尸辭即神辭送尸則神歸君迎牲而不迎  
尸送尸不出門別嫌也尸在廟外則疑于及在廟內則全



子君 廢徹不泥○送尸以後則當徹饌請宰則徹所獻之饌君婦則徹所獻之豆也。主人之祖佐食徹之尸祖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祖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祖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收留歸賓祖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燕私○是徹僕以後既歸賓祖之時至人以胙祖遺豆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所以親親也。末章即燕私事。此詩語有後先之一時事而如其禮故備載其

次序以便考據。執費○養費以煮肉庶費以炊米。為豆○內羞以穀物

庶羞以牲物。既備○禮終三獻。既戒○樂終三闕。樂具入奏○燕與祭不同樂而云然者聲欲異樂器一也。

信南山

執其鸞刀○三句皆迎牲而殺之事。凡祭之次先灌酒次迎牲于是殺牲。啓毛以告烝取血以告羣取腎以升臭。嘯臂在薦熟之後而取之則此時耳。烝享○正薦熟升臭時事。苾芬○以犧牲兼黍稷不茹言。

生民

或春而為之饌之報饌謀句言謂之事取蕭句求神之事

主內神言取瓶句主外神言。五祀行最小。又最後行祭則餘祭在其中矣。燭以備庶羞然以賓遺豆皆所以獻神者不必泥定獻尸蓋後稷義起之禮未可以周制一一附會耳既醉

孝子不匱○注有嗣舉英謂迎牲之前祝先酌酒奠于神席前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之酒飲之以致伸附祖考之意嗣子乃洗爵酬尸當旅酬告成之後而其誠心若祝祭迎牲之始故曰不匱

鳧鷖

楚茨神保非神則祭畢之燕尸不與焉蓋以其象神故不敢陷又不忍輒忘而轉為次日之燕煖其祭食以賓禮待之尊尸亦以尊祖也故曰緝而賓尸終尋繹前祭也

緝衣

門側之堂謂之塾塾門之內外夾室其東西皆有塾一門凡西塾外西塾南向而西塾北而此基乃內塾之基士所立告之位也禮祭前一日夕時當主分立堂下東西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于堂上東序視豆饌于房東視几席及數于西廂及降于基而告祭器之畢既凡席之備具而



主則背賓。故朝上立而告之。是為省器。於是賓主皆出。位于門東西塾前之基。與兩階相值處。爵在門外北。而北上。牲在爵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往視牲。及位告充配。是為省牲。遂舉鼎告爵之潔。謂之省醑。厥明乃祭。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宗人而飲。此詩宗人。即注所謂士也。飲酒。即指此獻酬之禮。自堂祖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為之事。羊牛。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鴛鼎及爵。不言自相蒙上文也。壺濯盥豆在堂上。在東房。故曰降。牲在門內。故曰反。所舉等近于主人。故不言反降。

雲漢 以下郊社之祭

自郊祖宮。該社在其中。莫是方祭而置之于此。瘞是祭畢而埋之于土。凡社王祝冊之類皆然。郊宮上下皆有之。此皆修大祀故曰宗。

我猶

糗結以為席。陶匏以為器。藟粟以為牲。掃地而祭。天子南郊。尊之也。牛羊以為牲。藟粟以為器。陶匏以為實。其薦用熟。祭天子明堂親之也。尊故配以始祖。稷是也。親故配以祖。父王是也。

閼宮

龍祈二向。斷主郊祭說。禮記郊特牲。東素車。實其職也。龍有十二號。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可証周禮司常日月為帝。王廷之。交龍為祈。祈有十二號。侯建之。合之于禮記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祈有十二號。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則祈與帝皆有矣。或者日月交龍。龍蓋祈上。亦未可知。蓋以侯用天子之儀。故兼出之也。說者謂建日月之章。則不建龍祈。而以此為廟。殊未之詳耳。

敵 以下建祈

高山。墮山。喬嶽。只一山耳。墮。旁小山也。喬。則山頂也。古者延佇无封。泰山以告天。封其旁之小山以告地也。此止謂一嶽之山耳。猶俞河。則周四嶽矣。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非聚朝一嶽也。

泂水 以下祭百

淮虎之貢。蠙珠。魚。厥篚玄纁。鴈。刑揚。黃。萬。羊。九。江。納大魚。金。三。品。荆。揚。皆有之。

勝武



國語云賓服者享荒服者王注世見曰王世見者父死子

繼父嗣王即位乃見

左辟古人以右為尊故讓者辟右就左賓主相授主降階

賓而階則左乃主位也

冠服

羔羊

縫中突元為純有界限為緘合二為總皮則有毛附麗華

借者

副○編他髮假作髻形加于首上并○簪也其端類雞

形橫于髻旁加○并頭所飾玉其數六副旁有并并頭

加玉作三件一串說象服即此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

下則無簪云編髮于首而旁有衡并之垂并垂于愛而上

有六珈之飾簡便可記項○靈耳即充耳充耳死五都人士

天子用玉諸侯用石在當耳處故名以纁纁之纁亦謂之

純純用雜采故國篇中有素青黃

會弁○皮弁縫中結玉謂之綦諸侯玉用朱白蒼三采綦

歸七

南山

五兩○屨有纁黃白墨散凡五等



錦衣狐裘○以錦衣加于狐裘之上也諸侯朝天子之服  
歸則服之以告廟雖在國之朝服 黻○黻繡于裳言黻  
衣者裳亦衣也後評

九章

衮衣繡裳○周制衮衣裳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  
四曰火五曰宗彝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龍九曰黻  
十曰藻其形如斧十一曰龍其形如龍十二曰藻其形如藻  
皆繡其形于裳衣之上天子之龍一升一降公但有降  
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袞與龍同公九章俱全侯伯

鷩冕七章則無龍山二件但自華蟲以下子男鷩冕五章  
則無龍山華蟲火四件但自宗彝以下并藻粉米亦繡于  
衣而裳止繡龍虎獅錦冕三章則止以粉米繡于衣而裳  
繡翟大夫玄冕則玄衣而裳止有翟矣采菽玄裳及黼蓋  
錫上公以獨列侯也未注各屬諸雜散

采菽

赤帶○服于腰而垂于股所以蔽膝而謹拜跪 邪幅○  
邪幅于股之下所以束腰而利趨踰 按帶字即韍字冕  
服謂之章中人手冠其他謂之雜素冠蔽膝也以韍為

之 又按宋米元章名芾有時又書作散而其無為則誤  
文篆字又篆其名作亞則芾散一字也而持芾作散其制  
又與散不同何也元章時方必不有散豈冕服之章亦  
繡亞形其亡者而散即散字耶



車馬射御附  
其與

較是車兩箱旁之直木橫兩較之間者為軛較在軛之上致故則附而憑軛無事則但依較故以為自如之喻

小戎別有圖

五繫梁輶○輶是輶端之軛鈎銜以駕馬者其制從前軛以前稍曲而上至末為頸當輶端就下以鈎銜銜當服馬頸上有缺處以抵馬頸謂之軛輶形上曲者恐碍馬體膚也束之以皮起曲處多是斷成不隨不理不堅固耳游

環

馬

環脅驅○是二件環是一皮圍蓋服馬身夾于輶控御有定而驟次服外易于出入故把驟馬兩外轡併服馬內外四轡實在圈中而手執之使驟不得出所謂六轡在手也環是活動的故曰游脅驅是係定的兩條皮隔驟在服之外使不得入陰刺透結○服馬頸當于轡可以用力驟馬不當銜便無用力處故別設二轡係兩轡之頸繫在陰板一環即轡也轡轡○轡形圓盤空其中以貫軸而用圓持三十幅其車要馳驅險阻而轡短則脫轡故比大車長轡肩○如今渡箭牌轡轡○驟馬迫于脅驅不得

內入其內轡不用牽挽但係于軛前之轡非前之轡也轡轡轡○以竹為開象弓之形可弛時納于其裏用繩約之而後入于輶也

六月

幟文○幟上有文即是鳥章出車之旗即此前軍所建也白旆○以帛綴旗末為燕尾故曰繼旆非二物也獨言旆者凡米戰則建而不旆戰則旆之也元戎○車綴輪馬收甲銜軛之上盡有銅戟若隔陣之車所謂選鋒皆言其前軍也戎車四牡則大隊繼之矣

采菽

路車乘馬○天子錫車馬以分氏族也同姓金路樊纓九就異姓象路樊纓七就以五綵翟為樊及纓而九成七戒也齊姜 孫高唯金路有鈎以金為之馬領之飾也故曰鈎膺言鈎及樊纓也齊姜采芑亦有鈎膺故嚴氏孔氏皆以路車有車為金路而朱子以為戎路然象路朱故曰有夷戎路則臨陣乃用革輅而漆之為黑色然所謂夷之失矣戎路者將師來天子之命車以臨戎也與戎車又別大叔于四射射



1

經 66—712



田事 附

七月 有來

信南山

物理曰理如方里為井十里為成理如百畝為夫一夫有  
遂十夫有溝遂在井之內周道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間  
道十夫之田推而廣之為江百為澮十為川思密所  
謂十千鄉稱南東畝曰有遂之遂于溝古之也畝是田之  
自遂是田首通水小道故有一縱一橫之象其遂橫趨于  
溝者則南其畝謂畝形自南而亘也其遂縱趨于溝者則  
東其畝謂畝形自東而亘西也蓋古人之畝皆廣一步長百  
步非如今時之正方耳即如防風氏身橫九畝蓋畝直而  
身橫正謂身橫亘于九步之上耳若如今之所謂畝安有  
如許長人耶宋注本明今人以畝別為遂間防水之具不  
知何始當由宋考周禮左氏耳

載是

手耦其耜既耕而耘也及上而除草木之根株也絲絲其  
耜既而耘也除去田間之草芽也者據注提訓作去苗  
間草則播穀三節為中明次節之意提是既首而耘矣

良耜

蘇祭則凡百穀之宜高而寒者得其養蘇祭則凡百穀之  
宜下而暑者全其生觀蘇祭為水陸之草可見

鹿田 田事之終

方杜止言用禮田祖止言用樂方杜報而不祈田祖祈而  
不報皆互文耳以杜報生也以方報成也



宮室

定中

星以定名。取民事已畢之義。故是時可以營室。祭日者。樹  
臬在室基中間。日出。則影西倒。日入。則影東倒。以繩正之。  
而東西向定矣。午明日行正南。而臬影北倒。以繩正之。而  
南北向定矣。周禮撥日之法甚詳。說者引以為証。彼乃周  
公營洛耳。楚丘一室。未必盡然。然法之要畧廢不異也。下  
景山。又是定一國之方面。則景亦是度日之景。與此樹臬  
從日不同。

其絕則直。○定廟之方位也。方位正而加以板築。則東版  
自下而上。如冰載然。必須知引絕東版。非特作廟為然。故  
下文百堵。還從築牆起。猶此節定。不言拔度築制也。  
臬門○臬遠也。門最在外也。應門○應居北以應治也。

宮掖

小星

內則所謂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者。不敢當后在君所之  
夕也。禮。天子后在君所。正內治。五日一休。則一嬪與其御  
進。凡四十五日而九嬪畢見。付諸侯以下。妾媵雖有多寡。  
然皆用五日之制。此衆妻。疑即女御也。進御必從其嬪。不  
敢自往。故曰莫敢當夕。非見星往還。謂之莫敢當夕也。或  
謂昏是昏往還。還是旦往還。恐無一夜兩次僕僕之理。夫  
人入御君所。從容而有儀。至旦。太師奏鸛鳴于階下。然後  
夫人鳴佩玉于房中。若去。若勝。妾則女使投環致辭。辭罷。  
進。慎。有衣服以及禁履。雖得進御。承恩寵于宵魚。掌御叙  
于燕寢。比夫入多如許。敬慎勤勞。不敢即安。故曰肅肅。曰  
宵衣。  
江有祀  
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事君子。未任承事。  
則還待年父母之國。



任瑞森男環叅訂

周之夫主生廟堂授天官座下此氏以爲之記者予之人終于夢見其人  
有面而負背之此乃夢見之二句主○○○○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

左流者動婉淑女審寐也者求之不得寤寐

竹魚服慈哉悠哉輾轉反側也興此章本全未片而之

參差行樂。左右采芣。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

卷之五 寵淑女鍾鼓樂之

全是官人罵其一身后她欣喜不能自己之詞蓋平日

見君子之德已矣。而求配適得此淑如。一時思想如此。

君子真得此人配他而如此人豈容易得使我宮中

人而何處去。校除非是夢想。今幸得之。豈能不爱且惜。

而無可抒。有北之琴瑟。鐘鼓而已。一意而情詞曲折。

政是風人妙地。若如後人說說。認定未得而憂。既得而

則淑女之爲，見之且難形容，未見，遂何懸想，愛慕

何足說大邦有文定吉禘其來已非一也亦何事難

此夢寐為戲詩  
凌濛初曰。是說極妙。或曰。若果

則重君子不重淑女矣。曰：乃其所以重淑女也。

芍藥 庄妃段成錦謠之賦其子

好此詩說者多以治胃為主。尋味語脈却似為將歸寧而

追叙葛之生所與治之事如此蓋后死以親執女工

為事何知其久且勞只是一日未畢一日不得歸寧未

免隱隱潤情則珠覺其成爲可幸耶如此看方見渾然

語聊而諸美自備其中若依時說則視舊反似太難而

帶上歸寧政似贅疣

○又草芻施于中谷。結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

時時也。賦  
黃鳥和鳴。以聞之。不似幽燕。女子之思。在死女子。死日不在念。生時

詩送周鳳  
黃易飛鶴  
不以見開  
是知又開  
相照不心  
況到加

其  
工  
與  
日  
不  
生  
豈  
待  
黃  
烏  
召  
興  
感  
和

微女  
工  
三  
思  
不  
女  
三

萬古華嚴施千手菩薩是則永離苦海

無  
○  
一

服之無病是心之所期如此耶。后妃自以治葛是婦人

常。勤。勞。擲。等。不。出。諸。初。何。嘗。有。是。心。耶。

麥  
藁  
初  
曰  
要  
知  
是  
其  
性  
自  
簡  
下  
結  
便  
可  
旋  
第

言告師  
言告吉  
歸薄汗我  
賢薄幹我  
香言幹言否  
婦











此真  
也而

冰思江之永  
參不可方思  
與而

趙趙錯新言刈其華之子于歸

亦然不必泥注欲字與悅之

詩送國風

父曰  
母也



謂之

謂之此板板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板板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定板板公族于嗟麟兮

麟姓仁厚與文王后妃仁厚是一層話頭只重在一

吐定俞與子孫宗族以于嗟麟兮是在以子孫宗族為

麟非與共同于麟也王若之瑞亦自麟而言之文王

服事麟作詩者豈如後世每說符命預期以與王

得洋助詩美公子為麟亦如後世天上麒麟之類

九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也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南同諸侯大夫之信也此詩以子孫為重



新帶升堂勿剪勿破口口所組

人若違禮而信必有所虧故特倍多露言以絕人之惑











何紗穉矣  
彼穉矣唐

王陛下始于被縛事附云盡以此而不肯扶貴州賊其大偏元  
是事者起知莫龍亦且和執持也於望外行川美之  
標之望。取肅州而飯。中。也。王繼二字堂為

直言其人

之。和。敬。六。非。以。今。日。之。車。品。知。其。後。日。之。和。

彼穠兮何維  
釣維何維

絲伊緡○荷侯之子○平王之孫○與○

夷而國瑞侯

1

十二

茹者葢  
茹者蓮

發五紀也  
發五紀也

仁民字樣  
束是物之

必遂亦屬勉。惟满腔是仁而物各取之如

故直以  
推仁民之

餘思蓋贊度下于嗟亦不用輒請京句是

淺濶初曰仁民化雨之世自

然萬物凝  
朽舟  
歸人

哲不取不殺未盡侯仁不可以此隘也

憂之何事

而又托言餘皆反覆述已之憂而不言  
即明言群小之見愾而不言見愾之何由

不子  
自中  
問却

不直言。告一語。稍不合。渾即是。慙夫。一語稍

未の遊、  
一の也、  
亦、

一〇  
二〇  
三〇  
四〇  
五〇  
六〇  
七〇  
八〇  
九〇

明  
鑑  
不

可以茲。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

故書逢彼

之。想。無。非。是。形。容。其。困。厄。無。聊。之。物。此。等。廢。

—

---



錄今不錄不重錄

也作文說不出此意而却要會此意



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sub>也</sub>。歸遠于野。瞻望弗及。泣涕<sub>也</sub>。

燕于飛。頤之頤。之子<sub>也</sub>。歸遠于野。瞻望弗及。泣涕<sub>也</sub>。

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sub>也</sub>。歸遠于野。瞻望弗及。泣涕<sub>也</sub>。

我<sub>也</sub>。仲氏任之。其心塞淵。溫且惠。淑慎其躬。先君之思。以勗<sub>也</sub>。

先君之思。或作平旦。或作臨政之贈言。如俱可。講此要。

有<sub>也</sub>。酌<sub>也</sub>。若說有綠衣之怨。恐我不念先君。故憐相謝。

則莊姜之賢。不至于此。此意的是。所見者。如所期。

于莊姜者。遠而又深。合莊姜本懷。故最可念。通。

日月。莊姜不見。在于此。公在時。日月而謂之。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復顧。胡能有室。

不復顧也。此。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復顧。胡能有室。

不我顧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逝不復顧。胡能有室。

也可忘也。

浚濠初曰。德音無良。人皆以德音為敬。故其說不一。不。

知只如今人。誇誇說人。德性不好。威儀不好。聲名不好。

之類。德性威儀聲名。皆好字而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女兮。言不辱者。胡能有室。

不我顧也。

高我不卒。猶今人云。食娘養我不。而意則直指夫之。

不我顧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言不辱者。胡能有室。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言不辱者。胡能有室。



死注但又有三安詩  
悠悠我思非此其來也合下

終風且晦不日有暄言不寐言則曉  
惟其陰陰其靈寤言不寐言則曉

擊鼓 衛人伐于自之其詩為  
東門之役五日而還又未嘗敗也蓋是伐鄭之令務而

擊鼓其鼓踴躍用兵士國城漕獨獨南行也  
我獨南行說者俱謂不應說出死亡以見合葬于則謂

兵凶戰危事正為中人所甚諱所以只說個南行而  
意已畢露何妨就此擗破若憂心以下更點一死亡擗

即節節失神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愛心有悼

難居難處難喪其馬手以求之孫林之下  
味三爰字有相用之意家上愛心來與開志是說詩

省之詞下二章亦然此離次時間思過應只疊疊說  
死生契濶與子成仇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死生契濶與子成仇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執手二句即成時時語不作而開不我信亦

原就不我活既而時時語不作而開不我信亦  
契濶不言死生而將四字作故事云死生之期其濶

是遠可變不知契濶即是離別猶云生死離別原平  
開說而下則互文叠應故不我活即是死而濶而死即

是死生契濶之成約不遂也何曾偏遺乎于嗟四句終  
頂上節不必以詢字止屬借老

凱風 衛王風凱風行有七子之母使不能食其子此詩  
是也即前詩之義是後人解詩意也若當日以自責

為我謀則傷矣非孝子也  
謂有德于隱亦傷孝子之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之謂何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之謂何

浸淫初曰聖善二句即所謂淫淫當誅天王聖明也不  
先替解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凱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雄雞

歸人以其君子從侯于外左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也典

將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

念其久役而不得歸但得保全亦幸矣此

有漢書

最切。王風苟無儼渴亦此意。非發乎情。

勗君子而曰百爾詩人詞不迫切處

功賞名利皆是車旅之中尤爭功爭能之

旅中相感不止一先人各自善自然

涉濛初曰德和氣涉世上輕

望情相與聲中分飛歸悵悵  
素意中

進學記

此東海云云

樂不苦樂亦在淨法則見淨法則也

有淵濟焉有鸞翔焉有鳳鳴焉有麟舞焉有  
也

離離鴈雁日始見如歸書邇來未見

招招舟子涉印香人涉印香須幾分

通詩旁引批語而未嘗直指其人陳該言

夜今非謂刺之草隱然見于言外則人之言也

滿紙白山第三章是正論餘紆是托帶而已不

永風

名勝水人魚大所清此福以叙至慈悲之情

結軍圖

下體音莫達及爾同死。此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送我幾維謂茶

如養安固。如兒。如弟。如也。

淫以謂淫浸其母與爾所與不戒脣也毋逝我

我言我躬不聞道恆我後

就其深者方以所就其淺者祿之游之何有何

求之者有得而救之也睦鄰好義乎一

不寐能懷友以我蒸餾既阻戒德費用不佳

及爾爾生既育于于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御冬者備冬也以我御賓有洗有沐御賓者待賓也所語

我肄不念昔者伊余秉畀伊余秉畀者伊余秉畀也詒肆非止治家勤勞事乃責以分外難任之事蓋欲伺其不及以為難端也以初嫁收聘之事終以不獨

情景凄絕亦有危動斯旨意通式微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思之式微式微不遑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式微式微不遑微君之躬胡為乎中

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

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

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

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

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

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

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

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

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

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

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微君之躬胡為乎中







不天明言謂是欲速去之說

靜女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暱。貽我彤管。彤管有輝。說懌懌。

自彼歸來。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也。

新臺 衛侯以公子伋于有而公子伋自衛之乃作新臺于河上言

新臺有洧。河水瀾瀾。燕婉之求。蘧蔭不鮮。

新臺有洧。河水瀾瀾。燕婉之求。蘧蔭不珍。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暱。貽我彤管。彤管有輝。說懌懌。

自彼歸來。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也。

新臺有洧。河水瀾瀾。燕婉之求。蘧蔭不鮮。

新臺有洧。河水瀾瀾。燕婉之求。蘧蔭不珍。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既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鵠之種。鵠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也。

物隨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相鼠 德威之意多微刺之意少有不悅之意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斃何為。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遘，何俟也。

相鼠有禮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也

于旌

男子干祿在歲也。鄉素絲紃。答良馬四。皆校姝者。吾何以

界  
之  
也

牙牙干旆。在浚。是都。素絲組。咎。良馬五。咎。彼姝者子。何以。

子之賦

子千葉。發。日。成。素。絲。祝。子。良。馬。六。之。候。蛛。者。子。何。以。

卷之四

下賈之。凡口腹間已各一時。刻見。在詩人亦出不意。極爲。

月七、房、其、體、之、骨、焦、也、以、為、不、知、何、等、陳、諸、方、可、報、

[illegible]

精冲俱

藏、在、第、二、分、館、中、馬、班、強、保、吳、常、歸、唯、忽、見、于、郊、原、

不問爲可是不

戰馳

望人救衛之心迫于歸時凡言驅馬餐食行蹤皆非宴

事憂大夫之來。怨大夫之所。俱非實情。不過曲爲其辭。

漢難堪遠近無聊之徒耳言下却看歷歷萬頃此

是詩之妙通

駘載駟蹄以衛侯驅馬悠悠至于漕大夫跋我

憂也

不我喜不能旋  
存視爾不誠  
或思不遠既  
不我喜不歸

經濟視爾不誠哉思不閔也不遠名心依三不保于街若忘之則連

破阿兵書來其姪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釋

群則少不不應應此此致致生生狂狂則則執執約約自自是是不不在在人人情情

行其野。光光其於于。大邦罪。因誰極。大夫啓。子無戕。

尤有爾所思不如我之所賦賦周且不及於有這異國之理

凌漢初曰百爾研思言憑你千方百計不必鑒出

或欲如何如何也

洪興  
衛人美武公之德

童○子○五○見○張○僞○赫○  
○與○童○末○四○向○亦○各○就○其○德○之○終○見○

廢咏嘆一。非有淺深。



善字已有不虐意

考槃

考槃在澗。碩人之望。猶寐寤言。永矢弗諼。試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邇。獨寐寤歌。永矢弗謏。謏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恤。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告也  
考槃句。不要看做寂寞境界。寬過拙。以胸次高。不離考槃。亦不粘考槃。詩

破人 莊子美曰子信人馬之無破人  
族姻家親及姑嫁時之人情禮儀俱就世情共見者

意謂人雖惡。何至并此。亦不曉得。言外有疑怪。咨此  
 之咄詩通  
 顧及其婦。衣錦裝衣。衛侯之子。衛侯之妻。求宮之妹。刑侯  
 之妹。薛公維也  
 衛侯之妻。或言以薊侯之子而為衛侯之妻。或重妻字  
 言正位中宮。皆非也。只照本文。平平說出。總是詩家本  
 色。沾大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蝟蟻。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  
 倩兮。美目盼兮。賦也

詩逆明雅

夫

碩人款款說于農畝四牡有騶朱轡鑣鑣翟弟以朝夫  
風退也無使君也怒也

以朝者只叙來嫁之時如此不是誇車馬之盛微  
嫁事此遂重在人情歡喜。風退二句分明畫出舉朝  
洵洵爲人主。麗重大體說出相親却似曉詩  
曰相親是所迎意中事不必露諸口中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  
沔施眾穢鰭鱉  
鱉鱉發發葭擗  
麋麋

此語雖爲人所素聞而服者少以道子怡悅之意



也哉云然耳非目下以老而見棄也

謂河唐魯不容召誰謂宋魯不崇朝也



伯兮 婦人以夫從征而作是詩

伯兮  
公非之桀公伯也執事王前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更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兩其粟果出昌願言

焉得護草言樹之背。然言。則使我心。

思極無聊之詞非真欲求護草以忘憂

能忘也。語氣一直下。注多轉折。通說。

清溪閣

有紙

古語云。夫共曰。子獨碩龍之稱。

有以接應，至皮共濟心之夏，冬之子無害。

[illegible]

子自無愛也。事功未了。則家門無一

有稱  
論  
在彼  
其  
心  
之  
夏  
義  
子  
無  
雲

有以爲當在彼其間之與否之子無咎

惟是男女贈答之詞而報以微至重不以故

復欲以本報之以環諸匪報也永以為

是爲正報。以爲好。

子而水也

援我以本志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此與諸言相似不如補作正意

黍離

彼黍離離。彼稷之華。行邁靡靡。中心悠悠。知我者。

不知我何意也。比何人而

卷之五

初春湖濱行

不知我者謂我何  
吾然然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適非唐也○知戎者

發不知我者謂我何我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詩經

宗周宗廟宮室詩中不見一室直將彼字暗

是無形細味風指未嘗嘆人莫識

我如此情狀，誰知者必為心憂，若不知者豈不

[illegible]

卷之四

意  
不  
忍  
所  
以  
合  
黨  
不  
治  
也

時古知以用以喚下不知

知者供不為然之語。而古意自明。自見溫石。

凌濛初曰：不謂伊尹正先，則補有商無。

說詩者須于此等處着眼勿為蛇足

— 10 —



大夫久役于外其家思之

詩意因思不  
能分非應物  
而興思中  
通此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鵲樓于墀日之夕矣牛羊下

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弗思○

凌漾初曰。鷄樓羊牛。不過點綴日夕光景。當此際而

君子萍踪飄泊那得不思本自了然畜產有諱便是腐

想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具有信。鷄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

下橋君子于役焉無懷以木句正思之莫如安他所以自解

詩集

歌字最下得悽惋有無可奈何之意

君子陽德

此後彼所爲皆轉人所爲蓋亦力以爲人

君子陽陽左執鸞右昭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綏右執綏我由之其之只只只只

由房由屋由地由鬼情已同樂通 安貧忘勞等語

此中真趣有非婦人女子所知也

執黃執如斯與長招我如斯而謀懷之酒落終有不

可得而形容者。要見君子自有樂。不重相樂上。

藻陽曰樂不可以忘憂形知憂可忘非真樂也

揚之水

平王以申國這集被侵伐加遠畿甸之民咸士而咸農思作此福也

楊之水不流東舊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甲懷哉懷哉月子王母家

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成。而懷哉懷哉。曷月

予還歸山。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成。許。懷哉。懷哉。曷月。

予還鄉後

但言室家不得與已同役而役非其職之意。隱然見于

言外說  
非真欲室家之往也  
深以達其室家為要耳

卷之四

而許近中怡像都可恃無恐然筆言之則非成而莊

言

[illegible]

谷有穫其乾名有一如仙藥其功甚速

源 難 香

中谷有蕓，暎其脩芳。有女仳離，其憂奈何。其憂奈何。

不淑者。己人所遇。非人也。非人也。非人也。

谷有獲暎其濕客系女如所其泣毛味其泣毛但

及卷上



時年四歲

采芻所以爲師。故是淫奔者託以也。

殺則異害死則同客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錫衣之庸舍敬子又改作公適子之館舍適子授子之繫

作詩者並未嘗言德德亦不自言用要但望此端德意中覺得其服之相稱而情之不能自己若此則首句非致愛根源試味他說個宜字好字帶帶便得然見愛之意知改衣適館授繫德是未然和乃心欲如此耳詩德實此前一語微露之

將仲子 惟力維齊之詩於心此有故其本意亦在利

將仲子 今無喻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耶我父魯仲

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 今無喻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耶我父魯仲

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叔于田 段不義而用衆國人受其害作此詩

叔于田 無居人宜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且

叔于田 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且

叔于田 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且

要會國人喜段之興已御賜沾沾誇美之意而段性係

得蕩意也即于所處處以美還以態度言但酒各

照居人飲酒服馬看出其通以其與衆混融故見其

仁以其與衆飲酒故見其好以其與衆服馬故見其武

大叔于田 此亦鄭人嘆段之詩

叔 乘馬服馬執轡如組兩騶如舞叔在薏火烈其譽

叔 乘馬服馬執轡如組兩騶如舞叔在薏火烈其譽

叔 乘馬服馬執轡如組兩騶如舞叔在薏火烈其譽

善射也又良御也抑聲控忌抑縱送忌

叔 乘馬服馬執轡如組兩騶如舞叔在薏火烈其譽

馬得忌叔發罕忌抑聲控忌抑縱送忌

凡道他好愛俱是才力過人而又好勇所為不可折開

才勇也 凌濛初曰此謂子卿家私堂之詞美叔慶須

識此意詩得本調不宜雅正之替如車攻之詩末四句

洋洋乎車攻之詩末四句

罪也 鄭人以為段之依恃其才之其御執于河上久而小居解散而

清人 鄭人以為段之依恃其才之其御執于河上久而小居解散而



清人在海。駒介旁。二子重。若河上乎。駒介。賦。  
清人在海。駒介。應。應。二子重。若河上乎。駒介。賦。

清人在海。駒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休。駒介。賦。  
清人在海。駒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休。駒介。賦。

凌漾初。曰。詩。作。于。既。散。之。後。而。實。未。散。時。河。上。之。景。  
凌漾初。曰。詩。作。于。既。散。之。後。而。實。未。散。時。河。上。之。景。

象。如。此。見。其。所。以。散。也。駒。介。不。知。散。只。如。此。描。寫。而。  
象。如。此。見。其。所。以。散。也。駒。介。不。知。散。只。如。此。描。寫。而。

其。夫。自。見。章。旨。專。責。文。公。字。而。亦。不。得。雲。游。戲。處。重。無。  
其。夫。自。見。章。旨。專。責。文。公。字。而。亦。不。得。雲。游。戲。處。重。無。

聊。不。重。自。樂。  
聊。不。重。自。樂。

燕。東。此。其。大。大。之。同。  
燕。東。此。其。大。大。之。同。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燕。東。如。海。淘。直。且。便。彼。其。之。子。令。令。不。渝。賦。

大。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室。不。  
大。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室。不。

靜。好。也。指。三。記。字。見。子。唯。不。記。夜。而。有。子。手。執。之。則。更。有。以。是。  
靜。好。也。指。三。記。字。見。子。唯。不。記。夜。而。有。子。手。執。之。則。更。有。以。是。

知。子。之。來。之。難。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難。佩。以。問。之。知。子。  
知。子。之。來。之。難。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難。佩。以。問。之。知。子。

之。好。之。難。佩。以。報。之。賦。  
之。好。之。難。佩。以。報。之。賦。

是。一。日。間。警。戒。之。言。往。大。烹。調。交。際。皆。居。常。門。內。外。  
是。一。日。間。警。戒。之。言。往。大。烹。調。交。際。皆。居。常。門。內。外。

有。事。也。况。定。脩。職。脩。德。便。是。大。帽。子。語。詩。凌。漾。初。以。  
有。事。也。况。定。脩。職。脩。德。便。是。大。帽。子。語。詩。凌。漾。初。以。

固。是。警。動。最。切。語。境。仍。自。羊。綿。語。語。語。語。語。語。語。語。  
固。是。警。動。最。切。語。境。仍。自。羊。綿。語。語。語。語。語。語。語。語。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環。彼。美。玉。美。玉。美。玉。  
有。女。同。車。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環。彼。美。玉。美。玉。美。玉。

且。都。也。賦。  
且。都。也。賦。

有。女。同。行。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環。彼。美。玉。美。玉。美。玉。  
有。女。同。行。如。舜。華。將。翔。將。翔。佩。玉。瓊。環。彼。美。玉。美。玉。美。玉。

不。忘。也。賦。  
不。忘。也。賦。

凌。漾。初。曰。既。坐。必。無。奔。則。德。音。氣。宇。俱。要。說。添。斟。酌。  
凌。漾。初。曰。既。坐。必。無。奔。則。德。音。氣。宇。俱。要。說。添。斟。酌。

山。有。扶。蘇。臨。風。女。戲。不。所。私。  
山。有。扶。蘇。臨。風。女。戲。不。所。私。

山。有。扶。蘇。臨。風。女。戲。不。所。私。見。子。不。見。子。不。見。子。不。見。子。  
山。有。扶。蘇。臨。風。女。戲。不。所。私。見。子。不。見。子。不。見。子。不。見。子。

山。有。扶。蘇。臨。風。女。戲。不。所。私。見。子。不。見。子。不。見。子。不。見。子。  
山。有。扶。蘇。臨。風。女。戲。不。所。私。見。子。不。見。子。不。見。子。不。見。子。

山。有。扶。蘇。臨。風。女。戲。不。所。私。見。子。不。見。子。不。見。子。不。見。子。  
山。有。扶。蘇。臨。風。女。戲。不。所。私。見。子。不。見。子。不。見。子。不。見。子。

山。有。扶。蘇。臨。風。女。戲。不。所。私。見。子。不。見。子。不。見。子。不。見。子。  
山。有。扶。蘇。臨。風。女。戲。不。所。私。見。子。不。見。子。不。見。子。不。見。子。

山。有。扶。蘇。臨。風。女。戲。不。所。私。見。子。不。見。子。不。見。子。不。見。子。  
山。有。扶。蘇。臨。風。女。戲。不。所。私。見。子。不。見。子。不。見。子。不。見。子。



薛兮薛兮。風其吹兮。叔兮伯兮。倡予和兮。也賦

佼重。此亦法女是也。而戲予人之詞。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也賦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也賦

凌濛初曰。維予之故。只是反言。確言不能奈何。得我也其意自見。與豈無他人不同。切勿露說已者。衆意一

露索然。

案案。潘女詩所移者。

子惠思我。褰裳涉澗。子不我惠。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也賦

子惠思我。褰裳涉澗。子不我惠。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也賦

子惠思我。褰裳涉澗。子不我惠。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也賦

子惠思我。褰裳涉澗。子不我惠。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也賦

子之昌兮。侯我手堂兮。子不將兮。也賦

衣錦聚裳。衣錦聚裳。叔兮伯兮。倡予與兮。也賦

衣錦聚裳。衣錦聚裳。叔兮伯兮。倡予與兮。也賦

東門之墮。如慈在阪。其室則迥。其人甚遠。也賦

東門之墮。如慈在阪。其室則迥。其人甚遠。也賦

東門之墮。如慈在阪。其室則迥。其人甚遠。也賦

東門之墮。如慈在阪。其室則迥。其人甚遠。也賦

東門之墮。如慈在阪。其室則迥。其人甚遠。也賦

東門之墮。如慈在阪。其室則迥。其人甚遠。也賦

東門之墮。如慈在阪。其室則迥。其人甚遠。也賦

子衿。潘女詩。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也賦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也賦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也賦

揚之水。潘女詩。

揚之水。不流束楚。鮮兄弟。維予與女。每也。每也。人實

揚之水。不流束楚。鮮兄弟。維予與女。每也。每也。人實

揚之水。不流束楚。鮮兄弟。維予與女。每也。每也。人實

不。也賦

出其東門。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雪。而德惠存。結衣綦也。聊樂



後有

常看思字樂字以樂止思妙理妙海若說我自有一室家可樂則其思亦已淺矣

出其間則有女如茶雖則如茶而思且綿永茹蘆聊可

與娛有同樂意詩

野有蔓草男子相遇于野田草露方在賦在所以起其

野有蔓草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詩送國風

野有蔓草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詩送國風

野有蔓草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詩送國風

野有蔓草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詩送國風

野有蔓草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詩送國風

野有蔓草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詩送國風

野有蔓草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詩送國風

夕集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夕集與之詩人心中不要發此言外更得詩



御於庭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御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刺者代為女子之詞故詩中意無刺不親迎意而侯我  
二室已含識刺者首章於焉正侯于門外之禮也  
前而迎之也

東方之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閨兮在我閨兮履我發兮

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倒之側之有公召之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倒之側之有公召之也

南山崔嵬

南山崔嵬雄狐綏綏道有躡躡子由曰歸告母又

葛屨五兩冠綰雙止暴道有躡躡子由告既曰庸告母又

葛屨如之何獨從其欲取妻如之何也告父兮既曰告母

葛屨如之何也告父兮既曰告母

不飲斥言其醜而托喻于鴛鴦言于鴛鴦所以刺齊襄

者隱而彰也凌濛初曰要知詩是齊刺魯政是

無田甫田離秀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也

無田甫田離秀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也

無田甫田離秀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也

無田甫田離秀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也

無田甫田離秀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微芻在梁其魚魴鰈蘇子歸也其從如雲也



園有桃 詩人憂其園小而無以爲樂也

園有桃其實之盛心之憂也我歌且謔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騷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者蓋亦勿思也

園有其實之盛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園有其實之盛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也園有其實之盛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也

流潦初曰園小無政亦是說詩者意其然詩只言心憂而無人知無人思耳所以心憂所以歌謔所以宜思也

在言外

詩時 序子以不志子親在堂山以詩而後父母也

時彼時含時望父含父曰嗟予子行役夜無已工慎旃

時猶來無時望母含母曰嗟予子行役夜無寐上慎旃

時彼時含時望父含父曰嗟予子行役夜無寐上慎旃

時猶來無時望父含父曰嗟予子行役夜無寐上慎旃

時彼時含時望父含父曰嗟予子行役夜無寐上慎旃

時猶來無時望父含父曰嗟予子行役夜無寐上慎旃

時彼時含時望父含父曰嗟予子行役夜無寐上慎旃

可知通 流潦初曰望凡亦是骨肉至情不得云因欲其養父母而及之

十畝之間 以故園之樂而不在于其間而思于其間者十畝之間也

十畝之外 公桑者泄泄舍行與子遊舍也

桑者只如云若農老圃不問其爲桑柘桑也

流潦初曰仕者思還故國事可知詩人口中毫不言所以欲還之故只說得還故國之樂便是

伐檀 此詩是述君子之志而味其之德也

坎坎伐檀 舍其之河之午舍河水清且建瓴不稼不穡胡

取禾三百廛兮不稼不穡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子兮

不素餐兮

志士固當寧爲其事而無其功必不肯不爲其事而有其功也

如此其過如此其志只如此非必爲其事時便思其德

則知不稼不穡不稼不穡非君子口中語亦非將來作伐檀比例只是慕其決不苟得如此詩

初曰胡瞻爾庭言不作是想也三者皆慕其不素餐之



寤。故。過。而。以。二。語。贊。之。非。賒。之。于。前。三。者。而。始。信。其。不。素。餐。也。亦。非。由。此。而。出。信。可。以。不。素。餐。也。此。詩。最。易。失。語。脉。而。不。覺。

坎。伐。輻。輳。兮。宴。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食。不。糠。粃。兮。

坎。伐。輻。輳。兮。宴。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兮。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食。不。糠。粃。兮。

碩。鼠。

民。因。于。食。代。之。政。有。禮。之。大。其。信。已。也。十。之。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

樂。土。樂。土。爰。得。我。所。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

樂。國。樂。國。爰。得。我。真。也。今。及。夫。言。公。以。前。皆。全。去。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粱。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

樂。郊。樂。郊。爰。得。我。所。也。

淩。涼。飴。曰。鼠。既。噉。言。在。信。不。必。補。出。如。小。雅。黃。鳥。之。類。皆。然。可。以。例。推。

唐。蟋。蟀。

唐。詩。如。徐。不。言。蟋。蟀。而。言。不。樂。乃。及。年。歲。則。謂。之。為。樂。也。

蟋。蟀。在。堂。歲。事。其。遒。今。我。不。樂。日。月。其。陰。無。已。大。唐。賦。也。

其。居。好。樂。無。憂。良。士。蹶。蹶。也。賦。全。在。句。已。有。上。句。故。曰。此。以。之。不。作。一。句。也。

無。已。大。唐。賦。片。無。邊。大。妙。詩。評。

蟋。蟀。在。堂。歲。事。其。遒。今。我。不。樂。日。月。其。陰。無。已。大。唐。賦。思。

其。外。好。樂。無。憂。良。士。蹶。蹶。也。賦。全。在。句。已。有。上。句。故。曰。此。以。之。不。作。一。句。也。

淩。涼。飴。曰。外。者。居。以。外。事。皆。為。外。非。意。外。若。意。外。則。為。憂。知。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陰。無。已。大。唐。賦。思。

其。好。樂。無。憂。良。士。休。休。也。賦。

山。有。樞。此。詩。是。山。有。樞。之。意。而。解。不。復。

山。有。樞。樞。有。榦。子。有。求。索。弗。曳。弗。求。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宛。其。死。矣。他。人。是。喻。也。賦。全。在。句。已。有。上。句。故。曰。此。以。之。不。作。一。句。也。

山。有。樞。樞。有。榦。子。有。求。索。弗。曳。弗。求。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宛。其。死。矣。他。人。是。喻。也。賦。

山。有。樞。樞。有。榦。子。有。求。索。弗。曳。弗。求。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也。賦。全。在。句。已。有。上。句。故。曰。此。以。之。不。作。一。句。也。

此。詩。以。說。及。時。非。并。職。業。都。廢。而。一。味。為。樂。也。微。淩。



可  
 見此  
 離  
 子  
 今  
 所  
 爲  
 也

前清德宗景帝二十五年五月



德者易其有故也本句是意謂子居之則不但呼天曰

廟而錫蕃集于苞櫟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也母何食德

德者天易其有極也也

廟而錫蕃集于苞櫟王事靡盬不能藝黍稷也母何食德

德者天易其有極也也

無衣由漢時之武備後世感之於以武公為言利子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也

無自諱也亦未嘗有也也

有狀之杜此人好賢而思不足以及之有之此

有狀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之德肯適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有狀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之德肯來遊也也



既有嘉謨有堪見君子之勤鼓黃今者不樂遊者其意

此亦嘉謨之嘉通音王田謨之

細微孔阜六聯在手公之姬子從公于

游于北園四馬既閑騎車驚獵我獵歌

小戎西戎為秦之臣子故不其天我獵歌

小戎西戎為秦之臣子故不其天我獵歌

小戎西戎為秦之臣子故不其天我獵歌

小戎西戎為秦之臣子故不其天我獵歌

小戎西戎為秦之臣子故不其天我獵歌

小戎西戎為秦之臣子故不其天我獵歌

小戎西戎為秦之臣子故不其天我獵歌

小戎西戎為秦之臣子故不其天我獵歌

小戎西戎為秦之臣子故不其天我獵歌

小戎西戎為秦之臣子故不其天我獵歌

小戎西戎為秦之臣子故不其天我獵歌

小戎西戎為秦之臣子故不其天我獵歌

小戎西戎為秦之臣子故不其天我獵歌

小戎西戎為秦之臣子故不其天我獵歌

且右遊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此亦嘉謨之嘉通音王田謨之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終南何有綈條柳樹君子至止







東門之池 此男大令之詞

東門之池可以濯漚彼美淑姬可與晤語也

東門之池可以濯漚彼美淑姬可與晤語也

東門之池可以濯漚彼美淑姬可與晤語也

東門之池可以濯漚彼美淑姬可與晤語也

東門之池可以濯漚彼美淑姬可與晤語也

東門之池可以濯漚彼美淑姬可與晤語也

月出皓皓佼人僚兮舒懷受兮勞心慄慄也

月出皓皓佼人僚兮舒懷受兮勞心慄慄也

月出皓皓佼人僚兮舒懷受兮勞心慄慄也

月出皓皓佼人僚兮舒懷受兮勞心慄慄也

月出皓皓佼人僚兮舒懷受兮勞心慄慄也

月出皓皓佼人僚兮舒懷受兮勞心慄慄也

月出皓皓佼人僚兮舒懷受兮勞心慄慄也



此以釋之也。三祥之喪。而方見之。曰。當擇之不吉。故去之。人

素冠兮赫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此詩是之

廣素求兮誠心傷悲兮歸兮此同物他子之用服素也伯子大程氏其意

應見素解分心蘊結分柳與子如一

無有茂業政績誠重人不能忘若嘆吾不以草木之通祝而通夏也

限有茲筵<sub>○</sub>獨離其終天<sub>○</sub>之沃沃<sub>○</sub>續身<sub>○</sub>也無知<sub>○</sub>也

隲有萋萋○猗離其華○天之次○次○猶○猶○又無○窮○  
○天行無常○是也○  
○也○累使○不○覺○

照有長楚。倚備其宮。天之沃浴。無皇。

只是見無知之物如此繁茂而樂其安趨于吉表

詩經  
卷之五

主  
 思  
 冬  
 分  
 非  
 局  
 分  
 頭  
 月  
 月  
 心  
 旦  
 分  
 映

匪賊  
賊  
賊  
分  
分  
車  
車  
作  
分  
頭  
頭  
頭  
中  
心  
下  
分  
賊

惟張守節之爲首也

帝、朱、政、界、小

周禮自比漢興。漢人治國。亦以周禮爲準。而後見之。

想望  
台榭  
思感  
知焉

手治 寸人可免 夫口舌是宜 有女以事游 焉比而利之

其待之毋衣裳非也之變冬然而矣此

[illegible]

玩細忘遠。詩人本欲爲之啓發告戒。不曰啓發告戒。

而曰歸處歸息歸諒蓋欲朝夕相與從容閒譔然後可

以卵翼乎化令舍其舊而新是圖即所謂習與正人居

不  
言  
其  
死  
而  
反  
美  
其  
生  
是  
以  
意  
如  
腐  
坑  
詩

通詩

人候此刺者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謂

彼候人兮何戈與楯征伐之具  
彼彼黃口也無所  
不備也

[illegible]

惟爲空焉。不需求其益。反其之。亦不遂其。其也。

會分符含山月分含分含手女所  
然難石夢無其以衍其六二不遠其比  
之

爲鳥 人美君子之用心的神持一

子、最一合、最一合、最一合。

此儀一節心之有見為用心之由云然心之非用上說以起因緣之

也。想見子心。心持之。力感一得。此得者。

[illegible]

爲鳥至子至人  
鳥至子至人



西園

鵬鵬在桑其子在榛故人君子正是國合正是國合胡不

只重美君子之用心信則心之通明也儀典心不用

下泉 王季友云小園因故在作此

此篇比而興與他詩不同首二句中節具此興之意

必顯上安顯末章是顯比之意就是興意全然不用補

洲彼下泉沒彼苞蓂我寤寐念之東周此而

洲彼下泉沒彼苞蓂我寤寐念之東周此而

洲彼下泉沒彼苞蓂我寤寐念之東周此而

詩中之美無所不備說詩批評之詞周公只開開叙

過而幽依之美自足所謂王業之本也說節要則

先公風化意詩 凌藻初曰羅氏云七月之詩一言以

蔽之曰微而巳知得此義此篇便迎刃而解華法錯綜

詩事難舉不也換年溜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日日微發二之日日來烈無夜無揚

何以卒歲三之日于招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

田 凌至喜 首章實為一乃之小非如小民之於侯爵卿士上之東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實遵彼

微行求柔桑春日暉暉采桑祁祁女傷悲君及公子

同歸 國故按卷之三提批按本字句一與月為不同

女心二句不過因治桑而獲慰一時情事如此至如公

子娶于國也貴家力于桑桑此是言外之意了與詩旨



女桑七月鳴鵲八月載績載玄載黃載朱孔陽為公子客

以上三才子言本義之詩以於首言其義也

四月芳華五月鳴鵲八月其穫十月順穫之日于鵲取

彼狐貉為公子裘之二日北風載績武功言其發獻研

于谷也此言子言其義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鵲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

在房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室薰風塞向瑾寤嗟我婦子

曰為改歲人北室虞賦

按斯螽蝗屬莎鵲促織也蟋蟀也非一物徒以七月

二句不言何物故作此說可謂以文害辭者也朱注如

此等不可泥也七月五句古人章法用倒格詩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藿八月剥棗九月穫稻為此

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蠶九月叔苴米稌薪樗

白魚黃魚也此言其義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木麻菽麥黍稷農夫

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言爾于茅爾索綯與其成廬其

始播百穀也此言其義也

當日相戒語意原重治室特說詩者于言下看其勤農

意耳

三之日鑿冰沖波三之日約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非元月霜雪十月涖場朋酒斯馨言其殺羔羊獻彼公室稱

彼兕觥也言其無疆也此言其義也

朋酒斯享斯宇宜玩存不察少緩意通

鵲鴒 此言其義也

俱托鳥言只照本文意說下三章亦有與鵲鴒無

涉不必粘帶通詩皆暗比之意俱說詩者補也

重王靈非只欲自明心跡而已

鵲鴒鵲既取我子無畏我言斯勤斯斯子之聞斯也

取我子者謂其術中也語意若不歸於二也

絕天之未陰雨微彼桑土綢繆贖尸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此言其義也

只無詩自家語則意思不啻說到勤勞上或敢侮予

亦無義如是非斷無人倫也照下句見

予手拊膺予將采芣苢所當租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

此言其義也

予羽燕雛予尾脩脩予之歸也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



維音先曉。全為愛室苦。不容自己。以此為作詩之由。

東山

我王及月此篇之詩人感風雪之寒而思用公于東山也

我祖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淒。我東曰。猶我心。而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故。蠲蠲者蠲。燕在桑野。鞠彼獨宿。

我祖東山

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淒。果臝之實。亦施

于宇。伊威在室。蠲蠲在戶。叮嚀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

伊威

畏字通出。懷字不要泥注中一轉。此懷涼尤景亦正。

我祖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淒。鵲鳴于暎。婦嘆

于室

酒掃穹窒。載征在室。有敦瓜苦。燕在栗薪。自我不見。

于今三年

見之。離合感懷。盡于言外。言不足。以盡之。

我祖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淒。余庚于霜。熠燿

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其始

若直叙新婚之樂。使光景易盡。將舊者一點意味。無窮

有形容。不出的模樣。若復以我征事。至時情。景。述。則

索然矣。微。凌波初。回。言。新。而以舊。一。形。同。是。曲。體。人

情。自。是。詩。家。波。瀾。回。環。妙。境。或。謂。言。新。而。足。以。其

情。句。此。事。即。以。足。上。章。所。未。了。不。知。此。是。代。言。非。舊。時

之人。而。自。作。也。詩。人。何。輕。重。于。其。間。而。生。出。新。意。以。曲

描。舊。者。乎。且。新。意。止。作。一。過。文。看。過。亦。殊。無。味。

破斧。破斧。又缺。破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魚。魚。我。亦。孔

既。斨。又缺。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魚。魚。我。亦。孔

既。斨。又缺。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魚。魚。我。亦。孔

既。斨。又缺。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魚。魚。我。亦。孔

既。斨。又缺。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魚。魚。我。亦。孔

既。斨。又缺。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魚。魚。我。亦。孔

既。斨。又缺。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魚。魚。我。亦。孔

既。斨。又缺。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魚。魚。我。亦。孔

既。斨。又缺。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魚。魚。我。亦。孔

既。斨。又缺。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魚。魚。我。亦。孔

既。斨。又缺。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魚。魚。我。亦。孔

既。斨。又缺。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魚。魚。我。亦。孔

既。斨。又缺。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魚。魚。我。亦。孔



— 322 —

[illegible]



皇皇者華 此遣使臣之詩

皇皇者華子披原隰曉曉征夫告哀靡也

我馬維駒六轡如雷  
馳我騶即爰咨歌

我馬維馵六轡如絲音載馳音載驅音爰咨音詒音

我馬雄略六營次若載馳我驅劇爰咨慶

我馬維繫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也

每車殺馬二句明是一字景謀度詢又必要

清遠小雅

周又各蒙戰馳戰驅說實賊是個忘懷蘇及若謂可以

補其不及即每懷及矣詩通 古云使臣如今大行也詩通

命而往來厥俗歸焉天子使知輕重布政焉時俗俱作

興利除害如後世綢衣特齊者誤矣通說

常標  
此安兄弟之深敬

帝練之華鼎不解鑪也白也又莫如也

死長之戚兄弟慟原罔哀矣弟泣矣

兄弟急難時有良朋濟也永落

刑非淺矣言永嘆亦非無情但力不能相及耳

弟悶于牆外禦其務必有良朋蒸也無惑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存元者不如反與也賦

傾爾鑊豆飲酒之歡兄弟既具和樂且湛也

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二章且將世情更了此六帖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也光顯也其然也乎也

究圖不必推深。平心虛氣。有室家要挾。間有兄弟。與

請速示

無兄弟何如耳結句猛將世人提醒

伐木 此燕朋友為之樂歌

王者下交于臣而下一求寔不止自忘勢分兼欲令人

忘亡之勢。分非專籍。燕飲而自謂惟燕。豈可以將。則

自不得不鄭重綢繆顧之而決建之尤者常慮欲慮徧

而有無時節俱不暇論知後二章愈完得一求字通計

我亦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

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或及之神之聽之

初且乎

往中野乃收驚之所也



伐木許詩。釀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  
弗顧。於粢酒醴。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  
繼。我有飲也。寧字狀此飲之福也。寧字

微我二句語意最難解。若講以充赴塞責話頭。遂失  
本意。民之失德亦然。六帖

伐木于阪。釀酒有飢。邇豆有珍。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對。有酒殤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邇我服矣。

請送小雅  
飲此酒者  
也

尊者不敢以其弟兄則曰無嫌云云言之法也。造字大要體諒。帖

天保

總是臣子稱頌而載勲德二意自是頌中有規通詩

凌濛初曰：總是一派祝頌，語無推原虛實之益，亦無以

漸進感之意但各語法自各為異耳

白泥定爾亦孔之固伴爾草厚何福不降伴爾多善以茲

不磨也

命不于常故曰保爾厥位維危故曰定爾俾爾等勿忘  
各乃錫保足上命無時不福積之則厚無事不福積之

則知帖六

五保定爾。俾爾歌。樂康無不宜。安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也

五保社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畝以

莫不增也。上三句說有為天或長之意。此不但於今形容非此弊比工又加盛也。

吉頤為禔是用孝事檢福為堂于公井王君曰卜爾為壽

請速示

祭祀但以起卜爾之意非如他詩重事祀。帖

神之不矣。語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怨百姓。偏為

爾德也

偏者爾德徧斯民之德也。若夫德之德也。却不渾云。此通。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崩如松柏之茂

不隔紗窗也

恒升不滯。巽之虛。巽卦升。第二。以爲。五。月。十。九。亥。所。水。

足形容其盛也。便有渾然

永徵 止遠以復



歲亦暮止等語勿作怨詞帖

凌濛初曰：靡使歸聘。如今人

取家中平安耳。糖果令家慮。想若鑿鑿說多是同成人。

采薇采芣亦剛也。曰歸曰歸歲亦陽也。王事靡盬不遑。

啓慶憂心乳癆癆癰不不容也

憂心孔疚。以憤激國難。成時利鈍。未可逆知。故持  
藻初曰。我行不來。在彼自悲。與不我活。今不同。勿因憂。

心向微似怖死語氣

彼爾維爾維常之菲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

[illegible]

成主于守而言戰蓋未有戰而能守者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所騤騤人所所騤騤四牡翼翼和

魚肝油石田肝臟化乳精

凌濛初曰此章固是預道

為昔。未反為今等語。蓋四五章戒。亦未嘗不是。預道俱是代古。當時作於戍士口中。自言其為預道。恐無

情味 又曰要知立言意亦一明破完期以安其心

出車  
此皆還車之詩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若召彼僕。夫謂之

載多事多難維其棘矣也

我出我來

旆旆憂心惴惴僕夫况瘁就  
後軍止是設旆而旆已在彼故九故蔡頂曰彼旆旆斯暮

舉前後軍言一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齊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蓼城校

朔  
杏  
赫  
赫  
南  
健  
援  
挽  
中  
東  
上賦

赫赫南仲，  
亦非呼過之語。  
脉詩

昔我往者。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

終身豈不懷歸畏此簡



嗟嗟草蟲。趙趙阜蟲。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則降。蘇赫南仲。薄伐西戎。也。

伐西戎。是擬議之詞。室家思念。無所不至。故作此意外之想。是詩家三昧。若作實說。去以千里。帖大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祈祈。執訊獲醜。薄言旋歸。蘇赫南仲。獲麟也。也。

秋杜 此皆通復之也

有秋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故日。日月陽言。女心傷止。征夫遄止。也。

有秋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女心傷止。卉木萋萋。女心傷止。征夫遄止。也。

將亦於代。秋杜二字。恰是女子心中悲念。論詩

陸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饁車憚憚。四牡皆瘡。征夫不遄。

近止。征夫遄止。也。 多為恒不。指出所恒何事。有事可指。便不多矣。也。

魚麗 此亦唐虞周之樂歌 重復三子

魚麗于罍。魚麗于罍。君子有酒。言且多。也。 魚麗于罍。魚麗于罍。君子有酒。言且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多矣。君子有酒。言且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多矣。君子有酒。言且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多矣。君子有酒。言且多。也。 物其多矣。維其多矣。君子有酒。言且多。也。

凌濛初曰。後三章前句。各以次頂前三章末一字。其體似是以後。仲前。蓋酒是宴名。原可以該物也。

南有嘉魚。此亦唐虞周之樂歌 重復三子

南有嘉魚。然然罩罩。君子有酒。言且多。也。 南有嘉魚。然然罩罩。君子有酒。言且多。也。

南有嘉魚。然然罩罩。君子有酒。言且多。也。 南有嘉魚。然然罩罩。君子有酒。言且多。也。

樂衍綏綏。然然罩罩。君子有酒。言且多。也。 樂衍綏綏。然然罩罩。君子有酒。言且多。也。

南山有臺。此亦唐虞周之樂歌 重復三子 南山有臺。此亦唐虞周之樂歌 重復三子

南山有臺。此亦唐虞周之樂歌 重復三子 南山有臺。此亦唐虞周之樂歌 重復三子



無疆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栲。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

不已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德音

先落也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樂只君子。保艾

爾後也

爾後。就本身說。通

蔡蕭。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蔡蕭。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蔡蕭。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有譽慶也

天子與諸侯。既屬一勝。只在來朝。既見安。得甘心。即

其德。慶也。此詩。見未章。遂單舉來朝之儀。作結矣。

蔡蕭。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蔡蕭。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蔡蕭。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蔡蕭。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蔡蕭。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港露。此亦天子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港露。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港露。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港露。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港露。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形弓。此天子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形弓。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形弓。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形弓。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形弓。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形弓。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形弓。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形弓。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形弓。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形弓。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形弓。初侯朝于天子。天子之燕。以示慈惠。故此詩



此亦飲酒之福

青青者蔭。在彼中冓。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汎汎揚舟。載汎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也。王叔子建王叔即位。令男若甫。帥陳伐之。有功。乃收。許以非。敬以。敬全。

雖美吉甫。而宣王之能命將在其中。詩通

六月棲棲。我車既傷。四牡騤騤。載是常轡。猘猘也。我力

請速示雅

此物四驪開之雄則雄此六月餘成我服此服後虎于三

十畧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雄此六月四句。注中分疏甚明。但講中宜提會此意不

宜拘拘分貼貼  
上言我是用急而此言應辭御客則

急中有暇此言不失常度而下言嚴翼與武則寬中有

履帶形見以如非等妙于行師  
言

修席其大有頤。薄伐獫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共武。

服。其武之服。以定五國也。  
元亨利貞。上接三才。

獵匪<sup>獵</sup>居<sup>居</sup>焦<sup>焦</sup>侵<sup>侵</sup>鎬<sup>鎬</sup>及<sup>及</sup>古<sup>古</sup>。至于<sup>至于</sup>涇陽<sup>涇陽</sup>。文<sup>文</sup>烏<sup>烏</sup>導<sup>導</sup>白<sup>白</sup>。

安樂元於十乘以芳唐行也

我車既客如輕如野馬騁賦

太尉文武吉甫。非手於鑿也。

吉甫臨嘉謨多受福  
自鍾我仁亦多侯仙  
姑存魚鱗

此乃在書中作卷之

清濁辨曰此照或謂是私照或謂是飲至或曰飲多

字以燕喜為飲至之禮以飲御為私家之樂終無字

說楚吳詩人歌其事即楚公燕而來歸二句代言吉甫

意中事亦不推勘而和座有重客亦更情

冬末次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不  
百  
品  
因  
以  
借  
仲  
孝  
友  
和  
作  
井  
木  
村  
成  
結  
之  
益  
公  
燕  
物

為主為客均有不可通融耳不知摩一落安之个不

以重見世丁未年訪禾作在法來無餘功來高嘉桑日

其指亦在私隙也

乘芑宣王十四年荆哲致王命方赤南門軍曰米芑方舍有芑子以報洪

薄言采芣。子彼新田。子比薄。沽古曰治。且其車三古。師子。

之於方叔率古乘其四騖四騖翼翼路中有書并弟魚服

鉤膺條也 移中每握方許也 一重美收肺上束也 乃于軍士但知有以請之也







惠率二句又音得未事不天歸美宣王但看下之人如  
此奉子則所以致此者雖然言外矣燕天子不止是獲  
念全在想見天子合群心林武烈修曠典共成其盛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豳殪此大豳以御賓客且以  
酌醴也

鴻鴈

同室中表為代謝之宣王能若未遠定其集之鴻鴈者之而作此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貧哀此  
鰥寡也此項係近賦詩章 鰥寡為矜貧之人為矜也

鴻鴈于飛

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且實

安宅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且實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以謂我 宣王也 小三句之感恩之深矣

庭燎

王為庭燎則不若于夜之早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矣鶯聲將曙也

夜未央是詰問之詞庭燎之光是料想之詞交接處委  
曲圓轉著一維字使非玄解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矣鶯聲嘖嘖也

夜如何其夜向晨庭燎有輝君子至矣言觀其輝也

汚水

此是此之詩

汚彼流水朝宗于海就彼飛隼載飛載戩戩我兄弟邦人  
諸友莫肯念歸誰無父母也

就彼飛隼載飛載戩戩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歸誰無父母也

就彼飛隼載飛載戩戩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歸誰無父母也

憂亂即以憂語無兩意也

鴻鴈

此係善也初

鴻鴈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濞樂彼之園爰  
有樹檉其下維藩他山之石可以為鑒也

有樹檉其下維藩他山之石可以為鑒也

有樹檉其下維藩他山之石可以為鑒也

有樹檉其下維藩他山之石可以為鑒也



黃鳥 民遠思國不得至所依此詩

扶二<sub>木</sub><sub>立</sub><sub>之</sub><sub>善</sub>  
扶二<sub>木</sub><sub>立</sub><sub>之</sub><sub>善</sub>  
于<sub>口</sub><sub>也</sub>  
南  
山如竹  
荷父如松  
茂  
光及  
相若式相



詩重中興考略而未暇發出天下國家大計大率民安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雷轟，民具爾瞻。憂心如燭，晷不敢











戒成不遜誠成不遜會我賀稽顙曰瘡凡百君子莫

夫大王陛下，北謀不測，南顧無虞，此其所以



其立言渾厚處

吳天疾威，敷于下土。

獲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邇。

渝渝訖訖，亦孔之哀。

是休，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既既，不我告猶，夫知多也。

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

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不，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流泉無渝，吾以是望。

聖哲謀補艾，未可便認作善謀，但有此等心，則心誠。

或聖或不，要同誠言，雖有否，未嘗無理也。

不敢恭逢，不敢馮河，人知其言，莫知其德，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

注：此忘之禍，在他字中，亦須念，當以心應禍言，之，分淨。

小宛

此大夫也，此言也，此言也，此言也。

此言也

此言也

究彼鳴鳩，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

人。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智，壹醉日富，彼爾殽天，命。

不。收儀廣，而飲酒亦在其。

中原有葛藟，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

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夜寢，無。

爾所。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哀鵲，慎寡，宜岸宜微，握粟出卜，自何。

能。出卜，非其欲問神，只以見人之意思，已窮耳。

初曰：極粟者，既言其窮，非以此自見其貧也，不。

可。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

薄冰。

亦只是一憂危意思，非必遂謂此足以自警也。

小弁

此言也

此言也

此言也

此言也

此言也

此言也

此言也

此言也



一曰：程氏以爲，此語則受而不逐，故曰如。

天二學豐滿六月廿二日亥時生



何人斯。其心憂。胡游哉。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

詎爾斯而不指斯之何事。未言其反側而亦不言其難。



卷伯

則有違德言被宮刑者凡幾作此詩

姜分裝盒成是貝錦披諸人者亦已大甚

嗟兮。修兮。咸是南箕。彼講人者。誰適與謀。此乃下接與屏異字也

緝緝翩翩講欲講合慎爾言也謂爾不信也

新造小窗

徒。徒。幡。幡。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漂。九財

凌濛初曰惡惡如巷伯其辭已露甚此二章亦是以常

理謂之休。深冀其并乃無所謂忠告也。慎爾言。豈不

愛眞是詩家冷語。  
猶今人言也。須仔細。有時輪到。

支那の政治小説

人子時方人醉時天蒼天見皮喬金人勞心賦

見發見字  
所六音  
名陽  
上之

神和神恩之信所云云便才知此神祇乃下落下

詩經

彼謂人者。適與謂取彼謂人。畏野豺虎豺虎。不食殺界。

有甚有北不受授畀有異也子之謂之云云何懼之謂之詞子為疑也  
襦園之道倚于詠矣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  
聽之也與

谷風

此友相悲之語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特

棄子ハナコ

習習谷風。維風及顛。將恐將懼。莫予于憐。將安將樂。莫予于恤。

如  
書  
典

—

謂之。鳥。雀。山。雀。草。下。無。木。不。養。也。主。思。慮。

學通小

山桂堂集卷之五

小  
學  
地

---

灰本以患難相依安樂亦而詩人若不直書猶以

大德小德是又其亦成不以富亦足以異之意也大

德、不、可、印、肯、惠、難、日、**昭**、

格不  
四寸  
厚  
冬  
小  
通

人民當盡房子不倒塌之件

夢夢者夢謂  
 伊蒲君公  
 生稱命易  
 也

夢寐者營道哉伊何取象又曰生我勞瘁也

餅之聲者維蠻之語鮮民之害不如死之久者無父何恃

無母何恃出則銜慄入則靡至。







大夫曰：「此福也。」

涉彼北  
父母賦也  
咎言采其杞  
偕偕士子  
朝夕從事  
王事靡盬  
憂哉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在不拘。我從  
 事獨賢也。賦  
 注王事。言事王也。云云。帝。當乃可。  
 勿曰。二王下。不。其。實。

四 彭彭呈事傍傍我未老蘇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  
或不知呌號。或慘慘劬勞。或徂遐偃仰。或王事鞅掌。或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憂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諧。賦

無將大車 此以爲若之反思也之亦

無將大事祇自虛分無思百憂祇自疾分思含

無將大車雄虛實實無思思百憂憂不出于類也

無將大患維摩含無思可憂祇自重含

憂至于不欲思正其思之深也

小明 大夫以二月而命于歲時而本戶作故明天而利之

明是總總思卿而又念君在心裏可伸託哉念及共人  
惟有涕零如雨耳固非別久懷思而冀其晤亦不明言

我勞彼逸而致忿憾不平也。言微玩末二章詞和義。

則違前心之憂矣。俱非怨詞。看三章各設字。分明自己亦有勉強共之意。罪若遽恕反覆就三事不堅問。朝

廷法度不測。勿作者之刑罰。失宜自贖。伊既是以分  
義自安。非自咎不見幾也。通詩 凌濤初曰。如陸說。似得

詩人忠厚之旨。故自佳。然此詩作于亂世。而詞氣亦自悲涼憂感。但措語溫厚。時帶些四護處。不露怨望。乃

可。非。可。因。末。二。章。和。平。而。謂。全。是。自。安。引。分。毫。無。怨。心。也。異。此。罪。咎。等。句。豈。復。畏。此。簡。書。字。法。乎。

詩選小雅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先野。二月初吉。載馳驅。

寒暑思之憂其毒大矣念被共命涕零如雪豈不懷解

此罪累賦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易云其還歲事云暮卷我獨兮我往

乳糜思之憂矣。悼我不晤念彼共舍。瞻瞻懷懷。豈不懷。

興此謹啓

昔我往矣。三月方與。云其還。故事愈。著。云。著。著。

機發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合。興言出宿。豈不懷哉。



以女口也賊

之  
耳  
通說

景福也

鼓鍾 出王鼓鍾淮水之上鳥獸達之永久而忘過中者更何

朱小坡

鍾將錄注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也

鐘皆叱。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也賦。

鍾伐磬，淮有三洲。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猶。也

鐘欽 簫 鼓 瑟 鼓 琴 笙 瑟 同 音 以 雅 以 南 以 簫 不 備 賦

言懷古不忘而不明較其德不猶今焉不直斥

其同愈  
 之盛  
 言外  
 明說

人未及陽風享二而微

人非仙也

[illegible]

建老落言相其替自證信漢承蘇春穆亦泰聖電示

以介景

執賢執

萬壽

三

...

我  
孔  
堯

飲食

時

禮儀既

救起

得言然

樂具入

信

勿替引

...



南  
或  
松  
或  
好  
  
和  
  
香  
  
蘭  
  
蘭  
  
發  
介  
破  
全  
上  
茶  
我  
難  
古  
賦

[illegible]



駢豎其泰。穆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詩重歸美。上人意當顯。指前福之意。而稱述之。

瞻彼洛矣。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之福。福祿如茨。棘路有虞。以備

沃菹也。左之左。君子之左。右之右。君子之右。有以維其有。是以

似之也。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之。天之所。此天子燕居侯之詩。以頌其德之謂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嘯亂我蓬屨屨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  
其醉側弁之儻屨舞僂僂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  
是謂伐德傲酒亂其德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憾不醉  
反酣式勿從謂無俾大咎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  
俾出童羖三爵不譖矧敢多焉  
式勿以下皆本上反耻來都是不醉也  
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代他羞醜情狀此等  
諸全要舉想意況若認作實境便失大旨形容不醉之  
情正是見醉之可醜教句一直下不醉也

魚藻

此天子燕諸侯之詩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育在在藻樂飲酒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德飲酒樂也

魚在在藻作于其蒲王在在德有那其居也

采芣

此天子所以采芣也

采芣采芣之宮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

乘馬又何予之玄衣及黼也

席沸檻臯言采其芣君子來朝言觀其德其祥謂澤也  
其德載駉載駉君子所履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文也  
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也

命字應首章錫予福祿則放開一步說通

維作之舊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

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也

汎汎楊舟佛纜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

脆之優哉游哉亦是慶客也

此二章樂只君子

此二章樂只君子內俱脫不獨歌也左右之從與

優游之度見不獨君子賢而其族亦賢不獨在朝能歌

而在道時已預皆是點綴憂盛危明之惻然在帝

心知知以飲酒那居那居那居那居也此是元之樂

角弓

此刺王不長九族而分於侯侯侯相忘之也

醉辭角弓爾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爾也適自夷貊然若爾也然自夷貊然若爾也

篇中說夷不過借小民來比方而意則重而重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二五張重下臥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饌。如酌孔堅。此

毋教孫升木。如塗塗墮。君子有微辭。小人與屬。此

而雪濤濤。見現曰消。莫肯下道。式居要路。此

而雪浮濤。見現曰流。如變如擊。我是用瑟。此

荒柳王有見

有莞者柳。不尚息焉。上卡甚賤。無。飽。馬。俾予靖古。後予

極焉。此

有莞者柳。不尚獨焉。上帝甚賤。無。飽。馬。俾予靖古。後予

有烏高飛。亦傳于天。彼入之宮。于何其簪。子靖古。居以

過焉。此

有烏高飛。亦傳于天。彼入之宮。于何其簪。子靖古。居以

過焉。此

有烏高飛。亦傳于天。彼入之宮。于何其簪。子靖古。居以

有烏高飛。亦傳于天。彼入之宮。于何其簪。子靖古。居以

有烏高飛。亦傳于天。彼入之宮。于何其簪。子靖古。居以

有烏高飛。亦傳于天。彼入之宮。于何其簪。子靖古。居以

有烏高飛。亦傳于天。彼入之宮。于何其簪。子靖古。居以

有烏高飛。亦傳于天。彼入之宮。于何其簪。子靖古。居以

也曰行。難。見。久。不得。見。而。忽。見。似。他。出。而。歸。下。字。俱

有深意。此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不。如。髮。者。如。髮。之。本。然。不。假。通。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彼都人。古。充。耳。瑋。實。彼。君。子。古。謂。之。尹。言。我。不。見。公。我。心



淩濛初曰。于矜。于釣。觀魚等項。無非預擬。得以隨事相親。為樂。非樂。特樂魚。亦非是樂于相。明。恐不可。認真。急要補出。歸時。乃得如此。而何時得歸。語絕。

泰苗。宣王時。中。以。手。謝。命。居。於。此。城。邑。在。此。處。及。而。行。月。此。

詩。出。行。者。之。口。重。感。德。歸。功。宜。登。說。下。要。得。預。道。語。意。

通。詩。

先。光。泰。苗。陰。雨。膏。之。悠。悠。南。竹。召。伯。勞。苦。

我。任。我。駕。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也。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也。

原。既。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也。

王。心。維。重。展。親。亦。兼。式。是。南。邦。意。也。

隰。桑。此。桑。也。君子。之。福。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不。何。不。樂。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光。既。見。君。子。德。音。孔。昭。也。

心。乎。愛。之。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

此。詩。無。未。見。而。愛。既。見。而。喜。兩。層。提。是。作。無。可。奈。何。之。

詞。以。志。其。極。喜。取。詩。

白。華。山。王。甫。中。女。以。為。居。人。之。康。以。為。樂。中。居。中。居。此。詩。

白。華。菅。兮。白。華。束。兮。女。子。之。遠。俾。我。獨。兮。也。

英。英。白。雲。露。露。彼。菅。兮。天。步。艱。難。之。子。不。替。也。

漉。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兮。也。

樵。彼。桑。薪。叩。烘。于。煖。維。彼。碩。兮。實。勞。我。兮。也。

鼓。鍾。于。宮。舞。聞。于。外。念。子。惻。惻。視。我。邁。邁。也。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兮。實。勞。我。兮。也。

鷺。鷺。在。梁。載。其。左。翼。之。子。無。良。且。其。德。也。

有。扁。斯。石。履。之。屨。兮。女。子。之。遠。俾。我。疲。兮。也。

此。詩。比。體。與。他。處。不。同。有。正。有。反。有。顯。有。隱。其。詞。似。與。

非。興。只。照。傳。說。去。不。待。增。益。若。各。于。比。詞。下。復。補。正。意。

便。失。詩。人。之。旨。也。

錦。堂。此。微。然。亦。有。思。有。所。託。為。馬。三。川。月。此。也。

錦。堂。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

悔。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也。此。不。以。承。慨。初。時。口。氣。

錦。堂。黃。鳥。止。于。丘。阿。豈。敢。憚。行。提。不。能。超。飲。之。食。之。教。之。

詩。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也。此。



海之命彼後專謂之載子也

解要不知此病不似樹尾乞佛者

此亦燕飲之詩

惱惱。釅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也。賦。

有鬼神首。燭之矣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也賦

請速小雅

有兔斯首。燭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醅之。

漸漸之石 出於經歷遠不思勞苦之伴其訪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遑

朝香也賦

漸漸之石維其卒者山川悠遠曷其浸者武人東征不遑

出善也

有承白蘭蒸涉波客。月離于畢。伴滂沱。姜武人東征。不逢

他者

凌濛初曰。豕涉波檻注。已。是水患多。訓義嚴。因頂月。

畢來。而偶帶上一將字耳。勿俱。認作將然。

若之華 詩人自以身邊用室之衣如若附物而生在以此為

君之華雲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苔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害也。

牂羊墳首三星在罍足可以食鮮可以飽也

不得以此事作推原說

何草不黃 用室亡征 征不怨 有若之有 作此詩

何草不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可憐不孝人，不孝畏我征。春獨為匪害。

匪兇匪虐。率彼曠野。哀哀征夫。朝夕不暇。

有荒者。率彼。出。草。有。獲。之。事。名。被。周。道。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1

1

---

詩通小雅終

1. The first part of the document is a list of the names of the persons who were present at the meeting.



詩逆大雅

吳興凌漾楊輯著 任瑞森 男琛參訂

文王

周公述文王之德曰家欲以興必曰代商有由乎

凌濛初曰，篇中言鑿體正是法祖處，不得兩截。

適在旦於昭甲寅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  
不嘒天王陟降在帝左右賦也

首章反覆言以德受命贊嘆不已故屢言之總是一意

陟降二句。不過將文王在上。兩句再說一遍耳。已微退出。下章實精神矣。不作推原。晉通詩

詩述木雅

齊、魯、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又、王、孫、子。奉、  
 文、百、世。凡、周、之、吉、不、顯、亦、世。賦

照後命不于常。何能保得百世。只就文王以不已之德。流不已之理。當如此。正是隱隱王脩德。却不說德。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告。維周之桢。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賦也

不重得人。只明周士有功於文王。見天錫以世類正以錫文王耳。渾知文王與周如不分兩體。錫子孫與臣庶。

不分兩下呼蓋臣是雙闕語非徒不敢斥王也詩通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

麗不億也上帝既命也侯于周服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祿將于宮。屏作裸將。帶服

翻。王之董居。念爾祖也。念字古。下於此。配念乃字也。  
無念爾祖。事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且鑒于啓駿命不彜。賦

命之不易。無道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聲無疆。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賦

詩經大雅

有虞所以決之宣昭不須依注脚又度字殷之所以

廢興天載也。只怕王視天為不可度。故明說破天之載。

誰云有聲臭以示人。但使一法文王。則萬邦孚知。人歸之外。豈別有天與哉。若謂以天之難知。形出文之可法。

使隔千里通詩

大明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語  
昔者言天人相與之機在下天武以命洪本

明明在西。赫赫在東。憂難忤斯。不易維玉。嚴防嚴適。使不

四易也賦不易在難說上是易中上易也

摯仲氏。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王。乃及王季。維德

---



武王伐大商春秋下

同原鹽  
鹽量茶如  
蘇三佳天  
始爰謀契  
蘇三佳天  
戎曰止曰時  
蘇三佳天



執事

此二句上注云賦情事由無所不有

彌慰  
旬如  
汲

深念下數乃字俱承此通去

乃召司

乃召司榷俾立空室其經則直編版以載作廟

翼  
 之  
 陳也

度之亮囊藥之登智剝屢馮馮百堵脊與觀鼓

弗勝大

五

凌濛初  
能止皆

立畢

鼻門有倂。廼立應門。應門將將。乃立家註未無。古戎醜。

彼行也  
歸不珍  
離其喙

增補

學亦不聞厥聞。作越拔者行道先著混夷駢矣。

周  
公  
歷  
特  
不  
明

叙世業遺却王季一段木拔道通實無有此意

虞為實有奔走。

子曰有樂侮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

四等人

須逐件提文王作主通詩

核模

此詩聖王之德

之通  
妙詩  
末不

露德之寔相却是將人心歸附趨向榮真聖德  
二輩舊作推原咏咏歌語脉各開着更有意未

通詩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左右字

合看言無方也。下二章是左右趣附影。不可

便認止

有此兩項人通請

濟辟王

左奉璋。奉璋，茂翁。髦士攸宜。

穀歲攸

只形容他助祭稱職。必須緊要。不緊則

趣碑王

之意反矯。及字。形。度。爭。元。思。故。以。不。以。之。表。能。成。至。之。極。

此口在  
三ノ瀬  
率ノ舞

歷德之始  
王于興  
師及老

人趣智

則下便無味矣口訣

彼雲漢。

為車于香周久和志德王壽者還不作合西人事位極而毫士

作人是

周王去振作人勿然心似說做言



此亦非大主之德

之以歌咏文王為主通志

酒既成

此章以下，只是嘆嘆不已之詞，初無相承意。

大英藥

思齊

全詩重總字精神全在第三句但不可太穿鑿通詩

思齊大德文王王姬姬周姜姜京室之婦婦是如如嗣徽嗣徽音則

百  
世  
學  
也

惠于宗谷神國時<sup>北年</sup>神國時<sup>同</sup>刑于寮<sup>東</sup>王于兄弟以傳

于家

刑于法下三司以重使人不重刑

濕土白土身

辭疾不<sub>レ</sub>死<sub>レ</sub>。魚<sub>レ</sub>假<sub>レ</sub>不<sub>レ</sub>理<sub>レ</sub>。不<sub>レ</sub>聞<sub>レ</sub>亦<sub>レ</sub>式<sub>レ</sub>。不<sub>レ</sub>諫<sub>レ</sub>亦<sub>レ</sub>合<sub>レ</sub>。

此章不必推原到性  
天亦不可認作德見于事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焉。斯士也哉。

皇矣  
此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

不獲維彼四國。爰發戾戾。上帝者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

此維與室也

求學篇一首

詩選大雅

作之屏之其蓄其闢修之平之其灌其樹啓之辟之其攬

其樁擗之剔之其磨其杙而遷明德中夷載路而立厥配

受命既固此外屏終年此立其北而序其左故解操制是存有用而無用

厭配之。高非特為得字而照。還重作對。以生王季。此其

帝其山作校所松栢新客卯作自大角王

維比  
玉季  
心則  
女附  
交其  
方則  
鳥具  
康成  
賜之  
宜之  
器

魚山王公集卷之四

無與倫比也

隱心身度吳平曰愛兄出于自然與否從事後推石

當日愛諫之意言兄讓之語此特友之形迹而已惟可







攻之勿垂子來供一時事如謂因有勿亟之令而動子  
來之誠則贖廣知

王在靈囿鹿鹿伐伐鹿鹿濯濯白鳥鴈鳴王在靈沼於  
魚躍

魚鳥之樂即王之樂也木火通一層  
廣業維權責鼓維維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於樂言作樂于辟雍之可樂非言樂音可樂亦非地之  
可樂通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鼓鼓逢逢厥鼓奏公

末二句有慶幸其樂關於始樂之末之意

下武此武王能勝人王季太子王季有天下也

三后武王事異而心通詩頌武王曾無一語道其振

拓前功而但曰配京求德成王季孝思順德嗣服見

武王此意實無分毫與前人謀即孔子所稱善繼善

述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

凌濛初曰下字之義陸謂照在天自見徐謂武王善繼

善述則謂武王未嘗用武可也下武即武王之善鍾謂

之以王配于京一語想之自然單皆武王與文無干皆是

妙解沈朱注原云未詳不必從或人硬改即使從之亦

當重武

王配于京世總作永言配命成王配命即求德非

作求有參經權通常變多方求合之意配命即求德非

有兩層

成王之享下土之式永言孝思維維

維則要看得活當繼緒則以繼緒為孝當變通則以變

通為孝

自不能出範圍非必以武王之孝為法也

婦一合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婦即應也而求德配命之德主其感故曰應侯順德

武王通先人之節以濟天下之憂與先人志意流通

此其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忌嫌疑何等光明正大故曰

昭哉嗣服不但以變侯化國為繼嗣服先人也

昭哉許說見初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祐樂心相武味四方來賀通詩於萬斯年是壽齊意不也有佑也

此詩言大王遷、武王遷禍之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疾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賦

通求二句一氣不斷。橫畫視民如傷之心。此便合。

容民蓄衆意  
通詩

文王受命即受命于天有此武功既伐于崇崇山保保遏遏西西豐豐文王烝烝哉也

築城伊作豐伊西匪棘其咎酒追來孝王后烝烝王公伊維豐之垣二西方三倣四同王后維翰五王后烝六烝七

攸同維翰。勿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慰。

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才  
無待于武王也詩通作豐慶尚未見民寧功成而為民

求寧之計莫大于此此王公所以著明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  
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此章攸同與上別上只同其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戴上維翰只偏輕意維辟便票其政教辦全了得人

至此豈復豐邑所能容說

爲京辟廂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聖王蒸蒸

鎮京二字提起。看下面講。建都皆遷鎮中最大事也。通

考卜維王宅是鎮京維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烈也

豐水有堂武王堂不佳所以燕翼子武王燕也

詔萬世之子孫胡可為萬世之天下計也

窮之稱曰燕翼子。不翼亦不燕矣。帖六

生民。此邦舊有。授以能天。而惟本乎。始生之祥。

厥初生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後帝

武敏勳倣介倣止震震載震載生載育時維后穆也

彌厥月。先生如濤不所不而。雖前無害以耕。所望。

不寧。不康。裡和居然生乎。

誠實之隘若年羊字之誠字平按辱位平按誠字

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若后移吮笑實畢當言。勵勸幸

卷之二十一







其類維何。室家之喜。君子萬年。和錫祚也。  
祚。能是已。然。事。和。錫。通。言。錫。類。而。又。言。室。家。之。  
喜。已。念。有。祚。能。和。意。故。下。二。章。遂。交。言。之。祚。能。和。不。  
可。分。之。非。所。以。為。福。也。此。皆。所。謂。全。終。也。亦。所。謂。有。  
假。也。

其能維何。夫。提。爾。福。若。千。萬。等。景。命。有。假。也。  
其。僕。維。何。提。爾。女。士。登。爾。女。士。從。以。孫。也。

免。驚。

此。係。之。日。傳。自。賓。尸。之。來。

免。驚。在。浮。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般。既。登。白。日。燕。飲。

福。祿。來。康。

凡。言。福。祿。只。是。承。君。燕。而。祝。願。之。寬。說。非。即。謂。以。安。以。  
備。而。尊。以。祖。考。是。福。也。今日。之。酒。般。即。前。探。將。之。  
餘。酒。燭。矣。之。餘。着。也。方。見。解。祭。之。意。故。凌。濛。初。曰。來。  
寧。等。字。俱。要。照。前。日。為。君。今日。飲。酒。勞。逸。上。看。此。

免。驚。在。浮。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般。既。登。白。日。燕。飲。

福。祿。來。康。

免。驚。在。浮。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般。既。登。白。日。燕。飲。  
福。祿。來。下。

免。驚。在。浮。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般。既。登。白。日。燕。飲。  
福。祿。來。康。

假。樂。此。公。尸。飲。以。答。賓。也。

凌。濛。初。曰。今。德。宜。民。人。而。受。天。福。終。始。全。篇。為。照。應。說。  
到。子。孫。而。謂。中。之。也。篇。中。不。德。忘。無。怨。惡。不。解。于。德。  
但。是。德。也。規。全。要。得。其。詩。意。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名。曰。天。

申。也。

千。祿。百。福。孫。千。億。稱。稱。皇。皇。宜。君。而。不。德。不。忘。率。由。

之。德。威。儀。抑。抑。德。音。佚。佚。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

之。綱。之。綱。及。朋。友。百。辟。卿。士。端。于。天。子。不。解。于。信。民。之。

之。德。愛。全。見。于。不。解。于。位。二。句。發。却。願。治。別。無。慶。效。忠。民。  
之。故。驚。謂。民。之。所。以。豎。也。直。是。常。見。當。世。之。未。知。莫。作。



公劉 召康公以成王命誥康王曰

通以厚民為主而恩輯用光句是一篇骨子止基地理  
則其中血脉通詳

爲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稷廼倉廼襄猷猷于橐于

著思釋用此書之詞見于天斯張子戈戚楊爰方啓行賦也

萬公劉子喬期侯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求慕陟則在

欽。後終存原。何以升之。維玉及璫。鞞鞞容召也。

萬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

得準大雅  
子平詩法卷下  
詩言言詩語  
賦

萬公則平京所各舍齊德耶楚睥子既整乃審乃造其

事  
 與  
 公  
 卿  
 子  
 京  
 其  
 作  
 踴  
 躍  
 爲  
 之  
 歡  
 喜  
 之  
 宗  
 族  
 賦  
 詩  
 以  
 賀  
 之  
 者  
 不  
 可  
 勝  
 數  
 矣  
 其  
 時  
 公  
 卿  
 子  
 京  
 其  
 作  
 踴  
 躍  
 爲  
 之  
 歡  
 喜  
 之  
 宗  
 族  
 賦  
 詩  
 以  
 賀  
 之  
 者  
 不  
 可  
 勝  
 數  
 矣

此集  
卷之  
一  
詩  
一  
燕  
○  
具  
○  
有  
○  
萬  
○  
年  
○  
日

漢書卷之六十五

萬不固<sub>萬</sub>通<sub>萬</sub>傳<sub>萬</sub>所<sub>萬</sub>其<sub>萬</sub>會<sub>萬</sub>為<sub>萬</sub>觀<sub>萬</sub>其<sub>萬</sub>流<sub>萬</sub>錄<sub>萬</sub>此<sub>萬</sub>所<sub>萬</sub>三<sub>萬</sub>

[illegible][illegible]

其星

洞酌  
召武成王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濟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平漢美正所以戒之也若曰民常父母年亦可以仇

我侯王自悟而召公不言也。豈弟君子。如云聖天子鬼

叙述之詞有歸重豈弟者未必非詩人意中之旨非其

口中之氣矣。通說

洞酌被竹潄。挹彼注兹。可以濯鬢。豈弟君子。民之攸好也。

洞酌彼竹簞。挹彼注兹。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攸。

卷阿

詩經

詩云王月以保赤而  
詩云王月以保赤而

前而後以可也。若然者，則七死出於前，人原自

[illegible]

其交患天詠至往賢已自存手  
其孝心誠至往賢已自存手  
其孝心誠至往賢已自存手

其一人曰：「我欲為之，而無材。」

平の  
たの  
Q  
詩

言高和許  
雨寒南可風  
目蘭聖第名  
竹農餘來發  
玉主  
更其音  
○咳

天者。元陽。無形。自不。宜。強。為。此。言。之。



彼○震○於○王○前○而○已○亦○不○須○說○自○已○憂○戚○危○明○等○語○詩○夫○音○源○要○得○時○廢○氣○聚○人○伴○真○優○游○須○要○得○天○和○氣○和○氣○如○此○明○不○必○言○感○束○倚○伏○之○機○而○居○臣○交○傲○之○意○已○隱○然○言○外○見○

伴○真○爾○游○若○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爾○性○似○先○公○前○矣○此○

爾○爾○性○不○是○壽○考○亦○不○止○是○終○此○生○有○保○其○天○和○意○愿○宜○照○修○德○看○各○章○此○句○俱○緊○屬○下○句○說○首○只○是○終○似○先○公○爾○則○善○終○也○言○外○要○王○思○先○公○所○以○前○者○詩○言○外○

詩○大○雅○

見○若○不○能○爾○并○今○日○之○雨○幸○不○可○知○然○召○公○不○言○也○說○伴○爾○字○內○含○下○脩○德○用○賢○意○全○是○鼓○動○他○口○氣○如○以○感○通○有○詩○便○涉○傲○戒○如○曰○永○終○有○時○又○涉○祝○願○只○平○平○語○

爾○士○字○改○重○亦○北○之○厚○矣○其○弟○君○子○俾○爾○爾○性○百○神○爾○主○矣○此○

爾○受○命○長○若○弗○採○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爾○性○純○嘏○爾○常○矣○此○

爾○馬○爾○德○爾○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此○亦○為○則○賦○

上○章○說○到○此○不○必○緊○緊○推○展○似○少○和○平○之○氣○只○說○得○實○自○輔○之○益○便○是○四○有○字○要○看○是○無○所○不○備○是○以○待○用○意○如○不○以○則○焉○翼○考○德○將○如○之○何○亦○言○外○意○

願○願○印○如○圭○如○璋○令○爾○令○望○豈○弟○君○子○此○亦○為○則○賦○願○願○于○飛○翾○翾○其○羽○亦○集○爰○告○謁○謁○王○多○吉○吉○維○君○子○德○

媚○于○天○子○此○

維○字○承○多○字○來○隨○所○用○而○皆○能○盡○職○也○言○外○就○見○王○不○能○使○則○無○可○奈何○却○大○

鳳○鳳○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王○謁○謁○王○多○吉○吉○維○君○子○德○

詩○大○雅○

媚○于○天○子○此○

惠○愛○庶○人○即○所○以○忠○愛○天○子○不○得○判○作○兩○番○此○

鳳○鳳○鳴○矣○手○披○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采○采○芣○芣○誰○難○

皆○皆○此○又○以○興○下○章○之○事○也○

浚○深○初○曰○采○芣○二○句○朱○子○只○因○文○氣○似○興○下○不○按○而○要○皆○轉○韻○可○與○下○叶○故○生○扭○出○興○下○來○恐○詩○家○無○此○體○作○者○似○不○必○況○况○此○意○興○下○自○首○即○不○扭○作○興○豈○憂○而○哉○

耶○

君○子○之○車○浚○深○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閑○豈○詩○不○多○維○以○



帝之也  
與承  
也上

車馬之盛。本欲王以此待賢。却又不肯顯言。只見得車  
 廐而多。不獨可以供宸游。馬閑而馳。不獨可以備法駕。  
 于此宜有以用之矣。不明言其事。而遽及于矢詩。欲王  
 自得于意言之素也。六帖遂歌采芣中心所欲言也。多  
 矣。而曰不多。言有盡而意無窮也。說

同列相戒之詞

民亦勞苦，可憐。患此中國，以綏四方。無辭於國，以謀  
無怠。武還寇虐，懼不畏明。柔遠能通，以定我邦。也賦

詩經大雅

曰可見惟此時為不得已矣曰范曰小謀不敗

民亦勞苦，不可休。惠此中國，以綏民。逋無縱詭隨，以謹也。憚也。武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也

爾勞非真有險奸之成勞曰無棄爾勞重其責故往來其詞以誘進之也通說

民亦勞止。苟可小息。忘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難國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敬慎二句以禁奸之端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樂。無岐說請。以謹

刑。屢式過冠。虐無俾正。敗我雖小子。而式私去也。  
戒雖二句。以禁奸之搖檢之。使不得弛也。

茂亦勞苦。死可小者。患此中國。商無有殫。豈縱詭隨。以護  
繡練。式追寇虐。無俾正吾玉。欲玉女。是用大謏。賦

王欲玉女見我之不能已于言者非止為民亦以為女也迫切之詞通凌濛初曰文似相戒而忽著王欲玉

女一向便是刺王本肯見王已非疎之可入此可執其所信愛者冀挽回漢一取

詩選大雅

為刺責僚友之詞。而意實主戒。王通持

上帝板蕩下民卒瘁此取象於靡盬此取象於靡盬此取象於不寧  
於憂痛之未遠此取象於也不信人不然而不遠也

為全篇發端已括通詩大意下文皆想此而隨發之九

天<sup>之</sup>方<sup>難</sup>無<sup>然</sup>池<sup>之</sup>難<sup>辨</sup>之<sup>輯</sup>各<sup>民</sup>之<sup>治</sup>

所謂辭非號令乃是廟謨國計謀設議論所謂輯擇乃



是平心易氣和協調劑之意同心聲呼便能為民造福  
故洛莫也尋上章出語為韻下文蕭蕭路路憂誰夸此  
之南此意可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條我即爾謀聽我蕭蕭我言離服勿以  
為羞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誰讓老夫潛潛小子晦晦匪我言耆爾用  
愛讓多將煥煥不可救藥

天之方虐無為夸毗威儀卒湮善人戢局民之方斂康則  
莫我敢恭長亂蔑資曾莫惠我願也

詩經

無為夸毗是戒詞為味通章語實是責教也到此重  
終繳得我言離服而句意通

天之方虐如康如桑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善瞽民  
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介人維翰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維翰維翰維翰  
維翰維翰維翰維翰維翰維翰維翰維翰維翰維翰維翰

天之方虐如康如桑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善瞽民  
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出焉昊天曰旦及爾游好

詩人謂周王之子也此詩為文王時作

屈王之惡有四任小人廢典刑酒酒無休而和骨楊  
於用惜人故各章屢致意焉不得過為分析

蕩蕩上帝下民之望厥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  
匪謬靡不有初

章首四句詩天即此詩五天生烝民四句亦是慨  
嘆之意所謂自序之詩也

天明之耳意暗指厲毛而托之桑民亦是詩人微詞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莫克爾是猶爾曾莫克爾是

在服天降禍德女其罪也

以昭曾起作起語怪嘆之詞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強樂多難流言以對德操  
式昭侯作侯視靡所靡室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其罪也于中國厥怨以為德不明  
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助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滔爾以爾才義從成既德爾  
靡明靡瞻式號式呼俾作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蜺如繄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  
乎而條內與于中國單及鬼方















左在肅人不問無不能止暗印吳香云如何要也  
暗印吳香有孽其累大夫君子昭假無彙大命近告無彙  
解成何求為我以庶庶正暗印吳香易惠其寧也  
述宣王敬畏難切之意詞旨履及獲不倫不次不  
過泥文節以失詩人之意通凌濛初曰吳早祈而  
通諒有顯一兩字殆和聲詩者下語須有斟酌  
中凡訴天處俱要似源引和之意若疑有所以致之  
而然不可徑作怨望語

詩經

宣王三十二年申伯來朝于謝而王作詩以送之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  
之翰西國于藩四方于宣  
宣王三十二年申伯來朝于謝而王作詩以送之  
伯之宅是南邦也世執其也此詩人志于申伯之宅是南邦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公以作爾康王命召伯微申  
伯王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也此詩人志于申伯之宅是南邦也  
微王思遷私人是分封常制也伯王命召伯微申伯王曰  
王所以一一中命極為式是南邦也  
中伯之宅召伯是常假其城設廟既成既成載載王

申伯四牡騤騤鉤膺濯濯  
謝於無城今制云之故曰有假非未就之說  
王與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吳如南去錫爾介圭以作  
爾寶姓王王與南土是保也  
莫如南土非徒以地美人衆有而金也地意也  
申伯伯也王與于申伯南謝于城王命召伯微申  
伯王與以嶠其疆式適其行  
申伯勳勳既入於謝徒御單呼周即成音或有良翰不顯  
申伯至之元豐文式是憲也

詩經

南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  
之翰西國于藩四方于宣  
宣王三十二年申伯來朝于謝而王作詩以送之  
伯之宅是南邦也世執其也此詩人志于申伯之宅是南邦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公以作爾康王命召伯微申  
伯王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也此詩人志于申伯之宅是南邦也  
微王思遷私人是分封常制也伯王命召伯微申伯王曰  
王所以一一中命極為式是南邦也  
中伯之宅召伯是常假其城設廟既成既成載載王



竹山甫出。想四牡業業。○徑夫捷捷。每懷靡盬。四牡彭彭。

韓偓淑  
旗綬童單弗錯樹玄衣赤  
蜀鉤府鉞鐔



修華金尼

首二章一時事而受命受錫是二事故各推本而再言人朝或以上是士服入見此是侯服入見大謬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饌之清酒百壺其載維何魚鼈鮮魚其載維何維筭及浦其贈維何來馬路車饗豆有昌侯氏燕喜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顯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蹕之里而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

爛其盈門也

婚禮當在聘行前章次反後者此詩本因受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並叙始終而以親迎置之此也詩人作詩並不曾編年叙事說者不可牽強

里元在京師韓侯朝周京都必有旅館則門自是韓侯之門

顯父孔武顯國不烈為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也川澤訥訥魚鱉市市鹿鹿嘖嘖有熊有羆有貉有虎慶既令

居韓姑燕喜

離假韓姑歸韓之樂原以見韓侯之德

韓侯受命受錫韓侯其迎其新受地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私實藉其貌皮赤豹黃龍

脩城治田畝貢土物皆世職所當為亦見韓侯之德係重夷親望此尤其所急意

末四句是欲韓侯如此經理北國恐百蠻各有土俗其不可以墉壘而禁迄今尚然惟貢賦可通行耳餘不廢

方之法不離自脩職業中不在務此遠器

江漢王命召虎式辟四方猷我疆土匪夷匪隸王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東既出我車既設

江漢湯湯武夫洗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

江漢之盛王命召虎式辟四方猷我疆土匪夷匪隸王國

不替于理于理至于南海



命卿吉南仲天祖吳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

瞻卬吳天。則不我惠。牝<sup>以</sup>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茲瘵。靡有夷<sup>賦</sup>瘵。罪罟不收。靡有夷瘵<sup>也</sup>。人有土田。女有<sup>也</sup>言。人有民人。女糞奪之。此宜無罪。女之



兢兢業業正瞻楫可用之舊人

出有舊第言利之不用意亦自在言夕帖



詩逆頌

吳興凌漢初輯著 任瑞霖 男琛參訂

周清廟

此詩在八卷之內而列於卷首者以此詩之義最

於揚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翼翼在庭。對越在天。駿奔

走。在廟不顯。不顯無財。於人斯也。凌漢初曰。有說駿奔

凡頌詞重祭者不重祭之都。凌漢初曰。有說駿奔

正是對越。廣文平意。然詩詞鋪叙多而脉絡自在。平

敘串說皆無不可。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德之。假以濫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凌漢初曰。通詩以還他德字註中神字道字俱添出不

必泥大順篤厚中有變通之意。此詩方山說最得詩

神。

維清。此詩在八卷之內而列於卷首者以此詩之義最

維清。此詩在八卷之內而列於卷首者以此詩之義最

其訓之不顯。維德有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此詩在八卷之內而列於卷首者以此詩之義最

前王不忘。即是廟祭時對越駿奔如將見之意。凌漢初曰。有說駿奔

就將人心思慕前王來作。託使其惕然有感。廣文平意。然詩詞鋪叙多而脉絡自在。平

勉之以力于道德。正念其功之深意也。凌漢初曰。有說駿奔

天作高山。五岳之峻。被作文王康之。彼相矣。岐有夷之

行。子孫保之。凌漢初曰。有說駿奔

保之。重太王創業之艱難。戒意不重。凌漢初曰。有說駿奔

吳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敗。康風夜基。命宥密。於

顯。單厥心。肆其靖之。凌漢初曰。有說駿奔

頌德廢。全要認一心字。肆字就成王時言。不應認作後

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凌漢初曰。有說駿奔

我將。此詩在八卷之內而列於卷首者以此詩之義最

我將。此詩在八卷之內而列於卷首者以此詩之義最



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中時

傳也。疏曰：天與文王。不。分。輕。重。文。王。就。可。以。必。天。信。

刑。文。王。即。是。畏。天。畏。天。正。所。以。儀。刑。文。王。要。說。得。天。與。

文。王。一。也。方。是。配。享。國。山。之。祭。其。禮。至。簡。矣。所。標。而。

享。者。維。羊。維。牛。正。欲。盡。其。意。之。委。曲。但。稍。近。于。證。便。非。

對。天。之。語。只。宜。平。平。說。去。或。以。我。為。躬。親。以。維。為。無。敢。

加。以。牛。羊。為。越。于。前。栗。之。外。皆。所。謂。求。其。說。者。也。故。

明。堂。之。禮。自。我。義。起。所。以。翼。天。之。享。而。又。不。敢。遽。必。其。

享。二。我。字。最。有。深。意。却。不。重。在。躬。親。保。之。不。敢。據。為。可。

保。是。心。上。思。想。如。此。通。

時。遭。此。字。而。於。金。屑。中。一。舉。也。

時。遭。其。邦。具。五。其。中。也。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震。懷。柔。百。神。及。河。為。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載。戰。于。戈。載。索。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賦。

此。乃。革。商。之。後。最。初。一。處。勿。泥。註。周。制。十。二。第。之。說。其。

實。勿。泥。注。不。收。必。意。蓋。此。時。已。為。天。子。特。自。其。一。念。祈。

天。之。心。而。言。耳。疏。

疏曰：此詩為武王成王時作。

越。說。我。王。無。競。維。烈。不。顯。威。威。亦。帝。是。皇。自。彼。成。康。奄。

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

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賦。

武。王。功。在。宇。內。而。曰。執。競。友。仇。所。謂。而。言。成。康。

德。基。有。容。而。曰。不。顯。反。自。其。外。之。所。言。此。微。頭。附。

出。之。意。見。武。王。之。武。非。夫。人。之。武。也。成。康。之。守。成。

亦。有。以。本。之。非。專。藉。麻。蔭。于。前。人。者。也。通。執。競。不。妨。

帶。助。上。帝。救。民。水。火。念。頭。說。奄。有。重。在。德。之。無。遠。弗。届。

上。通。猶。是。鐘。鼓。磬。筦。耳。有。功。德。以。被。之。自。覺。其。喤。喤。

特。將。焉。降。福。提。見。三。后。之。錫。福。于。後。人。意。威。儀。反。反。叙。

迷。過。述。之。詞。所。重。不。在。也。通。

思。文。此。詩。為。武。王。成。王。時。作。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非。爾。極。昭。我。來。牟。帝。命。

率。育。無。此。強。爾。界。陳。常。于。時。夏。賦。

文。字。便。照。陳。常。取。義。陳。字。甚。淺。但。就。五。倫。中。相。生。相。養。

或。看。自。見。非。必。稷。自。陳。之。也。正。與。思。文。相。應。人。知。后。稷。

之。養。民。不。知。實。開。教。化。之。原。故。特。表。之。昭。我。來。牟。重。



率育不重帝命

臣工

此本若官之詩

嗟嗟臣王敬爾在公。王墮爾來客來。嗟嗟洪介維

帝。用康年。命我衆人。時乃錢錢。越觀錢錢。明昭上

成法。維即下及時。脩事意。所該尚多。須會王言。發端大

體

意

此是王為成若官之詩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

詩

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三爾字皆指農官。乃著實。成字。蓋田皆爾之田。耕

皆爾之事。安得不務。所以率之。

振發

此是王為成若官之詩

振發于農。于彼西隰。我客戾止。亦有斯客。在彼無惡。在

此無惡。庶幾風夜。永終譽。

上下節人。只為求其相質。所以從推。到德上。終是牽強。

此只是一見便盡。而更喜其將來之永無間言耳。為先

代後立言。自應如是。即如有客一節。亦並不說出德字。

通 庶幾幸之也。非望之也。

豐年

此本若官之詩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

有瞽

此本若官之詩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

是。既。我。客。止。永。觀。厥。成。

係之以周。見其為昭代之新聲。先祖是聰。全在發

揚祖功。

先昭宗德。與其精神。意氣。默然相合。上說。通

我客觀成。不以興亡之感。觀客乃二王之後。其所聞見。

皆大聖人之樂。後有作者。難為其觀。今而未觀。厥成。則

樂音之美可知。而先代之後。且為所感。先祖之神。信乎

其聰矣。

潛

此本若官之詩

猗與漆沮。罔有魚。有鰭有鮪。鰭鰭鰭。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獨言漆沮。即不重。五亦。無意之言。通 講享祀介



此武王祭文王之詞

母  
也

 $\frac{1}{2}$ 

選

先、

11:50

尖

音

15

有

家

溪

\_\_\_\_\_

\_\_\_\_\_

30

請

\_\_\_\_\_

---

---

---

---

— 2 —

\_\_\_\_\_

201



不意九採之字解之通

永王既薨于唐因以此道延諸君之意

以保明其身也。賦

字應

待于

成王沒，乃使之飛而遺書于下，乃相力答之。曰：

明佛

五

小蕊

小蕊

維鳥

予其

自在

即指

栽菱

載

一  
侯  
亞

其  
報

其 其

及此  
亦傳

後  
秘

光有

此賦

淡

良



夏曆四月假載南極。橫厥百穀。實而斯時。或穀雖古。載莖及葉。其陳伊泰。其莖伊糾。其縛斯趙。以蔣茶蔞。茶蔞朽止。黍稷茂告。穫之極。積之栗栗。其崇如嵬。其比如嶺。以聞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志。穀時將時。有抹其角。以心續續。古在人也。

此與載麥。皆止頌農功之有成。而神賜在焉。然續古之人。不重在祭統所垂之遠。只重自古有年。見今日之盛。不容不舉。通。

綠衣 此亦於而飲而之。

綠衣其絳。載弁休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葛藟及黃。兕觥其觶。音酒思柔。果不敷。胡考之休也。要木王者主祭說。凡士之敬。皆王之敬。而獲福亦是與。王同休。自堂三句。俱要說代主人省視。一如主人躬親意。通。

於鐘王師。時養時晦。時維殷。是謂大介。我龍受之。將騶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也。賦。首四句。側重下二句。而武王心事。却在尊養時晦處看。

時晦。天命人心。未盡歸周。如晦昧然。及其盡歸于周。則遂若光輝赫奕。所謂純熙也。須知遵養全不著意。便時當終晦。則師亦終于不用矣。武王是師。不重後人當法上。通。

桓 此亦於武王之功。經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配之也。

凌濛初曰。觀小序云。武志也。則于以四方。似是有事于四方之意。即經萬邦也。克定厥家。所謂外攘內固也。正。

明說時說皆謂于以四方。即指列爵分土言。不應先以分封樂歌中意。逗出于頌武功詩中。而未句君天下語。反在分封意後。亦戾矣。但以此合之于保全功臣用賢圖治之意。却便衍文指證。又曰。皇即君天下也。以間之以代商也。極明白。綠注于間字未詳之後。故不另疏。皇字而并言其意。耳。時說以皇為嘆其美大之詞。間字方又帶君天下。字。字強纏擾。皆不會。朱注意故。齊 此亦於武王之功。言其行以佳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數時繹思我維維求定時周之命

於繹思也  
是代武王說意中事故開口只說文王二我字如武自

言則武王之德在其中矣通不曰分茅土而曰敷繹

思欲其知締造之艱况凌濛初曰勤勞即是功德求

於天下即是勤勞心事前繹思即指勤勞所寄之土字

後繹思正是土字所載之勤勞還他題中字而不必添

出功德字又曰敷時繹思其代得分茅土字樣我祖

維求定只代得建諸侯字樣特命詞之意自妙耳勿牽

詩通類  
附而晦其旨反似兩層

於皇時周陽其高山陟山喬嶽允猶翕河敷五之五東時

再揭時周之命也  
再揭時周之命見非後唐家之舊令人洒然易慮奉法惟

謹但意與上章稍異上以恩結天下此以威震天下

此詩言周公牧馬之意也  
此詩言周公牧馬之意也

思無疆非必為馬也  
思無疆非必為馬也

人心之妙也  
人心之妙也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任任思無期思馬斯才  
任任思無期思馬斯才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駟駒壯馬在垌之野











石陽公結一眉壽保壽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晉侯燕

今上許明宜大夫廣上之鄉國是有許多受祿黃髮兒也

往來之勢新舊之想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蘿有路

乳頤新頤要義其所以爲過且極蓋民是親也

奚斯所作本魯君主之來民若者以先公功德在民

卷六

商頌  
那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樹我烈祖。湯孫奏假。綏

我思我親  
支司開雪  
雪臺峰。虎  
口自平。衣  
我歸時。人  
赫湯

系名寶錄  
 宋友有牧馬碑  
 應我前燕客  
 亦不灰

自方在  
猶循履歷  
庸章本  
物如  
顧予

自云不意此日不作江表帝之舉二二州

麥。蒙。幼。曰。童。人。尚。能。直。詩。賦。重。盤。錯。格。穆。恭。敬。亦。即。在。

藥上言壽恭前東峰音苗敬所流前品味如時不敢不

樂中言作本云是聲中言謂凡言緩我思成矣而未復以

氣血是人身之系，意欲常也。而手足有食諸病。

示  
新  
日  
且  
可  
如  
更  
不  
頭  
將  
組  
親  
日  
詩

烈祖

嗟嗟烈想，有秩斯移。巾錫無彙，爾斯攸。既載清醑，

我思盛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酸假無高時靡有棄綏綏眉

壽黃考無種  
約帳錯衙八驚照照以假以真我受命河

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穀求饗降福無疆  
願予桑土

陽孫之刑也賦

凌濛初曰此垂陽樓足以發後發烈字祐家俱要照湯身

上德業來說及今王之所該得大不沾沾誤一條祀但

連下遂帶火祀事養而感神獲福保天還人乃謁孫奉

卷之六

吾國之文明，自春秋文成，皆存。亦猶古之

詩同意。然海名。照本章上文。非指詩  
不藉先。

年秋興又藉和興以示少才意

命玄鳥降而王。帝命武易正歲。皮用

天作孽不可及也

武丁係商王，不遠千里，乘舟是也。

[illegible]

千巖懸峭，萬壑橫斜。四望  
非阿，巖壑之奇，綠苔如  
非阿，巖壑之奇，綠苔如

新編廣雅



凌濛初曰詩序為祀高宗箋謂高宗崩而始合祭于其  
之廟玩詩詞良然即朱子泛云宗廟祭祀之樂亦不繫  
定當依詩人語氣歸重武丁先揭湯以武德受命重以  
後見武丁之武能繼之凡人民土地無不知方命後后  
奄有九有之日也以湯對孫子言曰先王以武丁對先  
后言曰係知非另有所謂先后孫子又曰若係朱傳  
但作宗廟祭祀則洵是武丁以後時王之詩只可以契  
開端而湯與武丁通通說下見其以武德後先相繼而  
受天命耳無可輕重矣商之先后與受命咸宜通以宗  
廟之神言百禄是荷時王荷之也

長發 此於其下  
濟按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種  
幅既既長有域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和振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終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凌濛初曰請玄王五旬俱要振敷五物下諸當顯蒙  
之世開以倫理使之若而不悖非武德剛柔為能勝任  
故曰桓桓

帝命不違至于湯降不違聖敬中歸昭饒迺述上帝  
迺授帝命武于九圍  
受小雅小雅為下國統統何天之休不既不緒不剛不柔  
物此優優百禄是道  
凌濛初曰殷政及下泰或俱低號字太說 統云統緒  
並用剛柔統統已泰統統剛柔矣滋剛一無所着而推  
寬裕以款之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統統何天之龍敷敷其勤不震不動  
不愆不諫百禄是總

聖人行師代天行事雖以臣伐君人情所難彼直蕩然  
無牽無礙不旋不阻有何周章有何退縮  
只此言平日行師如此  
武王載旂有慶求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孽莫  
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民吾夏祭  
凌濛初曰有慶慶字正與號字為字應惟有度故威靈  
莫敵也周師之序不妨云緩攻徐戰不悉遽伐其悔  
悟以見聖人心事有是經生門面若以大計論之三葉  
之惡皆自造來豈有除其惡而反留其惡者哉行師次



弟自應酬，既也。上三事，聖敬以下等語，俱于此章見。

之也。此詩。感哲發祥，亦結束于此。詩

若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

右商王。

中葉，只謂湯未興以前，當震業，全是夏失其道，令人危

懼，不是商之中葉。此乃殷事，意在言外。

殷武。

凌蔡初曰：通詩提挈要見，得中興所以特廟而世祀之意。

伐楚，是中興功業，畏民是中也，根本。

揚武。

揚武，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族，有截其所，湯孫

之緒。

捷奮二字，俱有卓然果斷，人不及謀意。此時積衰之後，

猶存一因，似姑付之意，便凌夷不振，不日功而日緒

承祖宗下，垂後裔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

敢不來土，曰商是常。

五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緒，歲事來辟，勿予禍適，務穡匪解

勿予禍，禍有慶，慶不報，自保，意勿作，信口氣。

詩逆六卷

浙江吳王  
卿家藏本

明凌濛初撰卷首有七月表一篇，以其中獨缺三

月，乃摘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蠶月條桑至猗彼

女桑諸事，布於二月四月之間，標為蠶月殊屬穿

鑿。又詩考一篇，獨載一御車圖，尤為掛漏其所詮

釋亦罕逢奧義。